

# 三門街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508B

# 小引

拿說部來講。像這一說部。他的取材。可說是特出的了。雖然他的取意。還不脫說部的正軌。所謂顯惡揚善。規人醒世。但是作者能獨出心裁。將洋洋數十萬言的巨著。着點於一人的身上。這就非其他的說部所可比擬了。

楚雲以一姿容絕世的弱女子。易釵而弁。出而結義。勤王拜帥封爵。也可算是千古的奇事了。雖然還有木蘭專美於前。但是楚雲的事績的離奇。遠勝於木蘭萬分。

全部描寫的骨幹。當然不離像其他說部的落難。結義。打播。勤王。平番。封官。團圓的這幾點的事實。然而他能脫胎於水滸。這一點也彌足可珍。像李廣的宋江。蕭子世的吳用。桑黛的林冲。廣明的魯智深。胡達的李逵。廿二姑的一丈青。都影射得畢真。雖然楚雲在水滸裏。找不出他的相當背影。但是楚雲正是這部書中的中心人物。他取格的所以要異於別人。那正是當然的。

全書的精彩。無過於後部。後部的精彩。無過於最後的二十回。這二十回中寫楚雲八年的喬裝。一旦被乃兄識破。致惹出玉清王的邪念。後來終於歸李廣。這一段情節的緊湊奇趣。啼笑哀豔。寫到這裏也可算登峯造極了。全書的事實。到這裏也已告終。和其他說部的由落難至得到團圓的那樣味同嚼蠟。相去不啻霄壤哩。

沈善源二二八二十并誌

# 繪圖三門街目次

第一回	杭州城英雄落難	招商店小姐賣身	一
第二回	因嚇致恨巧賺英雄	以假作真誤投相府	三
第三回	以訛傳訛錯罵李廣	將計就計毒打教頭	六
第四回	醜公子求歡被辱	莽丈夫任俠遭擒	八
第五回	李孟嘗仗義鬧相府	史太郡謝罪責兒孫	一一
第六回	郡主知情莽夫遇赦	英雄聚首母女重逢	一三
第七回	顧兒思媳決計議婚	核實存名尙義居心	一五
第八回	感高義暗結朱陳	動歸心遽回鄉里	一八
第九回	史相府設計害英雄	玉皇閣乘醉捉妖魅	二〇
第十回	李廣降妖得鎧甲	洪錦被盜劫箱籠	二三
第十一回	縣令糊塗諱言盜賊	英雄困厄怒殺土豪	二五
第十二回	惹飛災洪錦下死牢	設毒計費五賣孤女	二八
第十三回	隨波逐浪老母重生	劫獄翻監英雄遇救	三〇
第十四回	莽頭陀酒樓遇豪傑	奸賊子河岸奪嬌娃	三三
第十五回	行幻術戲語畫樑間	救佳人隱身奸賊府	三五
第十六回	移花接木小姐無蹤	怪狀奇形王妃變象	三八
第十七回	玉面虎大開招英館	武潘安幸遇美郎君	四〇



第十八回	武潘安謔戲莽和尚	烟葫蘆預定母夜叉	四三
第十九回	胡達大鬧招英館	錦屏擺擂平山堂	四五
第二十回	史錦屏獨敗衆英雄	俏張郎巧戲嬌郡主	四七
第二十一回	逞歸鞭驚豔薛蘿村	思美色挑覺蓬萊館	五〇
第二十二回	思報復二打蓬萊館	求結納急走蒲家林	五二
第二十三回	報前仇三打蓬萊館	爭美色大鬧聚雄堂	四五
第二十四回	避強人暫落慈雲院	討美女獨上晉家莊	五六
第二十五回	小丫嬛巧救俏郎君	醋大娘毒打蠢公子	五九
第二十六回	桃僵李代設想非常	倚玉假香坐懷不亂	六二
第二十七回	識破行裝盟山誓海	相逢邂逅握手談心	六四
第二十八回	開鐵弓幸遇分牛虎	談往事議打蒲家林	六七
第二十九回	報前仇恢復蓬萊館	仗大義勦滅蒲家林	六九
第三十回	桑黛誠心求美女	張毅幻術盜佳人	七二
第三十一回	玉面虎作伐求淑女	小神仙賣卜相英雄	七四
第三十二回	略說姻緣半明半暗	試觀動靜疑假疑真	七七
第三十三回	因兄念母楚雲墜樓	別友省親文亮落水	七九
第三十四回	換參苓文炳延奇禍	告御狀福祿趕前程	八一
第三十五回	飛鳳山白豔紅招婿	聚虎堂小福祿逃婚	八四
第三十六回	小福祿飛鳳山定婚	白豔紅范相府留柬	八七

繪圖三門街 目次

四

第三十七回 小福祿叩關告狀 范丞相奉旨訪查 八九

第三十八回 劉家莊英雄雙救難 杭州城宰相雪奇冤 九一

第三十九回 縣令糊塗臣相譏卓 兇人擒獲公子冤明 九四

第四十回 洪錦雲避患復罹災 沈三槐求歡反被辱 九六

第四十一回 鬪尼庵兄妹喜重逢 訪秦淮友朋欣大聚 九九

第四十二回 燕謔鶯嘲頭陀醉倒 花嬌柳媚公子魂飛 一〇二

第四十三回 義俠女賣俏辱劉彪 奸惡賊設計陷顰玉 一〇四

第四十四回 楚雲急計處惡賊 張穀幻術盜佳人 一〇六

第四十五回 小張穀二次戲錦屏 徐文亮獨力敗郡主 一〇九

第四十六回 燒播臺文亮見兄母 完花燭李廣畢婚姻 一一一

第四十七回 洪錦告歸登雲霧 文俊入贅飛鳳山 一一四

第四十八回 蕭子世條陳妙計 史洪基私議奸謀 一一六

第四十九回 史太郡懺悔入空門 范丞相章奏陳金闕 一一九

第五十回 三門街公子夫勤王 天寶寺英雄議救駕 一二一

第五十一回 救聖駕蕭郎初發令 扮村姑桑黛再喬妝 一二三

第五十二回 正德君加恩祝壽誕 俏哪吒故意賣風流 一二五

第五十三回 假村姑巧使美人計 奸世子誤戀溫柔鄉 一二八

第五十四回 白鬚紅獨力捉飛鸞 武提督拚命拒奸賊 一三〇

第五十五回 楚顰卿有心救聖駕 吳又仙無意解郎圍 一三二

第五十六回	衆英雄盡力退奸兵	僧孺卸積勞成惡疾	一三五
第五十七回	鄧九州奉命捉奸王	范丞相承恩慰蠻玉	一三七
第五十八回	作伐執柯朱陳結好	論功襲爵賞賚攸加	一三九
第五十九回	依密計洪錦退奸賊	慶回朝諸臣見聖君	一四一
第六十回	封官賜宅再賞功臣	下詔行文密拏奸黨	一四四
第六十一回	論姻緣母子談衷曲	洩言語姊妹吐真情	一四五
第六十二回	英武伯二次作冰人	玉清王一番疑楚女	一四八
第六十三回	甚願同盟難償本願	有心認母莫決初心	一五〇
第六十四回	小嬌娃強忍背親娘	賢舅氏痛極思甥女	一五三
第六十五回	談老言姑嫂借開懷	報奇事朋友皆引恨	一五五
第六十六回	癡郎抱恨倩女離魂	士子多愁考官卓識	一五七
第六十七回	徐文炳北闕點狀元	范其鸞東牀擇快婿	一六〇
第六十八回	狀元郎選能中雀	丞相女喜得乘龍	一六二
第六十九回	顧鬼思婿言語叮嚀	納采問名禮儀週到	一六五
第七十回	錢夫人錯愛東牀婿	楚釵玉徧求內助人	一六七
第七十一回	賢楚母決意結良緣	小張郎任情說戲語	一七〇
第七十二回	共慶酒筵無端受辱	名爲花燭正好欺人	一七二
第七十三回	真戲謔跌交弟弟	假姻緣瞞過卿卿	一七四
第七十四回	念嬌娃疑非疑是	專闖命作福作威	一七七

第七十五回	驚聞惡話老母憂思	飽受雌威良朋笑話	一七九
第七十六回	鬻卿忿怒暗護哥哥	文俊嘻皮笑談嫂嫂	一八一
第七十七回	蒲綠榴紅開筵生花	美景良辰飛觴醉月	一八四
第七十八回	大醉如泥將妻作友	小星在抱納婢為姬	一八六
第七十九回	衆英雄受室畢良姻	紅毛國興兵犯中國	一八八
第八十回	大元帥奉旨討蠻寇	兩英雄斬賊立奇功	一九一
第八十一回	桑先鋒飛馬斬番奴	李元帥運籌設埋伏	一九三
第八十二回	小張郎幻術戲敵將	勇楚雲美貌惑番奴	一九六
第八十三回	薩牙义敗走飛雁谷	米花青援救東海邊	一九八
第八十四回	米飛雲力擒四將	蕭子世預伏先機	二〇一
第八十五回	美公主有意屬情人	左先鋒無心戀番女	二〇三
第八十六回	公主癡情先鋒沒法	將軍俯允駙馬何辜	二〇五
第八十七回	不顧大義殺夫事仇	為踐前言縱囚歸國	二〇八
第八十八回	多情子反為薄情子	好姻緣偏作惡姻緣	二一〇
第八十九回	癡情斬斷血濺羅幃	首級擲還魂歸番帳	二一三
第九十回	妖道大擺混元陣	諸軍誤中落魄旂	二一五
第九十一回	小張郎救將帥出陣	史郡主奉師命下山	二一八
第九十二回	蕭子世出令遣將	史錦屏破陣除妖	二二〇
第九十三回	衆英雄踏平番寨	紅毛王議進降書	二二三

第九十四回	獻首級范丞相求降	見親屍史郡主痛哭	二二五
第九十五回	番王入貢元帥班師	聖主加封英雄受職	二二八
第九十六回	史錦屏金殿賜婚姻	雲璧人書房巧試妹	二三〇
第九十七回	誤聽假言痛深老母	不知用意醉倒顰卿	二三二
第九十八回	窺破行藏脫靴認母	惱人心事論醉言情	二三五
第九十九回	悶說無聊弟兄隱恨	筵開湯餅賓客交懽	二三七
第一百回	說假孕兄妹道真言	動癡情親王設妙策	二四〇
第一百零一回	親王強暴顰玉罵宮	武宗仁明英雄辨本	二四二
第一百零二回	駭奇談爲顰卿辨誣	降明詔飭范相查覆	二四五
第一百零三回	雲太郡奉詔入奏	楚王妃推諉辭婚	二四七
第一百零四回	機關畢露姑媳傷心	事迹難瞞舅甥復奏	二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奇男奇女乞守宮砂	賢舅賢甥願遵聖旨	二五二
第一百零六回	諸同盟聚訟紛爭	蕭子世力排衆議	二五五
第一百零七回	逞嬌癡情抗旨却婚	仗不爛舌婉言開導	二五七
第一百零八回	誤會其意激惱瓊珠	只管相思病倒李廣	二六〇
第一百零九回	慰相思顰玉入宮	明大義太后認女	二六二
第一百一十回	昔是藩王今爲公主	擬將錢女改嫁張郎	二六五
第一百一十一回	三兄弟力勸小張郎	四佳人往說嬌癡女	二六七
第一百十二回	口似懸河善陳利害	心非鐵石默悟良言	二七〇

第一百十三回	移花接木張穀初婚	李代桃僵瓊珠再嫁	二七三
第一百十四回	林巡撫奉旨陞官	英武王承恩賜喜	二七五
第一百十五回	有心捉弄桑黛使刁	任意留難楚雲懶嫁	二七八
第一百十六回	香車寶馬顰玉于歸	燕謔鶯嘲佳人調笑	二八〇
第一百十七回	翩翩公子同鬧洞房	赫赫藩王強忍避席	二八三
第一百十八回	顰卿發怒文炳解圍	新娘未婚王妃設計	二八五
第一百十九回	楚顰卿因醉偕鸞侶	玉清王無意得賢妃	二八八
第一百二十回	贈金圖報義女酬恩	衣錦還鄉功臣祭祖	二九〇

李  
廣





史錦瓶

史洪達



史洪基

正德帝



花球

鄭峰



劉彪

劉瑾



胡  
遶

徐  
文  
炳



喻  
昆

殷  
霞  
仙



太  
白  
金  
星

徐  
文  
亮



范  
其  
鸞

洪  
錦



傅雙芬

左龍



張穀

武潘安



左虎

廣明



甘寧

雲顰娘



鄭九洲

二十姑



雲璧人

蕭子世



蔣豹

桑黛



駱熙

林木



林梅芬

吳又仙



白艷紅

徐文俊



朱乾

永順王



飛雲

李電



振  
天  
雷

虎  
天  
畢



飛  
鷹  
郡  
王

雄  
天  
左



叉  
牙  
薩

紅  
毛  
國  
王



左  
天  
保

鄭  
天  
雷



孫鶴

黃虎



飛雲公主

仇裏紅



其鹿麟凱

非道人



仇恩贊

婁英





# 繪圖三門街

第一回 杭州城英雄落難 招商店小姐賣身

話說大明正德年間，宦官劉瑾擅權攬政，與當朝右相史洪基狼狽爲奸，屈害了多少忠良，讒殺了無數文武。在朝各官無不側目切恨，只因當今偏信各官無奈，他何只有個首相范其鸞是前代的忠臣，爲人百般不阿，敢言直諫，不避權奸。那劉閹、史洪基等人，尙有三分懼怕，不敢與范老丞相爲難，却是暗地裏百般讒譖，所幸正德皇帝知道范老丞相是個正直忠臣，置之不問。劉閹等無可奈何，總想范老丞相不在朝廷，他們就可毫無避忌了。雖然如此，他却只顧目前竊權恃寵，不慮將來，所以那些被害之家，無日不切齒痛恨。因此就出了許多英雄俠女、義士壯夫，雖不免顛沛流離，却日日在那裏習練武藝，報仇雪恨。這也是當今皇上的福氣。大明江山不該送在這兩個奸臣手內，任他們用盡心機，把正德皇帝騙到他處，謀害了聖主，他們便思篡登大寶，該應事機不密，就有那一起英雄俠女、義士壯夫前去救駕。他兩個奸賊知事不妙，復又逃到外國，從兇外邦狼主犯境中原，只以爲大明江山經此一鬧，必然冰消瓦解。那裏知道有這般英雄俠女、義士壯夫，保定了大明江山，興兵去平蠻國，及至平蠻之後，追本窮源，責問外邦狼主爲何興兵犯境。那時纔知道是他兩個奸賊慫恿起來，因此就勒令南蠻國主交出他兩個奸賊，正了國法。算是他兩個用盡半世心機，只落得身首異處，萬年遺臭。倒是那被害之家，出了那一班好子孫，保著大明江山，興兵代主上報了仇，而且有此一番殺賊的功勞，誅奸的勳績，反得封妻蔭子，千古流芳。所以俗語說得好：害人不落己，不如不害人。此就是這部書自始至終的大關節。閒話休表，如今且說一位落難的英雄，這英雄祖籍河北滄州人氏，綽號鴛鴦臉。姓洪名錦，生得熊腰虎背，力敵千人，武藝精通，爲人正直。母親杜氏，還有一胞妹名喚錦雲，却生得貌若天仙，風流端莊。他父親名喚良棟，曾任三邊總鎮，只因觸犯劉閹奸賊，謊奏他剋扣軍糧，潛謀造反，斬首問罪，抄沒家財。真個是血海冤仇，無門可訴。洪錦沒法，只得將親屍收拾起來，暫把棺柩寄在寺內，變賣些破爛物件，帶著母親杜氏、胞妹錦雲，暫歸鄉里。一路上餐風宿露，說不盡那萬種淒涼。這日到了杭州，却又盤川用盡，真是禍不單行。杜氏夫人沿路上受了些風霜染成一病，洪錦只得尋了客店，暫且住下，等待母親病好，再作商量。不料一病在牀，日漸沉重，房飯錢已經無著。那裏還有錢去請醫生？洪錦獨自坐在那裏，短嘆長吁，一籌莫展。幸虧這店主人毛小山，爲人慷慨，見洪錦吁嘆不

已便前來問道。客官爲何如此愁悶。就是你老太太偶爾患病。也是年災月晦。但須個醫生前來看診。服兩帖藥味。就可全愈了。何必如此愁悶。洪錦聞言。不覺滴了幾許英雄眼淚。因卽答道。賢東有所不知。俺家的苦衷。一言難盡。毛小三道客官。有何委曲。不妨向某一言。有甚商量。某還可以代爲作主。洪錦見毛小山是個慷慨之輩。因道。俺的先父。曾任三邊總鎮。只因爲奸賊所害。不但父親遭了誅戮。而且抄沒家財。只落得母妹三人。無法可施。有冤難報。只好暫歸鄉里。不期走到貴地。盤川用盡。老母又染下病來。承賢東垂問。叫我請個醫生。給俺老母看視。俺豈不知藥到病除。爭奈我房飯之資。尚且不知所出。那裏還有錢去請醫生。總是俺生不逢時。遭此大難。窮途落魄。母病在牀。怎叫我不生愁悶呢。毛小山聽說。甚是嘆息。當下便道。客官休要煩悶。若說房飯錢無著。我這裏斷不索取。不要說十日八日。就是一月半月。也不算什麼。但是回去家鄉。路途遙遠。若無盤費。怎麼去得呢。而况老太太又臥病在牀。醫藥之資。是萬不可少的。這便如何是好。我到有一計在此。但說出來。恐怕客官動怒。因此不敢便言。洪錦道。但有妙計。不訪說來。大家商量。毛小三道。客官不必動怒。可則行。不可則止。事到如此。不過欲借此爲引線。可以稍得盤川。因敝處有一英雄。姓李名廣。人叫他賽孟嘗。其人慷慨好施。扶危濟困。而且平生正直。無一點邪曲之心。真個四海聞名。誰人不曉。人稱他爲李善人。客官就可將令妹帶往他處。說明了情形。姑捨將令妹暫押與他。他見客官如此。必不將令妹留下。借此可使他接濟銀錢。既可爲醫藥之資。又可爲返里之費。一舉兩得。尚望客官斟酌。毛小山話猶未了。只見洪錦虎眉倒豎。豹眼圓睜。一聲大喝道。呔。好大膽的妄言匹夫。你敢說什麼教俺變賣妹子。俺雖落魄至此。也是官宦之家。何能作此無恥之事。你再多言。莫怪俺拳頭下不容情了。毛小山見洪錦發怒。只嚇得噤口不言。站定一旁。只是發怔。洪錦怒猶未息。那知洪錦雲已聽得分明。趕著掩面含羞。走出房來。低聲說道。兄長不必發怒。妹子已竊聽多時了。店主人之言。甚是有理。既然有此慷慨英雄。兄長且同妹子前去一踰。非是妹子忍心作無恥之事。爭奈母親臥病在牀。醫藥之資。毫無所出。與其坐以待斃。不若且碰機會。或者那英雄果真慷慨。濟困扶危。俺此一去。他必然幫助銀兩。使我回來。母親的醫藥固已有資。回里的盤川。亦可著落。萬一那姓李的名不副實。妹子到了那裏。自有主張。兄長却不可拘執。誤怪店主人一片好心。而况古來賣身葬父。董永至今猶稱爲孝子。彼雖男子。妹係女流。彼爲葬父賣身。我爲救母而設。事雖不同。其情則一。若得李君慨然相助。妹子雖担著個賣身之名。其實還有個孝字。藏在裏面。只要那姓李的果真慷慨。此去定不妨事的。兄長可問店主人的實。究竟那姓李的人。可真名實相符麼。毛小山在旁說道。小姐實在。是明

白極了。李廣委實慷慨好施，揮金如土，某斷不撒謊。若有半句虛言，好在某這小店搬不了，某也走不了，聽憑如何責罰。某多甘願。洪錦道：這李家住在那裏，離此有多少路呢？毛小山道：就在狀元橋三門街，離此不過二里多路。洪錦聽說，只得長嘆一聲，自己說道：俺洪錦爲何時運不濟，一至於此，實在慚愧呀！洪錦雲道：兄長，你不必悲傷，或者此去便可得些機會也。未可知。趁此母親睡熟時候，俺與兄長去去就回，不可耽擱了。恐怕母親醒來知道，就不肯讓我們去了。洪錦無奈，只得答應。錦雲悄悄進房，換了一件乾淨的舊衣衫，又將髮根掠掠出了房門，來託女店主道：費大娘的心，我母親少時醒來，倘若要茶要水，望大娘照拂，只說我到後面有事去了。洪錦也託毛小山轉請女東家照拂。於是兄妹二人走了出去。毛小山又跑至門口，叮嚀洪錦道：少爺可要記明白了，是狀元橋三門街東首一個牆門，上有狀元府三字匾額，便是兵部李府。這街內有三家鄉宦，所以叫作三門街。那第一家纔是李家，却不可走錯了。少爺切記切記。洪錦答應，帶著妹子望狀元橋而來，可憐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只因母病在牀，無錢醫治，無奈拋頭露面，前去賣身，又兼洪錦他生得醜惡，那臉上半邊紅半邊青，身長八尺，豹頭環眼，闊口濃眉，與他妹子錦雲真有天淵之別。因此街坊上的人，見了都有些疑惑，怎麼這樣一個兇惡的大漢，帶領著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其中定有緣故。洪錦雲走了一會，實在不能行走，只得喊道：妹子走不動了。洪錦聽說，便前來扶著他妹子，一面指著前面說道：妹子，你看那裏有座板橋，你且走到橋上。在那裏稍坐片時，待俺問明路徑再走。錦雲沒法，只得靠著哥哥走上板橋。坐下來歇息。洪錦四面一看，見是三條岔路，正在疑惑，去走那條。瞥見前面走來一人，手捧磁盆，內感荳腐，低著頭向前慢行。洪錦不問情由，大踏步上前，一聲喝道：呔！俺且問你到李府走那裏路去？那人被他一喝，已是嚇了一跳，再抬頭一看，只嚇得膽落魂飛，手一鬆，嚙啣一聲，將那荳腐磁盆跌落在地，打得粉碎。只因途人膽小，壯士心粗，有分曉英雄，誤聽小人言，美人錯投奸相府，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因嚇致恨巧賺英雄 以假作真誤投相府

話說洪錦因問路徑，將途人嚇得膽落魂飛，連手內捧的感荳腐的磁盆，都跌落在地，打得粉碎。那人戰兢兢的扒了起來，望著洪錦哀哀說道：溫元帥菩薩，小人並不會得罪你老人家，爲什麼顯聖起來？洪錦聽說，又好笑，又好氣，復又喝道：你不得混說，俺不是什麼溫元帥顯聖，俺是問你這三岔路口，那條路是通賽孟嘗李善人的？那人聽說，這纔明白，也不答話，即連聲說道：晦氣，晦氣，抽身就走。洪錦大怒，搶一步將那人肩膀一扭，拖轉回來，他被洪錦一把抓了已

是痛得要落眼淚。洪錦還是喝道：「我問你路徑，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就要跑去了？你到底可說不可說？」那人見此情形，怕要受打，趕著說道：「英雄且請放手，小人願說，但不知問的是那家？」洪錦道：「你聽真了，俺問的便是賽孟嘗李府，那人正欲回答，忽見板橋上坐著一個美人，便暗自說道：『他去找那李廣家，定是以此爲名，去騙銀兩。』且待我哄他一哄，誰人叫他這樣行兇，主意想定，帶笑說道：『你老人家是問李家的住處，那李家由此一直走過東邊狀元橋，有一甕城，上刻著磨甓三門街三個大字。』西首第一牆門便是李府，你老人家好記著去罷，說罷兩脚如飛跑轉去了一面跑著一面說道：『今日運氣大壞，遇見這個問路的，欺人太甚，我叫你吃些苦楚，明處不投，去投了史家，叫史公子看見你這個美人，留下，去給他做姬妾，你如不行，須吃他一頓毒打，少出我心中忿恨。』看官，你道這史家是何等人呢？原來這三門街只有三家居住，東首第一家便是兵部尙書武狀元李府，所以那牆門匾額上是狀元府三字，李公早已去世，夫人王氏年方三十九歲，所生一位公子便是小孟嘗李廣，綽號玉面虎，表字國卿，乳名甯馨，年纔二九，中間一家是吏部天官徐府，徐公也是去世多年，夫人祝氏，年纔二十八歲，與李夫人自幼結爲姊妹，他兩家有便門相通，祝氏夫人所生兩子，長名文炳，表字捷之，綽號好好先生，年方十七，次名文亮，表字敏之，綽號玉美人，年方十五，却與李公子情同骨肉，兩家便如一家。那西首第一家是當朝右相史洪基的住宅，門牆上却豎著文狀元的匾額，這史洪基帶同姬妾在朝爲官，家中這留著一個老母，并他已死的夫人所生一男一女，女名錦屏，年方三五，繼於宦官劉瑾壽春王爲義女，因此合家呼爲郡主，却生得美貌無比，文武雙全，乃是蓬萊島何仙姑的徒弟，隨身四名了環，名叫煙柳、如霜、軟翠、輕紅，也有些武藝，公子名遠，却與那妹大不相同，不但文不識丁，武無縛雞之力，而且生得形容醜陋，十樣不全，各事却要依著老子的威權，無惡不作，家中廣養教師，打手，兩個打手頭目，一喚李千金，一名張八百，還有一個蔑片，叫做萬事通，爲人奸詐詭計多端，與史遠朝夕相依，助紂爲虐，這就是史家的始末根由，這且不表，且說洪錦自問了那人路徑，他便信以爲真，帶著妹子緩行慢走，不到兩刻，果見橋邊有一甕城，上嵌著三門街磨甓三個大字，兩人穿街走過，見並排三個大門，走至西首第一家，洪錦就低聲叫他妹子，權在照壁間暫坐片刻，洪錦雲答應，洪錦便移步向前，暗自歎道：「俺洪錦今日實是慚極了，當年隨父坐鎮邊關，那樣赫赫威風，而今何在？真如一場春夢，弄得仰面求人，一路歎來，不覺已到，抬頭一看，見門樓上果有狀元府三字匾額，門內兩旁朱紅橈上，坐下幾多惡僕豪奴，一個個皆是挺腰凸肚，白眼觀天，事到其間，無可奈何，只得下氣低聲，走進門內，道門上那位爺們在此，給俺回一聲，就說河北。」

滄州人氏姓洪名錦的因母病旅店無力回鄉願將胞妹賣與府上以作盤川不知尊處可是李善人的府第麼那一種家奴正欲呼喝說此間是右相史府合該有事內中有個惡僕最是尖刁瞥眼見門外照壁牆下坐著一個美女心下明白立刻分開衆人大聲說道兄弟們不要囉唆俺這裏正是李府那牆邊坐著的可就是你的妹子麼洪錦答道正是俺的胞妹那惡僕說道你且等著待俺進去回稟公子看你的造化何如如若不成可不要怪我洪錦忙道費心了那惡僕飛身進去且說史達終日無事這日正與葦片萬事通在廳上閒話只見擺尾搖頭向萬事通笑著說道老萬我少爺叫你替吾覓兩個美色女子爲什麼不見覓來實是可惡已極萬事通也笑回道門下是每日各處尋訪不會遇見一個還望少爺忍耐些時包在門下身上覓一個天上有的地下無的美人前來孝敬二人正在談得高興忽見史福走到面前低聲說道奴才適在門房忽然來了一個河北滄州姓洪的帶了一個妹子來找東隣李家公子說是因他母親病在客店少了盤費願將胞妹賣在他門下奴才看見他妹子生得甚是美貌真如仙子臨凡奴才就冒了李家姓名將他謊騙下來特來稟知少爺可要把他領進來給少爺觀看史達聽說喜不勝言便鴿舌呀呀喊道史福你可將那女子速速喚來我看如果真是美貌少爺定然重重有賞史福答應飛跑出去喊道姓洪的俺給你回稟過了俺家公子叫你妹子跟俺進去看過明白方好週濟洪錦聞言頗爲疑惑暗自說道莫不是李廣恐怕我說謊前來騙他務要看見本人可週濟不然何必定要妹子進去呢心中想罷便叫錦雲跟了進去洪錦雲沒法只得隨着惡僕掩面含羞跟了進去史福將洪錦雲帶至廳上史達一見直喜得手舞足蹈險些兒跌了下來洪錦雲見史達那種光景心中就有些疑惑人稱小孟嘗李廣文武全才英雄一表怎麼這個十全不全的模樣呢正是猜疑史福在旁說道姑娘你見了公子也得要行個禮兒纔是洪錦雲含羞忍辱低聲說道難女錦雲萬福了史達聽了他的聲音真似嚳嚳鶯鶯柔而且脆只樂得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葦片萬事通搶著說道史福你帶姑娘往後堂見老太太去一面說著就送目與史福史福會意當將錦雲帶了出來却不送往後堂把他送入暗書房去了按下不表且說史達又望萬事通說道剛纔這個女子妙是妙極了但此事如何辦法萬事通道這有什麼商量但須賞他十兩紋銀勒令他寫了賣契若不行即便喝令打手將那姓洪的打了出去還怕那姓洪的怎樣奈何麼史達大喜連稱妙極當下差人去喊史福叫他兌銀十兩一面傳齊教習一同前去勒令那姓洪的寫了賣契再將銀子交把與他他若不行即將他亂棒打出史福當下封了銀子來到門口洪錦見妹子未曾出來心下大驚趕上前來問道總管俺妹子爲什麼不出來史福

道。你敢是發癡麼。你本來說把妹子賣在我家。現在俺家老太太看了你妹子甚是喜悅。將他留下了。這十兩銀子是賞與你。給你妹子的身價。你趕緊將賣契寫來。讓我呈送進去。洪錦一聽。只驚得如癡如醉。暗道。完了。這總是毛小山害我。復又想道。且待我哄他一哄。因向史福說道。總管。俺還有一句話。只因俺賣妹子。俺老母尚未知道。此刻想來。實是不合。須得稟知老母一聲。還請你將妹子送出。待俺稟過母親。再行送來。史福聞言大怒。喝道。爾等可知此是何地。怎能容爾反復無常。實告訴你。你妹俺家少爺留下。做如意夫人。你若識時務。將賣契寫就。或者俺少爺認作爲親戚。將來還有一盤飯吃。如若不然。須吃一頓好打。洪錦聞言。不覺火起無明。舉拳便打。畢竟洪錦雲如何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以訛傳訛錯罵李廣 將計就計毒打教頭

話說洪錦見史福勸他令寫賣身契紙。又說了許多不遜的話。洪錦不覺無明火起。大喝道。好大膽的狗頭。爾敢仗勢欺人。明欺俺他鄉異客。可知道俺滄州洪錦不是無能之輩。俺眼睛裏認得你這奴才。俺拳頭上認不得你這奴才。爾將俺妹子快送出來。萬事全休。若有半字遲疑。你不要怪我。洪錦將你這奴才打個半死。史福亦大怒道。這地方你不得在此撒野。若再不快滾出去。可不要怪俺爺爺給你的不趣了。洪錦聞言。只氣得了怒髮冲冠。舉起拳頭。一聲大喝。道。好膽大的奴才。不要走。照打。說着劈面打來。史福躲閃不及。正打中面門之上。只聽呵呀一聲。跌倒在地。史福便大聲嚷道。教師們還不動手。打這殺才。衆教習一聞此言。個個挺腰抹袖。齊奔洪錦打去。洪錦大喝一聲。來的好。飛身跳出門外。當街站定。衆教習一擁齊上。那洪錦抖擻威風。雙拳並舉。兩脚齊飛。將一衆教師們打得個東倒西歪。落花流水。衆教習見不是對手。呼兄喊弟。各自飛逃。口中還說。好利害的漢子。快些關上大門。不要讓他打進來呀。說着一溜烟逃入門內。登時關上大門。洪錦一見。更加大怒。一面打門。一面喝道。李廣。你這畜生。速速將俺妹子送出。如若不然。你雖關了牢門。俺便將你這牢門打落。與你說話。你還稱蓋世英雄。爲什麼強搶良家女子。如此仗勢。真比禽獸不如。王法全無。天理何在。此時街坊上已圍聚了許多閑人。但聞洪錦所言。却沒有一個敢說他是錯投史姓的。洪錦正在跳罵李廣。忽聞馬蹄聲响。見那些閑人閃在兩旁。同聲說道。少爺回來了。洪錦回頭一看。但見頭一匹是白馬。朱纓金轡。馬上坐著一人。頭戴茜色將巾。抹額中嵌一粒明珠。身穿大紅箭袖。攢雲罩袍。腰束淡黃色絲絛。粉底烏靴。斜踏葵花寶鏡。白面朱唇。蛾眉鳳目。一雙俊眼。兩道修眉。腰下懸著一把寶劍。左手扯定轡勒。右手懸掛絲鞭。第二匹是桃花。

色駿馬金轡寶鐙上坐一人頭戴儒巾中嵌一塊雪白光明羊脂玉身穿儒服腰束沉香色絲絛玉面珠脣蛾眉鳳眼第三匹也是白馬朱纓金轡馬上坐着一位少年郎君頭戴一頂束髮金冠身穿一件楊妃色繡雲直裰鼻如懸膽脣若塗珠兩道秀眉一雙秀眼輕挽著紫絨絲纒洪錦看罷暗自稱羨道三人實在一表非俗但不知他姓甚名誰正在疑思那知頭一匹馬上的英雄早已聽聞洪錦在那裏敲門痛罵李廣當下勒住絲纒喝令書僮上前去問書僮答應走到洪錦跟前高聲問道你這漢子爲什麼在此跳罵俺家少爺喚你哩洪錦聞言趕著走到馬前施了一禮先將姓名住址及落難情形說了一遍然後纔將賣妹子的苦衷細說出來因道俺洪錦只說李廣是個四海英雄那裏知道他有名無實竟是個見色欺心的殺才話猶未了只見那一個少年書生嚮儒騰騰的搶著說道好漢方纔可是那這門裏麻洪錦道正是這個門裏你不見他還閉著門麼他家丁就要俺妹子的就是李廣這個殺才此話纔說完但見馬上那個英雄滿面怒色跳下馬來望著洪錦道仁兄未免錯怪我也小弟纔是玉面虎李廣這個門裏却是當朝右相史洪基的宅子這史公子平時專門仗他老子的權勢強搶民間女子況且今日是仁兄將令妹送上他門他見仁兄道出賤名他便將計就計欺騙仁兄且不必錯怪小弟只怪仁兄未曾訪問清楚以致誤投史門但是仁兄不必著急小弟當代你問他理說叫他好好送出令妹便了倘若不然好在兄也非無才能之輩小弟定助一臂之力不怕他不送出令妹來此時馬上兩書生亦跳下馬來與洪錦通名道姓原來那兩個書生就是徐家兄弟當下徐文亮就對洪錦指著李廣說道我這位大哥是一榜解元委實是文武全才而且專濟人急何能作出姓史的那樣事來李廣此時越想越怒好史逵賊子膽敢冒我大名今日安能饒你說著便命書僮前去打門那書僮答應便即前去扣門口中說道東隣李公子特來拜訪快開門來那史家守門的一聞此話只嚇得魂飛魄散趕著入內去報史逵一見家奴來說也是魂散魄搖當與萬事通道哎呀老老萬這這事是怎麼好史逵本來饒舌因此一嚇更加格格說個不清萬事通笑道門下却有個主意但不知少爺是作第一等大老官還是要作第二等大老官史逵道老老萬這這話是怎麼講萬事通道如作第二等大老官即刻將女子放出開門送還與他如作第一等大老官便將合宅教師打手傳齊請李廣進來一齊打上前去諒李廣一人如何抵敵管教他叩頭伏罪而後已史逵聽說連道此計妙妙極極我我便作第一等大老官當下即傳齊教習打手埋伏大廳之上一面教請李廣家奴答應即刻出來開了門說道李少爺我家少爺有請李廣聞言便對洪錦道仁兄可隨小弟一齊進去討還令妹洪錦答應當下徐文亮一手扯住李



廣道大哥不可粗心。此是萬不能進去的。他的奸計甚多。一定有了預備。何能自投羅網。李廣道二弟且不必怕。不要說他一個史達。就便千軍萬馬。何足懼哉。說罷。將文亮推開。帶著洪錦一齊進去。纔走進大門。那些豪奴便將大門緊閉。徐氏兄弟只嚇得心驚膽落。詩禮滔滔的說道。阿呀。豈有此禮。白日關門打人。這樣不知禮教。可惡之極。可惡之極。且說李廣與洪錦到了史家廳上。四面一看。早知動靜。便冷笑一聲。對洪錦道。如此光景。果不出徐家兄弟所料。話又未完。早見屏後閃出多人。為首張千斤。挺著胸膛。大步踏舉起雙拳。直撲洪錦。李八百也奮勇接著來撲。李廣說聲來得好。便將脚步立定。等李八百來得切近。右拳一起。認定李八百腰下打去。李八百見來勢甚猛。趕著向旁邊一讓。不料李廣身軀便捷。見他讓過飛腿。遂將一拳打去。李八百再讓不過。正中胸膛。站立不穩。撲咚一聲。跌倒在地。李廣搶上一步。一抬腿將李八百的右脚踏住。再用力望下一躪。那八百只叫得一聲痛殺我也。已是昏暈過去。倒在地。上。那邊洪錦見張千斤迎面扑來。他更不慌不忙。趁著張千斤立脚未穩。便從斜刺裏的飛起一拳。認定他肋下打進。張千斤說聲不好。趕著要讓。洪錦那裏肯放他過去。遂即右腿飛起。用了個枯樹盤根的架式。一腿飛去。張千斤又倒了下來。洪錦趕上前去。按定張千斤身軀。舉起雙拳。如雨點般。渾身上下打個不住。張千斤動彈不得。磕頭地下。只是喊叫饒命。此時衆打手見教習頭目被他二人打敗。大家如狼如虎。一齊擁來。洪李二人便撇了張千斤。李八百大吼一聲。回身便向衆人亂打。真個是雙拳起處。碰著的鼻腫頭青。兩腿飛來。遇著了筋酥骨折。這兩個人。一個似歸山猛虎。一個如出海狂蛟。直打得史家衆打手東倒西歪。南奔北竄。受傷的倒有八九。完全的却無二三。那個還敢上前。只愁少生了兩腿。李廣洪錦二人。呵呵大笑。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醜公子求歡被辱 莽丈夫任俠遭擒

却說李廣洪錦將衆教習打手人等。打了個落花流水。那個再敢上前。只聽二人大聲喝道。你等這一起沒用的東西。經不起俺少爺們三拳兩脚。就打得不能動彈了。叫兩個有本事的出來。再讓俺少爺們打個暢快。怒罵了一回。並無一人答應。這且按下慢表。再說萬事通在書房內。正與史達指手畫脚說個不了。忽見家奴來報說。外面教師打手。全被那姓洪的與李家公子打敗。受傷的實在不少。萬事通一聽。不覺大驚。當下就與史達說道。此事甚為不妙。少爺可趕往後書房與那美女成起親來。等到木已成舟。再出來與他們理論。看他又怎麼奈何。史達大喜。即刻叫人攙扶起來。且說洪錦自送入暗書房內。並未見著什麼老太太。老夫人。已知落了圈套。因自嘆道。天何待我刻薄。我父親既

遭誅戮。母親又臥病旅舍，只說假賣身軀，得些週濟，好醫治母病。那裏知道毛小山毒設惡計，李廣徒有虛名，將我陷害此間，不知如何發落。我母親尚不知道，倘若醒來，問知底細，豈不要立刻急死我哥哥？在外面又不知如何廝鬧。我死無足惜，只怕無濟於事，空落個賣身之名。倘若被他霸佔強行，污辱我清白身體，又有何面目見我娘兄？蒼天呀，蒼天！父母生我，長到一十六歲，那知今日陷了羅網，怎生是好？也罷，不如尋個自盡，還留個清白身體，說了便將束腰絲帶解罷下來，正欲懸樑，忽又想道：我又癡了。此時一死，豈不要把我母親哥哥急煞？而況我哥哥亦非無能之輩，定要設法救我。我且等待半日，再作主意便了。正在凝思，忽見雙扉半啓，走進一個人來，兩個家丁攙扶而進。那家丁將他送進，轉身退了去，只見他扶牆摸壁，滿口呼嚕道：「洪小姐，吾來來與你成親了。」洪小姐一看他那種模樣，心下只道：「人說李廣蓋世英雄，自然是堂堂丈夫，怎麼這樣唔唔鴿舌，分明是人不就，十全連路都不能行走，還稱什麼英雄？自己將主意立定，且待他來，我便如此如此，有何不可？」只見史逵走至錦雲跟前，笑嘻嘻的要來攙抱。錦雲不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喝聲：「大膽狂徒，敢來亂犯。」說著，一抬手照著史逵下腮打去。正中史逵左腮，只聽得咕咚一聲，史逵受痛不住，跌倒在地。知道這一掌已將史逵下腮打落，只聽得大叫一聲：「痛死我也。」外面家丁趕著推門走進一看，哎呀，少爺跌倒了，爲甚這般光景？再一細看，見下腮已經脫落。家丁急忙忙將他扶起，撮上下腮，史逵叫家丁去拏錦雲，忽見小廝飛跑進來，慌慌張張說道：「少爺快進上房去罷。」李公子與那姓洪的要打進來了。衆家丁聞言，趕著拖拉著史逵擁了進去。洪錦雲聞言，暗想：「怎麼我哥哥與李公子打了進來，難道這個人不是李廣，却又是何人呢？」不言。在那裏咬文嚼字，正急得毫無理會。那街坊上的人，也看得好笑。忽見那邊來了一個粗豪大漢，但見頭戴元巾，緊束著鐵箍，一道黑漆漆的面孔，一雙怪目，兩道濃眉，獅子鼻，瓢兒嘴，兩個招風大耳，身穿藍布大衫，內襯緊身密口短襖，後背著一個花大衣包，腰下插兩柄板斧，手中擎著一個賣藥葫蘆牌。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姓胡名逵，綽號烟葫蘆。祖籍山西太原人氏。此人生得性情暴烈，武藝高強，專門任俠好義，一向在外賣藥。順道杭州，聞得李廣是個英雄，特地前來探訪。走此經過，看見人聲嘈雜，他便立住足，問明原故，只躁得他怪目圓睜，濃眉倒豎，大聲喊道：「好賊子，白日關門，行凶仗勢，那裏容得他這樣欺人？待俺爺爺前去與他見個高下。」說著，便將包袱解下，脫去外衣，交給徐氏兄弟，提了板斧，飛身跳上高牆，不問情由，不辨方向，復跳了下去。那知誤入花園，四面一看，並不見有人廝殺，只聽得丁丁東

東的聲音。胡達聽了片刻，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但曉得好聽。原來史錦屏在花園內亭子上撫琴，胡達見沒有一個人影兒，他便大聲喊道：「好大胆的賊子史達，胆敢哄騙良家女子，白日關門打人，俺爺爺在此，速速出來會俺，若再遲延，俺就要殺進去了。」說著分開板斧，便先在花園內將那花木砍折了許多。史錦屏正在彈琴，忽聽有人亂喝亂罵，即刻招呼如霜出去觀看，是個黑面大漢，提著板斧，東冲西奔，聲聲却罵著史達。如霜便喝道：「黑漢，爾是何人，撞至花園作何勾當？」胡達聽說，見是個使女，也便高聲喝道：「爾速叫你家賊子史達，前來會俺，你這小東西，經不起俺爺爺一斧，速去速去。」如霜不知就裏，只得回見錦屏，說了一遍。錦屏聽說急急出來，一見胡達，倒是個英雄好漢，但見他聲聲要還李廣，只不知是什麼緣故，即喝令四個婢女，將那黑面擒來，待我問他細底。烟柳如霜，輕輕軟翠一聲答應，立刻脫去外衣，將湘裙找起，走上前，齊聲喝道：「黑漢，俺家郡主在此，休得胡言。」胡達一擡頭，看見了多少婢女，也就大聲笑道：「俺只道李廣被賊子史達關門來打，原來將他藏在裏面招親，好是好極了，但一個人怎禁得這許多老婆，不要送了性命。」那四個婢女一聞此言，只羞得滿面通紅。登時一齊大怒，掄拳捲袖，向著胡達打來。胡達也就丟了雙斧，復笑了說道：「俺不知道閨中女子，也會耍拳，速來速來，俺與你們比個高下，說猶未了，那四個婢女已經上來，胡達即便招架。那四個婢女雖然勇猛，那裏能比胡達力大無窮，直打得香汗淋漓，腰肢亂擺。史錦屏在亭子上看得真切，見四婢一齊敗下，心上大驚，復又大怒，喊道：「爾等且退，待俺來擒他。」說著便脫去外衣，一聳身飛了出來。胡達一看，但見他身穿五彩團花密扣緊身短襖，腰束著杏黃色排鬚束腰簇簇新大紅紮腳繡褲，筆直的一雙三寸金蓮，櫻口桃腮，柳眉杏眼，真個是如花似玉，貌若天仙。胡達看罷，不覺大聲讚道：「好一個天仙女子，下了凡塵，就及罵道：『好史達賊子，你敢設此美人計去賺李廣麼？』」史錦屏聞言，羞得他滿面通紅，一聲怒喝，該死的匹夫，好大胆的黑漢，今已死在目前，還要亂言亂語，說著飛起雙拳，直向胡達打去。胡達趕急招架，那知史錦屏拳法高妙，胡達雖然勇猛，力大無窮，却不能還他一着。胡達知道不是對手，快抽個空，拾起板斧，一轉身，便向錦屏砍來。錦屏趕著閃開身體，却好如霜已送過一桿梨花槍來。錦屏接手中，用手一擺，只見碗大的花頭，向胡達刺到。胡達用雙斧架住，一來一往，真個是槍如龍戲水，斧如虎翻身，兩個鬪了有數十個回合，畢竟史錦屏是仙傳的槍法，其中奧妙無窮。胡達看看抵敵不住，已殺得黑汗直淋，虛氣亂喘，正欲逃走，却被錦屏斜刺一槍，胡達望後一退，不料被石子一絆，站立不住，栽倒下來，雙斧拋落在地。史錦屏搶上一步，飛起金蓮，將他踏住，喝令左右捆綁起來，拖到百花亭細拷問，畢竟胡達如何解脫，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李孟嘗仗義鬧相府 史大郡謝罪責孫兒

話說胡達被史錦屏捉住，拖上百花亭細問就裏。胡達便將洪錦如何因母病落難，如何羨慕李廣，洪錦雲如何賣身望助盤費，如何誤投，被史達假冒留下不放，如何李廣前來要人，如何關門毒打李廣，如何抱不平前來相救的話說了一遍。史錦屏聽說，暗自歎道：哥哥如此行爲，將來作何了局？況且他生得滿身殘疾，自己尚不知死活，偏要假冒人家姓名，誑騙人家女子，叫李廣怎能忍呢？心中想罷，便令婢女將胡達放在一旁，等待問明情由，再爲定奪。婢女答應，便將胡達拋出亭外。錦屏便喝令婢女往外堂打聽，暫且不表。再說李廣全洪錦將衆教習打手打得落花流水，東竄西奔，再沒有人出來抵敵。他二人在廳上喊了一會，不見一人應聲。當下二人更加著惱，便將廳上所有陳設的物件，兵兵兵，打得個冰消瓦碎。洪錦口口聲聲還出妹子，若再延遲不送出來，俺便要將這牢房打毀，打得他一片平陽。看你將俺妹子藏在何處？李廣亦大罵：史達賊子，胆敢冒我大名，騙人家女子，該當何罪？還不速送出來謝罪，若不送出，洪家小姐決不干休。兩個人在廳上打一陣罵，一陣喊，一陣驚動了史達祖母劉氏太郡夫人。這劉氏素來慈善，常恨孫子作事胡爲，屢戒不改，也是恨不可言。這日正在堂前默誦經卷，忽見了環容顏失色，跑至面前說道：阿呀，太郡夫人不好了，公子又藏下一個姓洪的美女，不知怎樣觸怒了東隣李公子，帶了個鴛鴦臉的漢子，好不害怕。一全打了進來，家裏衆教習打手都被他兩個人打敗，廳上的物件全行打毀，看看要打進內堂來了。劉氏聞說這一驚非全小可，即刻站起身來，口中怨道：又是我這個不肖的孫子，作出這等無理無法的事，他只知道倚仗父勢，那知李公子是個最知理道，任仗仗義，揮金如土，慷慨好施，四海聞名的英雄義士，他豈肯無是生非，還帶著鴛鴦臉的漢子，打到我家來呢？一面罵道：一面怨恨。現在那女子藏在那裏呢？當有書僮稟道：現在暗書房內。劉氏聞言，立刻攙扶著僕婦前往暗書房，進得門來，只見洪錦雲獨自坐著，兩淚交流。劉氏一見，果然見他生得如花似玉，是一個絕色美貌女人，暗暗稱讚不已。當下僕婦等即上前喊道：洪小姐，吾家太郡夫人特來到此，看你有什麼委曲，可對太郡夫人說明。他老人家最是慈祥的，洪錦雲擡頭一看，是個白髮婆婆，滿面慈祥氣色，當即站起身來，走到劉氏跟前，深深一拜，說道：難女萬福了。劉氏趕著用手拉起，叫他坐下，有什麼委曲，慢慢的細談。洪錦雲與劉氏一全坐定，劉氏便問道：小姐，祖居何地？家中尚有何人？因何落難到此？被何人騙至此處？不妨細細說明，有老身給你作主。洪錦雲見問，當即揩乾眼淚，緩緩答道：難女是河北滄州人氏，父親會坐鎮邊關，因爲奸臣所害，父親毒遭慘死，抄沒家財，因與母親哥哥回

歸鄉里路過杭州。脫了盤費。不料母親又病在客店。因聞李廣是任俠好義的英雄。難女因全哥哥商量。意欲借賣身爲名。望他概助銀兩。一來爲母親治病。二來借作盤川。好回鄉里。不料這李廣是有名無實。人面獸心。將難女陷入在此。威迫胡爲。因此難女情急。將他打落下腮。掙倒在地。老夫人的明見。難女也是官家子女。豈肯以清白身體。作此無恥之事。只爲母病在牀。無錢醫治。不得已作此下策。還求老夫人開發慈祥。送出難女。俾得骨肉相逢。就感恩不盡了。如若不然。與其爲李廣污辱。不若就死在老夫人面前。尙可明一明難女的清白身體。說罷。痛哭不已。劉氏聞言。讚歎不已。道：好個堅貞美女。因道：小姐放心。不要傷感。老身當送小姐去見令兄。但此中舛錯荒唐。老身亦不忍細說。等小姐見了令兄。那時自然明白。說罷。便令僕婦扶了洪錦雲。走出書房。去到大廳。不一會已到。只聽得廳上敲擡拍桌。大鬧不休。劉氏趕著喝令僕婦到外間通報。僕婦等轉出圍屏。只見李廣洪錦大聲喝道：爾這些婦女。出來作甚。可喚爾主人出來。會俺見個高下。僕婦聽說。道：公子爺息怒。俺家太郡夫人出來了。說著。劉氏已轉出屏後。李廣一見是個白首皤皤六十開外的老夫人。正欲上前喝問。只見史太郡說道：二位公子息怒。總是我那不肖孫兒的不是。但不知那位是李家公子。李廣見史太郡年高德重。也不敢怠慢。當下躬身答道：我便是小孟嘗李廣。太夫人有何見教。此時洪錦怒猶未息。因大聲喊道：李大哥不要與這婦人辨論。但叫他速將俺妹子送出。再叫那史逵出來謝罪。俺便萬事全休。如若不然。還是打了進去。史太郡聽說。也趕著答道：公子爺務請息怒。令妹即刻送出。不肖孫兒也應該出來謝罪。話猶未了。那屏後已轉出兩三個僕婦。攙扶洪錦雲出來。兄妹一見。彼此傷感。只見錦雲哭道：哥哥呀。你妹子幾乎不得相見。若非太夫人大德。救出我來。你妹子已準備一死了。最恨李廣這奸賊。他枉稱了蓋世英雄。分明是人面獸心。倚勢欺人。眞真是畜類不如。錦雲話猶未了。洪錦當下喝道：妹子休得胡說。是兄錯誤。不能錯怪好人。若非李公子前來。妹子尙不能相見。因將史逵頂名冒替的話說了一遍。又指著李廣說道：妹子這位英雄。纔是小孟嘗李公子呢。洪錦雲這纔明白。將李廣望了一眼。暗道：果然人品軒昂。不愧英雄兩字。那逼迫我的那個賊子。分明是朽木身材。如何比得這等人物。李廣此時也將錦雲瞧了一眼。暗自羨道：果然如花似玉。貌若仙人。怎怪史逵不爲心動。不說兩人暗自羨慕。且說史太郡見他們話已說明。復又帶笑說道：兩位公子不必動怒。總是老身不肖的孫子。假冒李公子大名。胡爲胡作。連累洪公子小姐受驚。今請二位公子及小姐看老身薄面。既往不咎。老身即令不肖的畜生出來謝罪。便了。李廣道：太夫人既如此說。我等謹遵太夫人之命便了。史太郡立刻差人往書房去喚史逵。僕婦跑進書房向史逵

說道：「少爺，太夫人呼喚，請少爺趕緊出去。」太夫人在廳上立等呢。史達聽說，不覺大驚，忙呼萬事通道，老萬：「此事怎好？我連走路還要人攙扶，此一去，怎受得住？」李洪二人那般英雄，眼見得殘生要送在目前了，萬事通道：「少爺不必驚恐，既是太夫人前來呼喚，太夫人自然不能使少爺吃虧，就是李洪二人雖然猛勇可怕，現有太夫人在那裏，諒他二人也不敢難爲少爺，儘管放心出去，不過要受些太夫人責罰，這是躲不了的。」史達道：「就便被我祖母痛罵一頓，或被他人辱罵，我也受得住，好在罵我是不傷皮骨的，只怕他二人你一拳，他一腳，我就立刻要送命了。」萬事通道：「少爺只管放心，必不至於如此。」史達答應，扶著家丁，歪斜著脚步，一高一下，走了出來，纔到廳前，史太郡便大聲罵道：「該死畜生，爾不看自己不成人形，還要作種種罪孽，還不給我跪下，替李大哥與洪大哥叩頭伏罪。」史達不敢開口，站立一旁。李廣見他那十全模樣，實是好笑，正要向他說話，忽見那洪錦走上前來，一把將他抓過，向地下一擯，史達大叫一聲：「痛死我也。」欲知史達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郡主知情莽夫遇赦 英雄聚首母女重逢

話說洪錦將史達抓過來，攢在地下，史達大叫痛殺我也。洪錦還要上前揮拳亂打，史太郡在旁只嚇得胆落魂飛，趕着叫道：「洪公子，請息雷霆，老身叫這小畜生給公子叩頭謝罪便了。」李廣也便勸道：「洪兄原不怪你動怒，只怪史世兄作事大爲荒唐，既冒吾名，又騙令妹，還要倚勢欺人，喝令打手關門相打，若非我等稍有些本領，今日定然要吃虧了。史世兄，你是相門之子，這種事雖平等百姓，都不敢作亂，而況出自足下，非是我前來冒昧，以後勸你要痛改前非，纔好說着，就將洪錦拉了過來。史太郡亦喝令史達叩頭謝罪，可憐史達腿脚不便，却又怕打，不敢違拗，費了半刻事，好不容易纔跪下來，望着李廣、洪錦二人面前磕頭伏罪，纔算沒事。史太郡又罵了史達兩句，史達站立一旁，唯唯聽命。洪錦雲又走過來，轉謝太郡相救之恩。史太郡正將錦雲扶起，忽見了環裏道花園內，被郡主捉住一個黑漢，問他爲何到此，他說來助李家公子的。郡主特遣婢女前來探問，史太郡當即問道：「李公子，這是何人？」李廣聞言，頗爲疑惑，只得隨口應道：「是我的至好朋友，其人性情粗暴，却是爽直無比，今因我困在府上，他便將來打抱不平，誤入花園，被令孫小姐擒住，尚望太夫人將他放出。」太郡聞言，即令來婢去與郡主說明，立刻將那英雄放出了。嬖聞言飛跑進去，與郡主說明一切。史錦屏道：「既是李公子的朋友，應該放他去。」爾等即去解了繩索，叫他出去便了。煙柳如霜等四婢走到胡達面前，正欲與他解去繩索，只聽胡達大聲喊道：「好利害的女子呀！將俺綁得如此結實，如再不放俺，俺便要說出

不好聽的話了。烟柳等齊聲喝道：「無知匹夫，還亂口胡言。我等已奉了太郡夫人之命了，因看李公子面上，饒恕你了。快到目前，叩頭謝罪去罷。」說畢，將繩索解開，胡達站起來，尋了那斧，一溜煙向前廳跑去。將到廳上，便一路大聲喊了出來。高叫：「小孟嘗李廣在那裏，俺煙葫蘆胡達，幾乎爲你將性命送在那胭脂老虎手內。李廣，這纔知道他叫做胡達。當即走上前去拱手笑道：「小弟李廣在此，恭候多時了。」一面說，一面看他面貌，雖是黑如鍋底，却生得七尺彪形，頗有英雄氣概，甚是暗讚。胡達就此與李廣見了禮，又與洪錦通了姓名，還要說史達混帳，却好李廣開口說道：「我們也好去了。」二位仁兄請到寒舍酌杯酒罷。」洪錦聞言，即扶了妹子，不辭而別。胡達亦隨後就走。李廣還同史太郡說了聲，吵鬧。史太郡也道了怠慢，包涵。喝令家丁速速開門伺候。這纔李公子洪錦等一齊走了出去。走至門外，見了徐氏兄弟，說明一切。徐氏兄弟大喜，便一同去到李家。剛至門前，只見衆家丁齊立門外，同聲說道：「好了，好了，少爺回來了。」說著，一齊迎接出來。走至李廣跟前，大家說起剛纔見少爺進去去史府，又見史家關上大門，奴才們好生担憂，却又不敢去稟主母，怕太太受驚。李廣點頭道：「好，即令書僮道：『你快進去通報。』請太太率領婢女出來迎接洪小姐。書僮飛奔跑進去。李廣便讓胡達、洪錦及徐氏兄弟到了廳堂上，大家重新見禮。分賓主坐定，後堂李夫人正與徐夫人在那裏閒話。一見書僮來報，聽說救了難女，李夫人又問明各節，即刻同徐夫人帶領婢女迎接出來。一見錦雲，雖然是荆釵布裙，却生得端莊伶俐。李夫人與徐夫人不覺同聲讚嘆。當即喝道：「婢女將洪小姐攙扶進去。」錦雲到了後堂，站立脚步低聲問道：「那位是李夫人？當有婢女指着李夫人道：「這就是我家太太。」又指徐夫人道：「這就是西隣徐府太太。」洪錦雲聽說，先拜謝了李夫人，復又給徐夫人行禮。二位夫人還禮已畢，便請錦雲坐下。婢女送上香茶。洪錦雲開口謝道：「難女自拚一死，何幸得遇公子相救，脫離羅網，又何幸得仰慈顏。此恩此德，不知如何報答。李夫人道：「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尚算什麼爲人之道呢？況且這些小事，小姐又何作挂齒？但是小姐有何貴幹，前來做地呢？」錦雲聞言，不覺雙淚齊下。因道：「難女苦衷，言之實深，慚愧。李夫人說：「但說何妨？」洪錦雲便將如何父親被害，如何回鄉道經杭州，脫了盤川，母親病在客店，如何店主設計假名賣身，望助盤費，如何誤投門戶，陷入羅網，絮絮叨叨，前後說了一遍。二位夫人聽說，這許多委曲，也陪他出了許多眼淚。復又讚嘆說道：「貌美心堅，盡孝全節，誇獎不已。當下又勸道：「小姐不須悲泣，既是令堂臥病旅舍，在那裏究竟不便，莫若接至舍下，俟其病體全愈，再作商量。」就是小姐在客店內，也有許多不便，將令堂接來。一來小姐可以親侍湯藥，二來舍下僕婢甚多，呼喚尤屬靈便，說着就命僕婦到廳上，向李廣說道：「太太現



要差人打轎去接洪太太來此暫住。但不知那客店在那裏，請少爺問聲洪公子。好差人押轎前去。那僕婦一面問話，一面看見洪錦胡達二人那種模樣，幾乎嚇煞。李廣當即問洪錦道：「家母欲接令堂太太來此養病，尊寓究在何處？」望洪兄說明。好差人押轎去接洪錦見問，推辭謝道：「已蒙大德，何敢再使家母前來打攪，是萬分不能的。」李廣道：「洪兄，我輩英雄作事，總宜爽直爲佳，切不可作兒女子之態。令堂臥病客店，甚屬不便，理應接來醫治全愈，再作商議。」這又何必推辭？洪錦道：「既蒙大德，即當遵命，但須小弟親自去接家母，方可見允。」李廣道：「洪兄親去，這就更加妥當了。」洪錦當即暫別衆人，押着轎子前往客店。不一會已到客店門首，只見毛小山在那裏站着，趕着上前問道：「洪小君回來了，怎麼不見令妹，說著甚是驚呀？」洪錦見問，便道：「一言難盡，請至裏面再說罷。」毛小山又道：「這頂轎子是那裏來的？」洪錦道：「是李家打來的。」因轉問毛小山道：「俺母親會醒來麼？」毛小山道：「老太太剛纔醒來，洪錦聞言，即拉着毛小山一路走，一路將前情說了一遍。」毛小山聽說，却是又驚又喜。洪錦到了房中，見着杜氏夫人，又將洪錦雲賣身遇救，及李家打轎來接的話，又細細說了一遍。杜氏夫人却是又驚又喜。此時只毛大娘早知道，趕着誇進房來，幫同杜氏夫人穿了衣服，又打面水，給他淨面，梳洗已畢。杜氏夫人又謝了毛大娘，照應洪錦也去謝了毛小山。毛大娘又將杜氏夫人攙上轎，然後洪錦押着轎子，去到李家。不一會已到，當由李夫人徐夫人洪錦雲並了環使女，一齊迎至廳上。廳上洪錦雲並了環使女，扶着下轎，更有婢女護擁着到了後堂，略通姓名，謝了兩句。因他是個病人，忙着使女掃打淨室，舖設床帳。先請洪夫人安歇，一切禮文，俟夫人全愈，再爲敘談。一會子床帳舖設全備，即請洪夫人先去安歇。當由錦雲服侍在側。李夫人又拏出一套新鮮衣服，並梳妝鏡台各物，叫了環送與錦雲，更換梳洗。洪錦雲不敢有屈美意，只得梳洗起來，換了衣裳。果然人須衣妝，馬要鞍裝，頓是洪錦雲又另是一番景象。連那了環婢女在旁觀看，連聲喝采道：「好一個千金小姐，真如天仙一般。」洪夫人臥在床上看見，也覺與剛纔兩個模樣，當即令他速至中堂拜謝。李徐二位夫人公子，洪錦雲答應，即刻出堂拜謝。李徐二位夫人一見洪錦雲那種美貌，真是誇讚不已。錦雲拜謝已畢，便邀請李廣相見，拜謝大恩，欲知李廣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顧兒思媳決計議婚 核實存名尚義居心

話說洪錦雲梳洗已畢，改換服式，出來拜過徐李二位夫人，站立一旁，便請李廣拜謝。此時李廣正在外面廳上與洪錦胡達及徐氏兄弟飲酒，高談闊論，頗爲莫逆。忽見了環奉了夫人之命，走到廳上，向着李廣說道：「少爺夫人立等少。」

爺進去說話。李廣一聽，即與眾人說道：「家母呼喚，失陪少時，請先飲。一刻就出來奉陪。」大家說了一聲，且請自便。李廣起身到了後堂，只見自己母親及徐家嬸母俱站在那裏。洪錦雲也站立畫欄旁側。李廣趨步入內，向李夫人道：「母親呼喚孩兒，有何見諭？」李夫人道：「並非爲娘呼喚，實因洪小姐欲給你相見，說的什麼要拜謝爲娘已代你堅辭，爭奈洪小姐執意不允，爲娘的又不好却洪小姐感情，因此纔喚你進來。」李廣正欲回答，只見洪錦雲已褪衽拜道：「家母臥病在牀，不能出謝，先命難女拜謝搭救之恩，說着已拜了下去。」李廣一面回拜，下面答道：「這點小事，何足言謝，豈敢克當。務請以後切勿挂齒。」那邊李夫人已命了嫗將洪錦雲扶起。李廣站立起來，偷眼觀瞧，心下大驚，暗道：「前在史家看見他鬢髮蓬鬆，淚痕滿面，雖然生得不俗，終不免帶着風塵，有憔悴可憐之狀。現在不過略加修飾，如臨風拜舞，恍若天仙下降，自矯矯不羣。吾不信闔房中有此奇貌，真是令人可敬，頻頻注目了一回，只得告別出去。」洪錦雲即有李夫人與徐夫人款待酒宴，晚膳已罷。李夫人又與徐夫人陪着錦雲到洪夫人房內看視。洪夫人正在那裏暗說道：「我母女今日落難窮途，不料有這一位高義的公子相救，使我家骨肉安然無恙，此恩此德，不知何日纔可報答。一面暗想，一面流淚，只見洪錦雲走到床前，低低的喚了一聲：「娘。」會睡着麼？」李夫人徐夫人來了。洪夫人一聽，趕着要坐起來。李夫人與徐夫人在旁看見，也趕着向前攔道：「夫人請自安臥，萬萬不可勞動。」洪夫人還要起坐，倒是錦雲說道：「二位夫人，既是這麼說，娘就不要起來，遵二位夫人的命，等娘過一兩日好了，再給二位夫人拜謝罷。」李夫人聽說，錦雲這兩句話，覺得又是爽快，又是近情近理，心下實在舒服得很。因道：「還是小姐說得是，夫人萬事不可起來。」又問道：「夫人這一會可想什麼東西吃？」如要什麼，只管呼喚他們使女，叫他們就取，不要存些兒客氣。」洪夫人聽說，就伸出手來，將李夫人一把拉住，請他坐下。李夫人即坐在床沿上。洪夫人道：「夫人，我這個落難的人，蒙公子將我女兒救出，已是感恩不盡。又蒙夫人將難身接到府上，並待我兒女如此恩義，難婦不知何日纔可以報答夫人公子的大恩。我想今生是不能夠了，只好來生變作犬馬相報罷。」李夫人道：「只點小事，夫人未免言重了。而况令公子在英年中，未可限量。唯願早早出仕，立功皇家，將來夫人的厚福正長呢。」不必憂慮，請自安歇。妹子明日再來看視罷。」說着起身告別。洪夫人又謝了一回，命錦雲送出房外。李夫人與徐夫人回至內室，彼此坐下，只見徐夫人向李夫人說道：「姐姐，妹妹有句話問你，你可曾留意洪小姐拜謝孩兒的時候，你可曾看見你家令公那雙眼睛不住的向洪小姐偷看，呆視了好一會纔出去。據妹的愚見，吾恐三生有約，說不定有此巧合姻緣。吾想孩兒年已不小，也該婚配。洪府雖然中落，也是個官宦。」

之家而且洪小姐生得那樣娉婷恐怕世界上也是數一無二兩家門當戶對妹想的這件事討杯喜酒吃喫給我姪兒與洪小姐說合起來不知我姐意下如何李夫人聞說嘆口氣道賢妹呀愚姊豈無此意不知甯馨兒小時候有一段不了之事先夫昔日在京城作官的時節與盧學士最爲要好這年先夫奉旨外任元宵這日盧夫人帶了他幼女顰娘到來給愚姊送行愚姊見那顰娘生得伶俐娉婷甚爲誇讚當時盧夫人也喜甯馨兒好頑就在酒席筵前婚議定了實指望等先夫外任期滿回京覆命的時候再爲行聘及任滿又奉旨改任他處不必進京後來盧學士又回歸鄉里先夫又不幸身亡路遠迢迢兩地絕無音信但雖然如此現在若再給甯馨兒婚配下來萬一盧府知道豈不要費唇舌麼却是李家又祇有一脈又不能不早給他完婚賢妹思量可有什麼良策倘得洪小姐作了媳婦愚姊實是如心如願了徐夫人聽說笑道吾姊此事無煩憂慮既是當年並無六禮此時重配却怕誰來但不知姪兒可曾知道此事李夫人道甯馨兒却不知道但有一件不知洪小姐會否許人若已經許字這還是個空言怎麼着先透一句不要將話白說了纔好只見一個婢女在旁邊說道婢女方纔伏侍洪夫人閒談中間及小姐姻事據洪夫人說尙未字人李夫人聽說道此話可是實在麼那丫嬛說道婢子何敢謊誕委實洪夫人說的李夫人大喜當即囑託了徐夫人得便即說徐夫人也就答應纔告別仍回西宅去了李廣等人在外面飲酒直到二鼓將盡大家皆歡暢無比於是又結拜了兄弟徐氏兄弟方回去西宅洪錦胡遠也去安歇李廣復至內堂見夫人請安此時李夫人坐在房內若有所思之狀李廣一見便問道母親爲時已不早了可請安歇罷爲何獨自坐着有什麼煩悶呢李夫人道爲娘却有一件事事正欲與吾兒商議我見洪家小姐甚是端方窈窕意欲與我兒婚配作了媳婦爲娘却也有得個人可服侍服侍也可爲李家早早的傳宗接代不知我兒可能如我的願麼李廣聞言心下大驚趕著答道在母親的意思小孩兒豈不敢遵但是這件是有關名義孩兒是斷不可行而况賢淑女子天下儘有何必要此落難的人呢母親請罷此議萬萬不可存這心恐怕將來被人知道孩兒就無面目見人了李夫人一聽不由的心中大怒喝道你這不肖兒你那裏爲什麼名義不過因他是落難的女子不肯順從爲娘的心思分明是愛富嫌貧說什麼有關名義爲娘的主意已定爾敢尙有何言李廣見夫人動怒復改容笑道母親且請息怒孩兒實非嫌貧愛富委實名分攸關况且此時通城誰不知孩兒與史家大鬧爲的是代抱不平若作這件事來不但被人唾罵就是史家也不肯干休尙望母親三思纔好李夫人道爲娘的雖有此意也不是叫你現在就定花燭不過先行定下隨後再行完娶你就絮絮叨叨說出這一

篇大道理來爲娘的諱耐煩聽這些話快些出去罷。李廣沒法只得退了出來。心中好不憂悶。一宿無話。次日李廣梳洗已畢。進了內堂。給夫人請安。李夫人早是梳洗清楚。坐在房內。李廣上前請了安。見夫人不似昨晚那種情形。也未提起議婚的言語。李廣也就不敢再問。及坐了一會。只見書僮前來報道。說徐府兩位少爺來了。李廣聞報當即告退出來。却好洪錦胡達也都梳洗已畢。仍就大家暢談歡敘。李夫人見兒子進來。未曾說起昨晚之事。心中甚是疑惑。便着侍兒去請徐夫人過來說話。一會子徐夫人已到。相見已畢。了孃送了茶。李夫人便將昨晚與李廣說的話。及李廣顧名思義。他立意堅辭不行的話。細細告訴徐夫人一遍。道如此堅執。便如何是好。吾恐此事不能成了。徐夫人笑道。這有何難。欲知徐夫人想出什麼主意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感高義暗結朱陳 動歸心遠回鄉里

話說李夫人將李廣不肯議婚。洪錦雲的話。告訴徐夫人一遍。覺得頗爲憂慮。當下徐夫人聽說。遂欣然笑道。賢姐這有何難。吾只笑你做娘的不曉得兒子的心路。他豈不知佳人難再得。但礙着名義攸關。如何肯作這無名之事。依愚妹的主見。莫若暗暗定下。等到明春。叫姪兒前去招贅。這是面面妥當。有何不可。李夫人聽說大喜。道。真是賢妹多才。愚姐實不會想到今既如此。且待洪夫人病愈。即煩賢妹去說便了。當下無話。又約過二十日。洪夫人的病已經全愈。精神亦復康健起來。李夫人就備了酒席。給他洗塵慰勞。席間賓主無非說些感謝謙遜的話。這也不必細表。這日歡飲而散。次日徐夫人又暗暗的備了一桌。却不曾與洪夫人知道。單著了一個婢女來請。也未會同請洪錦雲。夫人不知就裏。見徐夫人著人來請。只得隨了過去。徐夫人迎接出來。一齊進入內堂。獻茶已罷。徐夫人便開口說道。今請夫人到此。係奉李家姐姐差使。有句冒昧的話。要與夫人商量。不知肯容納否。洪夫人道。既蒙夫人見教。請即示知。洗耳恭聽。徐夫人道。只因李家姐姐羨慕令媛端莊。嬌媚賢淑。可人。又聞尚未字人。擬請愚妹作一氤氳使者。與李家賢姪配匹良緣。愚妹也得叨些喜酒。但是言多冒昧。不知夫人尚可允從麼。洪夫人笑道。承夫人指教。敢不應承。但是大恩未報。何敢以辱女相攀。李公子又一表堂堂。豈少此賢良匹配。而况先夫被辱。家道蕭條。又不敢以寒門高攀。朱第還請夫人善爲辭謝。徐夫人道。夫人不必謙遜。若因李家賢姪。人才鄙陋。不堪與令媛匹配良緣。愚妹却也不敢勉強。若說夫人因家道中落。不便仰攀。這是夫人過謙之語。而况李家姐姐。極慕令媛賢淑。且夫人本是宦門大族。即使家道中落。也只爲運蹇時乖。這又算得什麼。在愚妹看來。李家賢姪。雖不能稱他是人才出衆。也還一表堂堂。以令媛那種

賢淑與李賢姪匹配團圓一對可稱雙美。況且兩家皆係門當戶對。還請夫人三思。如蒙見允。李賢姪前尚望不可道。破因恐被他知道。他怕人言可畏。損壞了他的英名。等到來春。令他親自造府入贅。成就百年大事。但不知夫人以爲何如。洪夫人聽說了這樣一番話。也就不再推辭。只得說了一句。寒門舉止。未免高攀了。徐夫人見洪夫人已允。卽刻叫婢女將李夫人請了過來。一見面。便卽說道。令郎姻事已蒙洪夫人不棄。慨允了。李夫人一聽此言。便笑逐顏開。說道。此是洪夫人見愛賢妹的大力。小兒的造化。不過未免高攀了。說罷。當卽在鬢邊拔下一枝紫金釵。遞給洪夫人。道。暫爲聘禮。俟明春再備花紅。囑小兒親往入贅。所有不週之處。還望親家太太包涵。洪夫人接過金釵。彼此又相謝了。一回。這纔坐下。徐夫人一面命人擺酒。一面差人去請洪小姐過來同飲。一會子。洪錦雲過來。酒席已經擺好。當下徐夫人讓洪夫人首座。李夫人對陪。洪錦雲坐了上橫頭。徐夫人坐了主位。三位夫人。一位小姐。真是情投意合。談笑歡聚。唯有李夫人歡喜中更有一番加倍愛惜。洪小姐的意見。只見他與洪夫人徐夫人說兩句話。就轉過臉來看。洪小姐又頻頻的揀他自己投口合味的菜。揀了許多。送到洪小姐面前。還只讓他不要客氣。儘催著多吃些兒。恨不得要去飫他纔好。徐夫人看見。只是抿著嘴好笑。把個洪錦雲見了。反弄得臉上過意不去。心上疑惑起來。可見人家父母痛愛兒媳。是從天性中發出來的。自己那種光景。倒也不自覺。倒是徐夫人看著。實在有些難受。却又不好難他。只得催著使女趕緊上完了菜。大家用飯已畢。散了席。洪夫人與小姐又向徐夫人道了叨擾。這纔各散。按下不表。且說胡逵在李廣府中住了有半月之久。這日便辭李廣道。小弟意欲明日回鄉。尚有要事。不能長久耽擱。待至明冬。再行前來。與老伯母一祝壽。李廣道。相逢未久。何必急急辭歸。請再住少時。回歸故里。有何不可。胡逵道。實有要事。不能久留。好在明冬再行前來。卽可相會了。那李廣堅留不住。只得贈了川資。當日設筵餞別。次日。胡逵拜別起身。回山西去了。只因胡逵一走。却感動了洪錦一片鄉心。因也與李廣告別道。小弟一家在此打攪多時。不勝感愧。今弟亦欲帶領家母舍妹回轉家鄉。後會有期。當再酬大德便了。李廣道。吾與賢弟義氣相投。不必說伯母令妹在此少時。就便以此爲家。有何不可。何必言一去字。洪錦道。非是小弟不樂久居。但是弟與家母舍妹在府多時。恐史逵那廝因此生疑。又造出許多閑話。那時有污清名。反爲不美。大哥難道忘了。麻李廣聞言。猛然驚悟道。既如此。則不敢久留。請再稍待三日。任賢弟榮歸便了。洪錦當卽答應。又將洪夫人去請出來。告訴回家之意。李廣也告訴了母親。又去賬房內稱了三百兩銀子。贈與洪錦作盤費。李夫人又送了許多物件與洪夫人小姐。洪夫人母子堅辭至再。只得收了。李廣又命人

預先雇了船隻，到了第二日，前後設筵款待送別。這日雖是暢敘，究竟有些黯然消魂的意思。李夫人見着洪錦雲戀戀不捨，酒席間不知諄囑了許多的話。第三日是徐府給洪夫人母子錢別，也是前後設了酒席。席中徐夫人又將前言與洪夫人暗暗說道：「前日承賢姐所允之事，務望不可忘却。屆時當令他前來。」李夫人也道：「此事本係高攀，休忘前言。實爲萬幸。」洪夫人道：「謹遵台命，何敢或忘。」此時洪錦雲聽他們三個人一問一答，真是葫蘆裏摸天，不知所以。唯有暗自疑惑而已。少刻席散，徐夫人又贈了許多物件。到了次日一早，李廣便命人喊了挑夫轎子，抬了箱籠物件。洪夫人小姐與李夫人徐夫人洒淚告別。徐李二夫人親送上轎，望著轎子出了門，纔轉回去。李廣便與徐氏兄弟相送。洪錦雲直至城外下了船，然後纔握手而別。洪錦雲見李廣及徐氏兄弟回去，即命船戶掛帆解纜，直望滄州開行。船中無事，洪夫人就將李夫人求親的話告知洪錦雲，道爲娘的已經應允了。明年春間，他親到滄州來招贅。洪錦雲聞言大喜，便說道：「此種大恩，孩兒正慮不知何以報答。今既與他接爲姻戚，是極妙了。而况妹子匹配與他，也算不辱沒我家門第。」洪錦雲此時在旁，這纔明白，却是又羞又喜，低首無言。心中暗道：「怪不得那日席上李夫人那種光景，就是他前日的厚贈與徐夫人等語帶雙關，原來其中有這些緣故。想我母親既將我許與李家公子，不必說門當戶對，就是他那一表人材，出落得堂堂出衆，也算奴終身有靠了。想至此，不覺更加羞態，只得低垂粉頸，手理羅衫，靠著篷窗遠看水色。正是一家骨肉欣喜還鄉，以爲風送一帆，直至滄州，安然無恙了。那知洪錦雲遭時未遇到了維揚，又鬧出一場大禍險些兒將性命送在揚州。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史逵是那日被李廣大鬧相府，討出洪錦雲。史逵又被錦雲丟在地下，身受微傷，心中好不懊悔。只切齒恨著李廣多事，却又無法可想，只得暫且忍氣，將傷養好，再作商量。過了半月，傷已全好，又想起前事，因與萬事通道，可恨小李那廝，怎麼設個法兒出了我這場悶氣。萬事通道少君且自寬心，門下早已設想在此，不過聊施小計，管叫他性命難存，畢竟萬事通道想出什麼計策去害李廣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史相府設計害英雄 玉皇閣乘醉捉妖魅

話說萬事通道因史逵切恨李廣打破他的好事，要設計害他，以消心中悶氣。萬事通道就想了一條計來，因與史逵說道：「少君門下却有一個借刀殺人的妙策。此地湧金門外西湖旁邊，有一伏魔菴，地方却極幽雅。菴後有個玉皇閣，那閣上有個妖怪，非常利害。到了夜半就出來吃人。菴內和尚不知請了多少有法術的人去捉妖怪，總未將他捉住。現在菴內到了日落的時候，衆和尚就不敢出來。門下想要害李廣，必須借這個地方去害他。那少君停一二日，可先親往

他家去拜，就說前去謝罪，然後再去請他。彼此來往熟了，便約他至伏魔菴，觀看西湖風景，將他誘至那裏，再用言語激他，叫他自投羅網。前去捉妖，必爲妖魔所害。那時少君的氣也可消了，前仇也可報了。我又不落害人的名，他又送了性命，豈不面面俱到。史達聽罷，搖頭拍手，連稱妙計。道：我就依你這樣辦法便了。隔了一日，就與萬事通去拜。李廣這日午後，正在書房悶坐，因洪錦去後，甚是無聊，忽然見書僮拿着兩封簡帖，走進來，問道：西隣史公子與萬事通前來拜訪，說是有話同少爺說，務請少爺相見。李廣聞報，心中暗道：這可奇怪，我與史達向來不會來往，他今日前來拜我，難道被我打出交情來了不成？因叫書僮出去相請，書僮便答應出來，將史達萬事通二人請至廳上。李廣迎接出來，彼此行了禮，分賓主坐下。書僮獻上茶，史達開口說道：那日小弟無知，貪戀美色，假冒大名，聚衆行兇，有累我兄氣惱，諸承訓誨，銘感難忘。本擬早日趨前負荆請罪，爭奈小弟日來爲賤恙所累，不使出門，今特奉家祖母之命，特來拜謝，還望吾兄不咎既往，大度包容。小弟以後當時常領教。李廣見他來意甚殷，便趕著讓道：吾兄說那話來，舊事久已丟開，令祖母也未免過於客氣，就是小弟在前日誤鬧華堂，也是一時氣憤，不免多多得罪，還望吾兄於令祖母太夫人附罪纔好。史達道：此皆是小弟自取之咎，於我兄何尤？以後當彼此永釋前嫌，小弟就感謝不盡了。李廣道：難得吾兄見義勇爲，知過必改，實是欽佩。當即留史達便酌，史達也不推辭。於是三人淺斟低酌，直飲至月上花梢。史達與萬事通纔告別回去，李廣也送至門外方回。當下進了內室，李夫人一見，便道：史達與萬事通今日爲何到此？吾兒又爲什麼留他們飲酒？史達不過是個無用公子，倒也不必防他。那萬事通却刁詐異常，切不可與他親近。李廣便將史達親來謝罪的話說了一遍。李夫人道：或者他經了一番羞辱，自己知道愧悔，痛改前非，也未可料。既然如此，我兒就不可却他了。李廣唯唯答應，停了一刻，告別出來。次日史達即備了一簡帖，着人來請李廣飲酒。李廣又去稟了夫人。李夫人道：既然他來請你，這是禮尚往來，我兒倒不可却他盛意，就去走一遭。早些回來便了。李廣當即辭別夫人，帶了小使，竟往史家赴宴。這日史達與萬事通尤加謙遜，直飲到杯盤狼籍，月影橫窗，纔各散席。自此之後，你來我往，也不止一次。光陰迅速，離李廣大鬧相府之日，已是整整一月。這日史達又想起前事，因與萬事通道：老萬，你可會記得前月今朝，是小李大鬧之日，此仇究竟何日可報呢？萬事通道：今日便可安排，只須如此如此，可使他性命難保了。史達大喜，一面使人去伏魔菴預備酒席，一面就與萬事通親赴李府，却好李廣正在書房與徐氏兄弟講經史。一見史達萬事通前來，當即起身迎接。史達萬事通又與徐氏兄弟通了姓名，大家坐下。書僮獻過茶，史達便道：小弟因今日

天氣清和。特地前來奉約。吾兄往西湖一遊。領略湖光山色。不知吾兄尚可屈駕麼。李廣道。當得奉陪。史達又道。二位徐兄若不以小弟愚蠢。一往同遊。更是萬幸。但不知二位徐兄肯引小弟爲伍麼。徐氏兄弟見他來意甚殷。又聞李廣說他已知悔過。當下亦復欣然答應。李廣便命人備了三匹駿馬。一齊出了書房。上得馬來。直望西湖而去。到了西湖。果然見山色湖光。甚爲悅目。又且時值暮春天氣。花紅柳綠。頗有可觀。先在沿湖觀賞了一會。史達便請他到伏魔菴小坐。李廣等進得菴來。却又是紺宇雕牆。茂林修竹。實是幽雅僻靜。李廣徐氏兄弟頗爲欣悅。到了方丈。當有住持僧迎入。獻上茶。通了名姓。此時日已晌午。史達即令擺酒。住持僧答應。當即幫着招呼。將酒擺上。史達便邀李廣等入座。真是山珍海味。說不盡美味佳肴。五個人遞盞傳杯。歡呼暢飲。吃了好一會。依然日未銜山。史達便暗自着急道。看酒席已完。他們就要回去。怎麼能夠等到天黑。叫他捉妖呢。萬事通見他那種侷促不安的情形。已料他心中的話。便帶笑說道。吾看各位少君。雖是暢飲。但吃這悶酒。殊覺無味。或是各賦一詩。或是行兩條令。藉助酒興如何呢。李廣當下說道。這到頗有興致。我們就行個擊鼓催花的令罷。萬事通見他那說道。還是李少君豪興勃勃。真不愧爲才子英雄。違令者當罰三大觴。衆人答應。即刻折了一枝碧桃花。又去大殿上搬了一面鼓來。萬事通就將花遞給李廣道。就從李少君起。周圍一轉。花在誰人的手上。那鼓聲停了。便飲酒一杯。違者罰依前數。於是就命住持僧起鼓。李廣將花送來。遂團團的送了一會。却好萬事通將花接過。那邊鼓聲停住。萬事通飲了一杯。那邊鼓聲又起。由是傳遞了十數遍。大家各不相偏。所飲的酒。也不相上下。此時已日過花梢。將近夕陽西下。萬事通便開口說道。各位少君。且再飲一杯。也好進城去了。李廣不知是計。便欣然說道。爲時尚早。此時斷不會關門。我輩酒興正濃。何可就走。再飲少時。却又何妨。只見那住持僧上前說道。非是小僧相促。諸位公子。那有所不知。只因小菴後面玉皇閣上。近年出了妖怪。日落之後。便要出來吃人。小僧也會請人捉拏。奈妖怪利害非常。雖廣有神通的法師。皆捉他不住。因此小菴一到日落。便各處關了門。不敢出來。諸位公子。那還是聽萬先生的話。早些進城最好。徐氏兄弟一聽此言。便促李廣道。大哥。既是如此。我們只宜早走爲是。何必在此耽驚呢。李廣奮然說道。賢弟。你們忒也膽小。諒此小小妖魔。却有俺在此。還怕他吃了你們不成。萬事通聽着此言。便趁勢用話激道。李少君倒也不可小覷。聞說那妖魔委實非常利害呢。徐氏兄弟也竭力勸阻。叫他早些進城。史達也道。吾尚不知此地有怪。早知如此。我們也不來了。因道。李大哥。我們還是走罷。李廣聽言。好生不服。便道。諸君害怕。請即先回。我今夜便去捉妖。看他怎樣。奈何我並非我李廣口出狂言。雖在千軍



萬馬之中我也分毫不怕。諒此小小怪物，又何足懼哉！李某若不將妖怪捉住，誓不進城。諸君且請先回，不要有累懼怕。徐氏兄弟道：「大哥既不進城，弟等安能獨往？」史達也假自說道：「李兄既負此豪氣，小弟等焉敢失陪。」相與靜候。大力捉妖便了，話休煩絮。到了二更將盡，李廣乘着酒興，便去玉皇閣準備捉拿妖怪。等了一會，毫無動靜。李廣便伏在神案上面，假寐片時，纔算睡着。忽聽起一陣狂風，只吹得毛骨皆豎。李廣從夢中驚醒，說聲不好，便跳起來，四面一看，只見從窗外跳進一物，手執鋼叉，望李廣撲來。不知李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李廣降妖得鎧甲 洪錦被盜劫箱籠

話說李廣在玉皇閣伏案假寐，約至三更光景，忽聽風聲起處，只刮得飛沙走石，毛骨悚然。李廣從夢中驚醒，舉目觀看，但見從窗外跳進一物，頭如斗大，眼似銅鈴，口如血盆，牙如利劍，披着一頭亂落紅髮，却勒着一道束髮金箍，手執鋼叉，狀貌猙獰，飛舞跳躍，直望李廣撲來。李廣一見，按定心神，手持寶劍，等那妖魔來得切近，大喝一聲道：「何物狂妖，敢來作祟，不要走！」吃我一劍，說着便劈面砍去。那妖怪也覺大怒，只見他兩眼圓睜，一聲大吼，便舞着兩股鋼叉，迎面刺來。李廣舉劍相迎，當頭便斬。那妖怪將身一轉，跳在旁邊，大聲說道：「好李廣，俺與你並沒冤仇，爲什麼無端佔我安身之處？平時任你作威作福，今日有俺在此，管教斷送殘生。」李廣聞言，心內暗道：「可煞奇怪，怎麼妖魔也會說起話，而且曉得我名字，莫非不是妖怪，或是史達那廝暗使人把我算計，我且不管他，俺只憑這龍泉寶劍，除他便了。」一面想罷，當即飛起寶劍，便望着妖魔砍去。那妖魔舉起鋼叉，又急架相迎，劍往叉來，約鬥了一個時辰。李廣畢竟非妖魔對手，只殺得氣喘吁吁，渾身是汗，意欲逃走，却又無處可逃。心下一急，忽被蒲團絆住，跌落在樓板上面。那妖魔一見大喜，便撲上前來，張開血盆大口，要來吃李廣。纔至前面，忽見李廣從頭頂上放出一道紅光，那妖怪一看，回身就走。你道這紅光是那裏來的？原來李廣是上界武曲星臨凡，將來有一番偌大的事業。這個妖怪如何能傷害他？李廣被蒲團絆倒在地，他又見那怪撲來，他心下一急，這道紅光便從泥丸宮放出來，就將妖魔嚇退。此時李廣見妖怪從樓窗中跳出去，他也一翻身爬起來，提着了寶劍，也從樓窗上平跳下去，追趕妖魔。追了一會，趕到一所空院，只見那妖魔掉轉臉來，望着李廣一聲吼，直向柳樹叢中跑去。李廣也趕了過來，趕到切近，但見那妖怪一翻身跳入柳陰下，那口枯井裏去了。李廣一見，大聲喝道：「原來你的巢穴在此，你會下去，俺豈不會下去捉你？」說着正要望下跳，忽聽背後有人喊道：「武曲星君，休得猛浪，速速轉來。」李廣聞言，頗爲詫異，因掉轉臉來，只見一人，道家裝束，倒是骨秀神奇，俱着仙

家氣概。李廣看罷，喝道：「你是何人？難道是那妖怪化身麼？俺姓李，名叫李廣，俺又不是姓武，你叫武曲星，却是何人？遠速明言，可知我這寶劍利害麼？」那人聞言，躬身笑道：「星官休怒，聽我一言。這井中並非是妖，乃是星官的盜甲。君如不信，請自觀之便了。」說着，將大袖向井中一拂，望下面說道：「柳仙何在？速將武曲星盜甲交明，便可回山繳令，勿得有誤。」話猶未了，只聽井中一聲答應，登時送出一個衣包。李廣一見，復又喝道：「妖來也！提起寶劍便要砍，那人趕着攔道：『星君不必動手，此實非妖。那包內係星君鎧甲，只見柳仙恭恭敬敬，將衣包送了過來。』李廣接過問道：『但是只盜甲何人送我？尚望言明。』」那人道：「這柳仙是奉純陽祖師之命，特將盜甲送君，將來建立功勞，同保大明天下。我還有一個手卷送你，如遇英雄豪傑，俠客劍仙，這手卷中現出眞容者，便可與他結爲兄弟。日後同立奇功，富貴功名俱在卷內。仙機却不可洩漏。君須好自爲之，還有一言。」史劉二姓時存奸計，欲害星君，今日之事，卽爲他年的引線。現在須避其鋒，將來便可在他二人身上建功立業。此去揚州不遠，可往那裏會合奇緣，不可自誤。切記切記，說着，將手卷送過來，交與李廣。李廣接在手中一看，却不甚大，祇有五寸長短，上面有黃綾裹就，裝璜精緻，實有可觀。當卽存在袖中，復與那人斂容說道：「今承見教，想是一個仙翁了，但不知尊姓大名，尚乞見教。」只見那仙翁答道：「我非旁人，乃西方太白金星是也。」李廣聞言，趕着倒身下拜，叩頭謝罪，說：「肉眼不識星君蒞止，多多得罪，得罪。」尚望寬容。太白金星笑道：「不知不罪，方纔所言，君須切記，不可忘却。後會有期，就此去也。」說罷，大袖一拂，飄然而去。李廣上前正欲挽留，被柳仙一推，跌倒在地。開眼看時，却仍然臥在樓上，仔細想來，却是一夢。再望旁邊一看，果見一個包袱，擺在那裏，又向袖子裏一摸，那手卷却放在袖內，心中驚喜非常。再看案上殘燭猶明，他遂卽爬了起來，走到案前，就着殘燭餘光，將袖內手卷取出，打開觀看。但見上面現出五個人來：第一個粉面朱唇，戎裝戎服，就是自己；第二個儒巾儒服，分明是好好先生徐文炳，挺肩站着；一人是文炳胞兄文亮，滿臉的儒雅風流，却也是戎裝戎服；李廣心中疑惑，他本是儒生，怎麼扮作武家裝束？難道他日後還要棄文就武麼？第三、第四便是驚鵞臉洪錦、煙葫蘆胡達，底下就不見形迹了。李廣好生歡喜，趕着卷起來，仍然放在袖內。此時天尚未明，就伏在案上假寢片刻，等到天明，再行下樓，再說徐氏兄弟在方丈裏面坐聽了一夜，擔着無限的驚憂，直到天明，見李廣仍未下樓，心下好生着急。那史達萬事通二人到了天明，見李廣並未出來，心中却是大喜，以爲李廣必爲妖魔所害。四個人存着兩樣心，正在那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忽見李廣從從容容，一手提劍，一手提包，走了進來。那徐氏兄弟見了，自然轉憂爲喜。那史達萬事通二人，不但是轉喜爲憂，並且嚇得

魂飛魄散。李廣進了方丈。徐氏兄弟便問他妖魔情形。會否捉住。李廣便將夜中光景。妖怪模樣說了一遍。因道：「你們當着他真是妖怪麼？原來他特來送盜甲與我的。這包袱內就是我的盜甲。那史達萬事通聽說此話。連臉多嚇白了。趕着上前去說道：『佩服吾兄真好膽大。此妖一除。不但吾兄得一副盜甲。就是這菴內也除一害。』李廣聽說。望着史達冷笑一聲道：『史世兄以後打聽得那裏有妖。多舉薦兩次。好讓小弟捉個快暢。多得兩副盜甲。小弟却不怕他害我。』世兄記清了。不要忘却。舉薦兩句話。把個史達萬事通說得頓口無言。站立一旁發怔。臉上却是嚇變了色。李廣對看着。實是好笑。因拉着徐氏兄弟道：『俺們走罷。』又與史達說道：『改日遇有捉妖的所在。我們再會。』昨日多擾了。說罷提了包袱。與徐氏兄弟出了菴門。上馬進城回府。到了自家府內。家中小使紛紛出來說道：『公子爺昨日那裏去的。』老夫人等了一夜。速速進去見了老夫人。讓他老人家好放心罷。李廣趕着進去。見了李夫人。却好徐夫人也因兒子未回。過來訪問。李廣便上前都請了安。又將玉皇閣捉妖得鏝。遇着太白金星。叫他與徐氏兄弟同到維揚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李徐二位夫人纔把心放下了下來。接着徐氏兄弟。知道母親在此。也就進來請過安。同李廣齊至書房。互相議論道：「此一番足使史達那廝膽碎了。三人歡喜無限。由此就准備整頓行裝。去往揚州遊覽。過了有十日光景。三人便辭別了。各帶書僮。揚州去了。不在話下。史達自李廣出了菴門。過了一會。驚疑始定。只得同萬事通回轉家中。這也不必細表。再說洪錦帶着母親妹子。由杭州開船。望滄州進發。這日船過維揚。船泊下來。洪錦便叫船戶。上岸打了些酒。獨自開懷暢飲。吃得酩酊大醉。也是洪錦遭時未遇。只因酒醉。又鬧出一件事來。原來有個鑽艙的惡賊。姓牛名洪。渾名黑夜鼠。專在水面上鑽艙打劫。這夜偏生來到洪錦船上。見船上下人等。睡得肅靜。牛洪心中大喜。登時將悶香燒起。匿足潛蹤。鑽入艙內。傾箱倒籠。將所有的衣服銀兩。偷得個乾乾淨淨。只留些隨身衣服鋪蓋而已。此時無一人知覺。等到天明。船戶起來預備開船。只見艙門大開。趕着將洪錦喚醒說道：『艙中失竊了。客官速速起來。』洪錦聞言。趕着起來一看。所有箱籠物件。都偷完了。此時洪夫人也起來。見那箱籠內衣服銀兩。全行失去。這一急。推開篷窗。望河裏便跳。欲知洪夫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縣令糊塗諱言盜賊 英雄困厄怒殺土豪

話說洪錦被鑽艙賊牛洪竊去箱籠內銀兩衣服。次日天明。經船戶喊醒。洪錦一見。大驚失色。洪夫人更加着急。因哭道：「這怎樣好在杭州被難。還虧李公子仗義疎財。贈了川資。使我們還轉鄉裏。現在又遭賊盜。偷去銀兩。那裏還有個

李公子那樣好人，眼見得一家三口死在目前，我還有什麼指望，不如死了乾淨。說着，開了蓬窗，望河裏便跳。洪錦雲趕着上前一把扯住，也哭着勸道：「娘何必這等着急呢？失了銀兩物件，也可追得回來。現在可趕緊尋了客店，一面住下一面寫了失單，叫哥哥進城去報與地方官知道，請他捉賊追贓，總有一個水落石出。娘拚着一死，就算抵了失去的銀兩不成。況且娘這一死，哥哥豈不急煞？女兒又靠何人？娘試想想看，女兒的話是不是？洪夫人聽說纔算稍好。洪錦雲趕着叫船戶找了客店，同母親妹子到客店內暫住下來。當下就向店主人借了一枝筆，開具了失單。又問明了店主，江都縣衙門的路徑。這店主姓費，排行第五，人都叫他費五，却生得刁詐萬分。今見洪錦雲被竊，要去縣裏報案，只疑惑他與縣裏有些交情，因此頗爲殷勤，明白的說好了路徑。洪錦雲失了失單，直望江都縣而去。逢人詢問，一會子又到縣衙，却好江都縣值升堂理事。你道這江都縣姓甚名誰？看官聽我講來。便知道這江都縣姓胡，單名一個圖字，也是捐納出身，全仗着鑽狗洞，啞屁眼，巴結大老官，這纔謀得一個江都縣缺。到任已有一年，一概公事民情，全不理問，只曉得要錢，唯恨錢眼小，錢眼大些，他便鑽了進去，却又糊塗非常，無論是何案件，只要有錢到手，他也不管人家冤枉，他便硬斷下來，實做成個有錢則生，無錢得死。本地紳士也會告發他數次，爭奈他在上司面前將民間弄來錢，全送在那裏，因此告他不動，也合該洪錦雲倒運，被了竊，還遇着這位糊塗官。當時洪錦雲見胡知縣坐在堂上，他便向公案前跪下，先將被竊情形，申訴一遍，然後將失單呈上，只見胡知縣坐在堂上，把眉頭一縐，望下說道：「呔，好沒來由，爾可知此地自從本縣到任以來，從未有個賊盜，你今前來報竊，就是要詐訛本縣麼？本縣是一清如水，沒有給你詐的道理。洪錦雲聞言，暗道：「那有這樣糊塗人能做知縣，實是可笑。因道：「縣太爺不要動怒，俺是官家子弟，從來不會聽說的。在地方官面前報竊，就是要訛詐地方官的，難道沒有被竊，還來撒謊麼？」胡知縣聽說，又道：「據你這等說法，不是訛詐本縣，那一定是被賊偷了。既是如此，本縣問你這個賊姓甚名誰？你可將他交來。本縣代你重辦。」洪錦雲聞言，真個急煞，暗想：「天下那裏有這等糊塗蛋，也配做官？俺洪錦雲真是遭時不遇了。因又辯道：「俺若知賊之姓名，我自會將他懲辦，何必交把與你。我且問你，既爲一縣的父母官，也是朝廷一個七品官，怎麼這等不明道理？譬如縣太爺做了過客，途中被劫去銀兩，我做本處的知縣，你將竊案來報，我回你這等話，你還是將賊人送來與我，請我代辦，還是要我結你出差捕獲竊賊追贓呢？」縣太爺請說罷，胡知縣被洪錦雲問了這番話，却是無言可答，只得老羞成怒，將驚堂一拍，大聲喝道：「好大膽的狂徒，膽敢辯駁本縣，速替我趕出去。此時值堂書吏見他鬧得不成事體，因上前說道：「稟太爺，這捕賊追

賊是太爺分內的責任。若說要失主交出名姓，獲拿到案，那還要太爺做什麼呢？況且太爺爲民父母，民間有了盜賊，必然百姓受害。太爺能出差捉住了，重辦起來，也是太爺勤慎從公，爲民除害。等到太爺任滿之後，那些百姓大感太爺的恩德，也還要公送的。萬民傘幾把，德政牌幾扇，萬民衣等，設若太爺升了他處，萬一遇有參處，還可以將這公送的萬民傘衣，拿去抵銷。這言何等光輝，何等體面。倘連這小小的竊案，不但不給人家出差捕獲，這要叫失主指出名姓，這句話將來傳說開來，太爺想想看，那個聲名兒好不好呢？據我書辦的愚見，太爺是要准他捕獲的。胡知縣聽說，捻着鬚沉吟良久，纔望值堂書差說道：「此案是要本縣給他出差捕獲，不應該叫他指出姓名，交出賊人。既如此說，那就是本縣代他標差，叫他好好的下去候着。洪錦這纔退出，回到客寓，將以上的話對着母親妹子說了一遍。洪夫人小姐聽說，又是好笑，又是好氣。由是住在客寓，等縣裏捕賊追賊，隔兩日，便去縣裏催一次，連催了七八次，足足等了一個多月。那裏捉到個賊，追到個賊，看看房飯無資，日食難度。加之店主人費五，又是刁惡之輩，見了洪錦那等光景，房飯錢更是日不能少的。始則被費五逼不過，還拿些舊衣舊服去典當，裏質變些錢，以抵房飯。久後的連衣服都當盡了。洪錦實在愁悶，又無處向人告貸，只是短歎長吁，愁眉不展。這日正是悶極了，便出了店門，隨步走上街頭，沿途去逛，却好走到教場，但聞人聲鼎沸，熱鬧非常。四面一瞧，有玩耍的，也有變戲法的，也有擺書場演說盲詞的，還有賣水菓下餛飩賣許多食物的，多多少少皆在那裏借以混錢。洪錦看罷，猛然觸起一樁心事，暗道：「俺洪錦顛沛流離，至於此極，與其坐困客店，日食不敷，何不在此想一變通之法，混幾個錢貼補，有何不可？」心中想罷，便向衆人拱手拱了手，帶笑說道：「在下姓洪，本是滄州人氏，只因帶了母親妹子回籍，道經貴地，夜遇鑽船惡賊，竊去銀兩，雖曾經告官報案，求代捕賊追賊，爭奈一月餘，人賊未獲，俺的母妹現住招商客店，房飯難措，俺借貴地打兩套拳法，借個光，望諸位仁兄公子，隨意兒援個手，幫助幫助，話纔說完，那些看客多已團團的圍了一轉。當下洪錦便使開架落打起來，只見他三四下左五右六，先打了一套，然後又將那雪花蓋頂、枯樹盤根、獨虎歸山、雙龍出水各種架式，真正耍得風雨不透，只見他兩只拳頭，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將他身子多遮蓋起來，看不清楚了。那些看的人，誰不喝采，都道：「好拳法，因此丟錢的却也不少。」霎時地下已堆了許多。洪錦看見，心中暗道：「照此辦法，我母妹三人，也可度日子了。」遂灣着腰，將錢拾起來，收在腰內，復來再耍。纔把架落擺門，只見人叢中走進二人，但見他腰佩寶劍，暴眼濃眉，凜凜身軀，堂堂一表，是個武生打扮，還跟着一個小使，站在背後，他却叉手而立，側目而觀。洪錦見了，以爲他是個作家，便抖擻精神，又

耍了一套。那裏曉得武生未來之先。那把錢的了倒實在不少。自從他進來了。却沒有一個人把錢。你道這是爲何呢。原來這武生姓馬名驚。是本縣一個武舉。爲人凶橫異常。江湖上賣藝的人。若來經營。必要先送個帖子。到他那裏。每日還要些錢。他就許在教場內營生。倘不如此。就是有人把錢給他看見了。不但不許賣藝的。在此還要與那把錢的淘氣。因此看的人見他來了。就沒有一個把錢的。洪錦那裏知道。一套拳耍過。正要忙向衆人去討。只見那馬驚大聲喝道。你是何人。敢在此地賣弄武藝。可知俺那裏還未掛號。何能容你在此稱能。洪錦聞言也怒道。你這廝如此言語。未免欺人太過。俺賣俺的拳。却干你甚來。馬驚聞言更是大怒。喝道。好大膽的狂奴。此地沒有你站的地步。你等耀武揚威。向誰說道。說着。就將腰間佩的寶劍抽出。向洪錦砍來。洪錦一見大怒。說道。反了皇帝家地方。怎能容你這廝擅作威福。說着一個進步。搶到馬驚跟前。一抬手將馬驚的寶劍奪了過來。趁勢就是一腿。馬驚躲讓不及。當時跌落塵埃。洪錦舉劍就砍。畢竟馬驚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惹飛災洪錦下死牢 設毒計費五賣孤女

話說洪錦將馬驚打倒在地。搶一步。按住馬驚。手起劍落。頓時將馬驚砍死。那些看的人。一齊喊道。殺死人了。馬驚的小使便走上前來。扯住洪錦。不肯放手。洪錦又手站立。怒聲說道。諸位勿怕。俺洪錦也是個堂堂的丈夫。俺既然將頑徒殺死。俺還跑了不成。一人作事一人當。但請你們衆位。將我領到公堂。俺去首告便了。若還衆口喧囂。不要怪俺目中無人。指劍亂砍。那些衆人中有那怕事的。早已溜之大吉。那好事的。就開口說道。一人作事一人當。纔算是個好漢。既如此說。我們就帶着你到縣裏去。讓你首告。此時本坊地保曉得出了命案。也趕着前來拘拿兇手。一聽洪錦要去。縣裏首告。他便邀了見證。同着洪錦一齊去。到江都縣衙當時。胡知縣一聞此言。直嚇得魂飛天外。即刻升堂。傳拿兇手。那知洪錦已站在堂上。便將始末根由說了一遍。直供不諱。胡知縣又傳了伺候。去教場相驗。少刻到了教場。只見馬驚的家屬環跪地上。叩求伸冤。胡知縣准了狀詞。又喝令仵作相驗。少時據報。委係被劍砍死。胡知縣填了屍格。當時命屍親收殮。他便打道回衙。又將見證傳上堂去。問了一遍。直供不諱。却與洪錦首告的口供大致相符。胡知縣一面命將洪錦先行收監。一面辦文書通詳上憲。專待上司回文。便好按律治罪。按下慢表。且說洪夫人與小姐坐在客店。日已向午。不見洪錦回來。正是懸望。忽見費五匆匆的進來。望着洪夫人說道。禍事不小。你家兒子在教場裏打賣拳法。不知爲甚事。將本地一個武舉馬驚殺死。現在你家兒子已被縣裏收入監了。眼見得要抵償。不能活命的。洪夫

人與小姐一聽此言。只嚇得膽碎魂消。面如土色。不覺放聲大哭道。蒼天呀。爲什麼我洪氏一門盡遭奇禍。在杭州的時候。幸虧李公子搭救。助贈川資。實指望從此回鄉。安然無事。又誰知半途遇賊。偷去了衣服銀兩。只落得坐困招商。日食難度。爲何我這老不死的苦命。眼見了許多奇禍飛災。今日這逆子。又殺死馬驚。收入監獄。叫我們母女兩個。怎生是好呢。絮絮叨叨。敲胸拍桌。哭了一會。費五在旁見此光景。陡然想出一條毒計。便假猩猩的向前說道。老夫人與小姐在此哭也無益。終要想個法兒。救出你家令郎纔好呀。洪夫人道。店主人。我這一個老婦人。叫我有什麼法想呢。費五道。我到有個法兒在此。我們這鈔關城外范家莊。是當朝宰相范其鸞相爺的住宅。他雖然不在家中。他家內却有子姪。他家那些公子們。專肯濟困扶危。又與本城地方官都有往來。我明日送你到他莊上。你見了他家公子們。哀求一番。請他設個法兒。救你的兒子。他家公子必肯答應。只要他答應下來。你兒子不怕不救出來的。洪夫人聽了這話。便將眼淚拭了拭。先向費五謝道。多承店東關切。便問洪小姐道。你看如何呢。那洪錦雲道。店東的關切。却是極妙。雖然范丞相是當朝的良相。爭奈何我哥哥是親自持劍殺人。即使范丞相專肯濟困扶危。恐怕也不能將有作無去。救哥哥性命。在兒的意見。還要另尋別計纔好。洪夫人道。我兒照你這等說。也甚有理。但是有什麼妙計呢。洪錦雲只得含羞說道。依女兒主見。除非去到杭州。再找李公子。請他內中設法。他斷不能推諉。或爲使用銀錢。將哥哥贖出。也未可料。費五在旁聽說。不等洪夫人開口。便急急的說道。小姐你這話說得太輕了。此是人命重案。只要上司回文一到。卽刻就要按律治罪的。若等你們去到杭州。再使銀錢。將上下衙門買囑。恐怕那時你哥哥已身首異處了。俺費五却無他意。不過大家要好替夫人籌畫這條計策。至於聽不聽。全憑夫人之意便了。兒子是夫人的。我費五何能勉強你前去。我只要把話說到了。也算對得起你們母女。洪夫人聞言。也覺盡情盡理。當時沒法。只得答應。明早同去。費五見洪夫人應允。心中暗喜。卽刻出來。暗暗的與他妻子刁氏說明就裏。又將如何用計。纔可將他的女兒騙了出來。一與刁氏言明。刁氏也是歡喜無限。這一夜。洪夫人與小姐。那裏是人過的日子。真是萬箭穿心。一夜不會合眼。母女兩個。只對着哭到天明。母女兩個。當卽起來。洪小姐出來打了面水。刁氏也跟着進去。幫着洪夫人胡亂梳起頭來。換了衣服。催着洪夫人前去。洪夫人也爲救子心重。連點心都沒吃。就分付了女兒一聲。爲娘的去走一踰。看是何如。再作計議。又囑託了刁氏。照應着女兒。洪小姐此時見母親急於要去。也不便深勸。只得哭着說道。娘此去。如何可行。便早早回來。免得孩兒盼望。洪夫人答應。當卽出了店門。同着費五一齊前去。走出鈔關城。實在是不能走了。只得在沿

河旁邊柳陰下面一塊石頭上，坐下來暫歇片刻再走。那知費五這個殺才，就趁此時要送洪夫人的性命。只見他先望河中一看，覺得那滾滾清波，實是有趣。當下心中暗喜，又望了望前後無人，便向洪夫人佯指說道：「那裏來的這陣飛鴉，洪夫人不知他有心相害，便即回頭一看。」那費五就給他個冷不隄防，手一抬，便將洪夫人推入河裏去了。費五見洪夫人已經落水，便趕着一口氣跑回店中，對着洪錦雲說：「小姐真是禍不單行，你家老夫人走到城外，不知怎的跌了下來，當時就昏了過去。我只得請了個村媪在那裏看着，因此急急回來，告訴小姐知道，須得快去一看。」好作主意，洪錦雲也不知費五有計，只嚇得膽落魂消，不問根由，扶着刁氏，也不管拋頭露面，偕着費五趕着出城去。可憐他三寸金蓮，怎生走法，只得慢慢的挨着走了。費五此時又假意說道：「小姐你這樣走法，走到何時纔得出城，不如我給你喊頂轎子，請小姐坐了，讓他抬着好去得快。」洪錦雲那知費五暗算，當即答應，費五便喊了一頂轎子，洪小姐上了轎，費五將轎帘放下，轎夫抬上肩，飛奔而去。你道費五將洪錦雲騙往那裏去了？原來離揚州六十里，儀徵城外有個財主，曾經做過教諭，姓王名清，他因夫人崔氏不能生育，便想買個妾，生育子息。這日費五夫婦，就帶同了轎夫，一直將洪錦雲抬至王清家內，賣了一千兩銀子。他夫婦二人，也不回揚州，就帶着一千兩銀子，逃往他方去了。那知王清一見洪錦雲生得千嬌百媚，當日就要與他成親，多虧崔氏夫人賢得見洪錦雲一副大家舉止，不似小戶人家的女兒，便問了洪錦雲的家世。洪錦雲便一一告訴明白。崔氏夫人大為嘆息，便立意不准王清沾染，又將洪錦雲認爲己女，使王清斷了想頭，爭奈王清是個好色之徒，又化去千兩身價，心中實是不甘，時刻想來苟合。所幸素來懼內，只要崔夫人一聲喝斷，他就再也不敢抬頭。因此洪錦雲纔得保全了名節。這日崔夫人偶爾出外，洪錦雲獨坐房中，王清打聽得夫人不在家，便急急走了過來。洪錦雲一見，竟已嚇得魂不附體，只見王清笑嘻嘻的走上前來，向着洪錦雲調戲。洪錦雲始則曉以大義，繼則動以危詞，那知王清慾火如焚，便趕上前來擁抱，畢竟洪錦雲怎樣保全名節，如何處置王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隨波逐浪老母重生 劫獄翻監英雄遇救

話說王清知道夫人崔氏出外，便來調戲錦雲，正欲上前擁抱，合該錦雲不被他污辱，却值崔氏回來，聽得房中有戲謔之聲，又聽得有拒絕之聲，崔氏說聲不好，必又是老不知廉恥的進房調戲那女子了。一面想，一面大踏步搶了進房，只見王清嘻皮笑臉，向着洪錦雲百般戲謔，心中已是怒不可遏。洪錦雲正在沒法，已急得兩淚交流，拚命拒絕，警



見崔氏進來。如遇天神相救的一樣。趕着大聲喊道。娘快來叫義父出去。女兒實在怕他極了。崔氏聽說。潑聲罵道。你這老猪狗。老殺才。天下那裏有你這等老不知廉恥的老東西。我不過纔出去一會子。你就變了樣子了。罵聲未完。王清已垂頭喪氣。一溜煙滾了出去。崔氏夫人怒猶未息。還是洪錦雲勸了兩句。纔算不罵。因此崔氏知道將洪錦雲留在家中。終非久全之計。就在對門另覓了一所淨宅。瞞着王清。將錦雲送往那裏居住。又派了兩個使女前去伏侍。每日三餐。由本宅送過來。一面給他各處探聽他母兄的信息。由此洪錦雲纔得安身。暫且住下。這且慢表。再說洪夫人自從被費五推落河內。可憐隨波逐浪。順水淌至一處。也是他命不該絕。得遇救星。偏偏碰在一隻船的舵上。船中坐着一位英雄。正在那裏無事。斜靠蓬窗。閉看煙波風景。忽聽水中有呼息之聲。再望水內細瞧。見船舵上絆着一人。當時即叫舟人去救。船中水手聽說。立刻下水撈救起來。放在窗外。那英雄出艙觀看。見是一個半老的婦人。趕着叫舟人快煮了姜湯。頻頻灌下。一會兒。洪夫人甦醒過來。睜開二目。見身在船中。因歎了一聲。說道。我這已死的難婦。蒙那一位仁人君子。救了我這苦命殘生。那英雄聽得親切。知洪夫人已然甦醒。立刻叫舟人請進中艙。細問他如何落水。洪夫人走入艙內。那英雄見着他身上衣服。俱是水淋淋不住的滴水。又喊船家道。你趕緊將你家眷的衣服。取兩件出來。帶這老太太去換。該多少錢。俺償你便了。那船家即將洪夫人帶入後艙。換了衣服。這纔出來拜謝。洪夫人拜謝已畢。坐在一旁。但見那位英雄生得頂平額闊。齒白脣紅。一道八字眉。兩只秋波眼。帶一頂素白將巾。穿一件白羅綉襖。真是堂堂一表。美容郎君。洪夫人看時。暗暗稱羨。只見那英雄慌忙立起。深深一揖。說道。小姪有眼無珠。多多得罪。既據伯便。二目流淚。哽咽着將以上情形。細細說了一遍。那英雄慌忙立起。深深一揖。說道。小姪當竭力救他便了。洪夫人也就問道。母說來。如此這洪錦兄。竟是一位英雄。能除民害。令人生敬。伯母但請放心。小姪當竭力救他便了。洪夫人也就問道。公子尊姓大名。租居何處。那英雄答道。伯母。小姪也與洪錦兄。同是天涯淪落之人。祖籍河南人氏。姓傅名喚璧。方因小姪喜穿白袍。人家就喚我爲小羅成。先父曾作山東登州知州。只爲奸臣所害。慘遭落職。一病身亡。先母前年纔經去世。小姪因此忿恨。就與兩個中表兄弟。一喚鑽天龍左龍。一喚入地虎左虎。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在清江登雲山立了山寨。暫時托足。等到奸臣去位。我等再去爲官。現在去到揚州。只因打聽得江都縣是個貪官。要去打劫他倉庫。去做山寨的糧餉。伯母但請放心。小姪等此去。正好將洪錦兄救出。給我們做個幫手。以後伯母就請進山寨。暫且棲身。隨後再作計議。正說話間。忽見岸上跳下兩個人來。一個淡紅面龐。一個焦黃面孔。一樣的包巾箭服。進入艙中。便問

傅壁方道。這位婦人是那裏來的。傅壁方便將始末來由說了一遍。當命他給洪夫人行禮。那兩個不敢怠慢。卽與洪夫人行起禮來。洪夫人趕着扶起。問了姓名。原來就是左龍左虎。傅壁方又將去救洪錦的話告訴左氏兄弟。左龍左虎當下大喜道。如此極妙。但事不宜遲。卽須點起囉兵。改扮行裝。混入城去。以便行事。傅壁方道。甚合吾意。當下就裝束起來。點了五百囉囉。先行分頭暗進城去。都在縣衙左右埋伏。但見頭門火起。便一齊殺進。小囉囉答應下船先去。傅壁方等三人也就辭別洪夫人。要換小船而去。洪夫人復又囑道。三位公子俟將我兒救出。務請順至費五店內。將我女兒救回。老身再爲拜謝。傅壁方等答應。又招呼船戶先行開往壁虎橋一帶僻靜地方。相等等諸事已備了。卽刻跳下小船。飛划前去。船到南門城外。傅壁方等三人棄舟登岸。又叫小船開往便益門相等。原來這些船都是登雲山自造的。吩咐已畢。此時將近黃昏。他三人就混入南門僻靜地方。尋了一個飯店飽餐了飲食。然後走到縣衙左右一帶探望。但見那五百囉囉分散各處。彼此遞了暗號。大家知道。傅壁方等又悄悄的混進頭門。伏在黑暗處所。挨到二更將盡。大家就預備起來。又停了一會。只聽大堂上鼓打三更。傅壁方等卽撇去了外衣。拔出腰刀。就在頭門裏先放起一把火。登時烈焰騰空。火光直透。外面的囉囉看見火起處。一個個手持兵刃。擁殺進來。傅壁方等三人卽刻奔到監院。當先掀開監門。大聲喊道。洪錦兄何在。俺等在此特來搭救於你。此時洪錦正在那裏愁悶。想着母妹不知現在如何。忽聽有人喊他前來搭救。知道是翻監劫獄了。登時應聲答道。洪錦在此。那位英雄前來相救。傅壁方一見搶步上前。只見洪錦將身一聳。所有的刑具全落在一旁。壁方隨卽遞了一把撲刀過去。洪錦接在手中。大聲喝道。有那好漢願出去的。跟着我們同行便了。一聲未完。真個是一呼百諾。只聽那些死囚們齊聲嚷道。俺等皆願隨英雄出去。說着。只聽得噶噠噠的聲響。大家都將刑具掙斷。一擁出來。此時小囉囉也來得不少。就將兵刃又遞給許多把了衆人。大家出得監來。又在監門口放起一把火。然後纔殺至大堂。一路殺入後宅。衆口同聲。不殺盡胡圖縣官一家老少。斷不罷休。此時衙門內。上自幕友。下至差役。那一個不嚇得膽落魂飛。只恨父母少生了兩只腿。跑得不快。却又心嚇慌了。明明的向西跑。他反望東走。連方向都辨不明白了。傅壁方洪錦左氏兄弟。一直殺至後宅。尋到胡知縣房內。但見胡知縣正同着兩個愛妾。在那裏細縛細軟。預備從後門逃走。洪錦首先跨進門。大聲喝道。該死的狗官。你可認得一月前來報竊案的洪錦麼。你平日貪贓枉法。剝削民脂。今日可饒不得你了。說着一伸手將胡知縣抓過來。胡知縣尙要哀求。已被洪錦手起刀落。殺死在地。傅壁方左龍左虎。見洪錦已將胡知縣殺死。卽刻分頭搜尋他的老小妻妾。一

齊殺得乾乾淨淨，然後又將倉庫打開，取了銀子，并細軟物件，各人帶了藏在身旁，又在各處放起火來，纔與衆嘍囉等殺出去。此時參將城守千把各官，俱已聞報，一面飛傳各城門嚴加把守，不許放走一人，一面傳齊兵丁，點了燈球火把，飛身上馬，前來擒獲捉拿劫獄的強人，及至來時，見江都縣已燒得烈焰騰空，紅光照地，城守各官，又喝令人一面救火，一面分頭追趕，兜拿那知傅璧方等殺出衙門，卽同洪錦到費五店中去救洪錦雲，比及到時，見費五店內已搬得空空如也，只得回頭轉來，直望東門殺出城去，走未多遠，但見燈毬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知是官兵到來了，大家便衝殺上去，官兵亦猛力相迎，畢竟衆英雄能否殺退官兵，安然出城，回歸登雲山大寨，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莽頭陀酒樓遇豪傑 奸賊子河岸奪嬌娃

話說傅璧方洪錦左龍左虎，帶領着五百嘍囉等衆，正要望東門殺出，忽見迎面來了官兵，大衆一見，便一齊衝殺過去，官兵雖迎殺將來，終非對手，真殺得東奔西走，甲卸盔歪，城守千把各官，俱各身帶重傷，不能抵敵，洪錦等且戰且走，到了東門，只見城門緊閉，不能出城，洪錦等便舉刀來將城上的鐵鎖砍落，開了城門，大家一哄出去，順着河岸，尋到小船，各人跳上小船，掛起風帆，如飛而去，行到壁虎橋左近，天尚未亮，當時就到大船邊，傅璧方等四人跳上大船，一面命小船趨趕上行，一面將大船解了纜，也扯起風帆，望清江進發，此時洪錦見了母親，說不盡那悲歡離合，洪夫人見他女兒未來，便問洪錦道：「你妹子何故不將他帶來？」洪錦便不敢隱瞞，便說：「費五已去，並不見妹子，現在何方？想係爲費五那廝拐騙，洪夫人聽說，大哭起來，好容易被傅璧方等勸了一會，還允各處找尋，洪夫人纔算不哭，不一日，船到清江，捨舟登岸，進了登雲山大寨，大家安息住下，慢慢的打聽洪錦雲下落，那揚州城內，自洪錦等去後，六街三市，還閉了兩天門，揚州府也不敢隱瞞，只得申詳上憲，將一段偌大的重案，全推在已死江都縣胡圖身上，總說胡圖爲官貪劣，不順民情，諱言盜賊，致有此變，又行了一角例行通捕的文書，過了些時，上憲批下來，撤任的撤任，記過的記過，也就含糊着了，却一件大事，這也不必細表，再說李廣自從玉皇閣降妖，得了鎧甲，過了兩日，便與徐氏兄弟同往揚州，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到了鎮江，却值端陽令節，鎮江大鬧龍舟，他三人便捨舟登岸，尋了客寓，住了下來，一來要遊覽江山勝景，二來要看龍舟佳會，等過了午節，再行渡江，到了端陽令節，果然見江面上有數十隻龍舟，皆是彩畫鮮明，旂分五色，往來飛舞，鑼鼓喧闐，那岸上的遊人，說不盡綠女紅男，爭先快靚，真個是卽時行樂，娛目騁懷，李廣等看了一回，便走到沿江一座酒樓，欲上樓飲酒，這樓造得金碧輝煌，要算鎮江第一，李廣抬頭一看，見樓上橫

着一方金漆匾額，上寫着五個堆金大字，是江天一覽樓。三人便走上樓來，當有酒保迎着招呼坐位。李廣就揀了一個座頭，正對着金焦兩山。三人同坐下來，旁邊酒保將酒菜擺上來。三人入坐，小飲起來。正飲之時，猛見迎面桌上坐着一個頭陀，但見江景，覺得頗為爽快。一會子酒保將酒菜擺上來。三人入坐，小飲起來。正飲之時，猛見迎面桌上坐着一個頭陀，但見他亂蓬蓬一頭黑髮，直披到眉毛上，束着一道紫金箍，有個月牙兒在腦門按定，一雙怪目，兩道濃眉，大鼻樑黑口，身穿一件老布緞衣，下拖着兩隻大袖滿臉的英雄氣概，一身的壯士形容，低着頭在那裏狼吞虎咽，只聽得一會兒添酒，一會兒添菜，把個酒保喊得忙碌異常。李廣看見，不覺羨慕之至，正在凝神觀看，忽見那頭陀抬起頭來，見着李廣等三人，看他，他便橫目大怒，一聲怪叫，你這個人，看看洒家作甚，難道洒家不是人麼？你等再不掉過頭去，儘看洒家，可莫怪洒家要行粗鹵，將你這一對眼珠兒挖了出來。李廣見說，也就怒道：你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鹵，你不看俺，怎知道俺看你來，俺也不准你看。李廣話未畢，只見那和尚立起身來，重重怒道：洒家只不許你看，倘若再有說，看洒家打了你的嘴巴，纔知道洒家的利害。李廣大怒，正欲回答，只見徐文亮一旁笑道：和尚，你既自負，必然是個英雄豪傑，你可知還有個四海聞名的大英雄麼？那和尚不聽，猶可，這一聽不由的無明火起，走出位來，大聲喝道：你這小子，胎毛未乾，乳牙未換，胆敢欺壓洒家麼？若問四海聞名天下第一的英雄，除非是杭州武陵小孟嘗李廣，他纔算得個大大的英雄。文亮一笑，正要回答，旁邊徐文炳搶着說道：和尚，你既知小孟嘗是當今第一英雄，你會見過這個人麼？那頭陀道：洒家雖未見其人，却是聞名已久。洒家正要去到杭州訪他，徐文炳道：你若是有心要見此人，到也不必去往杭州，只要你把言語放和平了，即刻就可見面。說着，便指向李廣說道：和尚，這位英雄，就是杭州稱爲小孟嘗便是。和尚聞言，便將李廣上下一看，復更怒道：洒家說你這小子年幼無知，那裏有個大英雄，是這等書生打扮，分明是你花言巧語來欺壓洒家，俺也不同你辨白了，叫你這小子知道洒家的利害。說着，跳出來，便對着徐文炳一掌打去。李廣一見，也趕着站起身來，等那和尚的手來得切近，便一托手說道：不要動，就在那和尚膈膊拐上用一手一捏，只見和尚那隻手收不轉來，伸不出去，筆直的橫在那裏。那和尚大爲吃驚，復轉怒爲笑道：難道君家果然是小孟嘗李廣麼？李廣也笑道：誰騙你來？那和尚趕着謝道：算我有眼無珠，語多冒昧，尚望寬容。李廣亦笑道：不知不罪，說着，又在那和尚膈膊上點了一下。那和尚的手登時縮轉回去。李廣便拉他入了座。彼此通了名姓，原來這和尚也是山西人氏，法號廣明，綽號鐵頭和尚，因在寺中闖下禍，被他師父逐出，無處投靠，因聞李廣的聲名，便思去投李廣。此時廣明說

出緣由。李廣便引他爲知己。大家暢飲已畢。算過酒錢。就一路仍回客寓。次日又一同出來。觀看龍舟熱鬧異常。到了江邊。但聞鐘鼓聲喧。旌旗奪目。沿江一帶。多泊着畫船遊艇。船上的游人。士女齊推開了篷窗。注目觀瞧。李廣看得高興。也就喚雇了一隻游艇。傍在柳陰之下。觀看龍舟。正看得高興非常。忽聽隣舟上哭聲震地。那龍舟上面鼓也不打。鏗也不敲。岸上游人紛紛亂跑。李廣甚爲不解。再對隣舟上觀看。但見一羣打手。搶著一個美貌女子。由船內望岸上拖去。又見一個半老婦人。扯着女子衣衾。嚎啕痛哭。抵死不放。又見那衆打手。你一拳。我一拳。將半老婦人打開。船上扶着女子。跳上岸飛奔。又見那半老婦人。舍舟登岸。哭哭啼啼。隨後趕去。又見那衆打手。扶着女子。走到一個八尺身軀滿臉兇橫的那個人面前。說了兩句話。只見那人。指手畫脚的一回。那衆打手。便扶着女子。上了馬。直向東北上跑去。那人亦上馬去了。又見那半老婦人。追趕不上。哭哭啼啼的。走了回來。走到江邊。頓足捶胸。痛哭不已。便思跳水自盡。那李廣看到此時。再不能忍。只得大聲喊道。休要自尋短見。俺有話問你。一面說。一面卽命船家。將船盪了過去。卽跳到岸上。向那婦人問道。這被搶的。可是令嫗麼。那婦人道。正是小女。李廣道。還不會請問尊姓。這搶令嫗的。究竟是何人。那婦人道。老身姓錢。就是本地人氏。祖居城內。先夫曾作過雲南知縣。已經去世。所生一女。名喚瓊珠。薄薄的有些姿色。也是婦人不好。不該將小女帶出來。觀龍舟。忽然平地風波。遇着惡賊劉彪。將小女搶去。老身從此無靠。何必再生。不如尋個自盡。倒覺干淨。李廣道。夫人且不必悲傷。令嫗雖被搶去。俺自有法將他救回。便了。畢竟劉彪。究竟何人。李廣如何設法。將錢瓊珠救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行幻術戲語畫樑間 救佳人隱身奸賊府

話說李廣將錢夫人勸回。未尋自盡。當下李廣卽代他開發了船錢。一齊送錢夫人回府。商量去救瓊珠。你道那搶錢瓊珠的劉彪。究竟是個何人。胆敢如此兇橫。白日強搶民間女子。麼。看官有所不知。這劉彪原是內官劉瑾的義子。他又襲了爵職。人都稱他爲千歲。綽號叫花花千歲。他便仗着劉瑾的勢。就無惡不作起來。家中養着四個教習。楊珍馬玉刁龍鄂虎。並打手百十名。專在外面窮兇極惡。這日他也是出去觀龍舟。忽然看見錢瓊珠美貌。他便喝令多人強搶回去。也是錢瓊珠合該有此一場驚恐。閉話休表。且說李廣徐氏兄弟。並廣明和尚四人。一同到了錢府。大家便商議起來。如何設法去救。李廣正在那裏議道。據我的意思。就此改換行裝。暗地裏潛入他家。替一個去救小姐。一個準備抵敵徐氏二兄弟。是不會武的。廣明賢弟去攬劉賊的打手。我便去救佳人。但是劉賊房屋深廣。却不知他藏在何

處。可是有些費事。正說之間。只聽中間樑上有人說道。要救錢小姐。必須請我老五去。你們這些法兒都不好。但叫李大哥認我作老五。我便將錢小姐救出來。如若不認。你等再也不救出的。李廣聞言。吃了一驚。以為必是狐仙之類。即仰起頭。向上望去。那裏見個形影。李廣即拔出寶劍。大怒喝道。畢竟是妖是鬼。看俺飛劍斬汝。汝敢戲弄俺麼。那樑上又道。既不是妖。又不是鬼。李大哥不要動怒。非區區老五。錢小姐斷救不出。說著。只聽一聲响。從樑上落下一人。非僧非道。儒雅風流。不過十五六歲模樣。徐氏兄弟一見。只嚇得無處躲藏。李廣大怒。立刻提起寶劍。向那人砍去。那知這一劍分明是在那人身上。忽然不見那人。但聽庭柱中有人說道。李大哥何必動怒。我老五實在不是鬼。更不是妖。我却是東方老祖的徒弟。自幼在山學就五遁三除的術藝。今奉老祖之命。特地前來會晤李大哥。搭救錢小姐。我本金陵人氏。姓張名毅。綽號叫半枝梅。尙望大哥認爲兄弟之行。我張毅必有以報說罷。又現出身形。李廣又驚又喜。只見張毅雙膝跪下。向李廣說道。多有得罪。務乞寬容。李廣大喜。當即扶起。又令與徐氏兄弟廣明等。通了名姓。就認他排行第五。於是大家坐下。李廣便問道。既是五弟說有法去救錢小姐。但不知有何妙法。乞道其詳。張毅道。此事甚易。小弟帶有一個乾坤寶袋。不必說錢小姐一人。便有幾百幾千也裝得下去。小弟但將乾坤袋帶去。將錢小姐裝了回來。不費一刀。不用一劍。也不須與那劉賊廝殺。自能將錢小姐安安穩穩帶了回來。大哥你看此法好也不好。那李廣聞言大喜。當即叫人到後堂。告知錢老夫人。錢家的僕婦早已知道有此奇異。報了進去。一會子錢夫人出來。李廣便令張毅去見。那知錢夫人一見張毅。已經跪了下去。道。天仙降臨。必然救得小姐。務望施恩。感謝不盡。張毅趕著將錢夫人扶起。即便回道。我並非天仙下降。不過聊知法術。奉命下山。但是要令媛。必至黃昏時分。方可前去。夫人儘管放心。那時包將令媛救回。與夫人團聚。便了。錢夫人又謝了一回。這纔進去。當下即命人擺出酒來。與衆英雄暢飲。直至夕陽西下。將近黃昏。方纔罷席。張毅此時也便要前去劉莊。李廣又囑咐道。我弟前去。但將錢小姐救回。切不可傷他家人口。要知暗地傷人。非是英雄本分。倘使他果真混賬。必須明正其罪。才是我輩所爲。張毅答應稱是。看看已月上花梢。張毅便告辭了衆人。登時即不知去向。衆人大異。一會子張毅已至劉宅。隱著身軀。到了銀安殿上。只見猜拳行令。燈燭輝煌。正面坐著劉彪。兩旁皆是些教師門客。好不得意。張毅看見那等光景。便要上前一劍揮劉彪爲兩段。後又一想。我斬劉賊。如殺螻蟻。原是極易之事。但大丈夫所爲。須要光明正大。况大哥再三叮囑。何可忘背前言。我但救了人。便了。心中想罷。復縮出來。只見朝西有一迴廊。轉得迴廊。但聽小使家僮。低聲正論劉彪的惡事。這個說道。你可知

道方纔搶那女子。已將西樓改作了洞房。今晚就要與他成親。那個說道。恐怕不能到手。我方纔走那書房門首經過。但聽見裏面有許多嬌嬈。在那裏勸那女子。可憐那女子。不但受勸。而且敲檯拍桌。鬧了不休。聲稱拚著一死。我見他外面雖然美貌。却是個九烈三貞。小千歲雖然欲硬行。恐怕逼著人家死而後已。他又怎麼能到手呢。而況如此行爲。終久必有報應。張穀聽罷。甚是敬佩。錢小姐貞烈。便一直向西而去。轉了兩個灣。但見一座高樓。外面排著一條朱紅欄杆。樓上點得燈燭輝煌。隱隱的有啼泣之聲。他便隱身進內。果然見那錢小姐。生得千嬌百媚。雖然此刻淚流滿面。慘淡不堪。却另外更有一種弱不勝嬌。可憐的狀貌。又見一羣丫嬛僮僕。也有持鏡匣的。也有捧面水的。也有捧著簇新的衣衫。站在旁邊。你一言我一語。都勸著說道。小姐不要啼哭了。外面小千歲酒席已散。了一會子就要進來了。時候已經不早了。請小姐趕緊梳了妝。換兩件大紅衣服。等著小千歲進來之後。就成了洞房花燭。今日是小姐明日。就居然是一位王妃了。穿著鳳冠霞珮。玉帶圍腰。使婢呼奴。誰敢不奉承。小姐那時豈不榮耀。如果思念老太太。這也不難。便將他老人家接過來一同住。就是小千歲一定是願從的。小姐趕快些兒罷。不要哭壞了身軀。反自吃苦。話猶未了。只見錢瓊珠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聲怒喝道。呸。誰要爾等來勸。爾等皆是些助紂爲虐。不顧廉恥的東西。快給我滾開。可知我身可殺而不可辱。說着。便一把在了丫嬛手內。奪過一面鏡台。向地下一擲。只聽得噹啷一聲响。已將鏡台摔得粉碎。那些丫嬛僕婦。只嚇得如醉如癡。內中有個僕婦。換轉面來。向樓下飛快一直跑至外面。向劉彪跪倒。口中說道。僕婦們在樓上再三勸那美女梳妝換服。用些飲食。好等千歲進房。爭奈那女子再勸不醒。直是啼哭不住。不但水米不沾。反將鏡台擲碎。非是僕婦們不肯盡心。實在那女子勸不轉來。特地稟知千歲。求恩定奪。只見劉彪聽罷。喝一聲道。爾等實在無用之輩。不說爾等言語無能。反說那美人再勸不醒。天下那有這等癡女子。見着如此洞天福地。反哭不笑的道理。人家初進門。總有些怕愧。爾等如果殷勤相勸。斷沒有勸他不轉的。快滾下去罷。那僕婦原來想是討好。那裏知道受了一頓辱罵。只得垂頭喪氣走了下來。劉彪也就出了位。匆匆的向西樓走來。走到樓中。但見錢瓊珠鬢髮蓬鬆。淚痕滿面。斜坐樓上。敲拍拍桌。亂罵不休。劉彪正欲上前殷勤慰問。錢瓊珠早見劉彪進內。立刻抬起身軀。哭了一聲說。我的親娘呀。你女兒大不該有違閨訓。出門去看龍舟。冶容招災。到落奸人之手內。此刻是你女兒畢命的時候了。你女兒死後。雖在陰曹地府。也不容這惡賊偷生。定要追去他性命的。我的親娘呀。你女兒去了。你只當沒有生個薄命的女兒。不要想了罷。說着。看定迎面粉牆。就一頭撞了上來。畢竟錢瓊珠生死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六回 移花接木小姐無蹤 怪狀奇形王妃變象

話說錢瓊珠見劉彪進了房，欲行霸道，他便拚着一死，保全自己貞節，卽一頭對定白粉牆撞去。此時張穀在暗中看得真切，暗道：「這樣女子貞烈，實是可敬。我此時再不救他，等待何時？」說着就隱在粉牆上面，見錢瓊珠一頭撞來，趕着展開乾坤袋，向錢瓊珠套下，立刻將他裝入裏面去了。後又想道：「我把錢小姐救了，我何不將他戲耍一回？」說着四面一看，見有個粗蠢婢女站在那迎面，立刻將他推入羅幃，將帳子放下一面，將燈吹息。那劉彪此時是神魂恍惚，暗道：「我方才見那女子去撞粉牆，怎麼忽然不見，正在疑惑，忽聽帳鈎一聲响，又見燈光全行滅去。他又說道：『是了，這是那女子故作羞態，點着燈不好意思，所以將燈吹滅。』他卽入羅幃去了。于是便走上前來，要上床去。張穀復又一想，我將這婢女推入床上，萬一他還是個處女，豈不是救了一個，又叫他死了一個，却是何必呢？莫若將他的老婆推入，任他怎樣的污辱，再用點法術，叫他老婆變個樣兒，使他嚇一嚇，有何不可？主意已定，一面用了定身法，將劉彪定在那裏，一面將那婢女復推出來，送他至樓下，然後到劉彪老婆房內，將他老婆推出來，送入羅幃，又對着他老婆念了一遍咒，這才將劉彪解了定身法。那劉彪便各處捉摸，張穀又裝着女子喉嚨，在帳內喊道：「小千歲，奴在此等着，你儘管在那裏捉摸做什麼呢？快來罷，不要辜負了良宵。」劉彪聽見帳子裏喊他，真是喜從天降，便走上前來，摸住帳門，向裏面說道：「我的心肝美人，我知道你等久了，你且稍待一待，等我脫了衣服，我就來同你共度良宵。但是這漆黑的怎麼好呢？我看還是將燈燭點起來，明明白白好得多了。」好在房裏現在除去你我，沒有一個人在此，還怕什麼羞呢？只聽帳子裏又道：「我從前見房內許多了嬖僕媳，怕難為情的，因此將燈滅了。這時兒既沒有人，你就將燈點起來了，讓明明白白的見着我，也不負你的一片愛慕之心。」劉彪大喜，忙忙的去尋火點燈。此時張穀安排停當，便將錢小姐背在肩後，出了劉宅，直向錢家轉去。再說李廣等從張穀去後，大家便望穿了眼睛，在那裏等，直等至時已三鼓，總不見張穀回來，心中好不疑惑。裏面錢夫人又着了嬖僕婦出來探問，大家無不盼望，忽見廳中現出一個人來，再一細問，却是張穀。衆人齊聲問道：「錢小姐現在那裏？」可救回來麼？」張穀笑道：「衆兄何太性急，救雖救回，實在費心力。比那紅線盜盒更難十倍。說着，就將乾坤袋放下，只見一道金光，將大家眼睛射定，忽見金交椅上斜坐着一個女郎，雲鬢蓬鬆，形容痿頓，原來就是錢小姐。大家好不歡喜，立刻飭令錢府家丁進去通報。錢夫人聞言，更是歡喜無限，大踏步踰出。



來走到廳前。一見女兒斜坐在那邊椅上，形容痿頓，弱不禁風，不覺聲淚俱下，趕着進前，喚了一聲：「我的兒呀，爲娘的想得好苦。」說着，就把錢小姐抱住。錢小姐此時仍是恍惚，忽一聽他母親叫喚，才醒過來，也哭了一聲：「我的親娘呀，你的女兒還是夢中相會，怎麼到了我自己家中呢？」錢夫人道：「我的兒，不要疑惑，這正是自己家內。」錢小姐道：「娘呀，女兒記得在劉賊家內，那劉賊才走進房門，女兒便向粉牆上去拚着一死，不知怎的恍恍惚惚就回來了。這究竟是什麼緣故？難道是被風括回家麼？」錢夫人道：「兒呀，你却不是被風括來，却是遇到個神仙將你救回的。」廣明聽了半會，再也忍不住不說了，遂搶着說道：「呀，錢小姐，你却不是被風括來，却是被個賊將你裝在袋內盜回來的。」李廣聽說，忙着喝道：「匹夫何太無禮！人家母女正在傷情，你偏要說這些鬼話，還不住嘴麼？」廣明被喝，只得忍住話，不敢開口。李廣就向錢夫人道：「小姐今已回來，夫人可將小姐帶進裏面，讓他歇息歇息，定安神去罷。」我們在此打攪，就此也要告別回寓了。」錢小姐此時已經明白，凝眸一顧，果是廳上坐着衆英雄，却不知是那一位到劉家去救他回來的。正要動問，却好錢夫人叫他去謝張穀小姐，這才曉得未曾上前拜謝。先行偷眼一瞧，果見他俊俏風流，煞是可羨，可敬。當下即立定身心，遠遠的拜了下去。張穀一旁回禮已畢，錢夫人又叫拜謝衆人。李廣等再三攔阻，錢夫人只得自己拜了下去。慌的李廣等回禮不及。錢夫人拜謝已畢，當命侍女將小姐扶進後堂。大家也就相別回寓。早有錢府的家人執燈相送。李廣忽然又停住脚步，命錢府家人請錢夫人出來說話。家丁領命進去，夫人出來道：「公子爺有何分付？」李廣道：「方才細想，令嫗雖已救回，此間萬不能住了。將來那個惡賊，未必訪不出來。倘若知道，定又一番糾纏。某意寒舍雖不寬大，但是夫人母女尚可安身，而况寒舍除家母一人，并無閑雜人等，不若請夫人同着小姐一齊搬往杭州寒舍住下，暫避那惡賊的兇暴。隨後再作商量。」某係直言，萬望夫人切不可推辭，又不可謙讓。不然，某等行蹤無定，何能在此保護。尚望夫人三思。」錢夫人聽了這話，心中雖是感激，却又有些疑惑，只得半推半說，謙讓了一回。李廣知道他的用意，說道：「夫人不可疑惑。某等明日就要渡江，去往揚州。尚有些小事當留下一個老僕，再寫一封書信，稟知家母，就叫老僕送夫人小姐到杭，沿途自有照應。夫人儘可放心。」錢夫人聽了這話，才算解了疑惑，當即答應。又千謝萬謝了一回。李廣這纔告別回寓，到了寓所，就將以上各節告訴了老僕李忠。那李忠道：「少爺這件事，却是有始有終，救人須要到底。老僕明日就過去，幫他料理清楚，趕緊動身，免得再費唇舌。沿路照應。老僕自當格外小心。少爺到不要煩得。但是少爺到了揚州，須常常寫信回去，叫老夫人好放心。」錢夫人小姐一到杭州，老僕也有信來稟知一切。少爺的事辦畢之

後即可早早回杭，免得老夫人在家盼望。李廣點首道：「是。」當下李忠退出，大家也就安歇。過了兩日，李廣諸人等錢夫入動了身，這才渡江到揚。錢夫人到了杭州，自有李夫人款待，不必細表。再說劉彪聽見帳子裏面有人喚他去睡，他又尋了火種去點燈，一霎時將燈點好，照得房內四壁皆明。他便卸去衣服，一面去掀帳子，一面口中說道：「我的美人，心肝，我來同你共度良宵，說着將帳門掀開，只見迎面坐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漆黑的一副面孔，圓睜着兩隻怪眼，只望他招手。那種怪形奇狀，便如母夜叉相似，好不可怕。劉彪看此形狀，便大喊一聲：「有鬼！」即刻魂飛魄散，跌倒塵埃。這一聲叫，已驚動了房外的僕婦了，趕着推開房門，一齊入內觀看，只見劉彪倒在地上，口裏流着白沫，已是嚇昏過去。再望帳子裏一看，見那個披頭散髮的婦人，還坐在那裏。那些了嬖僕婦，沒有一個敢上前的。遂一聲跑到外面，喊了兩個有胆的家丁進來，先將劉彪扶坐起來，又煮了些姜湯灌下，慢慢的才甦醒來。然後那兩個有胆的家丁，帶領著僕婦，走近床沿前，拖那個奇形怪狀的婦人，衆僕婦仗着胆，才要上前去拖，只見那婦人一聲大喝道：「該死的奴才，爾等擅自闖入裏面作什麼來！快說明白，誰的主使。」衆家丁僕婦聽見那婦人聲音，不是旁人，正是王妃，一個個更加嚇得魂飛魄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玉面虎大鬧招英館 武潘安幸遇美郎君

話說劉彪嚇倒在地，經家丁僕婦將他灌醒過來，便去拖那床上的婦人，只聽那婦人一聲大喝，聽他聲音，不是旁人，正是劉彪原配王氏夫人。家丁僕婦更加嚇得魂飛魄散，走頭無路。此時劉彪已明白過來，也就上前問道：「你究竟是何人，爲何弄得如此模樣？」王氏亦答道：「妾身如何在此？」劉彪再近前一看，實係自家妻子，並非方才所見的那種怪狀奇形。劉彪自覺慚愧，只得將以上情形，就說了一遍。王氏忿恨不已，當下劉彪也是無可如何，只得勉強留着王氏在此歇下。那夜王氏就哭諫了一夜，都勸他痛改前非，怎奈劉彪本性難移，依然是怙惡不悛。這也不必細表。再說李廣等五人到了揚州，先在客棧住下，當即叫人喊了兩個房產官牙來，叫他覓一所寬大的房屋，亭台園榭都要齊全。房牙答應去了，過了兩日，房牙來說：「天甯門內彌陀菴，有一所前後五進，外有花園，大門在彩衣巷，是個極熱鬧的處所。地面整齊，房屋很高大，花園雅緻，李廣聽說，便同着房牙前去觀看，但見臨街一坐磨磚雕花牆門，一對檳榔紋石鼓，兩扇黑漆的大門，內裏裝着八尺長白粉油漆屏六扇，走進屏門，左右三開間，兩處門旁，當中一方青石板砌就的院落，迎面又是一座磨甃雕花門牆，進入裏面，便是一順五間楠木大廳，搭着一道捲棚廳，後一帶冰梅六曲屏風，又是

一方青石砌就的院落，轉過屏風，迎面便是二廳，也是一順五間，極其寬敞。二廳以後，一直到底，都是五開間，四面串樓，三進住宅。二廳東壁開了個磨磚砌就的六角門，那邊就是花園，穿過角門，一條鵝卵石疊成萬字迴文的曲徑，兩旁皆列着萬字紅欄，穿出石徑，但見蒼松翠竹，綠層層一帶碧陰，中夾玲瓏石堆就的小山，西山有一方池，池中有座小橋，下面碧水漣漪，養了許多金魚。在那蓮葉東西往來遊戲，走過小橋，一順五開間，週身楠木雕花的桂花廳，四面種有百十顆桂樹，桂花廳西角便是一座六角亭，亭下栽了幾枝芭蕉，數株垂柳，轉過六角亭，有一道短短圍牆，中間開了個小門，門頭上橫了一方小額，上寫着曲徑通幽四字，進入小門，便是萬軸堆青，千峯疊翠，皆是玲瓏石堆就的假山，曲折迴環，頗爲幽僻，中間又有一條曲徑，在北首開了一條梅花式門牆，上面也有三個字的匾額，却是梅花嶺，四圍種着四百株紅綠梅花，嶺上有一座小小花廳，皆是玻璃嵌就的窗格，李廣細看畢，頗爲合意，當時即講明價錢，共是一萬二千兩紋銀，李廣即付交定銀，次日即行立了賣契，當時賣主房牙畫押已畢，李廣便將房價兌清，又雇了幾個粗人，充着園丁，進去打掃收拾好，約有十日，李廣等便將行李搬進安然住下，又命人買了許多棹椅條檯古玩書畫，安置各處，各做了一塊黑漆大匾額，上寫着「招英館」三個大字，橫在大門上面，兩旁挂着一副對聯，上首是「願天下英雄到此飛觴醉月，下首是舉人間豪傑來茲把袂論交」，又雇了許多有名的庖人，及照應周到的堂倌酒保，就託廣明管事，擇日開張，到了開張這日，挂燈結彩，甚爲熱鬧，那些來吃酒的人，真是個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生意又極其興旺，李廣甚爲得意，正是樂極生悲，忽見個書僮前來，將洪錦殺死人命，打下死牢，後來有登雲山強寇，翻監劫獄，救出洪錦，殺傷官兵，不知其數的話，告知李廣，李廣聞言，大驚失色，不免由此煩悶起來，衆弟兄也不好直勸，光陰迅速，又是七月初旬，這日午後，徐氏兄弟張毅廣明等，約李廣去遊平山，賞覽風景，又聽得各處宣傳，史錦屏奉旨揚州擺搖，就在平山堂下擺設擂台，借此替李廣解悶，李廣也就答應，一同出城，到了那裏，但見擂台尚未竣工，許多泥木工人，在那裏頗爲忙碌，李廣等看了一會，便步上平山，各處遊玩，正走到桂花廳上，猛然見廳內坐着一個美貌郎君，年約十七八歲，頭戴一頂洒翠包金白銀抹額，身穿湖色杭羅長袍，嬌滴滴的水綠絲絲，腰間佩着一方龍泉寶劍，腳踏粉底烏靴，兩道柳眉，一雙杏眼，真正嬌姿欲滴，說甚麼顧曲周郎，媚態難描，不亞似春秋宋玉，李廣凝眸觀看，已不覺魂蕩魄搖，心中暗道：「天下那有這樣美的男子？」徐家二弟生得十分斌媚，這個人還比他斌媚萬分，正在凝神，廣明在旁看見他那種模樣，便帶笑喊道：「李大哥爲何這樣出神？敢是有什麼設想？」李廣被廣明一句話，這才驚悟過。

來。正欲轉身向旁處去走，忽見那美郎君立起身來，走至面前，深深一揖道：「君家莫非就是杭州小孟嘗君李大哥麼？」李廣聞言，趕着回了一揖，答道：「小弟賤名，吾兄由何得知？但不知足下尊姓大名，居住何地？那美郎君道：「小名姓楚，名雲，表字顰玉，江甯人氏，綽號武潘安，因久仰吾兄大名，賤性又極好廣交天下豪傑，爭奈家慈管束太緊，等閑不許外游。今因鎮江大鬧龍舟，好容易求了家慈，借看龍舟為名，滿擬便道奉訪，那裏知道走至栖霞，忽染小疾，及至病愈，到了鎮江，已過龍舟勝會，小弟當時即擬買舟南下，幸遇逆旅主人，說及吾兄已往揚州，小弟便追蹤而至，又聞史錦屏奉旨揚州擺播，在平山堂下，建造播台，小弟今日無事閑遊，半為遊覽平山，半為探訪足下，以為吾兄一代豪傑，聞此名勝，必定常臨，又兼擺設播台，吾兄亦當常惠玉趾，方寸吾兄走進，英敏氣概，便自不同，小弟就有些疑惑，繼聞此位大和尚呼喚小弟，因思再無別人了，因此斗胆上前，謬認知己，實在冒昧之至，尚乞寬容，雖然如此，小弟一片至誠，才得有此幸遇，也算是三生有緣的。」李廣正欲答言，忽聽徐文亮一聲答應，好一個三生有緣呀！楚雲聽了這句話，不覺兩頰漲紅，羞態不已，看官你道這是何為呢？原來楚雲並非姓楚，他本姓姓雲，祖籍淮安，小字顰娘，他父親單名一個政字，是個翰林學士，已經去世，母親范氏，就是當時范丞相其鸞的胞妹，還有個胞兄名喚璧人，生得也與他一樣，只因他方十歲，由乳母帶出門頑耍，奶公見他身上裝束齊整，就要騙他的物件，苦于無從下手，却好乳母向鄰家閑話，把他交給奶公，那知奶公就將他身上所有的穿帶金銀物件，全行取下，將他拋入河中，回來告知乳母，說是被人拐去，乳母也無法，只因回去稟知主母，雲夫人當即飭人四處尋找，毫無蹤跡，他却並未身死，自奶公將他拋入河中，好似有人輕輕托出，耳畔還說他終身應配孟嘗君，正在昏迷之間，却遇見一隻大號的官船，將他救起，那官船上的主人，却是江甯人氏，姓楚，久官思歸，却又膝下無兒，雖有兩位如君，總不生育，便抱了一個養子作為親生，那裏知道那養子一病身亡，正在悲慟之際，忽然救了一個小孩，已是歡喜無限，又因他一位極得寵的女姬，要瞞着老頭兒，將無作有，說是救起來的，是個極體面的男孩，這位楚老先生，就也千信萬信，從此便當作他是個兒子，及至回到江寧，那位女姬又給他買了個女婢，叫做伴蘭，也是男孩裝束，還請了個教讀先生，教他們書史，楚家雖有人知道，只因事關重大，不敢聲張，這一日，顰娘偶至花園閑遊，忽來一位蓬萊仙姑，教了許多武藝，還說他日後官居極品，母女定然重逢，又吩咐他終身定然配與人中之虎，他因此緊記在心，後來聞說杭州李廣綽號玉面虎，又叫小孟嘗，他想起前言，便想時刻要去探訪，爭奈未得其便，今日忽然幸遇，豈有不樂之理？因此無意中說出一句三生有約的話來，不料徐

文亮復說了一遍，觸動了他的心事，遂害起羞來，畢竟楚雲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武潘安謔戲莽和尚 烟葫蘆預定母夜叉

話說李廣在平山堂巧遇楚雲，彼此欣慕，自不必說。惟有楚雲心下暗喜，當下李廣即邀同楚雲，一路前往招英館安住。楚雲亦更欣然，即帶了小使伴蘭，先與李廣等一齊先到招英館，然後再各回寓，搬取行李。當日即大排筵席，真個是美盡東南，酒酣之際，李廣見楚雲粉面微酡，紅潮暈頰，不覺神搖魄蕩，止不住注目凝神。楚雲本不勝酒力，今日偶逢興會，又值意中人心事一齊並集，也不覺興致勃然，只見臉暈紅霞，眼含秋水，大有楊太真在沉香亭夜宴的光景。也就兩隻眼睛不住的向李廣溜去。兩個人你盼我顧，皆弄得情不自持。座中却疑了廣明，張毅、徐氏兄弟諸人，於是齊聲笑道：「今日大哥可謂酒逢知己千杯少，你看他只戀住意中人面目，我們皆變成置若罔聞了。」李廣楚雲被他們一說，才覺得有些害臊起來，還是李廣首先說道：「諸位賢弟，那得口出亂言，要知知己難逢，感筵不再，古人皆是如此。而况我當日初遇賢弟時候，又何嘗不是今日的光景呢？」徐文亮道：「大哥你終不要說知己難逢，感筵不再，這兩句話，小弟却要給改了兩句，知己易逢，美人難得，楚雲之美，也可謂絕世無雙了。大哥何得假知己難逢，感筵不再，這兩句話，搪塞此時楚雲已被他們說得面紅過耳，羞不可言，正要發揮眾人，只見廣明說道：「徐二弟，你這句話，却說得不好，俺不怪大哥別事，只怪大哥見識不好。一見人家武裝紮束，不管人家果有本領，他就羨慕不已，論楚雲的貌，自是風流俊俏，迥異你我。若論武藝，恐怕他這嬌小身軀，未必能持長鎗大戟，楚雲聽罷，便說道：「哥哥想楚雲年幼力薄，知識毫無，從今以後，還望諸位仁兄指教才好。」說着，便走到廣明旁邊，笑容滿面，伸出玉手，輕輕的將一個莽頭陀提至半空，說了一聲：「尚望指教。」復將廣明在空中一轉，廣明用力欲想掙脫，再掙不開，只嚇得魄散魂消，大聲喊道：「只可不是要的，快放了俺罷。」座上各人，且驚且笑，一聲說道：「只可不是怪楚雲冒昧，只怪你目下無人，自討其辱，試問你以後敢再語言粗鹵麼？」廣明趕着說道：「俺知罪，從今以後，再不敢語言粗鹵，只學文炳賢弟那種文縷縷的樣子便了。」你可快放俺下來罷。」衆人大笑不止。楚雲當下也就將他放下，復嬌滴滴的說了一聲：「得罪，把廣明這氣得如醉如癡，坐在旁邊，一言不發。」李廣見廣明受了這番挫折，恐他面子上下不來，只得用別話遮掩過去。於是大家復又暢飲起來。李廣見楚雲具此武藝，便同他談論些兵機，只見楚雲將那孫武子兵書及六韜三略一件件說了出來，真個是口若懸河，溪流不絕。復又講論些品竹彈絲，書畫琴棋，把徐氏兄弟直聽得樂不可耐，手舞足蹈，狂跳起來。李廣是更加佩服，更加羨慕，直飲

到月上花梢，方各罷席。李廣進了房，暗將那手卷拏出來，掀開一看，只見張毅已現出身形，毫不差錯。下面又立着一人，却是楚雲、月媚、花嬌，身材無二，惟有上身皆是武藝打扮，腰却繫着一條湖色羅裙，一對金蓮半隱半現。李廣看畢，實在詫異，因暗想道：「我看他那種嬌媚，實係女子情形，斷無男子有如此斌媚得動人之態。若果真是個英雄女子，我李廣不知可有此福分，能消受這美人麼？」英雄獨自狐疑，心神俱醉，復又想道：「我李廣如何這等癡想？天下男子比女子美貌的，不知凡幾，就便他下繫羅裙，或亦別有用意，何可妄測天機？便按定心神，收了手卷，這才去睡。」次日大家起來，依然暢飲，却好招英館的生意，又極其茂盛，所有帳目等事，皆歸廣明張毅兩人承管，到也毫無舛錯。李廣由此終日皆同着楚雲、徐氏兄弟，不是品竹彈絲，便是飲酒圍棋，再不然與楚雲講論兵法，實在頗不寂寞。按下不表，再說烟葫蘆胡達，自從杭州回去山西，已有數月。這日聞得史錦屏奉旨，在揚州擺擂，招集天下英雄，他便技癢起來，打了包裹，拿了板斧，帶了些盤川，直奔揚州而去。曉行夜宿，不止一日。這日到徐州地界，一座山崗名喚甘家寨，山上有兩個強盜，一男一女，却是兄妹二人。寨主淨山鬼甘寧，有萬夫不當之勇，乃妹叫做十二姑，綽號叫做母夜叉，也是渾身武藝。他家先代做過武官，因為奸臣所害，因此佔了這座山寨，奉母上山，在此落草，專劫奪貪官污吏的財物，寨中聚集有二三百小嘍囉，每日在山下巡緝，忽見胡達走至山下，那些小嘍囉便跑下山去，搶奪胡達物件，被胡達殺了一陣。嘍兵大敗而回，報與寨主知曉。十二姑一聽，便大怒起來，喝道：「孩子們引路等姑娘下山，要那廝的狗命，說着手提鋼叉，便下山去了。」崗子口只見胡達那裏跳罵：「十二姑一聲大喝，道：『山下那廝聽着，快留下買路錢來。』若有半字不肯，你可認得姑娘母夜叉麼？」胡達聞聲，抬頭一看，只見他滿蓬蓬一頭黃髮，瓜皮臉，兩道掃帚眉，一雙大紅鑲邊銅鈴眼，大鼻孔朝天，闊口厚嘴唇，生成了滿口黃牙，實在名實相符。身穿一件大紅綉花衫的戰襖，手持着一股雪白鑲鐵點鋼釵。胡達看罷，十分大笑，喝道：「何物醜鬼，你敢與爺爺比試麼？你看俺生得雖醜，究竟是個女兒家，不如快快回山，免得在爺爺前出醜。」十二姑大怒，只氣得他瓜臉上泛了一層珠砂顏色，復喝一聲：「大胆的肥羊，敢藐視姑娘麼？說着，大踏步兒跳下崗，手舉鋼叉，迎面就向胡達，即刺胡達，即取雙斧相迎。二人一來一往，約鬥了十數個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酣戰之際，忽聽甘寧在山崗上面大聲喊道：「山下英雄，且請住手，俺有話講。」胡達一聽，便停住了雙斧。十二姑也停住了。又此時甘寧已飛至崗下，便望着胡達說道：「多有冒昧，萬望寬恕。」胡達也就答應。彼此通名報姓，就此甘寧邀請上山飲酒。胡達也不推却，就與甘寧同入大寨，當即擺酒對飲。酒至半酣，只見走出一個老婦，向甘寧說道：「你妹子年

紀不小了。又生得那種醜象。我看廳上那個人。到也生得與你妹子一樣。又聽得你妹子說道。本領甚好。爲娘的意思。要把他招作女婿。我既了一件心事。你妹子也可終身有靠了。不知你意下如何。甘甯道。好是甚好。但不知妹子肯嫁他否。他母親道。這要那胡姓的答應。你妹子有什麼不肯呢。甘甯出來。便將這事與胡達說道。若仁兄不嫌舍妹貌陋。願令他親執箕帚。胡達笑道。既蒙見愛。敢不允從。但是小弟的面龐。也與令妹一樣。不知令妹尙可將就麼。甘甯道。如蒙見允。請以一言爲定。便了。胡達大喜。於是就請甘夫人出來相見。認了岳母。當晚又重整筵宴。盡歡而散。次日便論起揚州擺播一事。要約甘甯同行。甘甯亦欣然願去。當下就收拾包裹。辭別夫人。一齊下山。甘夫人又囑一番。叫兒子女婿等。播台已畢。卽須早早回山。胡達甘甯唯唯答應。背了包裹下山。二人甚爲喜悅。到了山下。見遠遠的有一人迎了上去。欲知此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胡達大鬧招英館 錦屏擺播平山堂

話說胡達同甘甯下得山來。迎面見來了一人。胡達便大笑迎去。口中說道。多年的好朋友。難得在此相會。真是奇遇。只見那人聽見胡達聲音。也就趕着走過來。與胡達執手道。故親熱非常。胡達又叫他與甘甯見過禮。大家歡喜無限。你道這人是誰。原來這人姓鄭名喚九州。綽號九條龍。是胡達的同學好友。也聽見說是揚州擺播。要去顯顯武藝。不期巧遇胡達。於是甘甯又將他邀到上山。盤桓了一月。這才三人一同前去。在路上不止一日行程。這日到了揚州。出了東門。一直過去。却好走至招英館門首。他三人一看。見是個大酒館。便走至裏面。只見鬧哄哄的滿堂賓客。堂館酒保。忙了個不了。三人便揀了張坐頭坐下。胡達首先呼喚酒保擺酒。喊了半會。只聽有人答應。並不見有什麼酒菜擺上來。胡達不覺大怒。將桌子一拍。大聲喝道。你這酒保。何太欺人。俺喚了半會。終不見有什麼菜。一壺酒拿來。人家在那裏大嚼大喝。我在這裏空坐。你等欺侮外鄉人。也不是這等混賬。說着。便一撐手。將一隻桌子翻了下去。那些酒保吃了一驚。趕着上前說道。客人不要動怒。非是我們有意欺人。實在生意太好。忙不開了。招呼不到。還望客人們將就些才好。胡達一聽。更覺大怒。不由無明火起。大罵一聲。放你娘的狗屁。好雜種。你分明欺俺是外鄉人。說甚麼招呼不到。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來。向着酒保一掌打去。那酒保站立不住。跌倒下來。此時廣明正在櫃頭裏面收管賬目。一抬頭。見酒保被黑漢打倒在地。他便大喊一聲。好大胆的匹夫。敢在此撒野。說着。將手在櫃上一按。身子一聳。平空出來。舉拳頭向胡達打去。胡達便說一聲。來得好。兩個莽夫登時就交起手來。張毅立在一邊。只是好笑。那些滿堂的酒客。

只嚇得驟的驟跑的跑。那廳堂上面只見桌檯如飛，椅檯倒亂，只打得乒乓兵兵一片聲。早有報到後面，此時李廣等正在那裏閑談，忽見有人來報，楚雲登時大怒道：「何物狂奴，敢在此撒野說着，便整了整衣服，即時與李廣同走出來。」二人走到外廳，李廣一見，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他，趕着不住的搖手喊道：『你們不可如此莽撞，那胡達廣明也齊聲道：』大哥幫我，楚雲見此早明白了，只見李廣搶步上前，將胡達一把扯住，說道：『吾弟爲何到此？』胡達便將來由說了一遍。李廣大喜，胡達又叫鄭九州、甘寧一齊過來相見，李廣也就叫廣明、張毅同至後面一齊暢飲。大家答應彼此又各通姓名，互相見禮已畢，這才齊到花園裏，大家痛飲。因此胡達廣明真是打出來的交情，與旁人更爲親密。話不煩絮，這日已是初十，離打播的日期只隔五日，早有探馬飛報進城，說台主史郡主的船已到碼頭，府縣各官皆紛紛出城迎接。揚州城內無論大小街巷，皆知道八月十五日開播，聚英館的衆英雄得這個確信，個個摩拳擦掌，好不歡喜。當時楚雲便對大家說道：「諸位仁兄賢弟，等到那日，且看我將那錦屏打下播台，叫他在廣衆之中先出一出醜，他才不敢小覷天下英雄了。」李廣便道：「不可，錦屏雖屬奸臣之女，爲人却與他老子大不相同，而况奉旨而來，係屬大公之事，吾與你預先約定，不必輕上播台。」楚雲笑道：「吾兄言之差矣，小弟不爲此而來，難道是看那台下光景麼？况且小弟未必就能勝他，吾兄何必先定了這個憐香惜玉的深情？」李廣道：「賢弟有所不知，吾叫賢弟不必上台，還是爲着賢弟萬一上了台，被他打下，這賢弟英名就從此去盡了，不若不上台去，正所謂欲蓋彌彰，賢弟以爲何如？」楚雲聽說，深爲佩服。這日中秋已屆，大家一早起來，一個個紮束停當，用了早膳，一齊出城，直向平山堂去。一會子已到，但見那播台高聳雲霄，四面圍着亞字欄杆，上面滿掛燈彩，台中列着一扇屏風，左右皆有門出入，當中設着一張海梅攔几，上列着白玉花瓶、大理石插瓶、瓶內插一束金桂，兩排掛衣架，中間一排花藜交椅，內裏還有三間更衣房，也算結構得頗爲雅致。台口上面橫着一塊金字匾額，上寫着「廣攬英雄」四個大字，兩旁挂一副對聯，上聯是「威可南山除虎豹」，下聯是「勇能北海捉蛟龍」。播台四面皆有兵丁保護，那些做買賣的，也是亂哄哄的齊集在此，更有數十處茶棚，專爲遊人歇脚之所，實在非常鬧熱。李廣等正在各處觀看，忽聽鑼鼓响處，人語喧嘩，皆道：「郡主來了。」瞥眼一看，只見一排執事，分列兩排，府縣在前，引路史錦屏身騎駿馬，兩旁簇擁着四個丫環，大家舉目齊看，但見他頭帶紫金冠，斜插着兩枝雉尾粉額，朱顴柳眉，杏眼櫻桃口，雪白銀牙耳挂一對八寶珠環，低垂眉下身穿大紅湖縐平金疊翠單袍，內襯楊妃色湖縐綉花密扣緊身短襖，緊束着一條淡黃結線排線，低垂在襠下，腰下佩一口鴛鴦寶劍，下穿一條品藍素緞。



平金百褶裙。內襯着湖色縐紗洒花紮脚褲。窄窄的一對金蓮。恰恰只有三寸。脚尖兒微踏葵花寶鏡。白馬雕鞍金轡。勒紫絨絲繮。坐在馬上。真個是萬種風流。千方媚態。說不盡那種光景。當下衆人看罷。倒也不會留意。惟有那徐文亮一見。不覺魂消。真個是呆若木雞。心中暗想。可惜爲奸相之女。雖不能與他良緣匹配。也可與他在擂台上比一比高低。就可微親芳澤。今日相逢。恨當年未曾習武。不然關雎能詠成就了。宜室宜家。不是一件極美的美事。復又想到。只恨我徐文亮一見面。只是漠不相關。終成個爾爲爾。我爲我。一個人在那裏注目凝神。萬卷千回的亂想。楚雲一旁看見。便轉回身拉着李廣。輕輕說道。你看徐家二弟。已是要癡了模樣。在那裏瞧着錦屏。只管着那神神注目。敢是要着魔了。李廣聽說。卽掉轉臉來一看。果然不錯。便笑喚道。二弟。你呆看什麼。怎麼連喚了數聲。徐文亮還是出神。並不聽見。李廣復走上前。將他肩頭一拍道。二弟。你究竟在這裏呆看什麼。連喊你幾聲。你終不答我一句。可不是要着了魔呀。文亮此時好似從夢中驚醒。只羞得滿面通紅。一言不發。低着頭在那裏整理衣襟。李廣與楚雲看他這樣。也煞是好笑。正要喚他到茶棚裏去坐。只見台下遊人紛紛讓開。府縣首先下轎。接着四個丫嬾一齊下馬。分列兩旁。在台下站定。然後錦屏的馬也到當卽下了馬。有家丁牽去。只見他聳身軀上了擂台。接住四個丫嬾一齊上台。分列兩旁。府縣由着扶梯步上耳台坐下。史錦屏在台上略坐片刻。吃了一杯茶。便去更衣。一會子出來。身上的外罩已經脫去。又把頭上雉尾冠卸下。却紮着一條玉色羅巾。兩旁打了個鴛鴦結。鬢邊斜插着一朵妃色絨花。八幅湘妃裙。倒煞在腰下。硬錚錚兩隻金蓮。大紅綉花鞋。緊縛着一雙蔥綠緞履。兜跟帶。轉移蓮步。慢擺柳腰。走到台前。朱脣一啓。嬌嬌嬌一聲說道。奴家史錦屏。奉旨到揚擺擂。要挑選天下出色英雄。去佐聖上。如有精通拳棒。武藝超羣者。可請上台來與奴家比試。史錦屏話才說完。只聽台下接應一聲。俺來也。一個步箭縱上台去。畢竟此人是誰。可打得過錦屏郡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史錦屏獨敗衆英雄 俏張郎巧戲嬌郡主

話說錦屏向台下招呼才畢。只聽一人應聲而至。說道。俺來也。一聳身軀。跳至台上。大家舉頭相看。是一個粗莽頭陀。李廣一見。跌足不已。恨恨說道。這個粗莽匹夫。件件都是他出人頭地。也不管事情輕重。他便要走在人前。正在暗恨。只聽見台上嬌聲喚道。來者可通下名來。李廣向台上觀看。只見廣明兩眼圓睜。大聲喝道。你這女子有何武藝。胆敢口出大言。藐視天下豪傑。爾可知蓋世英雄。酒家廣明麼。史錦屏見廣明口出狂言。也不生嗔。便抬起玉手。向廣明打

去。廣明即刻招架。史錦屏收回一拳。廣明搶進一步。史錦屏一退身軀。向東邊一轉。趁着廣明尚未轉身。飛起金蓮。向廣明當胸一跳。道一聲着。廣明躲讓不及。早被錦屏一隻脚。將廣明挑入半空。登時跌下台來。只跌得頭破血出。台下衆人齊聲喝采。李廣恨恨不已。嘈嚷之聲未絕。只見胡達無明火起。大喝一聲。跳上擂台。并不通名。舉拳便打。史錦屏一見。哈哈大笑。說一聲。該死匹夫。前者俺郡主看東隣李公子面上。將爾放出。爾不知自羞。還敢前來與我比試嗎。說着。也飛起拳頭。向胡達打去。兩個人相鬥。不到三合。只見史錦屏故意望後一退。胡達急搶上前。史錦屏復向旁邊一閃。胡達用力過猛。望前只一傾。那兩隻脚便立不穩。李廣看見說聲不好。話猶未畢。只見史錦屏毫不介意。不穩的時候。便飛起一腿。將胡達打落台下。跌倒塵埃。台下的人復又齊聲喝采。胡達好不羞辱。才爬起來。只見台上又跳上兩個人。原來就是鄭九州。甘甯二人。到了台上。通過名姓。便一齊交手起來。史錦屏毫不介意。不慌不忙。打了這個。去迎那個。一拳一脚。次第施行。鄭九州甘甯雖勇過人。終難敵嬌羞郡主。不上六七合。被史錦屏一個一個打落下來。這台下喝采之聲。似如千軍萬馬。喧嘩不已。李廣只是暗恨。楚雲也自無言。徐氏弟兄直急得兩手頻搓。口中亂叫道。慚愧。惟有張穀。低着嘴暗笑不止。大家各存意見。煞是可觀。又見那邊茶棚內。跳上一群人來。通過名姓。史錦屏便回身向交椅上坐下。就命烟柳如霜。輕紅軟翠。四個婢女。上前比試。只見那四個婢女。花枝招展一般。拳脚並施。盤旋飛舞。不上一會。那邊一起人。也被打下台來。史錦屏好不樂意。但見他趾高氣揚。滿面的喜色。復又向台下說道。有本領的英雄。可再請幾位上來。比試比試。話言未了。只見張穀先整了整方巾。又拂了一拂大袖。慢慢的走到台前。低聲緩語。向台上說道。你們把扶梯放下來。讓我同郡主比試。台下那些看的人。見他那種模樣。齊聲笑道。這個人想是發癡。分明是一位秀才。他也要來與他比試。那些英雄好漢。上了台不到十合。都被郡主打敗下去。他一個怯弱書生。這不是自討苦吃麼。張穀任人嘲笑。也不開口。只催着台上快放扶梯。台上人見着也是好笑。史錦屏雖不開口。也暗暗的稱奇。見他儘催只得放下扶梯。他便循着扶梯。搖搖擺擺。一步一步。走上台去。史錦屏看了。實是可笑。張穀走到台上。兩手一拱。向着史錦屏說道。區區姓張名穀。綽號半枝梅。却與尊號一枝花實相符合。今年才交十五歲。粗知拳棍。却是弱不禁風。因是他們與郡主打得頗爲熱鬧。區區高興也。思與郡主頑耍一番。但要郡主拳脚上讓我三分。縱有些兒不到之處。還要郡主包涵一二。史錦屏一見說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說。既上來無須多言。我便與你比試。便了張穀又笑道。區區還有一言。要先說明。我與你先打拳。還是先踢脚。還是拳脚並起。尙望明示。史錦屏實在耐煩不得。只說道。聽

你便了。張毅笑道：我們先由上而下打一套拳，然後再倒行逆施，使一回脚。末後再拳足交加亂打一頓，但萬萬不可認真，不過頑耍而已。史錦屏那裏耐煩得住，便喝一聲道：「輕抬玉手，一拳打來，張毅也不回手，舞開大袖躲了過。」史錦屏掉轉身軀，復又打到，這一個纖腰轉窈，恍如垂柳搖風，那一個大袖飄揚，渾似梨花舞雪。史錦屏雖稱猛勇，怎禁得目亂眼花。小張郎慣使尖刁，却勝他心高氣傲，竄跳迸縱，飛舞盤旋，竟把史錦屏攪得眼花撩亂，捉摹不定。張毅又故意賣了破綻，讓史錦屏好去打他，他便好趁此歇息。史錦屏打了半會，好容易得了他一個破綻，便搶進一步，一伸手將張毅抓住，向台下一擲，喝聲去罷。手便一鬆，把張毅拋下台去。那些看的人，正要喝采，忽不見了張毅的影。史錦屏看得真切，分明擲下台去，怎樣落地不見，正在狐疑，忽聽台上頂板裏有一人說道：「呀，郡主要我，我在這裏呢。」史錦屏聞言，好不詫異，便仰着頭四面苦找，只聽聲音，却不見人在那裏，忽見樑上坐着一人，手執摺扇，慢慢的搖着說道：「郡主休怒，區區因打了半會氣力，實在有些來不得了，因此上來稍息片刻，定定神，喘喘氣，再與郡主頑耍一回。郡主此時也可坐歇一回，等一刻，再比高低，好在時刻還早，不必着急，慢慢的我總陪你頑耍便了。」史錦屏也覺無法，只得也坐下來歇息片刻，却是滿腹狐疑，暗道：「這個東西究竟是人，是鬼，在這裏混鬧，坐下來不到一刻，喘息才定，只見張毅從樑上飄然落下，舉起拳頭，劈面向史錦屏打來。錦屏一見，立刻站起，還一拳打去，忽然張毅又不知去向，錦屏掉轉身軀，正要去找，張毅又在後面喊了一聲，照打史錦屏，復轉過來，還是不見，只聽得東邊台角裏喊道：「郡主，我在這裏。」史錦屏即向台角邊，果然見他輕搖摺扇，笑嘻嘻的望着他點頭。錦屏一見，只急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恨一聲切齒說道：「我不將你這小孩兒打下，也不算郡主的手段高強。」說着急急的使了個燕子穿簾的架落，如旋風一般，穿了過去。居心這一次總要將他抓住，那裏知道張毅尖刁萬狀，等史錦屏來得切近，即便將身往上一縮，史錦屏擺了過空，險些兒栽倒在地。他又在半空中，用手在史錦屏頭上拍了一下，說道：「好桂花油香味，話說未了，復又現出形來，站在擂台當中，哈哈大笑，把個史錦屏竟弄得個神魂顛倒，不知他是鬼，是神，身上一件熟羅密扣綉花緊身，把這香汗溼透了半截。史錦屏還要過來與他爭鬥，又見張毅春風滿面，又手開言，郡主今日天晚了，區區也要回去了，明日再會罷。你消閑罷，說着一隱身軀，登時不見，他已跳在台下，復仰起頭來，笑道：「今日少陪，明日再會罷，還是搖搖擺擺，飄着大袖，從人叢中鑽了出去，與李廣等一同回來了。史錦屏心中好不煩惱，暗想：史錦屏奉旨到此，原是招集英雄，若遇見每日這樣非妖非怪的人，前來混鬧，我史錦屏如何覆旨呢？呆想了一會，却是沒法，只得下台，率領四婢上

馬回去。台下看的人，并府縣等衆，也就一哄而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逞歸鞭驚豔薛蘿村 思美色挑釁蓬萊館

話說張毅在擂台上鬼渾了一陣，把史錦屏弄得沒法，他便下了擂台，與李廣等一同進城，好不得意。惟有廣明胡達兩個，最是氣惱，加之徐文亮還向胡達戲道：「你本來不知進退，前在他家已經過他的利害，不虧我大哥，你怎麼能夠出來。今日見了他，也該想着前情，就要退避三舍，你還不自量力，偏要與他爭鬥，無怪他把你拋下台來。出這一場羞辱，你看鑿玉就依着大哥話，他這袖手旁觀，既不貽笑于人，又不空拳費力，何等不好。這一番話，說得胡達怒氣沖冠，大聲喝道：「你們不要戲弄俺，看俺與他去拚命。總要將那賤東西捉住，打成肉醬，方洩我兩番之恨。說着，提了板斧，就要走。李廣一見，趕着攔道：「我說你總是個莽夫，你就便此時去尋他，又怎麼能將他捉住。說着，便喝一聲：「還不給我坐下。胡達沒法，只得丟了板斧，重坐下來，暗自發恨，話分兩頭。如今再說一位英雄，此人姓桑名黛，綽號俏哪吒，蘇州人氏，家住閩門外，離城三里，他父親曾任河南總鎮，三年前已經去世，母親因痛夫情切，也就相繼而亡。他有个胞姐名秀英，嫁與本地薛蘿村一個秀才，姓蔣名達，這蔣達還有兄弟，名喚蔣豹，綽號粉金剛，生得英雄非常，却與桑黛武藝不相上下，而且與這桑黛最為相契，一家和睦，真個是兄寬弟讓，夫唱婦隨。家道雖不饒餘，却也狠過得去。這桑黛却廣有田產，又開了一座蓬萊酒菜館，家內收住數十個門徒，終日耍棒舞槍，練習武藝，專門疎財仗義，濟困扶危。這一日聞說揚州史錦屏奉旨擺擂，招集天下英雄，此刻將蓬萊館暫行閉歇，待打個擂台之後，回來再開。他又去到薛蘿村，蔣家去約蔣豹同往，代看看胞姐秀英。及至到了蔣家，見了他姐姐，聽說蔣豹已經前去，他姐夫又不在家中，進城有事，桑黛未免掃興，只得與姐姐談了一會，仍舊自行回去，以便料理行裝。他姐姐見兄弟來往匆匆，也就不留他，就攔便送出了大門，看看桑黛上馬而去，他就在莊前看看村景，那知就因此惹出一場大禍。桑秀英正在那裏觀看野景，忽聽鸞鈴聲響，遠遠的飛了一騎馬來，桑秀英抬頭一看，見馬上坐着一個年少郎君，正欲回身，只見那馬已將到面前，那馬上郎君一見桑秀英那種美貌，當即勒馬注目而視。桑秀英不覺紅飛兩頰，一低頭便緩步進入莊門。你道那馬上的却是何人，他也是蘇州人氏，家住城裏，姓張名喚志白，却是個第一貪花好色之徒，他還有個胞兄名喚志紅，也是胡爲不法。這日張志白因到虎邱閑耍，從薛蘿村經過，忽然見桑秀英站在莊上，那種風流嫵媚，嫵媚動人，却如帶雨海棠，嬌顏欲滴，他便在馬上驚道：「不意此地有此佳麗，便勒住馬注目而視，等到桑秀英進入莊門，他才策馬

而去。却是神魂不定。總念着方才看見的那個美人。因在馬上向他的家丁問道。可曉得方才那個女子是那家的麼。他家丁說道。那女子是蓬萊館桑黛的胞姊。就嫁與這莊上蔣秀才爲妻。張志白聽說。便吃驚想道。既是蔣秀才之妻。又是桑黛之姊。任他美貌不能搶回城中。若說桑黛那廝。也不是好惹的。却也是個赫赫有名的英雄。復又問家丁道。爾等怎知他是桑黛的胞姊呢。那家丁回道。奴才們知道這蔣秀才並無姊妹。前三年會聞與桑黛胞姊接下親。去年春間會過門的。因此才知道。定然是桑黛的胞姐。張志白聞得此言。頓把邪心拋去。那裏曉得他復又一想。我若不將那美婦搶到城中。我必然要害相思。殘生送去。何必長他人之氣。滅自己威風。我也武藝精通。何不去到蓬萊館。先將桑黛打敗。叫他叩頭伏罪。知道我的利害。我然後再將他姐姐佔住。他定不敢與我爭鬥。就便那蔣姓與我說話。一個怯弱書生。又鬧出什麼大事來。只須給他用強。他便甘受其辱了。自思了一會。以爲大得其計。便忽忽的騎着馬。一直去到蓬萊館。不一會已至。大家下馬。再看蓬萊館的門。雖然開着。却已卸去招牌。張志白暗道。這是何故。且不管他好歹。我是前來尋氣的。便昂然直入。走到堂中。南面坐下。立刻大聲呼道。酒保在那裏。爲何見我前來。全不招呼。快拿酒來。與大爺痛飲。酒保聞言。趕着上前。屈着腰說道。大爺吃酒。我們這館內主人。因有要事出門。將館閉了。不賣酒着。請大爺換一家去罷。張志白聞言。將桌上拍喝道。胡說。你這館內分明開着門。怎麼不賣酒着。與大爺吃酒。保又道。大爺請看。門雖開着。招牌是不會挂。館裏的酒。看是一概不會預備。那裏有得賣吃。大爺要吃。我們也變不出來。還請大爺換一家。等我們主人出門回來。開了門。再請大爺過來飲酒罷。今天實對不起。莫怪。張志白那裏肯聽。還是敲台拍橈。大聲喊道。你家不賣。我偏要你賣。若再不肯。你可叫你家那桑黛小子出來會我。認一認張志白。大爺酒保聽說。暗道。這不是來吃酒。分明是來掏氣的。就說道。大爺即要會我家主人。請大爺等一會兒。我請他去。說着。忽忽跑了進去。向桑黛說道。大爺外面現在來了個人。喚作什麼張志白。硬要飲酒。我們已回他不賣。請他另換一家。敷衍了半會。他只是強賣。口口聲聲。要請大爺出去會他。分明是前來掏氣的。特告與大爺知道。桑黛聞言。大怒道。那裏來的野種。敢到此恃蠻。等我出去。說着。登時走了出來。才到屏門。直聽張志白在外面罵道。桑小子。是好漢。快快出來會我。若是延遲。我可就要打進來了。話猶未了。桑黛即搶至堂外。大喝一聲。何物狂奴。敢在此撒野。好雜種。可認得俺哪。叱桑黛。張志白抬頭一看。果然與那婦人面貌相似。因此又想起看見的那個婦人。把相打的心。拋在九霄雲外。只顧站在那裏。注目凝視。向桑黛觀看。桑黛看他如此光景。更加大怒。喝道。好雜種。你方才口出狂言。爲什麼見了我。一言不發。敢

是要描了我的形像帶回去。常作祖宗供奉。張志白聞言，便大笑說道：「我正爲你形像俏俊，不亞月裏嫦娥，要帶你回去做個寵妾。」桑黛聞言，臉一紅，也不答話。登時揮拳就打。張志白急架相迎，一來一往，不到十餘個回合，桑黛靴尖一起，認定張志白襠下踢來。張志白趕着身子一旋，趁着一旋風腿，向桑黛說聲：「來得好。」桑黛一看，擺了水中撈月的架式。等他的腿來得切近，一伸手，便將張志白右腿抓住，罵一聲：「好雜種，去罷。」只聽咕咚一聲，張志白已攢倒在地。桑黛復搶一步踏住，登時舉起拳頭，如雨點一般，由上至下，密排了一頓口，中還高聲說道：「無知的雜種，可認得桑黛英雄麼？」張志白被桑黛這一頓拳足交加，只打得筋疎骨折，再忍不住，只得噉呀了二聲，苦苦說道：「算我有眼無珠，不識英雄。從今以後，當甘拜下風，還望寬恕一遭。」張志白定然感激不已。桑黛見他求饒，不覺哈哈大笑，說道：「你既求饒，可便宜你了。」去罷，說着，登時住了手。走過一旁，張志白趕着爬起來，抱頭鼠竄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思報復二打蓬萊館 求結納急走蒲家林

話說張志白被桑黛一頓拳足，打得寸骨寸傷，只得哀求着討饒。桑黛放了他去。張志白抱頭鼠竄，出得門來，見手下家丁一個都不知去向。原來衆家丁皆被桑黛的門徒，打得分散大吉。張志白只得牽過馬來跨上馬，狼狽而去。桑黛見張志白已去，回至書房，便與衆門徒說道：「那廝雖然被我打破，聞說他甚是頑皮，定然不肯甘心。過兩日傷好了，他還是要來報復。我們到要防備他些才好。」我本來說明日動身，有此一舉，到要稍停數日，等等動靜。衆門徒答應是，不說桑黛預先防備，再說張志白狼狽回家。他哥哥志紅一見他那種光景，頭青眼腫，步履維艱，趕着問道：「兄弟爲何今日回來？這般狼狽回家，吃了什麼人虧了？」張志白見問，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張志紅不聽尤可，只聽不覺無明火起，怒髮冲冠，大喝一聲，罵道：「好大胆無知的桑黛，爾敢橫行，將我兄弟打得如此模樣。我看你有多大本領，若不給你些利害，也顯不得我張氏兄弟。嚇嚇有名，回轉頭來，又與志白道：『兄弟，你可耐心養息，等候傷痕全好，爲兄的與你一同前去。』總要將他報復過來，才顯得我張氏兄弟不是無能之輩。張志白答應：『志紅，猶恨恨不已。』光陰迅速，不覺又已經旬。張志白傷痕已好了。這日張志紅思報前仇，便傳一班教習及打手，各帶棒棍，同着兄弟志白，騎了馬，帶領衆人，復奔蓬萊館而來。到了蓬萊館，也不通報。張氏兄弟一齊便跳下馬來，帶領衆打手，一哄而進。那桑黛的家丁，見了這樣光景，知道是前來報復，趕着飛奔進內報知桑黛。桑黛聞言，即與衆門徒說道：「果不出我之料。這廝今日復來，必然併力猛鬥。諸位可也要猛勇上前，不能見弱與他才好。」大家齊聲答應。只見一個個摩拳擦掌，抖擻精神，只待交手。

桑黨也將上衣服束了一束緊提了一根齊眉棍帶領衆門徒一擁而來桑黨大聲罵道無恥匹夫狂妄的小子前日已領過爺爺的利害還敢再來可知今日不能寬恕你了張志白聞言好不羞辱也不答話便喝令教習打手一擁搶上將桑黨團團圍住棍棒齊施桑黨說聲來得好急忙舉起齊眉棍一路打去任他教習打手再多些那裏是桑黨的對手更兼他那些門徒沒有弱怯之輩只打得張氏兄弟心驚胆落衆教習打手氣喘吁但見一棍去碰着的面腫眼青一棍來掃着的骨疎筋折張氏兄弟一個頭上着了一棍一個腿上着了一棍兩個人都是血流不止不敢戀戰匆匆的逃走出門那些衆教習打手見主人已先逃走還在這裏作甚麼呢也就一哄而散桑黨大笑不止高聲笑道這樣無能也要前來報復可不是自討苦吃麼說着同衆門徒走了進去那一番得意自不必說且說張志紅兩兄弟大敗而回相對吁嗟切齒痛恨只見張志紅說道阿弟要報桑黨的仇除非去結納兩個人任他兇狂也不怕他不敗志白問道這兩個人是誰呢志紅道離此不遠約有四十餘里太湖旁邊有座山莊叫作蒲家林林內有座大寨叫作蒲家寨却是兄弟三個專門劫掠爲生與太湖內的強人是通同一氣那長名叫蒲龍次名蒲虎三名蒲毬皆生得武勇惟有蒲毬更加勇猛手下聚着三四百嘍兵遠近莫不聞風俱怕我等可將桑黨的胞姊那種的美貌畫個小照再用珍珠綢緞去到那裏獻把與他就說桑黨口出狂言藐視山寨聲稱要來剿滅因此將他的胞姊圖像獻與大王出寨去打蓬萊館帶回美人蒲龍等一聽此言必然答應不是可報此仇麼志白一聽大喜即刻措辦起來不過三五日各樣齊備就命家丁挑了禮物一同望蒲家林而來到了那裏果見一座山林綠層層四圍樹木中間隱隱有所高大房屋張志紅兄弟二人正望前走忽見林內走出一隊嘍囉一見來人哈哈大笑高聲喝道來者丟下買路錢來放你過去你倘有半字不肯看說着拔刀來一齊跳出那張志紅趕着勒馬說道林內聽者我等並非過路客商是特地前來與你家寨主獻寶可速回寨稟知好帶我等進去獻納那衆嘍囉聽說頗爲疑慮大家議道那裏有這等癡人情願獻納物件恐怕其中有詐遂齊聲喝道爾等休得胡言俺已知道爾等是奸細快將金銀丟下若再多言定不饒你張志紅復又說道我等實在前來獻納若說我等是奸細豈有手無寸鐵之理衆嘍囉聽說又復走到跟前看了一遍這才飛跑進去稟報到了聚雄堂上那蒲龍等正在那裏飲酒忽見嘍囉進來跪下稟道啓大王知道今有林外客商一夥經過帶着物件不少小的們便上前去搶那知不是客商只聽他那爲首的騎在馬上說道是特此前來獻寶叫小的們進來通報好帶他們相見小的們恐怕奸細一再重看見他們手無寸鐵實係獻寶前來因此報與大王得知蒲

龍蒲虎尙未回答。只見蒲毬大喜說道：「那一夥人既然如此，即叫他們進來相見。我等只須防備着，恐怕有甚詐便了。」小嘍囉答應，即刻出了聚雄堂，跳出林外，高聲喝道：「來者聽着！俺大王有令，着爾等即速進內相見，不可遲延。」張氏兄弟一聞此言，俱各大喜，立刻跳下馬來，帶了家丁，將所有金珠綬疋，一齊搬進內來。至大寨門口，只見兩旁擺着許多刀槍劍戟，好不驚人。他二人走至廳前，趕着跪下，不敢抬頭，只聽上面問道：「爾等因何前來獻寶？莫非其中存着奸詐，快快從實說來。」若有半字隱瞞，推出寨門，斬首號令。張志紅兄弟二人，便趕着回道：「我等只因蓬萊館桑黛欺人自負，便去相打。第一次打敗而回，心不甘，第二次又去報復，明知必敗，却假借大王聲威前去嚇他們。料他聞得大王名字，必然恐怕，那裏知道那廝胆大已極，他說無名草寇，有何能為？我若不赴廣陵去打擂台，定然率領門徒掃平山寨。話猶未了，只見蒲家兄弟大聲怒道：「好小子桑黛，俺與你毫無嫌隙，各不相侵，何得自恃勇強，欺弱我等？你就有多大本領，敢出如此狂言，俺不與你拚個高低，也不算俺們的利害說罷。」即扶起張志紅兄弟，又請他入座飲酒。張志紅兄弟便命家丁將金珠綬疋一齊獻上。蒲龍等也就一件件看畢，收納起來。末後看到一幅畫圖，只見上面有個佳人，真如天仙一般。因問道：「這是什麼用意？」張志紅道：「這個美貌無比，便是桑黛的胞姊，叫做桑秀英，已經嫁了一個姓蔣的秀才。離蓬萊館不遠，喚作薛蘿村，却生得美貌無比。天下難有，要第二個再像那種模樣，是沒有了。」蒲龍聞言大喜，便與蒲毬說道：「三弟，這件事須你前走一走，欲知三打蓬萊館，畢竟桑黛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報前仇三打蓬萊館 爭美色大鬧聚雄堂

話說蒲毬帶了衆嘍兵直奔蓬萊館而去，走了半日已到。此時桑黛已將衆門徒散去，正在料理行裝，預備到揚州打播，忽聽門外人聲鼎沸，一片喊救之聲，即刻叫家丁出外觀看。家丁答應，才走出來，只見一個書童匆匆的走進說道：「啓大爺知道今日蒲家林強盜帶領嘍兵，持着刀槍劍戟，蜂擁殺來，口口聲聲說：『是大爺欺人太甚，在背地裏罵道：』他們現在打至廳前，請大爺速速作主。」桑黛聞言吃驚不小，暗道：「我與蒲家林強寇兩不相涉，爲何說我欺人太甚？」這光景大約是姓張的到他那裏挑唆出來，暗地報復前仇，亦未可料。一面想着，一面脫出外衣，提着一桿方天畫戟，即刻到了廳前，大聲喝道：「好大胆的強寇，我與你今日無仇，往日無冤，你做你的強寇，我開我的酒館，爲何殺奔前來？你既到此尋死，可莫怪我桑黛不輕饒。」蒲毬一見也大聲喝道：「你就是桑黛小子麼？爾爲何暗地罵人，欲掃平俺爺爺的大寨？今日特來取你的狗命。」桑黛聞言料是張氏弟兄的鬼話，却不肯甘心稍讓，也就喝道：「就便罵爾這狗盜，爾又有



奈我何說着就手一戟刺來。蒲毬舞動雙鎗，急急招架。那些衆嘍囉見他們已經交手，便一擁上前團團圍住。把個桑黛困在垓心。桑黛毫不懼法，抖擻雄威，架開刀撥過鎗，擋住棒挑過劍。只見他一枝畫戟變成了八面威風，隔架遮攔。風雨不透，有時還得着空刺人一戟。那蒲毬的雙鎗也是十分驍勇，一着都不肯讓。兩個人鬥在一起，只殺得綠苔無神，青草欲淚。桑黛一人雖然勇猛，究竟是寡不敵衆，看看抵敵不住，只覺得兩臂酸麻，腰肢疼痛，心中暗想：我若不再殺出重圍，必然送性命了。何必乃爾？遂大吼一聲，遂見他畫戟一揮，好似片片梨花，紛紛瑞雪，一齊落下。衆嘍囉一聲嘈囂，疊疊的向兩邊一分。桑黛趁此之時，即奮勇殺出門外，借着蒲毬的馬跨上雕鞍，加上一鞭，兩脚一夾，如風馳電掣般跑去。衆嘍兵尚欲追趕，蒲毬大聲喊道：自古道窮寇莫追，由他去罷。俺們且將他的家私擄掠回莊，作爲供用。衆嘍兵答應，即刻齊來將所有金珠細軟搜括殆盡。蒲毬當下又復傳令，順道薛蘿村搶掠美婦桑秀英。衆嘍兵好不高興，即刻蜂擁前去。將近黃昏時，已到薛蘿村上。大家胡哨一聲，直擁上前劈開窗門。蒲毬首先進去，那些莊丁見着許多強寇殺來，那裏還敢阻擋，躲的躲，跑的跑，走個乾淨。直到內宅細聽，房內尚有讀書的聲音。原來蔣逵還在燈下讀書。桑秀英一旁刺繡蒲毬一見不問青紅皂白，便大踏步搶進房去，大吼一聲：爾等不許走，要走就是一刀。蔣逵桑秀英只嚇得亂抖，跪在地下哀求說道：望大王寬恕，我等是寒士，沒有金銀財寶，請到別家去罷。蒲毬喝道：毋得多言，一面說着，一面命嘍兵將他二人好好縛在馬上，帶回大寨。嘍兵答應，登時將蔣逵夫婦兩個扶出門外，向馬上縛好。蒲毬又搜括了些細軟，擄了兩個僕婦，一齊帶至馬上。連夜的回奔蒲家林而去。不到天明，已至莊上。早有小嘍囉飛報進去。蒲龍蒲虎聞報大喜，正欲出來觀看。蒲毬已走到廳中，大略說了一遍。又見小嘍囉將蔣逵桑秀英雙雙扶至，只見蔣逵夫婦兩個一齊跪下，哀哀泣道：求大王饒命。蒲龍蒲虎一見桑秀英那般美貌，欣然笑道：果與畫中人無異。當命嘍兵送歸後寨，把蔣逵安放一處，叫他在寨中司管帳目。又將擄來那兩個僕婦也送至後寨，叫他好好伏侍小姐。吩咐已畢，登時命人擺酒。此時張志紅兩兄弟又至廳前一齊叩謝說道：蒙大王略施虎威，使愚兄弟的前仇一時報復過了。蒲龍當下笑道：不有你獻圖畫，怎麼有這美人到手。俺也要謝你的大力，于是就在聚雄堂上，大排酒筵，命張志紅兄弟也一齊入座，開懷暢飲。又命將蔣逵喚至，對他說道：爾在此不須驚恐，好好住下，給你司帳錢糧倉庫。俺死也不薄待於你。若三心二意，可不要怪俺一刀。送了你的性命。可憐蔣逵那裏還敢開口，只見珠淚滔滔，站立不動。蒲龍并命嘍兵將他安置，給他的酒食。蒲龍蒲虎等五人便大飲起來了。飲至半酣，忽見蒲毬說道：大哥，小弟將那美人

帶來自然是與小弟做了弟媳。今日是個良辰吉日，晚間就可去結絲蘿。蒲龍聞言，冷笑一聲說道：「三弟你這如何太不知自量，你可知道國有大臣家有長子，那美女雖然是你帶回，還該讓與哥哥才是道理。怎麼你倒要先佔起來，真是個年少無知，不曉禮體了。」蒲毬聞言，也含怒說道：「大哥何出此言，雖說國有大臣家有長子，那美人畢竟是小弟帶來，難道我費盡虎狼之力，不能自得，倒要送你，這可不是個笑話。而況你坐在案中一刀一鎗，總不會殺過，倒要得現成美人，天下有這個道理沒有？」蒲毬說我不知自量，我看你才不知自量呢。我又不是奪的你的，怎麼叫做不知禮體。蒲龍聞言，便大怒喝道：「好大膽的逆弟，你敢違背兄長，那美人雖是你帶回，難道不應該孝敬哥哥，你倒反要強佔那裏，連這長幼尊卑全然不曉。那美人，俺是要定了，你若敢再多言，可莫怪哥哥打你這逆弟。」蒲毬不覺重重大怒，立刻站起身來，喝一聲：「好不知恥的東西，你還自命哥哥，我若不看同胞的分上，手足的道理，將你這無恥東西一刀揮為兩段，看你又其奈我何。」蒲龍更覺大怒，也站起來，喝道：「好逆種，看哥哥能打得你麼？」說着，就一掌打來。蒲毬那裏肯讓，登時踢翻座位，跳出來，也就一拳向蒲龍打去。蒲龍讓過拳頭，趁勢就一腿打到蒲毬，一聲怪叫，來得好，說着就望後一退。蒲龍一腿打空，便望前一傾。蒲毬看得真切，就搶進一步，舉起拳頭，正要望蒲龍頂門打下，只見蒲虎趕上前來，將蒲毬的手腕忙托住，道：「休得無禮，乘勢一轉身，望空中站定，將他二人分開，趕着說道：「兄弟不必爭鬥，我有一言，最為公平，你等坐下聽我說來。」是蒲龍蒲毬復勸入座。那蒲虎說道：「兄弟三人，美人却只一個，若大哥要去，俺與三弟落空，若三弟要去，俺又與大哥落空，終不會將那美人分成幾處麼？」那美人雖是可愛，你等好好的手足，却不可為他傷了手足之情，俺却思得一法，從今日起，便往各處尋找，倘再搶得兩個回來，各人分一個，一齊花燭，豈不大妙。現在大哥三弟皆無須爭執，誰敢不依着，當按令正法。俺還有一說，必須同設重誓，以防私自竊去。蒲龍聽說，首先答應。蒲毬沒法，亦只得允從。當下三人即發了重誓，重新入座飲酒。這也是秀英不該遭他們污辱，故有此兄弟一番爭鬥。暫且不表，再說桑秀英正在後寨啼哭不已，要在那裏尋死覓活，忽聽外面小樓囉說道：「美人不要哭了，大王爺在廳上發過誓了，要等再搶兩個來，一齊洞房花燭呢。」桑秀英聞言，芳心才算略定。由此每日坐困愁城，指望兄弟桑黛前來搭救，畢竟桑秀英何時才出牢籠，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桑黛自從上馬飛奔的走了三五里外，時已是日落，再向前去，便無從投宿，因想此地有個尼菴，叫作慈雲院，這

菴內尼僧桑黛是常常佈施他的錢的。不如暫到菴中借宿一宵。明日回去再作商議。主意已定。轉過松林。卽向慈雲院而去。不到半里。已至菴門。桑黛跳下馬來。便去敲門。裏面有人答應。只見雙扉起處。有個老尼提着燈光。近前向桑黛臉上一照。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桑爺到此。但不知桑爺在更深夜半。到此何爲。桑黛答道。且進去再說。老尼讓桑黛進入菴內。又將那匹馬牽了進去。老尼隨手將門關上。這才來到菴堂。一見桑黛形色倉皇。氣喘不定。趕着問道。桑爺是從那裏來。爲何這般狼狽。桑黛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那老尼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道。這樣兇橫。大老爺也不能讓他過去。說罷。便去廚房內燒了一壺茶來。又去打了一盆面水。送與桑黛洗臉。桑黛便洗了臉。吃了一碗茶。坐在那裏略定片刻。那老尼又去做了兩碗蔬菜。煮了些黃米飯。擺出來。桑黛此時腹中飢餓。頗爲得濟。便吃了兩碗。搗饑。佛婆收了菜飯。又打了一盆面水。桑黛復洗了臉。然後又倒了一杯茶吃下。却好老尼走來說道。桑爺辛苦了。請至客房裏安歇。一宿無話。桑黛便去安歇。次早起來。梳洗才畢。只聽叩門聲喧。佛婆前去開門。只聽門外有人問道。此處可有個桑大爺來。應桑黛聞言。卽跑出去。原來是家內的僕人。便問道。爾來做什麼。那家人道。啓爺正是。禍不單行。家內被強盜打掃一空。也不談了。姑爺家內。今早天明。有人送信前來。說姑爺同姑奶奶昨夜三更時分。被強盜一齊擄去。特來報信。以爲我們這裏沒事。那裏曉得我們這裏也是如此。家人特尋到此。報爺知道。桑黛聞言。這一驚非同小可。當下說道。這可怎麼好。老尼見此光景。卽上前說道。桑爺不必着急。好設法去救姑爺小姐。桑黛想了半會。因暗想道。要去救我胞姊與姊夫。除非趕往揚州。打了擂台。約些朋友前去。才可濟事。不然還是寡不敵衆。王意想定。卽叫家丁回去。向各欠戶。先將所欠銀兩。討取一半。限明日送來。備作路費。前往揚州使用。家丁答應回去了。次日卽送了二千銀子來。桑黛抱了包裹。收拾齊整。擬第二日動身。到了晚間。獨自在兩廊上閒步。忽見對面廊房內。現出燈光。隱隱有婦人啼哭。桑黛聽有一刻。好生詫異。卽將老尼喊來問道。那房內藏着何人。爲什麼在那房裏啼哭。老尼見問。便先嘆了一聲。然後說道。這人姓駱。是淮安人氏。他老爺在日。曾作知縣。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名喚秋霞。生得頗爲美貌。因搬老爺棺柩回籍。路過此地。駱太太同着小姐到此燒香。不料把香燒畢。着佛婆送他回船。只見棺柩擺在岸上。船已不知去向。却被他家人船戶。將所有行裝物件。全行拐去。佛婆回來告訴老尼。因此將他母女接在菴中。又把棺柩抬來。寄存外堂。後來與駱夫人閑談起來。他說有個胞姪名喚駱熙。綽號分牛虎。是個蓋世英雄。有一身武藝。要寫封信與他。叫他來接。在此住了許多日子。到也安閑無事。不料又惹出一件禍來。離此地二里。有個晉家莊。那晉家頗爲豪

富。老安人所生子女二人。子喚游龍。不事生業。一味胡行。女名驚鴻。這驚鴻小姐。端莊貌若天仙。前日會同着晉老安人。到此燒香。遇見秋霞小姐。二人一見。即情投意合。後聞駱夫人說出前情。晉安人便命他小姐與駱小姐結拜了姊妹。臨走時。還說遲兩三日接他。去莊上盤桓盤桓。隔了兩日。使了兩個丫嬛。一個小使帶着一乘轎子。前來說道。奉驚鴻小姐之命。來接駱小姐去。當下駱夫人就允了。那知一去之後。到晚並未回來。彼時尚不見疑。以爲是晉小姐留住。次日。即着佛婆去接。那知晉家門口的人說。不會有個駱小姐來。他家也不會有人去接什麼姓駱的。佛婆即叫他家門口的人。到裏面詢問他家門口的人。反把佛婆罵了一頓。佛婆沒法。只得回來說明各節。駱夫人聽說。就頗爲疑惑。便親自前去會晉安人。詢問便知道底細。及至到了晉家。那晉家門口的人。還是如此。不但不許駱夫人去會晉安人。把駱夫人痛罵一頓。駱夫人只得回來。幾次痛哭。欲尋自盡。老尼再三相勸。才算不會尋死。現在想是又想起他女兒來了。在那裏啼哭。桑黛聽說。歎息不已。心中暗道。這分牛虎也還嚇嚇有名。我何不明日去到晉家莊。將他小姐要回。送至淮安。他必感我救他孀母妹子之恩。我就請他助我去滅強寇。他必然應允。何不就這樣辦法。主意想定。即叫老尼去請駱夫人相見。老尼聽說。便去對房內同駱夫人說明原由。駱老夫人大喜。即刻出來與桑黛見過禮。一見桑黛那種美貌。已是愛慕不已。桑黛請駱夫人坐下。便道。夫人只管放心。明日桑某當去晉家莊。向他理論。叫他送出令嫗便了。但有一層。不得不與夫人說明。桑某必須認夫人爲姨母。前去才好措詞。駱夫人連稱極好。復又謙讓了一回。說夫人不必客氣。此不過權宜之計。只要將令嫗討回便了。駱夫人應允。復又謝了一回。站起身來。仍回房去。桑黛訪了他蹤跡。因即換了衣服。又佩上寶劍。跨上馬。直望晉家莊去。你道駱秋霞怎麼被晉游龍騙去呢。只因爲母親自那日在菴內見了秋霞。回去與他女兒驚鴻閒談中。只是讚歎秋霞美貌。却被游龍聽見。游龍又因自己的老婆性情強橫。頗有雌威。因思另納一妾。一聞此言。便與他門客張春儀商量。張春儀就出了這個主意。叫他請着母親妹子。只着了嫗小使去。到菴中。假稱安人之命。將駱秋霞接至家中。置放暗室。等他老婆回母家時候。便去與駱秋霞成親。又招呼了門口的人。如有人來接駱家小姐。一概回他不知。也不准與老安人小姐知道。因此門口的人。奉了主人之命。才敢如此。桑黛到了晉家門口。下了馬。進內便與門口人說道。你進去稟知你主人。就說蓬萊館桑黛特地來拜。有要話來談。總要相會。那門房一聞此言。暗道。他家前日遭了大禍。爲何今日前來。有什麼要事呢。只得進去稟報。却好游龍正在書房與門客張春儀閑話。一聽此言。便與張春儀說道。桑黛如何這等荒唐。我平日與他並無往來。爲何到此稱

有要話面說。張春儀道：「少君，你可知他來意麼？或是與那駱家什麼瓜葛，他前來討取也。未可知，但他既來，却不可不會看他如何說項。須如此如此，包管他墮我術中。」晉游龍大喜，立刻命人相請桑黛走到廳上。游龍已出來迎接，含笑說道：「久慕大名，迎接來遲，亦望恕罪。彼此又行了禮，分賓主坐下。家丁獻上茶來，桑黛便道：『有請。』小弟有件疑事，特來奉問。只因前日令堂太太著人到慈雲院去接駱家舍表妹，當日未回。次日佛婆到府來接，不料門公聲稱並無駱小姐到此。及至家姨母親自造府，會令堂太太又被軍府門公阻攔。家姨母只得將前情說明，不料貴門公反說家姨母誑詐。小弟因此前來奉問。到底怎麼一回事？小弟的賤姓，吾兄諒亦深知，還得請教是何道理。說着，便發起怒來。游龍趕着陪笑說道：『吾兄且請息怒。聽小弟一言。前者佛婆來接，是舍妹不令放去，故屬家姨們如此回覆。至等二次，令姨母前來，可怪得那一起混帳的東西，未曾進來通報，不是家母不知，連小弟也不知影響。既吾兄親自前來，小弟當屬舍妹，將令表妹送回便了。』桑黛道：『如此則感激之至，說罷，就催他送出來。』游龍道：『吾兄初次惠臨，弟已招呼聊備水酒，萬勿吝氣。桑黛推辭不過，只得答應。當下即擺出酒席來，請桑黛坐了首席。晉游龍張春儀殷勤相勸，將桑黛灌得大醉。登時即命莊丁將桑黛拖倒在地，綑綁起來，先背打一頓。桑黛驚醒，自知中計，大罵不住。游龍又令人將他抬到後面，把他燒死，不知桑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小丫嫖巧救俏郎君 醋大娘毒打蠢公子

話說桑黛被游龍綑縛起來，喝令家丁抬到花園空房內，準備三更時分，架起乾柴烈火，將他燒死。合該有救，忽然驚鴻小姐跟前有個婢女名喚素琴，與小姐如同姊妹，向中堂廊下經過，只聽兩個小童低言俏語，說桑黛的話。素琴一聽，暗道：「這桑黛我的父親受他的恩惠不少，怎得設個法兒救他？才是眉頭一縷，計上心來，急急忙忙跑到樓上，在驚鴻小姐前，告訴了一遍。晉驚紅聞言，吃驚不小，因道：『哥哥作事，未免太覺糊塗，怎麼把駱家義妹騙了來家？又要害什麼姓桑的？這可怎麼好？不然直截了當告訴母親，又值母親在那裏？此事如何設法是好？』素琴在旁說道：『小姐不必著急，婢子却有個法兒，先將桑黛救出，明日小姐親到書房去救駱家小姐。晉驚鴻生性本來懦弱，也不問他如何救法。聽了這話，便即答應。素琴那敢怠慢，即刻到了花園那間空房，只見房門鎖着，還有人那裏看守。素琴一看，便又生一計，復又到樓上，取了火種，走到柴房內引著火，登時烈焰冲天。素琴即躲在黑暗之中，只見衆人都去救火，連那看守空房的兩個人都是救火去了，他便走到空房外面，用石塊將鐵鎖打落，推開房門，見桑黛被綑在那裏，他即趕上前。」

來便解開繩索叫他越牆而去。怎奈桑黛兩腿打傷不能行動。素琴又急急的拖了桑黛就走。桑黛見有人救此時也不辨清白就跟著素琴一直來到樓下。素琴把桑黛藏好便上樓來告訴小姐。晉驚鴻一聽此言吃驚不小。因道：「你爲何不把他放了出去？反將他帶下樓來？這是怎麼藏得住呢？」素琴道：「也會叫他跳牆出去。怎奈他兩腿被大爺打傷不能行動。婢子也知樓下藏身不住。只得望小姐大發慈悲將他帶上樓來。寄在婢子房內。暫住一夜。明日設法將他放去便了。」驚鴻沒法只得允從。素琴卽下樓將桑黛領上藏在自己房內。此時外面火已救息。那兩個看守的人仍在空房前看守。只見門已大開鎖落在地。再進房一看已不見了桑黛。趕著去報游龍一聽大怒立刻同著張春儀過來看視。春儀看了一遍向龍游說道：「此人斷不會自行逃走。這却是府上有人放起火來。用了調虎離山之計。暗將他救去。必得要各處去搜他。」一搜游龍依言立刻帶領家丁前後搜了一遍。幸喜不會收到樓上。却不會搜出。只得悶悶回去。仍到書房到了半夜各處都關了門。素琴便到房內去看桑黛。此時桑黛驚魂已定。一見素琴進內不覺暗自贊道：「好個俊俏婢女。雖是青衣一派却生得面貌絕倫。不免心爲一動。復悔悟道：人家救我何能稍存邪心。趕著按定心神。貼起來正色說道：『多蒙姐姐恩救。但不知姐姐姓甚名誰。此處却是何地。』素琴見問便將他父親會受恩惠及聽見小童私語的話說了一遍。又告訴他此是小姐的綉閣。桑黛聞言吃驚不小。因又正色說道：『小姐現在那裏。』素琴道：『正樓就是小姐的住處。此是我的住房。』桑黛說如此。姐姐今夜在那裏呢。素琴道：『我便去與小姐同宿。』桑黛道：『小姐那裏我也要進去謝他一謝。不知姐姐意下如何。』素琴道：『容我先去一言說著。轉身到了正樓。卽與驚鴻說道：『小婢子剛才去看桑黛。見他貌雖風流。却是居心不苟。與婢子談了半會。雖未必目不邪視。實在正色正言。他還說要前來拜謝。小姐搭救容納之恩。又有要話與小姐面談。不知小姐尙肯見否。』小小姐道：『男女授受不親。他雖正色端方。究竟事實嫌疑。還是不見爲上。讓他再住一夜。明日設法放他出去便了。』素琴道：『小姐之言雖甚有理。以婢子看來。見與不見都是一樣。小小姐雖存著避嫌疑的心。要知此人雖在婢子房中。却是在小姐樓上一般。不知者自然毫無議論。萬一稍少洩漏。小姐雖西江水不能濯也。卽便見了。只要無人洩漏。彼此毫無邪念。亦無防却。婢子不過因他是一片至誠。出于天性。不能不代爲轉達。驚鴻聞言。沉吟了一回。也不答應。却也不推辭。素琴看此光景。知道已經暗允。卽轉身出去。不一會將桑黛帶進說道：『這就是我家小姐。』桑黛先偷一看。果然生得美貌無比。便遠遠的深深一揖。低聲謝道：『蒙小姐相救之恩。某當銘感不已。但今朝事涉嫌疑。也是權宜之法。惟恐孤男寡女。萬一洩漏。某死不足惜。特恐有礙小姐清名。某

一法既不能使素姐與小姐同宿，有攪清夢，又不能使桑某安然去歇息。莫若桑黛仍在廂樓，效古人秉燭達旦，請素姐與小姐也自挑燈不寐。所謂各明心迹，萬一事出意外，究竟可對神明。不知小姐意下如何。晉鶯鶯聽了這番話，又見他那種美貌，實在暗羨不已。當即答應謝道：「桑君既如此用心，奴當銘感不已。惟恨家兄作事，殊屬荒唐。想來定遭報應不爽。君自請便，奴明日便當設法救君。若離此，就無危險了。」桑黛又謝了一回，即刻退出，回到廂樓。將房門閉上，果真效那秉燭達旦去了。晉鶯鶯與素琴兩人，也居然不去安睡，便挑燈夜話。那鶯鶯素琴說道：「那桑公子，明日如何設法放他出去呢？」素琴道：「小姐不須煩慮，婢子已思得一法。在此明日可將殷小姐接來，再將桑公子扮了了環模樣，送與殷小姐，就說新買來的。因大爺看他生得體面，要他作妾，奈大奶奶素來強暴，恐怕不容。徒然帶累他受罪，莫若送把與他。」殷小姐必然答應了。等殷小姐帶回，叫桑公子就在半路逃走。豈不是好鶯鶯說道：「此計雖好，特恐桑公子不肯易弁而釵，却又如何是好呢？」素琴道：「小姐更不須慮，婢子自會叫他首肯便了。但有一件，駱小姐明日一早，小姐可就要親自去救他，帶至上房，與老安人、大奶奶說明，還要將駱夫人接來，以杜後患。若將駱小姐仍然送回養內，大爺必定還要設計圖謀。那便救如不救？」鶯鶯道：「此話甚合吾意。我明日早先將駱小姐救出，你便設法將公子改扮起來，將殷小姐接來，趕緊叫他跟去，讓他半途逃走，免得藏在這裏，事多嫌疑。一夜無話，看看已到天明。素琴便先到桑黛那裏看看，見他房門仍未開，即上前敲開房門，便將夜間與小姐議論的主意告訴。一徧桑黛聽說，要他男扮女裝，他始則不肯答應，繼而被素琴再三相勸，也覺沒法，只得應允。又復恨道：「祇恨我這兩條腿，被游龍這小子打傷，不能行動，帶累我要易弁而釵。等我出了此門，若不前來報復，誓不爲人。」素琴也不多問，見他已經答應，又替他帶上了門，仍到正樓與小姐梳洗已畢，一同下樓，走到書房去救駱小姐。此時駱秋霞一見他義妹前來，好生歡喜。彼此就說了許多慚愧感謝的話，這也不必細表。便一同去到上房，却好晉老安人病體已痊，在那裏同媳婦正用點心。一見駱秋霞好生詫異，又見雲鬢蓬鬆，淚痕滿面，因問道：「如何這般光景？」晉小姐即將前話說了一遍。駱秋霞又哭訴了一番。晉老安人與醋大娘子聽了這些言語，幾乎氣煞。即刻將游龍喊來，老安人先罵了一頓。游龍不敢開口，站在一旁。醋大娘子因在婆婆面前，不敢施展雌威，便借詞將游龍喚到自己房內，立刻將門房閉上，取了一根皮鞭，不問青紅皂白，將游龍按翻在地，褪下褲子，在他雪白的屁股上，狠的打了有幾十下。只打得游龍一疊連聲，口稱「望娘子寬饒一遭」。下次再也不敢。醋大娘此時已氣得不能開口，只得坐下來氣喘喘，稍息一會，再說不知醋大娘如何釋去。

雌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桃僵李代設想非常 倚玉偃香坐懷不亂

話說醋大娘將游龍打了一頓，坐在那裏一面歇息，一面罵道：「你這無恥的賊，家裏現放着美貌的妻子，任你朝歡暮樂，你還不知足，還要在外面招引游蜂浪蝶，近來胆更大了，竟要瞞着我，將人家宦室小姐騙來，要將他作妾，把我全不作人，全忘了夫妻齊眉一事，你可該死不該死，該打不該打，罵着又站起來，游龍真是急煞，只得跪在地下，連連的叩頭，口中說道：『萬望娘子饒我個初次，我下回再不敢如此胡爲，再照此胡爲，不把娘子放在心裏，任憑娘子從重責罰，我都情願認罪。』醋大娘冷笑一聲，說道：『還說什麼下次，今日已是胡爲，我只問你今日下次如果敢再如此，再說下次的話，游龍又再三哀求說道：『可憐我屁股已打得痛極了，要曉得我的皮肉，就是娘子心上的肉，若果真將我打傷，我代娘子想，不免也有些肉疼，還是饒了罷。』醋大娘道：『虧你有這副面孔，哀求打罪可饒，罰罪難免。今日罰你向迴廊上，罰跪一支香，倘再求饒，定再重打。游龍沒法，只得忍氣吞聲，向迴廊下筆直的跪在那裏。此時家丁僕婦婢子，了頭全行知道，大家笑個不住，惟有素琴走到游龍跟前，向他羞道：『大爺你昔日英雄，而今尚在麼？游龍聽見，真要氣死，素琴說罷，即跑向後面告知衆人。』晋老安人聽說，又氣又恨，驚鴻小姐，也是又氣又好笑，大家正在嘈雜，忽聽外面報道：『駱夫人來了。』晋老安人聽說，即與大娘子小姐及駱小姐，一齊迎接出來，駱夫人一見秋霞，止不住淚流滿面，駱秋霞走上前去，說道：『娘啊，女兒今得與母親見面，皆是義姐義母相救之力，不然竟被狂徒污辱，女兒也直有一死而已。當下駱夫人即與晋老安人及晋小姐再三致謝，晋老夫人只是慚愧說道：『這種是不肖畜生，有累小姐受苦，老身實在慚愧無地，還求太太包含。』駱夫人又謝了一回，才進去，同到後堂，走至廊下，瞥見游龍跪在那裏，駱夫人問道：『此是誰人，爲何跪在這裏？』晋安人搶住說道：『這個就是不肖子，被我媳婦罰他跪下，叫他不可再敢胡爲。』駱夫人聽說，也只得做個面子，求晋安人放了。游龍聽見，好生慚愧，只聽晋夫人與醋大娘喝道：『蒙駱家伯母說情，還不給我爬起來謝謝游龍，實在難受，欲待不肯，既難違母親之命，又迫於老婆之威，只得走到駱夫人前拜了下去。』駱夫人將他扶起，醋大娘子還叫他過去，駱秋霞面前磕頭，駱小姐聽說，已與晋小姐走到遠了，駱夫人攔住說：『這有一句公子以後可不能再說，胡爲游龍此時，恨不能有個地洞鑽了下去，當下一溜煙即跑開了。』駱夫人進內，自有晋老安人款待，不必細表，再說素琴抽了空，即往殷家去接殷小姐，你道這殷家是何人，也是官宦門第，先代曾任封疆，早經去世，韓氏夫人所



生一子一女。子名霞仙，是翰林院帶着少夫人在京供職，女名麗仙，這韓氏夫人帶在身邊，守田園之樂。殷麗仙生得美貌絕倫，與晉驚鴻最爲知己。素琴到了殷家，一直入內，殷小姐見了素琴，問道：「你家小姐近來好麼？」素琴答道：「我家小姐正是記念着老夫人與小姐，叫婢子過來，給老夫人與小姐請安，還要請小姐即刻到我家去。」我家小姐與小姐有要緊話說，請小姐切不可推辭。殷小姐聞言，即稟知殷老夫人，當時坐了轎子來到晉家，走後園門而進。晉驚鴻接着請到樓上，便向他說道：「今請吾妹前來，非爲別事，只因愚姊前日買一婢女，喚蘇沁香，我哥哥見了要他作妾，怎奈我嫂嫂妬心太甚，吾妹是久經曉得的，若使送把哥哥，我嫂必然難容，反叫那婢女受罪，因此要將他送給賢妹，又怕得不得行，故請賢妹前來，就將他帶了回去。」殷小姐滿口答應，他姊妹二人談心的時候，素琴已將桑黛裝扮起來，只聽驚鴻叫道：「素琴現在那裏，可把沁香帶來。」素琴答應，即刻將桑黛帶至，桑黛偷眼一看，暗自吃驚道：「我桑黛何以遇着這些磨難，昨晚見了驚鴻，已是心神搖蕩，好容易百般按納，才算沒事，那裏曉得今日又見了這一位較驚鴻尤加十倍。」我桑黛若有這日，定將這兩個美女娶了回去，一面暗想，一面跪了下去，先帶殷麗仙見過禮，又至驚鴻跟前謝過。此時晉小姐看看好生不忍，含淚說道：「只因我哥哥不容，把你送與殷小姐，你好生跟他前去罷。」桑黛聽說，也不敢相忘。晉小姐聽了，也知他話中有話，當時雖得羞面，却是深爲心許，自己暗道：「聽他的話，是求婚之意，我若得匹配此人，也算終身有靠了，也是暗暗允道：「難得你終身不忘我，隨後再來看你。」今日你跟殷小姐去罷。」桑黛聞言，心中大喜，彼此皆暗暗定下終身。殷小姐却毫不知覺，惟有素琴聽說，心中明白，當時將一個小衣包遞給桑黛，說道：「這是你的東西，拿了去。」桑黛接在手中，殷小姐也就告別。晉小姐也不相留，素琴送至園門，悄悄的與桑黛說了一聲道：「桑公子，你可不要忘了。」小姐臨別的那句話，桑黛道：「若有負心，神明不祐，還請姐姐在小姐前將我桑黛的心表明才好。」至於姐姐的大德，等小姐事畢之後，我若有負，也是神明不佑，却要圖個切己的報服。」素琴聞言，心中雖是大喜，外面却紅了一紅臉，輕輕的啐了一聲，還罵了一聲油嘴，又回頭望他一笑，桑黛才跟着殷麗仙的轎子去了。素琴也就關了園門，上樓去，再說桑黛跟着轎子走到半路，一灣腰，在轎子裏去拿衣包，打算逃走，那裏曉得衣包在殷麗仙跟來的小丫頭手上，桑黛沒法，只得跟着到了殷家。殷小姐又稟明夫人，後然伏伺小姐進了房，這才去走近前行禮。殷夫人一見甚喜，因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爲什麼賣身？」桑黛道：「姓蘇，家住西莊，父親是本學秀才，單生婢子一人，不

幸三歲母親病故，父親視如珍寶，也會讀書，一切針線，從未習過。不料父親一病身亡，棺殮無資，只得學那賣身葬父，因賣到晉府，伏伺小姐，不意晉家公子見婢子薄有姿色，便要給他抱衾與裯，又嫌小主母妬心太重，因此晉小姐恐怕婢子被他糟塌，所以才把婢子送給小姐的。殷夫人一聽，便道：「原來你也是書香門第，還是個孝女，若將你作了婢女，豈不是屈了你？便如何是好？」蘇小姐你史書既通，音律可知，一二麼？桑黛道：「婢子也會學過，但不精工，原來殷小姐酷嗜彈琴，聽桑黛說知音律，又問道：『你會撫琴麼？』桑黛道：『略知一二。』殷小姐即命人將琴攜出，叫他去撫。桑黛也不推辭，但說了一聲：『還望小姐指教。』即刻理了絲桐，撫了一曲，是平沙落雁，真是宮商合拍，挑剔精工。殷小姐大喜，即與夫人說道：『女兒意欲與他結拜姊妹，作為房中良友，不知母親意下如何？』殷夫人喜歡道：『當得當得，甚合吾意。』當下殷小姐即與桑黛結拜姊妹。桑黛長麗仙，便以姐姐呼之。既拜之後，又叫家下了環僕婦，羣呼蘇小姐。這日晚間，殷麗仙即與桑黛同宿。那知桑黛這一夜，心猿意馬，好生難耐，禁不得殷小姐，又與他引為知己，同衾並枕，把這桑黛弄得是個銷魂。又加以殷小姐那種俊俏風流，比晉驚鴻尤加十倍，兩個人睡在一頭，殷小姐說話之中，那一陣陣的口脂香，真把個桑黛引得個禁捺不住。又見他玉峯高聳，真個是新剝雞頭，桑黛見這樣光景，任他魯男子再世，柳下惠復生，也不能禁捺此心，又引逗起來，復入想道：『我若亂了他，不但無以對神明，又何以能對晉小姐？雖如此想，却是春心已動，何能即刻禁止？不得已，便翻身過去，背着殷小姐，將自己的手指放入口內，咬了幾口，纔算這一點春心。按捺下去，那知殷小姐不知就裏，復又說道：『姐姐你為什麼不同過臉兒來？』這一句話，又將桑黛的心挑動，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識破行藏盟山誓海 相逢邂逅握手談心

話說桑黛與殷小姐並頭而臥，引動春心，實在按捺不住，不得已背轉面來，將自己的手指放在口內，咬了幾口，纔算將一點春心牢牢捺住。那裏曉得殷小姐不知就裏，復喚他道：『姐姐你怎不回過臉兒來？』桑黛忽一聞此言，又不覺神魂飄蕩，只得咬着牙假裝睡熟。一任殷小姐儘推儘喊，只是不應。殷小姐沒法，只得罵了一聲，癡了頭，偏自這樣濃睡，好不悶殺人也說罷，轉過臉去睡了。桑黛見他去睡，暗裏想道：『我桑黛也是個風流孽種，只不肯有負神明，欺了暗室。今日却把我弄得好苦呀！此時已將三鼓，再聽一聽，殷小姐已經睡熟，他悄悄的爬起來，就將桌上燈光又挑了明亮，便去取了自己衣包，脫去身上衣服，換了包內長襖，又將一雙八寸長痛幫花的大腳女鞋脫下來，換上自己的快靴。

走到床前。望着殷小姐說道：「小姐，我桑黛別你去也。等日後立功建業，薄有微名，定當覓倩冰人，求爲佳偶。若小姐有良配，只算我桑黛無福消受。總然今晚雖敲小姐錯愛，同衾並枕，却不敢有負神明。渺渺寸心，惟天可表。正在那裏低低祝告，忽見殷小姐翻轉臉來一看，不見了床頭人，再向床外一看，只見一個武裝美男子站在床前。殷小姐吃驚不小，登時爬坐起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此地？」桑黛見說，即刻跪下哀求說道：「小姐見憐，乞容一稟。某並非蘇家女子，實係蓬萊館俏哪吒桑黛，只因游龍在慈雲菴騙去駱家女子，某代抱不平，前去向討。不期誤中游龍之計，將某鎖入空房，欲將火焚。幸虧素琴婢女巧救出來，藏入晉小姐內室。復設計男扮女裝，假稱給送小姐。本擬半途逃脫，都因某衣包在小姐所帶婢女手上，未便脫逃，只得跟着回家，以爲小姐到了府上。不過列爲青衣，肩便仍可逃脫。那期錯蒙辱愛，結爲姊妹行。又許同入牙床，同衾並枕。某自知有罪，惟礙於嫌疑，不敢明言。雖小姐一再接談，某只隱忍挨苦，不敢有欺暗室。即在晉小姐妝樓，一夜也是秉燭達旦，斷不敢乘人不覺，玷人芳名。如果稍有虧心，某當死於刀箭之下。還有一說，小姐的明見，某若存邪念，何必急急潛逃？而且小姐已經睡熟，又何必低低告別？正爲來時光明去時，必要磊落算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不欺暗室的大丈夫。倘要見色即迷，污人名節，那種行經，狗彘不如。尙望小姐不可張聲。某即此去矣。倘有後會，定圖良報。」殷麗仙小姐見他這一番磊落光明的話，心中雖暗恨晉小姐作事糊塗，却羨慕他言語溫柔，見色不亂，真是個是美男丈夫。因道：「君家雖如此光明，但有一件女子之身，是何等貴重。如今雖君不欺暗室，奴亦深信不疑，究不免白璧無瑕，已污了一點。奴不恨旁人，只恨晉家姊太是胡鬧。奴家惟有一死自表，以報君家不欺暗室之心。便了說着，就要向粉牆上一頭撞去。桑黛趕卽上前攔道：「小姐萬萬不可如此。若小姐白圭之身，並未有微瑕之玷，好在對天可表。某斗胆還有一說，若不棄微賤，願以白頭相訂。俟某得有微功，當倩冰人登門叩求。某斷不敢有負初心，但不知小姐尊意如何？」殷小姐道：「奴豈無心，惟恐君家有棄耳。倘能始終如一，奴便亦不敢負了。今言而况今夜說至此，就不說了。只見他兩頰飛紅，雙淚俱下。桑黛已知其意，趕着說道：「卿卿之意，如見肺肝。卿既有心，僕豈忍相負？說着，復跪下去發誓道：「我桑黛以虎口餘生，得荷玉人垂愛，雖同衾半夜，未負神明。既破行藏，願訂白頭之約。倘有異志，不死于於刀劍，卽死於水火。皇天后土，實式憑之。麗仙見他發出重誓，不免一寸芳心，頓生憐惜，趕着跪下來，用手將桑黛扶起，掩住其口，道：「要情堅，何須立誓。君既如此，奴也不效兒女之態。卽以君之所誓爲奴之誓，倘存異志，有如君言，桑黛大喜。二人復站起來。麗仙小姐尙有依依惜別之意，那桑黛便斬截說道：「斗轉星移，毋能久。」

待一言爲定，幸保千金之體，僕去矣。說着，將樓窗一開，一個箭步，穿出窗外，登時就不見形影。殷小姐立在窗口，望了半會，只得關上樓窗，仍然上床去睡。此時那裏睡得着一味的想，桑黛如何正大，如何溫柔，如何見色不迷，如何不欺暗室，胡思亂想，直想到天明方睡去。一覺睡醒，已是日上三竿，便趕緊起來，去稟知母親說。蘇沁香不知何時逃走，殷夫人也只得嘆息而已。話分兩頭，桑黛出了門，卽大踏步向慈雲院而來，走到天明已到，便去敲門，進入裏面。老尼與衆家丁趕上前來問道：「大爺，這兩日你在何處，爲何總不回來？」桑黛便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大家這才明白，桑黛又叫人取了三十兩銀子，給與老尼，他便攜着包裹，帶了一個家丁，走到碼頭，顧了船隻，跳下船，卽刻解纜，直望揚州去了。這日舟泊丹陽，桑黛正在那裏玩賞明月，忽聽隣舟有呻吟之聲，桑黛便命家丁去隣舟訪問。一會子家丁來說：「是個姓蔣的，因往揚州看打擂台，不期途中患瘧，現在正發寒熱，故而呻吟。」桑黛問言暗道：「莫不是蔣豹麼？」當下又叫家丁去問，可是由蘇州來的家丁前去，後又來說道：「正是姑爺的兄弟，桑黛聽說卽刻到了隣舟，走入後艙，大聲叫道：「蔣豹賢弟，愚兄桑黛在此。」蔣豹聞言，卽刻伸出頭來一看，便氣喘吁吁的問道：「吾兄何日到此？」家中兄嫂尙安？」桑黛見問，不覺雙淚俱下，便道：「賢弟請自養病，等你病好，再爲細談。」蔣豹見桑黛那種光景，頗爲詫異，因道：「吾兄有話，但說無妨。這樣含糊，豈不要把小弟急煞？」桑黛便將三打蓬萊館蒲毬劫去蔣達夫婦的話說了一遍。蔣豹大叫一聲：「小弟與這賊誓不兩立，就這一急，出了一身大汗，登時瘧退病除，坐了起來，陡長精神，復向桑黛說道：「如今只得到了揚州，等擂台已畢，能勾結幾位英雄，一同前去掃平山寨，以報前仇，但不知吾兄之意，尙以爲然否？」桑黛道：「賢弟之言，正合吾意。一宿無話。次日天明，卽開船進發，却好遇了順風，不過一日，卽抵揚州鈔關門外，登時開發了船錢，立刻上岸，一同進城，尋了客寓，住了一宿。次日往平山堂而去，走到那裏，果見擂台高聳，各處茶棚林立，游人實在不少。桑黛就在西首揀了一個茶棚，與蔣豹坐下。猛然見對面茶棚內一起坐着八人，却有個生得一表非俗，內中有個極爲美貌，雖然武士裝束，却如美女一般。桑黛的一雙眼睛，便不住的向那人，却有個生得一表非俗，內中有個極爲美貌，雖然武士二人，爲什麼只向俺們棚內觀看，難道俺們有異像不成？若再看時，酒家將你這兩個眼睛兒挖去。」蔣豹一聽，也大怒喝道：「好無禮匹夫，無端破口傷人，你不看我，怎知道我來看你？你是好漢，過來會我，見個高低。」胡達聽見，先跳出棚來，直奔蔣豹去打。蔣豹也跳至棚外，忙着捲袖，李廣一見，立趕到棚外，大喝一聲：「胡達匹夫，休得無禮。」一面走到西棚內，望桑黛、蔣豹拱了一拱手，笑道：「二位仁兄請了，且請息怒，還未識尊姓大名。」桑黛卽也是還禮，答笑道：「小弟姓

桑名黛，綽號俏娜吒。這是舍親粉金剛蔣豹，但不知仁兄尊姓大名。李廣道：小弟便是李廣。久仰蓬萊館大名，何幸得遇於此。桑黛見是李廣，當即深深一揖道：久仰吾兄大名，屢欲趨教，恨未得便。今幸邂逅相遇，大幸大幸。於是李廣便將桑黛蔣豹邀至東首棚內，大家通了名姓，好不歡迎。正在暢敘，忽聽廣明喝一聲道：那南棚內放着一張鐵弓，却是何故？大家回頭一看，果然放着一張鐵弓，存在那裏。中間坐了一位英雄，畢竟何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開鐵弓幸遇分牛虎 談往事議打蕩家林

話說桑黛蔣豹見了李廣等，正在茶棚內敘談，忽聽廣明說：那南棚內架着一張弓在那裏，不知何故？大家正掉頭去望，但見廣明已至南棚，只見棚內坐着一人，豹目濃眉，大鼻樑闊口，昂然獨坐，桌上擺列着一堆花銀，旁邊放着一張鐵胎弓。廣明正疑惑，即上前喝問道：你這人爲何在此賣弓？又堆着許多花銀，却是何故？那人見問，答道：俺非賣弓，你不會見俺桌上堆着許多花銀，能有人將此弓拉開，即將花銀送給與他，作爲花紅綵贈。廣明一聽大喜，口中說道：這小小弓兒，有甚希罕，待俺給你扯開來，花紅好取去買酒喫。說着便走來拿弓，只見那大漢說着慢着，俺有話講，你若將這弓拉開，俺自將這銀奉贈你。若拉不開，須吃我三拳。你儘聽見依得麼？廣明道：使得。那大漢道：不要後悔。廣明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有後悔的道理？說着就捲起衣袖，走近前將弓攔在手內，以爲一張小小弓兒，有什麼難扯。那裏知道，用盡平生之力，連他喫奶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何曾扯開半分，只掙得來他一副黑的面皮，加了些色，竟變成一付紫檀色，只得將弓丟下，便思撒步就走。只見那大漢一笑，順手將他大袖扯住，說道：有言在前，何得就走。廣明沒法，只得伏在桌前面，說道：請打便了。那大漢也不推讓，舉起那斗大的拳頭，認定廣明背上打下，只聽撲咚一聲，只打得廣明兩眼飛金，心中冒火，耳內亂响，欲思討饒，實在不好出口，欲想大呼，又礙着衆人，難以爲情，却好胡達在對棚棚內看見，大喝一聲道：好匹夫，不得無禮，胆敢打俺的朋友，說着跳出來，便思去打。李廣等聞言，也就一齊出來，去到那南棚，胡達已在那裏，與那大漢胡鬧。李廣將他喝住，那大漢也將廣明放下。李廣便上前問道：仁兄爲何與俺友胡鬧？那大漢便說明原委。李廣便笑一笑，順手將那鐵胎弓取在手內，也不捲袖，輕輕的向開一拉，只見那張弓並非像鐵做的，好似棉花胎做的一樣，毫不着力，拉了個月滿樣兒，臉上亦毫不變色。大家已經喝采，說道：好氣力。李廣復用手向弄弓背上一擦，聽一聲响，那張鐵胎弓折爲兩段，拋在地下。四圍看的人無不喝采。那大漢也嚇得神色俱變，心下大驚，趕着上前說了一聲：失敬。復又深深作了一揖，問道：請兄長貴姓大名，尊居何處？有此神力，使小弟敢

不佩服。李廣也謙讓說道：「豈敢豈敢。」小弟姓李名廣，祖居杭州。那大漢道：「莫非三門街小孟嘗君麼？」李廣躬身答道：「正是。但未識兄長何處，知俺賤名也未請教姓氏。」那大漢道：「小弟是久仰極了。若問賤姓，祖籍淮安，姓駱名熙，綽號分牛虎。李廣也笑道：「久仰大名，難得巧遇。大幸大幸。」此時桑黛知遇見駱熙，更是大喜，却不便明言其事。於是大家又各通姓名，連擂台也不看打了，便一齊約入城內，招英館去了。館中立刻命人大擺筵宴，李廣大喜，復又命人重排香案。大家結拜起來。本日酒席之中，桑黛便將蒲毯三打蓬萊館，并劫我姐夫蔣達、胞姐秀英之話，說了一遍。蔣豹也將兄嫂被劫、誓報前仇的話，說了一遍。當桑黛與蔣豹正欲求請李廣等幫助報仇，只見胡達大叫一聲：「氣煞我也！」好大膽的草寇，胆敢如此。俺等當助一臂之力，定然掃平山寨，復得蓬萊館。不然誓不為人。此時李廣也對桑黛、蔣豹二人說道：「兩位賢弟，不要煩悶。蒲球那廝，愚兄等當助賢弟，定將那一夥草寇，勦滅殆盡，以復前仇。便了。」桑黛、蔣豹當即致謝不已。桑黛又將慈雲菴巧遇駱夫人、晉家莊搭救駱小姐的始終根由，細細告訴駱熙，只氣得駱熙咬牙切齒，大罵不已。因向桑黛謝道：「若不虧賢弟相救，使愚兄家嬌舍妹，竟有不測之處，此種大恩，實是啣感不盡。」桑黛又再三謙遜，坐中堂諸人也稱贊的。桑黛見義勇為，實是任俠好義。桑黛又與衆人謙遜，大家好不快樂。於是就痛飲起來。直飲到月上花梢，始各散席。俱喫得酩酊大醉，各自安歇不提。一宿無話。次日，桑黛與蔣豹兩人自備筵資，請着李廣等備了兩桌。桌席，聊做東道。到了午刻，即擺了出來。桑黛與蔣豹對大家說道：「弟等今日聊備小酌，一來爲進見之敬，二來諸位請兄長賢弟暢敘一番，以助勦滅草寇之力。」說罷，又向大家一揖。李廣與衆人齊聲說道：「這也太覺客氣。某等既爲異姓兄弟，便如同姓一般，患難自當共之，豈有見難不助之理？」一俟整頓齊備，即便起行勦滅草寇便了。以後萬勿客氣。桑黛、蔣豹又謝了一回。這才入席。大家暢飲起來。飲酒中間，各人又談了許多兵法武藝，真是個情投意合，樂不可言。席散之後，大家就預備整頓行裝。不到二日，已預備妥當。即命人顛了船隻，招英館所有帳目一切，即招呼管賬的，妥爲照料。隔了一日，大家即上船，直望蘇州而去。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在路行程，非止十日。已至閩門。桑黛先到慈雲菴，說明一切。那老尼便合掌賀道：「這才是大官人吉人天相，說着便將各欠戶陸續還來的銀兩，一齊搬出。桑黛又謝了老尼，即要往蓬萊館去。老尼在旁說道：「大官人，蓬萊館是去不得了。現在已被那蒲家林強盜佔去。你在那裏開張了。大官人如果再去，必然又要惹出飛災。不若還在老尼菴內住下罷。」桑黛道：「雖承老師父美意，怎奈我兄弟甚多，這菴內如何能打攪你呢？」老尼道：「不妨儘可請來。只是小菴偏窄些。」桑黛大喜，即回至船上，告訴衆人。先在菴內暫歇。大家

答應。桑黛就開發了船錢。於是大家一齊上岸。廣明首先進門。一見老尼迎接出來。他便大笑一聲。指着老尼說道。你分明與我一樣的和尚。你爲何這樣斯文。老尼見說。忙合掌說道。阿彌陀佛。師父不要見笑。老尼是二僧。不是大僧。廣明復又大笑起來。高聲說道。難得難得。俺廣明是個男僧。你是個女僧。難得男僧遇女僧。莫非大幸。那老尼聽說此話。只羞得臉紅過耳。萬分難受。此時李廣已然進來。見廣明正在那裏眉飛色舞。與那老尼胡說。忙大喝一聲道。該死的匹夫。又在此胡說了。還不與我滾開了。廣明正說得高興。忽被李廣一喝。登時低了頭。走了進去。大家也一同進了客堂。坐下。老尼忙令佛婆各人面前獻了茶。桑黛便將蓬萊館被蒲毬佔去。現在那裏開張說明。李廣聞言大怒。立刻起身來說道。事不宜遲。就此時去打。廣明聽說。大笑一聲。說道。妙極妙極。就此打上前去。打得他落花流水。看那廝還有什麼法兒。再佔蓬萊館。李廣復又喝道。今天去打蒲毬。不要你這莽頭陀前去。廣明聽說不許他去。即刻跪了下去。哀求說道。好哥哥。你帶兄弟去走一踰。兄弟都聽哥哥的管束。再也不敢粗莽了。李廣方才點首。又留徐氏兄弟在菴內等待。大家即刻起身。不一會已到。只見館內人聲嘈雜。酒保跑得紛紛的。在那裏招呼酒客。李廣進內。分了兩張坐位。坐下。登時酒保送上酒菜。李廣等先喫了一飽。然後向酒保問道。你家主人桑黛。望那裏去了。那酒保答道。客官只管飲酒。不可多言。李廣冷笑一聲。將手中酒杯一擲。怒道。呔。酒保。你可將那該死的蒲毬喚出來。就說杭州小孟嘗。李廣在此。要與他見過高低。此時大家一齊在那裏摩拳擦掌。準備相打的光景。酒保見神色不對。立刻向後面去喊蒲毬。欲知蒲毬是否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報前仇恢復蓬萊館 仗大義勦滅蒲家林

話說酒保見不是路徑。即刻跑到後面去報蒲毬。一聞此言。心中喫驚不小。只得勉強出來。走到屏後一看。只見廳上那些英雄。有的是白面朱唇。有的是紅顏黑臉。一個個皆在那裏磨拳擦掌。準備相打的模樣。蒲毬明知不是對手。却不能不充作好漢。便大喝一聲。跳至外面。高聲怒道。何處野客。敢來撒野。李廣猛抬頭。見了蒲毬。站在廳中。也就立起身來。應聲說道。俺問你。此館本是姓桑。四海聞名。爾有多大的胆量。敢來強佔產業。劫去伊姐。若能速滾開。讓退舊主。將伊姐姐送出。或可寬免爾一死。倘再執迷不悟。你可知道小孟嘗李廣。斷不干休。蒲毬聞言。遂勉強說道。俺便佔了桑小子的產業。搶去他的胞姊。你便將怎麼一面說。一面那雙脚便思向外行走。李廣喝一聲。好大胆的狗強盜。望那裏走。看打說着。便向蒲毬打來。這邊甘寧鄭九州。那邊楚雲張毅一齊擁上。大家拔出劍來。望下亂砍。蒲毬一面

招架一面急急走。早被楚雲搶上一步，脚尖一挑，已將蒲毬踢倒塵埃。桑黛走進門內，登時拔出寶劍，向蒲毬頭上揮來。但見一陣寒光，人頭落地，衆酒客一見，大家早已逃走。那些嘍囉立刻擁上三五十名，前來爭打。又被衆英雄殺了一陣，不能抵敵，死的死，逃的逃，走個乾淨。堂中却堆着許多屍骸，桑黛一面叫人從速打掃，一面叫人到縣裏報案。不上一回，縣裏已到先踏勘了一遍，然後由桑黛申訴一切，并將蔣遠夫婦被劫一事也陳訴明白。那知縣甚是歡喜，當下讓道：蒲家林盜賊橫行，官兵累捕未獲，難得李少君仗義滅賊，某當申詳各憲，請添兵相助。李廣當即上前與那知縣行了一禮，說道：晚生冒昧無知，尚望勿罪。若如老父台所云，申詳各憲，請添兵相助，這一番周折，那無知草寇早已聞風逃脫了。好在晚生兄弟衆多，似無庸請添兵相助。某等當即進剿，請老父母同往一行如何？知縣說道：既承李少君仗義，無須添兵。某當遵命。俟報捷之後，某再申請上憲便了。至欲某同行，某實案牘煩多，萬難同往。即便同往，還須稟知上憲，尙有此周折，恐多不便。還是請少君與諸位偏勞。某當靜候捷音便了。李廣當下答應，知縣起身回去。桑黛又差人將衆門徒喊到，又抬了許多兵刃，聽各人揀用。大家裝束停當，即刻出了蓬萊館，上馬望蒲家林而去。不到半日，已至那蒲龍蒲虎已經得信，早預備在那裏準備拒敵。衆嘍囉一見，即刻報進了寨內。蒲龍即命蒲虎帶領三百嘍囉衝出林外，大聲喝道：何處雜種，胆敢殺死俺家兄弟？俺爺爺正欲興兵前去報仇，雪恨爾等，來得正好，不要走。看爺爺的刀罷，說着一馬衝出，急舉鋼刀，向李廣殺來。旁邊惱了楚雲，把馬一拍，飛出陣來，手執銀鎗，向鋼刀上一迎，噹的一聲，撥開鋼刀。蒲虎只覺得兩手酸麻，暗道：看他不出，分明是個怯弱女子。再不料有此利害。此時二馬過門，蒲虎撥轉馬頭，正欲趁勢來殺。楚雲實在眼快，他那桿爛銀鎗已刺了進來。蒲虎趕急招架，一來一往，約有七八個回合。蒲虎已抵敵不住，直殺得他汗流浹背，氣喘吁吁，急急逃走。爭奈楚雲槍法利害，把個蒲虎裹住，槍法一緊，一槍正中咽喉。挑于馬下。桑黛便趕上前一刀，割了首級。衆嘍囉一見，即擁上前亂砍亂殺。衆英雄揮動兵刃，只殺得衆嘍囉血濺荒郊。只得拋棄甲戈，急急奔回大寨。報與蒲龍知道。蒲龍一聞此言，吃驚不小，暗道：這回却難住在此地了。復又一想，現在後寨還放着一個在那裏，俺何不前去與他樂一樂，就是死了，也是甘心。主意已定，即刻到了後寨，推開房門，揮開兩個僕婦，復將門閉上。但見桑秀英斜臥床上，在那裏流淚。桑秀英一見蒲龍進來，只嚇得心驚胆碎，趕着坐起。又聽蒲龍進前說道：美人不要流淚了，俺與你敘一敘鸞交鳳友，萬望美人可憐。俺相思已久，今日才得空前來。桑小姐聽了，雖是怒氣噴胸，却是一言不答。蒲龍正在那裏百般調戲，忽聽門外有叩門聲。蒲龍喝問道：誰在外面叩門？那兩



個僕婦說道：我們並不會敲門，便似我們聽見，好似有人在那裏面的。你道這叩門的是誰？就是張毅。他因李廣等殺退衆嘍囉，搶進大寨，却不見了蒲龍，一面各處搜尋，一面就叫張毅去探桑小姐的消息，恐怕被強盜污辱，所以藏在內房。一見蒲龍前去調戲，他便去房外叩門去驚蒲龍。及至蒲龍聞聽僕婦所言，心中不免驚恐，因低低說道：如此見鬼，雖俺兩個兄弟已經死了，還要與俺爭風，不料張毅去探桑小姐清楚，也暗自笑道：該死的強徒，他死在頭上，還在這裏做着風流事呢。正是：暗道只見蒲龍搶上前去，將桑秀英攙抱起來，向床上一按，欲要硬強，可憐桑秀英只嚇得三魂已少了二魂，七魄還留一魄，因大罵不止。張毅看見此時不救，尚待何時？立刻拔出佩劍，向蒲龍頸上揮去，瞥眼間頭已落下一腔熱血，濺得桑秀英滿臉。桑小姐一見，更覺魂不附體，張毅恐怕他嚇死，趕着說道：小姐莫怕，俺乃奉令弟之命，前來殺這強徒，救出小姐。我是受了仙人異術，用了隱身法殺他。桑小姐聞言，才算心定，卽展開秋波一看，果見一個少年郎君，站在床前。桑小姐一見，驚喜交集，張毅提着人頭一隱身，登時出了房門，走到大寨，告知李廣。大家聞言，好不歡喜。桑黛立刻謝了張毅，便急急跑到後面，見了胞姊桑秀英，一見是自己兄弟，不覺放聲大哭。桑黛也不免流淚，因道：姐姐無須悲痛了。此時強徒已經殺盡，你在此地稍待，可囑老媽打了面水，將臉上血跡洗去，定定神罷。桑秀英道：兄弟，你可知你姊夫現在那裏？會將他救出來麼？桑黛道：姐請放心，兄弟的那班朋友，已在那裏各處尋找呢。正自說着，已見僕婦將蔣逵、蔣豹帶了進來。此時夫婦叔嫂一見面，便大家哭住了，還是桑黛說道：不必哭了，好在強盜已經殺死，骨肉到又團圓，還哭什麼？倒是要到廳上去謝謝大家兄弟，才是道理。蔣逵說道：賢弟之言，甚是有理，于是一同前去。你道蔣逵誰救了呢？也是張毅在耳房內救出的。蔣逵等到了廳上，桑黛卽領着他從李廣起，挨次道謝。蔣豹又與大家拜謝了一回。桑黛還欲拜謝李廣等，再三攔阻。桑黛只得說了一聲：遵命，站在一旁。李廣便與蔣逵說道：蔣兄，你不必在此周旋，可去裏面請尊嫂梳洗。吾兄可各處去認家產，又囑桑黛認明自己的東西。其餘一概不可亂動。愚兄自有道理。桑黛、蔣逵答應前去。李廣又把衆嘍囉一齊喊來，勸了他們一番，叫他們從今以後務要各歸正業，不可再行胡爲，又招呼他們且在這裏等待一日。等地方官來過，各給銀兩，讓他們還鄉。衆嘍囉叩頭感謝，又命人飛報府縣，請他們前來踏勘。此時桑小姐梳洗已畢，李廣卽命人去喚了小轎，并囑蔣豹先送桑小姐及僕婦回莊。到了次日，府縣前來踏勘，將所有財產，自蔣逵、桑黛各自認去外，又當官各給嘍囉十兩銀子，資遣還鄉。其餘概行入官，充爲善舉。蒲龍等首級由地方官帶去懸竿示衆，并由地方官喝令本方地保掩埋屍骸，然後焚了大寨。大

家才回去蓬萊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桑黛誠心求美女 張毅幻術盜佳人

話說李廣等掃平蒲家林，一同回至蓬萊館。安歇一夜，次日府縣便奉了上憲之命，令府縣前來致謝李廣，并勸他出任。李廣再三揖謝。府縣又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話，才辭別李廣而去。這日桑黛就備了兩桌酒，又把徐氏兄弟、蔣逵、蔣豹約來，一同暢飲。飲酒中間，駱熙便說起要與桑黛去到晉家莊省視孀母。此時却觸動了桑黛一件心事。當下就與李廣說道：「小弟有件事要稟明大哥，求大哥作主。可是小弟又礙難開口。」李廣道：「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只要正大光明，但說無妨，又何不可？」桑黛便紅了臉，將那日被困晉家莊如何巧遇素琴相救，如何藏入小姐房中住了一宿，如何秉燭達旦，如何臨別贈言，兩情相許的話說了一遍。李廣聞言笑道：「原來賢弟尚有這段佳話，也可謂出了好心，有好報了。你去救駱小姐，偏自己得了一個美女，豈不大妙？可是一件你說秉燭達旦，愚兄斷不相信。賢弟如此風流，而且兩美相陪，縱使柳下惠復生，魯男子再世，亦斷不得如此拘執。而况賢弟風流俊俏，兼而有之，對此名花，能毋心動？」徐文亮便搶口說道：「楚峽巫山，吾知其早入襄王之夢了。還說什麼秉燭達旦，誰受你騙來？」張毅也就笑道：「裴航甘霖，君家早乞雲英，但不知個中滋味，究竟如何？」尚望告知一二，使小弟異日得遇此境，也可效尤。桑黛被他說得兩頰飛紅，帶愧說道：「委實未曾胡行，倘欺暗室，神明不佑。」李廣道：「若果真未入楚襄王唐高之夢，這却可敬了。」桑黛急着發誓道：「尚有虛言，神必不佑。」李廣道：「如此說來，我明日與駱賢弟一同前往晉家莊，代你求婚便了。」賢弟要一同前往，桑黛答應一宿無話。次日李廣帶領駱熙、桑黛到了晉家莊，一齊下馬，只見晉家門口掛燈結彩，頗為熱鬧。那莊丁一見桑黛，又見隨着兩人大吃一驚，暗道：「怎麼他又來了？」李廣便向着那莊丁說道：「管家，你府上今日有什麼喜事，請你在你家主人前通報一聲。」就說杭州李廣帶着蓬萊館桑黛及淮安駱熙特來奉謁，有要事面說，還請你到內堂通知駱夫人，就說他胞姪前來省視，那莊丁回道：「今日府裏小姐行盤聘，與對家豪富趙家現在堂上賓客衆多，請諸位改良日再來罷。」李廣一聞此言，便蹙着雙眉，目視桑黛。桑黛也覺無限愁悶。駱熙在旁大怒，說道：「便是你家小姐行盤，便要進去見我家孀母，你敢不進去通報麼？」那家丁一見，暗道：「不妙，趕着說道：『既是衆位定要進去，小人便去通報便了。』」那家丁輕身便望裏去。駱熙等也就跟了進去，走至廳上，果見筵筵設席，款待大媒。那莊丁才走至游龍跟前，正要稟

聽駱熙一聲大喝，誰是游龍，快來會俺。游龍掉轉頭一看，見有桑黛在旁，大驚失色，即思逃走。駱熙走上前一聲

大喝無知賊子。胆敢賺我妹子。計害桑黛。你可認得分牛虎駱熙麼。說着一伸手。便將龍游提過來。順便一脚。踢翻了酒席。掉轉又是一腿。把那趙家行盤的綵緞花紅禮物等件。都打翻地下。張春儀却是媒人。一見如此。趕着帶領趙家莊丁人衆。急急的飛奔。晉家的家丁。也就急急的跑入後堂稟報。駱熙正把游龍按翻在地。舉拳要打。忽聽屏後大聲喝道。姪兒不得無禮。駱熙聽知。嬌母才將游龍鬆下手來。即刻轉到駱夫人面前。請了安。駱夫人說道。姪兒既來。固是極好。雖然怪游龍胡爲。若不是被家丁拐去行裝。也不至於如此。萬望賢姪饒了他罷。而况承此地安人小姐相待。極優。也可算將功補過。見是桑公子這個人。賢姪却不可忘了他的大恩。此時桑黛趕着趨步上前。口稱伯母道。小姐有何德能。敢蒙挂齒。駱夫人見了。甚是大喜。又再三相謝。駱熙又將李廣走到面前。與駱夫人相見。已畢。駱熙便悄悄的與駱夫人說明桑黛求親的話。駱夫人搖着頭。也低低說道。此時已不行了。他家小姐已經由葭片張春儀做媒。字與對莊趙宅。安人並不願意。只是游龍已經答應。無可挽回。只可憐小姐聽了此言。連日在那裏終日啼哭。聽說趙家這新姑爺也與游龍彷彿。所以大非小姐之願。還聽說小姐不願嫁他。拚着一死。以了殘生。駱熙羨慕不已。又問道。妹子近來尙好。駱夫人道。自從被他家小姐接入內室。又承安人相待甚厚。你妹子終日皆與他家小姐一起。到也兩心相合。頗說得來。駱熙大喜。當下又道。嬌母姪兒要去了。稍停數日。便來接你老人家同妹子。回淮安家去。說着。就與李廣桑黛告辭。匆匆而去。駱熙就在馬上。將駱夫人所說晉小姐的那番話。告知李廣。桑黛在旁聽說。又讚嘆。又是暗恨。游龍。李廣并不開口。三人到了蓬萊館。大家一見。便問求親之意如何。李廣先對衆人說了一遍。大家也是不樂。只見張毅笑道。你若求我。包你成功。一句話。把李廣提醒。便道。既是賢弟如此說法。就煩你將他盜來。我自另有主意。張毅道。人家不求我。何故大哥要代他說什麼呢。桑黛聽說。既含羞走到張毅跟前。深深一揖道。倘得珠還合浦。愚兄銘感不已。張毅聽說。又將手在他臉上羞了兩下。把桑黛的臉羞得飛紅。李廣當即說道。桑黛賢弟既然求你。你却不可推辭。趕緊去罷。張毅答應一聲。登時不見。桑黛好生詫異。追原其故。方才明白。張毅到了晉家。隱身走至後堂。正要去盜小姐。只聽裏面哭聲振地。晉老安人在那裏罵張春儀游龍。再一細聽。原來李廣等走後。張春儀到了趙家。說明一切。即叫趙家來了許多人。將晉小姐登時搶去。張毅聽說。即刻到了趙家。只見堂前燈燭輝煌。許多親朋在那裏飲酒。又見趙德口口聲聲。跨讚首座那個人的妙計。張毅看見。就知那首座的便是張春儀了。便到他跟前。正在要與他戲弄。只見對面一個人敬了一杯酒。遞給新郎手內。張毅就跑過來。將他手腕一擊。噹的一聲。酒杯落地。打得粉碎。趙德立

起身來說道：「醉了，諸君請多飲一杯。」小弟要告別了，說着便望後走。張穀他就跟了進去。一會子到了洞房，趙德他却甚是得意，只見晉小姐啼哭不止。一見趙德進內，便想要自盡。張穀看見實在羨慕，因急將乾坤袋放開，將小姐裝入袋裏。趙德正要前來勸慰，晉小姐不哭，忽然連個人影兒都不見了。好生詫異，忽聽得頂板上說道：「趙德聽着，俺乃月下老人，晉驚鴻與爾無緣，不堪匹配。吾神已將他帶往仙山去了，你速將他的年庚送還晉宅，倘執迷不悟，吾神即刻將你狗頭砍落下來。」趙德聽說，真個赫死，趕忙跪下哀求道：「明日願遵法旨，明日即送還庚帖。」張穀便來到廳上，只見大家還在那裏飲酒，他便將廳上的板橙拖着廳上亂跑。大家一看，甚爲詫異，也不見有人，如何自己會跑。大家正在驚慌，忽見板橙又爬上廳柱，如飛的一般，直上到檁上，挂在那裏。張春儀也是咄咄稱怪，口中說：「難道這裏有了妖怪。」一言未完，只覺得背後有人推他，他便立坐不住，直望前跑，如旋風一般。兩腿如飛，毫不由己。自東到西，由南到北，將三間大廳跑得團團亂轉，面上汗如雨下。大家看見，齊聲說道：「張先生，你這樣亂跑，難道瘋了不會？」張春儀答應：「我那裏要跑，分明有人推我，不由我自主了。」張穀也覺得頑皮，復又想到：「一不做，二不休，爽性叫他們大家跑個落花流水。」心中想罷，便向衆人念了一遍咒，只見衆人也行動起來，便如穿花燈相似，在那裏廳上跑得個不息不休，只聽一口同聲說道：「不能跑了，再跑腿要斷了。」畢竟這些人跑到幾時，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玉面虎作伐求淑女 小神仙賣卜相英雄

話說張穀在趙家莊，將衆賓客及張春儀用了幻術，使他們在廳上團團亂跑，只聽大家齊聲哀求道：「是何處神仙相戲？」弟子們實在跑不動了，再跑腿要斷了，求神仙饒了罷。張穀在暗中聽說，真正實在好笑話。當下念了咒語，將衆人止住脚步，惟有張春儀不使他就停止，還在那裏飛奔，只見他奔得面色如土，張着嘴喘氣，臉上的汗珠，都有黃豆大，直滾下來。又跑了一會，忽見他一聲大喊道：「痛煞我也。」大家向他一看，只見他兩隻耳朵不知去向，血淋淋流血兩頰，原來被張穀割去。衆人吃驚不小，再一看視，但見張春儀那酒盃中擺着一雙血淋淋的耳朵，浸在酒內。大家一見，立刻一齊掩着兩耳，飛奔出門。此時張春儀昏暈在地，當有趙家的家丁將他扶起，送他回家。張穀此時也就帶着晉小姐而去。忽然道中想道：「我何不如如此較爲光明？」心中想定，即將晉小姐仍送回莊，進得門來，仍聽老安人在那裏哭罵，他便在中心高聲說道：「下面聽者，不要哭罵，吾乃月下老人是也。晉驚鴻與趙德本無姻緣之分，總是游龍誤聽。張春儀之言，今已將張春儀在趙家處治。晉驚鴻現已帶回，應與桑黛匹配良緣，隨後尚有夫人之分，爾家宜善保護。」

一面使駱姓爲媒，不可再誤。吾神再飭令桑黛轉請杭州李廣前來作伐。趙德定於明日將庚帖送還，晉鶯鴻交付與爾。吾神去也。說着將晉小姐放出，晉老安人聽見半空中有人說話，正在疑惑，忽見鶯鴻已坐在樓上，形容委頓憔悴，堪憐。晉安人卽跑至面前，將鶯鴻抱住，喊了一聲：「我的兒，總是你不肖的哥哥誤你。」今日蒙神人指示，說你應配桑黛，但不知桑黛究是何人，還叫我請姓駱爲媒，莫非駱太太認得那個桑黛麼？晉小姐雖然委頓不堪，心中極甚明白，睜開眼睛一看，是他母親在面前與他訴說，心下大喜，只得假裝不知道。母親你女兒莫不是夢中相見麼？晉老安人道：「我兒，你不要疑惑，你是月下老人將你送回，說你應配桑黛，還叫我請姓駱的爲媒。我想這姓駱的只有駱夫人，難道他與桑黛有什麼瓜葛，當下卽叫人將駱夫人請來說明原委。駱夫人大喜道：「這桑黛是老身的親戚，明日可叫舍姪與他去說，使他登門來求親，只叫舍姪做個冰人便了。」老安人不知這桑黛果是一表非凡，令媛匹配與他，真是天然生成的一對玉人，真是可喜。晉安人聞說，便大喜起來，就命人將小姐送回臥房，好生安歇。此時晉小姐這一樂，自不必說，且說張穀回到蓬萊館，先把戲弄張春儀的話說了一遍，大家笑得心痛，復將晉小姐送回晉家，并在晉家做託月下老人指示的話，也說了一遍。李廣大加贊賞，桑黛一聽此言，便望張穀深深一揖，謝了下去。於是大家又與桑黛調笑一番，不必細說。當晚開懷暢飲，直至半夜，方各散席安睡。次日一早，李廣具了衣冠，帶同駱照，照桑黛到了晉家。那管門的一見，暗道：「怎麼這三個人今日又來？」正自疑惑，李廣卽向他說道：「管家，你進去稟知老安人，就說杭州李廣特又帶領桑黛駱照前來，有要緊話說，請汝家老安人及你家小主人出來會俺。」那管門的一面答應，轉身進內，一面暗道：「昨日他三個前來相打了一頓，今日又來，要見主人，還要叫稟知老太太，究竟這裏是何緣故，想着已到了內室，卽將李廣的話，稟明晉老安人。當下老安人一聽，笑逐顏開，一面叫人去請駱太太，一面叫人去喚游龍到廳上會客。又叫看門的好生看待客人，不可怠慢。」那管門答應，却是滿腹懷疑，走出來卽請李廣等三人到廳上坐下一會。子游龍已出來相陪，家人獻上茶。李廣正與游龍說道：「昨日造府，駱賢弟殊多粗莽，尙望勿罪。」今日前來一爲登門謝罪，一爲令妹婚事。昨夜小弟特奉月下老人指示，說令妹終身應配桑黛賢弟，吾兄誤信張春儀之言，許字趙德，未免大錯。已經將令妹送回，屬令小弟前來作伐，并帶同桑黛賢弟登門求親，不知吾兄尙以神言爲然否？小弟是遵奉月下老人法旨，特地前來。吾兄可稟知令堂，小弟當靜候行止。游龍聽說，覺得慚愧，若然不允，自己妹子，果是不知此夜怎樣從半空中有人送回，而況今日趙家已將庚帖還來，并言張春儀被割去兩耳，毫無一點虛假。若待應允，桑黛又

是個仇人。如何是好。正在疑惑。忽聽屏後喝道。不肖畜生。總是你的種種胡爲。害你妹子拋頭露面。不是神人相救。險些兒誤了他終身。昨夜月下老人已指示爲娘你妹子應配桑黛。并叫爲娘請李公子作伐。爲娘已答應。月下老人了。今日李公子又奉神人指示。同駱公子到此與你面談。爾還狐疑什麼。女兒却是我生的。要由我作主。那由你不肯的道理。還不給我允應。游龍聽罷。只得帶愧向李廣說道。既承辱命。當遵台命便了。駱夫人在屏後又向駱熙說道。姪兒李賢姪。卽作男媒。你便爲晉府女媒罷。駱熙答應。李廣又命桑黛與游龍行過禮道。昨是仇讎。今爲姻親了。可喜。可喜。桑黛游龍二人。好生羞愧。李廣又與游龍道。既蒙允諾。今日匆匆。後日後當卽行盤求賞。庚帖游龍也卽答應。李廣等告別。游龍相送出門。大家一揖而別。李廣等回至蓬萊館。與衆兄弟說了一遍。大家又向桑黛取笑一番。此時桑黛雖面帶羞慚。却是心滿意足。到了第三日。行了盤駱。便雇了船去。接出嬌母妹子。又到慈雲菴。搬取叔父靈柩。并賞了老尼五十兩銀子。又將嬌母送回淮安。約期來年到杭。與李廣相會途中。又巧遇騙拐行裝的惡僕駱元。將他送官懲辦。所有失去財物。仍然取回。然後徑往淮南而去。不必細表。李廣等衆人也。就收拾行裝。仍到揚州去看打擺。話休煩絮。到了揚州。將招英館賬目。大略清理了兩日。卽一同出城。到平山堂去看打擺。大家坐在茶棚。互相閒話。胡達廣明却久坐不住。便各處閑遊。走至擂台北首。見布棚下坐着一個先生。頭戴道巾。身穿鶴氅。脣紅齒白。清秀絕倫。旁邊挂了一面招牌。上寫相命如神。四個大字。廣明便走上前說道。先生。給咱家先相一相看。先生的相法真也可不真。只見那先生笑道。和尙你不須相得。我知道你名喚廣明。當下廣明便吃驚道。先生。你爲何知道我的名字。那先生道。不知過去未來。還算得什麼。命相胡達也擠上來說道。先生。你再給俺相相看。那先生道。你也不須相得。我知道你住在山西。姓胡名達。綽號煙葫蘆。近來添了一件心事。終日裏記念着廿家十二姑。那相面的這一席話。把個胡達廣明嚇得只是伸舌掉轉身飛跑到李廣面前說道。大哥。那邊來了個神仙。就把上項話說了一遍。李廣聽說。便出了茶棚。走到那裏。那先生一見李廣。便站起身。笑迎出來道。李孟嘗在下是久仰了。幾時由杭州到此地。李廣大驚道。先生相命如神。真是名不負實。敢屈大駕至敝寓一敘。何如。那先生道。當得領教。說着收了招牌。便同李廣就走。李廣又把衆兄弟一齊邀約進城。一會子到了招英館。李廣便與那先生施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家人獻上茶。李廣便道。還未請教道號。仙鄉。那先生道。貧道姓蕭。法名于世。綽號小神仙。家住天台雁蕩之間。曾從終南赤松子游。因此稍知過去未來之事。今特奉吾師之命。前來拜訪的。李廣聞言大喜。說道。某何幸。今日得遇神仙。便請先生代某仔細一看。畢竟蕭子世說。

出些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略說姻緣半明半暗 試觀動靜疑假疑真

話說李廣向蕭子世說道：「先生就煩代某等細相一回，看某終身如何結局。」蕭子世道：「君家何必要相？爲人正直，日後登壇拜帥，晉爵封王，富貴雙全，是天下第一。閨中內助，却是兩個齊眉，但有這二夫人出身奇怪，與君家同一封王晉爵，血戰沙場，是個千古無雙。中幗中鬚眉男子，不過是目下小有災難，却毫不妨事。李廣聽了，頗爲疑惑。楚雲在旁聽說此話，直嚇得頭不敢抬，斜坐在樓上，低垂粉頸，暗道：「這人莫非果真神仙降世麼？只聽徐文炳上來說道：『你這先生未免相人不當。我李大哥如何肯納如君？請先生給我一相，看着我還有什麼災星。』蕭子世又將他一看，便蹙着眉道：『徐兄，相你終身，他日文章自可大魁天下，惟現在印堂暗滯，謹防月內有縲洩之災。所幸吉星照臨，尚可逢凶化吉。倒也不須驚恐。』文炳聽說便退下來，好生憂慮，只見文亮說道：『哥哥毋須驚恐，江湖術士未必句句皆靈，只可姑妄言之。姑忘聽之而已。』蕭子世便道：『二先生，你不可如此的說法。令兄固有災難，便是尊駕，不日也要受一大驚，謹防夜半西風，黃河天上。但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一旦仙緣巧遇，便可就武棄文，而且有一個絕妙紅妝，與君偕老。君雖不信，請留爲後驗。』如文亮那裏肯信，只笑了一聲，退了下來，只見張穀笑嘻嘻的走上前來，說道：『先生，你相我何如？』蕭子世便攜了張穀的手，說道：『你是東方老祖的門徒，與我也算是師兄師弟。吾師與尊師時常會晤，怎麼師弟到認不得愚兄了？』只可惜凡心太重，不能上入仙班，惟羨你子貴妻榮，儘多樂事。張穀聞言，一面伸舌，一面說道：『你這人鬼話連篇，實在有趣。此時桑黛也走上來，請他細相。』蕭子世一見，便大笑道：『此弁而釵者，何必相？但是既來，不得不奉送兩句。』君家祖籍蘇州，綽號俏哪吒，爲人疎財仗義，磊落光明，雖會易弁而釵，亦屬出於無奈，所幸溫柔鄉裏，美女同居，暗室不欺，寸心可表。將來官居極品，倒也不甚奇怪。爲是命帶桃花，豔福極大，閨中內助，却有四美齊眉。他日血戰沙場，還有一人相愛，雖如此說，不過徒有虛名，膝下桂子森森，比在座諸位，都要加倍。可羨。桑黛相異，接着甘寧、蔣豹、鄭九州，一齊都來。蕭子世一一相畢，皆是封官的顯位，胡達、廣明復又上前重相。蕭子世向胡達說道：『君已相過，何必重言。』胡達道：『咱的終身，先生並未說起。』蕭子世道：『君家勿慮，也是官居顯位，復向廣明說道：『你日後尚可勉成正果。』大家互相佩服。李廣一回頭，見楚雲坐在那裏，粉頸低垂，一言不發，便上前說道：『因甚沉吟不語？何不去請蕭先生一相呢？』桑黛聽說，即走上前來，將楚雲推道：『快去快去。』楚雲沒法，只得去相。到了蕭子世面前，說道：『先生相我，不可多』

言賤性最不耐煩聽囉蘇話的。蕭子世道尊相甚不易相，不必說君家不願多言，即使要言，貧道也不敢直說。張毅帶笑說道：「先生不敢直說，這個人莫非短壽不會，可請先生只相他日後官居何職，他住居何處，姓甚名誰。」蕭子世笑道：「若問他官居何職，貧道也難就斷。可問李孟嘗便知。雖然位居極品，可惜終為他人。若問他居址姓名，必然近水姓字，一時頗不易辨。日後方可得知。此便是他終身因果。」貧道話盡於此，其他固無言可說，却亦不便說了。楚雲聽說羞顏欲絕，回身便走。李廣目視了一番，心中更加疑惑，想道：「蕭子世歷相我等皆是直截了當，何以相他一種語言，半明半暗，怎麼說他的功名，須他問我，好不奇怪。復又想道：「會記那手卷面上他的形容，雖然箭帙包中，却是羅裙低繫，難道他果真是個巾幗英雄麼？且等我今晚試他一試，倘果真是個女子，再作計議便了。」想罷，便命擺酒相留。蕭子世再三推辭，說道：「貧道另有他事，萬難相陪同飲。好在相會日子甚長，改日再為領教罷。」說罷，辭別眾人，飄然而去。大家也就入席痛飲起來。座中無非議論些蕭子世相法如神，互相佩服。獨有楚雲一言不答，李廣頗覺疑心，一會子席散，李廣便假裝醉態，走至楚雲面前，攜着楚雲的手，便走到房內，與楚雲並肩坐下，說道：「賢弟，愚兄醉了，今日思與賢弟抵足而眠，不知可以否？」一面說話，那兩隻眼睛只管向着楚雲笑嘻嘻的，見他眉灣柳葉，臉泛桃花，越看越生疑惑。楚雲見李廣目不轉眼的呆視，暗道：「他平時為人正直，從未戲語朝人，現在這般光景，全非昔日情形。言語之間，半帶嘲笑，若是此君私心頓起，這緣窗人靜，叫我怎得脫逃？」心中想罷，即向李廣說道：「吾兄雖醉，為何將我兩隻手牽牢，你鬆開了，請自安歇去罷。」說着一抬頭，便立起身來，不料自己的羅衣又壓在李廣身下，只急得他兩頰紅飛，不勝羞愧。李廣復又笑道：「良友抵足，乃古人常事，况愚兄與賢弟交非泛泛，一向心心相印，與他人正自不同，即使抵足而眠，也不算什麼要緊。為何賢弟這般羞愧，到叫愚兄煞是可疑。」賢弟雖相拒甚堅，愚兄却相求頗切。今者已將半夜，愚兄實醉不能支，即煩賢弟伴我一眠，聊慰錦衾角枕，說着便來代楚雲寬衣解扣。此時楚雲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暗道：「不好，即忙擺脫身軀，背向銀燈，斜靠在碧綠窗畔。」李廣見此光景，暗道：「怎模樣兒，分明是個嬌女子，美佳人一陣情迷，復趕上前搭着楚雲香肩，斜着頭，眯着目，低聲說道：「聞卿卿何事，背燈斜立，敢是羞郎麼？」楚雲聽說，掉轉臉來，正色說道：「兄長，平日你那般磊落，今晚你這樣疎狂，即使酒沉，何至於此？」試問你卿為那個，郎是何人？」戲語無端，仔細想來，枉與你神前發誓了，而况賤性，雖父母不願同眠，君何不量人情，乃爾李廣仍自笑道：「你這話可不冤煞人麼？你說我戲語朝人，我何嘗有甚戲語，若謂不願同榻，經權宜自變通，有經無權，真是一個迂腐酸儒，不是我輩所宜出，還望賢弟



權宜一宿，聊慰渴懷。何如？楚雲聞言暗道：這人今日頗有用意，存心殊屬不良。這便如何是好？一面想，一面說道：兄長既逼人太甚，小弟亦不敢與你糾纏。我只好退避三舍。俟兄明日酒醒，再與你評論。說着，掉轉身望門外就走。李廣趕着上前，將房門攔住，說道：賢弟勿急，請復坐下。愚兄尚有一言，萬望容納。楚雲帶怒說道：有話便請快說，可實在耐煩不得了。李廣道：且請坐下，何必跣得脚疼呢？楚雲道：你由我去，你又何由知我脚疼？這可不是笑話。李廣道：愚兄不過爲賢弟設想，尊足既不怕痛，只算愚兄過慮便了。楚雲道：既有話，還不請講。李廣道：賢弟曾記日間蕭子世相面之時，說賢弟的功名須問愚兄，仔細想來，頗深疑惑。君有功名，自是賢弟自立，問我何來？又說夫貴妻榮，效那女子妻隨夫貴，這也罷了。所最可疑的，他相你言詞恍惚，你看他羞愧難禁，莫非他說桑黛易弁而釵，賢弟正是個易釵而弁麼？若果如此，不妨對愚兄明言。愚兄自有主張，斷不肯有負神明，顯欺暗室。說罷，又目視楚雲不已。楚雲被李廣這一席話，幾乎又嚇去三魂七魄，復一凝思，轉將心神安定。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惡狠狠說出幾句話來，畢竟所說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因兄念母楚雲墜樓 別友省親文亮落水

話說楚雲被李廣道破行藏，胡纏了一晚，楚雲沒法，因只得怒道：我且問你，當日設誓拜盟，我等皆以你爲德隆義重，故此甘拜下風。今乃以弟堂堂六尺之軀，反疑爲巾幗裙釵之想，則是兄外具尊嚴之貌，內藏挾邪之心。不我以爲盟弟，直以我爲頑具了。兄既不以我爲弟，我又何敢仰攀？即請以今宵悔將前誓，也算我楚雲眼珠未具，誤認奸人，不必說我楚雲係頂冠束帶的奇男，即使巾幗裙釵，又干你甚事？怎容得你胡言亂語，視弁而釵？但是我楚雲被你嘲笑，不過怪當初毫無見識，從此悔將前誓，也恐怕你難免被人唾罵，永墮聲名。說罷，怒衝衝站起身來便走。李廣聽了這番話，只羞得他兩頰飛紅，惶愧不已。趕着上前深深一揖，謝罪說道：賢弟請息雷霆，只怪愚兄飲酒過多，不知自禁。因此胡言亂語，尚望格外原容，倘照賢弟翻悔前盟，教我李廣又何顏去見天下豪傑？萬望勿罪，幸免一遭。說罷，又復一揖。楚雲也趕着說道：算了罷，總不怪兄。只怪弟毫無見識，今日冒昧得罪了你，改日我再給你陪罪便了。我還問你那蕭子世所說的話，他豈無因亂道？若謂小弟功名須問兄長，兄試細想，非兄提拔小弟，又有誰提拔我來？兄不詳審及此，而反亂起疑心，可不笑話。李廣當即推笑說道：愚兄領教。賢弟若再怒不可遏，愚兄可要下跪求饒了。楚雲見此，忍不住也笑起來，便啐一聲道：誰耐煩你這樣嬉皮笑臉？請安歇去罷，不必歪纏。我也要去了。說着，楚雲出來回到自己房

內安歇。這一夜可不會合眼。思前慮後。總以此地不便久居。今雖被我遮掩過去。難保日後識破行藏。又想起自己生母。不免流了許多眼淚。真至天明纔算睡了片刻。一會兒復又起來。大家到了外廳。李廣與楚雲彼此見面。俱有些羞愧之態。眾兄弟看見頗爲疑惑。却也不便去問。只得暗地裏互相猜論一番。到得晌午時候。只見張毅匆匆從外面進來。望着楚雲招手說道。快來快來。外面有一飲酒少年。活似你的模樣。不過嬌媚羞遜你幾分。倘許久不見你的面。必然誤認他爲吾兄了。楚雲尚未回答。李廣卽道。你何不將他請進來。敘談敘談。張毅聞言。飛身出外。卽刻帶了一人進來。大家一看。但見頭戴洒金抹額。身穿水綠綉花羅衣。腳踏烏靴。腰懸寶劍。約有十八九歲年紀。楚楚身材。亭亭儀表。面似桃花。帶雨眉如柳葉。含煙脣似塗朱。鼻如懸胆。真個與楚雲一樣無二。大家看見。固已驚訝不已。惟有楚雲一陣心酸。幾乎落下淚來。暗自吃驚。說道。這不是我胞兄璧人麼。正自暗想。只見那人走進來說道。誰是小孟嘗李仁兄。小弟這旁有禮了。李廣躬身答道。豈敢豈敢。小弟便是說着。也就回了禮。當下問道。仁兄仙鄉何處。貴姓大名。尚乞賜教。那人答道。祖籍淮安。姓雲名喚璧人。先父曾爲學士。現向有家母在堂。話猶未完。只見楚雲向前問道。雲兄。尊府可是山陽。尊父可是單名一個政字。令堂是否與范相姊妹。璧人見問。吃驚道。吾兄何由得知。小弟尚未請教尊姓大號。楚雲道。小弟姓楚名雲。只因尊翁與先父最爲莫逆。但是尊翁尚在壯年。吾兄何云業已去世呢。璧人道。承兄見問。敢不奉告。因小弟胞妹小字鸞娘。彼時纔交十歲。爲乳母帶出。頑耍不意被拐。不知去向。先父慟女情切。因此鬱悶成疾。不久便去世了。現在家母因想思舍妹。不時臥病。弟雖不才。也會折過桂枝。現聞揚州擺設擂台。特奉母命。到此尋訪舍妹消息。不意得遇足下。真可謂他鄉遇故知了。楚雲聽說。登時顏色頓改。面目殊非。痛切心腸。只不敢潑潑淚下。只得借味將頭一抬。說道。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飛。你看這一陣雁呀。說着。掉轉身來。走上樓去。雲璧人見了楚雲。也是疑惑道。此君活似我那胞妹的模樣。難道天下同形同相的。竟有這般酷肖。一面便與諸人通名道姓。坐在那裏閒談。楚雲上得樓來。便斜倚在碧蘭干畔。暗自垂淚道。蒼天呀。我鸞玉如何這般苦命。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反將自己生父。因我這苦命而亡。生母又因我常病。急應買棹回長安去。認生身之母。又只爲功名未立。大志未伸。終使我抱恨終天。何時才可省親養志。前思後想。不覺將烏靴一跌。大叫一聲。那知折斷闌干。從樓上直跌下來。却好李廣從此經過。猛見一團玉雪。如石家姬。墜樓一般。李廣說聲不好。搶上前來。從半空中接住。趁勢在地上一座。楚雲滾入李廣懷內。衆人正是吃驚。前來圍看。只見楚雲秋淚微閉。氣咽喉間。真個楚楚堪憐。有弱不禁風之狀。李廣低聲喚道。顰

卿醒來爲何跌得如此。喊了一聲。慢慢的轉了一口氣。纔微啓星眸。四下一顧。只見身在李廣懷內。只急得他又羞又恨。一抬身立起身軀。便向李廣深深一揖。口中謝道。方纔弟目送鴻雁。幾致墜樓而死。若非兄弟相接。早已是粉身碎首了。李廣道。賢弟不必說客氣話。請去歇息。歇息。睡一會兒罷。楚雲只得重上樓來。睡下。此時一心一意。決作歸計。稍避嫌疑。再作計議。當下命伴當取了一杯茶。接在手中。喝了一口。外面李廣等人。又上樓來看了一回。雲璧人也在其內。楚雲見了璧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趕着用話。將他們支下樓去。李廣等下得樓來。酒席已經擺出。便讓璧人首坐。彼此開懷暢飲。忽見蕭子世又走了進來。大家又讓他入了席。一齊飲酒。李廣便將雲璧人訪妹情形。說了一遍。又請他給璧人相一相終身。蕭子世道。雲兄令妹。總有相逢之日。但是緣分未到。雖觀面相相逢。還是失之交臂。惟羨令妹是千古無雙。巾幗中一個完人。便是足下功名。也須令妹保護。若問妻財子祿。君家後福甚長。舉案齊眉。不止一位。芝蘭繞膝。也是玉樹成行。不過君素情癡。閨中燕婉。較人更甚。現在雖奉母命。尋訪阿妹。却有一件。那瑤枝玉佩。兩美斷不能時取。諸懷貧道之言。可與尊意相合否。雲璧人聽說。只嚇得毛髮悚然。深深謝道。極承指教。慎真語確。佩服之至。先生真不愧爲神仙。一會散席。大家又上樓去看楚雲。只見他因此一跌。便害起病來。由此一句經病。終日只引雲璧人爲知己。看看已好。這日徐氏兄弟。忽接杭州專丁。送來一封家信。因他母親臥病在床。囑令兩兄弟歸省。徐氏兄弟吃驚不小。當與李廣言明。即欲歸省。李廣亦不便阻。却即趕緊雇定船隻。以便啓行。此時楚雲也觸動歸思。也與李廣說。向請以明年元宵爲期。屆期當復重來晤會。又約雲璧人同往。一覽秦淮風景。璧人欣然允諾。李廣再三難留。只得聽其所之。備筵餞行而已。楚雲料理已畢。這日便與璧人帶同伴。辭別李廣等人而去。揖別之時。不免依依不舍。李廣即說道。賢弟此去。明歲元宵當拭目而待。幸毋愆期。致使愚兄望穿秋水。楚雲道。如期而至。定不爽約。便了。接着徐氏兄弟也來告辭。當下蕭子世即付了一個錦囊。與文炳叮囑說道。賢弟至後三日。悲苦之際。將此拆開一看。便知明白。再令堂病愈之後。賢弟須防水濺。切記。切記。文炳尙欲問明蕭子世道。天機何可洩漏。臨時自有驗應。但須小心。自可逢凶化吉。文炳答應。於是同着兄弟別了衆人。上船而去。大家不免臨別歎惜一番。不必細表。再說徐氏兄弟。帶着書僮小福祿。上得船來。開船進發。這日行至丹陽湖面。已經傍晚。泊了船。二人談論些母親病勢。到了二鼓。文亮到船頭去解小溺。忽然狂風大作。浪湧船掀。文亮站立不住。登時滾入波中。畢竟文亮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換參苓文炳延奇禍 告御狀福祿趕前程

話說徐文亮被風浪捲入波中，登時舟子家丁大聲喊救。徐文炳只急得痛哭，連話都說不出來，還是舟子趕着跳下水去，打撈了一會，只見蹤跡，只得仍然上船。此時徐文炳也是沒法，便將蕭子世所贈錦囊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着四句風波絕險，丹陽路蓬島安居不是災。記取明年擂台下，棄文就武去重來。文炳看罷，心纔稍安，却終不免半信半疑。你道徐文亮落水之後，究竟生死如何？原來終南山呂祖將他救去，帶至山中，親教兵法。明年先到揚州打擂，匹配良緣。後來血戰沙場，匡扶聖主，此是後話，不必煩絮。徐文炳看畢錦囊，不免疑信參半，然亦沒法，只得待至天明，催着開船，趕望杭州進發。不數日，已至家中，先至上房，看了母親的病勢，覺得頗為沉重。徐夫人見兒子回來，心下似覺稍好，便攜着文炳的手，說道：「我兒你回來了，娘望得好苦。」吓文炳道：「母親不必煩神，好在兒現已回來，請個醫生看看，視服兩帖藥便可好了。」徐夫人又問道：「你兄弟怎麼不來見我？」文炳聽說，不覺流下淚來，却又不肯隱瞞，便將落水及蕭子世所贈錦囊內中的話說了一遍。徐夫人這一聽，便大哭一聲，登時昏暈過去。徐文炳吃驚不小，一面在旁邊呼喚，一面着人將李夫人請來，又叫家丁趕緊去請醫生來看。一會子李夫人過來，又幫徐文炳喚呼了片刻。徐夫人纔算醒來，還是喊着兒子，不住口的哭。李夫人一面勸慰，一面痛罵李廣，好容易勸了一會，纔算住了嘴，不哭。此時醫生業已到來，文炳便讓醫生進房看脈。一會子將脈看過，那醫生說道：「太夫人之病，皆由思慮而成，並無外感等症，但須清補和平，宣通理氣，兩三帖藥便可痊愈。俟全愈之後，平時再為清補便了。」說罷，開了一個藥方。徐文炳接過來一看，覺得平和，得很。當下即着人去配。一面將醫生送出，又至房內與夫人說了一會，總勸着母親不必煩慮。二弟必然無礙，終得回來。徐夫人也是沒法，只得姑作此想，留為後驗。不一刻，藥已配回。文炳親自熬好，送與夫人服下。那夜到頗安靜。次日就覺得稍好，又把那先生請來復診了一回，又加減了兩味藥。由此不到十日，已經全好。但是氣體還虛，尚須清補。復又將那先生請到，斟酌了一個盡善盡美的參苓補氣湯。徐文炳即取了藥方，便到街坊親自兌換參苓。那裏知道，即此一去，又惹了一場大禍出來。也是他合該有難，走過一家門首，不隄防那家忽然開門，從裏面潑出一盆水來，正潑到文炳身上，將文炳衣服直潑得溼淋淋，全身盡透。文炳掉轉頭來一看，見門首站一個婦人，他便望着婦人，怒望了一眼，并不與他較量，提着衣服就要走了。到是那婦人過意不去，忙趕出來謝罪，說道：「奴家實在無意，萬望勿怒。方纔却是面水，并不污濁，但是將公子衣服潑溼，街上如何可行？不若請到奴家少坐片刻，待奴給公子烘乾了好。」走徐文炳聽說覺得有理，便走了進去。那婦人便請他坐下，脫去溼衣，當時端過一個火盆，就坐在旁邊一面烘衣。

一面與文炳閒話。徐文炳是見他雖是小家碧玉，到也生得楚楚可憐，也就望了他兩眼，陪他閑話了兩句。那婦人誤會了意，以為徐文炳是個多情公子，便細問了他的身家。徐文炳却毫無此心，也就答了他一遍。那婦人當下便歡喜說道：「原來是徐府大公子，奴家真真失敬。若問奴家姓氏，母家姓梅，夫家姓黃，只可恨丈夫黃貴終日賭博，不事生理，累得奴家柴米不全，衣衫典盡，說着就流下淚來。徐文炳不免又動了點憐惜，梅氏望着他飄了兩眼，若似眉目送情，文炳也毫不介意。一會兒衣服烘乾，文炳即穿了衣服起身要走。梅氏忙笑道：「公子爺何不再坐片刻呢？」徐文炳也就隨口答了一句：「我現在有事，等我換過參苓，傍晚回去再來你家罷。」說着便出門去了。那知梅氏聽了這話，以為文炳有心相約，遂大喜不已，掉轉臉來，忽見桌上遺下一柄摺扇，便取在手中，打開一看，見是紙染泥金，芳香撲鼻，上寫着絕妙的小楷，款號題得分明。梅氏看了更加歡喜，以為徐文炳故留此扇，晚間必來，便將泥金摺扇攜入房中，一歪身靠在床上，胡思亂想，不一會黃貴回來，一進門便聲聲說道：「好輪，好輪，梅氏一聽此言，就將他罵了一頓。黃貴也不知羞恥，還是上前說道：「好娘子，我腹中可餓的了不得了，有什麼東西拿出來吃罷。」梅氏道：「我却沒有東西供給你，若要我供給周全，我却有個計策在此，你如依了，便一身吃着不盡。」黃貴道：「娘子既有好計，只要使我吃着得快活，都是依的。」梅氏聽說，便將約定徐文炳的話告訴了一番。黃貴一聽，也就大笑說道：「原來如此計策，却是好的，不過叫我戴上綠頭巾，將自己的老婆送給別人頑耍，未免可惜。」梅氏道：「我不勉強，你若不肯，可是我不供給你，還要你供應我，不然我們就兩分開，各顧各。」黃貴聽說，復又笑道：「娘子我也硬不起了，只好由着你去作，我落得吃着些罷。」梅氏大喜，就走到房內，又取出二百錢來，交給黃貴，說道：「這二百錢，你去作賭本，今夜可不要回來了。」黃貴接過錢，也笑道：「今夜讓你另接新人，我明早回來，你將金銀多多的把我便了。」說罷，攜了錢出門而去。梅氏吃了晚飯，收拾清楚，便在那裏倚門而待。專等徐文炳到來，那裏曉得徐文炳換了參苓，徑回家去了。到了來日，黃貴一早回來，推開大門，走入房內，這一見吃驚不小，原來梅氏已被人殺死，血淋淋，身首異處，拋在床上。黃貴當時就喚了四鄰，又喊了地保，一同來至錢塘縣衙報案。錢塘縣見是人命重案，立刻升堂，帶上黃貴訊問。黃貴便將以潑水前情，申訴一遍，又道：「太爺的明見，此必徐公子見色圖姦，硬強不遂，致小的妻子梅氏被殺身亡，叩求太爺伸雪。」錢塘縣准了狀詞，即刻傳齊書差，仵作親詣相驗，隨據仵作喝報：「委係被刀殺死，凶器雖無，搜得摺扇一柄，呈閱。」錢塘縣將摺扇取過，打開一看，却係徐文炳名號，當即藏入袖中，遂命黃貴自行收屍。錢塘縣回衙，立將徐文炳傳來，訊了一堂。徐文炳雖再三申訴，爭奈錢塘縣執定。

摺扇爲憑，毫不細心體察，便將徐文炳屈打成招，革去功名，先行寄監。一面錄了口供，申詳上憲。此時自有徐家僕役飛奔回去，告訴徐老夫人。徐夫人聞言，只嚇得魂魄散昏暈在地。所幸李夫人與錢小姐、錢夫人再三勸轉過來，大家商議，一面使了僕人帶了銀兩，先往獄內打點，叫獄役妥爲照應。一面使人到揚州去喊李廣，不一日，派到揚州去喊李廣的家丁回來，稱說李廣大病不能起身。徐夫人因爲痛子情深，李夫人又弄出一件心事，大衆商議，又去府裏告了一狀。府裏又抱定了據縣申詳，案無遁飾，不准。此時徐夫人真個急煞，又把舊病急反起來，臥在床上，只是痛哭不已。李夫人雖懷着心事，只得勉強勸慰。那裏勸得醒，此時却出了一個驚天動地出色的人來。徐夫人正是痛哭，只見書僮小福祿匆匆進房，向床前跪倒，對徐夫人說道：「小主人無辜遭屈，老主母痛子情深，奴才却思得一計，上可給小主人伸冤，下可爲奴才報德。萬望夫人不可攔阻，奴才是出至誠，只要小主人的冤伸了，奴才雖萬死不避。」徐夫人聽說，便道：「你這小小孩子，懂得什麼，便思代少爺伸冤，豈不是胡說？」福祿道：「奴才雖小，感恩不忘，奴才定要給小主人伸冤的。」徐夫人道：「你怎麼知道伸冤理屈，而况府裏已駁了下來，只可等待李公子回來，再作計議。」福祿道：「若等李公子病好回來，恐怕小主人命已難保了，奴才一定明日起程，前往京城去告御狀。」徐夫人聞言，幾乎嚇死，畢竟徐夫人行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飛鳳山白豔紅招婿

聚虎堂小福祿逃婚

話說徐夫人聽了小福祿要往京城去告御狀，登時幾乎嚇死，當下流淚說道：「可敬你這孩子，雖是一片義胆忠肝，爭奈叩闈一事，如何使得不必說天子不准，性命難保，即使蒙聖上憐佑，這千里迢迢，你如何獨自去得，還有一說，我的兒子已是遭屈，眼見得抵命身亡，怎麼又能叫你這十五歲的孩童，再死於無辜，這是斷斷去不得的。」小福祿復又說道：「夫人容稟，奴才不去，小主人斷不能生，奴才若去，小主人或可不死。若謂天威咫尺，只要奴才誠心，定可蒙天保佑，倘蒙聖上蒙憫，奴才情急，准了狀詞，必然派了欽差，與奴才前來查辦。那時小主人不但奇冤立破，就是奴才也落得個救主的聲名。至於千里迢迢，奴才是不畏艱險，而况此去，皆是康莊大路，別人可走，豈奴才不能獨行，只求夫人多賞些盤川，到那裏便於使用就是了。」萬望夫人恩准。若夫人還是這般執意，奴才就在夫人面前，了此殘生便了。就請一言，奴才的生死，便決於頃刻。」徐夫人聽了這番言語，淚如雨下，復又說道：「難得你義胆忠肝，一心救主，只是我捨不得你前去，好孩子，你不要急，等請了李夫人來，再定行止，何如？」當下將李夫人請來，告知一切。李夫人一聽，大加贊賞。

便道：「義妹既是福祿具此誠心，就讓他去一踰，或可蒙天保佑，救出大姪，也未可知。」日後再行另眼看待便了。徐夫人道：「如果福祿此去將吾兒救回，說什麼另眼看待，便就叫他做我的兒子便了。」福祿見夫人准他前去，好不歡喜。當時就站起來出了大門，便去監裏告訴了文炳，彼此又傷感了一番，也不必細說。當晚徐夫人就取一百兩黃金，一百兩花銀，交給福祿。福祿即收藏停當，次日就辭別夫人，上馬而去。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已有二十餘日。那日到了北通州地界，忽見前面有座高山，甚是險峻，正在凝神觀看，忽聽馬前嘖嘖兩聲，從半空中落下兩個婢女。小福祿嚇了一跳，再一細看，那兩個婢女皆是一樣的裝束，手執寶劍，向福祿姣聲說道：「俺等奉小姐之命，特地請你上山，有話面說。」小福祿正要訴說，只見那兩個婢女不由分說，即將小福祿的馬牽住，只望山上行來。福祿暗道：「這兩個究竟是何人，爲什麼這般光景？這等凶勇，若說他是強盜，又極其美貌，不似強盜行爲。」他說小姐請我，我也不認得他的小姐，却是何故？正在胡思亂想，已到了大寨。那兩個婢女將福祿拖下馬來，叫他跪倒。福祿沒法，只得跪下，抬頭一看，見寨上坐着一位佳人，頭戴珠冠，身穿金蟒水紅綉襖，內襯魚鱗金葉鎧甲，玲瓏玉帶，低圍着一搦柳腰，杏眼柳眉，朱唇玉齒，真個花容絕代，玉面驚人。福祿看罷，不知所以，只聽上面問道：「你這孩子，姓甚名誰，住居何處，經過山前，欲往何處？從實說來，少有支吾，看刀伺候。」又見那兩個婢女，又着手立在兩旁，應聲喝道：「孩子，小姐問你話，你快講罷。」福祿聞言，不敢直說，只得假辭說道：「我姓徐名炳，家住杭州，父親會作大官，現已去世，只有母親祝氏，尙在高堂。此來係趕功名，前往北關鄉試，不幸客店小僕身亡，匹馬單身回歸鄉里，走此經過，不知小姐遣令婢令我到此，意欲何爲？又令我跪在塵埃，實在不知何故。難道要劫我財物麼？」那女子聽說，趕着命人設坐，叫將福祿拉起，扶坐椅上。那女子開口說道：「徐公子，有所不知，奴本非強盜，先父會作總兵，祇因劉瑾擅權，擾亂國政，先父爲他所害，我母女藏身無地，帶了這飛雲掣電兩個婢女，逃往他鄉，路過飛雲山前，巧逢草寇，被奴與小婢將草寇殺退，他便請我爲尊，奴亦因無處栖枝，便借此爲權宜之計，只待除了奸賊，雪恨伸冤，那時再棄暗投明，匡扶聖主，山林之地，奴豈甘埋沒終身？奴姓白名喚豔紅，自號爲雲中鳳，是也。公子勿驚，請少待，尙有話說。」說罷，便命人收拾書房，請小福祿進去安歇。當下白豔紅就進入後堂去了。外面衆嘍囉立刻打掃書房，將福祿請入裏面，殷勤款待。小福祿被白豔紅這一陣鬧法，更加不知所以，只得一人坐在房內，亂想胡思，不到一刻，只見那兩個婢女復又進來，說道：「徐公子，夫人有請。」小福祿聽說，還只得跟將進去，到了後院，只見堂中端坐一人，體態端莊，舉止不俗，真是夫人模樣。福祿便思跪下行禮，那夫人趕忙帶笑讓

住請他坐在一旁有人獻上茶來夫人凝神注目將福祿看了一遍心下十分贊賞因道老身家世已經小女言明我母女匿跡山林不過權宜之計小女年經二八鏡台尙未及許人今因公子名門意欲招爲坦腹原知仰攀高第慚愧難禁仔細思量先夫也作總兵似尙門庭相對尙望勿却即許良緣此爲老身幸事小福祿聽了這話不禁愈覺其難暗自思量若不應允必然爲刀下之鬼不若權且允下俟主冤報後即將此女與公子匹配也不算有辱了門第心中想罷即斂容說道承夫人辱愛敢不允從特恐有辱門楣實深慚愧說着便拜了下去白夫人一聞此言滿心歡喜登時將他扶起立刻命人預備喜筵當晚成就花燭小福祿聽說此話只嚇得胆落魂消復又開言說道岳母在上小婿還有一言奉稟家母現尙在堂不告而婚於理似有未合容俟小婿回杭後稟知家母當遣媒妁前來親迎今日就一語爲憑花燭良辰且待異日夫人笑道公子毋須推辭誠如君言分明是脫身之計天緣既合何必耽遲是今日成就的好說着又命了環速備香湯給姑爺沐浴兩旁答應即刻擁上前來將福祿帶至書房叫他沐浴一會子又送了一套新衣出來着嘍囉送到書房催他更換小福祿沒法只得換了起來有人陪着他坐在那裏把個小福祿只羞得面紅過耳只低着頭一言不發光陰易去早又是夕陽西下明月東升只聽得一片笙歌簇擁着新人進了內室登時交拜天地送入洞房小福祿暗自凝思今晚如何是好猛抬頭見房中案上擺列着許多令箭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借作脫身之計呢此時房中已擺了酒席當有僕婦請新人交杯小福祿也不推辭便坐下來手執金杯躬身送至豔紅面前說道感承岳母匹配良緣惟愁薄命書生無福消受請卿飲此盃中酒共遂鸞鳳並枕歡說罷了環代接過去送到白豔紅口邊只見他面泛桃花一飲而盡小福祿又連勸兩盃白豔紅難却感意只好全行飲盡白小姐本無酒量就此三盃業已不覺玉山傾頹只見二目迷離溫柔鄉風味未嘗黑甜鄉早經領略了當下僕婢卽就地代他卸去衣冠扶入綉幃安臥小福祿一見好生歡喜便命人到書房將衣包取來卽刻揮出婢女將門閉上又看了一看白豔紅已睡熟他便脫去衣冠換了自己衣服又在桌上取了筆硯寫了一封辭別書信內中辨明他出身係爲主鳴冤叩闈告狀主冤未白何敢私婚的話細細寫在上面卽放在燈光之下又將包裹紮束起來便至令箭架上取上一枝令箭聽了外面已敲三鼓便輕輕的開了房門望外一看但見人跡雖無燈光猶熾眞個是提心吊胆悄悄走出後堂到了聚虎廳前所幸並無一人知覺福祿好生歡喜放着胆向外走去正走之間忽聽巡邏兵卒一聲喝道來者是誰攔住去路畢竟福祿能逃此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小福祿飛鳳山定婚 白豔紅范相府留東

話說福祿逃出聚虎廳，只聽巡兵一聲喊道：「來者是誰，攔住去路。」福祿吃了一驚，當即應聲答道：「是我。」巡兵提着燈籠，上前一照，趕着垂手而立，躬身問道：「姑爺往那裏去？」有公幹福祿道：「我奉了小姐之命，派我前來巡查，恐怕爾等因酒誤事，故此發出令箭，趕緊代我備匹馬來。」小嘍囉不敢怠慢，登時把馬備到，出了寨門，相扶上馬。小嘍囉跟在後面，一會子行到山坡，福祿將馬勒住，便望小嘍囉說道：「這令箭交把與你，爾可代我往各處一查，免得我衝月冒霜，速去。」速來。我在此等你。」小嘍囉答應，接了令箭，掉轉身，便去各處查察。福祿看小嘍囉走得已遠，他便把馬加上一鞭，如飛而去。這且慢表，再說白豔紅飲酒不多，並非大醉，一會子酒氣解散，便覺身體微涼，即揉開倦眼，向牀外一觀，已不見了徐家公子。知道中計，趕即爬坐起來，又下了牙床，走到案前，但見一幅花箋上，寫了許多行楷，就在燈下一看，只氣得白豔紅蛾眉倒豎，兩淚交流，罵了一聲薄倖郎，騙得奴家好苦。說着，就順手取了一柄寶劍，走出房門，喊醒了飛雲掣電，但道一聲：「速跟我走。」飛雲掣電不知就裏，只得跟着他出了後堂，只見他三人兩足一蹬，便飛入空中，真如電掣風馳，直望山下追去。到了半路，遠遠的見一人騎在馬上，前走飛奔，白豔紅本是個劍俠，飛雲掣電兩個婢女，也與白豔紅藝術不相上下，只聽白豔紅說道：「那前面騎馬的不是他麼？俺們快趕去。」飛雲掣電一聲答應，即刻追趕下去。霎時已至前面，從半空中落下來，一聲喝道：「徐文炳，向那裏走？敢自私逃。」說着，將手中寶劍，即望福祿面上一幌，那福祿正自加鞭飛跑，忽聽迎面一聲大喝，已是吃驚不小，接着見劍光一幌，只嚇得胆落魂飛，再一細看，不是旁人，還是白豔紅與飛雲掣電，但見他身穿大紅綉花金鑲密扣緊身短襖，下穿水綠綉花紮腳單褲，飛雲掣電身穿一件元色湖縐白綉花密扣緊身短襖，下穿水綠綉花紮腳單褲，皆是一臉的怒色。福祿看罷，趕忙跳下馬來，向白豔紅跟前跪下，口中哀求說道：「小姐容稟，念福祿原是徐家小使，只因主冤未白，情急叩闈，恐說真情，難保性命，因此假冒公子之名，不期蒙夫人之恩，欲招為婿。那時又不敢推却，只得勉強應承，以爲待白主冤，回到杭州，說明此事，即請公子備禮迎娶，兩全其美。那知夫人錯愛，當日即命入洞房，福祿既已假冒於前，何敢僭越於後，而且福祿既以小姐暗訂公子，是小姐即爲福祿的主母，以家奴暗盜主母，神明必不能容，因此福祿不敢欺心，故於臨逃時，特寫書箋，表明初志。冀仰小姐明察，格外垂憐。那期難荷，矜至復勞芳駕，在小姐原難割愛，在福祿敢擅高攀，尙望矜憐，俾全名節，說罷，便磕下頭去。白豔紅本是一團怒氣，恨不得將福祿一劍揮爲兩段，及至聽了這一番，不覺可敬可憐，因即將他扶起，含

淚說道：「君家此言差矣。奴奉母命與君訂結絲蘿，並未與文炳覷面。况女子守從一之義，君雖為主，奴敢忘君。即使爲徐氏書僮，係天緣配合，諒三生早定，豈可由人請君上馬歸山，成就百年好事？福祿道僕爲下賤，卿是名姝，以閨閣配高門，方稱敵匹。烏鴉小鳥，豈敢羣入鳳凰？况我公子才貌雙全，絕非凡品，尚乞俯憐素志，放我到京，代白奇冤。雖粉骨難忘大德，白豔紅道：「君何太拘執？奴不過爲遵母命，管什麼公子書僮？從一而終，古之大義。奴雖命薄，豈敢效世俗兒女子之態，有所嫌怨嗎？若謂君代主鳴冤，亦復出於至誠，義胆忠肝，實深欽服。奴又豈敢以閨房燕私好而忘公？只須定我一言，奴便終身澹守，倘仍拘守，是君不屑與奴家爲匹。奴又何面目偷生乎？請以三尺龍泉，相從地下，說着便拔出寶劍，就要自刎。福祿慌忙跪下說道：「既承見愛，敢再固辭。只可惜綵鳳隨鴉，我福祿實自慚愧耳。即請以一言爲定，永矢不忘便了。」白豔紅大喜，復又說道：「既蒙許諾，仍請上山一敘。妾尚有要言相贈。福祿道：「小姐如有見教，即請明示。某心急如焚，不能再流連時日了。」白豔紅道：「妾所云有言奉告者，仍爲徐公子之事。妾雖不才，願成君志，思欲與君同往一行，沿途固可保護，且可使那朝中正直的大臣預爲知道，不然，郎君前去叩關，不但不能保其必准，還恐有意外之虞。所以妾要請郎君再回山一敘，將徐公子如何冤屈，備細說明。妾便爲郎君暗助了。福祿聽說，半信半疑，即使不答應他，也斷不能走。而况我已許他終身，他定然絕無壞意，或者他能暗助，也未可知。當下即答應上山。白豔紅便請他上馬，正在說話之際，只見燈毬火把，由山上滾滾下來。小福祿一見，吃驚不小。白豔紅道：「郎君勿恐，此是妾飭飛雲上山報信，叫嘍囉輩迎接前來。」小福祿轉身一看，飛雲已不在旁邊，心下更加詫異。暗道：「他三人莫非劍俠一流人物麼？」正暗想間，那些嘍囉已打着燈火，到了面前，又備了一匹馬，與白豔紅騎上。於是並馬同行，再到山寨，一齊進入後堂。白豔紅又將原委稟知他老母。白夫人也很贊歎。當下白豔紅即令福祿在內書房安歇，他自仍歸臥房。次日起來，當着白夫人問明徐文炳如何被屈的話。福祿又細說了一遍。白豔紅即將同去京中，暗助叩關一事。又稟知白夫人。白夫人也就答應。於是就同福祿一起下山。此時已交臘月，不日已到京中，進得城來。白豔紅便向福祿說道：「郎君前去尋找客寓，妾不便與你同行。等你尋到寓所，妾至夜半當到客寓去宿便了。福祿答應，便去尋了客店住下。不表白豔紅別了福祿，就各處打聽朝中誰是忠臣，誰能在聖上駕前敢言直諫。探聽了半日，已知范其鸞是個不避嫌怨的忠直大臣。連聖上還懼怕他三分。又打聽聖上何日出朝，好去迎鑾告狀。晚間便瞞着人到客店住宿。這日打聽得正德皇帝新正月初五日，出朝行郊天大禮。白豔紅回客店，便將此話告訴福祿，叫他預備起來。到了除夕這日，白豔紅

就寫了一封簡帖帶在身旁。等到二鼓將盡，他便使出飛檐走壁的工夫，潛入范其鸞府內，只見范丞相與夫人小姐正在後堂飲酒，椒花獻歲，爆竹迎年，好不快樂。白豔紅便將身子一縮，使了個燕子穿簾的架式，飛身進入堂中。范相正端着酒杯，纔要來飲，只見一陣風將燭光一幌，酒席筵前已留下一封簡帖。范相大吃一驚，便道：「這簡帖從那裏而來？其中必有緣故，再望四處看視。」連個響兒都沒有。范相便將簡帖取在手中，拆開來一看，但見上面寫着：「郊天禮畢，義僕叩關。正直相臣留心察閱，勿使抱屈。海底沉冤，辜負書生，傲倖官吏八旬。范相看畢，不覺愁眉說道：「這事如何處置？夫人在旁問道：「老爺看那簡帖寫着是何言語？」范相道：「民間有了一件大冤說，有個義僕要來叩關告狀，叫卑人留心查察，不要負了那叩關的義僕。我看這事好不明白。」叩關告狀，亦屬常事，怎麼偏教我留心，而且這簡帖是何人轉來，到使卑人裁決不下。」范夫人道：「民間有屈義僕伸冤，此亦千古有關名教之事。老爺隨駕之時，如遇叩關之人，便代留心罷了。」范相點首。此時白豔紅并未就走，却伏在屋櫳上細聽，聞得范相夫人說了此話，范相未曾辯駁，知道范相已是心允，好生歡喜，即便離了范府，回到客寓，告訴福祿。彼此好生歡喜，畢竟福祿叩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小福祿叩關告狀 范丞相奉旨訪查

話說白豔紅將簡帖留在相府。范丞相已經心許，白豔紅伏在瓦櫳，迎面聽得真切，即回至客店，告訴福祿。福祿當下即便起了狀詞底稿，反覆看了幾遍，處處斟酌盡善，然後恭楷騰清，收藏已畢，不在話下。光陰迅速，這日已至新春。天尚未明，福祿就起來，吃了早點，白豔紅也早梳洗已畢，分別到街上等候。到了巳牌時分，忽一匹流星馬飛奔而來，沿街喊道：「萬歲駕已回朝。」爾等百姓，即速跪迎聖駕。只見兩旁鋪戶家家排出香案，攜老扶幼，跪在兩旁，真是雞犬不驚人聲寂靜，好不嚴肅。不到一刻，但見龍旗鳳戟，金瓜鉞斧，錦衣太監，御林軍護駕侍衛，王侯世爵等衆，有騎馬的，有步行的一隊隊在前先走，接着十六名帶刀侍衛，一個個皆是虎背熊腰，大踏步兩旁隨駕。又見一排細樂，十六對提鑼，聲韻鏗鏘，香煙裊裊。以後便是那一柄曲柄黃羅綉龍傘，蓋下面便是萬歲的聖駕。左輔右弼，兩位丞相，騎馬上隨行。又有八個帶刀侍衛，扶持龍輿，緩緩前進。福祿跪在人叢中，見聖駕已近，便將御狀頂在頭上，跪倒當街。福祿一聲叫道：「求萬歲伸冤呀！」一聲未完，兩旁的百姓個個驚恐，隨鑾文武也盡驚心。此時早有武士手執金瓜，便思擊下。范丞相心中明白，趨即下馬，止住正德皇帝龍顏大怒，啓口說道：「這小小孩童，胆敢當街沖犯聖駕，着令武士即刻擊死。范相提即跪倒，俯伏駕前，口稱萬歲，奏道：「微臣有奏，天子說道：「卿有何言，可即奏上。」范相道：「臣思螻蟻尚且貪生，豈有小小

孩童不思活命，敢來冲犯聖駕，自來尋死之理。據他口稱冤枉，想必定有奇冤。情急到此，求萬歲暫釋龍顏，容臣將他頭上頂的狀詞，先取來看過，究竟所告何人，是何冤枉，再行帶回朝門，嚴加訊問，以正國法。而凜天威，當下天子准奏。范相立起，便將小福祿的御狀，接過手中，大略看了一遍，復又至聖駕前跪奏道：「臣查看狀詞，係書童代主鳴冤一案。求陛下將該犯暫交武士帶轉朝門，再行嚴訊。」天子准奏，即刻一班武士走上前來，將福祿帶去。聖駕還朝，升殿，文武朝參已畢，天子便向范相說道：「卿可將叩闕狀詞呈來，與朕觀看。」范相隨即呈上。天子看了一遍，龍眉一皺，復向范相說道：「據狀內稱，屢經上控，均遭駁斥，該撫既經不准，自必案無遁飾，乃胆敢叩闕，希圖徼倖，其中情節，顯係有人從中唆使，即着令卿家帶回嚴加審問，是否有人唆使等情，據實復奏。」范相領旨，值殿官又將御狀擲下。范相取了狀詞，謝恩退下。聖駕還宮，且說范相將福祿帶回相府，當即傳齊差役，立刻坐堂。福祿跪在下面，范相問道：「爾既代主鳴冤，爾主究竟有何冤枉，可從實招來，倘有半字虛言，立刻提刑處罰。」小福祿見問，便磕了個頭，扒進一步，抬起頭來，回道：「相爺在上，小人主人是個鬻門秀士，懦弱書生，平時只知讀書，那有黑夜持刀前去殺人之理。縣太爺祇執一己之見，以為有摺扇可憑，便自嚴刑拷掠，可憐小主人是個公子，那裏受得住那樣刑法，只得屈打成招。相爺明見，小主人即使持刀殺人，應該檢出凶器，既無凶器，何能便以摺扇為憑？因此屢經上控，冀伸冤枉，爭奈上司皆是據縣稟詳，不肯提訊，屢控屢駁，不得已小人情急，與老主母說明，趕到京城來告御狀，明知叩闕罪該萬死，但是小主人既遭奇禍，老主母又臥病在床，與其小主人冤不能伸，坐以待斃，不若小奴才冒死伸雪，或可仰動天顏。小人實是情急叩闕，並無虛語。若蒙相爺見憐，使小主人奇冤得白，小人雖千刀萬剮，亦所甘心，說罷叩頭不已。范相又道：「爾說實係真情，並無半句虛語，本閣且問你這狀詞，是何人所繕？」福祿道：「小人是自己所繕。」范相喝道：「胡說，爾說無半句虛言，即此就是亂說。爾為書僮，何得會寫此字，顯係欺蒙。」從實說來，究竟何人代繕？」福祿道：「委實小人親筆自寫，只因小人隨着小主人日在書房承小主人時常教訓，因此粗知文墨。」范相道：「既如此說，爾可將狀內原文親背上來。」福祿答應，即跪在下面，朗朗的背誦一遍。范相在上聽見，他背得一字不錯，已是可羨。復又說道：「爾既說這狀詞，是爾親筆繕就，爾可將方才供詞一一清寫上來。」福祿道：「求相爺賜給紙筆，當有伺候人將紙筆給他。」福祿便伏在地上，繕寫起來，不一刻已謄清楚。呈送上去，范相看那字迹，竟是簪花品格，清秀絕倫，好生欣羨。暗道：「不料小小書僮，有此胆量，有此才學，有此忠義，真真難得。」暗自說罷，便着人仍然帶下，候覆奏領旨便了。此時白豔紅也在相府，不過無人看見，他都伏在堂上瓦櫺上。

面竊聽知道福祿並未吃苦。范相又未深究，但道：「候覆奏領旨，心中好不歡喜，即刻飛身出去，專等范相覆奏之後，究竟聖意如何，再行回山。」且說范相退堂進入內室，就將以上情形與夫人說知。夫人也自贊歎范相道：「可恨我年逾五十，尚無子嗣，若得有此一子，可慰我兩人心願。」因此不免相歎一番。范相進入書房，隨即具了表章，以便明日覆奏。次日五鼓起來，就換了朝服，入朝覆奏。到了朝房，文武百官齊來相問叩闕一事。范相略說大概，只聽靜鞭三響，天子臨朝。文武百官皆趨詣金階三呼已畢，分班跪立。當有值殿官喊道：「百官有事呈奏，無事退朝。」范相便趨步出班，跪下奏道：「臣昨日親奉諭旨，承審叩闕一案，現已審明，特具表恭呈御覽。」天子聞奏，即命值殿官將表章呈上。龍目觀看已畢，道：「據卿所奏，那叩闕的小孩子，實是義僕，該犯徐文炳，只爲有司不明，不能悉心推究，難免毫無冤屈。雖經上控，又係照詳批斥，一味含糊，據此奏陳，必須徹底根究，方可明白。」即着卿前往訪查，務使民可申冤，官知所做，說着親提御筆，就在表章上面寫道：「據奏已覽，即着該大學士范其鸞，即日前赴杭州訪查明白，以申國法，而恤民情。福祿叩闕例應治罪，姑念忠心爲主，着從寬免究，仍着該大學士帶同前赴杭州歸案審問，以彰國法，而重政刑。」欽此。御批已畢，當即發下。范相亦即退朝，回至相府，當與夫人說明，親赴杭州查訪。即日料理清楚，次日又上朝，陛辭諸事已畢，即帶了福祿書僮，及范保、范洪兩個家丁，三人一齊出京。水陸並進，這日到了淮安，本擬上岸親到胞妹雲府一行，因聖旨在身，不敢廢公就私，只得着范保去到雲府走了一踰，當即開船進發。不一日已到鎮江，范相忽然想起劉瑾、義子劉彪，在鎮江無惡不作，因要順便私訪一次，主意已定，即命將船泊下，又招呼隨從船戶不許聲張。當下范相換了一身衣服，頭戴九梁巾，身穿藕色道袍，繫一條秋葵色絲絛，手搖白紙摺扇，裝作江湖術士的模樣，又命范保、范洪扮着青衣，遠遠跟着他。范相裝扮已畢，便同范保、范洪一齊上前，各處走了一會，但見人烟稠密，街市繁華，剛走到北固山下，忽見樹頭鴉雀驚飛起來，一片烟塵從山後突起。范相暗思：「是誰在那裏打圍轉過山坡，果見排設着一帶圍場，勇士多人，各執兵刃，往來馳騁，甚是威雄。」又見圍場當中一匹金鞍白馬上坐一人，身長八尺左右，頭戴金盔，身披金甲，濃眉豹眼，闊口方腮，斜挽雕弓，輕推羽箭。范相一旁觀看，暗道：「此人甚是威風，不知是何姓氏，正自凝神觀望，忽見那人回頭一顧，見圍場外立着一個術士，炯炯雙眸看着自己，不禁大怒，一聲喝道：『好大胆的術士，敢看孤家孩子們給俺抓了，當有衆勇士答應一聲，一齊上前將范相抓去，畢竟此人是誰，丞相如何解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劉家莊英雄雙救難

杭州城宰相雪奇冤

繪圖三門街

第三十八回

九一

話說范相被那人抓了去，喝道：「可知壽春王世子小千歲花花太歲在此，你胆敢偷覷千歲大駕麼？」范相聞言，好生快樂，暗道：「原來此子便是劉彪。」當即低聲下氣說道：「王爺在上，冒犯虎威，誠知有罪，還望千歲念我讀書人罷。」只見劉彪一聲冷笑道：「好大胆的術士，見了孤家，還這樣放肆連跪也不跪，便喚從人將他帶回去，問他細底。」范保范洪正欲開言，范相趕將丟了眼色，二人便不開口，站立一旁，只見范相被衆人簇擁着一齊帶去。范保范洪也就跟了去，到了劉家莊，范相已是擁入裏面。范保范洪只得在他門口探聽，劉彪回到府中坐定，便教豪奴惡僕將術士帶上，只聽一聲喧喊，術士帶到。范相此時雖然是當朝首相，也不免心驚，不得已隨着衆人來至廳上，只見劉彪惡狠狠怒道：「爾這術士，從何到此？胆敢偷看孤家，罪該萬死，還敢任意放肆連跪也不跪，好個大胆的狂徒，還不跪下，給孤家實說。」范相沒法，只得跪下說道：「王爺容稟，術士因善風鑑，偶見王爺龍姿鳳表，貴不可言，他年定可安邦定國，不覺暗自贊羨，冒犯虎威，萬乞寬恕。」那知劉彪性喜驕盈，一聽范相如此說法，便自樂不可支，即請范相起來，含笑說道：「足下既知風鑑，便請代孤家細細一相，到底終身如何？」范相亦含笑說道：「王爺一身富貴，自不必說，不但此刻身為王家世子，他年還可威鎮朝廷，正在加意奉承，忽見旁邊轉過一個家丁，走上前來，向范相說道：「范大人，你老是欽差大員，爲甚微服來此？却是何故？」范相聞言吃驚不小，忙着說道：「尊管何言？某本爲術士，何敢冒充宰相，尊駕莫非錯認了？」那家丁說：「范大人此話怎講？我在京隨侍俺家主爺的時候，范大人是常見面的，那有錯認之理？」范大人可不要瞞了，劉彪聽說拍案怒道：「好匹夫！你奉旨到杭州訪案，便到鎮江爲甚？改裝易服，孤有何事怕爾訪查？即使孤爲不法，聖主尚不過問，何況你來當即喝令，擊下衆家奴稟啓道：「王爺，這是欽差大臣，不便私刑拷問，且恐洩漏風聲，反爲不妙。不若將他送入石室，了其殘生，便了。」劉彪答應衆豪奴，當將范相拿下，送往石室。范相大罵不止，你道這石室如何利害？原來在花園以內，四圍用石板蓋成，一綫亮光都不能透進，內有暗門，開上雖外面觀看，並不知內有石室，另有一道石牆，牆上有古錢式的孔眼，倘開此門，用手在錢眼內一按，那門自開。劉彪造此石室，遇有搶來不從的婦女及拂意之人，便將他推入此內，飲食絕了七日之後，將屍拖出掩埋別處，如此狠毒。范相到了石室之中，不免長吁短歎，暫且不表。且說范保聽得如此消息，只嚇得胆落魂飛，趕着跑開，私相計議，前去稟報官兩弟兄，沒命飛奔趕往前去，不隄防迎面飛來兩匹怒馬，上坐兩位英雄，揚鞭高喊，叫他們閃讓。他兩人那裏聽見，只顧向前飛奔，馬上英雄見此光景，知道有了急事，趕着要勒住馬，讓他們過去。那知馬溜了韁，再勒不住，便將他二人衝倒在地，幸虧不會踏傷，那兩位英雄復趕着馬兜

轉頭跳下馬來。將范保二人扶起問道：「你們二位有何急事？如此形色倉皇，可告訴我們知道。如果力有可行，尚可助一臂之力。」范保二人將那兩位英雄一看，知道是兩個正派人，便道：「我等有緊急要事，既承二位詢問，此地不便陳說。敢請到酒店一敘，何如？」那英雄聽說，當道：「使得，即刻帶了馬匹，一齊到了客店。」范保就將以上情節細細說了一遍。那兩位英雄只氣得怒髮沖冠，皆脾欲裂，說道：「尊駕報官有何用處？且待黃昏以後，俺兄弟潛入劉彪家內，將相爺救出。」范保二人聞言，當即稱謝不已。復說道：「請二位英雄留下尊姓大名，候相爺回來知道。」那位英雄道：「俺是淮安駱熙，他是俺的表弟，姓木，名林，綽號木重瞳。俺等同往揚州去會李廣，也是你家相爺命不該絕，遇見我等二人，你等放心。今夜包管救出你家相爺。」范保二人又再三致謝，於是開懷暢飲，直飲到黃昏已後，駱熙與木林皆脫去外衣，駱熙手持銅鎚，木林手執鐵鎗，走至窗前，一聳身軀，登時不見。飛奔來至劉家莊上，聳身上屋，却好跳入花園，只聽更鑼響處，走過兩個更夫，駱熙、木林即跳上前，一人抓住一個，將兵器一晃，一聲喝道：「要喊俺就送你性命，俺且問你：那個范丞相現藏那裏？」更夫戰戰兢兢的回道：「范丞相在那西邊石室之內。」駱熙、木林大喜，當即一鎚一鎗，將兩個更夫打死。他二人便順着路徑尋去，走到那裏，只聽矮屋中鼻息如雷，二人向前踢開屋門，只聽裏面問道：「是誰？」二人應聲答道：「是俺。」大踏步已搶進屋，便從床上將人拖起，却好一人拖了一個，舉起鎚鎗，喝一聲：「要喊就送你們的性命。」那兩人也不知所以，只嚇得亂抖。駱熙便問道：「你等可領俺至石室內，將范大人放出。」鏽你等性命，不然立刻死在眼前。那兩人不敢不允，即領着駱熙、木林前去，到了石室外，便在錢眼內將手一按，那石門大開。駱木二人便一抬手，將那兩人打死，便走進石室，高聲喚道：「范相爺在那裏？」俺等特來相救。」范相正在那裏長吁短歎，一聞人聲呼喚，即便答道：「來者何人？」是否前來送老夫性命？」駱木二人此時也不及通名道姓，只有了范相駱熙即將絲帶解下，走到范相跟前，說了一聲：「相爺勿怕，俺來救你。」說着，立將范相綁好，背在身上。木林在後保護，出了石室，一聳身跳上圍牆，輕輕落下一霎時，如風馳電掣，忙奔回客店。二人復上圍牆，此時范保、范洪正在盼望不已，忽見牆頭上落下兩人，再一看背上駝着范相，范保、范洪好不歡喜，即刻上前將范相解下，扶入房內坐定下來。范相此時才算心定，即問了駱熙、木林二人姓氏，范保、范洪又將巧遇二人如何仗義相救的話說了一遍。范相甚是感激，當將駱木二人認爲己子，駱木二人雖再三推却，怎奈范相實心實意，只得拜認起來。當在客店暫住一宿，次日一早，由駱熙、木林二人保護回船，到了船也不提起，駱木當即辭別，去往揚州。范相也即開船，往杭州進發。在路不過數日，即到杭州碼頭，早有府縣官員

前來迎接。范相登時上岸，乘坐大轎，前面排了許多執事。這也不必細說。一會子已到行轅，只聽一棒鑼聲，三通砲響。范相下了轎，進入花廳，稍坐片刻，就有文武各官前來參見。范相手理長鬚，對衆說道：「本欽差大臣奉聖旨，特爲那徐文炳一案，有義僕書僮徐福祿前去叩關，奉旨欽派前來查訪提訊。但此案究竟徐文炳有無冤屈，諸位如有聞見，不妨各陳其說。」俾本大臣借資見聞。各官那裏敢說，只得唯唯。又向錢塘縣說道：「實縣可於明日將徐文炳一案，所有一應案卷全行吊齊，送呈本大臣核閱。准於後日午堂將原被人證地保四鄰一同帶至行轅，候本大臣親審。」錢塘縣一聞此語，只嚇得胆戰心驚，唯唯退下。各官也即告退。錢塘縣回了衙門，便將此事與幕友商量。如何辦法，那幕友道：「不料此案竟鬧得這樣大了，放出欽差前來查辦。據晚生看來，也無法想，只得將卷宗送去聽他核閱。後日再陪他審問一堂便了。」錢塘縣也無主意，只得吊齊全卷。次日一早，即親自送去。范相便細心核閱，番來覆去，足足看了一日。見那全卷中頗多疑竇，因歎道：「問官不明，含糊了事，未免冤屈書生了一宿無話。」次日錢塘縣前來稟道：「所有原被人證全行提到，只候相命升堂，欲知范丞相如何雪冤，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縣令糊塗相臣識卓 凶人擒獲公子冤明

話說錢塘縣將原被人證帶齊，回明范相。當下范相即升坐大堂，先帶徐文炳，差役答應，將徐文炳帶到跪在堂上。范相先將文炳一看，見他身材容貌實係是個儒生，斷不能持刀殺人。當即問道：「徐文炳，爾既是個書生，爲什麼逼姦不遂，殺死梅氏，從實招來。」徐文炳見問，早知道福祿叩關，奉旨已准，特放下欽差大臣查辦。當下回道：「犯生委實不會提刀殺人，求丞相明察。」范相喝道：「徐文炳，尙胆敢狡賴麼？」却是本大人查明原卷，爾已招出因姦致殺。此時何得翻供，徐文炳泣訴道：「丞相容稟，犯生那日因爲母病重，兌換參苓，正過黃家門首，偶爲梅氏誤潑面水，將犯生衣服潑溼。梅氏過意不去，當囑犯生在他家中將衣服脫下。梅氏與犯生烘晒衣服，烘乾以後，犯生就轉身去換參苓。當即回家，不知梅氏究屬何人所殺。及至次日，蒙縣父台傳犯生到案，說是梅氏被犯生逼姦未遂，致被殺死。犯生一再申辯，怎奈縣父台不容分說，把犯生屈打不過，只得承招。范相拍案道：「胡說，爾有摺扇爲憑，尙敢狡賴麼？」文炳復又叩頭訴道：「若謂摺扇是犯生從黃家匆匆出門遺落下去，如果有意圖姦，日間梅氏只有一人在家，何必要待至夜晚，方可圖姦致殺。此中之理，還仰求丞相明察。」范相點首叫他下去。又傳原告黃貴問道：「爾妻梅氏究被何人所殺，從實招來。」黃貴道：「小人妻子委實徐文炳殺死，他黃昏時分來至小人家內圖姦，小人妻子不從，他便持刀將小人妻子殺死。范相將公



案一拍，厲聲喝道：爾敢隨口胡言。本大臣問你，爾既知徐文炳黃昏時分，去到你家圖姦，你爲什麼躲在他處，顯係爾賣姦不遂，致將爾妻殺死，嫁禍於人。那裏有這等混帳，拖下去打。黃貴聞言大驚失色，復連連叩頭訴道：大人開恩，小人實在不會自殺。這晚因小人有事在外，未曾回家。次日天明回來叩門，裏面無人答應，小人只得將門用腳踢開，走進房內，見妻子已經殺死，又見屍身旁邊有摺扇一柄，當時奔出街坊去喊。四鄰作爲見證，小人又將摺扇打開，見有徐文炳字樣，因此妻子纔知被徐文炳殺死的。范相聽罷，即傳四鄰問道：爾等見黃貴何時回家，如何進門，從實招來。四鄰稟道：小人等見黃貴回來時，委實踢開大門纔進去的。范相便望錢塘縣說道：貴縣當臨驗之時，何以不問他大門是關的，抑是開的。本大臣想來，大門既是關的，那徐文炳一個懦弱書生，如何能越牆而入。貴縣未免失於檢點了。說罷一聲冷笑，那縣令即嚇得戰戰兢兢，站在一旁，不敢開口。范相又問四鄰：爾等平時可知這梅氏性情，是否輕狂。鄰里之中，有什麼人來往他處，有無與黃貴不睦之人。快從實招來。四鄰喊道：大人在上，若問梅氏生得也有幾分姿色，却不過於輕狂。黃貴仇人，小人等却不知道。鄰里中只有一個牛洪，平時不甚安分。梅氏死后第二日，他即不知去向。范相聞言，即飭原被人證一齊退去。徐文炳仍然回監聽候覆訊。衆人退下。范相當即飭令錢塘縣，限三日內將牛洪提到。如違定即從重奏參。縣令遵諭，那敢怠慢。回衙之後，立刻傳齊通班差役，限令三日內明查暗訪，務將牛洪提到歸案。審問各差役知道是欽差坐提的人犯，也就不敢延誤。分別各鄉各鎮一體查緝。合該牛洪犯案，這日縣差訪到錢塘門外一個鄉鎮，忽聽那鄉當內一片鬧聲，從裏面嚷出，縣差跣定脚步，正要訪問，閑人所爲何事，只見從典內走出一人，獐頭鼠耳，鼻凹眼圓，一路嚷了出來，走到大門，復又嚷了進去。那縣差見他不是良善之輩，也就跟了進去。只見那人走至櫃檯前，拿出一隻銀釵，要當。那朝奉道：方才說就是銅的，你怎麼還要當。可速拿去，不要在此混鬧了。那人道：你兩隻眼睛，一隻都未生。我這簪子是銅的呀，就便是銅的，今日也是當定了。你若再說不當，你這班典就是我的。說着，便要去打。那朝奉道：牛洪你往來不止一日，爲什麼今日這等行兇。是何緣故。牛洪正欲回答，那縣差早已聽見，喚他牛洪，當即擎出鐵索，走到牛洪跟前，說道：黃貴家的案犯了，現在欽差坐在城裏，等着你呢。我們什麼地方都尋遍人，原來你還在這裏尋快活。走罷，說着，便將鐵索向他頸上一套，又將那銅簪子帶來，拉了就走。牛洪聽說，魂魄早已飛去，即硬着嘴說道：好沒來由，我也不會犯法。拉我到那裏去。那縣差道：你不會犯法，黃貴妻子在那裏，告你呢。不要多言，快跟我們走。不由分說，立刻帶了進城，先到縣裏稟報縣令一聞此言，好生歡喜，當即將牛洪一齊

帶到行轅回明。范相見牛洪已經掣到，也是歡喜無限，立刻升堂，將牛洪逮案。不一刻原差帶上，先由原差跪在下面，申訴一遍，又將那隻銅簪呈送上去。范相便喝問牛洪道：「黃貴之妻梅氏，爾爲什麼用刀將他殺死？快快從實招來。」牛洪聞言，只嚇得目瞪口呆，暗道：「我今日的死期到了，怎麼這位欽差大人知道梅氏是我殺死的呢？因想即使不招，徒然皮肉受苦，前後一死，不如招罷。」遂向上稟道：「只因小人平時不事生業，專作鼠偷狗竊之事，所偷之案也記不清楚。對鄰梅氏頗有姿色，那日偶爾向他調戲，被他痛罵一頓，因此懷恨在心。這日小的站在門口，見黃貴手執銅錢，出外沽酒買菜，一會子見他回來了，傍晚又見他出去，黃貴平日專以賭博爲生，屢屢被輸，家內又是極窮，只日看他買菜沽酒，小的因動了貪心，只以爲他有了錢，晚間又是他出去，那時即帶了一把刀，由他家門樓上聳身進去，只聽他妻子梅氏在房裏喊道：『多情的徐公子，你怎麼到這時兒會還不見來？』可知我在這裏等着你許久了。小的聽說便悄悄的竟跳了下去，推開房門，只見梅氏睡在床上，手搖紙扇，在那裏亂喊。那時小人便起了貪花的念頭，就去求合歡。梅氏不允，小人又要硬行，梅氏便大喊四鄰救命。小人怕四鄰知道，難於脫逃，一時氣忿，順手一刀將梅氏殺死，即將他釵環取去，仍從門上跳出，又恐被人知道，因此逃往下鄉。不料爲大人訪明，將小人拿來，實係小人殺這梅氏，小人知罪，還求開恩。牛洪供畢，把個錢塘縣幾乎嚇死了。范相又命將黃貴帶上，當即把那銅簪擲了下去，喝道：「黃貴爾可認得這銅釵是誰的？」黃貴拾起來一看，不覺放聲大哭道：「是小人妻子平日押髮的，不知怎落在此人之手。」范相又叫牛洪把殺梅氏的情形向黃貴說了一遍。黃貴方才明白。范相又向黃貴喝道：「爾這無恥之徒，分明賣奸圖利，誣告好人，本應重責。姑念你妻子被殺，從寬懲責，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當有差役將他拖下，打了二十大板，跪在一旁。范相又命差役帶同牛洪，取出凶器存庫。牛洪先行寄監，俟秋後處斬。又將在城道府傳來申飭一番。錢塘縣革職。徐文炳復了功名，又將福祿喊出來獎勵了兩句，并着徐文炳好生另眼看待。諸事完畢，徐文炳便與福祿一同坐轎回家。范相又將供詞敘明，寫了表章，先行拜發進京。過了兩日進京覆命，不必細表。且說徐文炳到了家中，徐夫人一見，好不歡喜。此時李夫人、錢夫人、錢小姐及大眾家丁都來給徐夫人與公子道喜。徐夫人便當着大家說道：「我兒今日得雪奇冤，總是福祿之力。我意欲將福祿認爲己子，不知文炳兒意下如何？」文炳道：「母親孩兒早有此意，從今以後，便叫福祿爲三弟便了。」徐夫人大喜，即刻將福祿喊來，要認爲己子，畢竟福祿果肯遵行，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徐夫人因福祿叩關，救出文炳，欲認福祿爲己子。徐文炳亦欣然要認爲三弟，當將福祿喊來，說明一切。福祿聽說，即跪下辭道：「念福祿感恩深重，纖介微勞，何足掛齒。雖蒙夫人公子大德，自古以來，斷無奴才能認主母爲母，公子爲兄的道理。還求夫人公子萬萬不可存這個意見，而且福祿何敢僭越，自問亦不能安與其將來因此折壽，不若仍然照常，只就是夫人公子逾格栽培了。」徐夫人道：「我兒，你不可執意，你大哥非你捨死忘生，如何得出繹綬？我的主意已定，你不可再有推辭。」文炳也道：「三弟，你不要堅執了，母親是蓄意已久，你若再不行，反致埋滅母親的盛意，就此答應了罷。」李夫人錢夫人也一齊勸道：「難得你幼小忠心，千古希罕，你夫人既有此意，就認了子母了，只要你從此盡孝，也是與親生一般的快行了。」大禮罷，福祿再辭不過，只得對着徐夫人改呼了母親，深深拜了四拜，又與文炳揖爲兄弟。徐夫人大喜，福祿又與李夫人皆行過禮，也就改口呼爲伯母。徐夫人李錢二夫人甚是喜悅。徐夫人又飭令各家奴僕，改口呼爲三公子，又給福祿改了名字，喚作文俊。當日就留李夫人錢夫人在這邊飲酒，直飲至晚間方散，又命福祿即於當晚搬入書房，同文炳一起宿食。真個是一家完聚，兄弟怡怡，好不快樂。這日李夫人又接到李廣由揚州發來安信，內云：「患病已好，料理數月，即可回家。」又問了文炳的冤案，是否清結。李夫人看來，也放心下來，即將書信拿與徐夫人觀看。徐夫人又命文炳回書與李廣，備言出獄及認福祿爲子各情節，使他放心。文炳即寫了回書，寄與李廣。不一日，李廣接到回信，心下大悅，便與衆家兄弟說道：「去歲是雲賢弟回鄉，本約今年元宵到此，今時已過，並未見來。好在此間現在無事，擬與諸位賢弟同至江寧一訪，并飽覽秦淮風月，何如？」大家稱善。即日就料理起來，便僱了兩號大船，擇定日期，動身前來。到了這日，李廣又囑咐招英館總管，小心照應。不日即回，那總管自然遵照辦理。李廣就與衆兄弟同下了船，直望金陵進發。暫且按下，再說洪錦雲被費五拐去，賣到王教諭家作妾，幸虧崔氏孺人認爲義女，未曾受了污辱。無奈王清百般設想，總不甘心。崔氏孺人又瞞着王清，將他寄居對門，過了兩月，不料又被王清知覺。崔孺人沒法，只得將他送在一個平時來往的尼菴彌陀寺內住下，以避王清。胡爲。這彌陀寺內有兩個女尼，一喚清修，一喚玉修，皆有三十左右年紀，向來崔孺人時常送些月米燈油之類，長去做功德。崔孺人以爲將錦雲送去，就可安心。那裏曉得這兩個女尼，平時甚不安分，一見洪錦雲到了菴內，又見他生甚美貌，就存了一個混帳心。原來這兩尼姑身上有個財主，名叫沈三槐，與他最爲相得。這日見了錦雲，那兩尼就去沈三槐家，將錦雲如何美貌，如何出身，告訴一遍。沈三槐大喜，即穿了衣服，與兩尼一齊到了菴內，先在暗房坐下。兩尼與他調戲一番，又陪着沈三槐飲了

一回酒。沈三槐便問起洪錦雲來。清修見問，即站起身來，帶笑說道：「我代你去喚美人到來，讓你樂一樂。但有一句話要與你說定，你可不能學那薄倖的，有了新人，便忘了舊好。」沈三槐道：「我果能將那美人弄到手，這兩個月老，我都加意奉承，便了清修見說，便用手指在沈三槐額角上彈了一下，又輕輕的啐了他一口，即刻扭着身軀出來，到了錦雲房內，說道：「啊，小姐，小尼今有一事，欲與小姐商量。我菴內有個大施主，名喚沈三槐，所有小菴一切香火祭田等類，俱是他來包定，所以菴內無論大小事件，俱要告訴與他知道。他今日方纔到此，小尼便將小姐寄居在此的話告訴他，他不相信，他說我們私藏良家閨女，故此小尼前來請小姐出去說明，就可絕他疑惑。洪錦雲道：「師父，你這話奇了，怎麼叫我出去，會他面生的男子？」清修道：「小姐若不肯出去，對他說明，他的疑惑，或不得解。」小姐此地，可也不能住了。洪錦雲沒法，只得隨了清修走到客堂，但見上面坐着一個少年人，旁邊玉修陪坐。洪錦雲看罷，便知不妥，轉身就要退出去，只見沈三槐見了洪錦雲，已是神魂飄蕩，趕着上前，向洪錦雲深深一揖道：「多蒙小姐光顧，我沈三槐也是個多情男子，日後斷不敢忘小姐大恩。」洪錦雲一聽，不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潑口大罵：「玉修只好上前相勸。洪錦雲順手就是一掌，口裏罵道：「無恥的淫尼，胆敢狼狽為奸，誘我千金之體，你不怕污了佛地麼？」沈三槐還嘻嘻笑道：「小姐勿怒，並不怪他二人，是我仰慕小姐姿容，特令他二人前來奉請，這也是三生有幸。我沈三槐合該與小姐共遂鸞鳳，小姐不要怒。」沈三槐奉揖了，洪錦雲愈加大怒，猛見旁邊茶几上有個茶碗，便拿在手中，一抬手，便向三槐擲去。却好正中三槐臉上，只打得鮮血直流。登時沈三槐羞惱成怒，大聲喝道：「好不識抬舉的賤人，此地那得由你這賤人在此撒野？我看你進得此門，怎能出去？」說着，搶進一步，就要硬行。洪錦雲見來得切近，一抬手，迎面就將他一把抓。那沈三槐不會提防，又抓了個五道血淋指痕。此時三槐越發大怒，不由的一聲大喝：「好小賤人，你望那裏走？」說着，走上前，就是一把將洪小姐抓了過來，命二尼按住。當時就尋了繩索，將洪錦雲綁縛起來，送在後廂，高高吊起。手執皮鞭，任意重打。可憐洪小姐，任他怎樣打法，還是不住口大罵。沈三槐打了一頓，打得洪小姐渾身是肉綻皮開，還是兩個淫尼，再三勸住。沈三槐才放下皮鞭，將門倒鎖起來，仍到暗房內去歇。兩個淫尼倍加妖精，殷勤敬酒，把個沈三槐迷惑得邪心蕩漾，慾火如焚，便鉤搭着兩個淫尼，浪語花言，無所不至。那兩個淫尼也就恣情調笑，任他無所不為。三人正在樂不可支之時，忽聽一陣叩門聲響。三人大吃一驚，便急急出來問道：「誰人半夜三更前來叩門打戶？」外面答應道：「是俺前來借宿的，淫尼聞言，即在門裏問道：「此處是尼菴，非客店，不便留宿，還請客官到別處去罷。」那外面的人又喝道：「爾

這菴內不便留客。爲何留着姓沈的。在裏面做什麼。說着。便一抬腿將門踢開。沖了進去。那淫尼再一細看。見有三人。內中有個極凶極惡。令人害怕的一副鴛鴦臉。淫尼見了。只嚇得跪在下面。哀求說道。求大王饒命。你道這三人究竟是誰。原來是洪錦、左龍、左虎三個。他三人因聞李廣在揚州看打擂台。他便離了山寨。也到揚州去會李廣。不期走錯了路。誤走到儀徵。又因天色又晚。無處投宿。正悵望。忽見柳陰下蹲着一人。洪錦即便去問他。有甚麼菴觀可住。那人見了他。那副尊容。嚇得一跳。又不敢不告訴他。心中暗想。不如指他到彌陀寺去。就向洪錦說道。此間只有一彌陀寺。雖是尼僧。行同娼妓。今日菴內。却有個沈三槐。在那裏。這沈三槐。却是個極其霸道的人。小人平日受他的欺凌。甚是不少。今日見他進去。我所以蹲在此地。豫備等他出來。給他一個報復。彌陀寺就在前面不遠。客官們如有胆量。便去。不然。除此並無別的菴院。洪錦等聽說。因此纔一起趕來。那淫尼一見洪錦。只疑惑他是強盜。前來打劫。因而跪在地上。哀求洪錦。喝道。俺等不是大王。爾快去多備酒菜。給俺們吃了。萬事全休。不然。俺等定不饒你。淫尼答應道。小尼便去。豫備酒菜。客官且請客堂去坐。洪錦等纔坐下來。忽聽後面有隱隱啼哭之聲。洪錦詫異。便走出客堂。順着聲音尋去。不知尋找得着。如何救出洪錦雲。且看下面分解。

第四十一回 鬪尼菴兄妹喜重逢 訪秦淮友朋欣大聚

話說洪錦剛纔到客堂坐下。忽聽隱隱啼哭之聲。心中大爲詫異。便向左氏兄弟說道。賢弟且待片刻。兄走走便來。當下出了客堂。順着哭聲尋去。但覺越聽越近。好似我妹子聲音。心中更加疑惑。便大踏步尋去。但見那廂屋房門緊閉。外面繫着鐵鎖。哭聲就從那屋內出來。洪錦走近廂房側耳細聽。只聽裏面淒淒切切。一聲母親。一聲哥哥。在那裏啼哭。洪錦聞聽。確是胞姊的聲音。不禁悲喜交集。立刻踢開房門。大踏步跨了進去。只一看。好不肉疼。但見妹子渾身一片鮮紅。吊在廂屋樑上。洪錦看罷。不覺淚下。忙着喊道。妹子不要怕。愚兄特來救你。說着。就拔出寶劍。一手托定錦雲。一手將繩索割下。把錦雲放在地下。洪錦雲睜開眼睛。一看。帶哭喊道。我的哥哥。你妹子莫不是與你夢裏重逢麼。洪錦道。妹子不要傷心。俺且問你如何遭此慘毒。洪錦雲道。哥哥一言難盡。容後再說。如今且把那兩個淫尼。一個姓沈的賊子。拿住。不要被他知道消息。逃走了。妹子權且這裏坐等。哥哥且請速去。洪錦聞言。那敢怠慢。立刻出了廂房。趕到客堂裏面。此時酒菜已擺在桌上。洪錦走到左龍左虎耳邊。大略說了兩句。也就立刻站起。拔出腰刀。一個守住大門。一個守住後門。洪錦一聲大喊。好大胆的淫尼惡賊。胆敢害俺家的胞妹。快快出來見俺。一面說。一面各處去找。

尋了片刻，走到那暗室之內，只見上坐一人，兩手攙着兩尼，在那裏軟語溫言，盡情調笑。原來那兩淫尼將酒菜擺出，與洪錦等去吃，以為斷沒有事。他便又去陪沈三槐去了。那洪錦一見，不覺虎眉倒豎，豹眼圓睜，再加他那副鴛鴦臉，你看可不怕？只見沈三槐同着淫尼一見了他來，即刻跪倒哀求，說道：「天君開恩，洪錦也不答話，便一擡手舉起劍鋒，先向沈三槐肩下砍去。」沈三槐此時心頭嚇慌，趕着用手來擋，却好一劍下來，削去五指，只聽得呀的一聲，昏倒在地。洪錦又走上去，提起寶劍，在他肩膊上連刺了兩三刀，見鮮血直淋，歪倒在地。兩個淫尼在旁已嚇得魂不附體，連眼睛都嚇得定了光了。洪錦便走過來，將兩個淫尼各人先給他砍去一足，拋在那裏。三個人再也不能動彈了。洪錦即走出來，趕到廂屋內，告訴了妹子，又將錦雲攙扶到客堂上面，却好此時走進一個佛婆，洪錦便欲上前去打。那佛婆一見慌忙跪下，求道：「此不關婆子的事，總是沈三槐與那兩個淫賤貨所為，還求饒我一條狗命。」洪錦雲看見便喊道：「哥哥把他放下，叫他給我伏侍一回，再說。」洪錦聞言，當即放了佛婆，命他前去伏侍。那佛婆那敢怠慢，立刻把了面水，又燒了一壺好茶，送到小姐面前。洪錦雲便略為淨淨臉，吃了兩口茶，只是心上疼痛得很。洪錦便叫他到尼僧床上去歇一會。錦雲道：「算了罷，那樣污穢的床鋪，不要把我沾污了。」就仍然坐在那裏，歇了片刻，於是纔將自從費五騙拐，以至被淫尼沈三槐羞辱前後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洪錦聞聽，不覺聲淚俱下，說道：「這總是不肖的哥哥，害得你好苦。」洪錦雲又問道：「母親現在何處？」洪錦也將劫獄翻監，現在登雲山暫住的話，說了一遍。洪錦雲聽說母親尚在，纔算轉悲為喜。洪錦又出去，將左龍左虎喊了進來，就叫錦雲給他二人見了禮。此時大家腹中皆餓，又把佛婆喚進，叫他將酒菜拿去，廚房重新燒好。三人大吃一飽。洪錦雲也在這旁邊，略為吃了少許。洪錦又把佛婆喊來，向他說道：「你好好伏侍小姐，若有一點不到，即刻將你殺死。」佛婆唯唯答應，忽聽左龍一旁說道：「哥哥言之差矣，你叫他伏侍令妹，說不定俺們去處置那三個狗男女，他趕空逃了，反為不美，不如將他鎖在房內，或將他綁了，俺們也可放手作事。」洪錦被左龍一句話提醒，即刻將佛婆綁了起來，拋在地上。他們三人便走到那暗室內，去處治沈三槐與那兩個淫尼。一到暗室，見他三個人已甦醒過來，睡在那裏，哼聲不止。洪錦等三人便一人抓一個，抓到客堂。洪錦雲一見，登時站起來，將洪錦手上的寶劍，拿在手中，切齒咬牙，先向著清修罵了兩句，隨舉起寶劍刺了一下，又去玉修身上用力刺了一劍，只見兩個淫尼哀哀求饒。錦雲還欲去砍沈三槐，怎奈手內無力，已得氣，只是氣喘。洪錦看見，便道：「妹子，你去歇息，待我來處置這三個狗男女便了。」洪錦雲將寶劍遞給洪錦，洪錦取過來，望沈三槐說道：「只兩個淫尼是你這王

八羔子的知己，待俺先處置了他。再來伏侍你，說着，先將清修一劍砍死，復一劍，又將玉修揮爲兩段。這纔走到沈三槐跟前，一連幾劍，將他剝成幾段，復又將佛婆捉過來，當心一劍，刺死在地。當下洪錦等好不暢快。洪小姐不忍再看，已背臉站在一旁。洪錦便去尼僧房內，將所有細軟收拾起來，揣在身上，又去洪錦雲從前住的那間房內，取了衣服，叫他換了脫下的衣服，又打了包裹，帶在身上。諸事已畢，立刻出了蒼門。洪錦抱着胞妹飛身上馬，同着左龍左虎一齊跑到江邊，雇了船隻，登時下船。要望清江進發，洪錦等下得船來，正要叫船戶開船，忽聽隣舟上喊道：那邊可是洪錦？洪大哥麼？洪錦聞那聲音，好生相熟，走上船頭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徐文炳。你道徐文炳如何到此地？自出獄之後，紀念着李廣，因此雇了船去往揚州。經過此地，適值天晚，便停泊下來。忽岸上有人叫船，好似洪錦聲音，便出來一看，果然不錯，因此纔高聲喊他。洪錦見徐文炳來，彼此大喜，當即跳上文炳的船。彼此又將前後的話，細細說了一遍。二人皆是悲喜交集。洪錦道：二弟，愚兄不能在此久延，現在趕往清江，暫時託足。煩二弟寄語李大哥，准於十月親送舍妹到杭，斷不有誤。愚兄就此告別了。說着，就跳過船來，喝令船家解纜，直望清江進發。徐文炳也就開往揚州。按下慢表，且說李廣衆人，由揚州買棹前往金陵，去會楚雲。這日已到當即上岸，到了楚家門首，當有管門人問明來歷，進去通報。不一會，楚雲迎接出來。大家一見，好不歡喜。彼此就談了許多闊別的話。楚雲即命人到船上，將行囊搬上。李廣又請出楚夫人見禮。當日楚雲就備了兩桌接風酒，大家歡呼暢飲，頗爲高興。次日楚雲即雇了一隻大船，請李廣等泛棹游湖，賞覽秦淮風月。大家乘馬走到桃葉渡，下船雙槳，咿呀一聲，欸乃慢慢的將船開去。李廣在船內，向着兩旁觀看。但見一帶綠楊，內襯着珠簾碧檻，皆是教坊的裝式。碧欄杆畔，斜立着許多妓女，爭妍鬥媚，說不盡許多嬌嬈風流。一派笙歌，又恍似從半空送到。大家觀看不覺心曠神怡，噴噴稱羨。都道：六朝金粉，不減他年。大家正在談論，忽見碧欄杆畔有一玉人，望着楚雲招手。楚雲即命將船泊下。舟子答應，靠了碼頭，當有一個半老婦人，從欄杆內走出，上了船，在楚雲面前請了個安，站在一旁，帶笑說道：公子爺爲甚這半月來，皆不會到這裏走走？小紅兒紀念的，很楚雲道：紅兒那裏今日有客麼？那半老婦人道：這日淡薄的，很那裏有什麼客呢？楚雲道：既是沒有客，你便去招呼。一桌上等酒菜，我同着諸位公子爺就來。那婦人笑嘻嘻的去了。李廣問道：這教坊內賢弟是常到的。楚雲道：逢場作戲，不過偶爾來游。李廣便就正色說道：雖然如此，却不可以親近。桑黛道：大哥，你今日可不要古董。既是楚兄作東道，我們今日要痛痛快樂一日。明日再受爾的拘束，就便吾兄古董起來。我們情願明日領罵，今日都是不遵教的。大家皆道使

得。欲知李廣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燕謔驚嘲頭陀醉倒 花嬌柳媚公子魂飛

話說桑黛因楚雲欲在教坊擺酒，見李廣大有不願之意，因堵着李廣的口，不讓他說出一句不肯話來。衆人也就隨聲附和，一齊攔阻。李廣沒法，也只得相從。大家棄船登岸，步入教坊，當有班頭站立門口伺候。各人請了安，便大喊了一聲，裏面招呼。楚公子來了，那小紅房內老媽子便迎接出來，接着小紅也走出搶走一步，到了楚雲面前，請了個安，站立起來，擎着手帕掩着嘴，笑嘻嘻的，問了一聲：「公子好。」楚雲也笑回道：「你好。」說着便站下來，讓李廣等走了進去。小紅也站在門外，一個個的面貌都細看一眼。由李廣起，看到張毅都不介意，及至看到胡達那副黑炭團的面孔，小紅就對着楚雲伸了一伸舌頭，也不過暗道他那樣黑法。末後忽見廣明是個和尚，小紅忍不住嗤的一聲笑，惹得楚雲也不覺暗笑起來。大家進了房坐下，就有領班送進手巾，各人面前送上一塊，及至送到廣明面前，已是忍不住要笑。只見廣明接在手巾，大聲笑道：「好一陣香氣，爲何你們這手巾要放許多香料？不是分明的引人要到你家來，說着就臉上去擦，又拿近鼻子上面聞了一聞，只是贊道好香好香，惹得大家笑個不住。連那龜奴都笑起來，撒去手巾，獻上香茗。楚雲就指着小紅，一一說了名姓。小紅也一一請了安，到了廣明面前，他却請安，合着掌說道：「阿彌陀佛。女弟子合十了。」一言未畢，大家笑得彎腰。廣明也覺自己好笑，便大聲說道：「難道你們許嫖，偏咱家不許嫖麼？今日咱家既然到此，也算是破戒，偏要揀一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絕妙美人，陪咱家飲酒作樂。只見張毅在旁說道：「你不可應帶妓女，只合配尼姑。」此地梵修年少的尼僧到也不少，等我明日給他尋幾個，同作一齣僧尼會。我包你男僧人配了女僧人，那纔是一樣呢。」引得大家又都笑起來。廣明此時也覺有些慚愧，漲紅了臉，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忽見門帘一掀，大家向外一看，走進兩個美人，纔走進來，便復縮了出去。口中說道：「錯了，怎麼裏面有了和尚，不見雲公子？」小紅聽得清楚，趕着飛跑出來，喊道：「二位姐姐，這裏不錯，原來那兩個喚如雲、一喚如月。」二人道：「小紅，你難道接了的和尚不成？」雲公子現在那裏？」小紅便道：「你家雲公子現在裏面，你說我是接了和尚，那和尚到不要我，恐怕他見了你要搶一個去，給你剃了頭髮，變作尼姑，與他一樣。」他便將你帶到菴內，成爲和尚配尼姑，讓你好嘗他的禿腥味。」二如便擎扇子，在小紅頭上打了一下，口中罵道：「壞了頭狗嘴裏無象牙，不怕穢了口麼？」說着一路笑了進來。大家一看，齊聲道：「好。」二如便走到雲璧人跟前，請了安，又向各人問了尊姓，問到廣明跟前，便停住口，掉轉臉來向璧人說：「這麼樣



問法。你指教了罷。衆人一聽，正要大笑，只聽廣明大聲喝道：「洒家不要你問，待俺告訴你。」洒家喚作廣明，綽號鐵頭和尚。你們兩個叫什麼名字？只見桑黛一旁說道：「他們兩個一喚銅鐘，一喚木鐘，廣明大笑道：『怎麼喚作這等名字？可奇怪。』」二如道：「我們兩個名因爲大和尚今日到此，才新起來的。」廣明道：「怎麼爲我來？你們纔起名字。」洒家又不懂了。楚雲道：「你真是個飯囊和尚。」連這兩人用意你都不懂。我告訴罷。他因你喚作鐵頭和尚，我們這裏有兩句俗語，叫做鐵頭和尚撞銅鐘，又道：「鐵頭和尚撞木鐘。」你可敢撞不敢撞？廣明道：「原來如此。」俺便撞。把你看着，就一頭向如雲撞來。李廣喝道：「匹夫，你又粗莽了。誰叫你來此取樂？」廣明見喝，只得停住口中說道：「俺明日便去養上頭髮，看還有誰笑我。」正說之間，却好領班走進說道：「請諸位公子飲酒罷。」酒席已擺齊了。大家聞言，便一同出去，到了廳上，挨次坐定。先飲了兩盃，當有烏師送上歌扇，大家隨意先點了兩齣，每人各喊了一個歌妓，獨有廣明喊得那個，坐在旁邊，也不飲酒，也不說話，只是愁眉苦臉，一言不發。大家看看廣明，又看看那個歌妓，忍不住好笑。却有廣明也不顧盼，只低着頭與胡達兩人儘量吃酒吃菜。那伺候的人手也不停，只是代他二人斟酒。李廣雖然在飲，却是勉強之至，心中並不快樂。惟有桑黛張穀極其得意，一會子歌妓各唱完一齣，楚雲又叫小紅唱了一齣，魯智深醉打山門，雲璧人也點了一齣，二龍山打店。這兩齣皆是暗指廣明。此時廣明已吃得大醉，大家席散，稍坐片刻，就要下船。那知廣明已是醉倒，放下頭在那裏呼聲如雷，大睡起來。大家好容易將他喚醒，他便半醒半醉，隨着衆人下船。到了船上，各人坐定，李廣便正色說道：「楚賢弟，非是愚兄矯情，要知宿柳尋花，非我輩所應爲。我輩以堂堂六尺之軀，將來須要作出一番事業，所謂留得好身軀，作一個頂天立地奇男子。若恣尋花柳，不但有損精神，抑且無以對祖宗父母。今雖逢場作戲，以後奉勸急速忘情才好。」楚雲聞言，答道：「弟雖如此，亦祇徒有其名，毫無其實。今日以大哥等初來此處，不過欲借此以博大哥等一擴心神，俾知秦淮風景如此爾爾，或亦不負此游。既蒙教誨，諄諄弟當領教便了。」惟璧人兄留連甚密，弟實無法以處之，還望大哥勸一勸才好。」璧人道：「大哥，你可不要聽他亂說。弟雖不會見他與小紅有什麼事實，却常見他軟語溫言，綢繆甚切，弟却不敢保。」楚雲也道：「弟縱與小紅言詞親切，却不會在外宿過一夜，誰似兄留戀二如，暗常在外住宿。」麻桑黛張穀笑道：「今朝你二人互相招出實情來了。」璧人面上不覺有些愧色。李廣復又勸了兩句，大家算住口。此時各人有的伏窗上看游魚的，有的流覽兩旁風景的，大家正在各適其好，忽聽張穀一聲喚道：「大哥，你看對面來的船上，那人好似劉彪賊子。」李廣聞言，注目一看，點首稱是。桑黛等也都來看了一回，只見廣明喚道：「楚雲，爲甚你

生成這樣一副面孔。你看那賊子兩只眼，使勁兒只向你看。俺恨起來，便要跳過船去，將他捉住拋入水中，纔暢快呢。李廣喝道：「少要胡說。」一面說着，一面却凝神向劉彪看去。只見劉彪在艙裏，同一人向本船上指手畫腳。李廣知道他是在問這邊人的姓名，忽見迎面飛來一隻小船，船內坐着一個麗人，大家凝神一看，只見那麗人瘦盈盈瓜子面孔，柳眉淡掃，杏眼斜瞵，金押髮，鑲翠珠環，鬢旁斜插着兩枝茉莉，烏雲高挽，白雪斜拖，身穿一件藕色紗衫，外加一件元色鐵紗半背，素綃半掩，露出一副黃金鑲翠的手鐲，手如柔荑，帶着四只金戒指，斜按闌干，四顧凝眺，兩旁站立兩個垂髻一色的丫嬛，高盤雙髻，低簪綠玉，青衫半背，亦極楚楚可憐，貌極整齊，真不愧俊俏風流，端莊嚴肅，却不似大家裝束，而與青樓的打扮一般。此時雲璧人見了那個麗人，伏着船門，目不轉睛，只向那麗人呆望，真是出了神了。桑黛看見便笑，喊張穀道：「璧人兄，今已魂銷矣。」張穀接着臉來一看，見璧人還在那裏呆望，並不知桑黛張穀笑他，當下即走近璧人跟前，喊了一聲：「雲兄，不要將眼光被那人帶了去。」這一句纔把雲璧人喚醒過來。正要調笑與他，忽見那小船上一麗人，一聲大喝道：「好賊子，胆敢作千金小姐爲娼妓麼？」說着一聳身飛上劉彪船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義俠女賈俏辱劉彪 奸惡賊計設陷蠶王

話說雲璧人出神看那小船上的麗人，被張穀將他喚醒，正要調笑於他，忽聽麗人一聲大喊，遂跳入劉彪船上。你道這是何故？原來劉彪在鎮江，將范相送入石洞後，被范相逃脫，怕他查案回來，要與他爲難，故此到南京暫避。暫避之日也來游船，先見了李廣等船上這些人，便愛中了楚雲，所以先在指手畫腳，在那裏訪問，當有他家丁曾見過李廣這起人的，就一一告訴他是揚州招英館李廣的一班朋友，又感稱李廣如何英雄，如何掃滅蒲家林大盜，正在談論，就見了小船上那個麗人，劉彪一見，便自神魂飄蕩，即叫船戶將自己的船邊去靠近那隻小船，他便走到船頭，望那麗人說道：「卿卿尊姓芳名，家住何處？你在秦淮那一家，如卿粉黛，要算在玉人之中，推稱爲第一了。」即請過來與孤家同飲。這也是三生石上早有前緣的那麗人，一聽此言，登時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一聲喝道：「好個無知賊子，你大夢未醒，睡眠未開，敢把千金小姐作爲娼妓，似此昏昧，也可將自己的妻女姊妹當作娼妓，你可知我小姐京陵城內，誰不知道胭脂虎聲名，你打聽打聽，我小姐豈是懼怕強徒的麼？」楚雲聽說微微笑道：「原來他就是吳家的女郎，李廣等問道：「賢弟如何知道？」乞道其詳。楚雲道：「且待他二人鬧完了事再說。」又聽劉彪說口稱美人，道：「你不可這等薄情，你說不是秦淮妓女，何以要裝束得如此輕狂，速過來陪孤家痛飲，免孤家用魯倘把孤家弄翻了，管你什麼良家女子，青樓

女子便是當朝宰相的女兒。孤家看中了，也要叫他給孤家奉承奉承。胭脂虎聽罷，冷笑一聲，說道：「好，你這惡賊，既不肯干休，定要小姐過船，小姐來陪你便了。」說着，只見他蛾眉一豎，兩頰一紅，將白羅素裙望腰間一抓，飛身一跳，好似翩翩綠蝶，飛過船來，搶一步就把劉彪當胸一把揪翻船板上。金蓮一起，緊緊的按着惡賊身軀，即刻將袖內龍泉寶劍拔出，但見一道寒光，對定劉彪的項上一幌，劉彪此時已是魂升於天，魄降於地。衆豪奴要擁上，只見胭脂虎雙眉直豎，便按着劍厲聲說道：「你等如要上來，看吾寶劍一揮，立刻要你們性命。衆豪奴聞言，一齊不敢上來。站立兩旁不動，又聽胭脂虎說道：「東船西舫，士女游人聽者，奴本千金玉體，這劉賊誤良爲賤，本來罪不容誅，當一劍了此奸雄。全在奴家掌握，只因奸徒齷齪，寶劍光明，特恐斬却奸徒，他那頸上鮮血，有污奴家寶劍。劉賊呀，你這賊子，倚着你繼父劉瑾，闊人倚勢，擅權你便在鎮江殘害了幾許英雄，冤屈了多少義士，玷辱了幾多貞婦節女，個個咬牙人人切齒。只因你倚權仗勢，無可奈何，我小姐素不畏強，爾胆敢妄言污蔑，倘從此以後，尚知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我便饒你一條狗命。若再恃強欺弱，我也說不得怕污寶劍，只得將你這賊子斬去頭顱，代萬民除害。說罷，寶劍一提，又向劉彪一幌，復又向衆說道：「旁觀列位，非是我閨中弱女性太剛強，只因這賊罪惡滔天，不得不痛加教誨。本應青鋒一起送彼殘生，又恐不教而誅，有礙好生之德，尚望諸君鑒聽，莫笑猖狂。」此時河下岸上看的人，却實在不少，竟沒有一個敢開言的。惟有李廣等一聞此言，齊聲喝采道：「好一位俠氣小姐，真是情理俱盡。」劉君經此一番教訓，自必感愧，痛改前非，並遵小姐的教誨，還望小姐姑且饒他便了。那麗人一聞此言，便覺轉怒爲喜，回轉頭來，向李廣船上一望，皆是些英雄壯士，好不暗羨起來。登時梨花面上變了個喜色，復又對劉彪說道：「既饒死命，而活罪難寬，你必須跪倒船頭，叩頭伏罪。爾可情願麼？」劉彪那裏還敢執拗，伏在底下，連連點頭稱謝。那麗人便抬起金蓮，劉彪跪倒身軀，向那麗人叩了三個頭，口中謝道：「萬分得罪，既承女英雄寬恕，自當謹遵教訓，銘感不忘。」從此改邪歸正。那麗人聽他說罷，飛起一脚，將劉彪踢入艙中，他也飛身回到自己船上，嫣然一笑，忙令舟子開船。雙槳咿呀，如飛而去。這邊李廣船上，胡達、廣明兩個，還拍着手歡呼笑道：「好一個語言爽利中帼英雄，只是難爲了花花太歲。從今以後，無臉見人了。」劉彪聽見，只得暗地切齒，不敢聲張。當時便呼開船而去。李廣等亦即泛棹而回，沿途便問楚雲道：「賢弟，怎知他吳氏之女楚雲道，他父親名鳳，曾作大將軍，爲人極其忠直，因事觸怒劉瑾，死在刑部監牢，他母親又復相繼而逝，他小號又仙綽號胭脂虎，金陵城內無人不知，不但武藝精通，且能飛劍斬人，不亞古之劍俠。弟却不知他容貌如此秀美，真所謂色藝

俱佳了。李廣等贊嘆不能已。閒談之間，船已到了桃葉渡。泊近碼頭，大家上岸。早有家丁帶着馬，在碼頭伺候。大家便上馬而回。李廣等從此就在楚雲家裏盤桓了數日。這日忽見門丁送進一封書信，說是揚州寄來。李廣接過拆開一看，知道徐文炳已到揚州。當即約了楚雲同往。楚雲亦甚歡喜，即刻進內，稟知老母。怎奈老母楚夫人不放他行。李廣等不敢勉強，只得約了雲鬢人同行。隔了一日，就雇定船隻，一齊仍回揚州而去。不必細表。再說劉彪受了一場惡氣，又惱恨李廣等肆行嘲笑，欲思報復，却又不肯，只得隱忍了數日。這日忽想起那天李廣船上那個妙人，因命家丁往楚家打聽，招賢館的人可在這裏。家丁打聽回來，說李廣等已經去了兩日。劉彪歡喜無限，當即整冠束帶，去拜楚雲。到了楚雲門首，着人通報進去。楚雲見報，暗道：這奇怪。劉彪因何到此，莫非有甚奸計，要來欺我，且去會他，看他如何。再作計議。想罷，便走出來，纔出屏風，已見劉彪坐在廳上。楚雲便上前請見。彼此行過禮坐下。劉彪道：久仰大名，今幸相會，足慰平生。足下真不愧武潘安三字，而且才貌絕世，可羨可羨。楚雲讓道：樗櫟之材，敢邀謬讚。劉彪道：小弟到此，非爲別事，只因仰慕已久，欲攀玉趾，惠顧敝寓，聊備小酌一敘。何如？本擬遣介奉邀，特恐有辱大駕，故此竭誠趨詣。奉請明日午刻，掃徑相迎。幸勿見却。楚雲暗道：果不出吾之所料。且答應他，等到那裏，他若果有奸謀，也效吳家女郎，羞辱他一番也好。富即答道：既蒙寵召，敢不奉陪。小弟明日當趨候便了。劉彪見他答應，好不歡喜。當即辭別而去。到了次日，楚雲即稟知了母親，改換一身武士裝服，帶了佩劍，便即前去。劉彪接入殷勤相待。酒過三巡，劉彪問道：楚雲兄弟，有一事頗爲疑惑，尚乞示知。聞得李廣在揚州開設招英館，那一衆英豪皆生得天姿國色，莫非明爲雁序，暗結鸞交，是否還求示我，說着不禁大笑不止。楚雲也就正色說道：李廣是一個高義的豪傑，人所共知。閣下何得以濫言戲語，污穢豪傑。秦淮河畔，胭脂虎，凜凜數言，會幾何時。足下得毋妄却否？劉彪聽說，不禁慚愧無地。復強笑說道：你我戲言，尚乞勿罪。楚雲便道：既領高情，容再過謝。說罷，便思走出。劉彪見楚雲要走，登時將酒盃一擲，忽聽屏後一聲吶喊，跳出許多惡僕豪奴，個個手執利刃，一齊擁上前來。楚雲一見，即便退了幾步，拔出佩劍，就與豪奴爭鬪起來。畢竟楚雲能否脫身牢籠，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楚雲急計處惡賊 張毅幻術嚇劉彪

話說楚雲與衆豪奴爭鬪起來。豪奴那裏是楚雲對手，無奈這劉彪早已設下毒計，已將廳上滿地皆設了絆脚索。楚雲只顧與他們廝殺，却不提防脚下有了埋伏。正殺之間，忽覺兩脚被繩索牽住，心下一慌，脚下被繩索一絆，登時跌

倒在地。劉彪大喜，即令衆豪奴搶上前去，將楚雲按定。一面取了繩索，立刻綁縛起來。楚雲不禁大罵。劉彪坐在上面，復帶笑說道：「非孤忍心待卿如此，怎奈卿不肯曲從，即便走脫，此亦不得已。而爲之勸卿，此時再不必推三阻四。三心兩意，好歹隨孤家回鎮江。孤家當另作金屋藏姣便了。」楚雲聞言，更加罵不絕口。還要掙脫，無奈再掙不開。只急得兩朵桃花飛紅過頰。劉彪大笑不已。即命豪奴速去雇船，料理回去。豪奴答應，立刻飛身上馬，前去雇船。不一會，回報船已雇定。劉彪刻不能緩，即命帶了楚雲，一齊下船，趕往鎮江進發。風順水急，不過一夜工夫，已到京口。船泊碼頭，登時上岸，便將楚雲一同帶回。到了本莊，豪奴將楚雲推進楚雲心中，暗想：「休把殘生送在此地，看他如何。」再作道理，只見劉彪問道：「孤家今已回莊，諒你斷難脫逃，不如好好順了孤家的意思，自然好好待你。」楚雲暗暗想道：「不如假意允許他，且飽餐一頓，尋個走脫之計。」當即含羞答應。劉彪大悅，當命衆豪奴隨將莊門閉上，又將楚雲鬆了綁，即走上前，揀着楚雲的手，一齊進入書房。此時楚雲恨不能生啖其肉，到了書房，劉彪即命擺酒，彼此坐下。楚雲一任劉彪調戲，他只忍着一肚皮氣，低頭不語。只管在那裏大吃，腹中吃飽，便思去拔寶劍復一悟道。所帶佩劍已被賊子拿去，只得暗恨。復又想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即站起身來，假推更衣，一面將外衣脫去。本思要走，怎奈劉彪早已防備，一見楚雲想走，便上來一把抓住。楚雲情急計生，暗道：「何不如如此。」說一聲來，得好，就順手把劉彪手腕一捏。劉彪喊一聲：「阿呀！」手一鬆。楚雲就勢一掌，劉彪往後一跌，便大喊：「道速來拿人！」話猶未了，楚雲已搶進一步。兩手將劉彪舉了起來，也就大聲喝道：「我把你這賊子，今日不送你狗命，也算不着招英館的英雄。」說着，就出了書房，準備交打。纔到院前，只見衆豪奴一齊擠上，個個皆手執利刃，殺將上來。楚雲一見，哈哈大笑道：「你等越多越好，快上來讓我殺個快樂。」衆豪奴聽說，再一細看，原來楚雲兩手抓住劉彪，權當兵器。衆豪奴都存了投鼠忌器的心，不敢上前爭鬪。劉彪被楚雲抓住，再也脫不開口。只是亂喊，爾等能將姓楚的殺死，孤家賞銀一百兩。如能將他活捉，賞銀加倍。衆豪奴一聞此言，也就思想爭擁上來。楚雲一見神色不妙，暗道：「任我再有本領，究竟身入險地，不如將他先開條路，讓我好走脫。」主意已定，一面罵道：「好賊子，你只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激得他們將我捉住，我先便叫你這賊子認得我，便了。」話猶未已，一轉手，將劉彪兩只腳抓住，即刻一個旋風，窩認定那豪奴打去了。衆豪奴登時打倒了兩個。楚雲復掉轉來，又是一個旋風，窩衆豪奴又打倒了兩個。此時劉彪已魂不附體，而且頭暈眼花，離死不遠。看官要知道，劉彪本是個色中餓鬼，家中養着無數姬妾，日日戕伐精神，久已剝喪，可經得起。被楚雲抓住兩隻腳，在那裏倒轉，拏他作爲兵器。

去打旁人。你看他可受得住。受不住麼？楚雲見劉彪已不動彈，即刻順了方向，帶定劉彪，一聲身飛上正屋，竄跳過幾處房屋，走到圍牆，向外面看了一看，知有出路，纔將劉彪擺在屋上，他便一灣腰，跳出圍牆之外，正思飛奔，忽見那邊柳陰下，扣繫着一匹馬，便跳到那邊，將馬解下，跨上馬，飛奔而去。走到江口，雇了船隻，即望揚州去了。再說劉彪擺在屋頂，衆豪奴雖然兇猛，却沒有一個飛檐走壁的眼，望着楚雲逃去，主人睡在屋上，動也不動的，便如死的一般。大家只得取了扶梯，扒上屋去，好好將劉彪擡下來，送到書房，又趕緊取了薑湯，徐徐灌下，停了半刻，纔算慢慢甦醒過來。衆豪奴此時才覺心內稍定，劉彪又掙開眼，四下一看，只見衆豪奴圍繞左右，他又狠狠的將衆豪奴罵了一頓，總說他這些人，連一個女子都擎不住，衆豪奴只得面面相覷，劉彪也只得暗恨，另思報復而已。再說楚家見楚雲至，晚未回，楚夫人着人去接，家丁回報說，劉彪已將楚雲綁縛，一同帶往鎮江。楚夫人大驚，立刻專人連夜趕往揚州，送信與李廣，請他們去救。專差也就即刻動身，飛趕而去。且說李廣自離了金陵，不日即到招英館，徐文炳接着，好不歡喜。彼此就談了許多闊別，遭冤屈的事。徐文炳又將途遇洪錦救出洪錦雲，十月間親送錦雲到杭完姻的話，說了一遍。李廣聽說，格外悲喜交集，大家也就給李廣道喜。由此就歡聚了數日。這日正在花園飲酒，忽見楚雲，只穿着一件緊身短襖，走了進來。大家一看，甚爲詫異。李廣首先問道：賢弟爲何如此模樣？楚雲道：話長呢，慢慢的告訴你。當下便坐下，來就將劉彪如何拜訪，如何請酒，如何設計報復那日船上之仇，如何被他捉住，帶往鎮江，如何劉彪被騙，借他自身當爲兵器，打散衆人，越牆而出，前後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此時大家也有讚羨的，也有嘲笑的，談論紛紛不一而足。獨有李廣怒不可遏，急欲前去報仇。胡達、廣明在那裏幫張穀、桑黛，儘管戲謔，大家正在談論，又見書僮送進一封信，說是金陵楚府專差連夜送來的，有要緊話面稟。楚雲即說道：叫他進來。書僮去後，楚雲便對李廣說道：此非別事，一定是家母見小弟那日未回，又打聽被劉彪帶往鎮江，故此專差前來請諸位相救。正說着，楚府家人已進來，一見楚雲，即上前請了安，站立一旁，說道：公子原來已到這裏，老太太在家愁的，了不得，特地命奴才前來請諸位公子相救。楚雲道：你且出去歇一會兒，我有信給你帶回去，你不要耽擱。等我信寫好了，你便趕緊回去。稟知老太太，好教他放心。那家丁答應出來歇息，又吃了些點心。楚雲將信寫好，交給來人，叫他趕緊回去。那來人也就去了。李廣道：賢弟雖然到此，愚兄還有一件可慮。劉賊吃了賢弟這場大苦，說不定要去金陵，到尊府尋事報復，不可不預爲防備。當下張穀便插口說道：大哥這一層到可不慮，不是小弟誇口，只須聊施小計，包管他再也不敢存此報復之心。李廣道：

計將安出。張毅道：「只須如此如此。」大家一聽，歡喜無限，立刻催他前去。張毅也欣然應允，說着登時就不見了。張毅借着水遁，不到半日，已進了劉彪的宅內，隱着身軀，走到臥房，見劉彪睡在床上，劉彪有兩個姬妾，在那裏代他捶背。張毅便對着劉彪臉上畫了一道符，又吹了一口氣，登時劉彪便爬坐起來，惡狠狠伸開巴掌，一面在嘴巴上亂打，一面說道：「這總是怪我存心不善，從今以後，再也不敢生壞心了，就是楚雲家內，也不敢想去報復了。總要求神寬恕，忽又說道：你這逆賊，刻刻存心害人，奸盜邪淫，無所不至。今日斷不能饒汝。」劉彪又苦苦哀求，此時他的妻妾人等皆跪下來，一口同聲代他求饒。劉彪只不住手的亂打，直打得口吐鮮血，皮開肉綻，畢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小張毅二次戲錦屏 徐文亮獨力敗郡主

話說張毅暗用法術，使劉彪自己打了一頓，直打得兩頰肉綻皮開，鮮血直冒。那些妻妾侍女，無不環跪地上，苦苦哀求。張毅這才念了解咒，仍然回至招英館，說了一遍，大家極其痛快。此日即是八月十五日，正是史錦屏奉旨排擂台，已經一年期滿，要收擂台。大家就一齊去看收擂，到了平山堂下，進入茶棚坐定，不一會，史錦屏已上擂台，只見他走上台口，高抬素手，輕輕香喉，望台下說道：「大眾英雄，四方豪傑，聽着我史錦屏奉旨擺擂，現已經年，今當收擂之期，有本事者，速來比試，有能勝得我者，便去復旨，聽候聖上錄用。話猶未已，只見台下一個個跳了上去，不到三四合，就被史錦屏打敗下來。那史錦屏好不得意，不免口出狂言，面有驕色。此時却惱了一個絕世的中樞英雄，楚雲一見，不覺嘔生玉頰，怒觸眉梢，立起身軀，罵一聲：「錦屏賤婢，你敢目下無人，藐視天下豪傑，且看你敵得我鬪，卿麼說着，便一跌烏靴，卽思跳上台去。李廣在旁趕着扯住，說道：「賢弟，你往那裏去？原知錦屏不是賢弟對手，你就去將他打敗，又有什麼體面？而况封官必歸奸黨，你可肯俯首下氣，與那奸人爲伍麼？」楚雲道：「我只要打敗了他，不去爲官，他又其奈我何？」李廣道：「聖旨森嚴，如何可逆？我看多事，還不如少事爲佳。」楚雲又不敢違逆，只得切齒暗恨，只見張毅在旁笑道：「你們二位不必如此，還是等小弟上去混一陣，取取笑罷。」說着便整了衣襟，飄然大袖，出了人叢，走到台前，一個旋風窩飛上台去，站立脚步，望着史錦屏深深一揖，笑道：「郡主久違了。」史錦屏擡頭一看，不覺雙眉頓蹙，暗道：「怎麼只個人又來了？當下便道：你今日既又來此，俺却不能阻你，不與我交手，可有一句話，須要說明，不許再如從前裝妖作怪。一味的鬼混。」張毅復又笑道：「非是我那等裝妖作怪，只因暫爲歇息，況且我也算全始全終。」郡主開台時，我却在此，今日郡主收台，我特地又來了，我自問實在誠信可嘉，我們不必多講了，請交手要一回罷。」說着就交起手來。史錦屏卽

忙招架。只見一個是金蓮起處，飛舞湘裙。一個是玉手抬時，飄揚大袖。這一個柳眉輕擺，恍如仙女折花。那一個兩手並推，好似猿猴獻果。彼此往來，約有十數合。史錦屏忽動了嬌嗔，只見他左手隔開，舒出右手，把張毅一把抓過，分明的提在手內。登時却又無影無形，不見蹤跡。只氣得史錦屏面紅過頰，只得輕身向交椅上坐下。纔坐下來，張毅又在頂板上帶笑說道：「我們不過是消遣，怎麼郡主倒又動氣，可叫我實在過意不去了。我稍息一會，郡主你也歇一會。我們再來消遣，何如？」史錦屏聞言，不禁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指着張毅大罵說道：「妖人，你下次若再如此，我郡主定取一支羽箭送你歸陰。」張毅仍是嘻皮笑臉，說道：「只因熱甚，且待汗乾，再同交手。一面說，一面搖扇，笑色盈盈。在那裏鬼混，把個史錦屏幾乎氣死。却把茶棚裏桑黛諸人，笑得肚痛。李廣却有點看不下去，只得高聲喊道：「張賢弟，你快快下來，不許鬼混了。」張毅見喚，不敢違逆，只得從梁上跳下口中說道：「本待要同你耍一會，怎奈我大哥李廣呼喚，區區只好失陪了。」說着飛下台去。史錦屏聞言，望台下一看，只見茶棚內李廣帶着招英館中人在那裏靜看，不覺暗自贊羨。又聽李廣喝罵張毅，太好嘻皮。正看之間，忽覺習習清風，一朵紅雲從西北而至，瞥眼間，擂台上面已站立一個輕年公子。此時不但史錦屏驚忙失色，暗道：「此人束裝又是蹊蹺，且比那人生得貌美，莫非我今應該盡遇妖怪，便是台下看的人，也甚驚異。」此時楚雲眼快，早已瞧見，便喚李廣道：「大哥，你看那不是徐家二弟麼？」李廣聞言，大家擡起頭來一看，果然不錯。只見他風流如故，不減當年，頭戴一頂秀才巾，身穿大紅直綴，李廣便要喚桑黛，忙阻道：「大哥且慢，且看他爲什麼去會錦屏。」李廣點頭坐下，只見史錦屏輕擡玉手，說一聲「啞」來者何人，速通名姓，爲何從空飛下。是妖是怪，可卽說明。那人一聞此言，便笑盈盈說道：「我非別人，乃徐文亮綽號玉美人，與卿家比鄰而住。史錦屏也笑答道：「原來是徐家二公子，前會聞君落水，爲何今又復生，且公子平昔未曾習武，今日來到此地，何爲？」文亮笑道：「江心落水，確有其事，係被仙師救出，習得武藝，今奉師命前來會播，但初知拳棒，尚望郡主寬讓三分。」李廣聞言大喜，桑黛也就說道：「二弟今日可稱心了，意中人竟能睹目相會，而且大敘寒暄，不止可羨可羨，話猶未畢，只聽台上說一聲請，但見史錦屏金蓮一起，走過來在東邊，文亮忙將衣服擺脫，二人分開門戶，卽刻交起手來。這一個襟袖飄揚，紅雲亂舞。那一個黃金綽約，腕錫叮噹。這一個如擲柳黃鶯，輕輕掠水。那一個如銜泥紫燕，巧巧穿花。一個是丹鳳梳翎，將迎朝日。一個是青鸞展翅，亂落飛霞。又只見這邊的柳腰低亞，靴尖起，那邊的綵袖高抬，髻影斜。只打得美貌錦屏，鬢添翠黛，只打得風流文亮，咬碎銀牙。又見那台下衆人齊聲喝采，兩旁府縣極口贊揚，兩人鬥到有百十個回合，只見錦屏香汗浸



肌抵敵不住，便虛打一拳，故意將身一跌，用了仙姑斜臥的架落。徐文亮一看，暗暗笑道：「這不是班門弄斧，在我面前還要做出這等假來，也就假意當作不知，一跳便搶了進去。」史錦屏等他來得切近，便一聳身，將金蓮一步，向文亮面上踢來。文亮急急望旁邊一閃，趁勢一擡手，就將史錦屏腰下一托。史錦屏纔要擺脫，徐文亮提住紅綃，一只手將他高高舉起，走到台前，打了一轉，台下的齊聲喝采。李廣等也是快樂非常，又聽史錦屏含羞說道：「徐公子，奴家服你了，快放下來，且到馬上再行比試。」文亮聽說，即刻鬆手，將錦屏放下，便掉轉臉深深一揖，說道：「多有得罪了。」錦屏含羞答禮，一回身便去台後更換戎裝。徐文亮也就走向台前，望空呼道：「師弟何在？」速將盜甲馬匹取來說罷，便飛身下台。頃刻有個童兒，手牽一匹黃驃馬，送上一副盜甲。徐文亮便就茶棚來換。此時李廣便上前喚了一聲：「二弟久違了。」徐文亮答道：「恕小弟失陪了。」少時再敘。說着，就將盜甲換齊。但見頭戴黃金束髮金盔，一朵珠纓，顛巍巍頂門高聳，身穿千葉魚鱗寶甲，內襯大紅綉花戰袍，護心錦燦如明星，腰下左帶雕弓，右插羽箭，手執黃金戰桿，足登花腦頭戰靴，跨上黃驃馬，真個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比如昔日周郎，不愧當年呂布。大家看罷，一齊喝采。一轉瞬間，又見史錦屏裝束出來，但見他頭戴鳳翅金盔，金龍抹額，兩枝雉尾，腦後分明，身穿一副鎖子黃金甲，內襯蟠龍蜀錦戰袍，左帶雕弓，右插羽箭，戰裙下露出一對窄窄金蓮，緊蹬着大紅綉花戰履。從台上走了下去。當有青衣帶過桃花寶馬，遞上一桿雪白梨花鎗。史錦屏提鎗上馬，那一種風流姣媚，一似昭君離漢苑，分明天女下雲霄。台下諸人也是齊聲喝采。只聽史錦屏在那馬上說了一聲：「徐公子，請文亮也讓了一句郡主請，但聽得戰鼓咚咚，角聲嗚嗚。」二人便催開戰馬，比較起來，畢竟誰負誰勝，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燒播台文亮見兄母 定花燭李廣畢婚姻

話說徐文亮與史錦屏二人催開坐馬，比較起來，只見雙鎗並舉，兩馬齊飛，一片寒光，千團瑞雪。二人一來一住，約有三四十個回合，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徐文亮正在酣戰之際，忽見史錦屏架開戰桿，盈盈笑道：「呵，公子武藝精通，實深佩服，不必比試了。」請上台來，再試兩道。纔問：「奴好去覆旨。」徐文亮聞言，即便停了鎗桿。二人一齊跳下馬來。史錦屏才上了台，忽然平地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地裂山崩，林摧樹折，再看風起處，那播台上紅光一片，直透雲霄，烈火騰騰，飛揚跋扈。頃刻把一座雕琢精巧的播台，燒得土崩瓦解。那些看打播的人，及府縣官員，直嚇得魂散魄飛，忙忙逃走。只急得徐文亮雙足飛跳，一把抓住李廣，說道：「大哥爲什麼無端火起，把播台焚去？」史郡主必然死於火窟之中了。

李廣聞言大笑說道：「二弟不要着急，且請張賢弟前去看，究竟如何。」張毅也笑道：「我已看得明白，嬌憨郡主那模樣，態風流，愚兄便去替你一看，說着就借了火遁便去看，不一時回來說道：『我已探看明白，見那火光之中，有一位女仙，彷彿八洞神仙那何仙姑的模樣，帶着錦屏與四個婢女，五人連袂而去。』二弟可以放心了。」文亮聞言，暗想：「今朝師父會向我說，錦屏與我有姻緣之分，將來還要回朝，合力保國，除奸立功，告成再與我共結姻事，想係仙師將錦屏帶去，留爲後用了。」此時已火滅烟消，大家回去，搗台焚毀，不見錦屏四婢，自有地方官通詳上憲，轉奏朝廷，正德皇常覽奏，甚爲嘆息，奸臣劉瑾及他父親也自悲傷，史太郡后知道來奏，更覺悲慟，只有史達心下甚喜，總說他死得好，誰叫他平時好勝佔強，徒拂人意，這且不表，且說李廣等回到招英館，與徐文亮等一番暢敘，又問了許多落水後的情形，徐文亮也告訴他，幸遇仙師指示，李廣又將徐文炳如何下獄，小福祿如何叩關，范丞相如何欽查，劉彪如何作惡，前後各節細細說了一遍，徐文亮真是悲喜交集，過了兩日，李廣就收了招英館，辭去夥伴，便擬回杭，又叫楚雲回去，金陵將楚夫人接往杭州，以防劉彪再思報復，楚雲當下也甚願意，李廣便着人雇了四號大舟，隨帶箱籠物件，都一齊搬上船去，李廣又招呼胡達等人在鎮江守候，他便與楚雲前往金陵，幫同搬取家眷，此時雲璧人道：「小弟也同大哥楚賢弟相同一往，也好幫助楚賢弟料理。」李廣也就答應，隔了一日，大家就開船而去，胡達等自在鎮江守候，李廣即同雲璧人楚雲開往金陵，不一日，已至楚府，當由楚雲在楚夫人前稟明一切，楚夫人也無他說，只得答應，於是就料理起來，所有笨重木器一概不帶，就留了兩個老家人在那裏照管，此時雲璧人卻有一件極大的心事，因念着即日小船上那個吳家女子，不知住在何處，幾次只是礙難出口，看看就要動身，卻是再忍不住，因與楚雲附耳說道：「前月愚兄所見的那吳家女子，不知住在何處，賢弟可否着人去打聽一回，他家尚有何人？」楚雲聽說，一笑當下就着人前去打聽，不一回家人回來說道：「吳家女子已于半月前，不知搬往何處去了，只見他家門上關鎖着，還貼住封條，雖向着鄰舍打聽，也不知底細，聽說不免悵悵，惟有雲璧人嗟嘆不已，暗暗自悵。」李廣此時才知雲璧人託楚雲着人去探聽消息，因正色說道：「雲賢弟，我輩以豪俠兩字爲自己作用，萬不可在那美色上留戀。」吳家女子雖然天姿絕世，卻不應賢弟前去探聽，雲璧人聞言，不免愧形於色，不敢回答，楚雲即代他解釋了兩句，也就不談，又過了一日，即將各物搬運下船，請楚夫人前赴杭州而去，到了鎮江，便與胡達等聚在一處，一路開行，到了秋季初一，已安抵碼頭，李廣便與徐氏兄弟先行上岸，到了自家門首，當有家丁迎接出來，立刻通報進去，卻好徐夫人此時也在李府兩位夫人及

謝夫人聽說好不歡喜。正要走出去看。李廣徐氏兄弟已走進來。謝小姐看見李廣等入內。趕着避了進去。李廣徐氏兄弟便上前各代母親請了安。又與謝夫人見過禮。徐夫人一見文亮不禁悲喜交集。復又抓住文亮的手。流淚說道：我兒莫非爲娘的在夢中相見麼？文亮道：母親實是孩兒回來了。當下徐文炳便將打擂台一事告稟徐夫人。文亮又將如何落水如何被仙師救去。教他武藝的話說了一遍。徐夫人這才放心大喜。接着徐文俊又上來與文亮行了禮。認過兄弟。又與李廣磕下頭去。李廣贊獎了一回。文亮又拜謝了一回。文俊又謙讓了一回。李夫人見兒子回來。心中雖是喜悅。卻不能不教訓他一番。因罵道：畜生。我道你老死揚州。何以仍要回來見爲娘的面。且問你開張酒館。有多少榮耀。還算與祖宗爭光。既然燒了擂台。便無趣味。何不與史家女子同葬火中。何必回來。仍要見我。李夫人罵了一番。李廣只嚇得跪倒在地。約有半個時辰。還是徐夫人說情。李夫人才喝令起來。李廣站立一旁。又將接取楚夫人進宅。立刻就命家丁將狀元橋旁邊那所房屋打掃出來。便去船上接楚夫人進宅。徐文炳又將途遇洪錦及洪錦雲被難守貞各節先說了一遍。後又說及洪錦曾言十月親送他妹子到杭完就花燭。李夫人聽了不覺贊嘆了錦雲一回。此時才算喜形於色。正談論間。外面家丁報進。說是諸位公子已在廳上。請兩位夫人出見。李夫人始尚推讓。徐夫人說道：既是他們請見。便出去一回。不要拂了人家威意。李夫人這才答應。便同徐夫人一齊出廳。當下胡達廣明甘甯蔣豹桑黛張毅雲璧人楚雲等。來一齊拜見已畢。李夫人徐夫人將他們看了一遍。個個皆是英雄氣概。也自暗羨。及至看到楚雲。心下暗道：我不信。難道男子竟有只等美貌。更自暗贊了一回。然後退入後堂。而去當下李廣即命家丁將諸人的行李搬取上來。分別安置。這日正是重陽佳節。卻逢鄉試開榜之期。文俊自奉徐夫人命。捐監下場。到了晚間。雙雙的報了進來。徐文炳中了解元。文俊中了十二名經魁。大家只一樂也。算是非常之樂了。及至拜房師拜主考。赴鹿鳴宴。諸事已畢。已到了十月初五。這日便是洪錦與洪夫人。傅璧芳親送他妹子前來。船泊碼頭。洪錦就先上岸。到了李府。李廣接見。彼此歡喜無限。洪錦便道：路途遙遠。一概粗奩均未製備。敬折奩資五十兩。聊當釵環之費。務望大哥笑納。李廣再三謙讓。只得收了。此時李夫人早已知道。即與徐夫人商議。先將錦雲小姐及洪夫人接至徐府。俟喜事畢後。再接過來。徐夫人當即答應。又命人出來告訴李廣。轉告洪錦。一面打轎去接洪夫人小姐。到徐府暫住。一面取擇日期。卻擇定十月十五。大家便預備裝喜房製物件。整整忙了十日。到了十五日。男媒便是徐文炳。女媒即請了傅璧芳。綵輿鼓吹。由徐府娶過李府。新人交拜天地。進了洞房。坐床撒帳。合巹交杯。那些俗語。也不必細說。外面

招英館衆弟兄均在外廳呼歡暢飲裏面卻是徐夫人楚夫人謝夫人謝小姐洪夫人當日也就接了過來都是暢飲喜酒飲至二更已近衆弟兄又進來鬧了一回洞房然後才送進房共遂百年好事李廣見了洪小姐不免有一番閒話只也不必瑣屑大家席散各歸臥寢次日黎明兩位新人梳洗已畢便出來拜了母親及親友等衆諸人也鬧了幾日皆是快樂非常接着李夫人十月二十四大慶各人又鬧吃壽酒這日雇了黎園更加鬧熱李夫人壽事已畢洪錦便辭李廣要回登雲山畢竟李廣可否放行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洪錦告歸登雲寨 文俊入贅飛鳳山

話說洪錦過了李夫人壽事便與李廣辭道小弟到府已有多日大事刻已完楚自想不便久居恐招耳目有累吾兄物議擬即偕同傳賢弟就此拜別仍回山寨徐圖良策惟小妹嬌態太甚設有言語冒犯作事糊塗之處尙乞吾兄曲加教誨格外包含家母既承相當留待弟即遵命但打攪尊府心實不安只好再圖良報李廣道賢弟說那裏話來女婿有半子之情岳母亦如親母惟恐侍奉多缺不能如賢弟周到至於令妹想定賢淑自能善事老親只兩件賢弟到可勿慮但是賢弟來未許久正好暢敘忽爾匆匆便去了未免東道未伸且傳賢弟亦是初來正可盤桓數日洪錦道非是小弟留戀山寨正因在此日多恐累吾兄反爲不美以後吾兄如有用弟之處弟再前來効勞山寨寄居本非素愿不過藉此託足以待將來有一機緣當即棄之而去今當告別後會有期李廣堅留不住只得備了酒筵替他二人送行次日洪錦又進去辭別李夫人說了許多客氣話李夫人也自謙遜了一會洪夫人又招呼洪錦不當久戀山寨得機便去免致貽辱祖宗洪錦唯唯聽命洪錦又招呼錦雲小姐道吾妹終身既幸得所第一要孝順公婆其次要敬重夫婿妹婿爲人非他可比將來定可齊眉舉案封誥榮身母親在此雖有妹丈招呼周到愚兄恨不得親自侍奉不孝實深還望吾妹代兄一勞妥爲伏侍其餘如徐夫人謝夫人皆是極賢極有德的吾妹亦當作爲自家母親看待洪小姐唯唯答應不免流淚下來也就嗚咽着說道哥哥此去儘管放心母親自有妹子服侍哥哥所言各節妹子當謹遵命誨斷不敢忘總期克全婦道惟望哥哥早日得意代先人報仇雪恨不可留戀山林終身於此李夫人道公子是夙具將才斷非久甘人下的媳婦到不必過慮洪錦又道總望令郎提拔方可脫罪李夫人道公子說什話來親親相顧古之常理况係至親特恐小兒沒有這造化大家又謙遜了一會只得洒淚而別出了後堂走至廳上便同傳賢芳告辭李廣推辭不過只得答應便要送他下船洪錦再三不肯恐防外面招搖反爲不美此時徐文俊在旁說道既然

李大哥如此，便從洪大哥之命，待小弟代送一程，兼可出城賞覽些風景。洪錦傳璧芳推辭不過，只得答應。當下即上馬告別而去。三人出得城來，不一會已到碼頭。洪錦傳璧芳上船，自不必說。惟有文俊將他二人送下船去，便各處觀看野景，不覺神怡心曠。策馬揚鞭，馳騁起來。正跑之間，忽迎面見來了一個老人，那馬衝了過去，將老人撞倒在地。徐文俊回頭一看，見那老人已昏暈過去，只嚇得他面如土色，暗道：「只便如何是好？」一面暗想，那馬只顧狂奔，再也收不住。韉望前跑去，那老人並未死，一會兒已爬了起來了。不過罵了幾句，也就走了。徐文俊坐在馬上，不辨東西，由着馬亂跑。前去約有半日工夫，也不知走了許多路程。那馬才算停了足，慢慢的小走。徐文俊坐在馬上，不辨東西，由着馬亂跑。正要下馬問人，是何地方，忽見迎面響鈴，見馬上坐着一個年少英雄，只聽那英雄高叫一聲：「徐郎，駐馬！徐文俊聽見大吃一驚，以為撞倒的那個老人，他家內得了信，前來追趕，復加一鞭，仍向前跑去。又見那馬上英雄大聲怒罵，喝道：「薄倖徐郎，亦會念及飛鳳山中白氏麼？還不下馬，尚待何時？」徐文俊聽說，再一細看，方知是白豔紅當即近前問道：「卿卿何以如此裝束？」請即示明。白豔紅聽說，不覺流淚說道：「妾自隨君到京後，探聽得君事已成，妾便回山去。只以為君到杭州以後，定然有信前來。那期一別，經年毫無音信。妾誠薄命，君何無情？因此不避辛艱，尋君到此。試問你只般裝束，又復形色倉皇，却是何故？豈以妾為飄零弱女，不念前言耶？」徐文俊道：「卿如此說，真冤屈殺人也。自別卿顏，何日不夢魂馳戀，及至安抵杭州，奇冤既雪，又蒙老夫人認爲己子，隨奉命鄉試，幸擢高科。那時便想於夫人前告稟一切，又奈難於啓口。方擬徐圖良策，以報卿恩。不期送客郊原，此馬誤傷人命，因又飛奔難勒，不意在此幸遇卿顏。方才卿高喚僕名，僕以為人命之事，前來追趕。因此倉皇失措，仍欲思逃。僕誠負心，尚望卿可憐原有。白豔紅聽了，只一番話，才轉愁爲喜，說道：「既有前情，是妾錯怪了。然君既到此，已離杭州十餘里矣。不料此馬如此神速，殆亦神助歟。妾家已離此不遠，君不必再回杭州，即與同行，再到山寨一敘，以了前約。事畢之後，汝當再函達杭州，與老夫人知道便了。且此時君既誤傷人命，仍宜暫避爲佳。君毋再疑，即請策馬前去。徐文俊聽了，只番言語，不覺大喜。即刻與白豔紅緩轡徐行，同往飛鳳山而去。走路行程，不過數日，已到山寨。當有小嘍囉迎接上去。白豔紅就領着徐文俊到了後堂。白夫人一見，好不歡喜。白豔紅又將徐夫人已認文俊爲子，及文俊中了舉人的話說了一遍。白夫人更是喜悅。當下就命人打掃了一間淨室，與徐文俊住下。即擇了仲冬十一日喜期，到了只日，山上懸燈結綵，挂紫懸紅，大吹大鼓，好不熱鬧。到了晚間，徐文俊重新沐浴更衣，有了嬖送入洞房，合巹交杯，坐牀撒帳，出來復又交拜天地。當即拜了岳

母接着了環、僕婦、頭目、嘍囉，一起一起上來道喜。徐文俊與大家回了禮。白夫人又賞了酒食。那些小嘍囉便至外面招呼，暢飲起來。一對新人復又交拜，雙雙進入洞房。此時徐文俊見了美貌佳人，卻不比前次那般驚恐，只見房中已擺了酒席。徐文俊便讓白小姐並肩坐下，手接銀壺，滿滿的斟了一盃酒，送了過去。開口說道：「未遇小姐，荷蒙辱愛，又勞跋涉風塵，關心實深感激。今請滿飲一樽，聊盡小生謝悃。」白豔紅聽了此言，畢竟是豪氣俠女，并不羞澀，遂接過了一飲而盡。彼此遂飲了一刻，便命撤去酒筵。那丫嬛僕婦等答應，即將酒筵撤去，又停了一會，閒談了些別後情形。時已三鼓初交，便着了丫嬛打上房門。一對新人共遂于飛之樂。其中妙處，看官皆是過來人，自可不言而喻，也不必浪費筆墨了。交頸鴛鴦，眠正穩，驚心又報五更雞。於是二人趕緊起來，梳洗已畢，便雙雙齊到後堂，代岳母去請早安。白夫人一見佳兒佳婿，真如一對璧人，好生歡喜。當命坐下，自有了丫嬛送上香茶，就留二人在後堂用了早點。由此夫唱婦隨，就在山寨權且住下。白豔紅到了次年，才奉命出山。按下慢表，再說李廣府中，自洪錦傳璧芳告別，徐文俊相送出門，一直等到晚間，文俊都未回來。徐夫人徐文炳兄弟及李廣等人，好生詫異。正要着人出外尋找，忽見家丁進來稟道：「外面有個道士，他說特地來拜，也不等奴才通報，他便走了進來。奴才們擋他，他也不聽，請公子們定奪。」李廣聞言大悅道：「莫非子世前來麼？」說着便迎去。一見果然不錯，只見蕭子世向李廣說道：「恭喜大哥大喜，又向徐文炳道喜。一齊進入客廳，坐下家丁獻上茶。蕭子世便道：「小弟到此一來，與李大哥哥，徐大弟道喜。二來有一件緊要的大事，特與諸君知道，奉請諸君去立功名，大家聽說，俱各詫異，畢竟蕭子世說出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蕭子世條陳妙計 史洪基私議奸謀

話說蕭子世正要說出那緊要的大事，只見徐文炳搶着說道：「蕭先生，你那緊要的大事，你且慢說，我且問你一件事。情蕭子世道：「賢弟且莫言待愚兄試猜之。君所問者，莫非爲三令弟送客未回麼？」徐文炳道：「正是。」蕭子世道：「賢弟勿驚。三令弟已與飛鳳山白氏佳人，豔紅小姐，綽號雲中鳳，今已小陽春色，占先梅了。徐氏兄弟聞言，更加詫異，又道：「莫非三弟遇有災難麼？」蕭子世道：「何來災難，卻是良緣。且待春回，便是他一對玉人兒歸來之日。大家詫異，徐文炳即將此話告知他母親。徐夫人也是半信半疑。徐文炳當下勸道：「母親，但請寬心。蕭子世所說之言，卻皆是既靈且驗的。說着便走了出來，只聽蕭子世說道：「諸位兄弟，不日朝廷有大難臨頭，必須設計去救。吾兄可飛速著人去往清江，登雲山，北通山，飛鳳山，兩處招取洪錦、胡達、方左龍、左虎、白豔紅，令他們率領全寨嘍兵，趕於明年元宵前，馳赴河南相會。切

勿有誤。徐三弟即接取白夫人搬至杭州。木林駱熙二位兄弟先自動身會合登雲山衆人。可如此如此。依計行事。鄭九州甘寯胡達你們三人可即回到甘家寨。率同十二姑盡起全寨嘍兵。於元宵前趕往河南天寶寺住下。聽吾號令。即日小弟自與李大哥及諸位兄弟前來。勿得有誤。要緊要緊。大家聽畢。俱各歡喜無限。李廣即寫了書信。差人前往登雲山。告知洪錦飛鳳山。招取白豔紅木林等人。也就次第分別前去。你道只蕭子世這般一陣調動。卻是什麼緊要大事呢。原來奸臣劉瑾名雖伴駕。早已懷了異心。又因劉彪自被秦准之辱。范丞相私訪及楚雲一場大辱。來到他那裏。請他報仇雪恨。只日劉瑾退朝之後。便將右相史洪基侍印花球請來。向他二人說道。今請二位到來。非爲別事。只因今日早朝看見聖顏。見我甚爲不悅。迥非昔日可比。只總是范其鸞那個匹夫。從中播弄。只怕朝廷一旦變臉。你我不免難保身家。況且平時與大紅毛國往來已久。若再被范其鸞知道。奏上一本。你我必須滅門九族。故此奉請二位前來。怎樣思得妙計。史洪基花球沉吟了半會。只見史洪基說道。千歲小弟卻思得一計在此。現在當今皇上有一皇叔永順王。在河南居住。早懷異志。欲思九五之尊。且兼皇叔之子朱乾。有萬夫不當之勇。現在那裏招兵買馬。積草屯糧。頗有奪取天下之心。明年元宵佳節。爲永順王六十壽辰。莫若我等先寫一封書信。通知與他。叫他前來奉請。那昏君去看花燈。昏君性好嬉遊。必然准奏。待昏君准了。我等同再寫信去叫他乘勢弑了昏君。便保他登位。料永順王看了此信。必定見允。而且隨駕必有范其鸞那個匹夫。若他一去。朝中大權皆歸我等掌握。那時便扶太子登位。稍停少時。再去河南將永順王滅去。太子是我等立的。還怕他逃出我等掌握之外麼。等到那時。再作良圖。便了。千歲你看。只條計策。尚可。行麼。劉瑾聽說大喜。道史兄你只計策。雖陳平復生。亦無過於此。孤若他時登了帝位。誓把江山與你平分。花球在旁也是誇贊不已。當下劉瑾便留洪基花球飲酒。二人直是歡呼暢飲。說不出那樣快樂。就同已經做了皇帝一般。席散。史洪基花球告退出去。史洪基回到相府。在書房坐下。忽然想起我老母幼子尚在杭州。若至舉事之時。意中竟忘却接取老母幼子。豈不代累他祖孫二人。險遭不測。不若寫信將他們接取到京。也好隨時照應。心中想定。立刻就燈下將設計各情。細細寫明在內。便使了一個心腹家將。去往杭州。接取史太郡史達。那家將收了信。次日即便動身。曉夜兼行。不一日。已至杭州私第。當令門公傳報進去。史達即命來差進內。那家將呈上書信。史達拆開一看。但見一大篇草字。卻不懂上面寫着什麼話。便將家信遞給萬事通去看。萬事通看畢。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史達聽說。便大樂起來。立刻命人扶至後堂。見了祖母。即將父親所議各節。細細稟告一遍。史太郡不聽。猶可。這一聽。只氣得切

齒咬牙。拍案罵道：「洪基，你只逆子，全不想天恩洪大，你只三台的顯位，從何而來，胆敢與賊子劉闢同謀大逆，而况你史家世代忠直，怎出了你這逆子，悖逆欺君，眼見得有滅亡之禍，我七十歲的死不足惜，只可憐史家世代忠直，一旦送與你只逆子之手，皇天呀！史家也是世代忠直，怎麼出了只種逆子，正是罵不絕口，又見史達站立一旁，左右兩人扶架著他的身軀，呆立不語。史太郡一見，更加氣腦，指著史達罵道：「總是你那不肖的老子，作孽太甚，所以生下你這十不全的樣兒出來，也算是眼前報應，他不自思己過，還思量謀奪金鑾，說着大喝一聲：『還不代我滾了出去，要你站在只裏何爲？』史達見太郡怒罵，不敢開口，只得扶架着走了出來。史太郡便大哭一會，復又想道：『我與其身在世間，眼看滿門遭戮，莫若尋個自盡，到覺爽快。』主意想定了，即刻退入內房，將房門牢牢閉上，向空跪倒，低聲泣訴道：『我那蒼天呀！今有史門劉氏，不能教訓子孫，匡扶聖主，有愧先代忠良，故而三尺紅羅，以了殘喘，此身原不足惜，不過一死，聊報君恩。又道：『我那先大人呀！妾自恨教子不嚴，孤負當日忠君報國，生兒如此，少停與君相見，問一問你前世有何冤枉，生出這不肖兒來。阿吓！我那世代先靈呀！我劉氏生長名門，粗知禮義，今既生我這不肖逆子，代累祖宗，只總是我教子不嚴，尙有何面目再生於世，拚此一死，或者略存顏面。』見史門世代先靈哭訴了一回，便爬起來，解下身上鸞絲，向床柱上扣定，打了一個雙打結，即刻將頭伸了進去，推倒脚下杌欒，就只一聲，卻驚動了外面了環僕婦，趕着推進了房門一看，但見史太郡高挂床柱之上，大家嚇得魂飛胆落，又出去叫人取了薑湯來，灌好一回，才甦醒過來，睜開眼一看，見著許多人在只裏灌救，當下便大聲怒道：『你等爲甚便來救我？在爾等是個好意，豈知道我之意已決。此時縱把我救活，不過叫我再受一番苦楚便了。』當下有個了環，名喚小玉，忙忙勸道：『太郡且暫息怒，你老人家是個向來極善的好人，怎麼死在十惡之類？婢子到有一法，我有個年老姨娘，在城外那大悲庵住靜，那庵內女尼也極好善，到不如太郡也到那裏去住些時，誦誦經，拜拜佛，懺悔懺悔，何必欲尋自盡也。』太郡聞言，沉吟半會，覺得語尙可從，便道：『難得你這般相勸，只得隨了你們。於是便命了環僕婦開箱倒篋，將所有金銀取出，傳齊僕從，每人分賞二十兩，又向衆人說道：『你們此地是不能住了，眼見得我家要遭大劫，你們好好出去，再投那忠良主人，不要在此枉遭不測。』衆人聽說，無不流淚，哭拜在地。史太郡叫他起去，又將史達喊進，說道：『爾往京城，可對你老子說，我叫他不可行那奸計，不但神明難佑，一朝事發，怎樣對得起祖宗？我卻不到京，都去享那種富貴，不忍見史家一門有滅族之禍，我已絕計遁入空門，去尼庵躲避，修我的來世。』只此數言，別無他說。你速速去罷。史達不敢違背，只得退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史太郡懺悔入空門 范丞相章奏陳金闕

話說史太郡因史洪基欺心悖逆，不忍見滅門之禍，不肯同赴京師，愿入尼庵靜修懺悔。喝令史達獨自進京。史達見太郡其志已決，不敢違命，只得退了出來。與萬事通說道：「祖母不肯前赴京師，要身入尼庵誦經拜佛，叫我一人獨去。我到京師見了我父，怎麼回報？況我父親見祖母未去，必然要責備於我。這便如何是好？」萬事通道：「少君之言差矣。令祖母之命，在令尊是他兒子，尚且不敢違拗，而况少君便是令尊責備起來，少君只說：『爹爹尚不敢違拗祖母，孩兒是更加不敢的。』照此一說，包管令尊不怪你了。」史達大喜，當下即命家丁料理行裝，預備動身。再說史太郡居心自入空門，即命了孃小玉前去大悲庵先說。小玉遵命前去，不一會回來，稟稱大悲庵尼僧聞婢子之言，刻已准備迎接。太郡悉聽太郡擇定日期，即可前去。史太郡道：「我這家內尚有什麼留戀？眼前滅門之禍，即欲臨身，不如早離，好好便是。今日就去。」當即命人僱了小轎，有了孃僕婦攙扶太郡出了後堂。此時史達已經知道，趕着命人攙扶出來，迎了進去。再三攔阻太郡那裏答應。史達不得已，只得跪在廳口跪送。史太郡見了此番光景，不免流淚說道：「畜生你進京之後，將我的話告訴，你道不肖老子，他若顧着祖宗，趕緊洗心革面，或可蒙上天庇佑了。若一味執迷不悟，禍就不遠了。我言盡於此，爾等好自爲之罷。」說罷，隨即上轎而去。史太郡到了尼庵，自有尼僧迎接，照應一切，不必細說。再說史達見祖母去後，復來至書房，與萬事通說道：「可笑我祖母有天大的富貴，不要偏要到尼庵裏去受罪。學他們念倒頭經，可不是他無福消受。老萬，我這話可是不是的？」萬事通道：「這也是太郡見識不到，過慮之處，既已去了，好在那尼姑知道是府中的老太太，也不敢疏忽的。我們且趕緊料理好動身，免得令尊相爺懸望。」史達稱是。料理兩日，即率合宅家人僕婦，又帶了張千金、李八百一同下船。望京師而去。在路行程，何止一日。這天已到京師，當即進了相府，先與史洪基磕了頭。洪基命他坐下，便問道：「祖母現在那裏？」史達便將前項的話說了一遍。史洪基便罵史達道：「你只無用的畜生，祖母不來，爾宜勸他來，才是怎說？」是祖母執意呢？」史達即照萬事通的說話說道：「孩兒也曾竭力相勸，爭奈祖母絕計不行，爹爹的明見，祖母之令，爹爹尚且不敢違拗，孩兒是更不敢違背的。」史洪基聽了此話，也甚有理，只得說了一句：「可笑你祖母有富貴不享，反要去尼庵修行，只也沒法，只好聽他便了。」史達又將帶來各人稟明。史洪基便叫他們上來參見，不一刻，萬事通、張千斤、李八百等人皆進來參見已畢。史洪基便將萬事通留下，其餘一概退去。又叫史達去

到內堂。自有史洪基姬妾及丫嬛僕婦家丁之類上來參見史達。這且不表。再說劉瑾寫了書信。暗暗通知永順王。日日在那裏盼望。總不見回信。心下慮道。難道永順王也是個忠心為主。若果如此。我就畫虎不成。反爲犬了。不然。何以至今仍不回信。又把史洪基花球請來追問。史洪基花球說道。千歲儘管放心。某觀永順王斷非范其鸞一輩。且請忍耐。不日定有好音。過了數日。果然永順王馳奏進京。這日差官到了劉瑾府內。當有門官通報進去。劉瑾迎接出來。一齊到了內廳。那差官呈上永順王書信。劉瑾接過拆開一看。正合己謀。不覺大喜。因留差官在府飲酒筵席之間。就問了些世子朱乾如何。英武王叔如何計謀。那差官又回答了一遍。席散之後。就留那差官在府居住。次日五鼓。便一同帶去。上朝。各官朝參已畢。劉瑾出班奏道。今有永順王差使馳奏進京。呈上御案。候旨。正德聞奏。即傳旨召進。只見那差官高捧表章。在丹墀跪下。三呼已畢。有近使接過表章。呈上御案。正德覽表已畢。喜動天顏。便向衆說道。朕久思皇叔一敘親情。今幸皇叔奏請觀燈。又逢皇叔千秋壽誕。朕應親往河南祝壽。以敦倫常之道。劉瑾便一旁奏道。此實陛下仁孝之語。正德大悅。當即降旨。新正初二起鑾。飭令沿途地方官一體知悉。隨時預備迎駕。忽見左班中范丞相出班奏道。臣有本求陛下俯准。正德道。卿有何奏。只管奏來。范丞相奏道。臣聞朝廷不可一日無君。今永順王奏請看燈。陛下欲盡倫常之道。親往祝壽。此誠陛下仁孝之意。但觀燈一事。究屬荒淫。况聖駕出巡。沿途各地方官。莫不窮奢極侈。以備供張。究其資財所出。明爲動用國幣。其實還是剝削民之脂膏。若再遇有貪劣有司。借此爲名。在百姓身上任意勒索。不必說旁事。就是沿途夫役們。莫非農務良民。到了那時。一經地方官差使。那個敢不來當這差使。即有不愿來的。也經不起有司迫脅。差役苛求。不得已拋棄正業。廢壞田務。去當苦差。在陛下高拱鑾輿。不過一時高興。民間那些百姓。雖不致失業。亦不免荒廢田疇。勞民傷財。殊爲可惜。且永順王雖爲陛下皇叔。並非日事陛下。其居心究竟如何。臣不敢逆料。望陛下宜以愛國愛民爲重。游觀之樂。究非是聖君所應爲者。臣一得之見。還求陛下俯如所請。收回成命。則舉國幸甚。臣等幸甚。奏罷。俯伏金階。聽候降旨。正德聞奏。雖爲不悅。因道。據卿所奏。不宜出行。朕仔細思來。人生在世。最好及時行樂。民間百姓尚且如此。况朕身居九五。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即使稍費資財。亦尚不爲過分。况且永順王是朕皇叔。遠處異地。朕久思一敘天倫。難得幸逢永順六十壽辰。即使王叔不奏請前來。朕尚擬前往祝壽。况係馳章奏請。正合朕心。如卿所云。未免拘執成見。不合時宜了。朕意已決。卿毋多言。但去准備行裝。隨朕前往便了。此時劉瑾。史洪基。花球。這三個奸黨。聽了范相那一番。不免心中恐懼。恐怕正德准奏。不往河南。及見正德只一番言語。

只樂得他三人不知所謂。險些兒要手舞足蹈起來。皆在那暗裏罵昏君昏君。你今日也入我等的圈套了。又暗罵道。范相其鸞。你只匹夫。任憑你百般忠直。吐胆傾肝。極口諫止。其爭奈昏君不聽你良言。任你鯁直不阿。眼見得也要死在奸王之手了。他三人一樣的心路。各官朝散。正德退朝。便將隨駕各臣的名氏。開送出來。首相范其鸞。協辦大學士。鄭丞相。翰林院殷霞仙。九門提督伍將軍。由內閣抄傳各人。大家俱預備隨駕。次日早朝。正德又當殿傳旨。所有朝內一切要緊事件。俱交玉清太子管理。并著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協辦。這三人見了這道諭旨。更是樂不可支。暗道。真是天命所歸。不謀而合了。一會子退朝。各散。忠奸兩黨。不免議論一番。不必細說。光陰迅速。早有臘盡春來。過了元旦。隨駕各官。俱已預備。當定初二日一早。隨駕前幸河南。一路上龍鳳旂飄蕩。香烟繚繞。好不威嚴。且說蕭子世在李府。到了十二月中旬。大家俱已料理清楚。這日蕭子世對李廣說道。爲時已近。我等俱要起身。好去建功立業。李廣答應。便傳知衆人。準備上路。欲知李廣何日起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 三門街公子去勤王 天寶寺英雄議救駕

話說蕭子世促令大衆起程。前往河南救駕。李廣即傳知大衆。擇定十二月二十起身。限正月初十馳抵河南行省。大家知道。於前一日齊集李府。一齊上路。到了十九這日。楚雲即稟明楚夫人一切。楚夫人不免戀戀不捨。只得堅囑了幾句。沿途保重。臨陣小心的話。李廣也去與李夫人說明。李夫人也有一番諄囑。及至回到自己房內。與洪小姐說道。明朝我即動身。前往河南救駕。卿在家務宜診重。毋須遠念。行人母親全仗卿伏侍。終日無事。隨在寬慰親心。我此番前去。忠義勤王。指日功名成就。博得一付紫誥花冠。奉贈以償昔日爲我那番辛苦。洪錦雲聽了這番言語。意欲回答。不知從那裏說起。只覺兩頰紅飛。雙淚齊下。李廣慌忙攔住玉手。委婉說道。卿卿不必如此。雖然是拋卻恩愛。去博功名。但丈夫志在四方。且以忠孝爲本。今君王有難。正臣子盡忠之時。而且此去爲日無多。不過兩三月就可回來。那時夫貴妻榮。再與賢妻曲盡綢繆之樂。此時切不可煩惱。要知煩惱出病來。反使我在外不安。而且英雄的功名。皆從馬上得來。賢妻務聽我言。不可多慮。洪小姐聞言。長嘆一聲。說道。妾非慮君歸期遠近。只爲君衝鋒上陣。恐非經慣之身。妾所慮者在此。至於歸期之遠近。此種小事。何必深慮。遠愁。且妾素來胆小。一聞君語。不免心驚。但愿得馬到成功。還鄉衣錦。妾便放去一片憂心了。至於母親面前。君可不必過慮。妾自當小心侍奉。以代君勞。爲最道路之遙。風塵勞頓。君家此去。所謂荒村野店。雨露風霜。俱宜格外保重。免使妾戀戀一片。隨著君行。李廣道。卿卿之言。自當謹記。我今

此去定然是衣錦還鄉的。洪小姐道：惟愿如此。即就謝天謝地了。此時已將三鼓，二人俱各就寢。次日五鼓，李廣便自起來。洪小姐亦不肯再睡，也就隨著起來梳洗已畢。外面衆兄弟俱已在那裏等候。李廣趕著用了早點，便進去辭別岳母母親。李夫人洪夫人，不免戀戀不捨，又諄囑些沿途保重的話。李廣又去徐夫人那裏辭行，並託徐氏兄弟照應家中一切。徐夫人又囑他照應又亮。李廣復又回來與洪小姐私話了一番。彼此俱有些留意，還是硬著頭皮。李廣說了一聲：「我去也。」卿自保重，說着出了後堂，來到廳堂。大家一見，齊聲說道：「大哥，你怎樣捨得嫂嫂出來，恁快呀！」李廣一笑，當即一起出來，分別水陸并進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到了正月初九，已到河南。大家俱向天寶寺而去。當有行童報了進去，知客師出外迎接，首先向大衆合著掌，說了一聲：「阿彌陀佛，貧僧問訊了。」請問諸位大檀越，尊姓大名，從何而來。到此有何貴幹。衆人回說道：「我等原非一起，大半不約而同，特來貴處賞看花燈。那知客師便走到李廣面前問訊了一會。李廣說出名姓，那和尚道：「久仰久仰，今幸相會小庵，增光不少。但敝處王叔大放花燈，聖駕昨已到此。天下人民前去觀看花燈的，實在不少。小庵中還有二位英雄，攜了家眷來此看燈。李廣聽罷，便命他收拾房屋。那知客師答應，即帶了李廣，開了一所五開間寬大房屋，外邊一個極大的院落，後面還有一片空地，儘好養馬。兩旁也有廂屋，以便安住家丁。李廣看畢，甚爲得意，即定了房價。此時家丁人衆，已將行李紛紛搬到，當即搬入五間房內。那知客師已經退去。大家才算招呼清楚，坐了下來。忽見西牆門內走出三人，笑嘻嘻的走過來，說道：「大哥已來遲了。弟等前日即到了此地，都算不會誤事。李廣聞言，抬頭一看，正是胡達、鄭九州、甘甯三人。李廣等大喜，當即坐下。只見桑黛向胡達問道：「胡大哥，尊嫂十二姑可會完姻？」此番會否帶他前來？胡達笑答道：「俺是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已經成就花燭了。此番已將他帶來。等一會兒叫他出來相見。」大家聽說，大笑不止。甘甯又向李廣說道：「家母已送到尊府山寨也。全行焚毀，所有嘍囉統共三千，若盡帶到此間，恐怕招搖，反爲不美。現扎在離寺十里竹山坡地面，聽候調度。胡達道：「好！此時楚雲急於要見十二姑，便向胡達說道：「胡哥哥，尊嫂此時可否即請出來相見？」胡達道：「有何不可？但見禮貌不週，還要諸位兄弟包涵是好。」說著，胡達退出，便去招呼十二姑出來。不一時走出母夜叉、九寸長的一雙大腳，大踏步走入裏面，說一聲：「諸位伯伯叔叔，奴家母夜叉甘氏萬福了。」說着深深一揖。李廣等一面答禮，一面偷瞧，但見滿頭金絲黃髮，兩旁插着兩枝黃臘梅花，一雙怪眼，兩道掃帚眉，尖鼻凸樑，血盆大口，滿嘴黃牙，身穿了一件大鑲大滾玄色湖縐外襖，一付梅紅色袖，下穿扎脚袴。大家看畢，楚雲低聲向張毅說道：「你瞧，只不是分明西遊記上那個豬八戒麼？」張毅也笑。

着點頭。母夜叉見禮畢出去。大家與胡達說笑一番。張毅道：「虧得小弟胆大，真真要被他嚇死了。」桑黛道：「張賢弟，你這話錯了。」胡大哥還當他是西施美人，到了夜間，大戰起來，真個是一對兒好殺呢。」大家大笑不阻。李廣忙喝道：「休得任意胡談。」桑黛住了口，忽聽媛簾一响，走進一個少年，但見他戴一頂茜色包巾，斜著遮羽帽，身穿采袖狐皮素襖，腰繫絲絛斜佩一口寶劍，又腳踏粉底烏靴，鳳目蛾眉，櫻脣杏臉，俏語一聲道：「此中誰是杭州三門街徐君文亮？」文亮見問，暗道：「好沒來由，我從來不識此人，他何以問我？」正在疑惑，忽見楚雲笑將文亮一推，低低說道：「徐二弟，你不要疑惑，你的三弟婦來問你看他舉止形容，全是婦女，而且先問你的名字。」徐文亮道：「休得胡說，他分明是個年少英雄，豈不要說差了？」楚雲道：「你如不信，且看我問他。」當下便笑問道：「尊駕莫非北通州飛鳳山白豔紅麼？」白豔紅見問，吃驚不小，便將楚雲一看，他也是亭亭玉立一位的少年，而且姿容絕世，心中暗道：「會記臨行的時候，徐郎曾說衆友中最是楚君丰姿出衆，莫非此人就是他？」也笑問道：「楚馨卿就是足下麼？」楚雲聞言答道：「弟婦何以知之？」白豔紅面代羞容，微笑道：「會聞徐郎道及久仰大名，今得相見，果然名不虛傳。」李廣見他們二人一問一答，好生歡喜，因向徐文亮說道：「楚賢弟果然眼力不差，正是賢弟的弟婦夫人了。」大家也笑說道：「不料楚雲只此明見，要算他第一呢。」當下白豔紅先與文亮見了禮，然後文亮指向衆人代通名姓。白豔紅一一見禮已畢，又向文亮說道：「去臘底奉到來信，三少爺當與家母回去杭州，弟婦不敢遲延，奉命趕緊到此聽候。」大哥差遣，所有山上嘍兵，途遇甘家寨兵馬，現在駐扎一起。李廣聽說，更是喜悅，即向甘甯說道：「賢弟如今白小姐可同令妹居住一起？」賢弟即將他領去安歇罷。甘甯答應代著白豔紅出去，蕭子世即命家丁擺飯，大家用飯已畢，蕭子世又道：「諸君請安宿一宵，明日清晨，即當共議救駕各事。」大家答應，便去安息，畢竟如何救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救聖駕蕭郎初發命 扮村姑桑黛再喬妝

話說蕭子世命衆人安宿一宵，到了明日清晨，齊集議事，到了次日天明，大家起來梳洗已畢，飽餐過早飯，蕭子世便傳令出去，將所有在事人等齊集伺候，又命僕人將門閉上，男女各位英雄分別兩旁坐定。蕭子世道：「今日事出於公，在下斗胆，卻要有僭各位，還望諸位兄弟寬容勿罪才好。」李廣首先說道：「賢弟說那裏話來，此爲保駕除奸起見，總望賢弟盡心指使，倘有不遵號令者，定照軍法從事。」大家齊聲答應道：「大哥此話甚是有理，我等皆遵軍令便是了。」蕭子世見說，又讓了一位，當時即便喚李廣道：「李大哥，你可率同雲賢兄、楚賢弟、徐二弟、張賢弟四人，明日清晨各令了家。」

丁暗代盜甲兵器馬匹在行宮左右埋伏。到了二更時分，換齊盜甲，但聽號炮，可即越牆而進，保護聖駕，奮勇救出行宮。那時自有兵將前去接應，務宜同心合力，舉動留神，救駕之時，非同小可。賊平之後，楚賢弟要推他功勞第一，此是初次立功。諸位兄弟，慎勿有誤。要緊，李廣等答應，謹遵吩咐。蕭子世又喚桑黛道：賢弟，此件功勞，卻要賢弟去辦。永順王有一親生之子，名喚朱乾，十分驍勇，真是萬夫莫當，便是奸王大逆無道，也仗此子有這等膂力。他平時自稱無敵大將軍，諸位兄弟皆非敵手。李大哥楚賢弟又皆去行宮保駕，所以要賢弟一行，只因朱乾生平好色，非用美人計不能賺他。須仗賢弟改扮女裝，你同胡達夫婦前去，但叫胡達夫婦稱為代領妻妹觀燈，混入奸王府內，務要使朱乾將賢弟讓進內宅，臨事見機而行，將他殺死，才好衆人聽說。齊聲說道：軍師此計妙極，妙極。桑黛見說，不覺兩頰飛紅，向子世說道：軍師忒也奇了，何等計策不好，偏要男扮女裝。若謂要施美人計，現着白小姐在此，即不然，某之瀟灑不及文亮，風流又遠遜楚雲。若是楚雲改扮起來，我恐朱乾一見定是魂消，若再向筵前敬了他的酒，連刀也可不用。就可將朱乾那賊子媚死，不費半點氣力，將一個萬夫不當的人，活活致於死地，豈不事半功倍。何用小弟呢？子世道：賢弟切勿推辭，顰卿非不可任。此重任，爭奈他救駕之事，比賢弟更大，而且聖駕非他去救不可。李廣在傍說道：先生既有號令，賢弟再不可遲了。張毅也笑道：兄，何愧報，獨不思晉家莊女扮者，豈非兄麼？彼時尚屬青衣兄還，甘心處此，况現在因公起見，更不宜一再推辭。功成之後，但將此情不必奏聞，只說朱乾爲兄所殺便了。桑黛無奈，只得答應。子世即交付號炮一個，道：俟將朱乾殺後，便將號炮放起，使衆人知道。好前去接應。又吩咐胡達夫婦說：各將暗器代在身旁，但聽號炮一响，即搶入裏面接應。胡達夫婦答應，又喚白豔紅道：明日大早可到竹山坡，傳知兵卒陸續進城，分爲兩隊，於行宮前後埋伏。但聽號炮，齊集接應。事成之後，即刻改爲官兵，使奸賊分辦不出，便好於中取事。小姐一面於王府將身藏定，奸王有一親女，名喚飛鸞，驍勇無匹，但聽號炮，便入內將他敵住，務要生擒，不可將他殺死。白豔紅答應，又喚甘甯、蔣豹，你二人可將桑黛衣甲隨身代定，混入王府，但聽號炮起處，搶入裏邊，接應桑黛更換衣甲，合力殺出。務要小心，不可有誤。甘甯、蔣豹答應，又喚廣明，你與鄧九州緊隨我走，不可暫離。明夜另有機謀，用你復又喚雲璧入道，到了三叉路口，雖至萬分危急，切莫丟了范相，自有夙緣人前來相救。雲璧人答應，子世吩咐清楚，大家無不佩服。李廣又命家丁開了房門，登時擺進早膳，衆人用畢，光陰迅速，又是日落西山。桑黛便笑問白豔紅道：弟，愚兄奉了軍師之命，不敢不遵，也顧不得什麼鬚眉中瀾了。但這一件，却要奉借衣衫首飾一用，不知弟婦可否肯借麼？楚雲笑

道。這到不難。我可包你肯借。但是這一雙大腳鞋子，却到何處去尋。白豔紅道：這也不必慮及。可問十二姑借用便了。大家稱是。當下白豔紅就退入自己房內，打開包裹，取出衣衫首飾，送了出來。十二姑就將一雙九寸長元青翠綉花鞋送出。桑黛取了鞋子，衣衫首飾，放在一旁。大家用過晚膳，便去安歇。到了次日黎明，衆人皆各起來飽餐早點。白小姐留了一個婢女，給桑黛梳裝，其餘皆隨身代往城外。傳知畢家兵卒陸續混進城內。桑黛此時也就命那婢女代他改扮起來，梳洗了一會，又將脂粉搽上了許多，梳裝已畢，換了衣衫弓鞋，又將寶劍貼身藏好。自己又看了一回，不覺好笑。只見那婢女也含笑贊道：「阿呀，這樣改扮起來，那裏認得出是個公子。分明是鄉村中一個絕色的大姑娘了。」桑黛見說，便借着這個味，步出中堂，向衆人低低說道：「哥哥在上，奴家有禮了。」說着擺了兩只大袖，曲着腰，端端正正，萬福起來，引得衆人大笑不止。大家再將他一看，但見他頭挽盤龍髻，代壓着一柄金釵，兩鬢斜插了許多紅綠梅花，耳墜一對，點翠白銀環，淡淡的搽了些脂粉，淺畫蛾眉，手執紅絹，身穿一件蔥綠羊皮布襖，加一件藕色湖縐半背，玄色百折裙，滿秀三藍翠花，嫩黃色絲線束緊在腰際，行動輕盈，扭頭飄眼，裝嬌賣俏，楚楚動人，體態輕狂，真令人魂消魄蕩。楚雲在旁說道：「似此風流，也算世間絕無僅有。惟有一件，只可惜裙下雙鉤，幾欲盈尺，實在不甚好看。」桑黛故意低頭掩口，捏着聲音說道：「奉請諸君休要見笑。莫說奴家鄉村女子，未免輕狂，倒也是爹娘嬌養慣的。雖說一雙大腳，卻比那三寸金蓮，舒服多了。話猶未了，不覺哄堂大笑起來。祇見楚雲笑得前俯後合，伏在椅背上，連人帶椅一起跌倒塵埃。幸虧徐文亮將他扶起，張穀也帶笑說道：「可怪朱乾那賊子，何以有此豔福，能消受這樣絕色的村姑。」還鬧什麼花燈，救甚麼駕，若莫趁此元宵佳節，與大哥兩人魚水和諧起來，豈非絕妙的美事。」李廣笑言：「胡說。」蕭子世亦正色說道：「倘再胡言，可知軍令難恕。」衆人聽說，方才住笑不言。蕭子世又命將十二姑喚出，大家一看，見那母女又打扮得奇古怪，與衆人不同。那裏是個婦人，分明像妖精活鬼。此時諸人實在忍不住笑。楚雲笑得肚痛，桑黛也就起身向前，望十二姑低喚一聲：「嫂嫂，你帶我去看燈罷。」十二姑將桑黛一看，好生詫異，暗道：「此人真是個美貌釵裙，比我卻強得多了。」說罷，即與胡達辭別衆人，一同出了天寶寺而去。蕭子世也就命李廣、雲璧、人楚雲三人同行。大家陸續離了天寶寺，前去埋伏。衆人進了城，但見甘家寨、飛鳳山、兩處兵三五成羣，已經混進到城內。白豔紅代了四婢，也打扮着村姑模樣，進得城來。大家一見，彼此會意，只待晚間行事。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正德君加恩祝壽誕 俏哪吒故意賣風流

繪圖三門街 第五十二回

話說李廣等陸續進得城來，彼此見了，俱各會意。大家便各處閒步一回，但見六街三市，鑼鼓喧天，寶馬香車，絡繹不絕。家家結綵，戶戶懸紅，各店鋪內，高搭綵棚，羅列名花古玩，製就各樣玲瓏燈綵，點得遍地通明。那邊十字街頭，高搭着一坐綵亭，兩旁柱上盤着兩條五爪金龍，點得光明徹地。亭子當中，供設着一座萬歲燈牌，四面扎就五色細絹，許多燈綵，頂上是五龍蓋頂，也點得光耀半空。大家看了一會，直望行宮走去，不一會已到，但見行宮門外，扎就一座鰲山，剔透玲瓏，奇巧無比。上面是八仙慶壽，王母開筵，孫悟空大鬧蟠桃會，一面是龍宮獻寶，水怪朝參，豬八戒誤入水晶洞，真個是千層臨風舞綵，一片光明耀日寒。行宮頭門內外，更有許多侍衛，手執紅棍，在那裏呼么喝六，把定宮門。多少官員紛紛出入，衆人正在觀看，忽聽一聲傳呼，聖駕已經排纓，親臨王府拜壽。不一會聖駕已出行宮，大家遠遠觀看，只是向奸王府內而去。大家也就跟隨前行，不一會已到奸王府前，早有永順王率領世子朱乾及各官跪接進去。正德皇帝進入府內，與永順王拜壽已畢，永順王叩謝了聖恩，當即開鑼演戲，以伸敬意。正德皇帝在王府看了一齣戲，飲了一回酒，也就起駕回鸞，仍回行宮。永順王率領世子各官跪送如蟻，這也不必細表。永順王跪送正德去後，回到內殿，便喚世子朱乾，郡主飛鸞，近前吩咐道：「少刻爲父須往行殿侍宴，爾等可在府監察軍民人等，到府看燈，不許他們生事，只待三更時分，可各領兵馬前往行宮左右，先將那些隨駕各官全行誅殺，然後搶入內宮，幫同去殺昏君。左右二相，自有爲父與左天雄、左天保二位將軍行事，可再傳知鄭天雷帶領兵馬，在於三叉路口接應。畢天虎在行宮接應，諸事務宜小心，不可大意疏忽。如果事成，明日爲父即是九五之尊了。當下許氏王妃聽了此言，不覺兩眉雙鎖，暗暗恨道：「你這父子三人，只思謀逆，不想報恩，事成便罷，倘若事敗，我看你王位尚不可得，還想什麼九五之尊。屢次勸他，總是執迷不悟，眼見得事起倉卒，我却不能生了。等到那時，只好拚着這條命，爲國家酬報罷了。」不言許氏王妃心內暗恨，再說永順王到了日落時分，便去行宮侍宴。此時六街三市，燈火齊明，李廣等也各處觀望。一回頭，但見桑黛、胡達、十二姑三人走來，桑黛賣笑裝嬌，袖掩香脣，四下觀看。右手牽着胡達的衣袖，問張問李，悄語低聲，緩緩行來，好似風前楊柳，更兼他眉眼斜飄，見人勾引。十二姑在後隨行，也甚逍遙自在。因此二人一媼一姪，卻哄動了許多少年子弟，跟在後面。言三語四，議論不休。桑黛等三人見了李廣，彼此目中會意，仍然各自散去，尋了酒店飽餐飲食。不一時已是初更時分，大家各依號令，前去埋伏。且說桑黛三人走到奸王府門首，但見府門內甚是熱鬧，人山人海，擁擠不開。一片燈光，直接銀安殿上，慢慢的擠了進去，只見銀安殿左右柱上，盤着兩條金龍，檐前挂着滿堂紅。



一幅綵幔殿內四壁懸挂着各色花燈中間設着一張寶案銀台並列畫燭高燒好不熱鬧正在觀望忽聽府外鑼鼓齊喧人音嘈雜多少奇燈進入府門也有獅子滾绣球的也有八仙上壽的也有十二月花神的也有昭君和番的一起一起各盡所長在府裏頑耍一回桑黛仔細觀瞧但見銀安殿接繞迴廊西廊下低放珠簾不知誰人坐在裏面東廊下面却坐着小奸王朱乾再一細看兩邊廊柱齊拴着駿馬更有兵器架上插着刀鎗桑黛看畢繞至東廊走近朱乾不遠故意賣動風流嬌嬌滴滴喊了一聲哥哥你瞧這上面畫綠描金是個什麼所在胡達答道妹子你那裏知道只就是王爺住的銀安寶殿了桑黛又俏聲喚道嫂嫂你會看見麼十二姑也道姑娘你不要絮話只管問長問短被人家聽見豈不要笑話兩人正在那裏故意問答却早驚動了朱乾抬頭一看見是個絕色的二八女郎雖然是村姑打扮那一般風流體態任那紅樓美女畫閣嬌娃總不能比他俊俏朱乾見了心生迷戀早已魂魄搖搖當下忍不住便喚家丁說道你可將那邊那個女子喚來孤家有話問他家丁答應隨即前去代笑喚道大姑娘你的造化到了我家小千歲喚你過去問話呢桑黛聞言樂不可支故意問道誰是小千歲喚我何故那家丁指着朱乾說道那就是王世子小千歲真是姑娘好造化他老人家喚你呢桑黛聽罷即與胡達十二姑說道哥哥嫂嫂那邊小千歲喚我說話妹妹去去就來胡達十二姑點首桑黛即賣動風流俏步孌孌婷婷來到朱乾面前輕抬翠袖慢舉紅綃低屈細腰捏着姣音緩緩說道千歲在上鄉村女子萬福了說着深深萬福下去朱乾見此光景直樂得心花都開了趕着雙手將他抱住先把他花容細看了一遍真個似月裏嫦娥再世便笑問道姑娘你姓甚名誰家中尚有何人住居何處誰人帶你進城看燈桑黛將袖子掩着口又將眼睛向朱乾一瞟然後帶笑說道奴家姓蕭名喚沁香父母早經亡過家住段家橋只因奴家從來未進過城今日因大放花燈奴的哥嫂帶進城來見識見識看看熱鬧那邊就是我哥嫂朱乾聽說向胡達母夜叉二人一看不覺大笑說道孤家真不信怎麼姑娘如此美貌嫂嫂又那樣駭人實在奇怪了桑黛道也不必奇怪一母生九子尚且不同而况非一母所生呢朱乾道只話也說得有理但是孤這府內的燈綵可熱鬧麼桑黛道怎麼不熱鬧我們鄉村中那裏有這等燈看朱乾道這外面的還不算什麼大好裏面的燈還要比這好着十倍呢你隨孤到後面去看一回爽性與你見識見識桑黛道難得千歲見愛只是小女子的造化了說着便回頭與胡達說道哥哥千歲帶妹子到後面看燈你在此等我一會兒就出來十二姑道妹子慢走帶你的嫂子一齊進去朱乾笑道罷了孤王生平最怕的是妖怪你還在外面看罷胡達也就攔道你不要去同我在此等着妹子便了但妹

子進去看一回，就快些出來。早些好出城回家，不要貪戀。桑黛道：哥哥，老等我就是了。胡達答應，桑黛即隨着朱乾進去。此時看燈的人，見了桑黛，隨了朱乾進內，只以為真是鄉村女子，不知內中是計，都暗自跌足，替他驚心。那裏曉得朱乾死期將到，將一個活閻王惹進了門。到是西廊內飛鸞郡主，看見朱乾愛色貪花，把一件天大的大事，置之度外。代女子進內取樂，真個氣殺，却又不好攔阻，只得暗自切齒，且不說飛鸞氣殺暗中自恨，再說朱乾將桑黛帶入裏面，便攜手同行，來到花園書房，彼此坐下。朱乾即命使女端整酒筵，有分曉，祇因愛色貪花，引進喪門吊客，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假村姑巧使美人計 奸世子誤戀溫柔鄉

話說朱乾將桑黛帶入花園書房，彼此坐定，即喚使女說道：你等即速傳知廚房，快擺筵席進來，好讓你孤王款待這美人。蕭沁香聊表孤家之意，使女一旁答應出去。桑黛即接口謝道：千歲此舉，萬不敢當，惟有求千歲派兩位姐妹，相伴奴家各處去耍一會，看了花燈，好早些出去回家，免得哥嫂在外面久等奴家。且夜深奴不好行走，朱乾聽說，忙攛着他手含笑說道：芳卿今已來此，休想回家，合該孤與芳卿有緣，少停飲酒合款，趁此佳節良宵，好與卿成就團圓好事。桑黛聞言，假意含羞說道：千歲此言差矣，以奴家一鄉村醜女，如何能伴玉葉金枝，況且千歲後宮俏豔佳人，芳容美女定然不少，何得顧及村女。千歲休要取笑罷。朱乾聞言更加喜悅，便道：芳卿休得謙讓，後宮雖說甚多，然而獨占花魁，讓卿第一美女。桑黛聞言，也就將秋波一轉，深深萬福下去，多謝千歲抬舉，奴豈敢違命，但恐奴無福消受，要折損陽壽了。朱乾大笑不止，桑黛又道：既承千歲錯愛，還求千歲叫人傳知我哥知道，好叫他心中歡喜，早早回家，免得在此久等。朱乾道：芳卿莫急，少時還要大動干戈，且叫你哥嫂今夜暫在此間息宿，明日再行回家，不要出外亂行，恐有許多不便。孤與卿且飲酒取樂，賞此良宵。桑黛一面道謝，一面問道：千歲當今承平之際，如何要動干戈，況今宵大鬧花燈，正是共慶昇平，與民同樂，為何要動干戈呢。朱乾道：芳卿且莫問，少時自見分曉。桑黛暗道：蕭子世果然算得，不差今宵殺他，實非冤枉。正自暗贊，忽見外面將酒筵擺進來，朱乾即與桑黛並肩坐下，暢飲起來。此時朱乾已是三魂少了兩魂，七魄飛去六魄，怎經得起桑黛百端獻媚，萬種裝嬌，把個朱乾引得不可收拾。自古道：色不迷人，人自迷。饒到一個萬夫不當的朱乾，只被桑黛這一個美人計弄得他死在頭上，尚且不知看官你道這一個色字，可利害不利害麼。閑話休表，且說桑黛飲了兩盃酒，便立起身軀，輕抬玉手，高舉金杯，低聲說道：千歲在上，賤妾今宵幸沾雨露。

茲有喜酒一盃，求千歲莫要推辭。看妾薄敬，當飲此盃。從今以後，鳳友鸞交，相共百年之樂。朱乾聽說，暗道：「再不料鄉村女子有此美貌，更兼吐言絕佳，怪不得苧蘿村有那西施絕代呢。」暗自己想罷，即笑喚說道：「芳卿，孤家今夜還有要事，只可和你先飲三盃，便去締鸞交之樂，少刻失陪。」芳卿莫怪事舉之後，一任芳卿如何取樂，孤那怕陪卿樂到天明，也是愿意的。桑黛聞言，暗暗切齒，外面故意含羞說道：「難得今宵花好月圓，人壽千歲，幸勿推辭。今宵不樂，未免辜負賤妾一片誠心了。」請將這三盃酒飲了，再說。朱乾答應，接過酒來，連飲三盃。桑黛又道：「人壽幾何，對酒當歌，今賤妾幸得承恩，又蒙千歲如此寵愛，更兼良宵美景，古人云：『無歌助興，還是辜負良宵。』賤妾雖是出在鄉村，俚曲村歌，尚可一獻其醜。千歲如果不棄，妾當敬獻一歌，為千歲助興。何如？」不過嘈雜嘔嘔呀，還望千歲勿笑才好。朱乾聽說，呵呵大笑道：「難得芳卿會唱，只更好極了。」愿聞愿聞。當下即命使女遞上紅牙。桑黛又斟了三盃酒，先請朱乾飲畢，然後輕敲檀板，宛轉歌喉，慢慢的依着板眼，唱了一曲浣紗溪，真個是江語閒關，聲音欲碎，說不盡那首堪裂帛，响遏行雲，唱罷，那些侍女宮娥，無不喝采。朱乾更是樂不可極，連連稱贊道：「可愛，可愛，再不料卿卿有如此妙音，孤真欲將卿卿作心肝般看待了。」桑黛即借味又斟了三盃，送到朱乾面前，說道：「既蒙錯愛，還請再飲三盃。」賤妾再把玉簫吹弄一回，索性作成了聲色雙絕。當下朱乾立將三盃飲盡，有侍女遞上玉簫。桑黛接過，朱乾聽着，便按定宮商吹弄起來。高下抑揚，輕柔宛轉，雖美玉再生，也不過如斯人韻。簫聲實稱雙絕。朱乾側耳而聽，擊節嘆賞，聽到妙處，不覺又自斟自飲，連飲了數盃。一會子簫聲暫息，桑黛又假裝嬌態，佯作溫柔，翠黛含情，修眉欲語，輕抬玉手，高執銀壺，又斟了三杯，送到朱乾口邊。媚眼斜飄，低着說道：「千歲再飲三盃，便好去溫柔鄉，共聚鸞鳳之樂了。」朱乾道：「雖承卿愛，奈孤已經大醉，不能再飲。還望卿早歸羅帳了。」却佳期，桑黛更加裝作媚態，掩口笑道：「奴不信你已大醉，今日若不將這三盃飲盡，誓不與你同床共寢。」說着，即將右手搭在朱乾肩上，復道一聲：「你賞個臉罷。」快些兒飲了，好去睡覺，不要推辭了。」朱乾一見如此情景，真是情不能禁，便將桑黛抱在膝上，擁入懷內，調戲起來。桑黛也就趁勢與他胡鬧了一番，又將那三盃酒與他飲畢，假意復又說道：「千歲，你能再飲三盃，看我舞一回寶劍，與你觀看。」此時朱乾已有九分醉意，含糊道：「好，桑黛，便又斟了三盃。朱乾立飲而盡。那些宮娥侍女，在旁看見桑黛如此輕狂，却暗自說道：「那裏一個鄉村女子，這樣輕狂，分明是個婊子派。」朱乾被桑黛一連勸了六大盃，已是坐立不住，手扶了案頭，暈眼花，大有飄飄欲仙的光景。桑黛一見，暗道：「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立刻脫去外衣，露出一件銀紅色貼身密扣短襖，先將腰束一束，又將羅裙兩邊找起，一撒手，

將一枝三尺長的龍泉寶劍掣出，直見寒光四射，冷氣逼人。那些侍女宮娥，無不驚心，暗道：「怎麼鄉村女子，帶劍入宮，照此看來，還怕小王多凶吉少，欲要出外去報，爭奈桑黛此時已將寶劍舞弄起來，但見一片寒光如同瑞雪，不見人影，只見光芒舞了一回，朱乾還代醉高聲喝采，忽見桑黛就地一滾，猛然間向上一跳，只見一道寒光向朱乾頸上飛去，可憐朱乾一個萬夫不當的王子，連個阿呀，却未喊得出來，登時頭已落地，一段身軀，跌倒塵埃，桑黛即刻取了首級。那宮娥侍女，只嚇得亂奔亂跑，惟恨爹娘少生兩只脚，趕忙飛報出去。桑黛不忍再殺，只些無辜宮女，當下就將號炮放起，忽聽响亮一聲，猶如從地上發了個霹靂。此時胡達夫婦已經朱乾賜與酒食，正在偏屋吃得大飽，早已問明路徑，只待進內動手，忽聽號炮一响，當即拔出兵刃，與十二姑出了偏屋，直向花園而來。一路上大聲喊道：「桑賢弟何在，俺來接應與你，却好桑黛提了首級走出園來，三人一見，歡喜無限，各持兵器，搶入中堂。滿園內太監宮娥，無不驚惶失措，誰敢前來阻擋。早有侍御報與王妃，郡主知道，王妃聞言，好不傷感，就是郡主也是傷心，跌足說道：「那裏有鄉村女子，如此正在推詳強梁，忽聽號炮一聲，知有內變，立刻提槍搶入裏面，一面吩咐衆人切切不可錯放鄉村女子，務要加意嚴行巡察，吩咐未畢，又聽連聲號砲，响聲不絕，只見府門外搶進許多年少英雄，人喊馬嘶，明盔亮甲，刀鎗劍戟，搶殺進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白豔紅獨力捉飛鸞 武提督拚命拒奸賊

話說飛鸞郡主忽聽連珠炮响，知道有變，又見府外搶進許多英雄，正欲上前抵敵，又見燈光中閃出一員女將，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鎖子黃金甲，跨下白馬，手執銀鎗，搶殺進來。飛鸞正欲去戰，忽聽那女將嬌聲喝道：「飛鸞，你這賊女，向那裏走？白豔紅在此，特來擒你，還不早早下馬受縛，飛鸞聽說，也不答話，金鎗一舉，認定白豔紅刺來。白豔紅一面招架，一面觀看飛鸞，原來飛鸞生得並不美貌，不過比母夜叉十二姑稍勝一籌，不覺呵呵大笑道：「這樣醜怪的賊女，也要作奸犯科，隨你父兄，謀爲不軌，姑太太今朝不將你擒住，誓不爲人飛鸞一聽，直氣得怒目圓睜，雙眉倒豎，喊一聲：「道何處了頭，敢來送死，看鎗說着，又是一鎗刺來。白豔紅不敢怠慢，趕着迎住，架在一旁，覺得那枝鎗頗爲沉重，因越加小心，此往彼來，便戰個不住，只可憐那些看燈的百姓，玉石不分，登時送命的不計其數，又兼蔣豹甘甯帶了桑黛，胡達十二姑三人衣甲，前來接應，搶進王府，不分皂白，手持兵刃，橫冲直撞，直殺進內去，找尋桑黛等三人。王府中雖有侍衛親兵，怎抵得他那一般如狼似虎的勇士蔣豹等，一直殺到後堂，遇桑黛等三人，併力殺出，大家一見歡喜無

限登時蔣豹甘寧即將衣甲遞將桑黛胡達十二姑三人更換已畢復行殺到前殿此時已有嘍兵牽過馬匹在旁侍候桑黛不及上馬吩咐嘍兵在府門侍候嘍兵答應牽馬出來桑黛等五人即在內殿左冲右突直殺得那些宮娥太監值殿官員個個魂魄飛魄散當即敲動聚眾鼓一會于王府內將土也就個個手執兵刃搶殺進來抵敵及至殿上一見桑黛等五人那般驍勇莫不膽顛心驚喚弟呼兄齊聲說道今朝如此千歲的計謀用空了大家正在嘈雜又聽大聲喊道飛鳳山英雄在此特來擒爾等這一般奸賊如若早早投誠尚可免其一死倘再執迷不悟有心拒敵頃刻叫爾等盡做刀下之鬼了王府內那些將士聽了此話更加駭怕只得勉力爭戰無奈將士雖多總難抵那些嘍兵頭目勇猛直殺得王府殿上鮮血淋漓死尸滿地銀安殿上那些古董玩器燈綵蠶山已是一片平陽絕無整物彼此正在酣戰之時桑黛斜裏面殺出高挑朱乾首級大聲喝道爾等河南將士聽着永順王大逆父子欺君謀爲不軌爲惡太極罪不容誅我等招英館大衆英雄訪察真情帶領十萬雄兵到此救駕捉擎永順王奸賊父子爲國除奸朱乾何等英雄今已被我殺死現有首級可憑爾等如果見機速速誠投免其一死倘若不信難免玉石不分說罷又將朱乾首級與衆將士看了一遍那些將士聽說無不魂飛膽破互相說道久聞招英館玉面虎李廣英勇非常更兼手下能征慣戰之人實在不少今又帶領十萬雄兵到此我們如何抵敵得住因此將士雖多個個無心戀戰那飛鸞郡主正與白豔紅殺得難解難分忽聽桑黛一言說是朱乾被他殺死現有首級號令兄妹情重再一細看哥哥首級一陣心酸雙淚俱下手中鎗法一亂白豔紅觀得真切趁此刺出一槍左手將飛鸞戰桿往外一撥右手一近逼近飛鸞肩下就此一提將飛鸞輕輕提過馬來向地下一擲喝令綁了當有婢女上前即刻將麻繩綁好可憐一個金枝玉葉的郡主只因順着父命圖謀不軌今日也就遭擒衆將士見郡主又被擒住料難取勝大家復互相議論我等倘若枉送殘生不如各自投生去罷於是一哄而散一霎時王府兵卒也就跑得一清桑黛此時即喚史達說道胡兄長你可與白嫂嫂在此好生看管飛鸞郡主不許兵丁進擾內庭吾去行宮接應大衆胡達答應桑黛即隨同蔣豹甘寧直向行宮而去且說蕭子世到了三更時分帶了廣明鄭九州二人來到一個土地廟內坐下便令二人近前吩咐道你二人各帶號炮數枝在於行宮左右燃放之後鄭九州即趨到東門旁側埋伏將近五更時分便有一個青衣小帽單騎飛行之人走過便是永順王務要將他捉住解到王府聽候皇上發落廣明可在行宮左右接應李大哥兵馬我在此守候俟爾等成功再行相會廣明鄭九州二人答應即刻提了兵器飛奔前去不一會已到當即分頭放了號炮李廣雲璧人

張毅、徐文亮四人，早在行宮之立守候。正在那裏等得心焦，又見行宮內毫無動靜，忽聽號炮一聲，李廣趕即飛身上馬，手持長鎗，立馬鰲山背後。行宮內外各官，都如今宵謀逆，雖見李廣，只疑他也是河南將士，故不在意。下楚雲等四人，一聞炮响，即趕得行宮後面飛身跳上牆頭，越脊穿牆，順着燈光來到後殿對面屋上，伏在黑暗之處，望下觀瞧。但見正殿之上，一順五席華筵，紅燭高燒，毡毯貼地，一班清歌妙舞，在階下演唱戲文。正中一席上坐正德皇帝，上首永順王相陪，其次三席皆是三公宰相，正德皇帝笑容可掬，徐飲金樽，到也歡喜無限。永順王忽聽炮聲一响，便眉頭一皺，暗自說道：「怎麼外面先有炮聲，莫非其中有了什麼變卦？若果如此，那就是畫虎不成，反被犬害了。莫若趁此先將昏君殺死，作一個先發制人，主意想定，立刻將龍袍一拂，咳嗽一聲，又將一個金盃拋擲在地，立刻站起身來，飛步入內而去。正德君見此光景，知道有變，不覺天容振怒，忙喚呼道：「皇叔何得酒後無禮，向那裏去來？那邊首相范某，驚說聲，不好，看這光景，必有奸謀，又見那一班女樂，全行散去，才要向正德君說話，只見兩廊下轉出左天雄、左天保二人，手執兵刃，大聲喝道：「昏君往那裏走，從今以後，休想回京都了，說着便搶殺進來。正德皇帝一聞此言，直嚇得心胆俱裂，毫無主意，惟有守死而已。范某、鄭峯、殷霞仙三人，也只是面面相覷，嚇得渾身發抖，只有提督武忠，有些胆識，雖然不甚畏懼，爭奈手無寸鐵，如何抵當？急中生計，一面叫范相、殷翰苑三人保護皇上，他將筵席上面所有盃盤，拿在手中，望左天雄、左天保二人飛去。左天雄、左天保二人，見那盃盤如雨點般飛到，急切不能前進，只得稍稍等他將盃盤擲完，再行殺上，不怕他飛上天去。看看盃盤將盡，武提督趕緊又折下兩根花梨桌腿，持在手中，飛舞盤旋，如兩條龍一上一下。左天雄、左天保二人，見沒有杯盤亂擲，即大喊一聲，搶殺上去。武提督拚力死敵，爭奈一人抵不住兩個，看看要敗下來，又見那些兵丁紛紛擁進，范相只抱住皇上，死不放手。正德皇帝亦抱住范相大哭，正在哀痛之際，忽見左天雄一刀，向正德君砍去，畢竟正德君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楚驪卿有心救聖駕 吳又仙無意解郎圍

話說左天雄搶進一步，掄起大刀，便向正德皇帝砍去。武提督瞥眼看見，說聲不好，趕緊用手中心花梨桌腿，向左天雄刀上一架，好容易將刀隔開。左天保趁手又是一刀，向正德君砍去。正在危急之際，楚雲等在對面屋檐上，看得真切，便知不了，即如飛燕穿簾，四人一齊跳下，各執寶劍，一聲大喊，奸賊休得無禮，我等特來救駕，說着手舞青鋒，已到殿上。左天雄、左天保二人，一聞此言，吃驚不小，趕着撇了正德君，回身便來抵敵。楚雲等四人，楚雲即搶步上前，走到正德君面

前口呼萬歲。臣等萬死救駕來遲。急切不敢參見聖駕。但請聖上寬心。自有微臣保護。一面說。一面回喚諸位兄弟。我等同保聖上。卽出行宮。要緊張毅。雲璧人。徐文亮三人答應。楚雲卽先保正德君。手舞青鋒。分開衆人。直殺前去。雲璧人保定范相。徐文亮張毅護定鄭峯。殷震仙。左冲右突。走出殿外。只見左家弟兄。又併力殺來。一執雙刀。一執大斧。奮力喊殺。楚雲一面保駕。一面手持寶劍。迎敵二人。此時惱了楚雲。大喊一聲。劍起處紛紛倒退下去。更兼張徐雲三人奮勇廝殺。雖有左氏弟兄。亦難抵敵了。永順王看得真切。趕忙傳呼號令。務宜拚力圍繞。勿放君臣。逃出行宮。衆將士得令。一齊圍裹上來。楚雲等四人。雖然保定正德聖駕。爭奈殺出重圍。頗不容易。只見那些兵卒。一層層圍得鐵桶相似。此時君臣已嚇得魂不附體。却大惱了楚雲一人。只見他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咬牙切齒。喚一聲。諸位兄弟。不趁此奮力殺出。更待何時。務將這一起奸賊。殺個盡絕。才好保護聖駕。出得行宮。徐文亮等答應一聲。一齊拚命。如砍瓜切菜一般。齊殺出來。左天保見難抵敵。忽然心生一計。一進身軀。繞到後面。張毅一見。也就回身。趕了過來。一撒手寶劍揮開。直望左天保砍去。天保冷不提防。登時死於非命。左天雄一見。魂飛魄散。不敢戀戰。紛紛退讓下去。楚雲趁此機會。手舞龍泉。猶如出水蛟龍。當先殺出那些兵卒。撞着龍泉寶劍。不是頭分。便是腦裂。就此一揮。只殺得血流成溝。屍積遍地。武提督也就打死兩個兵丁。奪取兩把快刀。拋卻花梨桌腿。幫同四人拚命殺出。此時永順王也嚇得魂飛魄散。散彼又密傳號令。將外面伏兵。全行喚進。務要圍住正德君。不令他逃出行宮。外面那些伏兵。得了號令。正自搶殺進去。走到行宮門首。只見一人立馬宮門。手端金背大砍刀。一聲高喝道。爾等細聽着。今有杭州玉面虎李廣在此。救駕。奸父奸子。已被我等誅之。爾等到此。尚欲何爲。莫非要与那奸王共行奸計。麼來得好。看刀說着。金刀下擺。殺死了五六十人。各軍正在驚慌。不敢向前對敵。忽見畢天虎從後趕到。李廣看得真切。只見畢天虎大聲喝道。好一個無知小子。胆敢任意猖狂。阻擋宮門。不放兵卒進內。却是何故。如果投降。願歸我主。也不失封侯之位。倘執迷不悟。立刻爲刀下之鬼。李廣更不答應。等他走到切近。便將大砍刀用力一揮。直向畢天虎砍去。畢天虎趕着用。又來架。只振得他兩肩酸麻。虎口出血。金光繞目。頭暈眼花。自知抵敵不住。一帶絲韁。卽思逃走。李廣一見。呵呵大笑。說一聲。這等無名小卒。也要來上戰場。不要走。看刀說了。又是一刀砍進。畢天虎招架不住。連人帶馬。跌倒塵埃。李廣順手一刀。結果了性命。此時甘家寨的兵卒。也擁擠上來。接應。正欲搶進宮門。只見裏面英雄一齊殺出。楚雲當先。一見李廣。心下大悅。高聲喊道。大哥快來接駕。李廣一聽。分開衆人。迎上前去。楚雲便將正德皇帝扶起。送了過去。李廣接上馬鞍。手舉金刀。

遮護正德君殺條血路直望外行雲壁人懷抱范其鸞張毅保定鄭峯徐文亮保定殷霞仙也就跟隨殺出却好桑黛殺出從旁殿高聲喝道賊子朱乾已被殺死大家一聽好不歡悅登時精神百倍徐文亮即將殷霞仙遞與桑黛他又殺入進去桑黛才將殷霞仙接過甘寧蔣豹又殺了過來桑黛即保着霞仙趁勢殺出楚雲抽個空跨上雕鞍換了梨花鎗正思殺入却好左天雄殺到楚雲更不打話把鎗一擺認定天雄當胸刺來左天雄招架不及跌倒塵埃楚雲復一鎗結果了性命此時徐文亮又復殺出但見河南兵卒不分皂白殺死無數正殺得高興忽見廣明手持雙刀如狼似虎殺進重圍高聲喊道衆家兄弟聽着特奉蕭大哥之命傳知衆位速保聖駕前去王府安歇不得有誤李廣等衆人一聞此言立刻護着聖駕殺出重圍望王府而去此時已是五更將近只見殘月半灣疏星幾點掩映着遍地鮮紅屍如山積好不可慘雲壁人保護范相也是拍馬加鞭如飛而去剛去到十字街口忽聽炮聲響處從斜刺裏衝出一枝兵來攔阻去路當先一員猛將鐵甲銅盔手執銅鎚兩柄高聲喝道來者何人向那裏逃走振天雷在此快快下馬受縛雲壁人一面保定范相一面手舞寶劍且戰且走振天雷那裏肯放舞動雙鎚直向雲壁人雲壁人無奈只得拚命抵敵又見兵卒重重圍住只是不能殺出重圍盼望衆家弟兄一個總不見到正在危急之際忽聽有人喊道重圍內究是何人被困快通名來咱來救你雲壁人一聞此言即高聲應道我乃杭州起義救駕之人雲壁人是也外面那位英雄前來相救話猶未了只見東面角上那些兵卒一陣退讓殺進兩個人來雲壁人一看見是一男一女帶了些女婢家丁衝殺入內雲壁人也無心細看趁此就保定范相殺出重圍走到空巷以內暫且坐下稍息片刻喘喘氣再走你道這一男一女却是何人原來那女子就是胭脂虎吳又仙小姐自從秦淮羞辱劉彪後他便帶了合家男女避到河南依他的舅氏他母舅姓喻名文英在日曾爲大理寺卿不幸夫妻相繼去世只有表兄嫂二人在家他表兄名喚喻昆十分英豪又因他善用彈子百步之外百發百中因此就有了綽號叫做神彈子喻昆表嫂于氏生性賢淑又與吳又仙如同親姊妹一般只日正賞元宵佳節忽聽外面人聲鼎沸號炮不斷喻昆大驚便令家丁出外打聽才知原委喻昆又與又仙換了盜甲帶了家丁婢女跨上馬攜了兵器前去救駕不料走至十字街口遇見振天雷圍困雲壁人因此解了壁人之圍也只是吳又仙與壁人向有夙緣所以才有此巧遇閒話休表喻昆吳又仙二人即解了壁人之圍便與振天雷廝殺起來振天雷看見那二人解了重圍也就切齒大怒由是三個人戰在一處直殺得難解難分畢竟振天雷有無性命之虞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吳又仙、喻昆解了雲璧人之圍，振天雷不覺大怒，也不答話，便舉起銅鎚，向吳又仙便打。吳又仙即舉雙刀招架。喻昆也就招架龍虎鞭，向振天雷打來。振天雷舞動雙鎚，力敵二將，毫無懼色。三人在那裏死力廝殺，直殺得金鼓齊鳴，喊聲振地。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那些衆英雄俱到，刀鎗並舉，劍戟齊來，將那些河南兵卒如砍瓜切菜一般。但見人頭亂滾，血濺征袍，馬足奔騰，嘶鳴不已。喻昆又將彈子如雨點般發出，亂打奸兵。吳又仙敵住振天雷，看看抵敵不住。楚雲看得清切，一聲高喊，擺動花鎗，將馬一催，向振天雷刺去。振天雷撒了吳又仙，來與楚雲接戰。天雷兩個人搭上手，一來一往，約有三十個回合，不分上下。此時却惱了楚雲，咬碎銀牙，睜開杏眼，把梨花鎗一緊，罵一聲：「奸賊無知，何敢猖狂大逆！今日不結果你性命，誓不爲人。」說着就是一鎗當胸刺去。但見一片寒光，逼人毛髮。振天雷知敵不住，趕緊撥開梨花鎗，掉轉馬頭，即便逃遁。楚雲一聲冷笑，道：「好無恥的奸賊，向那裏走？」看鎗話猶未定，那桿梨花鎗緊向後心刺來。振天雷心慌意亂，招架不及，被楚雲挑下馬來。喝令將他砍了，說下跳出廣明，手起一刀，對了首級。楚雲接過，挂在馬上，呵呵大笑道：「快哉！快哉！今日一任我殺人，絕不抵命了。」說着仍自殺上前去。再說永順王在行宮內，見說正德君臣已被人救出重圍，左天雄、左天保、畢天虎、振天雷四大勇將俱已被殺，嚇得魂不附體，跌足悔道：「此時如何處置？正在懊悔，又見有人報道：世子朱乾被殺，飛鸞郡主遭擒，永順王痛哭不已，怨恨說道：「呵呀！蒼天呀！孤在此安享太平，何等不美，都是劉瑾匹夫遺書設計，害得孤家好苦，祇落得家敗人亡，但不知這一起雄兵是何處而至，悔不聽王妃之言，今日致有這場大禍。」是孤家見理不明，但是孤年已過花甲，若再遇殺戮，身首異處，更不值得了。莫若就此逃生，尚可保全首領，心中想罷，即命太監取了青衣小帽，永順王趕緊換好，即刻要走。那些太監宮娥還苦苦相勸道：「王爺此刻欲往何方？似這等冷露寒風，如何能走？此舉雖是王爺大錯，到底是劉瑾遺書，致遭奸惑，勸王爺自到君前，親身請罪，諒萬歲憐憫天潢，或可加恩，免受誅戮。」尚乞王爺三思而行。永順王道：「爾等果如此說，爭奈孤犯大逆，欺君罪不容赦，只得微服逃走，尚可免其誅戮。」爾等若苦苦不放，是使孤今日只要變作來日忌辰了。」說着洒脫衣巾，大踏步向外走出，到了前殿，但見尸橫滿地，血流成溝，好不傷慘。出了大門，尋了一匹馬，跨上鞍，加上一鞭，直望東門如飛逃去。這且慢表，再說李廣等保着聖駕到了王府，此時已是五更，當有白小姐、胡達、十二姑一同出來，跪接聖駕，正德皇帝也不辨頭腦，只說了聲：「免朝。」李廣等早已下馬，前來親扶聖駕下馬，惟有楚雲雖然勇猛，終究是閩中弱質，比不得

男子剛強殺了一夜，斬却無數兵將，已是辛苦異常。又兼夜間涼氣侵入毛骨，不覺一陣眼花，登時心昏頭眩。在馬上坐騎不住，跌下馬來。衆兄弟回頭一看，吃驚不小。李廣趕即上前將他扶起，但見秋波緊閉，櫻口難開，再向他上一看，銀盔素鎧，遍體鮮紅，一片血光直上粉臉。張毅也就上前輕輕的將他那桿銀鎗取過，放在一旁。李廣再將他兩手一摸，其冷如冰，不禁大駭。因同文亮低聲喚道：「響卿醒來，你究竟什麼樣了？」正德皇帝在寶座上面，忽見楚雲跌倒，昏暈過去，也趕忙離了寶座，走至跟前說道：「怎樣的了？你等快將他喚醒。」此是朕第一救命之人，衆卿快快先將他扶上殿去。李廣等領旨，立刻將楚雲攙扶上殿，就地下放他坐下。白豔紅取了一盃香茶，雲璧人接過茶來，屈着腰緩緩將楚雲灌下。大家又低喚一回，只方漸漸甦醒過來。只見他媚眼微開，後又閉上兩眉，一皺，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復暈過去。李廣等衆，只嚇得魂飛魄散，便是正德皇帝也覺痛入肝腸。大家又低低喚了一回，才算甦醒。李廣便向前低聲問道：「響卿你心下究竟怎的？」楚雲搖手不答。正德皇帝當下說道：「衆卿不必煩絮他了，可將他扶入後面，好生放他坐下，讓他養一會神，安息一會，自然漸愈。只都是血戰心昏，積勞成疾，致有此病的。快些扶他後面去罷。」李廣等遵旨，立刻扶了楚雲到了後面，檢了一個軟包，將他安放睡了。又派了兩名王府家丁，妥爲伏侍。然後復行上殿，參見聖君。正德帝問救駕諸將名姓，李廣俯伏階下，將始末根由陳奏一遍。正德皇帝聞奏，又驚又喜，即便連聲道：「此皆是朕一時不明，致有此難。若非諸卿勤王念切，朕險些兒送了殘生。但據卿所言，京中尚有干戈，雖然無妨，然國母太子，也不免吃驚不小。現在蕭子世究在何處？朕亟思一見。這神機妙算之人，卿等可將他領來見朕。」李廣奏道：「蕭子世會對臣言明，尚有未完事件，須俟天明方可前來見駕。」正德點首，復又問道：「現在內宮若何光景？」計氏王妃會否受傷？飛鸞郡主現在何處？話猶未了，白豔紅即俯伏階下，奏道：「臣妾自捉了飛鸞，當即派了隨身婢女嚴加看守，并約束兵丁，不許一人輕入內庭。又恐王妃思尋自盡，并派心腹婢女嚴加防護。所幸王妃無恙，內庭雞犬不驚。正德君聞奏大喜，即命將飛鸞帶上。白豔紅一聲領旨，立刻退下。來到內庭，親將飛鸞押至殿上，跪在階前。正德君一見拍案大怒道：「飛鸞，朕待汝父女不薄，爲何設計奸謀，騙朕看燈圖謀大逆？却是何故？速速奏來。」飛鸞只是叩頭奏道：「臣該萬死，尙求聖上容奏。臣父本來原無此念，祇因闖臣劉瑾遺書前來，慫恿臣父借請聖駕看燈爲名，暗中行事。想臣父一時糊塗，爲劉瑾所惑，以致罪犯天條，大逆無道。臣女又迫於父命，不敢違背，致被擒捉。臣兄已被殺死，臣之一家皆罪無可赦。還求萬歲念臣父年邁糊塗，所有應治之罪，悉加臣女身上。臣女在九泉之下，也感萬歲不罪臣父之恩。奏罷叩頭流血。范相

聽了此言，個個驚疑不定。正德皇帝躊躇說道：「朕不信劉瑾有此奸謀，朕料劉瑾斷不敢生此奸計。只總是飛鸞因一朝事敗，嫁禍於人，希圖謝之已罪。想至此，不覺天顏變色，望飛鸞大喝一聲道：『好大胆飛鸞，你敢欺瞞朕躬，嫁禍於人，朦混亂奏。』」飛鸞道：「萬歲息怒，臣女何敢妄奏。現有劉瑾親筆書信可憑，萬歲如果不信，臣女可將劉瑾的書取來呈覽。」正德聞奏，當下問道：「衆卿中誰押着飛鸞前往取書？」當下十二姑跪下奏道：「臣妾甘十二姑願領聖旨，親押飛鸞去取書信。」正德准奏。十二姑即刻押着飛鸞，下了金階，一同前往取信。正德又道：「永順王尚在行宮，卿等誰去將奸王捉來見駕？」白豔紅奏道：「臣妾愿往。」正德准奏。白豔紅當即領旨前去，畢竟白豔紅能否捉得奸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鄭九州奉命捉奸王 范丞相承恩慰顰玉

話說十二姑白豔紅領了聖旨，分頭去取書信，捉拿奸王。且說永順王知事不了，換了微服，從行宮內逃遁出來，跨馬加鞭，直望東門逃走。走到天明，已至東門，正欲出城，忽見刺斜裏閃出一員大將，擋住去路，高聲喝道：「好膽大的奸王，向何方逃走？俺在此等候多時了，快快下馬受縛。」永順王一見，嚇得魂不附體，在馬上叩首求道：「將軍容稟，我非奸王，實實是城中避亂的難民，還求將軍念我年邁，放我出城回去，只就感德不盡了。」鄭九州聽說大笑道：「你何得尙自巧辯？若要逃走，是萬萬不能了，說着伸過手來，輕輕將永順王捉下馬來，用繩索綁好，仍然縛在馬上，押着前去。到了土地廟內，會蕭子世一起押解王府而來，却說白豔紅奉旨飛馬趕到行宮，彼時已經天亮，前後搜了一遍，不但見永順王蹤跡，連那些宮娥內監一個都不見了。原來那些宮監一見事變，大家皆躲入後面，四散藏身，及至聽見金鼓不鳴，人聲漸息，方才漸漸出來，打聽得永順王業已逃走，大家各自去尋生路了。行宮內只留得些死尸，拋在那裏，白豔紅搜尋一遍，知奸王已經逃去，只得仍回王府復旨。回到府門，恰好正遇鄭九州，蕭子世押着奸王前來。三人一見，好不歡喜，當下同上寶殿。此時十二姑已押着飛鸞，將私書取到。正德皇帝正在那裏龍目觀看，好不慚愧，忽見白豔紅回奏一遍，龍顏大喜，即傳旨宣蕭子世、鄭九州上殿。三人俯伏階下，奏道：「臣蕭子世、鄭九州愿吾皇萬歲萬萬歲。」正德欽賜平身，蕭子世、鄭九州又謝了恩，這才站立一旁，恭聽聖諭。只聽聖上問道：「朕感先生神機妙算，前來救駕，卿家是朕第一功臣，但不知先生何以知永順王有此奸計？先生可細細奏來，俾朕明白。」蕭子世便將洪基如何起意，劉瑾如何下書，細細奏了一遍。正德聞奏，龍顏大怒，因道：「這總是朕任用奸人，以致於此，非先生預爲算到，朕竟無以生還了。惟恨永順王係朕皇叔，膽敢大義不明，與奸黨同謀，實是可恨。說着即命將永順王推上審問階上，諸人答應一聲，立

刻將永順王推至階前。永順王跪下面不敢仰視。只是叩頭說道：「臣該萬死。正德喝道：『你爲朕之皇叔，應爲朕去惡除奸。永保太平天下。膽敢私入奸黨，罔上欺君，同謀大逆，今朝事敗，你尙有何言？』喝令推出斬首示衆。永順王一聞言，後只嚇得魂不附體，復叩頭流血，苦苦哀求。奏道：『臣自知罪該萬死，惟恨劉瑾遺書惡罵，臣一時見理不明，致爲所惑，倘蒙聖上寬以既往，格外施恩，不加誅戮，臣自此以後，當力圖報德，永不作亂爲非。尙求聖上念一脈之情，說罷，復叩頭不止。正德怒猶未息，一旁轉出蕭鄭跪奏道：『永順王亂逆，本當罪不容誅，還求聖上念皇叔爲劉瑾所惑，尙非出自本心，究與居心起意者不同，而且天潢一脈，聖上以仁孝治天下，當更以親親之誼，格外加恩，從寬治罪。』臣等不勝待罪惶恐之至。正德聞奏，才息怒說道：『本應斬首，姑念一再代懇，着加恩削去王爵，貶爲庶人，遠發南京看守孝陵。』仍着格外加恩，准其隨代妻女，派令親近大臣，卽押解前往，毋得逗遛。永順王領旨，復又叩頭謝恩，退下。不日卽與許氏王妃、飛鸞郡主，前赴南京。不必細表。正德又命將世子朱乾加恩，用棺封殮，又命武提督前去查點隨駕各官，御林軍馬，共計殺傷多少，并合城百姓死傷實數，暨出榜安民，所有被難之家，一概加恩賑濟。武提督領旨出外。正德又望蕭子世李廣等說道：『朕忽遭此難，幸賴衆卿等協力保護，本應卽日加封，共酬勳績。惟諸卿血戰多時，異常辛苦，且楚卿刻又抱病，卿等且暫就行宮歇息數日。所有白豔紅、甘十二姑，卽着隨同吳又仙暫住，以示區別。容俟卿等稍形安適，朕再行傳旨加封。』李廣等遵旨，一齊謝恩，退下。當至後面，將楚雲攙扶出來，同往行宮安歇。正德亦卽出殿，就借王府暫爲行宮。且說衆英雄分別去後，李廣等到了行宮，卽將楚雲扶入盤龍綉帳以內，讓他靜養。楚雲自覺神思恍惚，心下怔忡，復又吐了兩口鮮血。李廣等驚慌無措，不知如何治法。蕭子世在旁說道：『可速取山羊血來，服下便可止紅不吐。』李廣卽命人去前山尋找羊血。一面又命人燒了些茶水，做了些飲食，大家洗面漱口，用過飲食，又命人前往天寶寺內，搬取行李，并查點甘家寨飛鳳山兩處兵馬，共傷了多少。衆人去後，那去取山羊血的人，已經將血取到。李廣接過，送至後面，與楚雲飲下，仍令他靜心養息。這才大家坐下，稍息片時，忽見門官飛報進來，聲稱范相、殷翰苑來拜。大家聞言，一同迎接出來，將范相接入中堂。大家見禮已畢，范相卽拉着李廣的手，笑道：『下官久仰大名，亟思一見，不易。爭奈無緣相會，今幸得君救駕，立着奇功。少年英雄，建不世之業，實深欽佩。下官等若非諸君前來救駕保護，一定是殘喘難延了。』李廣謙遜道：『晚生何德何能，敢勞謬獎。總是天子的洪福。李廣等亦不過爲率土之民，只得理當効力罷了。』范相尙未答言，只見徐文亮走到范相面前，鞠躬謝道：『家兄文炳感蒙昭雪，得以再生，晚生久欲登門叩謝，奈道途遙

遠不克分身。至今猶覺抱歉耳。范相含笑答道：「原來足下就是文炳令弟，可敬可敬。但令兄屈遭冤枉，下官理當伸冤，亦屬分內。尚勞挂齒，實是汗顏。」徐文炳又稱謝一回，一旁坐下。又有雲璧人轉至面前，口稱舅舅在上，甥兒拜見。范相見雲璧人叩頭下去，趕忙用手扶起，笑道：「我甥如此長成了，可喜你少年立功，更是武藝出衆。昨宵我命全虧，你救不然是已。是拋頭異鄉了。但是甥兒有此功勞，皆仗李君攜帶，甥兒却不可忘李君捍禦之恩。李廣聽說，趕着謙遜說：「令甥天武神智，自是國家棟樑之器。晚生尚且慚愧不及，何敢辱蒙獎賞。」范相也就謙遜一回，復又問道：「李世兄，楚君偶患微疴，現在可安寧？」聖上頗不放心，特差老軀前來慰問。還請李世兄帶領下官前去一看，好去覆命。」李廣起身謝道：「現在已經略好，但蒙聖上眷念，又勞相駕惠臨，實在抱罪不安之至。相爺既要親往看視，本不敢當，恐有負聖意。某當先爲道命，再請相駕枉顧如何？」范相道：「使得使得。」李廣即命人進去通報。楚雲一聞此言，此時已是大好，隨即起來，同着通報之人一齊出外，慢慢的走到外堂來。至范相跟前，口稱相爺在上，楚雲參見，說着深深一揖，叩下頭來。雖然口中稱的是國相，目中認得是舅舅，幾乎落下淚來。范相見他叩下頭去，趕着將他扶起，一面說道：「不敢不敢，却一面仔細觀瞧，見了他那樣面目，頗深疑惑，暗道：「怎麼恰似合那甥女美貌，又與吾甥兒相似一般，實也奇怪。」范相注目凝神，不住的看望，畢竟范相是否認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作伐執柯朱陳結好 論功襲爵賞賚攸加

話說范相見了楚雲，頗深疑惑，暗道：「加此面龐，分明是那我的甥女，且與雲甥規模彷彿，我實不信。天下有這樣相似之人，忒也奇怪了。」因此目不轉瞬，向他觀看，越看越疑，欲思問他，又怕冒昧，看了一回，復又轉念想道：「我太多疑了。如果是我甥女，一個閨中弱質，如何擋得這萬馬千軍呢？」楚雲見范相看了他，這會心中好生難受，含着兩眼淚，不敢仰視。生怕被范相認明出來，忽聽范相說道：「老夫特奉聖諭前來看視，現在貴恙究竟如何？」聖上頗深係念，楚雲見說才把一個疑團打破，忙着答道：「荷蒙聖上眷顧，敢煩丞相先行代謝天恩。現在已經稍好，明日當再上朝叩謝。」范相聞言，歡喜無限。大家又與殷霞仙相敘談，好一會。范相只才告辭，李廣親送出來，接着本朝地方官前來拜謁。李廣又會了各官，才送出門，早有人報大監飛馬前來，是奉旨特來賜宴。李廣等接着，當即望闕謝恩。太監去後，大家便大擺筵席，又着人將喻昆請來一同赴宴。這個是歡呼暢飲，酒過數巡，雲璧人忽然想起吳又仙來，即走至楚雲跟前，向着楚雲耳旁低低的說了許多話，要求楚雲作伐。楚雲一笑，點了點頭，即刻站起身來，走到李廣跟前，向着李廣說道：「將雲

璧人求配吳又仙的意思與李廣說明并托李廣玉成其事。李廣聽罷不覺大聲笑道：「如此說來真不愧爲公子多情了。我當一力玉成。不然定要害得那人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十遍擣枕搥床了。」楚雲聽了此言也不禁大笑起來。此時雲璧人滿面通紅。好生羞愧。大家也知道他是要請李廣作伐。求配吳又仙的意思。因此衆兄弟也就嘲笑了一陣。有的說：「新人雖美。禁不得獅吼河東。有的說：玉珮瑤枝。恐由此波興醋海。你言我語。戲謔不休。惟有喻昆不知就裏。盡着他們說笑。不敢答言。且只呆呆的坐立一旁。一言不發。」大家見喻昆那種模樣。更覺好笑。爽性大笑起來。喻昆見大家如此。不免頓生疑惑。大家見喻昆疑惑。只得催着李廣開言。李廣會意。卽向喻昆說道：「令表妹好個英雄女。將真個是中。幗鬚眉。會記昔在秦淮大辱劉彪。至今猶歷歷在目。但不知近年以來。曾受誰家禮聘。應喻昆道：「舍表妹生性剛強。不受人家侮辱。就是秦淮一事。也不免作得太甚。若問受聘。尚未許字與人。李廣道：「如未受聘。小弟擬欲多事爲令表妹做個月下老人。不識喻兄尙可不棄否。」喻昆說道：「既承雅誼。敢不相從。但不知誰爲袒腹玉郎。尙乞指教。」李廣見說。便指着璧人道：「便是雲兄弟。昔在秦淮偶與令表妹邂逅相遇。一見之後。便自思念不忘。久欲奉請冰人。結朱陳之好。仙鄉難訪。欲去無由。今又得令表妹力解重圍。足見天緣有定。雲賢弟因此深感救命之恩。將欲借此聊酬大德。不識喻兄意下如何。」喻昆見說。復又將璧人仔細看了一遍。當下答道：「當得遵命。俟小弟回去。與舍表妹說明。便可酌定。行止。此時大家見喻昆答應。俱皆歡喜。又與雲璧人說笑了一會。只才席散。喻昆就此告辭。回至自家。便將此話告知妻子余氏。說了一遍。然後始告知他的表妹吳又仙。聽說未免羞容滿面。便沉吟了一會。暗道：「雲公子旣爲范相之甥。則家世固不必說。又兼他武藝出衆。相貌超羣。更加昨夜救駕有功。將來定作國家棟樑。不如定此姻緣。免得飄流無定。心中想罷。只見他眼含珠淚。粉頸低垂。輕啓朱唇。含羞說道：「念妹子生不逢辰。幼年父母早逝。旣無伯叔。終鮮兄弟。孑然一身。至親只有兄長。今兄長命。敢不遵從。說到此間。滿面通紅。忙將衣袖去揩粉面。喻昆見表妹應允。滿心歡喜。余氏亦在旁說道：「難得姑姑能明大義。你明日就代他作主便了。」喻昆答道：「只個自然。毋庸交代。」兄妹三人又談了一回家務雜事。各去安息。到了次日。正德皇帝就下了一道諭旨。詔齊救駕功臣。來候封賞。衆英雄見諭音下。當卽到了王府。朝參聖駕。山呼已畢。侍立兩旁。早見值殿官傳道：「宣楚雲上殿。」楚雲聞宣。趨至金階。俯伏在地。稱臣。楚雲見駕。願吾皇萬歲。正德睜開龍目。將楚雲一看。大聲贊道：「好個妙年美貌。將朕前夜誤中奸謀。險些兒誤中傷了性命。若非卿等竭力救護。朕幾至不保。卿家之功。殆非淺鮮。若不從優封贈。何以酬忠勇之功。今封卿爲忠勇侯。世襲罔替。用示朕

報酬公忠之至意。楚雲聞旨，歡喜無限。當即謝恩，侍立階下。正德又傳李廣上殿。李廣山呼已畢，正德即命將家世細奏聞。李廣遵旨，奏了一遍。正德聞奏，嘆了一聲。原來卿即是廷珍之子，怪不得忠臣之後，仍是忠心。朕感卿獨擋宮門，單刀救主，這樣功勞，實也不少。權封卿為英武伯之職。俟他日再加封賞。李廣謝恩退下。正德又降旨道：蕭子世神機妙算，調度有方，當封為神機軍師。桑黛力殺朱乾，威能敵衆，當封為鎮國將軍。雲璧人張毅、徐文亮保駕有功，俱封將軍之職。蔣豹血戰衆將，也封將軍。廣明封為威烈禪師。甘甯、鄭九州俱封為總兵。白豔紅捉飛鸞有功，封為將軍。甘十二姑封為總兵。喻昆、吳又仙起義救駕，忠勇可嘉，也封為總兵之職。其餘在事各官，俱着加一級。武忠保駕有功，着賞加三級。陣亡各官將士，查出姓名，再行追賞。甘家寨飛鳳山兩處兵卒，均着改為官兵，并於偏殿賜宴。即着四大朝臣代朕親陪。所有河南忽遭兵火之災，着豁免錢糧一年。各官休息三日。隨朕回鑾。此旨一下，諸臣無不感激。當即謝恩退下。正德皇帝也就退朝。當有四大朝臣，邀了衆英雄，到偏殿筵宴。白豔紅等三員女將，不便與衆英雄同宴。然後先行回至喻宅。衆英雄到了偏殿，重復謝恩。各按次序坐定。酒過三巡，李廣問明喻昆作伐之事。喻昆滿口應允道：但為高拔，未免慚愧。雲璧人便將婚姻事告知范相。范相極口道好。又向喻昆道了謝。喻昆又謙遜了一回。此時桑黛又想起殷霞仙那段姻緣，也就將前項的事告知李廣。求李廣代他作伐。李廣也就與殷霞仙說明。殷霞仙亦即答應。桑黛即於筵前謝過大家，復暢飲起來。直飲到紅日半斜，方才席散告退。光陰迅速，看看已至三日。諸臣奏駕回鑾，只也不必細表。再表駱熙木林二人，自上年十二月十二日，經蕭子世授了錦囊。着他知會登雲山。洪錦、傅璧、芳、左龍、左虎等，帶領合山人馬，暗暗一齊前往京都。到元宵，拆看錦囊。依計行事。這列位英雄，并合家人馬，早已到了京中。分頭住下。專等元宵之日，拆看錦囊。依計而行。看看已至元宵。洪錦等即將蕭子世所授錦囊，拆開觀看，以便依計行事。欲知錦囊內是何妙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依密計洪錦退奸賊 慶回朝諸臣見聖君

話說洪錦等將蕭子世所授錦囊，到了元宵這日，拆開觀看。但見上面寫着：洪錦、傅璧、方駱熙三人，可帶一千人馬，在午門左右埋伏。但聽炮一聲，也照前說賊首劉彪。可如此對敵，彼必不戰自退。木林、左龍、左虎，可帶一千人馬，在後宰門外埋伏。但聽炮聲，也照前說行事。自能不戰而成。但宜小心謹慎，勿得有誤。六人看罷大喜，各按密計，便埋伏去了。暫且放下。再說花球劉瑾、史洪基三人，於元宵先兩日，已將所有家小及珍珠細軟，雇用大號官船，安頓停當。恐怕行

事之後，致遭兵火。故預先以防後路。到了元宵這日，史洪基、花球、齊集劉瑾府內，議論了一會。當由劉瑾派令楊珍、漢玉、隨同劉彪，並張千斤、李八百，共帶三千人馬，殺入午門，直入大內。務將玉清王暨太后王妃宮妃人等，全行誅戮。殆盡。又令刁龍、鄂虎，帶領一千人馬，擋住後宰門。又令心腹將士，去敵五城兵馬，接應之兵。又令心腹往各城門把守。恐有不測，預爲歸路。調撥已畢，卽與史洪基、花球，說道：「孤如此調遣，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會待到孤。五更卽登了寶殿，雖有兩班文武各官，還怕那個不從。等到事定之後，再預備抵敵河南軍馬。洪基、花球，也誇贊了一回。看看已到了三更。劉彪卽還同楊珍等人，並三千人馬，直望午門進發。不一會已到，一聲炮响，劉彪拍馬加鞭，已先馳立午門，手提鋼刀，高聲喝道：「你等朝內各官人等，聽着我乃河南永順王差來的兵馬。只因天子駕幸河南，不數日已經駕崩。我等特奉永順王之命，前來掃清大內的。指日永順王卽來接登寶位。你等如果見機，速速開門納降，將來不致爵賞。若執迷不悟，大兵攻破，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此時正是大發花燈，軍民人等正在各處觀看。一聞兵燹，只聽哭聲載道。各自飛奔。劉彪勒馬午門，威喊了一聲：「當有把門侍衛，一面飛奔入宮，一面預備拒敵。」劉彪只顧在馬上耀武揚威，喝令兵將攻打。正在得意，飛揚大聲喊叫，忽聽一聲吶喊，齊道：「賊子休得猖狂。」揚州招英館衆英雄在此。劉彪聽說，吃驚不小。再兩旁一看，只見從午門左右，沖出三個英雄。洪錦當先，騎在馬上，指着劉彪罵道：「好大胆的賊子，朝廷不會負你父子，胆敢心懷叛逆，暗設奸謀，國法難容。天理何在。俺等英雄早已算定，今特帶領十萬雄兵到此，捉你一起狼狽爲奸，擅權竊勢，大逆欺君的賊子，好爲國家除害。百姓伸冤，你等還不快快下馬受縛。」劉彪聽了，只一番言語，已是魂飛胆裂。更兼張千斤、李八百，認得洪錦，趕向劉彪說道：「小千歲，只一起果是招英館的人，那驚驚臉的便是洪錦。與李廣最是好友。會記上年大鬧史相府，與李廣兩人，驍勇異常，真有萬夫不當之勇。今據他說招英館大衆英雄在此，更兼十萬雄兵，照此看來，恐難抵敵。還望小千歲作主，方好。」劉彪聞他二人之言，更覺魂飛魄散。正要打點主意，只見洪錦擺動雙刀，傅壁方擺動長鎗，駱飛舞雙鎗，一齊殺到。當下駱熙又指劉彪，呵呵大笑道：「你可記得鎮江石室之中，私藏范相爺，欲要害他性命。後來忽然不見，就是俺將他救出。那時本來就要取你的性命。後來權且寬恕於你等。那知事有注定。今又遇見你只狗頭了。洪錦亦大笑道：「駱賢弟不必與他問話。早早送他歸陰罷了。說着兩刀兩鎗，直向劉彪蓋下。此時却惱了楊珍、漢玉，一聲大喝，休得有傷千歲。俺來會你。」一拍馬，二人飛出陣來。楊珍接住洪錦，漢玉接住駱熙。四個人戰在一團。傅壁方便擺動長鎗，只望劉彪刺進。劉彪趕着將刀架住，爭奈他心慌意亂，不敢戀戰，不到三合。



早已虛砍一刀。拍馬逃走。傅璧方也不追趕。便幫同駱熙洪錦來戰楊珍漢玉。此時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業已來到。在後面押隊。劉彪逃至後隊。見着劉瑾說明一切。劉瑾聞言十分着急。便道：李廣只廝前在蘇州巡撫。會上表章奏保。平定蒲家寨有功。請旨封他官職。說那時是孤王恐他們一入朝廷。我等就有許多不便。因將那道表章按下。未曾入奏。後來爾又云：李廣英雄無匹。孤尚不信。豈知今日只廝果然能領兵到此。破孤好事實。在痛恨。但是他既然英雄。又兼黨羽甚多。料難抵敵。而且他又有先見之明。孤料河南之舉。亦不能如願。與其爲他捉住。按了國法。不如卽刻退去。再作計議。被他擒捉。後悔無及。主意已定。立刻傳令鳴金收兵。各兵一聞金聲。正紛紛退下。忽見鄂虎、刁龍騎馬如飛而至。你道刁龍、鄂虎擋住後宰門。如何回來。這等快速。原來因木林、左龍等三人擋住。他兩個不敢與戰。又聽金聲。故急趕回。大家會合一處。直如風捲殘雲。連奔帶馳。直望西門逃去。出了西門。劉瑾卽傳令吩咐各兵丁全行散去。改換民裝。勿要被人捉住。他却與劉彪、史洪基、花球、刁龍、鄂虎、漢玉、楊珍、張千斤、李八百、九人並心腹家丁等衆。上得大船。率同家眷。連夜開往他處。後來大家商議道：此時雖然逃出朝廷。必欲擒拏中華。是斷難居住。不如投向紅毛國。說令該國國王與兵大鬧中華。奪取大明天下。以洩此恨。因此卽帶了家眷。聚積了許多金銀財寶。一齊投入紅毛國去了。後來紅毛國興兵犯境。李廣、楚雲、挂帥出征。平定紅毛國。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洪錦、駱熙、傅璧方、左龍、木林、六人見各奸賊不戰自退。也就會合一處。好不喜悅。午門內把守各官見他六人殺退賊兵。卽刻飛奏入內。一面開了午門。將洪錦等六人暫在朝房歇息。候代政君傳旨諭話。再說玉清王子與太后王妃正在上宮筵宴。共敘天倫之樂。忽見內監報說：正德皇帝在河南被永順王相害。現在永順王起動大兵。前來奪取天下。刻已兵臨午門。太后與玉清王子暨王妃等衆一聞此言。放聲大哭。齊聲罵道：永順王呀！你是天潢一派。應該共保大明江山。怎麼說騙萬歲觀燈。學那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永順王呀！你只亂臣賊子呀！正在那裏哭罵不休。又只見內監喜氣揚揚。奔報道：賀千歲王爺太后娘娘。真是喜從天降。不知那裏來了一支救兵。從空而下。將所有賊兵。慨行殺退。現在午門聽候傳旨。特報王爺得知。玉清王子一聞此言。卽刻止淚。轉悲爲喜。向太后娘娘奏道：母后請自寬心。臣兒須得升殿。細問明白。太后准奏。玉清王子便立刻出宮。升了寶殿。傳旨宣召方才殺退賊兵人衆。上殿諭話。當有黃門官傳旨下去。洪錦等六人立刻入朝。俯伏金階。山呼已畢。玉清王賜了平身。又問他六人姓名。又命洪錦等將細情奏上。洪錦等遵旨卽將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如何設計。如何遣書永順王。謊騙看燈。就於河南謀逆。劉瑾又如何假辭要奪寶位。現在河南已有

人馬前去救駕，各情節細細奏了一遍。玉清王子聞奏大怒，立刻傳旨捉拿劉瑾等人，以正國法。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回 封官賜宅再賞功臣 下詔行文密拏奸黨

話說玉清王見洪錦等將上項各節奏了一遍，才知是劉瑾史洪基花球等三人奸計。當時龍顏大怒，立刻傳旨着九門提督五城兵馬帶領御林軍飛速分頭前往史劉花三家，不論男女，全行捉拏來送交刑部嚴加處治。各官領命，那敢怠慢，立刻飛奔前去。玉清王又命洪錦等暫在驛館安歇，俟聖駕回朝再行封賞。洪錦等謝恩退出，又將帶來兵馬安頓妥當，才回館驛。玉清王乃就退朝，將以上各情奏知國母，從此玉清王母子及朝內各官日望君王聖駕，只一日飛馬報道聖駕已回。玉清王即率領在朝文武各官出城十里郊迎。正德皇帝一見玉清王帶了各官迎到，好不歡喜。玉清王及各官等跪接已畢，正德皇帝輕啓御口說道：「朕駕幸河南，祇以爲觀燈祝壽，不料皇叔設下奸計，欲於元宵畢聖上均賜平身，站立兩旁。」正德皇帝輕啓御口說道：「朕駕幸河南，祇以爲觀燈祝壽，不料皇叔設下奸計，欲於元宵佳節謀害朕，若非招英館諸人帶領兵馬前來救駕，朕竟不能回朝。後來據奏，皇叔雖大逆欺君，尙係爲人誘惑，朕追問至再，方知劉瑾史洪基居心不法，共設奸謀，遺書皇叔，想圖謀此舉。該閣等一面又約定元宵在朝內舉事，似此奸謀，雖夷族不足以雪其恨，究竟元宵那日，劉瑾等會否作亂，諸卿可細細奏來。」當有玉清王出班，將以上各情節并洪錦等殺退賊兵的話細細奏了一遍。正德皇帝大怒，便問道：「王兒，劉瑾等既如此作亂，會否立派各官帶領兵馬四處兜拿，并抄查他三家產業，拘拿家小呢？」玉清王奏道：「臣兒也曾立刻派令九門提督五城兵馬司率領羽林軍分頭前往捉拿，並着拘拿家小，查抄產業，旋據該提督復奏，劉瑾業已率領家小預先在逃，各處兜拿，並無蹤跡。臣兒又派令都察院前往查抄，前據都察院奏，並無細軟，祇有粗笨各物，顯係該逆賊設謀已久，所幸招英館諸人有先見之明，前來保護，不然幾遭該逆賊所算。」正德皇帝聞奏，即傳旨着都察院具奏，當下都察院楊修俯伏奏道：「臣奉王旨前往劉瑾史洪基花球三家抄查家產，所有金珠細軟，委係全無。爲該逆賊預先攜帶逃遁，僅存粗重各物。臣當即封鎖，今有抄單恭呈御覽。天子閱畢，即傳旨下去，逆賊劉瑾所遺房產宅第，即着賜忠勇侯楚雲史洪基所遺宅第，着賜英武伯李廣，各在內安住。所有一概物件，均着一并賞給其餘諸將，應着自己擇地建造衙署，所需款項，准其核實向工部具領。李廣楚雲遵旨，出班俯伏奏道：「臣等叩謝，俯伏已畢，仍自暫立階下。」正德又傳旨宣洪錦等六人上殿，洪錦等

跪倒金階。口呼萬歲。臣洪錦、傅璧、方木林、駱熙、左龍、左虎、見駕。愿吾皇萬歲萬萬歲。天子閃開龍目。先將洪錦一看。不覺唬了一跳。因暗道：怎麼生得如此奇形可怕。劉瑾那一起逆賊。幸虧仗了他一班英雄們。方能平定。今看見他。只個模樣。也有些胆寒。又想道：天下竟有如此異樣之人。到也奇怪。朕只九五之位。與那玉清世子、并母后、皇娘、王妃等衆。若不虧他前來保護。朕雖能自回朝。也不能見母后等一家骨肉了。他雖生得異相奇形。總是朕的極大功臣。何能以貌取人。輕視英雄豪傑。使天下臣民異心。也須封他一位大官。方可酬他的勳績。心中想罷。即降旨傳道：洪錦、傅璧、方駱熙、扶王逐賊。忠勇可嘉。均着封一品大將軍之職。木林、左龍、左虎、護衛有功。均着封總兵。隨同保駕。洪錦等六人聞旨。均叩頭謝恩。退下。正德退朝。百官各散。聖駕入後宮。見着太后、王妃。自有一番喜悲交集。不在話下。且說李廣等衆位兄弟。出得午門。一齊上馬。按轡而行。不一會。已至王府。李廣、楚雲、各就欽賜宅第。進去看了一遍。當即派令家丁、傳齊工匠。即日興工。隨意修飾。其餘諸兄弟。也就於兩處分別住下。一面各自擇地。飭匠建造衙署。李廣、楚雲及諸人。又各修好家書。着人遞送回籍。只日聖上又賜了幾桌的筵宴。李廣、楚雲。又率領諸人上朝謝恩。接着在朝各官前來拜謁。李廣、楚雲。又各處回拜。范相又將駱熙、木林。認爲己子。本來范相在鎮江時。因被劉彪困入石室。多虧木駱二人救出。那時范相感謝他二人恩義。又因自己無子。當時即叫他二人拜認過了。後來回朝覆命。范相也未去尋。便是木駱二人。也未進京。今日聚會一處。范相因他二人保護朝廷。有功聖眷。又極榮寵。俱各封了官職。自己好不喜悅。即將木駱二人。帶入相府。拜見夫人小姐。認是母妹。范相又因拜繼義子。是件喜事。復又大擺筵宴。邀請李廣等。大宴三日。李廣、楚雲。也因沐邀聖眷。賜第封爵。也就各擺筵宴。邀請在朝各官。因此在朝各官。如殷霞仙、武忠、鄭峯等。以及六部九卿。皆紛紛挨次請宴。足足鬧了一個多月。才算清楚。再說正德皇帝。因想起劉瑾等那班逆賊。切齒痛恨。因又降旨。着令各省府州縣。無論軍民人等。一體拿獲。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論姻緣母子談衷曲 洩言語姊妹吐真情

話說李廣等入府第。修飾的修飾。起造的起造。各人又修了家書。差人馳往本籍。迎接各位太夫人。足足忙了有一個多月。這日殷霞仙偶與老夫人談道：驚鴻妹子。雖已前由李廣作伐。匹配桑黛。今日大功告成。我想桑黛不日便要擇吉迎娶。孩兒有一事。尚要與母親斟酌。吾想妹子麗仙。現在年已不小。桑黛人品出衆。武藝超羣。將來尚不止於此。孩兒之意。擬將麗仙妹匹配與他。好在驚鴻妹子與麗仙妹子。平時也極相洽。同事一夫。想他二人無甚不願不意。而且

孩兒在河南時若不虧桑黛相救，定有性命之虞。今者若以麗仙妹子匹配桑黛，正是淑女配君子，極其相宜。而且桑黛現爲將軍，不必說兩房家眷，即便三房也不算爲僭越。未知母親意下何如？殷夫人道：孩兒所見甚是，爲娘的亦有此意。不但爲娘的亦有此意，即是駱家伯母前會見過桑黛也。早與晉家伯母說道：欲將秋霞小姐配與桑郎，我看此事到也很好。而且駱秋霞爲娘也會見過，亦復端莊賢淑，與麗仙驚鴻不相上下。將來同事一夫，必能和諧到老的。霞仙聽罷，便大喜道：母親既是駱家伯母也有此意，將秋霞配與桑黛，母親可知道現在范相已認駱熙爲己子，這是孩兒與范相便先說明，等候駱家伯母到京之時，只須請范相一說，駱家伯母再無不准之理。殷夫人道：我們雖有此意，與桑郎聯姻，總不能面訂，必得還要請兩個媒人，方爲合理。自古道：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這兩句話，可不能少的呀。霞仙道：此是古理，何可偏廢？而况婚姻大事，媒人定少不了。孩兒已早議及此，明日還是請李廣作一個男家媒人，當日驚鴻妹子允配桑黛時，晉家的媒人却是駱熙。今駱家伯母也有意將秋霞相配桑黛，這駱熙不但不能爲我家的女媒，便是晉家的女媒，他也不便作了。不若改請武提督爲女媒人，可借他二人的全福。殷夫人道：我兒所言，甚合我意。你明日便去先與李賢姪言明，再去請武大人，兩人說定之後，便可請他二人向桑黛去說。還要他應允，也就可以擇良辰行聘了。殷霞仙答應，殷夫人道：我兒，你何日往范丞相那裏去說呢？霞仙道：等將我家的事言定，就可以去范相那裏說合了。殷夫人大喜。此時晉驚鴻的婢女素琴聽見這話，早進了內室，去告訴驚鴻道：小婢子告訴小姐一件大喜事，方才殷少老爺與殷老夫人說及，因爲姑老爺在河南救他，現欲與麗仙小姐匹配。姑老爺夫人現已應允。小姐你看這件事，可是天從人願麼？將來小姐過門之後，閨中也多一個知己的良友。你道可喜不可喜呢？驚鴻聞言，亦甚歡喜。因道：你這話可真麼？素琴道：誰騙小姐來？若沒有這話，婢子還敢造言麼？不但如此，而且殷家老夫人還說駱老夫人曾經與我們家夫人說過，也欲將駱秋霞小姐匹配於我家姑老爺。殷少爺也答應說得很好。說現在范丞相已經認少爺做了兒子，等將自己的說定，便去范丞相那裏說明。等到駱夫人到京時候，再請媒人前去作合。男女家媒人已經議定了，預備的使男家請英武伯爲媒，女家請武大人爲媒。本來預備請駱少爺爲女媒，因爲駱夫人有意將駱秋霞小姐配與姑老爺，恐怕隨後不便，因此改請武大人小姐呀。不料當日皆算是同難之人。如今同聚在一起，這也是一件美滿之事。而况駱秋霞小姐也與小姐性情相投，日後同配一位姑爺，那閨房之內，真個是說不盡的風流美滿了。連婢子看着真個可羨。驚鴻聽罷，也歡喜無限。因道：你可不許逢人亂說，你我名雖主僕，實如

姐妹。但是麗仙小姐，可不能如我。你須尊重些才好。此時驚鴻却不知道。麗仙早已與桑黛私訂終身。當下便輕移蓮步，帶了素琴，去到麗仙房內。麗仙迎接進去。驚鴻便笑道：「姐姐大喜呀。麗仙訝然道：『小妹有何喜事？』」姐姐道：「賀驚鴻笑道：『姐姐豈尚不知麼？』」麗仙道：「妹子何由得知？究竟所爲何事？」驚鴻道：「適才聞得哥哥與伯母言及桑郎，欲將姐姐匹配與桑郎，所以妹子一聞此言，特地過來爲姐姐道喜的。姐姐豈不知道麼？」麗仙一聞此言，面上不覺一陣微紅。若有含羞之態，暗中却是歡喜無限。因道：「小妹與姐姐名雖異姓，實似同胞。果是真有此事，又何必瞞着姐姐呢？」驚鴻於是便將前項的話說了一遍。麗仙道：「若駱家伯母也有此意，你我三人真是天假之緣了。不過鴉隨彩鳳，自顧殊報顏耳。驚鴻道：『以姐姐之才與貌，小妹幸與同列。這鴉隨彩鳳之語，在小姐却如此言，小妹尚不屑言。而况姐姐今日故作此言，使小妹更居何地呢？』」素琴在旁見他們二人彼此謙遜，因插口說道：「不是婢子多言，兩位小姐皆是才貌全美，不分上下。擺在天平內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還有什麼客氣呢？若如婢子真個是鴉隨彩鳳呢，素琴這句話才說完，只見殷麗仙說出一句大意話來，因道：『你也不必說鴉隨彩鳳，就使我們還要先讓你占一籌。』不然桑郎怎麼得有今日呢？這句話充口說，忽然知道大意，不覺面紅過耳，好不羞慚。驚鴻素琴二人聽他說了這話，已經詫異，又見他面紅過耳，早已猜出八九分了。因追問桑郎之得有今日，照姐姐如此說法，何以又多虧素琴呢？桑郎曾向姐姐莫非言過麼？我輩深處閨中，本不當作那玷聲名一事。然事當倉猝，聊作權宜，只要白璧無瑕，不欺暗室，也可借爲補救。小妹之事，姐姐早已盡知，不然如何說出這句話來？今日姐姐既知小妹的底蘊，想姐姐亦定與小妹同情，究竟當日桑郎易弁而釵之時，若何光景，尚望姐姐明白一言，好使小妹疑團得釋。麗仙聽了這句話，料難隱瞞，只得紅着臉說道：『昔日之事，皆姐姐害我。然桑郎之不欺暗室，也實可敬。因此小妹也就作了個權宜之計，暗效姐姐之所爲。如今變成同是邯鄲道上人了。今日小妹將以前實情悉數說出，尚乞姐姐隱瞞，謹慎所爲，但可爲知者道不足爲外人言。雖無外項情節，然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牆茨之詩，不得不格外隱秘。驚鴻道：『姐姐便請放心，好在我輩皆是白璧無瑕，心皆可表。』金人緘口，豈待姐姐囑咐？而在小妹始知耶？所願將來同事桑郎，勿稍詬誶。且此中人語，切不可爲駱氏知之。麗仙道：『所謂心心相印者，惟我兩人而已。素琴在旁復又笑道：『非是婢子多言，此中人語，恐不僅心心相印，只有兩人。兩位小姐所怕者人之多言，獨不怕婢子將春光漏洩麼？』驚鴻佯怒道：『非爾所爲，我二人何能有昔日之事？』素琴又笑道：『非婢子所爲，兩位小姐又何能有今日之事呢？』如此看來，李公子與武大人不過作現成一個冰人，其所以美滿者，婢子竟要

居一個月老了驚鴻一聽了此言正要回他的話忽見有個小丫頭進來說道老夫人請二位小姐說話不知說些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英武伯二次作冰人 玉清王一番疑楚女

話說素琴說了兩句話晉驚鴻正要去搶白他忽見小丫頭進來說道老夫人請二位小姐殷麗仙與晉驚鴻二人開言即站起身來同着小丫頭出去素琴也就跟出房門麗仙驚鴻來到老夫人房內坐在一旁這殷夫人便向驚鴻說道方才霞仙兒言及你妹妹的婚事意欲與我兒同適桑公子我意亦覺甚好你們兩姊妹平時性情又好又談得來我答應霞仙兒請媒說合雖不知桑公子允與不允我可欲先與爲兒的商量一回萬一天假之緣將來同事一人你妹妹不諳事體總要我兒體諒他些才好驚鴻聽了這番話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只顧紅着個臉兒一言不發殷夫人看着知道他不好回答只得自己又待他說道我原知你兩姊妹平時尤勝同胞不必過慮我却不得不託你一番如果成事惟有望你姊妹二人宜室宜家便了說着却好使女搶步而來說請用午膳當下老夫人便帶着兩位小姐出去吃飯看官你道晉驚鴻爲何也在殷家只因晉游龍自桑黛求婚之後不到一年他母子雙亡只剩下醋大娘子與驚鴻小姐還有一個小孩兒是醋大娘子所生驚鴻本來與殷老夫人投意合猶如母女一般那時殷老夫人看他他姑嫂二人帶着一個小孩兒覺覺孑立雖有些家產也就沒人照顧兼之一個孀婦一個處女領着些家丁住在一起甚不方便因此將晉家姑嫂接了過來一切家產代他理問後來殷麗仙將他母親接往京都事奉所以一起同來此時驚鴻已拜與殷夫人爲女殷夫人待這驚鴻如同自己所生一般麗仙與驚鴻也是如同胞一樣閑話休表且說殷麗仙自與他母親議論之後次日便去尋李廣將此話說明李廣便告訴桑黛又將晉驚鴻現住殷家之話說了一遍桑黛聞言正中心懷暗道此真天假之緣我本來要將此事說明與大哥商量其所以不言者實在礙於啓齒難得他現在來向我說更是天衣無縫的文章了當下假意向李廣辭道雖承殷兄青眼爭奈小弟已聘定在先怎好再議及此事尚望大哥善言却之李廣道賢弟差矣霞仙兒豈不知賢弟已聘晉氏小姐况且晉氏小姐現在他家中若有窒礙難行之事他也絕不來向愚兄說及此事今既央我爲媒可見他仰慕賢弟已久此事如何辭得還有一件事爽性便全告訴你罷霞仙兒還說及當日賢弟所救的那駱氏小姐駱夫人曾與晉家太太說過也要匹配賢弟昨殷老伯母也會提及此事要使霞仙兒先向范相說明因駱熙賢弟范相已認爲己子故宜請范相作主霞仙兒並囑

愚兄先與賢弟說明，使賢弟將他妹子應允下來，便使愚兄再與范相一說，然後等駱老伯與駱熙賢弟到京之時，再與駱家求取年庚八字，賢弟你真好豔福，人家修也修不到，你可不要故辭了。桑黛聽了此言，真是樂得心花都開了。當下便道：「既承大哥一再語囑，小弟那敢不依。特恐桑黛無福消受，有負駱駱兩家美情。那時未免徒呼負負呢。」李廣道：「你也太做了，這話只要你將晉駱駱三家小姐一例相看，毫無輕重。這又有什麼徒呼負負呢？桑黛無言可答，只得允從。當日即往殷家，告訴霞仙知道。桑黛業已許可，便進去稟知母親。殷夫人好生歡喜，霞仙退出外堂，又陪了李廣說了些閑話，然後復向李廣道：「范相處即便仰煩兄台且去一說，好在駱將軍與駱家伯母早晚也可到京，等待他一經到了，就可一面說定，一面使桑黛擇日行禮。」李廣稱是。當下辭別回府，次日即整衣冠去范相之處，到了門首，投進名帖。當下門官通報進去。范相見是李廣來拜，即刻請見。李廣進入大廳，與范相行禮已畢，分賓主坐定。有人獻上茶來。李廣開言說道：「一向有疎拜候，半以俗事牽纏，半以無事不敢屢詣台府，恐勞公務，歉罪之至。范相道：「便是某亦少往候。」李廣道：「各府家眷計算日期，月內當可安抵了。」范相道：「連日諸位英才想皆常聚。」李廣道：「除駱木二位往接家眷，其餘皆常聚的，便是小姪今日前來，因學士霞仙兄有一事囑小姪前來奉稟。范相道：「殷年兄有何事見示？」李廣道：「只因霞仙兄有一胞妹，昨日挽小姪作伐，配與桑黛為妻。他們均已應允。惟駱弟有一堂妹喚秋霞，前者誤入晉家莊，為晉游龍所劫。後來是桑黛救出，駱老伯母當時即有將秋霞小姐配與桑黛的意思，曾經與駱老伯母言過。昨日駱老伯母因談及己女，便想到駱老伯母之言，屬令霞仙兄轉囑小姪。至老伯前一言為其駱賢弟既為老伯之子，則秋霞小姐亦即為老伯之子女，故囑小姪先與老伯一言，便是桑黛亦再三面囑小姪。於老伯前相求，尚求鼎諾為幸。范相聞言大喜道：「桑賢姪為棟樑之材，殷駱兩家既有此意，某亦何樂不為，而况成此美滿，使男有室，而女有家，真是可喜可羨。」一俟駱夫人到來，某即與其說明便了。所有的妝奩皆某備辦，但粗俗之物，尚望賢姪與桑賢姪一言請他，不可見笑。李廣道：「老伯之言未免太存客氣了，既蒙老伯見允，桑賢弟已感激不暇，還有什麼奢望呢？」當下又說了些閑話，即便告辭而去。出了相府門來，未及回府，便走至殷家，將此話告知霞仙。殷霞仙也自歡喜，當日便留李廣午飯。飯後李廣回府，又將此話告知桑黛。此時楚雲等一班兄弟，也就與桑黛調盪了一回，皆道他何以修得這般豔福。那邊范丞相自李廣走後，也就將李廣為駱秋霞作伐，配與桑黛及殷霞仙的妹子，亦願配與桑黛為妻的，告訴夫人。范夫人也覺是一件極美的事，因也說道：「將來所有的妝奩，皆是我們這裏辦便了，好在你我無多兒女，只當多生一個。」

女兒也要陪他出嫁的。范相道：夫人之言甚合我意。此我已與李賢姪說過了。范夫人也大歡喜。只等駱夫人到京，即便辦理此事。閑話休表。且說李廣一衆兄弟，終日在府毫無他事，惟有歡呼暢飲，取樂而已。這日衆位兄弟正坐在書房閑話，忽見家丁進來道：玉清王駕到。衆兄弟聞報，即刻迎接出去，到了大門外，一齊跪接。玉清王駕到，趕着下轎，口中讓道：諸君免參，說着一抬手，將楚雲挽起，口中說道：卿要算國家第一有功之人，孤何敢勞卿等跪接。一面說，一面挽起楚雲，走入中堂。玉清王坐定，也命衆英雄坐下。書僮跪進香茗。玉清王却好與楚雲並坐，一面閑談，一面凝神直視楚雲。看來只覺得楚雲國色天香，驚人奪目。心中狐疑，暗道：孤真不信天下男子有如此嬌美，好不令人難解疑團。不覺心蕩神搖，按捺不住。玉清王本是個風流王子，見了楚雲那種嬌羞情狀，那得不心蕩神搖，魄飄難定。因即帶笑問道：孤有一事可疑，以楚卿如此嬌軀，如此豔色，人道潘安美貌，孤恐潘安再世，也不能與卿抗衡。且恐潘安終要遜卿一籌，貌之嬌美，身之柔弱，二者如卿，或者普天下容亦有之。第不信以卿之嬌之美，復以卿之柔之弱，能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孤真莫測卿之爲人，爲神，抑爲仙女之化身麼？一面說，一面細意熨貼，只是注目凝神，評論他的品貌，不知玉清王可曾看出什麼破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甚願同盟難償本願 有心認母莫決初心

話說玉清王注目凝神，直視楚雲，先被他看了一會，又被他問了一遍，真個被玉清王看得好生羞赧，不覺面泛桃花，一片淡紅，直暈過耳。却又恐爲玉清王看破，只得借別事走到旁邊去了。尚幸玉清王未曾留意。當下又與李廣等言道：孤見衆卿情同意合，實在可羨。雖爲王子，其如獨居寡聞，頗無意味。孤有一事，願與衆卿熟商。從今以後，只可略分言情，不可拘執君臣之禮。孤意擬與諸君同爲盟兄弟，焚香一拜，自今以後，便可以兄弟相稱，略去君臣之分了。李廣聞聽此言，趕作鞠躬言道：君臣之義，人之大倫，千歲雖可脫略，臣等萬萬不敢僭越。尚求千歲格外原諒。玉清王歎道：卿等此言，孤豈不知大倫難廢，只可恨孤當日爲什麼要做一個王子，以致不能與衆卿同列雁序，實是可恨之至。但現在衆卿既以孤有君臣之義，礙難允許同盟，孤也不能勉強。惟是孤欲與衆卿同飲一回，此事尚不知可允否。李廣道：臣等敢不遵命。當下便命庖人備了兩桌上等筵宴，一會子酒席擺出。當下李廣跪請入席，其餘諸人亦皆環跪兩旁。玉清王一見，跌足說道：衆卿又鬧這禮節了。衆卿雖不肯與孤同盟，要存君臣之義，亦何必如此拘執。孤今要在此午飯，實欲與衆卿暢飲一回。卿等如此多禮，反令孤豪興頓掃。衆可速收去此等儀文，勿使孤一再掃興。李廣等也不



敢違旨。只得起立兩旁。請玉清王上面坐定。李廣進過酒。然後大家挨次坐下。真是歡呼暢飲。直飲至日落西山。玉清王方才回輦。李廣等直至大門外跪送而去。大家復入書房歡贊。一回玉清王禮賢下士。真不愧爲仁愛王子。此時惟有楚雲在旁。暗自說道。王子雖然仁愛。但是他舉動風流。語言近狎。於我尤甚。我不可不細心防備。切莫再如劉彪那賊子所爲。想至此間。頗深不悅。不覺斜倚几席。無言寂靜。李廣在旁。見他面帶不豫之色。因向前問道。賢弟何事。不滿意。莫非因邇來布置過勞。以致身體不爽。徐文亮聽說。急用手指在茶几上連連答道。大哥之言。真正通極。非大哥不能道出此言。所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其即大哥與顰卿之謂乎。話猶未完。又見張毅在一旁指着楚雲說道。楚兄切莫聽信大哥言語。他全是一片假意殷勤。此時軟語溫存。耐人動聽。等到那洪氏嫂嫂一到。他便改變心腸。將這一種柔情。又移到他身上去了。所謂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楚兄何必受他籠絡呢。楚雲正是心中不悅。一聽此言。登時怒氣交加。桃花減色。站起身來。叉手而立。向張毅說道。難道我是與諸君解悶的麼。從今以後。若再戲言相謔。可不要怪我變了臉。認不得同盟。楚雲正是怒不可言。斤斤而道。那知張毅見怪不怪。反更拍手大笑道。顰卿底事如此嬌嗔。平日間嬉笑怒罵。並未見稍有嗔怪。今日君猶是君。我猶是我。謔言戲語。猶是昔日情形。忽然嗔怪非常。難道你倚仗封侯。便來挾制我輩麼。一面說。一面走近跟前。雙手扯住楚雲的衣服。口中說道。楚兄楚兄。是否是否。請兄速速明示。好令小弟遵命。楚雲見他如此嘻皮笑臉。也就止不住笑道。天下嘻皮之人。要算你推第一了。桑黛在旁也就笑道。我有兩句詩。可送楚賢弟。卿卿真可愛。宜喜更宜嗔。說得大家笑個不住。楚雲還思發作。却好晚膳擺上。大家便同用晚膳。一會兒膳畢。各人又說笑了一會。各去安寢。當晚無有話說。不意光陰迅速。忽報各處府第均已修造得齊整。衆弟兄各進本宅居住。惟有那張毅雖有府第修造完美。他却不去居住。仍與李廣相隨。這且不表。再說雲璧人。這日正在府中納悶。忽見家丁報進說道。老太太已由淮安到了。雲璧人聞報。趕即迎接出去。早見一乘大轎。抬到前廳。當下僕婦丫環將范夫人扶下轎來。接着又是兩乘小轎。便是雲璧人兩個姪人。也由于環僕婦扶下了轎。雲璧人就扶着范老夫人進了內室。參拜已畢。夫人坐下。便向璧人說道。我兒久戀他鄉。不思老母。雖說今日功名成就。你終脫不了個不孝之名。你豈不知父母在。不遠遊。爾父雖已去世。尚有我老母在。爾竟違背聖言。只戀朋友。不思老母。而况我所生。只有一子一女。爾妹子至今杳無消息。又不知他死活存亡。爾再遠遊不歸。怎不使爲娘的有倚闥之望。我兒呀。你真對不起爲娘了。說罷。長歎不已。雲璧人此時趕着跪下說道。孩兒久違膝下。有缺晨昏。實是罪該萬死。惟妹

子的消息。雖未會打聽實在。據蕭子世所言。將來一定可見面。母親切勿憂煩。范氏夫人問道。這蕭子世果係何人。他怎麼知道你妹子尚在。將來還可與爲娘的見面呢。你且站起來。可細細告訴爲娘的知道。雲璧人答應。站起身來。立在一旁。便將蕭子世所說各節。細細與范氏夫人說了一遍。范氏夫人道。但願蕭君之言靈驗。爲娘的雖死也可瞑目了。雲璧人道。蕭子世靈驗如神。毫不差謬。將來定能如他所言。范氏夫人道。但願如此。說罷。只見兩個姬人上來。給璧人行禮。璧人用手扶起。范老夫人復又說道。我兒不在家中。爲娘所有各事。還可虧他二人細心服侍。不然爲娘的更無所適從了。璧人道。這是二人應爲之事。何勞母親掛齒呢。母子談了一會。又見外面家丁將衣籠物件皆搬了進來。當即分別安置。定妥了光陰。易過。早又是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大家用過晚膳。先將范夫人服侍安睡。然後璧人便進房。就與那紅袖添香兩個姬人。暢敘闊別情形。雲府骨肉團圓。自是一件極大喜事。合家歡樂。自不待言。却觸惱了一個百戰沙場。功高麟閣。易釵而弁的佳人。這日楚雲聞說雲夫人已經到京。他心中好不悲痛。便自倒入羅幃。涕泗沾襟。暗暗歎道。我的娘親呀。可知道兒在目前。不能面認。親顏咫尺。一似旁人。孩兒不孝之罪。莫大於此了。呀呵。吾那親娘呀。孩兒之罪。既大且極。孩兒還有一件爲難之事。明日諸位盟兄。盟弟來約孩兒前去參拜。那時若以親娘當作同盟。伯母一般看待。怎教孩兒忍心處此。且令孩兒設身處地。怎能不痛徹心腸。萬一因傷病之餘。表裏行藏。爲人識破。不但爲衆人嘲笑。還恐罪犯欺君。這怎教我如何處置呢。復又恨道。咳。這也顧不得許多了。且把欺君之事。放在一旁。明日認了母親。再作道理。天下事是盡忠難盡孝。全孝便不能全忠。我與其就不孝而全忠。何如就不忠而盡孝。而况不忠或不得盡孝之義。未有不孝而能全盡忠之名。我志已堅。我心已決。雖將來功封王位。也不能顧這勳名了。那知才想到此。忽又動念道。呵呀。楚卿呀。你敢是胡思亂想。在這裏作夢不成麼。既爲國家棟樑之臣。何能復作閨中女子。若是一朝變易。豈不笑殺朝中文武諸臣。雖然孝道有虧。也只好忍而處此。改變的事。是萬萬不能做的。頃刻間萬緒千頭。毫無定見。真個是芳心一片。猶如萬箭攢來。又想了一會。才算按定心驚。細細想道。楚卿呀。你平時聰明自許。怎麼現在如此糊塗。明放着有個兩全之計。爾自做去便了。明日母親若是認不出。我便喬妝一世。了此殘生。設若母親爲我思念難忘。萬分苦惱。我便瞞着諸人。暗自己去認也。可差慰老人之心。如此行來。有何不可。我何必儘在此胡思亂想。徒亂心緒呢。想至此間。方有定見。當下拭了淚痕。出了羅幔。一旁悶坐。却好伴蘭小使送進茶來。一見主人兩眼俱是通紅。煞是疑惑。畢竟伴蘭會問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小嬌娃強忍背親娘 賢舅氏痛極思甥女

話說伴蘭小使見楚雲面帶啼痕，知道他心中定有一件淒楚之事，却不敢動問，只得放下着茶而去。一會子擺出晚膳，楚雲勉強用了少許，即便歸寢。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李廣等人竟是前來約他同往雲府，拜見雲老夫人。楚雲只得相隨同去。不一刻到了雲府，璧人接進坐定，李廣備言一切。璧人便進內稟知，雲老夫人登時也就來至大廳。李廣等參見已畢，雲老夫人相謝一番，請各人坐下。李廣細看雲夫人目角眉梢，頗似楚雲模樣，又與璧人大略相同。復又將楚雲看了一遍，楚雲也與雲夫人的面貌不甚相訛。心中暗暗稱奇。此時楚雲可實在忍不住悲傷兩字，八載相離一朝見面，而又不能公然面認，只得暫忍悲傷，藉觀兩旁的字畫。所幸雲夫人與諸人稍敘了兩句寒溫，就進入內室。這日雲璧人便留李廣等午飯。大家直飲到紅日西墜，方才散去。過了兩天，先是駱熙與木林將駱老夫人與秋霞小姐接到，當即至范府中居住。駱夫人與范夫人頗稱相得。范小姐與駱小姐亦復情投意合。李廣等眾兄弟聞說駱夫人已到，也一同來至范府，拜見駱夫人。這也不必細表。又過了兩日，徐府李府兩家的家眷，並隨同錢老夫人、白老夫人、甘氏太太、洪老夫人，一齊都到。當下人夫轎馬，歷亂紛紛，便即來李府，分別安置。錢老夫人與錢小姐仍在李府住下。其餘各回新造府第，惟有徐府仍與李府並排外面，雖是兩道大門，各是各家。內裏還有門可通。與杭州府第無二。算是忙碌了兩日，粗有規模，箱籠物件，亦復安設妥當。到了次日，楚雲便先自一人到來。當下便問李廣道：「頃聞大哥與徐府兩家的家眷俱已到來，如何家母尚不見同到？」小弟甚是疑惑。李廣道：「賢弟勿慮，容愚兄一問便知。」說着便走進去，向他母親問了一遍，復又出來與楚雲說。賢弟因伯母執意返金寧，收拾家事，是以家母先至，言不日來京。那時賢弟相會不遲。楚雲聽罷，快快而去。不提。且說雲夫人既已來京，他的胞兄范其鸞聞知，特於次日同夫人至雲府相會。雲夫人聞報，即命璧人請入內廳，相見禮畢，獻茶落座，略敘別後情形，俱各歎惜不已。范相忽道：「目下有一奇事，妹妹知道否？」雲夫人問道：「哥哥有何奇事？」范相手理長鬚，一聲長歎道：「妹妹你可記得妹夫在日與兵部尚書李公契好？那年元宵佳節，吾妹去李府賀節，李夫人與吾妹酒席間會議及兒女姻事。吾妹會將甥女顰娘，允配李公子甯馨，即爲室。糜雲夫人驚訝道：「事誠有之，何以吾兄現在提及？」答道：「非因甥女有了消息，只因英武伯李廣是當日李公兵部之子，他却就是甯馨兄在河南會於閒談中得其名字。現在李廣有如此功勞，眞爲國家棟樑。吾那甥女若果在此，則一對玉人的夫婦，豈不令人可羨？只可惜顰娘杳無音信，不知生死存亡。天地間竟有如此缺陷之事，豈不令人可歎可

惜雲夫人一聞此言。登時痛入心腸。兩目流淚。因卽恨道。前日我見李廣那一表的丰姿。真乃當世英俊。那知他便是甯馨。吾却不怪他無情。只可恨李夫人不念前言。竟爾忘却。聞得去年十月。已另爲甯馨兒花燭完姻。自古道君子一言。斷難更改。今旣爲他兒子另娶。設若顰女歸來。難道給他作小星不成麼。若說不配與他。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能另配他人。好不令我恨殺人也。說著不禁嗚咽。哭泣起來。范相在旁。便帶笑道。吾妹如此所爲。真是婦人見識了。當日雖有此言。旣未請冰人。又未行六禮。而况自談之後。妹夫卽告病罷休。回淮安原藉。李公又遠任而去。兩邊總無音信。這許多年來。彼此均未道及。怎怪得李夫人忘却前言。而况他家又一脈單傳。怎能不急速完娶。爲續嗣之計。你可真錯怪人了。况且顰娘又杳無音信。李家卽便守定前說。你此時可有個顰娘給他完娶呢。吾不恨別事。只恨顰娘不知去向。無此造化。配這一個少年公子。蓋世英雄。雲夫人聽了這番言語。也覺有理。便自無言可答。惟有璧人在旁。聽見暗自驚道。原來吾妹自少配與李廣盟兄弟。一面暗想。一面上前向他母親前勸慰道。母親勿切過慮。須知蕭子世之言。斷無荒謬。將來妹子定可歸來。那時仍可合浦還珠。趙家返璧的。范相聞言也道。吾甥之言。甚是有理。而且蕭子世妙算神機。吾亦欽佩。將來定可確如所言。吾妹可以不必因兄一言。便尋苦惱了。雲夫人此時聽了哥哥兒子之言。雖是半疑。也只得止住眼淚。勉強破涕爲笑道。但願哥哥之言應驗。原璧歸趙。以踐前言。不過名分之間。未免參差。難定耳。范相道。且到那時再作議論。雲夫人也只得答應。便留飯。范相亦不推却。午飯之後。便卽告辭回府。隔了兩日。范夫人又帶了小姐來到雲家拜見。雲夫人見着范夫人。自家姑嫂。怎不意合情投。惟有望着范小姐這內姪女。又觸起愁懷。思念到自己的女兒。不免又感傷落泪。范夫人復又勸慰一番。本日也在雲府午飯。到日落了。方才回去。雲夫人見哥哥嫂嫂均已來過。次日便是雲夫人去往哥哥嫂嫂那裏。當由范夫人小姐迎接進去。到了內室。拜見已畢。尙未坐定。只見有個小丫頭。向着范夫人說道。駱夫人與駱小姐要出來相見。范夫人聽說。也就笑說道。我倒忘了。這是不可不請出來相見的。因卽一面叫請。一面與雲夫人道。妹妹。這駱夫人便是你哥哥所認的義子駱熙兒的嫡母。雲夫人道。便是妹妹倒也忘記此事。不會請見。正說之間。駱夫人已帶着秋霞小姐出來。先是駱夫人與雲夫人行了禮。駱夫人便命秋霞給雲夫人來見。就跟着范小姐的稱呼。也呼雲夫人爲姑母。秋霞聞命。便端端正正拜了四拜。雲夫人尙要回禮。却被駱夫人拉住。口中說道。小孩兒家見姑母行禮。應該如此。怎敢姑母回起禮來。不要折壞了小孩兒家。雲夫人見說。也只得受了。行禮已畢。這才分賓主坐下。雲夫人見駱秋霞也生得如花似玉。美貌非常。與着范小姐坐在

一起真是一對玉人。實在羨慕。就此一來。觸境生愁。雲夫人却又想起自己的女兒來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談老言姑嫂借開懷 報奇事朋友皆引恨

話說雲夫人見了駱秋霞不免觸境生愁。又想起親生之女。兩隻眼眶紅了一紅。不禁欲流下泪來。復又強忍住了。當下與駱夫人強笑說道。姐姐你好福氣。生得這一位如花似玉的姪女兒。但不知會許字人家麼。駱夫人未及答應。范夫人在旁說道。現在雖未大定。却已將近成功了。雲夫人道。是那一家。的公子。范夫人道。便是護國公桑黛。說至此。偶一回頭。已見駱秋霞拉着范小姐退回房內去了。雲夫人笑道。終是女孩兒家的心事。一聞道旁人談及代他們做媒。他們便怕羞起來。其實生個女孩兒家。終久都要配人的。這又有什麼羞愧麼。范夫人道。便是如此。回想起來。實也可笑。不是愚姐談你的老言。我會記當日。將你許配我們雲姑老爺的時候。才代你試這一門親事。你就終日躲在房裏。再也不敢出來。連飯也不肯喫。叫了頭請你喫飯。你還將了頭罵個不休。其實與了頭何干。代累他們無辜。受你那一番痛罵。至今想起來。着實可笑。駱夫人在旁也笑說道。怪道雲姐姐衛護他們兩個女孩兒呢。原來他是知道這甘苦的。這真可謂推己及人了。說罷。三人笑個不絕。連那些了環僕婦也笑起來。內中有兩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却也生得甚是伶俐。却在一旁同笑。范夫人見他兩個也是笑個不止。因即借他們發揮笑道。你們這兩個就很大方了。我可很歡喜你兩個大方。這做媒把婆家的事有什麼怕羞。你們兩個年紀也不小了。眼見得也要嫁人了。那時可不要像你們兩位小姐。一聞做媒的話。便羞搭搭的躲起來。更不要像姑太太終日躲在房裏不出來。連飯總不肯喫。那兩個丫頭見范夫人指着自已說了這種話。也不禁羞愧起來。面紅過耳。登時攜着手背轉臉來。一溜烟跑入小姐房裏去了。此時雲夫人。范夫人見那兩個丫頭跑去。都不禁一齊大笑起來。看官。你道范夫人是首相的一位德配。如何這般風流調笑。戲謔起來。諸公有所不知。范夫人又何常如是性情。只因當時見着雲夫人看了自己的女兒。及駱夫人的小姐。不禁觸起他的思女之心。恐他過於傷感。因拿着這些話代他解悶。大家笑了一回。爲時已是晌午時分了。丫環僕婦早已擺出酒來。當下范夫人就讓駱夫人上坐。駱夫人再三不肯。要讓雲夫人首座。雲夫人道。豈有我的娘家。我反僭姐姐的坐位。天下斷無此理。駱夫人說。雖然如此。小妹終是常住這裏。姐姐乃是遠來。該當上坐。雲夫人道。姐姐雖然當坐。這裏究竟是個客。小妹何能有僭呢。駱夫人道。非是小妹硬賴。我姪兒既爲這裏的兒子。小妹也就算與這裏

是一家人了。姑娘雖從這門裏出去，終久是人家的人。天下亦未有嫂嫂、僭姑娘之禮的。雲夫人還要謙讓。范夫人只得說道：我看你們二位不必謙了。我有一言，以定坐次。朝廷尚爵，鄉黨尚齒。我們照鄉黨例，以定坐次如何？因此才算不讓。原來駱夫人比雲夫人年長一歲，當下就坐了首位。雲夫人對面相陪。上橫頭。范夫人自坐。下橫頭，便留與兩位小姐。此時兩位小姐尚未出來。范夫人便教丫頭去請。不一刻，兩位小姐俱在下橫頭坐下。就有使女斟上酒。彼此便飲起酒來。酒過三巡，又談了許多已往之事，及河南救駕之事，飲了好一會。方才喫飯。用飯已畢，梳洗又畢，仍談了一會。雲夫人便告辭回家。范夫人駱夫人范小姐駱小姐直送上轎，方才退入後堂。話分兩頭。再說這日，正是三月朔日。在京文武各官禮宜上朝覲見。是日五鼓，李廣、楚雲等一衆功臣俱皆上朝。武宗臨朝，文武趨叩金階。山呼已畢，分班站立兩旁。忽見武宗在上宣旨道：今年正逢壬辰正科會試，所有正考官，即著范其鸞去。副考官著鄭峯去。同考官第一房著殷霞仙，其餘十七房，均各各點出當時。范相與鄭峯學士殷霞仙翰林等，便皆俯伏金階謝恩。武宗又宣諭道：此是搶才大典，卿等務各細心較閱，拔取真才。范相等同稱遵旨。武宗說罷退朝。各官亦復散朝。范相鄭學士殷翰林等一班主考同各考官當即各回府第料理入闈校士。外面也就知道他們三人點了正副主考及第一房同考官。所有各處士子，也就預備進場考試。徐文炳、徐文俊二人知道此事，更是驚喜無限。這且不表。且說李廣等退朝之後，雲璧人便同着李廣、楚雲一起，到了李府，進入書房。大家坐下。家僮送上香茗，只見雲璧人向李廣說道：大哥小弟告訴你一件奇事，真是奇異非常。李廣聽說，急急問道：賢弟有何奇事？見示。璧人未言，先將雙眉一蹙，又長嘆一聲。然後說道：此情委實稀奇，料想吾兄也不知其中究竟。舍妹顰娘自幼失落於今八載，不知現在何方。李廣道：令妹走失，音信全無，是我最惱之事。但須打聽消息，或可有令妹歸來。賢弟所說稀奇之事，莫非就因此麼？璧人道：此却不算稀奇。小弟所謂稀奇者，却另有一事。大哥切莫見怪。小弟卻有一言要動問大哥。李廣道：但說不妨。有何見怪？璧人道：大哥乳名，可是喚作甯馨麼？李廣道：愚兄乳名正是這兩字。賢弟想是聞得令舅談及的。璧人道：正因家母舅前日談及大哥的尊名，內中却有一段原委，便是小弟當日也是毫不知道。昨日聽家母與家母舅談及至此，小弟方才得知。原來舍妹自幼經家母與老伯母會於元宵佳節，在尊府酒席之上，面與伯母議定婚事。以舍妹匹配大哥。吾料大哥也絕不知道這段原委。此時楚雲在旁一聞此言，登時頰暈紅潮，心驚意亂。暗道：原來當日尚有這番情事。幸虧我前日不會認着母親。倘若日前把母親相認，找母親一定要依禮行事，將我于歸於他。那時豈不令諸位盟兄弟笑煞。猶幸我

有先見之明。不致被人笑話。正在那裏暗想。忽聽李廣一聲大叫。拍案說道。呵呀。奇哉。愚兄竟不知有這件事情。非賢弟今日言出。真令我夢夢一生呢。家母亦未告知。那知我竟是幼年會聘令妹。但不知當日有何聘物。璧人道。據母親云及。並無聘物。也未行盤下禮。但不過有此一言便了。李廣道。雖未行盤過禮。但千金一諾。豈有改移。自愧荒唐。先諧鳳侶。怎令愚兄有何面目見人呢。尚乞賢弟自今至後。除楚賢弟而外。慎勿爲他人道了。說出來在知之者可恕。愚兄委實不知就裏之事。在不知者反要責備。愚兄背禮背義。到那時愚兄豈不成了一個罪人麼。萬一有日令妹歸來。也好另締良緣。再聯佳偶。都算愚兄辜負令堂一番美意。如果良緣不散。請結再世之緣便了。說罷長吁不已。璧人也吁歎道。大哥不必如此。還不知舍妹可否歸來。萬一竟如蕭子世所言。那時再作商量便了。李廣此時也不便回答。是否只得唯唯而已。璧人說罷。即起身告別。李廣相留不住。只得相送至二門。回到書房。見楚雲斜坐金交。若有所思之意。一見李廣進來。也即告別。李廣那裏肯讓他走。即便上前一把拉住他衣服。說道。賢弟。你也要如此急迫。却是何故。璧人雖走。你却不可再去。務要飲酒與我消愁。楚雲道。飲酒自飲酒。消愁自消愁。何必定要爲弟在此奉陪呢。李廣道。賢弟豈不知勸君共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這兩句詩麼。酒如獨飲。不但不能消愁。而且愁加上倍。所謂獨酒不可飲。又道舉杯消愁愁更朝。即此之謂耳。而况賢弟在前。既朝夕不能離。以後亦須旦暮共處。方不致惱人情思。若竟或散或聚。若即若離。未免辜負愚兄一番深意了。李廣說了這番話。雖是信口而出。並無他意。楚雲聽了。却不能不疑惑起來。畢竟楚雲可肯留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癡郎抱恨倩女離魂 士子多愁考官卓識

話說楚雲見李廣說了這一番話。心中暗道。此人心術漸漸不正。屢次以言挑我。今日聽了哥哥之言。更覺說的話有些不倫。難道他已識破我的行藏。若不趁此杜絕。恐由漸而入。那就不可思議了。因正色說道。吾兄之言差矣。朋友相聚。本是個聚散無常。若據兄言。豈有常聚不散之理。不必說是朋友。就是夫妻父母。也是勉強不得。若即若離。冥冥中自有定數。原知歡會都是好事。若竟勉強行事。恐亦爲造物所忌。而况君子之交淡如水。性淡故能常。倘過於濃厚。情意便難免因濃而淡。天下事滿則招損。復極則剝。此一定不移之理。惟望吾兄以坦坦處之。方好。李廣道。非是愚兄定要留賢弟在此。弟豈不聞璧人之言。如此情形。怎不令愚兄惱悶。愚兄生性正直。無一毫缺陷事。忽然惹出這一段公案。萬一雲娘他日回轉。那時就叫我就這一段姻緣。還是不就的好呢。若是就了。我已詩賦關雎。怎能令人屈爲女室。

若是不就，竟使雲娘守那從一而終之志，心同金石，節凜冰霜。又豈不令我徒呼負負，賢弟，你想想看，怎令我不正煩惱，殺廢調停麼？所以欲留小弟在此小飲，正欲破此愁，何賢弟竟不見諒也。楚雲見他向着自己說了這一番話，真個又悲又喜，悲的是這等才郎女貌，不能成就良緣，未免一生辜負，喜的是李廣是個情種，不肯有負前言，實是難得。因此一回暗想，不覺心搖神蕩，面泛桃花，一朵紅雲直飛雙頰，自知心蕩復趕着按定神色，強顏笑道：據吾兄所言，原知事屬兩難，但據小弟看來，亦未免情癡太甚。雲娘自幼走失，於茲已經八載，蹤迹既無，音信亦杳，存亡死活，皆不可知。即使有日歸來，在當日既無媒妁之言，豈現在不尊父母之命，就使他靈樁已謝，萱室猶存，況且尚有胞兄，他又何能自主？尤有一說，吾兄聘彼既難預知，又安知他字君竟能得悉麼？況且雲老伯母既知吾兄已經另娶，却又何肯使其弱女爲君次妻？雲娘不歸則已，如果歸來，他母親定然代他另擇佳婿，好在當日既未行盤，又未過禮，斷不能如吾兄這樣癡情的。李廣聽了這一番話，也不免自悔失言，紅漲於顏，因又向楚雲說道：愚兄今日之言，只賢弟知之，却不可爲外人道及一字。不然愚兄又將爲衆人戲謔不堪了。他人尚可，惟有桑張兩弟最是嘻皮，設若被他二人知道，嘲笑起來，那時愚兄真個是難乎爲情呢。楚雲也就笑道：吾兄亦尙畏人之多言麼？二人正在閒談，外面已擺進午飯，於是二人便入座用飯。此時並未飲酒，午飯既畢，却好蔣逵到京會試，同那蔣貌齊來拜謁李廣，當下李廣與他施禮已畢，分賓主坐定，正敘寒溫，又見張穀走了進來，蔣逵與張穀也就行了禮，接着徐氏兄弟由西宅內走過來，當又彼此行禮一番。李廣心中甚樂，即命家丁又去將桑黛諸人請來，是日擺筵宴，直飲到二更以後，方才散席，各回府第而去。李廣送了各人到了內室，見了老母，又將自幼聯姻各節悄悄的與他母親問了一遍。李夫人也是驚歎不已，因道：兒呀，當日本有此事，後來因爲你父遠宦他鄉，不會下聘，又因雲公告病回鄉，久無音信，不意雲賢姪即是顰娘之兄，這事從那裏說起？爲娘的只以爲他久無音信，必然易字他人，所以才代你聘下錦雲媳婦，又豈料顰娘失落他鄉，已經八載，萬一他日回轉，只得再作理論便了。李廣此時也無話說，惟有唯唯而已。李夫人又道：兒呀，現在時候已不早了，爲娘的也要安寢了，兒亦可以去睡，却好洪錦雲也走了進來，當時服事李夫人安睡已畢，李廣便與洪錦雲回房話分兩頭，再說楚雲回至家中，整整胡思了一夜，不會合眼，暗自想道：李君如此多情，真實令人可羨，只怕恨事已如此，挽回不來，惟有將一段良緣留之再世，與他相結罷。今生只得辜負他這一種恩情了。晨轉反側，直至天明，方才朦朧睡去。到巳末午初時分，才睡醒來，梳洗已畢，却好家丁報道，說是楚夫人已到了。楚雲聞言大喜，立刻迎接出來，走到前廳。



太夫人已經下轎，當帶了環僕婦扶入後堂。楚雲拜見已畢，楚太夫人便挽着楚雲的手，欣然說道：「兒呀，可喜你少年封侯，榮宗耀祖，正說之際，那旁走上余媽給楚雲行禮，接着又有鄉村婦人張氏，並率領着詠香來與楚雲請安。楚雲忙呼免禮，又將詠香看了一會，覺得比在劉彪家的時候，格外體態輕盈，風流俊俏得多了。當下母子二人坐定，略談了些別後的事情。外面衆家丁已將行裝物件紛紛發了進來。楚雲指了衆人分別安置，足足鬧到黃昏時分，才算料理妥當，又停了有一刻，擺出晚膳。母子兩個用畢，楚雲便請太夫人安寢，暫且不表。再說次日已是三月初七，各省舉子皆進場會試。此時范相與那鄭學士、殷翰林、正副主考及一衆同考官俱已入闈。各舉子進場以後，封了闈門，到了初七日夜間，題目紙發下，各舉子接題行文，凝思構想，咬文嚼字，擺尾搖頭，著意精心，將三篇文章先起了草稿。然後騰清恭楷繳卷出場，接着二場經文，三場策論，共計九日九夜，各舉子三場完畢，先休息兩日，又往各處景勝地方盤桓兩日，然後便住在客寓內等候發榜。每日在寓無事，惟有將那場中所作的文字取出來看，一回談一回，又細細咬嚼了一回，因此有自命奪魁的，有不作二人想的，有倖邀一第之榮的，更有朋友往來，便相互看，你讚我，淋漓滿飽。我誇你，朗潤清華，還有一種自命不凡之人，狂詐無知之輩，只誇自己文美字精，任意貶薄他人。再其次如那王孫公子，仗祖上的基業，父母的錢財，在鄉試的時候，仗作孔方兄的勢力，請人搶替，買了個現成的舉人，到了會試之期，挾資而往，籍覽京華春色，三場已畢，到有一層好處，不似那書癡終日在寓咬文嚼字，高誦場中作，却終日尋花問柳，飲酒徵歌，衣服華麗，招搖過市，好在他雖屬考了三場，依舊不廢他半點心，血榜發之從幸而得中，亦足以炫耀鄉愚，卽是名落孫山，也不過拋却幾許銅臭，不算什麼大事。況且有爲他作馬牛的，在那裏耕田耨道兒，這樣便宜事，亦何樂而不爲？看看榜期將近，所有那些會試的士子，個個都在那裏盼望榜花。徐文炳、徐文俊兄弟二人，也是終日煞費猜疑，自思自慮，迷離恍惚，刻不能安，却有一件自信文字精純，尙不至名落孫山之外。這日正在發榜之日，徐氏兄弟一早起來，連飲食都不耐煩，下咽一會兒，睡倒一會兒，爬起又一會兒，徘徊躑躅，再一會兒，相對無言，由早及晚，皆是如此。雖有李廣等在此相陪，終覺得毫無趣味。看看二更將近，依舊是杳無信息，到人間，於是徐氏兄弟相對咨嗟，長嘆不已。這一個說道：「夢醒了，醒了，又是一回辛苦。」那一個說道：「絕望了，斷望了，且等三年再來。」二人正在短歎長吁，引得李廣等一班同盟諸兄弟，莫不個個暗中捧腹，忽聽一片鑼聲，由大門外敲進，接着喧嚷之聲，不絕於耳。大家正欲跑出去看，只見門下報進氣喘吁吁進來，說道：「恭喜三公子高中第三名進士。」這句話方才說完，徐文俊正是樂不可支。

當即喜形於色，就是合府人等，也莫不歡喜非常。惟有徐文炳坐在一旁，也不長吁，也不短歎，只見他面色如紙，呆若木雞，低着頭一言不發，只是望他。大家看見又是好笑，又是代他可憐，都道：功名得失，人孰無之？惟有他却過於矜持了。旁邊張穀插口說道：這也難怪文炳兄如此，只說得這一句，下言尙未說出，忽聽嗎的一聲，徐文炳大哭起來，大家倒被他嚇了一跳。方欲向前勸慰，又聽得鑼聲響亮，敲進府中，畢竟徐文炳會否中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徐文炳北闕點狀元 范其鸞東牀擇佳婿

話說徐文炳正在大哭之下，又聽得一片鑼聲敲進門來。此時徐文炳已住口不哭，凝神側耳向外靜聽。霎時間高聲報道：錢塘徐文炳高中第一名會元，速速出來開報。徐文炳一聞此言，登時破涕爲笑，趕着站起身向外來跑。那知歡喜極了，由書房內跑了出去，一心只想着開報，却忘記書房門口有一道門限，走到這裏，忽忽而出，不曾大跨左腳，失在門限上一絆，就這一傾，早已傾出房門，足足傾出有一箭步遠近，直傾到院中間，方算立定脚步，險些兒跌了個面磕地。面門上要掛紅，大家這一笑，非同小可。徐文炳也自知歡喜太過，不免漲紅了臉。當時在提塘的手內，將喜報接過來，擎在手中，這才緩步進內，開拆已畢，供奉已畢，外面書斗堤塘吵鬧喜錢，嚷嚷紛紛，鬧個不已。接着兩家之人，又紛紛過來給他道喜。徐夫人當即請李廣開發了喜錢，堤塘書斗走過之後，只見楚雲、桑黛、雲璧、人駱、熙、木林一班兄弟，也到此處道喜。此時桑黛開口說道：吾就要去的，我的妹丈也中了第二名了。大家一聽，更加歡喜。桑黛說了兩句話，即便告辭去。往蔣達家幫忙。這裏整整忙了一夜，到了次日，所有親戚紛紛而來，恭賀。真是馬龍水車爛，其盈門。徐府也預備酒肴，大開筵宴。三日之後，就是殿試之期。是日五鼓，徐氏兄弟即便攜帶筆墨，上朝聽候殿試。不一刻，靜聽三響，聖主臨朝。所有中式的貢士，一個個趨蹌而入。聖主點名已畢，各人席地而坐，不過片刻，欽命策題頒發下來。各人屏氣斂容，悉心對策。真個是胸羅經濟，筆走龍蛇。不到半日，均皆對策已畢，恭呈御覽。武帝細細校閱，評定甲乙。那知徐文炳又點了狀元，榜眼便是蔣達，探花即是文俊。當由了傳驢唱名已畢，賜酒簪花，退出午門。一同上馬，有鼓樂送回府第。當下合家歡喜，自不必說。同盟衆兄弟前來道喜，還有京中那些文武官員，有從前有世誼的，有藉此想來聯絡的，擾擾紛紛，尤勝於昔。次日又上朝謝恩。隔了一日，便去遊街。這日京中看新狀元的人，真個是途爲之塞。遊街已畢，又去謁見座師。先到鄭學士家拜見，後即到范相府中。當有門官通報進去，范相知道是新科三鼎甲來見，也就登時請見。徐文炳兄弟以及蔣達趨步進內，范相迎至大廳前階下。徐蔣三人搶步上前，走入大廳，向范相行了師生

之禮。范相命他三人坐下。先向蔣達周旋了兩句。無非稱贊一番。這才向徐文炳說道。老夫自從那年奉旨到杭之後。不久便聞賢契高中解元。老夫知道賢契是將來定有高發。今果連中三元。竟不出老夫所料。真是可喜可賀。徐文炳當下謝道。門生若非恩師奉命到杭。那覆盆之冤。何時得釋。今日得蒙僥倖。皆恩師所賜。門生銘心刻骨。永感不忘。范相道。賢契也未免太客氣了。當日之事。本老夫分所當爲。賢契連中三元。自是賢契學養功深。老夫又何足挂齒。文炳道。不有恩師。門生何有今日。恩師之恩。實同再造。范相又略謙了幾句。只見文俊見他哥哥與范相說了這些話。他又想起當日叩闈之事。因此出位向范相叩頭謝道。前者福祿得仰天顏。皆蒙丞相垂憐之德。後來我主人蒙丞相超豁。老主母以福祿薄有微勞。便即認爲己子。那時福祿亦何敢妄思僭越。又蒙老主母一再賜命。福祿不敢不遵。既而又蒙小主認爲兄弟之班。又許以功名之路。今叨德庇。忝列清班。固蒙老主之恩。實皆大丞相所賜。銘心鏤骨。何日敢忘。范相聽了此言。始則不知所謂。既而將文俊仔細看了一遍。這才恍然悟道。原來賢契就是當日之叩闈書僮福祿。實在可敬可羨。老夫昨閱賢契之卷。頗疑筆迹與當日叩闈御狀字迹相同。却原來內中有這段原委。老夫方才明白。然現在既已爲朝廷詞臣。便與老夫同殿尊稱。又何敢當賢契切莫仍記前事。以後彼此均以師生相待便了。徐文俊復又謝過了一回。又向范相道。門生既仰恩師栽培。敢不遵命。惟恩師府中有兩位管家。范洪。范保。當日若非此二人相救。又怎能得沾恩師之德。尚乞恩師賜門生一見。謝相救之恩。正說謝他二人相救之恩。却好范洪。范保走了進來。文俊便欲上前致謝。范相一把拉住道。此等奴才。又何謝之有。文俊仍執意不肯。范相便與范洪。范保說了文俊的用意。范洪。范保亦連連口稱不敢。當即退下文俊亦只得說了一聲遵命。又復歸座。師生坐談片刻。徐氏兄弟便即告辭。范相遂送至大廳。徐氏兄弟再三不敢使范相遠送。范相這才退進徐氏兄弟並蔣達三人一齊上轎。出了府門。各回府而去。這裏范相見徐文炳丰采洒落。骨格清奇。甚是心許。因念及自己的女兒尚未字人。若與文炳匹配。良緣。真是一對金雕玉琢的佳兒佳婿。當下退至內室。便與夫人商議說道。下官剛才見新狀元徐文炳。生得豐神俊逸。骨格清奇。今已大魁天下。將來必不止於此。夫人。下官自想膝下只有一女。擇婿之事。頗不易易。下官想將女兒配與文炳爲妻。實在是個乘龍快意。下官之意如此。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范夫人道。相爺之言。甚合妾意。甚是美滿萬全。但不知文炳會否聘定。若已早聘。也要零有個商議。總之擇婿甚難。既訪着這才貌雙全的少年公子。却不可當面錯過。若已聘有良緣。這事似宜仍從斟酌。范相道。此事將駱木二人喚來一問。便知底細。在夫人當亦以爲然。范夫人道。且將兩個

孩兒喚來一問，再作計議便了。當下范相即着人去請駱熙木林，不一刻駱木二人進來。范相就將方才所議一節，向他二人告訴一遍。駱木二人極口讚道：「若以妹子許配文炳，真是天地生成一對賢夫賢婦，母親父親依孩兒的意見，竟是早定爲是，不要人家捷足先得才好。」范相聽他二人這句話，知道文炳尚未聘定，因問道：「據我兒所言，徐文炳尚未聘定，應駱木二人齊聲答道：「未經聘定，所以孩兒願父親及早挽媒說合。」范相夫婦聽罷大喜。范夫人道：「倩誰作冰人呢？」范相道：「除却李廣，尚有何人？」明日下午官當去面托便了。說罷，又談了些閒話，然後與駱熙木林同往書房裏面。范夫人便與駱夫人閑談此事。駱夫人又觸起自己女兒這件事了，也與范夫人說及，擬將秋霞配與桑黛的話告訴范夫人。范夫人聞說，因道：「不是姐姐今日提起，小妹倒也忘却這件事了。」因就將殷霞仙也願將妹子配與桑黛，以及殷夫人提起駱夫人，曾有願把秋霞與桑黛，並請李廣先與范相說明等駱夫人到京之時，再行議定。擇日行聘，說了一遍。駱夫人也甚歡喜。當下便托范夫人道：「少停相爺進來，就煩姐姐與相爺一言，明日相爺去英武伯府中，等將姪女的事談過，請相爺提起一句，小妹是早已心許的，便請桑公子擇日下聘便來。」范夫人答應，晚間范相進內室，范夫人將所托之話與范相言明。范相道：「這也極其順便，我定託李廣去說便了。」一宿無話。次日范相用過早點，便去親拜李廣，到了李府門口，當有家丁投進名帖。李府家人見是范相來拜，那敢怠慢，也就飛報進去。李廣聞報，即刻出來迎接。將范相請入書房，行禮已畢，分賓主坐定，有人獻茶已畢。范相開言說道：「老夫特來奉拜，有兩件事相懇，賢姪幸勿見却。」李廣道：「老伯有何事見教，即請吩咐。」小姪敢不遵命。范相道：「第一爲駱秋霞之事，前者賢姪本有等駱夫人到京之後，便令桑賢姪擇日行聘，昨日老夫已與駱夫人言過，駱夫人也甚以爲然，特囑老夫前來與賢姪說，就請桑賢姪擇日行聘，早定此事，免致時掛於心，想賢姪當亦以爲不謬也。欲知李廣答應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狀元郎選能中雀 丞相女喜得乘龍

話說李廣見范相談及駱家婚事，當下就說道：「便是小姪也會思及於此，本擬早晚即去通知，今日既蒙老伯見示，小姪明日便通知桑黛便了，只才有一件，那第二件有何見諭呢？」范相道：「只因老夫有一小女，尚未字人，昨見文炳賢契，實在丰姿磊落，器宇不凡，老夫擬將小女願奉箕帚，所以特來請賢姪做一個蹇修，想賢姪當可見允。」李廣見說大喜，道：「令小姐既未字人，與徐賢弟訂爲絲蘿，正是天造地設。」小姪當得遵命，願爲冰人，將來兩家喜酒，可是要容小姪多吃兩杯的。」范相喜道：「那喜酒自然要請賢姪痛快飲的。」李廣道：「老伯請稍坐片刻，小姪便進去與徐老伯母說知便了。」

范相道亦不必如此急急。老夫明日候信罷。說着也就告辭。李廣送上轎，即便進去，與自己母親說一遍。李夫人也是大喜，即刻同着李廣過去西宅，進了上房，尙未見着徐夫人。李夫人即大聲喊道：徐大姐，恭喜你喜事連連，愚姐特來代你恭賀。徐夫人聞言，隨即從房內走出來迎接，問道：愚妹有何喜事？更勞姐姐道喜。李夫人道：恭喜你，你要定媳婦了，怎麼不是大喜呢？徐夫人道：那裏有這件事？你從何處聽來？便是愚妹正爲文炳兒，既得倖得中，思想請人代他將就娶一房媳婦。賢姐此時說這話，莫非有人代炳兒作伐麼？李夫人道：賢妹不必你請別人，只須請一請愚姐，我包代你家令郎，結一門家世也好。人品也好，性情也好，一個美貌十全的好媳婦，做一對才郎女貌，何如？徐夫人道：既如此說，愚妹敢不遵命。但是如何請法呢？李夫人道：現在只要你請我吃一餐好好的飲食，隨後多請我吃些酒就是了。徐夫人道：這是極容易的事，就請你給炳兒作成了罷。現在意中果有一家在麼？李夫人道：如果無有人家，愚姐何能說這句冒昧話？正爲有人前來代你姪兒作伐，剛才走還未有一刻呢。徐夫人道：是那家？李夫人道：就是你家令郎的老師。徐夫人道：莫非就是范相麼？李夫人道：被你猜着了，正是范丞相。徐夫人道：范丞相代那家小姐作媒？李夫人道：他到不是代人家小姐作伐，可是認准你令郎爲乘龍快婿了？賢妹你可允不允了？徐夫人道：賢姊不必將愚妹作要罷。他一個堂堂宰相，豈有將女兒與我作媳婦呢？李夫人道：你莫非不允麼？徐夫人道：我什麼不允？只恐我那個炳兒沒有此造化。李夫人道：誰叫令郎連狀元都中了，怎麼沒有造化？娶宰相女兒呢？這是賢妹太謙了。徐夫人道：果有此事，我如何可却？李夫人道：實有此事，所以愚姐來代你恭賀的。徐夫人道：真有一此事麼？李夫人道：誰來哄你？因將范相與李廣說的話，告訴徐夫人一遍。徐夫人真是喜不自勝，因又向李廣問了一遍。李廣又將范相來意言明。徐夫人自然是千願萬願，當時就答應。請李廣爲媒。先至范相處，那裏說明再行擇日行禮。李廣當下答應退出。李夫人又着人去喊文炳，不一刻文炳進來，代李夫人請了安，站立一旁。李夫人笑道：賢姪，恭喜你，你要娶媳婦兒了，你可要代我多磕兩個頭，要謝謝我這伯母的。月老文炳聽了此言，不知何謂，只羞得面紅過耳，低着頭一言不發。李夫人又笑道：你看你一位狀元郎，還如小孩兒一般。聞說給你討親，你便這般羞搭搭的。我實告訴你罷，你家那位老師看中了你這位得意門生，選中了你做一個東床坦腹了。剛才特爲前來使你哥哥代你們來作伐，你母親已允下這門親了。明日你哥哥就往范府回話，以便擇日行聘。你此時怎樣說？還是給我叩頭作謝禮，還是好好請我吃一頓飲食作謝禮呢？徐文炳聽了這句話，真是又羞又喜，只見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仍是一言不發，站在那裏，還是徐夫人代他說道：伯母

不必將他作耍了。等他到完姻的時候，再叫他多多代伯母叩頭。今日我便先請了吃酒罷。正說之間，文亮、文俊也走了進來。先給李夫人道謝，復轉身給母親道喜。又給文炳道喜。原來他們二人剛才聽李廣說，故此趕着進來。當下李夫人見了他二人，却先與文俊說道：「賢姪，你是不必請人做媒的，眼見得要抱兒子了。到我這二姪何日才有人代他作伐呢？」文亮也被李夫人說得面紅過耳，不發一言。惟有文俊在旁說道：「伯母，母親在上，這天緣之合，實非偶然。會記得當日大哥叩闈之事，雖虧范家總管引薦，大哥得伸了覆盆之冤。後來據范保所云，范相只有此一女兒，如拱壁、愛若掌珠。一聞孩兒有此叩闈之事，范相尚不肯輕准。多虧小姐從中解說，竭力成全。范相聽信弱女之言，方才允許。就此看來，豈非天假之緣麼？」說着，又向文炳說道：「哥哥得此一位賢慧嫂嫂，在小弟看來，須要將他早晚燒香闈房供奉。不但將他作心肝般看待呢？」文炳見說，兩頰飛紅，若作帶怒說道：「豈有此理？你也將哥哥作耍起來。好不知敬重。說着就借此味退出外面。」文亮、文俊就隨了出來，回到書房。自有一番取樂。這裏徐夫人聽了文俊這番話，又與李夫人談說了一會。李夫人道：「這也是天緣湊合，勉強不來。真個為賢妹可喜。將來三對佳兒佳婿，再添上幾個孫兒，晚景之樂，便是愚姐也修不到賢妹這樣的。」徐夫人道：「雖然如此，算起來還是虧文俊兒那一番辛苦。不然如何能有今日呢？」李夫人道：「此話到是不錯的。」當下談談說說，徐夫人留李夫人在此午飯。直至飯後，方才回府。李廣自與徐夫人說明原委。出來之後，本思明日去范府討回信。後又想道：「徐家伯母既已允許，我何必定要待到明朝？」不若今日就去回信。使他早早放心。又何不可？」心中想罷，午飯之後，即便騎了馬，往范府而去。不一刻到了范府，報進名帖。范府家丁見伯爺來拜，那敢怠慢。即刻就通報進去。范相開報，即刻就相請。李廣進入書房，行禮已畢，分賓主坐定。有人獻上茶來。李廣即開口說道：「今朝面承尊諭，老伯去後，小姪便與徐家伯母說知。徐家伯母心中感無極。不過寒素家風，特恐仰攀不上。既蒙不棄，敢不遵命。故此先令小姓趨前報命，以報老伯厚意。改日再為擇日行聘便了。徐老夫人並囑小姪多多致謝。范相見說，好不歡喜。當下便謝道：「此皆冰人之力也。只好隨後再謝了。」李廣道：「小姪不敢望謝，只求老伯多賞些美酒，與小姪一醉，便感仰感賜了。」范相道：「賢姪放心。屆期的時候，請賢姪在舍痛飲，不算定送二十罈到府。與尊府合家一醉，何如？」李廣笑道：「有此佳釀，尚復何求呢？」說着，便要告辭。范相道：「今日老夫却要屈賢姪小飲，幸勿見却。李廣不便推辭。當即答應，却好駱熙木林走進來。彼此略敘寒溫。李廣又當面與駱熙說明秋霞之事。駱熙也道：「皆仰大哥全福。」李廣道：「愚兄從此這喜酒是飲不盡了。」大家笑說一回，好不快樂。李廣直至用過晚膳，方才回府。范相將李廣

送出，便進上房，與夫人說道：「今日李廣賢姪也來回過信了，徐夫人已是應允，只待擇吉先行過聘，下官將這一門親，結定女兒既定終身之事，下官與夫人也就了却一件首尾了。但是裝奩鍼黹，似須早為預備，光景吉期也不過遠，年內總是要迎娶的。」下官看來，爽性與秋霞小姐一齊備辦起來罷。范夫人道：「相爺之言正合妾意，俟一經行聘之後，便自預備妝奩了。」正說之間，只見范小姐與駱小姐一齊進來，請晚安。范相一見，即向兩位小姐說道：「你兩人且坐下來，我有話講，不知范相說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顧兒思婿言語叮嚀 納采問名禮儀遇到

話說范駱兩位小姐見范相命他坐下，也不敢違背，當即坐定。只見范相先向自己的女兒說道：「我兒，為父的今已代你擇定快婿，不日就要行聘了。此言尚未說完，只見范小姐臉上一紅，就要站起退出。范相道：「兒且坐，等為父的將話與你說完，不必學那世俗的閨娃，含羞畏醜，須知此乃人之大倫，有天地，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母，這又何必害羞？兒可記得當年有一福祿到此叩關，為其小主人徐文炳伸雪冤枉，彼時為父恐觸怒天顏，致干未便，意在不准。還是兒在為父面前再三代他解說，勸為父准他詞狀，代他剖斷冤枉。那知道徐文炳即是兒之快婿，今科高中狀元，可見美滿姻緣本是前生注定，人心天意，毫不自由，為父母的那時也，但知聽了我兒之言，不過代人家剖明冤枉，那知他即是今科的殿撰，又那知即是今日我們的快婿，真是意想不到。而况那福祿自從代主鳴冤之後，徐夫人感他幼年忠義，即認為己子，今科亦中了第三名探花，且皆係為父的門生，你看看此事可奇不奇？怪不怪呢？我看文炳這小孩兒，現已身入詞林，名聞天下，將來定為樑棟，這也是我兒終身的造化。范相一面說，范小姐只是兩頰飛紅，羞愧難忍，低頭不語，手弄鬢綰。范相與自己女兒說過，又向秋霞說道：「姪女，老夫也代你擇定一個快婿了，這本是你母親看中之人，昨日我也與李廣賢姪說明，請他到桑黛家使桑黛擇日行聘。我看桑黛年少風流，功高麟閣，將來也不患無封侯之位，此亦賢姪女的造化，真是可喜。」范相說了此話，駱秋霞也是羞慚難勝，面紅不語，却好駱夫人也走了進來。范相見駱夫人走進，當即退出。駱夫人此時也知道范小姐許了徐文炳，係駱熙與他說知。此時進來代范夫人道：「喜范夫人讓他坐下。」駱夫人道：「怎麼我那女兒與姪女兒通跑了麼？」范夫人道：「方才姐姐未進來的時候，他爹爹已向他二人說一大套的話，把兩個女孩說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見他們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低頭不語，如坐針氈，那種情形，煞是好笑。他爹爹要望下說，又不許他們走，還是姐姐進來，他二人才走了出去。他二人還不趁此跑了呢。」駱

夫人笑道。原來如此。這也就難怪。他二人本來都是女兒家。聽說有了女婿。皆是害羞怕醜的。范夫人道。還有一件奇事。告訴姐姐。徐文炳就是當日那個書僮福祿。叩關代他伸冤的這個人。當時我們相爺並不准他狀詞。還是你姪女兒在他爹爹面前。竭力解說。後來相爺才准。又奉旨去到杭州。代徐文炳將冤判明。那知今日文炳中了狀元。就是那福祿也中了探花。你姪女兒也許了文炳。這不是件奇事麼。古人說得好。千里紅絲一線牽。這句話實在不可不信。駱夫人驚異道。這也是五百年前早結下此姻緣的。但是愚姐有件不明白的事。如何書僮也中了探花。難道青衣也准與考廩。范夫人道。姐姐有所不知。原來徐夫人因福祿叩關之事。他兒子得慶重生。念他忠義過人。也就認爲己子。因此才得一齊與考的駱夫人道。原來如此。這徐夫人也是個極厚道的人了。難得難得。范夫人又道。姐姐你那令愛。方才聽我們相爺說道。與李廣賢姪說過。大約也不過月內。就可使桑黛擇吉行聘。便了。方才小妹還同相爺說及。妝奩一層。一俟他兩人行聘之後。就一齊備辦起來。好早些預備。免得臨時急促。並且相爺還說他二人的吉期。未必過遠。年內還恐怕要娶呢。駱夫人卽道。謝了一番。又閒談片刻。這才退出。李廣當日回至家中。便與那徐夫人商量一番。因擇定四月十二行聘。次日又寫了一封書與范相。通知他行聘日期。又將桑黛請來。令他擇吉行聘。桑黛便與李廣斟酌了一會。也擇了四月十五日。往殷駱兩家行盤。李廣便又通知殷駱兩家。並囑桑黛具帖。請武逢春爲媒。隔了數日。桑黛便備了威筵。恭請武逢春。李廣兩位大賓。是日衆兄弟除了駱熙未到。餘皆在位。歡乎暢飲。鬧了一日。接着范相也是請武提督爲女媒。李廣爲男媒。也備了威筵。請武李兩位媒人。駱熙補請武逢春。李廣那邊霞仙也就隨着相請。隔了一日。徐夫人也備了威筵。請武李兩媒人。這日徐家更是熱鬧非常。所以有同盟兄弟皆在座。他人尙不過鬧酒而已。惟有張穀最是嘻皮。酒過三巡。便向文炳笑說道。徐大哥自今以後。就要刻刻思掛在心。將來娶我那嫂嫂回來。定然與別人家加一等看待。不但言聽計從。而且要屈了膝跪拜。桑黛道。這是何說。男兒膝下有黃金。怎麼跪起老婆來了。張穀道。天下人不可拜跪。惟有徐大哥是斷不可少的。他若不是范氏嫂嫂。在他泰山前解說。則當日徐大哥覆盆之冤。又何能明。所以這恩愛定要存一番敬重感激之意。徒事敬重。尙不能以報大德。勢必要每日早晚屈膝一番。方可兼報。今昔兩番大德呢。桑黛道。怎麼又添一件大德呢。張穀道。昔日之德。成全雪冤之德。今日之德。沾潤雨露之德。這不是兩件大德麼。說罷。大家笑個不止。接着大家又笑了一回。向文炳說。文炳也無言可答。只是紅着臉聽其嘲笑而已。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大家散席。范駱殷桑徐這五家。都算將媒酒請畢。看看日期將近。男女孩俱預備行盤。



回禮無非是金銀珠寶及綵緞花紅果盒。先說范徐兩家。到了四月十二。先一日徐夫人就請了李夫人錢夫人幫同照料。將所有行盤之物。全行備齊。擺在一旁。十五日一早。就將洪錦雲接過來。同着白豔紅兩位雙全少夫人。將所有行聘之物。一件件擺入禮盤裏面。徐文俊徐文亮。分派執事家丁。俱已齊備。到了巳末午初的時分。先是兩位大賓。坐了大轎。去往范府。接着徐氏家人。一對對捧着禮盤。將聘禮送至范府。不一會已到。范相一一收畢。命人送至後堂。就令范夫人與駱夫人。將回盤各物。安排停當。復又送至廳前。排到几案之上。當下留兩位冰人。午飯。飯畢。冰人兩位。仍是先乘大轎。到了徐府。接着范府家丁。也是一對對將回盤禮物。送往徐府。而來徐夫人。也是一件件點收。已畢。各人發了賞號。又擺出酒饌。給范府家丁飲用。大家用畢。告辭而去。於是兩位冰人及衆親戚。這才上席。是晚大廳上張燈結彩。掛紫懸紅。並有一班清音吹唱。大家直吃得三更。將盡。方才散席。次日無事。到了十五這日。便是桑黛行聘日期。李廣一大早即起來。威服先到桑府。却好武提督已到。當與桑黛到了喜廳上。衆兄弟亦均齊來。一會子兒。李夫人李少夫人徐夫人徐三少夫人皆來。却比桑黛早將他妹子桑秀英接過來。料理一切。當下有桑秀英接進去。用了早點。卽料理下盤。桑黛的事。却比文炳的事又多忙兩層。却要預備三分。一分送往范家與駱熙。兩分送往殷家。晉驚鴻也在殷家。所以要送兩分。到了晌午時分。方才備全。由兩位大賓領着衆家丁。先到范府。次到殷府行聘。又殷府領了回盤。順到范府領了回盤。這才回來。當下桑黛將一概禮物收下了。發了賞號。款待兩府家丁。酒肴至晚。也是大開筵宴。請兩位冰人。以及衆同盟親戚。並李夫人等。不必細說。直到三更。方才散了席。畢竟何日迎娶。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錢夫人錯愛東床婿 楚釵玉徧求內助人

話說徐桑范殷駱五家皆行過聘禮。却又觸動了一人心事。你道是誰。原來是錢老夫人。只因見着人家女兒。大半皆有女婿。自己的女兒。却仍未許字於人。可是心中却暗暗賞識了一位。久存此意。因不便啓齒。這日却忍耐不住了。便與李夫人閒談中。談道。姐姐不知那忠勇侯賢姪楚雲。曾定下姻事麼。這句話才說來。李夫人便知道他的意思。當下就乘他話說道。妹妹不是提起這話。愚姐到忘却這件事了。楚賢姪好似仍未定親。一向來不曾聽你姪兒說及。愚姐到有了意思。擬想將我那姨娘娘女兒。匹配與楚賢姪。到也是天生一對的玉琢金雕。郎才女貌的夫婦。但不知賢妹可肯允許。否。錢夫人笑道。姐姐你好說那裏話來。愚妹若得楚侯那樣一個女婿。真是睡着的也要笑醒了呢。那有什麼不肯。但是愚妹一貧如洗。雖承賢姐另眼看待。將我母女當作一家人。終久是依人門戶。惟想楚侯嫌我貧窮。他不

願與我家結親。而况他又是一個赫赫威風的侯爺，即使仍未定親，難道將來怕沒有高大門族的小姐，與他匹配麼？所以愚妹雖有此意，怎奈自顧慚愧，不敢啓齒。李夫人道：賢妹說那裏話來？楚賢姪到不是這等嫌貧愛富的人，如果賢妹真有此心，我便叫我兒明日就去看一問。如果定下則已，設仍未定，這件事包在愚姐身上，管教你姪兒代我姪女兒成這件美事。萬一楚賢姪已經聘下，也代賢妹擇一個美貌的郎君，爲賢妹的快婿，便了錢夫人當下謝道：能得姐姐如此關心，這是瓊珠兒造化了。李夫人道：賢妹，你只管放心，包在愚姐身上。錢夫人又謝了一回。這才另談別事。次日李夫人即問李廣：楚雲會否聘親？李廣道：楚賢弟曾經言過，非才貌俱全，德容兼備不聘。李夫人道：爲娘意中到有一個人，也算得是個才貌俱全，德容兼備。我兒，你想想看，這個人可能配得楚賢姪麼？李廣笑道：母親之言差矣。你老人家也不說出個姓名來，叫孩兒怎麼知道。而况此人會爲孩兒見過與否？若是孩兒見過的，或者還想得起來，若不會見過，叫孩兒怎麼個想法？李夫人也笑道：你這話却也有理。我今告訴你這個人，你是見過的，而且你是常見的。李廣聽了此言，便細細想了，一會只是想不出這個人來，費煞苦心，再也不想不起，却好洪錦雲也在旁邊，見李廣凝神暗想，抓兒撓腮，在那裏思想，不覺的一聲笑。李廣見妻子在旁好笑，因暗道：莫非他知道這人麼？我何不問他一問呢？因問道：你既好笑，你莫非不知道此人？錦雲掩着口笑道：我不知道此人，母親叫你想，你還是想去罷。李夫人在旁也是迷迷的一聲笑。李廣看看妻子，又看看母親，見他們兩個姑媳，好似一樣心思，在這裏將他作耍，心中暗道：錦雲定然知道。我再問他便了。因又問道：你與母親如此好笑，你一定知道的，你可告訴我罷，免得我在這裏搜索枯腸。李夫人當其時就向錦雲說道：我兒，你就告訴他罷。錦雲答應道：虧你還做官呢，連常見面的人都想不起來，將來如遇幾十年前的事，可怎麼好呢？我實告訴你罷。母親說的這個人，就是姨媽家的妹妹，你想想看，可是才貌俱全，德容兼備麼？接着李夫人道：瓊珠姪女，可能配得上楚雲麼？李廣聽說，方才恍然大悟，因即笑道：孩兒真是個糊塗到底了。若說瓊珠妹妹，雖不天天見面，也過不三兩日，總要見一面的，怎麼就再也想不起來呢？若是說瓊珠妹妹的德容才貌，去配着楚雲，真是毫無差謬。母親若不提起，孩兒竟想不到這件事。母親既說出來，孩兒明日就向楚雲去說，但不知姨母可願意麼？李夫人道：我兒實告訴你，此事就是錢家姨母談起來的，他說惟恐楚雲賢姪嫌他窮，不肯與他結親，我說楚雲賢姪，恰不是這等人，只要楚雲賢姪未曾聘定，總可成功。他還有什麼不願呢？我兒，你明日就去看一踏。楚賢姪如面允更好，設若不然，你便去與他母親說，那怕他不答應麼？李廣道：孩兒明日去，大概楚賢弟也沒有什麼不允。此時

也是晚膳之後，母子姑媳，又談了一會，各去安寢。次日李廣真個獨自到了楚雲家內，一直來到書房，見楚雲斜倚金交，若有所思之狀，那一種半顰半笑，嫵媚之狀，真令人繾綣不忘。李廣一見笑道：「楚賢弟，獨在此間，何事學那美人深坐顰蛾眉？難道有什麼心事，敢是想定一個弟夫人麼？」一面說，一面走了進來。楚雲在先並未留意，忽聽此言，趕着站起身來說道：「原來大兄到此，有失遠迎，歉甚，歉甚。」李廣道：「遠迎不遠迎，到不必拘此儀節，且愚兄也不要你遠迎，惟問你何以一人悶坐紗窗，學那兒女之態，何妨將賢弟的心事告訴一二呢？」楚雲道：「這可不是笑話，我在此小坐罷了，有什麼事要告訴你。」李廣當下便坐下來說道：「賢弟沒有心事，告知愚兄，愚兄却有一件喜事要告知賢弟，還要討吃賢弟的喜酒。」楚雲道：「有什麼喜酒告訴我？」又有什麼喜酒與你吃？你這一個月中，也不知吃了許多喜酒，還想什麼喜酒吃？」李廣故意說道：「恭喜你有了婆家了，就是這件喜事，你道可要請我吃喜酒麼？」楚雲一聞此言，好不驚異，暗道：「他真識破我的行藏，不然怎麼說出這樣話來？」因即按定心神，便即說道：「大哥，難道你連日被喜酒吃了麼？」小弟與大哥拜盟以來，迄今沒有一件事不尊重于你，但大哥屢次謔言相戲，可是令人實難爲情，却不知大哥果存何心，常將小弟作耍，說時不覺柳眉帶怒，杏眼生嗔。李廣見他如此，自己說話大意，因轉話說道：「賢弟也未免太認真了，愚兄不過戲言，難道賢弟真個是易釵而弁，怕人相戲麼？」爲兄實告訴你，所爲要代你作伐，現在有一位才貌雙全，德容兼備的小姐，並與愚兄有親，特奉家母之命，前來執柯，不知賢弟允許否？」楚雲聽了這句話，暗想道：「此人屢用言探我，我若不允，必格外疑心，莫若允他下來，以杜他隱念，以全我聲名。」因說道：「不知大哥所言者何人，與大哥是何親誼？其女容貌究竟何如？」論理小弟也當受室之年，所未談及者，恐無才貌雙全，德容兼備之人耳。今大哥如此誇獎，想當不至差謬，敢即請教，以便小弟斟酌便了。如果可行，則將來的喜酒自然要請兄痛飲一醉的。」李廣道：「若論才貌，愚兄是敢信服是毫無批駁。若論門第，當年亦復仕宦之家，書香之後，若論與愚兄是何戚誼，便是家母義妹之女，與愚兄姨表相稱，就是賢弟也知弟此段原委，或者賢弟也想得起來。」楚雲聽了這番話，心中暗想道：「怎麼他的姨表姊妹，我又知道此段原委，到也難記。」沉吟了半晌，忽然問道：「大哥所說這人，莫非是錢家女兒麼？」李廣大笑道：「正是錢家瓊珠，只因錢家姨母久愛賢弟，武藝絕倫，才貌雙全，思欲作爲地腹王郎，又因自己孤窮，恐怕高攀不上，以致遲之又久，欲言不言。昨日偶與家母談及家母之意，以瓊珠才貌雖遜賢弟，而德容兼備，亦堪爲賢弟內助，故此令愚兄代爲執柯，但不知賢弟以爲然否？畢竟楚雲如何回答，行與不行，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賢楚母意決結良緣 小張郎任情說戲語

話說楚雲見李廣說要代他作伐，將錢瓊珠之事說配與他，心中好生歡喜，却暗暗說道：現在大家都有些疑惑，我的心難免將來不爲人識破。今既大哥前來作伐，我何不將計就計，答應下來，第一他的疑團可以盡解，而我又可不致刻刻防閑，惟不過害人家一個女兒，使他有終身之恨，然亦顧不得了。心中想定，因即答道：小弟亦久有此意，擬請大哥爲媒。今大哥既不棄，心感之至，而况錢小姐，小弟亦久聞芳名，德容言工，四者俱備，小弟豈敢方命，但須稟知家母一句，如家母以爲可行，小弟決不敢却，請吾兄稍待片刻，小弟即刻稟知家母，看家母意下如何，即來回復便了。李廣聞言大喜，楚雲便站起身來，出了書房，去往內宅，稟知楚夫人去了。這裏李廣一人坐在書房內，暗自納悶道：從前是我錯疑了，他若果真易釵而弁，今日又如何肯允這件事呢？這定是我之疑心，以後萬萬不可存此疑念，又想道：我却不信，他實在是箇女子，氣度動止一切，遇事含羞，若果真是男兒，天下那有這樣嫵媚，好令人猜詳不出，而且蕭子世曾說他的功名富貴，須要問我這隱秘語，又叫我怎麼猜詳得出呢？一人正是疑惑，默默坐在一旁，暗自凝思，忽見楚雲走進書房，說道：李大哥，家母有請，李廣聞言，即站起身來，問道：伯母現在那裏？楚雲道：現在廳上，李廣道：其事如何？楚雲道：已曾稟過家母，他老人家甚喜，所以要請大哥面話。一回，李廣答應，隨即到廳上，先給楚夫人請安，已畢，楚夫人還禮後，請他坐下，先問道：賢姪，令堂太太康安？李廣道：家母托庇甚健，楚夫人道：嫂嫂安好？李廣道：姪媳亦托庇好。楚夫人道：方才聽雪兒說及承太夫人之美意，囑令賢姪作伐，擬將令姨妹瓊珠小姐，匹配吾兒，老身乃感激之至，但不知錢小姐，今年尊庚幾何？德容言工，那自然不必說了。李廣道：瓊珠今年比龔弟小兩歲，至於德容言工四字，小姪可保。至於容貌，却不如龔弟如此嫵媚，如此娉婷，也尚不甚粗俗，以之匹配雲弟，實乃佳偶，所以家母令小姪前來爲雲弟作伐。楚夫人道：既如此說，想定是才貌雙全，老身也久想替小兒定親事了。在小兒固可多一內助，即老身也可了。却首尾早晚，也可得一媳婦，閑談閑談。今既承太夫人及賢姪高誼，又况錢小姐才貌雙全，老身也可了。却一事怎敢有却，不過有句話請賢姪與令堂太太說明，轉請太夫人與錢夫人一言，至遲不過明年四月，就要迎娶的。李廣道：伯母放心，只要聘定下來，在後就是一家，俗語說得好，做就如一家，將來不問何事，總可商量得到。迎娶早遲，皆聽伯母之命。今年明年迎娶皆可，好在我家人家，不比世俗有多少不在禮的過節，只要六禮不缺，就是了。所忙者不過做些衣服，置些物件，此外又無什麼疑難之語。伯母儘可放心，或今年明年迎娶亦可依的。楚夫人大喜道：賢姪說話

果是爽快，老身就遵命便了。方才聽說此言，老身就檢了一回通書，擇了一個吉日。本月二十二日，却是個結婚姻會親友出行，上任百事皆吉的吉日。老身擬於二十二日先行聘禮，然後或今年或明年再行擇吉迎娶。賢姪以為然否？李廣道：伯母之言有理。小姪回家後，當將日期告知錢府，好使備辦些回禮，以便屆期應用。說罷，李廣退出，仍到書房。楚夫人也退入後面去了。李廣到了書房，又與楚雲閑談了一會，這才回去。到了自家府第，先將楚夫人的話告訴了一遍。李夫人道：你少停片刻，我着人去請你姨母來告他便了。即着了媵，將錢夫人請來，不一刻，錢夫人已到。李夫人讓他坐下，便與他道喜道：恭喜妹妹，我那姪女兒姻事定了。方才甯馨兒回來，說及楚夫人甚是感激，甚是歡喜。已經擇定本月二十二日先行下聘，光景開年四月就要迎娶的。錢夫人聽了此言，也是歡喜無限。當下說道：這到費賢姪的心了。李夫人又道：這算什麼？可喜賢妹現得一個乘龍快婿，也算了却一件心事了。錢夫人道：真是賢姐的明見，愚妹心又何嘗不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總是應做之事。今已代他定了終身，女兒固成全婚姻，就是愚妹也了却一件首尾。彼此又說了一會，這才散去。錢夫人回到自己房中，母女自必悄悄談了一遍。錢瓊珠也不免羞愧一番。這是閨中女子的故態，不必細表。光陰迅速，不覺已是二十二日的日期了。前兩日錢夫人就命楚雲寫全帖，男家的媒人就請了雲璧人，女家不必說，自然是李廣。楚雲又備了許多帖子，去請同盟一衆兄弟，裏間又請了兩位全福的太太，下盤所有的禮物，前幾日早已預備齊全。到了二十二大早，李廣會同雲璧人兩位媒人，先到楚家道喜。却好各盟兄弟也是一早都到了。當下與楚夫人道過喜，裏面又擺出早點來，請大家用畢，方才料理下盤的事。不一會，凡有花果首飾、綢緞等物，均擺出來。衆家丁即便上前，挨次兒一對對捧在手中。在大門外伺候。李廣、雲璧人也就上轎，領着聘儀向女家而去。錢夫人本住在李府，今日還在府裏受聘，不一刻已到。李廣首先進去，接着楚府的家丁，捧着禮盤、魚貫而入，將盤排列中堂。又與錢夫人道了喜，即退出了。在外面自有李府家人款待，裏面是李少夫人洪錦雲與徐三少夫人白豔紅兩位全福開盒。錢夫人又請李廣書了庚帖，又將回盤禮物安排停妥，仍擺在中堂，就命廚房開出酒席。廳上是兩位媒人，並徐氏兄弟，外面就是楚府家丁。不一會，午飯已畢。錢夫人又開了賞號，先令楚府家丁回去。然後由李府家丁捧了回盤禮物，交代清楚。又將庚帖取出，下盒送往李府。兩位媒人也即坐轎，仍往楚府而去。稍停徐氏兄弟也往楚府飲酒。李廣、雲璧人到了楚府，將回盤禮物交清，又將庚帖交楚雲收執。楚夫人當即開發來人的賞號，也擺出兩桌酒席，給來人飲酒。李夫的家人到也不客氣，大家痛飲一番，吃得酩酊大醉而去。衆家丁走後，大廳上擺

出兩桌酒請兩位大賓及衆同盟兄弟入席。楚雲便要來挨次送酒。李廣當下攔道：「你又要還這個過節了，豈不鄙俗叨厭。我們就便坐下痛飲一回，豈不比拘束好得多麼？」張穀在旁說道：「吾終不知道大哥處處皆要相護。顰王在從前他未聘親却也罷了，或者大哥有所眷念於他，他今已聘親，從此之後，他自有錢家小姐向他眷戀，即使大哥心下難捨，也只落得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了，就使兩兩不忘，心心相印，遇便談兩句心腹話，說兩句機密言，萬一被錢家小姐知道了，不是將醋灌打翻，即是將冰人咒死，那怕大哥是他的中表，也顧不得什麼親事，終身不能讓你奪他人之好，就是楚賢弟不忍相棄，要知道一聲獅吼，敢望河東，而况一入侯門，蕭郎陌路，一任楚賢弟是個丈夫漢子，也未必不戀紅妝，捐故得新，勢所不免，吾不解大哥計不及此，還是一味的留戀，不忘百般袒護。今日要送酒謝媒，本來是禮節不可少的，而况雲兄亦是個冰人，大哥你真是溺愛不明了。」張穀笑說了一番，把李廣、楚雲二人只說得面紅過耳，好難爲情。不知李廣楚雲回答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共慶酒筵無端受辱 名爲花燭正好欺人

話說李廣、楚雲二人被張穀說了一番嘻嘻皮笑臉的話，楚雲是面紅過耳，李廣是帶怒含嗔，各有難下之勢。還的雲璧人在旁說道：「張賢弟，你也不必過於戲謔，這送酒的禮節，卽來無味，我們大家又是不什麼初見面不相識的人，定要拘此儀，在楚賢弟此時宜盡禮文，在李大哥是要脫此俗套，兩面都不爲過。在我看來，還是不拘過節的好，就使賢弟他日聘娶之日，除非我等同盟兄弟內，不爲你作冰人，你却不可少此禮節。若我等不論何人，自有爲你作伐的，概不許過用禮節，省得你任意戲謔爲今之計，我却有個主意在此。今日這酒席，也不算什麼大賓，定要坐首席，爽性將三桌酒肴並列一起，各依次序列坐，如有比主人年輕者，卽坐末位，倘有不遵，罰酒三大觥。胡達在旁大聲笑道：「雲賢弟，你此話到狠好，我們就這樣兒行事罷。我可餓得狠了，你們如再有話說，我就不能等你們，我要先吃了。」大喊大叫，鬧過不休，只聽得他一人聲音笑個不止。李廣當下見他那樣，便喝道：「匹夫，你這粗莽的形容，可能令人入目否？尚不代我任嘴，你若再如此，便將你逐出門外，不准入座吃酒。」胡達被李廣一喝，當下說道：「我是那裏來氣運，別人家拏着人取笑，任他戲謔不止，連一言都發不出，咱們是特來調停的，反要討個沒趣，我也不解是什麼原故。這才是王瓜抱不來去抱，匏子呢？說着掉轉身來，向張穀說道：「愚兄實在佩服你，爲什麼你說了那句話，大哥終不會罵你一句，我才說了兩句，就被大哥訓得如此，幸虧我是個烟葫蘆，仗着自己的面孔如黑炭一般，不怕羞辱，也不會紅，就是紅了，別人

家也看不出我臉上發紅，還疑惑我豬肝吃多了，變成豬肝色呢。若生成如楚賢弟這一副雪白粉嫩，吹彈得破，大哥方才這一頓痛罵，不但如賢弟戲謔他們的言語，楚賢弟面泛桃花，直要變成一個熟炭臉兒了。賢弟你到底有什麼妙術，學得這舌燦蓮花，儘管戲謔於人，偏能令人不動氣，倘能教我少許，使我煙葫蘆少被人家罵兩句，我情愿拜你爲師。說着又是一揖，這一番把大家真是說得哄堂大笑。此時雲璧人已令家丁將三桌酒席並在一起，於是也不送酒，也不請冰人，首坐照着冰人說的話，序齒坐定。李廣最長，坐了首坐，其餘皆挨次坐下，却好張穀最小，坐了末位。家丁斟酌已遍，張穀舉杯在手，口向大家一笑道：「今日藜尊水酒一盃，實深簡慢，尚乞包涵，不可不盡量多飲兩盃，說罷又復一聲請呀，大家齊笑不止。桑黛一旁道：「張賢弟，今日也不是聘親，要你代楚兄做什麼主人，這可不是怪事。張穀道：「論理我也要佔一半，曾記當日被劉彪劫去，不是小弟用豹皮囊將他盜回，今日楚兄又怎能鵲巢鳩佔，我不過存那兄恭弟讓的道理，情甘讓與楚兄。若據理以爭，還怕錢小姐不完璧歸趙麼？況且還有一層失之於前，不得不讓之於後，就是桑兄那晉氏嫂夫人，也要算有小弟一半。往日被趙家奪去，若非小弟也用豹皮囊盜去，送往晉莊，你又何能到手？但不過晉氏嫂嫂是與你私通在先，較之錢小姐略有區別，我今日爲楚兄代作主人，也不算什麼有佔。在諸君高明以爲何如呢？說着又用手指頭一掠，又對着徐文炳鼻子上，裝作那種書腐的習氣，口中說道：「小弟之言，在好先生，新科殿撰孫舟監兒看來，可通也不通麼？這一句話復又將在座諸人笑得捧腹叫痛，就連伺席的家丁，也是個個灣着腰，掩着臉笑個不止。大家笑定，楚雲道：「張賢弟，那裏像個將軍，分明是一個清音小旦。張穀聞言，即刻站起身來，走到楚雲面前，手執金杯，扭扭捏捏的說道：「願侯爺飲此三盃，將來夫婦和諧，子孫昌盛。一面說，一面去灌楚雲的酒。楚雲道：「你也太輕狂了。張穀道：「若不輕狂，到不是個小旦，惟望侯爺將此酒飲乾，還要討個纏頭百兩呢。李廣在旁看得實在不成話，只得喝道：「張賢弟，你若再如此，可不能怪愚兄與你絕交了。張穀見說，便將舌頭一伸，復望李廣哀求道：「望大哥格外寬恕，饒此一回。小弟下次再不敢向蠶卿饒舌，有觸大哥暗暗傷神了。說着便走到李廣面前，深深一揖，轉來又望楚雲深深一揖，復說道：「二兄可以解釋其怒，不致與小弟絕交了。若再不行，小弟長跪不起。再不然，我就去求兩位嫂嫂代爲說情了。李廣見他如此神情，真是無可奈何，只得喝道：「你去吃酒罷，不要再嚕噓了。張穀答應道：「遵大哥之命，一面走，一面說道：「好險呀，若非仗我這神出鬼沒之計，竟是要我的好看了。說着入座坐下。大家這才痛飲一回，至三鼓方息，各散席而去。楚雲將各人送出，回至上房，楚夫人問道：「那個張將軍，倒也嘻皮得有趣。楚

雲道：張穀百種刁頑，又討厭又好笑。母子兩個稍說了兩句，便去安寢。此時惟有那個余媽，好生代楚雲着急。暗道：今日雖人家小姐，被你定下來，到了迎娶那日，怎麼發付人家小姐呢？獨自暗思，却又不好動問楚雲。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一載，到了次年二月，桑黛就擇了四月十八日迎娶。駱殷晉三位小姐，一起過門。徐文炳也擇的四月十五日。楚太夫人代楚雲擇定四月二十八日。雲璧人也擇了四月二十四日。可巧皆是四月吉期。於是各家皆請了冰人，向女家納吉。各女家得了這個消息，大家就預備粧奩，以便陪嫁。殘春送去，首夏迎來，到了十五日，這是徐文炳獨占花魁。十八日桑黛迎娶三位新人，占盡豔福。二十四雲璧人洞房花燭，以慰多年渴想之心。這徐桑雲范駱殷晉吳男女八家，說不盡的富貴榮華，風流旖旎，這也不必細表。單說這二十八日是忠勇侯楚雲的吉日。先是楚夫人早早派人收拾了新房，十分忙碌。家丁僕從人人喜悅，個個爭先，惟有余媽暗暗好笑，却又煩惱。暗暗道：我看侯爺連日毫無一點憂容，他到了花燭之期，拏什麼東西去發付新人，就使瞞過一宵，以後如何設法？他的用意，真個令人不解了。說余媽暗地心驚，且說武宗也知道楚雲完姻，就賜了珍奇寶物，又命玉清王太子屈期前往賀喜。錢夫人也就將妝奩一切，數日前即端正妥當，真是件件皆精。先一日發了嫁裝，到了二十八日，楚府是賓客滿門。在朝文武諸臣，沒一個不來到賀喜。加之玉清王太子也來，你道加此繁華，尚有何人能及？外面乃文武百官諸貴介，內面是許多命婦太夫人。這日除錢夫人李夫人徐少夫人洪少夫人未來，其餘若駱夫人殷老夫人雲夫人殷夫人皆由楚夫人陪來看新娘。其餘徐大少夫人桑黛的三位少夫人，雲少夫人尚未滿月，也未會來。是夕鼓樂齊鳴，笙歌並奏，一會子登堂已畢。由喜娘扶出新人，兩新人拜了天地，送入洞房，坐牀撒帳，合巹交杯。一切俗事做完，楚雲斜飄眉眼，細看新人，真個是天上嬋娟，丰姿綽約，生得好生美麗。此時楚雲不免動了一片可憐之心，暗道：如此佳人，只因錯認良緣，休怨青春誤我。正在暗暗憐念，忽聽家丁報道：王爺與衆位大人，諸位將軍，前來看新人了。楚雲趕着站起身來迎接，不知如何大鬧新房，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真戲諛跌交弟弟 假姻緣瞞過卿卿

話說楚雲進了洞房，與新人合巹已畢，正在愁思可憐，新人錯認良緣，却好玉清王進來。楚雲當下迎接進去。玉清王進了洞房，有喜娘招呼新人站在床前，口中說道：請王爺賞看玉清王看了一回，又說道：好個美貌新人，與楚卿真是一對佳偶了。這新人真佔盡人間之福了，配得如此少年封侯，丰姿絕世的郎君，真乃可羨。說畢，究竟有礙君臣之分。



了，不便鬧笑，也就出房門告別而去。楚雲也跟着出來，跪送玉清王上蓋已畢，方才回轉內堂，却好衆兄弟早在大廳伺候。楚雲正欲轉內堂，猛被桑黛一把拉住衣袖，說道：「老臉顰卿，你往那裏去？前日我往娶之時，你鬧得那樣狼籍，今日你就想安穩完姻，早遂魚水之樂，可是不能容你輕輕的去效共枕鴛鴦？張穀在旁也連連笑道：「桑兄無須如此，好在顰兄在先他的洞房花燭，任我們大鬧一頓，不說是一宵，即便三五日也不妨事。他先已說過此話，還怕他不踐前言麼？顰兄你不要去了，速來陪我們大家飲酒罷。」楚雲含笑說道：「此言本是我說，今宵陪諸君痛飲，也是應當的。」說着便入座。大家金杯共舉，惟有李廣斜坐金交，不發一言，只看着燭花疑神，若有所思之狀。只聽徐文亮一聲喚道：「大哥，你怎麼顰眉頭，悶悶不樂，莫非因顰卿已結好逑，從此貪戀新人，將大兄拋撇得新忘故，不免有秋扇之捐，因此百種愁腸，一時團結難解麼？」殊不知人孰無耦，怎能終身不離，而况大兄久賦河州，洪氏嫂夫人也還情致纏綿，恩愛並至。今日楚兄娶了嫂嫂，自應各戀各人，又何能以戀舊之心，敵其戀新之心，就是楚兄不棄故舊，其如新嫂嫂不肯放鬆，吾勸大哥不必以此煩惱，難道除却巫山不是雲麼？」此話說畢，惹衆人大笑不止。李廣、楚雲二人被徐文亮說得面紅過耳，答不出個所以然來，還是李廣勉強說道：「二弟，切莫學張郎那種刁鑽戲謔，我分明在此看那絳燭光搖，輝生寶炬，有什麼煩惱之事，而况顰弟完姻，干我何事？你不許妄自尊謙人的話才說完，接着張穀說道：「天下事有許多冤枉不可解的，我今宵也不會開口，忽然又拉到我身上來，但是我推敲本志，在大哥亦不免因楚兄今結絲蘿，以致大哥有得故捐新之歎，不然這絳燭高燒，又有什麼好看？此不過假言以代之耳。」說到此，便掉轉臉來，向楚雲說道：「楚兄，你看是也不是？非是小弟多言，今雖娶了嫂嫂，那被底溫柔，枕邊旖旎，自然是極樂境界，但不過舊者新之終，新者舊之始，望吾兄兼顧才好。如果得新忘舊，真是做出那一種，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了。楚兄本來多情，或不致於如此，也未可料。不然吾大哥真有阿誰能慰相思苦，背着人兒偷淚彈的光景了。」李廣聽說，正要正言相勸，忽見楚雲啞道：「張郎，張郎，你這狗口無象牙，不怕穢了口麼？」大家又笑個不止。楚雲又勸了一回酒，因與衆人說道：「鄙人可要失陪了，諸君請聽，樓鼓已打四更了，說畢，復立起身來，便向大家說道：「明日再會，並非小弟下逐客令，諸君也可各回府第了。」一言未完，早已見桑黛向前走來，一手扯住他的袖袍，口中說道：「怎怪大哥悶悶不樂，你實係存了個得新忘舊的心思，我今尚未告辭，你便要進房春風一度，現在定不讓你走的。」楚雲見他拉住不放，便說笑道：「你也是個王妃，怎麼扯起男兒衣服來了？那裏不知禮如此，你給我去罷，免得男女授受不親。」說着順手一推，將桑黛跌倒塵埃。桑黛爬起

要趕楚雲早已向新房去了。桑黛恨道：你除非永不見人。他日若見我，讓你過去，就不算桑黛了。於是大家一笑而散。且說楚雲進了洞房，見錢瓊珠低了頭坐在床沿，那種媚態，令人可羨。因又想道：卿卿未免負你了。卿可知我非男子，與你同儕，你錯托聖英，當作襄王入夢。吾若對你說出真話，你必要告知你母。那時豈不令我愧對眾人？若不將真言說出，少時又何以與你同赴陽台？這不是令我左右兩難麼？想了一會，忽然觸起機來。因道：何不如此如此，便發付他了。想罷，即到錢瓊珠面前，故意溫柔低喚一聲：卿卿時候不早了，我與你共入羅幃，同付鴛鴦之樂罷。錢瓊珠一聽此言，不覺羞愧不禁，將臉背過去。楚雲復又說道：卿卿如此，莫非恨我來遲了。辜負春宵半刻麼？可知非我無情，只恨那衆同盟兄弟，拉定飲酒胡鬧不休，以致直到此時，方才脫身。望卿宥之，以後再不令卿等待便了。此時夜深四鼓，勸卿卿不必含嗔，早賦關雎之樂罷。說着便貼近身前，代他親解衣服，脫去外衣，解去裏間鈕扣，忽然止住，不解復正色說道：呵呀，楚雲呀，你真是個不孝的孽子呀。如此大事，得何見色即忘，真正豈有此理。錢瓊珠聽了此言，亦復詫異，因也忍不住低聲問道：郎君有何大事，如此正經？楚雲見他一問，正中心懷，便即正色說道：此事却費思量，說出來未卜卿卿可能見允否。錢瓊珠道：妾既屬郎君，這夫倡婦隨，妾敢偶然相背，但有要事，不妨對妾一言。妾萬不敢有負君言。致郎君不孝的。楚雲道：既蒙見愛，宜告以實言。尚望卿憐我，便是某終身之幸了。因道：現在高堂却非親生之母，只因某年幼喪母，那時尚在髫齡，這位却是繼母。小小之時，知甚麼報恩之事，及至稍長，回思劬勞，未報痛入心肝。因於展墓之時，曾於墓前立誓，須待弱冠方可完姻。今迫於繼母之命，又不敢違，只得依從。惟誓言既立，那敢忘之。方才以卿卿楚楚動人，不覺神魂飄蕩，復念言猶在耳，敢忽前言。因此才有驚訝之語。今與卿約，此日雖爲花燭，只可徒博其名。等待三年，再求實事。自今以始，但須各被同床，如小姐見憐，某以瓣香頂禮。俟三年之後，再報卿卿之恩，以償今宵有負之愆。但不卜小姐肯允否。錢小姐聽了此言，一面羞慚，一面正色說道：郎君說那裏話來。父母之恩，自當答報，豈可瞞情燕婉，忘却孝思。妾雖不才，也稍明大義。郎君既有此愿，妾願共勉所爲，不必說待到三年，就使終身亦甘願。請勿慮了。楚雲聽了此言，真個幾乎樂煞。因即說道：卿卿之言，真大賢大德。某何幸而得此賢妻乎。說罷各自寬衣解帶，共入羅幃。兩兩忘情，同床各被而已。一宵無話。次日天明起身，却好余媽已走進房來。一見兩夫婦歡喜非常，煞是猜疑不定，却又不取現於形色，只得向前對兩夫婦施禮，却只望着楚雲微笑。楚雲也知他意，恐怕他偶爾不慎，露出機關，隨即向他說道：媽媽也狠辛苦，爲何起得如此早法。此地也沒甚事，好歹也有了頭在此伺候。你還是出去養息罷。說

着又將秋波向余媽一轉。余媽會意，也就退出房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念嬌娃疑非疑是 專闢命作福作威

話說楚雲用一片花言巧語，將錢瓊珠瞞過。錢小姐信以為真。次日一早，夫婦二人起來梳洗。余媽進房看視。楚雲恐他漏洩機關，將他支吾出去。一會子梳洗已畢，便雙雙進內。對太夫人請安。太夫人見一對佳兒佳媳，心中頗為喜悅。光陰荏苒，又是三朝。自然大開筵宴，請親友前來飲酒。一班同盟的也趕着鬧笑了一番。這也不必細表。楚雲與錢小姐雖然是有名無實，却也恩愛伉儷情深。楚太夫人自然也是歡喜不盡。書中再講雲太夫人自二十八在楚家擾了喜酒，細看楚雲，回至家中，就動了一番疑念。因將璧人喊至面前，長歎一聲，說道：「兒呀，為娘的想起一件事來。昨日在楚家一天，看見楚侯那動靜舉止，實同汝妹容貌一般。為什麼他名喚楚雲，號叫玉釧，分下來自然不同。但將他名號合起來一想，分明是雲釧娘了。據此看來，莫非這楚雲就是你的胞妹麼？我兒以後見着他，務宜存心細看。若果是你妹子為娘也可放心了。雲璧人聽了此言，不覺笑說道：「母親勿疑天下同模同樣之人甚多。楚雲現在有親娘在堂，何得便是吾妹。而况我妹子自幼嬌弱萬狀，何得知兵，又豈有女子之身，尚能娶婦？母親念及此，庶可盡釋疑團了。雲夫人聽說道：「我兒之言，亦復有理。但是為娘放心不下，就使如蕭子世所言，釧兒終有回來之日，究竟未卜何時。我兒宜隨時探其風信，不宜把此事忘却了。為娘再告訴你一個證據：你妹左手有一塊如瓜子大小紅記，我兒切記在心。如有遇見與妹子證貌相似，你可留心看他的左手，如有瓜子大小一塊紅記，便無疑了。璧人答應以後，當細細留心。這且不表。再說那日正在端陽佳節，家家共飲幾杯。璧人這日早間，同着一眾盟友上朝。朝賀已畢，回到家中，對太夫人道過喜，當同着吳又仙陪了太夫人賞午。雲老夫人自然是歡喜，飲了一回酒。雲夫人命他二人退去，且到自己房中對飲，以為團圓之意。雲璧人答應，便與又仙退入內堂。來到自己房內，早見了頭將酒席端正。璧人便與又仙對坐。下來正要飲酒，忽見兩個姬人，瑤枝玉佩，進房道喜。璧人看見也是歡喜無限。因向又仙帶來那四個小丫頭，心香意香，泌香吟香。這四個人說道：「爾等代我端四張椅子過來，說着又命瑤枝玉佩道：「你兩人也在此飲酒罷。就在我肩下坐。瑤枝玉佩固然不敢違命，也是得意非常，以為為寵己，但不敢就坐。惟恐新主母不樂，便將雙眼去看又仙。瑤枝玉佩正在那裏偷看新主母，只聽璧人又向又仙帶來的那四個婢女說道：「我叫你們端檯，為何不端呢？那四個丫頭置若罔聞。璧人冷笑道：「我知道了，你們是吳府贈嫁的人，我不配使喚也罷。我也不要你們端了。就自己去端了兩張檯子擺

在兩旁拉瑤枝玉佩坐下。兩個姬人尙未坐定，忽聽冷笑。吳又仙手指姬人說道：將軍住了，我且問你這兩姬女是你何人。璧人道是我兩個姬人，你不知道麼？又仙帶怒說道：既是將軍之姬人，便是青衣之類。四香是我的婢女，怎能服侍你的姬人？我看瑤枝玉佩兩個姬人，實在容慣他失了禮體了。就是將軍公然代他兩個端坐位，也輕狂的不成樣子。他既是姬人，只合抱衾裯與誰許他如此妖嬈在前。我已經寬宏大量，不與他較免爲旁人說我好作威福。今日將軍格外把他驕縱，公然使他飲酒，豈成規矩麼？將軍可以驕縱於他，我却不能任你們驕縱。瑤枝玉佩見主母發怒，說了此番話，已是珠淚暗拋。桃花上面，站立一旁，進退不得。正在難乎爲情之際，忽見雲璧人兩頰飛紅，勃然大怒，也向又仙怒道：你且住了。這兩姬人是我母親作主，將他二人賞給與我，豈能將他作侍婢看待？而况我與你新婚燕爾，已將半月，錦衾角枕，何會稍分一別？你今忽如此猖狂，也太失新人的道了。但我仔細看來，也怪不得你如此。你幼失父母，不能親受母教，那知道關雎之詩，后妃不妒衆妾，而能善事君子呢？兩個姬人原不算什麼珍重，但是夫人作威福，恐有人傳出去，不免遺笑大方。尙勸夫人以後休得如此才好。一席話尙未說完，又見吳又仙將坐椅推開，起身站立。纖纖玉手將桌子一拍，喝道：雲郎你笑我幼失母訓，不知關雎之詩不是，但你令堂兒子未曾娶妻，先代他納妾，這也是教子有方麼？我自然不能上比后妃，但你欲上比文王，這也是爲臣之道麼？你乃朝廷的命官，竟敢以文王自命，我爲你家冢婦，不過辱罵姬人，將此兩事權一權孰輕孰重，我實對你說，你莫將母命來挾制於我。別話皆不談，就是停妻娶妾的罪名，你也逃不脫了。我又仙豈是個怕人之人麼？說着喝令四香將瑤枝玉佩拉出去，將他衣服首飾全行除下，打入青衣之輩。說即使母親知道，這也是我整肅閨門之道，不能使這兩個賤婢狐媚惑人。瑤枝玉佩見了這般光景，只駭得心驚膽怯，淚如水流，卽向又仙跪下口中哀求說道：婢子無知，尙乞寬恕。只怪少老爺酒後失言，婢子決不敢存一點狐媚之心，以冀稍分雨露。這話本來是實話，那知更觸動又仙之怒。一聲大喝道：呔！好大膽的婢子，爾等敢仗老太太之勢，恃將軍之寵，用言取笑於我，難道我枕衾間不許他人分佔麼？你可知道你主母最忌妖言從中挑撥，生性剛勇，雖三軍不足懼，豈畏你這兩個賤婢麼？若不將你們重罰一番，以後還要出言不遜，然而我不爲己甚，本宜從重責你。今姑格外寬恕，免其重責，速代我脫去服飾，仍作青衣。若再支吾定責不貸。瑤枝玉佩見又仙如此威嚴，又見璧人先尙與他較兩句，此時坐在一旁，連口也不開，只是低頭發悶。知道主人也是個懼內之輩，主人既然退避三舍，欲仗主人之勢，諒亦不能與其辯而受責。不若退而避禍，故卽站起身來，一同退出。沒奈何只得將身上服飾卸

下復由四香帶他二人進來。又仙一見，才算怒容稍斂。復入命道：「你們從此以後，只准與四香一同起坐，伺候妝台。若再妖言惑人，定不寬恕。」二姬只得聽命，暗自傷心而已。惟有雲璧人在一旁看見如此形容，好生不忍。因也暗道：「我今才知道，閨中號令，尤勝於閩外之威。說什麼閩外將軍威風八面，從今以後，我真將軍二字削去，換一個懼內頭銜。再不然，將懼內二字，加在將軍以上，就算一個懼內將軍便了。」雲璧人呀，你何以怯弱一至於此。連一個妻小也壓服不住。做什麼朝廷命官，豈不可恥。又還望什麼朝雲暮雨，任我所爲，只落得一束柔繩，將我牢牢縛住了。河東獅吼，我今日才曉得有這般利害。可歎呀，可歎呀。雲璧人在這裏自歎。此時又仙已稍息雌威，因命了嬾撤去酒肴。他便一人進入裏面臥房，獨就牙床午睡。他夫婦二人鬧了這一場笑話，所有情形，早有了頭飛報至上房。從頭至尾，去告訴雲太夫人了。不知雲太夫人聽了此話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驚聞惡語老母憂思 飽受雌威良朋笑話

話說雲璧人與吳又仙鬧了一場笑話了，頭跑到上房，告知雲老夫人。却好迎面碰見一個書僮，也是匆匆進來。那書僮一見了嬾如此匆忙，因問道：「你爲何如此匆促？」那嬾道：「你不知道麼？我家將軍現在怕夫人了。我告太夫人去。那書僮便往下追問了嬾，便將方才爭鬧的話說了一遍。忙問書僮道：「你此時往那裏？」那書僮道：「忠勇侯、武英伯與衆位將軍皆在外面，前來到道喜，命我進來請我們將軍出去了。」環聽說因道：「你去請罷，可要小心些，不要再觸了夫人之怒。」說罷，如飛的跑進去了。見了雲老夫人，細細告訴了一遍。太夫人聽說好生詫異，因帶怒道：「果有這等事？吾哥哥是有先見之明了。他原說我不應先代我兒納妾，將來恐有閒言。今果不出他預料，但是又仙也太不知禮了。未及半月，就謗毀姑嬾，羞辱夫主，如此不能容忍。且待我出去與他理論，看他其如何復又想道：「本是我往日不是，爲什麼先代我兒納妾，溺愛不明四字，我也不能逃脫。倘若媳婦將此四字來問我，我又何辭以對？那時更不成話了。而況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只得裝一個不聞，免其洩氣。屏去兩個姬妾，却也不算大事。只愿將他兩人好好的也就罷了。況且鬧出去，就是人家談起來，也不免說我待家不正。這是何必惹人笑話呢？」因自解自歎了一番，便身倚床上安歇。一刻因想起女兒來，悶悶不樂，且不表太夫人心中納悶，再表那書僮走入後堂，偷眼一看，果見兩個姨娘淚痕滿面，換了青衣，愁眉不展，站立一旁。小主母也是怒容可畏，坐在上面。小主人也坐在一張藤椅上納悶。將大家看了一遍，却是心內好笑。當下走至璧人面前，低聲稟道：「現在瑩侯同衆位將軍均在廳中，請將軍出去賀節。」璧人聽說，便即應道：「你

先去就說我出來了。書僮答應到了外面回了楚侯等的話。便去與他同伴共說新文。不提防張毅的書僮也雜在內。所以有的說話被他聽見。暗暗笑道。少停告知我家將軍。也是一件奇事。璧人自書僮去後。也就換了衣服。去到廳堂。吳又仙也就要自尋午夢。璧人在廳上與大家道喜賀節。大眾說道。你可算是新婚宴爾。寸步不離。放著我們在此。等兩個時辰。方才見你出來。你究竟躲在房內何事。璧人也無言可答。惟有強作笑容。唯唯而已。眾人再一細看。見他面色無光。怒容滿臉。大家也猜不出。惟張毅在旁自言自語笑道。莫非今日雲兄受了嫂夫人什麼委屈了麼。不然面有愁容。只是何故呢。璧人見問。俗語說得好。賊人胆小虛。不禁慚愧。因強解道。遍是張賢弟鬼祟不堪。兄有什麼愁容。只因午夢初醒。故有糲糊之像。大家見說。只也無疑。因即向璧人言道。請伯母與尊夫人出見。以便道喜。璧人謝道。家母亦當午夢。內子却不敢當。心感謝謝罷。楚雲在旁却是暗暗自恨。不能親見親母。請安道賀。桑黛一旁說道。既如此。雲兄何不同我一起往大哥那裏道賀去呢。璧人應道。愚兄也要前去。如此同行甚好。說罷一起出了府門。各人跨馬同往李府。可巧張毅的書僮就於伺候主人之上馬時。將雲家書僮告訴雲府夫妻反目情由。悉數告知一遍。張毅一聽。又惱又笑。因暗道。怪道雲兄今日貌帶憂色。原來娶了一個雌虎。又屏退他兩個心上人。怎得不怒形於色。當下恨不得與璧人並馬嘲笑一番。只因路上不便戲謔。惟有轉臉向璧人笑了一笑。璧人看他如此情景。深怕知道。恐其在路上說出來。只佯作不知。拍馬往李府而去。不一刻已到。大家下馬進去。早有李府門下人通報去了。大家走上大廳。尚未坐下。李廣早已整冠束帶。迎出廳來了。眾人一見。便即上前行禮。李廣一一回答。已畢。大家又要同進內室。給李夫人徐夫人請安。道賀。李廣堅辭不得。只得先去通報。接着大家到了內堂。各人先與李太夫人道賀。已畢。於是又請洪少夫人。洪錦雲也是欲避不得。只得出來相見。先與大家施禮。然後又代洪錦雲賀節。各人退出。便往徐府西宅而去。這裏楚雲又將錢老夫人請出來。道喜請安。錢老夫人見着女婿如此丰姿。好生快樂。回了個半禮。又說了兩句話。楚雲才退出。便一人去到西宅。與徐老夫人請安。道賀。復走出來。此時大家已齊集廳上。李廣說道。今日天氣很熱。我們何不到後園荷亭之上。共消長夏呢。大家稱好。隨同往後園。在荷亭之上坐下。此時張毅一肚子話。實在忍耐不住了。再不說出來。好似要在肚子內作怪一般。又見璧人斜坐竹椅。面帶愁容。張毅便嘻皮笑臉。走到面前。伸手將璧人的右手捉定。笑言說道。呵呀。雲兄。你也不必煩惱了。我勸你看破些罷。可知他本是個英雄女將。沙場獨戰。尚不懼分毫。豈有這一匹有胆有力的戰馬。容人共奔呢。這也難怪他一聲獅吼。頓時吳楚交鋒。而况他這胭脂虎。久有大名。甚

猛甚銳。今日又是個端陽佳節，正是得令之時，不怪你自不小心，有觸虎怒，怎怪得他雌威亂逞，叱燕驚鶯，勸兄忍字爲佳，不必嘔氣。況且今天你雖爲虎所伏，不日定要加封風虎雲龍，此乃大吉利之兆。這封號小弟早代你預爲料定了。在君王封你這將軍之上，定加一個都元帥之名。小弟還有一個美名送兄，做個外號，名曰可憐蟲三字。所謂既確且當，簇簇生新，得此兩個頭銜，尙患不能榮光一世麼？雲璧人聽了他這一番嘲笑的話，恨不得扒入地洞內，只見他面紅過耳，難以爲情。大家見張雲二人如此情由，猜詳不出，因卽說道：張賢弟，你與璧人鬼鬼祟祟說些什麼？張穀見問，便向大衆說道：我與璧人兄痛談他的家事，大家聽說，又道他的家事，與你何干？張穀道：雖不與我相干，但既知之，豈能不加勸慰？大家還是不解。張穀道：我告訴你們罷。只因璧人兄與吳氏嫂夫人如此如此，你們想想看。我既知道，可能不勸一番，以盡朋友之道麼？話猶未完，只聽哄然一聲，荷亭上滿座之人，無不拍手大笑。惟有桑黛笑得跌足曲腰，口中說道：再不料吳娘如此忍心害理，如此利害非凡，可枉屈雲兄了。吳娘呀，吳娘呀，你可知道雲兄自秦淮一見，朝朝暮暮，何日忘之？思念之深，時縈五內，好容易天從人愿，償了相思，就應該你愛我，方不負思慕之切。不意卽自情深，女多意傲，未過半月，便將吾兄心上的，一對玉人兒，任情摧折。你道他可惱不可惱？可憐不可憐呢？雲兄雖是胭脂虎，任意摧折，你也惹下風流罪孽，非是小弟笑言。從此你溫柔鄉裏，要算一個囚人了。一縷柔絲，把你縛得個直手直脚，勿論何事，亦只得唯夫人之命是從了。堂堂七尺之軀，見縛於婦人之手，豈不大可歎麼？豈不大可笑麼？只一席話，說得雲璧人越發羞愧難勝，立身不得。大家正是暗笑，忽聽一聲大喝道：氣煞我也，大家吃了一驚，再看時，却是楚雲在那裏大怒，畢竟楚雲說什麼不平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顰卿忿怒暗護哥哥 文俊嘻皮笑談嫂嫂

話說楚雲聽說這一番，不禁心中暗想道：嫂嫂如此不賢，豈不累母親生氣。想至此不由的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手拍雕欄，忽然立起，一聲大喝道：豈有此理？吳又仙也是官家之女，怎麼連這一句無違夫子的話，皆不知道。進門未及半月，便自反目相爭，如此行爲，真是令人氣煞。就便是未娶正妻，先行納妾，此也是官家常事，不足爲奇。怎麼便存妬心，任意吵鬧，而况桑兄長一案齊眉，尙有三美，閨中姊妹和好無猜，爾未目睹，亦嘗耳聞。倘若是像你這般妒性，豈不要鬧得個天翻地覆，人鬼不安麼？雲兄呀，雲兄呀，我可笑你太無用了。難道你眼見如斯，就可將他輕輕放過，若放着，我遇了此輩，立刻將兩姪喚回內室，另眼相看，還怕他大逞雌威，將你吞下麼？今日讓了他，他不以爲你免啣閉氣，反

繪圖三門街 第七十六回

一八二

以爲你真個怕他。從此以後，一再囂張。我看你怎好與他白頭相守呢。說罷，怒猶未息。李廣在旁，忽然嗤的一聲笑說：「道這真奇了。楚賢弟你爲何這樣動氣。雲賢弟自怕弟夫人，却又干卿甚事。且天下斷沒有朋友管人家閨閣的私情。你又非雲賢弟公親，這真是少聞少見。如此看來，你真要算得個好管事了。張穀復又說道：「聲卿之言，也不過是矯情之論。河東獅吼，特無人知之。你道他真個有此胆量麼？」楚雲道：「張賢弟，你倒不要如此說法。小看了愚兄，我不過毫無納妾之心，若有此心，或爲錢小姐所阻，你看我將彼阿嬌藏之金屋，他又不能奈我何。桑黛又道：「楚兄却莫如此說。所幸我那嫂嫂不在此間，任你脣舌如刀，津津而道。倘若被我嫂嫂知道，恐亦不免風流棍一條。請君消受呢。張穀又道：「桑兄，你是占盡人間之福了。一房三美，其樂無涯。然在小弟看來，美滿之中，免不得稍有缺憾。三美相思之債，今已畢償。所憾者還有個卿卿姐姐，素琴小婢，不知何日纔令他抱衾與稠呢。桑黛道：「這却不難。欲行則行，何云缺憾。我總不似雲兄已成之事，得意之人，一旦蕙折蘭摧，忍而處此的。大家你言我語，說個不休。獨有楚雲還是怒猶未息。復向喻昆說道：「呵，喻兄，令表妹所爲也未免太過了。怎麼將姑嫂毀毀起來，似乎於婦道大有虧損。改日歸寧之際，喻兄也得要勸他一番。既然要敬重姑嫂，順從夫主，還須寬待兩姨，方是正理。今日在此，幸虧是同盟兄弟，毫無嫌疑。談笑一番，不算什麼。要緊，倘若遠揚出去，被局外的知道，果然嗤笑雲兄夫綱不振，令表妹也不免被人見議，就便喻兄似亦不能解脫的。喻昆點頭稱是。因也說道：「舍表妹如此行爲，實在令人難下。只可惜他未嫻母訓，以致有如此的性情。等到歸寧，愚兄也定要痛說他一遍，說着便走到雲璧人面前，深深一揖，告罪說道：「舍表妹作事荒唐，豈有此理。尚望雲兄看小弟薄面，勿過生氣。俟舍表妹歸寧之日，小弟當痛痛的教訓他一番，使他敬重姑嫂，順從兄長，優待兩姨。寵姬便了。雲璧人見喻昆如此，反不過意。因也謝道：「難得喻兄鑒此情形，一切皆仰仗鼎力。但冀室家和樂，不再猜疑。愚兄那時便感激不盡了。李廣在旁鼓掌笑道：「這真好。看煞人也。表妹缺禮，表兄陪罪。表妹丈過意不去，表舅子竭力挽回，這也罷了。畢竟都沾着些親戚之誼，惟有一個置身局外，絕不相干的外人，偏要置身局中，爭大理說，綱常動怒含嗔。津津而道，還要白白的扯出人家一個表舅子來問罪。這等打抱不平的人，却也罕聞罕見。真個要算得一件風流奇談了。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就連楚雲也就大笑起來。大家笑定，却好家人擺上酒肴。大家坐定，却少了一個徐文炳。李廣便問道：「文炳賢弟那裏去了？」文亮道：「他說身上不爽，回去了。李廣道：「幾時去的？」文亮道：「去已多時了。張穀道：「豈是身上不爽，他又是陪嫂嫂去了？」文亮聞言，不覺嗤的一聲笑。張穀復問文亮道：「二哥何笑之有？」徐文俊在旁說道：「吾想二哥



不笑旁人，只笑大哥過于情重。張穀又問道：「三弟，你何以知之？」文俊道：「我大哥自從娶了嫂嫂之後，終日躲在房內，寸步不離，即每日去往母親前請安，亦必攜手同行，刻不能離。其他如嫂嫂梳妝，大哥必代揮扇，嫂嫂理髮，大哥必代畫眉，再不然兩兩談心，時而大笑，癡情不過。舍我大哥，再沒有旁人像他了。張穀笑道：「這是你一片胡言。」大哥雖鍾於情，亦未必如此。而况兄嫂之事，你又何從得知？」文俊笑道：「我雖不曾目睹，却因婢女告知弟婦，因弟婦告知小弟，方纔知道的。却有一件目睹之事，這日母親命我去喚大哥，我方走到嫂嫂房外，但見嫂嫂坐在窗前，手中拿着一顆明珠，不知他悄悄低言說些甚麼情節，又見我大哥春風滿面，向着嫂嫂左一揖，右一揖，不知作了許多揖，究竟不知所爲何事。那時我看見真是好笑，只得站在外邊喊了一聲嫂嫂，一聽吾言，漲得滿面通紅，趕着退步進入裏面。吾大哥也就掀簾而出，見着我言語支離，好生羞赧。此是我親眼所見，并非捏造謠言。此時大哥什麼身體不爽，定然又是陪嫂嫂去了。這番話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待大家笑定，桑黛又說道：「我倒不知一個好好先生竟如此能多情，善於事婦，但不知三弟與弟婦這私房燕婉，又將何如呢？」文俊道：「不瞞兄長說，在先雖不如我大哥那種恩愛，却也不薄。可惜現在已經懷孕，他又刻刻遵守胎訓，還說甚麼燕婉私情呢？」桑黛聞言已是笑個不止，只見張穀又向他用手羞道：「你這般老臉，甚是罕見，罕聞，還虧你鑿鑿而談，當作一件正大光明之事，豈不可恥孰甚麼？」文俊道：「還有什麼不正大不光明，育女生男人人應爲之事，而况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與其擔不孝之罪，何如作盡孝之人呢？」大家又笑不止。桑黛復又說道：「想着我大哥完娶已久，如何至今尚未聞夢入熊羆，倒是你這小娃娃，竟爭得後來居上，一言未畢，只見張穀在背後伸出三個指頭說道：「桑兄，你還在夢裏呢。」大哥仲冬之月，便要弄璋了。桑黛聞言便笑問張穀道：「賢弟，你又從何得知？」張穀道：「吾雖不能盡知，豈能阻了環小使之不說麼？」既有了環小使說出，則我就知道呢。」桑黛聞言，即出席走到李廣面前，深深一揖，口中說道：「恭喜恭喜，將有弄璋之喜了。」李廣正欲答言，却好楚雲也說道：「可喜可喜，原來嫂嫂有喜了，但不知約在何時降生？」那時可要擾喜酒蛋的。張穀復又搶着說道：「這個自然，如何少得了的。但是湯餅筵開，嬌兒學語，我等自然忝爲伯叔，不知將你作何稱呼？」我仔細想來，惟有稱你作姨娘二字，最是切當。楚雲不禁面上一紅，一聲啞道：「張郎，你休要嚼斷了舌根，兩人正在謔浪笑傲之時，忽聽胡遠大笑說道：「真是有趣之至。俺家老婆也有孕了，臨盆之時，也在冬月，那時倒要與大哥比一比育女育男，看是誰強誰弱。」胡遠說至此，不覺搖頭晃腦，得意非常。衆人見了他如此情形，更是大笑不止，好容易大家住了口，正要飲酒，忽見張穀將徐文亮一扯附耳低言帶笑說道：

二哥今日難得如此盛會，我們二人定要想法將他們灌醉了，莫讓他們好好回去。誰叫他們平時只戀妝台，將我等疎落。今日將他們灌醉，一任那巫山神女久等襄王，文亮聽了此言，含笑就說道：「這個法倒覺甚是有趣，我們就此去行，說着他二人便一執玉壺，一執銀盞，去向各人勸酒去了。畢竟醉倒幾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蒲紅榴綠開筵生花 美景良辰飛觴醉月

話說張穀、徐文亮二人計議已定，便各執壺盞，先從李廣起，週圍各敬三杯，然後復位坐下。文亮復又說道：「諸兄今日既是朱明大宴，大家又相聚一起，很是有趣。小弟却要出個酒令，上按一句詩經，下按一句曲牌，或詞牌，或俗語，下接一句詩。這詩不必泥定成語，自撰者亦可。惟要一氣，雖帶嘲笑不妨。其有平時不能文墨者，各飲五大觥罷。」大家道：「好。張穀說道：『內中尚缺一，人必得要把手好好先生尋來。』方纔有趣，而況他是個殿撰公，少了他，大家就沒有什麼興致了。桑黛又道：『此言正合我意，便令徐文俊去請。』文俊究竟是個小孩子，只知鬧裏取鬧，當即離了座位，一口氣跑回家中，居然將文炳拖來。大家見了文炳，自然嘲笑一番。文炳也無言可答，只得入席坐下。桑黛又將行令的話，告訴他一遍。文炳只得答應。張穀便執杯在手，酌上一杯酒，先送到李廣面前，當下說道：『這令可是要即景生情，請大兄首先出令。』李廣不好推却，只得將門杯飲乾，想了一刻，口中說道：『憂心忡忡，可憐蟲，吼聲安敢望河東。』李廣方纔說罷，桑黛趕着斟上一大觥，送到雲璧人面前，說道：『請君飲此巨觥，聊破煩惱。』雲璧人無奈，只得將酒飲乾，說道：『我有了，因即說道：『君子好迷，上小樓，徹夜無眠話不休。』桑黛聞說，因自道：『雲兄休妒，小弟飲酒便了。』文亮道：『真爽快。』桑黛將酒飲乾，因即說道：『我心悠悠好姐姐，何時鄉可入溫柔。』說罷，便又斟酒，送到璧人面前，使璧人飲。璧人道：『這是怎麼說？爲何又叫我飲起來？你分明想着素琴，纔有此話。你若飲了此酒，這豈不是素琴要歸了我麼？』桑黛道：『不然，我自指瑤枝玉佩而言，代你隱恨的。』李廣道：『桑賢弟，我同幫着璧人，却是你自是想扳人，反弄到自己身上了。這三句話，照語意看起來，你竟不能胡賴我心悠悠，是未曾到手，但可望而不可及之意，因此思念甚深，故情急而呼姐姐，既呼之而又不能不存奢望。所以有何時鄉可入溫柔之句，這竟是要你吃酒的。』桑黛無詞以對，只得自斟了一大觥，飲畢，徐文俊也，就搶着說道：『我也有了一個，這是不大妥帖，說出來可用，則用如不可用，算罰我一小杯。』李廣道：『也好，你且說來。』文俊道：『之子于歸，懶畫眉，個人心事太依依。』張穀拍案叫絕道：『好一個箇個人心事太依依，忙着斟了一大觥，送到文炳面前，令文炳立飲。』文炳道：『怎麼派我飲？』張穀道：『你且飲了，我再與你說。』文炳便之乎者也道：『豈有此如作劇乎？我誠不知其所謂也。』張

穀笑道：「倒底是狀元公，脫不了個之乎者也。你也不必文了。我實告訴你，你那日不是給你家夫人做了個畫眉夫婿麼？又有一日給我那范氏嫂嫂作揖連連，這還算不得個心事。依麼，你快飲了罷，免得耽誤了人家的酒。」文炳又道：「真是捏造謠言，豈有此理？我實在沒有這件事。如何令我飲此酒呢？」楚雲道：「不必爭論，我代你改一句，你可不能再推却了。將這個人心事太依依換那一句，狀元歸去馬如飛的成語罷。」李廣道：「是的是的確座中無第二個狀元。」徐賢弟道：「可不能再賴了。」文炳沒法，只得立飲而盡。心中却懷恨着楚雲。因道：「楚賢弟，你先飲一大觥，我便說出來。」叫無詞以對。楚雲道：「那裏有這等酒？你的令尚未說出，便叫人家飲酒。我知道說得不是呢。」文炳道：「如果不是，我當罰一大觥。」張穀道：「這也說得公平。楚兄，你就先飲了酒，看他說得是也不是。如果不是，好在我們大家都在這裏，還怕他再跑了不成？衆人也幫着道好。」楚雲只得斟一觥飲盡。徐文炳道：「這纔說道，顛倒衣裳，罵玉郎雲雨巫山枉斷腸，說罷向楚雲笑道：「可是也不是麼？」楚雲道：「胡說。連一些兒都沒有對證，你敢不罰一巨觥？」文炳道：「怎麼不是？你且等我解說出來。你方肯心服。」自從大哥認得你之後，朝夕相親，寸步不離，真個是如膠似漆，情致纏綿，及至大哥娶了嫂嫂，他便去戀嫂嫂，將你拋棄下來。你想至那顛倒衣裳之時，豈有不罵玉郎之理？所罵玉郎何事呢？亦只恨雲雨巫山不能遂你之願，枉自斷腸耳。真正確切之至。你再說我不能深知你意，你就負了我的苦心了。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再看楚雲真是頰暈紅潮，好不難受。當下向他啐了一啐。你好好的一個文氣冲天的人，也要學張郎那捉狹鬼的心迹。你若再不快快罰一大觥，可不要怪我前來灌你了。」文炳笑道：「我罰一觥，倒也小事。只可惜你雲雨巫山枉斷腸，未免令人代你嘆息。如此一個玉郎，眼睜睜被人奪去，能痛哭流涕，長太息麼？說罷又斟上一觥，立飲而盡。忽聽胡達大聲喊道：「俺不懂你們這之乎者也。這麼罵玉郎雲雨咧，雨咧，俺在這裏吃這悶酒，實在不樂。你們談得津津有味，只顧自己，不顧人家厭煩。俺倒有個主意，大家可以共樂呢。俺們改個令來擊鼓催花花，落在那個手內，鼓歇住了，就是那個飲酒，也免得你們將我作耍。我拿你取笑，弄得戚戚不休。接着喻昆、甘寧、蔣豹等一齊說道：「這個辦法倒是有趣。俺們就來擊鼓催花罷。」李廣道：「也很好。於是張穀、徐文亮，也就出了席，叫小書僮取了一面鼓來，又折了一枝花，便由李廣傳起，傳了有十七八起。坐中以桑黛吃得最多。楚雲次之。徐文炳又次之。此時大家俱皆大醉，惟有桑黛、徐文炳、楚雲三人，醉得極利害。三人之中，又推桑黛醉得不成話說。李廣見大家皆醉，即命撤席，將各人送轉回家。雲璧人到了家中，見吳又仙獨擁香衾，猶含怒意。他便趁着酒興，一片花言巧語，把個吳又仙哄得怒氣全消，同入羅幃，共結鴛鴦好夢。只有瑤枝玉

佩不能親近便了。桑黛飲得爛醉如泥，到了家中，却好他三位夫人一個未睡，皆在那裏等候。一見書僮將他扶了進來，但見他醉眼朦朧，玉山傾倒，知道是醉飲歸來，便問書僮道：「將軍在那裏飲得如此醉法？」書僮答道：「是在英武伯府中共賞端午筵宴，衆位將軍皆是醉得如此。」一面說，一面將桑黛扶在沉香榻上坐定。三夫人走上前來呼喚，但見桑黛口一張傾盆而出，吐得滿地糊塗，頂上烏紗已落在地上。羅衫已被他吐出來的酒濺得很不堪。三位夫人皆掩鼻而笑道：「何必吃得如此依舊是還了他，却好素琴見這般光景，趕着出去熬菘豆湯，與他醒酒。又有一衆丫環打水的打水，擰手巾的擰手巾，亂紛紛忙得手忙腳亂，過了一刻，素琴將菘豆湯熬好，端進房來，又用了兩個碗，次第傾倒十有數次，菘豆湯方纔涼透，當由晉小姐接過，殷小姐倚着桑黛，駱小姐取了調羹，慢慢的給他灌下，不知這菘豆飲下，何時醒轉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大醉如泥將妻作友 小星在抱納婢爲姬

話說桑黛將菘豆湯飲下，三位夫人打算他必然可以立解醉意，那知飲了下去，不半刻又吐了出來，口裏還說着醉話道：「張賢弟，我和你再來飲三大杯，你，你，你看我可得醉。」三位夫人齊聲笑道：「飲得如此大醉，還要三大碗，如此貪杯，亦算是個酒癡了。」一面笑說，一面又向桑黛耳畔喚道：「將軍醒來，喊了好幾聲，只見桑黛醉眼微睜，向三位夫人先大笑了一陣，復將麗仙的玉手挽定，口中說道：「顰卿，這酒令陳語翻新，也不算什麼奇異，我們還是來猜單雙。」那時有些意味，又錯認驚鴻、秋霞二人說道：「徐二賢弟、張賢弟爲什麼空站在這裏不斟酒與我喫麼？」說着站起來，那知頭重腳輕，身子一歪，却好倒在殷麗仙身上。殷麗仙毫不防備，立脚又不穩，就此一交跌倒在地，却好桑黛跌在麗仙身上，驚鴻與秋霞看着好不可笑。一面笑着，一個上前先將桑黛扶起，一個又將麗仙扶了起來。此時麗仙被跌了一交，不覺動怒起來，因向桑黛啐道：「你替我坐着罷，就是好吃酒，也少吃兩杯，如何吃到這步田地？眞個是黃湯灌多了，連人都認不得了。」桑黛見說，還是不明白，還望着麗仙笑呵呵的說道：「大哥爲什麼動怒？我也未灌顰卿的酒，不勞你厲聲正色，動起無明火，就便是去灌顰卿，也不須你大哥袒護，說罷復又大笑不止。駱秋霞在旁說道：「罷了罷了，吃酒吃到如此，眞是罕聞罕見，我們可不要理他罷。」若再理他，他的話越發多了，不如將他扶上床去睡。殷晉二位夫人齊聲稱是。桑黛却在晉驚鴻房中，於是將他扶在驚鴻牀上給他睡了。殷駱兩人也就出去，各回自己房內，這裏桑黛上了牀，卽刻就鼾呼大睡起來，眞個是事大如天，醉亦休，任什麼皆不知道。驚鴻小姐却也無法，只得和衣而眠，睡在上牀邊。」

困了一夜，直至次日天明，桑黛醒來，頗爲詫異。此時晉夫人尙未睡醒，桑黛將他推醒，問道：「我昨日什麼時候回來的？」晉夫人見問，便將昨晚的醉態告訴他一遍。桑黛又好笑又慚愧，二人正在喁喁私語，笑說一回，却好殷駱二人也走進房來，在帳子外喊道：「桑郎會醒來麼？」一言未畢，桑黛從帳子內鑽出了床，卽望着麗仙一揖道：「昨晚醉後，多多得罪，尙望夫人寬恕。」麗仙被他一揖，反覺不好意思起來。當下說道：「這有什麼得罪？不過吃酒，也不應吃到那樣別樣事。小酒固助興，亦復傷人，多吃了亦傷害身體。」桑黛道：「從此當得遵命。」秋霞道：「二姐姐的話，却也不錯。可是以後再不可吃得如此，就如昨日那樣。假如你與二姐姐跌傷了什麼地方，也是爲貪杯之故，這是何必呢？」驚鴻此時也下了牀，也就從旁說道：「酒能亂性，這句話可是實在不錯。你看昨晚那般光景，煞是令人又氣又惱，又好笑。」二妹妹固大吃了苦，還代累着我一夜不會睡安穩。麗仙搶着說道：「罷咧，你一夜未曾待安穩，比我好多了。我還要陪着他跌一交呢。」姐姐因一夜不會睡安穩，明日叫桑郎多補你一夜便了。晉驚鴻臉就一紅，當卽笑罵道：「你說好了，我願桑郎再有一日吃得大醉而回，還叫你再跌一交。」桑黛不等說完，他便插言說道：「你們大家不必如此，總是我的不是我。我從今夜起，一個一夜補報你們三個便了。」三人聽了此話，不覺齊聲道：「啐，誰同你說這混話。你以後再要醉得如此，看我們三個人，再也不來理你了。」正說話間，却好素琴走進房來，桑黛一見，便大喜道：「你們不理我，理我的人來了。」殷晉駱三人聞說，回轉頭來一看，却是素琴。當下驚鴻心中便觸起一件事來。素琴進來之後，先與桑黛請了早安，然後又向三位夫人請安已畢，又向桑黛說道：「姑老爺今日醉醒了。」桑黛道：「昨日承你不棄，代我熬菘豆湯，今日你家小姐與殷駱二位小姐說我以後再吃得如此大醉，他們就不理我。我萬一再醉得如此，你可肯理我麼？」素琴道：「三位小姐可以說這話，我何敢說這句話呢？」桑黛道：「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呢？」素琴道：「理所應該有什麼不願意呢？就便不願，也只可暗自懷恨，終不能明說出來。况且也沒有什麼不願意。」殷麗仙道：「看來定是願意的。」當日設法救他，還那樣願意，豈有今日公然作事，到不願意起來？本來姑爺也是願意你的，他還是常說那救命之恩，尙未能報。我看起來，這恩是不可不報的。說着，又向桑黛說道：「你時常說要報他的恩，到底幾時纔報答他的？」桑黛道：「我是久要相報了，特恐你們三位夫人不能見允，我也是無可奈何，只好乾說兩句話便了。」殷麗仙駱秋霞齊道：「我們倒沒有什麼不允，只恐大姐姐有些不能從命。」晉驚鴻本來早有此意，欲將素琴勸桑黛納爲側室。今日聽桑黛方纔那句話，更是觸動心懷，正要與他們二人商量。這事又覺難以啓齒，現在聽他們二人如此說法，正合心意，因卽湊上去說道：「我又什麼不允，惟恐二位妹妹有些。」

不願所以我雖有此心却總未便啓齒兩位妹妹今既說到這句話我可就要與你們商量了好歹讓他二人遂了初願兩位妹妹看是如何呢麗仙道姐姐如果寬恩小妹斷無不允駱秋霞道小妹也是樂從驚鴻道既是所見略同我就代他們兩人擇日了駱駱兩人齊道當得當得當下便向桑黛道有此一舉你以後儘管吃酒罷好在有人理你的桑黛當下便對他們三個又作了一個揖謝道多謝夫人美意特恐我這溫柔豔福不能消受何如呢此時素琴聽他們說這話早已跑出房外去了不一會素琴又特來問他們吃什麼早點纔走進房駱秋霞便向他說道恭喜你大喜了以後可是要多多理你家姑爺了素琴見說不覺面紅過耳連話也不會問一句掉轉身復又跑出去了却好小丫頭拿面水來桑黛梳洗已畢駱駱兩位就在驚鴻房一齊梳頭桑黛却也不會出去就看着他三個將頭梳好又等他們抹粉塗脂修飾已畢只纔一齊出來用早點大家用點已畢驚鴻便取了通書細加檢看擇定初十良辰桑黛自然喜不自禁駱秋霞便立起身來去尋素琴將他作耍閒話休表當日就代素琴料理起來三個人一齊代他收拾了新房又趕着做了幾件簇新的衣服以及床帳被褥無不預備周到前三日又叫桑黛寫了請帖去請衆位同盟兄弟大家得着請帖個個也就預備禮物相送到了初十這日自李廣以次凡是同盟沒有一個不來道喜整整在家鬧了一日直至三鼓將盡大家纔算散席而去這日晚間晉駱駱三位也在新房中擺了一桌酒席晉驚鴻南面坐駱駱東西相陪新姨坐在下面三位夫人正在那裏傳杯弄盞其樂陶陶忽見桑黛走進房來三人起身說道將軍請坐且待新姨敬你一觴桑黛謝道本當陪三位夫人痛飲奈已微醉若再食杯恐又踉蹌節笑話只好敬謝而已忽聽駱麗仙一聲喚道沁香你也忒胆大了主母之言你竟敢違背還不代我過來我們每人賞你三杯你就向素琴姐姐旁邊坐下罷桑黛聞說也就情不自禁即刻走到麗仙身旁將他玉肩一拍說道既如此我陪卿卿坐下罷就可知道我今夜不伴新娘偏要相陪主母說着扶在肩下坐定於是三妻一妾飲了一會晉駱駱三位夫人便命撤去殘肴一齊辭別而去讓桑黛與素琴同遂于飛之樂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衆英雄受室畢良姻 紅毛國興兵犯中國

話說桑黛自納素琴之後真個嬌妻美妾佔盡溫柔較之雲璧人大有天淵之別璧人也不免因此短嘆長吁自恨風流命薄偏遇着河東獅吼決絕無情閑話休表光陰迅速所有各家的新娘俱已滿月於是次等回門各人的泰山泰水見着一對對快婿佳兒皆是歡樂無極當下又觸了兩三家心事范相因駱熙尚未受室因聞得協辦大學士鄭峯

有兩個女兒。一名素娥。一名湘娥。皆是才貌雙全。德容俱備。因挽了武提督逢春。英武伯李廣。爲媒。求素娥。匹配駱熙。蔣豹聽了此事。就此挽殷霞仙。桑黛執柯。求湘娥。與蔣豹爲室。鄭峯亦俱允諾。武提督也有兩位小姐。長名麗娟。次名秀娟。俱待字閨中。尚未許字。因見鄭學士兩位小姐。俱已字人。也動了一個向平之願。因即日將李廣。殷霞仙。請來作伐。以長女許配木林。次女許配傅璧。方爲室。李殷兩位。聞命之後。便即託他二人分頭去說。傅璧。方。木林。無不應允。這四家也就分頭下聘。次第行盤。擇吉迎娶。自有一番熱鬧。這也不必細表。其餘如甘甯。鄭九州。左龍。左虎。也次第聘了官室之女。只有洪錦。須待父親屍首埋後。方可取親。杜夫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如他所願。徐文亮。因念着史錦屏之事。不肯另聘。張毅。要親目所親。方肯下聘。李廣。雖累次相勸。怎奈他堅執不行。此時也只得由他。隨後再作計議。這數月。男婚女嫁。俱已成就。良緣。溫柔鄉中。流蘇帳裏。無不快樂萬狀。那知樂極生悲。聚久必散。乃古今一定之理。你道爲何說出這句話來。難道又有什麼意外之事嗎。原來只因劉瑾等篡逆未成。那時就帶了家小。逃往紅毛國。安身。這紅毛國王。平日却與他有些交誼。見他逃入本國。便即十分優待。於是劉瑾等終日花言巧語。煽惑國王。皆謂南朝如何繁華。如何富麗。國王聽信這一班奸賊的胡言。便動了個奪取中原天下的意思。當時尙未決計。又與劉瑾等商酌了幾次。劉瑾等又慫恿了幾句。紅毛國王遂便決計興師。奪取南朝天下。這日就撥數十萬雄兵。多員猛將。即以劉瑾等爲嚮導。渡過大洋。竟犯廣東境界。這廣東巡撫。料難抵敵。只得一面閉關死守。一面寫了告急表章。申奏朝廷。請發兵剿除。這日正七月初一日。天子臨朝。各官俯伏金階。山呼已畢。站立兩旁。忽見黃門官捧進一張表章。來到金階以下。奏道。啓萬歲。今有廣東巡撫。奏稱紅毛國興兵犯境。特進告急表章。求旨飛速飭派雄兵前去征滅。武宗聞奏。大驚。當命將表章呈上。黃門官當呈上御案。武宗覽表已畢。不免大驚失色。因將這表章與范相觀看。范相接過。看了一遍。當即跪下。奏道。臣啓陛下。這紅毛國素性強梁。久已不來入貢。加之劉瑾等這般奸賊。前去依靠。難免不慫恿他興兵犯境。公報私仇。今既興兵而來。諒只小醜跳梁。不足爲懼。天兵一到。指日成擒。但這朝內諸臣。恐難抵敵。依臣愚見。非李廣等不足以克奏膚功。尙乞陛下。欽奪武宗。聞奏已畢。龍顏大悅。因道。據卿所奏。甚合朕意。朕即派楚雲爲招討正元帥。率領衆將。挑選雄兵。即日前往。平番擒逆。范相聞言。復又奏道。臣聞衆人平日皆推李廣爲尊。如以楚雲爲帥。特恐人心不服。且以李廣素嫻韜略。曉暢戎機。若以李廣爲帥。楚雲副之。藐爾番奴。定難負隅。自後大獲全勝。必矣。陛下幸納臣言。天下幸甚。國家幸甚。武宗大喜道。足見卿代朕憂勤。經心擘畫。當依卿所奏。便了。說罷。隨即宣李廣。楚雲。上殿。

又遣內侍宣詔蕭子世廣明入朝。一會子一衆英雄聞詔皆至。當即俯伏金階。山呼已畢。分班站立。武宗即將紅毛國興兵犯境的話說了一遍。當即降旨道：朕今封李廣天下都招討平蠻大元帥。楚雲爲平蠻副元帥。蕭子世爲軍師。其餘先鋒隨征將士。催督糧餉。各將悉着李廣調撥。明日朕令首相親送兵符將令到教場。先付元帥收執。候着欽天監選擇良辰吉日出師。諸卿務各努力。克奏膚功。毋負朕意。武宗降旨已畢。由李廣以次。均各俯伏金階謝恩。武宗退朝。各官朝散。李廣等也就各回府門。將此事告知家中父母妻子知道。各家太夫人少夫人一聞此言。都有些驚慌之色。但係奉了君命也無可奈何。只得暗暗傷感。而况皆值新婚之後。燕爾正篤。伉儷方濃。忽遇奉旨遠征。却皆是悶悶不樂。即便李廣等雖然是嬌嬌丈夫。不以爲意。究竟也有些英雄短兒女情長。到此自亦不免暗恨當日不該學武。還是一個文臣。免得許多南征北討。這也不在話下。到了次日。便要去校場親受印信。李廣便換了戎服。只見他頭戴金盔。身穿鎖子黃金甲。內襯一件蜀錦紅袍。腰束玲瓏玉帶。背插八面綉鸞旂。左挂雕弓。右懸羽箭。腰間佩一口龍泉寶劍。足踏花腦頭戰靴。跨下一匹黃驃馬。副元帥楚雲頭戴着鳳翅銀盔。珠抹額。身穿柳葉鍍銀戰鎧。內襯白綾綉蟒戰袍。八面綉鸞旂。背後高插左挂弓。右插箭。斜佩龍泉劍。脚蹬銀腦戰靴。跨下一匹白馬。蕭子世頭戴一頂金絲盤頂九倫冠。身穿一件八卦風雲紫絳道袍。羽扇輕搖。拂塵低執。兩位元帥一樣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一位軍師生就的道骨仙風。超羣脫俗。齊往教場而來。不一會到了教場。早見那一衆英雄偏裨將士。兩旁迎接。正副兩元帥與着軍師一齊下馬。步上演武廳。忽聽炮響三聲。鼓樂齊奏。正副元帥軍師在上面一排坐定。只見范相手捧黃金印。鄭協辦捧着上方寶劍。殷翰苑手捧先鋒印。武提督手捧軍師令箭。一齊趨上演武廳。三聲炮響。鼓樂齊鳴。范相等將金印兵符送上。李廣等當即三跪九叩。首拜受印信。復又望闕謝恩已畢。李廣三人便讓范相鄭協辦武提督殷翰苑坐下。范相首先與李廣等三人說道：惟願元戎一戰成功。早平醜虜。老夫當靜聽捷音。李廣謝道：想李某自愧樗材。辱蒙保荐。敢不竭力盡忠。上報君上之恩。下酬知己之德。惟願托庇早定厥功。班師有日。范相等又叮囑了好些話。即便告別而去。上朝復命。這裏李廣等將范相送至演武廳。下復又歸座。一衆英雄偏裨將士皆上來參見。聽令李廣等三人謙讓已畢。又將三令五申吩咐了一遍。這纔喊道：桑黛徐文亮命你二人爲左右先鋒。各領精兵一萬。俟欽命吉日一到。隨同開兵。不可有誤。桑黛徐文亮答應一聲。得令退下。又喚洪錦傅壁方命你二人各帶精兵五千。爲充隨征督糧使。軍中以糧草爲本。萬萬不可有誤。如違令者。定按軍法從事。洪錦傅壁方答應一聲。傳令退下。其餘一衆英雄皆爲隨征將士。



又將各兵冊逐細看了一遍。當即挑選了十萬雄兵。命在教場駐紮。只待吉日出征。吩咐已畢。李廣等三人仍各上馬回衙。衆將士也就各回衙署。次日一早就有欽天監送了出師的吉日。到元帥府內。原來擇定七月初八上吉良辰。出師征討李廣。奉到欽定日期。即刻傳各將士預備拔隊。因此各家內眷俱收拾行裝。準備初八一早隨元帥出征。誅討紅毛國。那一衆新婚燕爾之人。說不盡別鵲離鸞之慘。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大元帥奉旨討蠻寇 兩英雄斬賊立奇功

話說英武伯李廣到了初八一早。便即全身披挂。辭了母親妻子。硬着心腸。上馬直奔教場而去。不一會已至。又見副元帥楚雲。軍師蕭子世。左先鋒桑黛。右先鋒徐文亮。督糧官洪錦。傅壁方。以及一衆英雄。隨征將士。早已先到。李廣下馬。便與楚雲。蕭子世。三人同上演武廳。點名已畢。即刻祭旗。炮響三聲。金鼓齊作。李廣當即傳令。命左右兩先鋒。即刻拔隊起行。桑黛。徐文亮。答應一聲。隨即督率所部拔隊。李廣等三人見先鋒已經拔隊。也就統率大兵出城。十萬雄兵。一路上浩浩蕩蕩。直望廣東進發。所過之處。真是號令森嚴。秋毫無犯。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至廣東境界。早有探馬報至城中。廣東巡撫韓本忠。正是被番兵攻打甚急。閉關死守。日望雄師。忽聞天兵已到。即刻帶領在城文武各官。出城迎接。却好李廣安營已畢。韓巡撫便即進入大營。參見彼此行禮後。分賓主坐定。李廣即首先問道。韓大人。究竟這兩日番兵攻打如何。會否與他交戰。有無勝敗。敵營共有多少人馬。尚乞一一示明。韓巡撫見問。便躬身答道。自從番兵到此。只與他戰過兩次。只因寡不敵衆。萬難爭衡。與其有敗無贏。不若閉關守之。以冀元戎來到。迅掃賊氛。至於彼國之兵。不下百萬。賊將亦有千員。所以下官因他將勇兵強。不敢與之對敵。李廣聞言。復又問道。韓大人。番國兵將之多。固不待言。但是他主兵何人。先鋒那個。能爭慣戰之士。共有幾人。尚望詳細示悉。韓巡撫道。下官探得敵營提兵元帥。名喚薩牙。又副元帥。名仇一贊。先鋒孫鶴。麒麟。又有大將四名。一名喚合奇。薩裏東。一喚薩裏西。一喚薩裏南。一喚薩裏北。本是弟兄四個。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其餘衆將。亦復不計其數。李元帥聽罷。不覺冷笑了一聲。道。諒彼小國。竟敢藐視天朝。本帥不奉命來。由他口出大言。目空一切。本帥既到了此地。當叫他轉瞬皆亡。說罷。當即傳令。命所有三軍。即日移住城內。三軍得令。就拔隊進城。在教場安下營寨。休息一日。到了次日。便與副元帥軍師一同升帳。打起聚將鼓來。各將士上帳參見。李廣便傳下令去。務要將營規整肅。軍令森嚴。不准戲言謔浪。如違令者。定按軍法從事。一衆弟兄。隨征將士。俱各唯唯聽令。李元帥又道。今日與番奴初次交戰。務要先挫他的銳氣。那位將軍前去討

戰一言未畢，只聽答應一聲，廣明願往說着到了帳前，聽候發令。李元帥一見，不覺眉頭一縷，說初次交兵，不可致敗。務要勝他一陣，方不失本帥的英名。汝既願去，萬不可粗心致敗。今付你三千人馬，好好出城，務必小心要緊。廣明一聲得令，當即退下。李元帥又問道：那位將軍願去掠陣？一言未了，忽聽一聲應道：末將願往。李廣視之，乃駱熙也。當下心中大悅，因命道：賢弟願去，本帥方才放心。廣明輕而無謀，賢弟務必與他合力取勝。駱熙也就一聲得令，隨即退下。與廣明二人帶領三千精兵，放炮出城而去。李廣此時便與楚雲、蕭子世及隨征將士一齊上了城頭，向着番營望去。但見番營內旌旗密布，刀戟森嚴，殺氣騰騰，陰風習習。李廣看畢，笑顧左右說道：番兵雖多，我看他隊伍不齊，半多烏合之衆，倘用奇兵以破之，獲勝必矣。衆將稱是。且說番營主將薩牙叉，這日探聽得天兵已到，便聚集衆將，議論禦敵。又問劉瑾史洪基道：日來據探子呈報，中華特派英武伯李廣爲帥，帶兵前來，但不知這李廣這廝平日本領何如？輜略何如？老千歲、老丞相久在中華，當可知悉。敢乞二位明白示及，以便某預備迎敵。劉瑾一聞李廣這兩字，便有些胆寒起來，因大驚道：原來是李廣主帥，元帥有所不知。這李帥年紀雖輕，却是英勇無敵，他有一班結義弟兄，各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前在河南救駕，就是他們一班。此人却不可輕敵。元帥尚宜留意要緊。薩牙叉聽畢，不禁大笑道：老千歲想是驚弓之鳥，被他們一班人嚇破胆了。以本帥觀之，不過是些乳牙未脫、胎毛未乾的小娃娃，何足爲慮。老千歲何得長他人的志氣，滅却我國的威風？請看本帥今日出馬討戰，定殺他一個片甲不存。他纔知道本帥利害。正在談論，忽見番兵報道：啓元帥，今有蠻兵在營外討戰，揚威耀武，口口聲聲要令元帥出戰。還說要生擒元帥，速請令定奪。薩牙叉聞報，當即傳令道：那位將軍出營會戰？話猶未畢，只聽一聲答應，閃出一員偏將，走上前來應道：末將願往。薩牙叉一見，乃偏將黃虎，心中大喜，當下說道：付汝英雄兵一千出去會戰，務要小心。黃虎答應退出。薩牙叉也就領帶衆將出營掠陣。那黃虎到了戰場，只見一個和尚在那裏耀武揚威，高聲討戰。黃虎當下一聲喝道：呔，禿驢，速速通下名來。好讓本將軍結果你的性命。廣明聞言，抬頭一看，只見番將生得好生奇怪，但見他藍面紅鬚，斷鼻樑凹眼，分明是個怪獸。那裏成個人形，也就喝道：番奴聽着，俺乃天朝都招討大元帥李壓下，大將廣明是也。你叫什麼名字？也速速通過名來。俺刀下不斬無名小卒。黃虎聽了，哈哈笑道：虧你這人還稱大將，不過是酒肉頭陀，也要在本將軍前誇口。爾既問我名姓，俺乃紅毛國大元帥薩牙叉麾下偏將軍是也。廣明一聞是言，登時大怒，遂舞動兩把牛耳潑風刀，直向黃虎掣去。黃虎一見，也就趕着舉起雙鋼鞭，前來迎敵。一來一往，約有三十餘合。廣明殺得興起，將左手

乃認定黃虎攔腰砍去。黃虎鞭一起，隔在一旁，趁勢一鞭向廣明當頭擊下。廣明將右手刀向上一格，急起左手刀砍去。番將的肩頭當將鋼鞭砍落。廣明又起右手刀向番將左肩砍去。番將招架不及，說聲不好。廣明的刀又在右肩頭上着了一刀，只聽黃虎大叫一聲，登時翻于馬下。廣明哈哈大笑道：「這樣不中大用的東西，也要前來對敵，說着搶步上前，手起刀落，將番將的首級取了下來。官軍吶喊之聲，不絕於耳。番元帥薩牙又在陣前看得明白，一見黃虎落馬，知道不好，即刻傳令各番卒一齊殺上前來。衆番卒一聲得令，也就立刻蜂擁過來，吶喊一聲，將廣明即刻團團圍住。廝殺廣明毫不懼却，飛舞雙刀，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番將見難以取勝，又命了一名偏將上前助戰。那番將答應一聲，即便出馬，纔要冲入官軍隊裏，忽聽一聲大喝，番將往那裏走，等俺將軍駱熙取你的狗命。話由未完，雙鎗一起，早向番將飛舞過來。認定番將雙鎗齊下，那番將措手不及，早被駱熙一鎗打死。直打的番將腦漿迸裂，倒于馬下。一命嗚呼。駱熙見那番將已死，當下又運動鎗頭，東奔西突，打死番兵有二三百人。正要殺入重圍去救廣明，忽聽城內嗚金收兵。番營裏見官軍嗚金收隊，也就嗚起金來收兵而回。廣明與駱熙收兵回城，此時李廣已下了城頭，一見駱熙，廣明得勝而回，心中好不歡喜。當下讚道：「可喜二位賢弟與番將初次交戰，便能各殺一將，大獲全勝，挫動他的銳氣，這功勞也算是小。當即命軍政司在功勞簿上記頭功。是日軍中大排筵宴，准備明日再去出征。畢竟後來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桑先鋒飛馬斬番奴 李元帥運籌設埋伏

話說廣明、駱熙殺了兩名番將，元帥便代他二人上功勞簿。是日大排筵宴，一宿無話。次日天明，元帥升帳，諸將參見已畢。李廣便對左右先鋒說道：「二位賢弟，今可帶領二千人馬去與番將決一勝負。本帥親自掠陣，並看敵人的虛實，好用奇兵以破之。」桑黛、徐文亮二人答應，當即帶了本部人馬，放炮三聲，衝出城門，直望着番營而去。元帥也隨帶衆將親自出城，不一刻到了番營。我軍列成陣勢，桑黛首先一馬當先，馳到番營門首，大叫一聲說道：「番營士卒聽者，爾等速速去報與你元帥知道，可說天朝大元帥麾下左先鋒桑將軍前來討戰，叫他速速開營對敵，若稍遲緩，本將軍就衝進營了。番卒聞言，那敢怠慢，當即飛報進去。薩牙又正在那裏憂慮，初次交兵，便傷了兩員戰將，忽聽番卒飛報進來，當下便大驚喝道：「好大胆的南蠻，爾等藐視我軍，那位將軍出戰，將敵將擒來交令。」一言未了，只聽一聲應道：「末將願往。」薩牙又視之，乃正先鋒孫鶴麟。麟凱也。薩牙大喜，便道：「將軍須要小心些。」孫鶴麟麟凱答應一聲，出得帳

來騎上戰駒，手執大刀，帶領番卒，一聲喊，衝出營來。薩牙叉也在營觀陣。孫鶴麒麟凱到了陣上，一聲喝道：「南朝來的，可通過名？好使本先鋒取你首級。」桑黛聞言，見有人出來迎敵，便向敵將一看，見頭戴鐵盔，身穿鐵甲，身長丈二，外面如獬豸鬚髮，皆藍手，提一柄鋼刀。桑黛看畢，便按戟喝道：「本將軍乃天朝元帥，麾下左先鋒桑黛是也。你亦通過名來。」孫鶴麒麟凱答道：「俺乃狼主駕前掃南大元帥麾下，正先鋒孫鶴麒麟凱是也。一面說，一面去看桑黛。但見頭戴銀盔，身穿銀甲，手按方天畫戟，坐下一匹白龍駒，像貌堂堂，風流出衆，不亞當年三國時周郎的，不覺暗暗稱羨。桑黛見孫鶴麒麟凱通過名姓，便即說道：「爾等爲何無故興師？想奪取中原天下。今日天兵已到，爾等不思請罪，還敢抗敵恃強，待本先鋒取你的狗命。」說着，將方天戟一擺，直望孫鶴麒麟凱刺了過來。孫鶴麒麟凱即起了鋼叉，抵敵。兩人大戰有六十個回合，不分勝負。兩邊金鼓之聲，不絕於耳。徐文亮在旁觀看，暗道：「這番奴竟有些本領，能與桑兄接連對敵，不愧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一面暗說，一面看他二人又鬥了有數個回合，文亮知桑黛不能取勝，隨即拈了一枝箭來，搭上雕弓，對準番將一箭射去。番將正在與桑黛併力相敵，不提防有暗箭射來，躲之不及。正中左腮，孫鶴麒麟凱一聲大吼，手一鬆，一把鋼刀拋落在地，身子在馬上晃了兩晃，幾乎跌下馬來。正要敗走，桑黛手捷眼快，急將手中戟一擺，將馬一夾，飛跑過來，一戟刺中孫鶴麒麟凱的咽喉，翻身落馬。徐文亮見桑黛刺死番將，趁勢揮兵殺將過來，只殺得那裏番兵，怪恨少生了兩條腿，沒命的四散奔逃。只向本陣逃走。薩牙叉在營門口，看見正欲出馬助戰，忽聽官軍隊鳴金收兵。薩牙叉只是按兵不動。桑黛、徐文亮也就收兵回營，不說薩牙叉回至寨中，怒冲斗牛，定欲明日聚集合營兵卒，共與官軍決一死戰。且說桑黛、徐文亮二人回城之後，李元帥大喜，遂即代他二人上了功勞簿。二人也自得意非常。李元帥便又向韓巡撫問道：「大人，本帥急欲察看本省地勢，望即將地理圖賜我一觀。」韓巡撫答應，當即命人去衙門取了兩冊過來，送與李廣觀看。李廣打開細看了一遍，便向軍師蕭子世副元帥楚雲說道：「就這地圖而論，如某處某處，可以埋伏兵馬，愚見意欲將此數處設奇制勝，去破番營。想定可以獲勝，不知二位意下如何？」蕭楚二人一齊道：「大哥之計，甚是精奇。若照此計行之，其破必矣。」李廣大喜，當下便傳出命令，命衆將明日齊集大營聽令。一宿無話。次日，三人升帳，各將參見已畢。正中李廣坐定，上首蕭子世，下首楚雲。李廣先與蕭楚二人商議道：「愚見擬如此如此調撥，向稱盡善。蕭子世道：「如此正合機宜。楚雲也道：「如此必獲全勝。」李廣便傳令道：「洪錦、傅壁、芳、左龍、左虎、汝四人可帶兵三千，抄至番營左邊，但聽連珠炮响，便一齊出兵迎敵。四將同聲道：「得令。」退下。又命左先鋒桑黛、右先

鋒徐文亮。汝二人亦領所部精兵三千。抄至番營之後。但聽連珠炮响。便出來。得令退下。又命甘甯、鄭九州、木林、喻昆、汝四人也帶三千兵馬。抄至番營左邊。但聽連珠炮响。便出來迎敵。你四人便由寨後殺出。會同左右兩邊埋伏的兵馬。夾擊番奴。不可有誤。桑徐二將得令退下。又命駱熙、蔣豹。汝二人亦領三千精兵。相離城十里。雁門山左側有一谷。名曰飛雁谷。可於此谷中暗暗的埋伏。俟明日天明。必有番兵敗兵走過。可率所部攔擊。縱不能殺他片甲不歸。也可奪得些器械。蔣駱二將得令退下。又命廣明、胡達、雲壁三人。汝三人帶領三千精銳。可於離城二十里處。東海附近。在那裏紮下營寨。多帶燈球火把。以待番兵到此。斷其歸路。此係第一要緊關隘。必須小心努力。不可任番兵逃去。切囑切囑。三將得令退下。李廣吩咐已畢。各兵將自然遵令而行。李廣又向蕭子世道。賢弟可與韓大人守城。愚兄與楚賢弟、張賢弟二人。出城搦戰。蕭子世與韓巡撫齊聲道好。李廣當下便即挑選了五千兵卒。同着楚雲、張毅二人。一齊出了城。就在城外列成陣勢。早有番卒報入寨內。薩牙又止在那裏納悶道。兩次交兵。迭傷大將。這便如何是好。忽聽番卒進來報道。啓元帥現有南朝元帥統率大兵。已於營外列成陣勢。在外討戰。薩牙又聞報。哇呀呀大聲大叫道。既然如此。今日不與南蠻決一死戰。誓不回營。衆將官可隨同本帥一齊出戰會敵。當下衆番將一聲答應。立刻跨馬發兵。一齊冲出營來。李元帥正在觀望。忽見番將出陣。便令各軍一字排開。縱馬提刀。一聲大喝道。來者可是番營主帥。薩牙又應。薩牙又聞言。也就縱馬出了旗門。大聲喝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李廣先將薩牙又一看。但見他身長九尺。面黑而眉黃。惡狼狼一雙碧眼。頭戴金盔。身穿鐵甲。手持狼牙棒。雖然生得貌醜不揚。却是威風凜凜。當下答道。你且聽了。本帥乃南朝天下都招討英武伯李廣是也。本帥現有一言。你且靜聽。我中朝與你邦狼主。平時並無仇恨。亦甚和好。皆因逆賊劉瑾等。帶入你邦。你狼主不免聽他的一片誣言。以致舉兵動衆。枉勞士卒。空費錢糧。劉瑾等不過是窮無所之。藉此妖言。以惑爾邦狼主。彼却藉此公報私仇。你狼主不明。誤信詭計。公然犯境。未免失了我兩國的和好。爲今之計。爾等可速速退兵。將劉瑾等這一干奸賊。捆送我邦來。本帥不但與你國尋仇。且可代你國奏明天子。說你狼主皆誤爲劉瑾所惑。天子見本帥如此奏陳。斷不加罪你邦狼主。而且和好如初。若果執迷不悟。你可知本帥兵強將勇。斷不能使爾等犯我邊疆。眼見得玉石俱焚。士卒殲滅。李廣說了這番話。只見薩牙又兩眼圓睜。雙眉倒豎。大吼一聲。說道。南蠻休得巧言。我國狼主久想中華天下。豈徒因劉瑾等所言。而况你邦昏君不修朝政。人員各戀聲色。人人怨恨極矣。明主代天行道。拯救萬民。我國狼主寬厚仁慈。正可爲爾邦之主。代天伐罪。理所應該。你如束手投降。

將來定不失封侯之位。若果妄自尊大，眼見雄兵直入，踏破你的城池。李元帥不等他說完，立刻命張穀出馬去會薩牙又大戰，不知勝負，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小張郎幻術戲敵將 勇楚雲美貌惑番奴

話說張穀見元帥命他出馬會戰，當即一聲答應，他却穿盔甲，只有手執兩柄雙尖刀，笑盈盈的飛馬而出。大聲問道：還是你同本將合戰，還是誰人出馬？薩牙一見，甚是疑惑，暗道：這樣一個年幼哇，怎麼也能出戰，而況他這不倫不類的樣子，既為大將，怎麼不穿甲？只穿着一領大衫，原來張穀頭戴一頂元青平頂方巾，身穿着是白綾縐花直裰，脚穿粉底烏靴，腰束絲條斜挂佩劍，手內執定兩把雙尖刀，大袖子飄飄的，那裏是個大將？分明是個公子。薩牙一看畢，先還疑惑，忽然轉念一想，不覺怒道：這分明他藐視我邦，故不派大將出馬，着一個小孩子來與我對敵，豈不可恨！因顧左右問道：誰將這小孩子擒來？一語未完，只見合奇薩裏西一聲應道：末將願往，說着手提長鎗，把馬一夾，冲出陣來，因大喝道：你這小孩子，汝胎毛未落，乳牙未脫，敢在戰場上逞能，快通名來，好待本將軍生擒你過來。張穀道：你問本將軍的姓名，本將軍姓張名穀是也。汝既誇口，可放馬過來，管叫你有頭顱來，沒頭顱去。你來罷。合奇薩裏西聞言大怒，當即舞動長鎗，飛刺過來。張穀將手中雙尖刀，向上一架，只聽噹的一聲，架在一旁。二馬過門，回頭又殺一來一往，約有十數個回合，只見番將又是一槍，只望張穀分心，刺到張穀一見，暗道：我何不將他耍一耍，使這一槍刺空，有何不可？心中想罷，即將身子一幌，早已不知去向。合奇薩裏西一槍正用力刺來，却好刺過空，又因他用力太猛，不覺身子在馬上一幌，幾乎跌下馬來，趕着勒住坐馬，按定手中槍道：一聲，可奇怪了，分明見這小孩子坐在馬上，何以忽然不見？難道我已將他刺下馬麼？復向地上一瞧，那裏有個人影，好不納悶。正在吃驚之時，忽聽那馬上喚道：番奴何必驚疑？本將軍在此，你敢與我決一死戰麼？合奇薩裏西抬頭一看，果見張穀依然飄着大袖，坐在馬上。番將只急得七孔生煙，三尸冒火，哇呀呀一聲大吼道：好大胆的妖人，敢戲弄本將軍麼？看槍罷，說着便惡狠狠的，又是一槍刺來。張穀也不招架，便說道：且慢待本將軍讓你一言未了，倒又不知去向。番將更是着惱，連連大罵妖人，正在大罵之間，忽見張穀在番將左首一聲喚道：番奴，你不必罵了，本將軍來取你狗頭了。合奇薩裏西聽說此言，趕着轉過馬來，見張穀在左邊拿着雙尖刀，在那裏作欲下不下之勢。番將如何忍耐得住，便又分心一槍向張穀刺來。一槍方纔刺出去，又不知張穀何處去了。正在氣忿填胸，又聽右首喊道：我在這裏等你，你快將槍來刺，若慢一點，我要去了。

番將急急轉身來看，果見張毅在右首望他招手，合奇薩裏西如何忍耐呢？復又一槍刺來，張毅等他槍到面前，又給他刺了過空，他又不知去向，就如此忽隱忽現，或左或右，把個合奇薩裏西戰得汗如雨下，連一槍也不會刺中，兩國兵丁亦均詫異不止。薩牙義更是驚詫，因命合奇薩裏東出陣助戰。薩裏東一聲得令，手舞鋼叉，飛馬出陣，一聲大喝，小南蠻休得幻術欺人。看本將軍的義罷，說着一叉刺來，張毅正要迎敵，官軍隊裏却惱了一人，一聲喝道：番奴休得逞強，俺來會你。這一聲雖不打緊，那種嬌柔滑脆，真令人魂消魄散。薩裏東一聞這句嬌音，也不舉叉往下來刺，却微眸去看這來將，只見那馬上坐一人，頭戴一頂八寶銀盔，珠抹額，光明射目，身穿一件堆雲鎖子魚鱗甲，內襯湖色縐花戰袍，銀盔上一朵朱纓，頂門高聳，柳眉杏眼，粉面桃腮，足下穿着一雙鑲鐵鍍銀的戰靴，手持銀槍，跨下銀鬃馬，那裏是員戰將，分明是個美貌嬋娟，那邊是俊俏書生，這裏是英雄美女，中華盡出許多天姿國色，真正可羨。好一個美貌將軍，因卽喝道：南朝美貌將軍，你甚姓名誰，可快通過名來。本將軍好帶你回本國，做一個美貌的俊俏蠻童。楚雲聞言，又羞又惱，也就大喝道：番奴，難道你連烏珠兒都沒有麼？你看這大纛旗下，不是寫着大字麼？你何必再問。只要睜開鳥眼，去看便知道了。薩裏東聽說，回頭一看，只見大纛旗上寫的一個楚字，旁邊又有一行小字，寫是平番副元帥忠勇侯薩裏東看畢，大笑道：原來你就是副元帥，本將軍可不能叫你美貌將軍，竟要叫你美貌副帥了。你既爲副帥，爲什麼生得如此美貌呢？看你腰肢真如一捻，又怎能上陣交鋒呢？楚雲不覺大怒，復又喝道：番奴休得多言，看槍罷。說着，爛銀槍直向薩裏東迎面刺來。薩裏東趕着舉槍相迎，兩個人便大戰起來。一來一往，約戰了有十多個回合。薩裏東雖然是個番將，却敵不住楚雲，漸漸汗出如雨，萬難抵敵，因卽虛刺了一叉，把馬一夾，望西逃走。楚雲那裏肯捨，也就拍馬趕來，口中喝道：番奴往那裏走？本帥來也。正趕之際，忽見番隊中又出一員大將，攔住去路，一聲大叫道：驛卿別來無恙，你不必趕了，你看我，你可記得我是誰呢？楚雲聞言，急抬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劉彪。賊子登時不覺面紅起來，又聽劉彪說道：前者自卿走後，無日不系於懷，何以你當年那種無情？今日幸又相逢，真是三生有幸。年華雖隔，丰韻猶存，可羨可欣。楚雲不等他說完，便卽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把銀槍一擺，直刺過來。劉彪本非敵手，免強將這兵器前來招架，不到三合，早被楚雲殺得力疲筋酸，只得拍馬而逃。那邊薩裏西仍與張毅在那裏死戰，張毅也不結果他的性命，只與他戲耍玩皮，把薩裏西急得火高三丈，只是無法，若要逃走，又未大敗，且非抵敵不住，只是測摸不定，不能刺中他一槍。此時却大惱了番將薩牙義，鞭梢一指，喝令全寨番兵番將，全行殺出自己，也舞

動狼牙棒直沖過來。李元帥一見也就飛馬而出。上前助戰。只見兩家士卒殺做一團。只殺得塵沙飛天。人屍倒地。李元帥一面殺。一面留意。見他番營內所有番兵番將。全行出來。寨內已經空虛。便即將鞭梢往後一指。卽是個暗暗的號令。便令放炮。引動番兵。不一刻。只聽連珠炮响。薩牙義驚疑。聞兩軍對敵。只聽金鼓齊鳴。此時那裏有炮响助戰。正在暗忖。忽聽一片喊殺之聲。如山崩地裂一般。只看洪錦。傅壁芳。左龍。右虎。從寨左殺來。甘寧。鄭九州。喻昆。木林。從右寨殺到。桑黛。徐文亮。從寨後殺到。八員猛將。一萬雄兵。分三路夾攻過來。大刀闊斧。大戟長槍。一任他紛紛亂砍亂挑。把那些番兵。只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個個爭先逃命。此時薩牙義只得奪路而走。惟最嚇煞了史宏基。劉瑾。花球三人。幸虧帶有逃走的十數名家將。保護着三人而逃。那些番兵。噙哭連天。呼爺喚母。番兵四散奔逃。番將捨命而走。這邊李廣等一衆英雄猛將。都個個奮勇當先。追趕前去。直至數十里外。李廣方纔收兵回城。薩牙義及衆番將見李元帥收兵回城。衆番纔驚魂稍定。當下收領殘軍。查點兵馬。折傷何止大半。薩牙義仰天長嘆道。俺用兵以來。未有如此大敗。今李南蠻詭計多端。令人莫測。殺敗我如此光景。怎教我回去見狼主呢。正在自思自嘆。毫無主意。忽見烟塵陡起。炮响連天。薩牙義嚇得大叫一聲。跌下馬來。畢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薩牙義敗走飛雁谷 米花青援救東海邊

話說薩牙又被李廣四路伏兵。殺得大敗。落荒而走。兵將折傷何止大半。直走至二十里外飛雁谷地方。見李廣的兵退回。方纔神魂驚定。便仰天嘆道。如此大敗。何以回見狼主。遂欲拔劍自刎。當有合奇薩裏西等上前勸道。元帥切勿如此。勝負乃兵家之常。可趕急回本國。求狼主速發兵馬。前來與他決戰。以報今日之仇。想狼主當無不允。薩牙又見諸將苦苦相勸。只得允從。遂卽命所有敗兵殘卒。暫且安營。彼時却已二更將近。話猶未了。只聽一聲連珠炮响。見飛雁谷內烟塵陡起。燈火齊明。又殺出一彪軍來。爲首二員大將。當先喊道。番奴那裏走。我等奉元帥命令。等候多時了。俺乃大將軍駱熙。我乃大將軍蔣豹。是也。快快下馬受縛。薩牙義毫無防備。一見蔣豹。駱熙。二人殺出。真個是魂消於天。魄消於地。坐在馬上。幾乎跌下馬來。那些番兵不知谷內有多少人馬。個個拋戈棄甲。奪路而逃。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薩牙義又與衆番將奪路而逃。逃至五里以外。在馬上喊道。天呀。又遇這一場截殺。不知兵將又傷了幾多。說着便回頭查點人馬。所幸將官尙未傷折。只有士卒又傷折了一半。薩牙義說道。我們可連夜趕至東海邊。尋覓船隻。以便急急渡海。一來



可早些回國去請精兵。二來恐防官兵還要追來，那就更不妙了。說畢就催趕人馬，直望東海邊而來。看看到了東海邊，薩牙義顧左右說道：「我等到此，當可無虞了。衆番將也說道：「元帥可以放心罷。既到此，斷不會再有蠻兵追趕前來了。話猶未完，忽聽一聽炮响，鼓角齊鳴，喊殺之聲，驚天動地。那一派燈光火把，照的如同白日一般。爲首三員大將帶領一隊官軍，從斜刺裏攔住去路，也不打話，即便動手搶上來，就刺可憐那些番卒，真個是驚弓之鳥。到了此時，沒有一個不哀哀求饒，又聽得一片的哭聲，不絕於耳。薩牙義等一衆番卒，見此處又有大兵埋伏，齊殺出來，你道各番將可怕不可怕？只得捨命奪路而去。那裏知道衝突不出，被雲璧人廣明、胡達等三人率領大兵，將番衆團圍住。又乘他三人圍住，殺裏住殺，只殺得薩牙義胆落魂銷，入地無門。上天無路，那劉瑾、史宏基、花球三人，便是心驚胆裂，坐在馬上，只是亂抖。薩牙義又見他們三人如此，也就大恨起來，口中喝道：「你等也忒膽小了，爲何要現出這等醜態？貽笑我邦，就是逃走不出，也不過一個死字，又算什麼要緊的事？」劉瑾、史宏基、花球三人聽了此言，是無可如何，只有望着他三人，呆若木雞而已。番兵到了此時，大半皆跪下來，哀求饒命。薩牙義等捨命左衝右突，意在沖開一條血路，預備逃生。那裏沖突出，正在危急，忽又聽得海邊炮响連天，不一刻，只見官兵紛紛向兩邊退讓。薩牙義道：「這裏一枝兵，尙未解厄，已殺得殘骨碎屍，若再添一枝兵前來助戰，任我是個天神，也不能逃走的了。」又復嘆道：「大約我的性命要在此喪亡了。正在暗慮，忽在燈光下，隱隱看見對面殺進一枝兵來。薩牙義仔細一看，方纔看見是本國人馬，因不禁大喜起來。你道這番邦隨後的兵，怎麼來的呢？原來紅毛國狼主米花青，自那日發兵出關去犯中原，又恐不能取勝中原，正是坐臥不安，狐疑滿腹，忽有軍師非非道人出班奏道：「狼主何須憂慮？貧道只要聊施小術，立刻將中原所有的人馬，全行殺他一個片甲不留。雖然如此，還得狼主御駕親征，方可平服。原來只非非道人善知六丁六甲，左道奇門之術，當時奏道：「米花青便深信不疑，因此傾發全國之兵，又帶了自己的女兒飛雲公主、駙馬仇裏紅，這飛雲公主生得千嬌百媚，善用兩柄銅錘，真有萬夫不當之勇。仇裏紅也是英雄無敵，米花青命他爲催糧官，備了千號戰船，帶領全國番兵，向中原進發。這日方到東海，正要上岸，忽有敗走的番兵到了東海邊，見有無數的戰船，打着本國的旗號，知道是本國的救兵來了，因此趕到了船上，報明一切，非非道人一聞此言，不禁大怒，當下令各船兵馬齊上岸去，奮力攻打，所以纔將雲璧人廣明、胡達這三人的兵殺得紛紛向兩旁退讓。當下胡達、廣明二人，見有番兵前來接應，即便要去迎敵。雲璧人因不知敵人虛實，即止之曰：「萬不可輕而無謀，是取敗之道。不若權且退兵，趕回行營，稟明一

切再作道理。廣明胡達只得答應。當即吶喊一聲。全行將所有官兵退盡。直望行營而回。這裏番將薩牙叉也就收拾殘兵。去見狼主。與非非道人當將致敗之由。細細稟明一切。復又請罪。米花青尚未開言。非非道人即便說道。此非元帥與諸位將軍之失。乃誤中李南蠻之詭計。今貧道既已到此。那怕他詭計多端。只須貧道聊施小術。便將他殺的個片甲不回。元帥不必憂慮。歇兵數日。再與他交戰。報復此仇。便了。當下米花青也無可說。只得向非非道人說道。孤今喪師折將。若不報此仇。何日回國。總望軍師助孤一臂之力。非非道人道。萬歲放心。貧道當竭力報効。以報此仇。便了。米花青大喜。當下命令營兵卒。進前十里安下營寨。這且不表。再說李廣追殺番兵。大獲全勝。回城之後。查點兵卒。也折傷了一千餘人。所幸各將無一傷損。李廣自是大喜。就為各將分別記了功勞。到了次日一早。駱熙蔣豹也就回營交令。並獻納所獲兵器。李廣便是喜不自禁。也就上了功勞簿。此時專待雲璧人等三人回營交令。因與楚雲。蕭子世道。若雲璧人三人更能大獲全勝。將番帥擒過來。那就大功告成了。蕭子世道。那殺戮未免劫數未終。何能如此爽快。雲璧人三人能不損折兵馬。好好回營。即是大幸。李廣道。賢弟之言。毋乃大謬。薩牙叉經某等大殺一陣。追趕二十餘里。料番兵三成已折傷兩成。再被駱蔣二位賢弟在飛雁谷又截殺了一陣。據云殺傷番兵。亦不計其數。以此看來。薩牙叉部下所餘兵馬。亦甚寥寥。何能抵敵。賢弟反說雲賢弟等不能大獲勝仗。能不傷損兵馬。好好回營。就是萬幸。然則番將能變出些雄兵來。應賢弟所言。不妨請教一二。以釋愚兄之疑。何如。蕭子世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豈可逆料。但是小弟逆料。番將兵到窮路盡之時。自有人來救應。此時却未可預決。且待雲賢弟等回來。便知分曉了。李廣向來佩服他妙算無差。也只得唯唯答應。惟有楚雲坐在一旁。不甚相信。却也絕不開口。大家正在談論。忽見小卒到來報。道雲將軍回來了。李廣聞言。即刻命他們三人進來。問話。雲璧人胡達。廣明三人一齊進來。參見已畢。李廣便問道。賢弟等想必是大勝而回。番將會否擒獲雲璧人。道。小弟等三人深自慚愧。不但未曾將番將擒住。且並未會得勝。因小弟等正將番兵團圍住。在那裏並力廝殺。滿望一戰成功。將番將擒獲過來。免致再多一事。那知正戰之際。忽然海上到了有千餘號戰船。全是紅毛國救應之兵。當下一聞岸上番兵被困。彼等就棄船登岸。出其不意。趕殺上來。小弟又不知彼軍虛實。深恐輕入重地。致有損兵折將之虞。故此也就退兵回來。報明。再作計較。李廣聽了這番話。固佩服蕭子世有逆料之明。且喜雲璧人有見機而作之智。當下大喜。即命璧人等安歇。再作良圖。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李廣聽了雲璧人一番話，知道紅毛國有救兵到來，心中頗深納悶。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正擬着人去探虛實，忽見探子來報道：啓元帥探得紅毛國續到之兵，已於城外二十里逼近飛雁谷下寨。李廣聞言，正欲與蕭子世商議攻營之策，忽又有一個探子報道：啓元帥今日探得番營內有員女將，親帶一千名女兵，已出了番營，來此討戰了。請元帥定奪。李廣聞言，好生納悶，因想道：凡是營內有了女將，必多邪術，須要小心禦敵。方好。正慮之間，忽見小軍進來報道：啓元帥現有番營女將，在外討戰。李廣聞報，即顧左右問道：那位將軍出陣？只聽胡達一聲答應，末將願往。李廣道：此去要小心。胡達答應，當即提了板斧，帶了兵卒，跨上馬，一聲炮响，冲出城來，到了沙場，兩邊兵卒列成陣勢。此時李廣等也在城頭上掠陣，且說胡達來到陣上，但見番營內那員女將，生得千嬌百媚，手執兩柄鎚頭，橫壓馬鞍之上。胡達看異，即便一聲大喝，道：對面番女聽了，俺家問你，你既是閨中弱女，該謹守閨門，方是道理。怎麼如此不知羞恥，竟帶着兵馬前來廝殺？速速通過名來，好待俺將你捉住，劈分兩半。那番女聞言，不覺大怒，道：呔！南蠻聽了俺乃大紅毛國狼主之女，米飛雲公主是也。你何人，速速也通名過來。本公主鎚下不打無名之卒。胡達也道：俺乃天朝都招討大元帥麾下大將軍，烟葫蘆胡達是也。汝既逞能，看胡老爺的利斧罷。說着，舞動兩把板斧，直向米飛雲砍來。飛雲也是趕着，將兩把銅鎚，前來迎敵。彼此就一來一往，大戰起來。但見這個斧如鵬鳥雙翅騰空，那一個鎚似流星明光閃閃。兩人約戰了有七八個回合，早把胡達殺得兩膀酸麻，筋酥力疲，暗道：好一個利害番邦女子。俺胡達怎麼遇着的美貌佳人，俱是武藝精詳，抵敵不過的。從前被那個史錦雲捉住，不虧李大哥說情，俺却要吃了大苦。今日遇着這飛雲，也是美貌無比，也是英勇絕倫。看這光景，我說不定還要被他捉去。若果爲他捉去，可不要笑煞同營兄弟。麼？却要小心。萬萬不可被他捉去。俺不如趁早逃走罷。胡達正待打算逃走，那知米飛雲雙鎚一起，直向胡達當頂下來。胡達那敢怠慢，只得用盡平生之力，將兩斧往上一架，却好米飛雲的雙鎚已到。就此兩邊一分，只聽噹啷兩聲。胡達的兩把板斧，早已打落在地。胡達說聲不好，急急將馬一夾，正要逃走。那知米飛雲眼尖手快，早已將右手的鎚頭，並在左手就這一伸手，早將胡達擒過馬來。胡達被米飛雲早已擒住，夾在腰間。胡達大聲喝道：俺爺向來不喜女色，你將我捉回去，要想與你成親，却是做不到的。我勸你放俺下來。我回到大營，請一個比你還要美貌將軍出來，好待你將他捉回。那時他又好色，你又快樂，那纔真是一對郎才女貌呢。俺這烟葫蘆臉，如黑炭一般，有什麼可愛。米飛雲聽說好

不慚愧。本待將他打死。只是一心要捉活的。因此將胡達向地下一摔。喝令番兵代我將這廝捆綁了。說着番兵早走過來。將胡達翻轉身子。四馬倒攢蹄。捆了個結實。着人先送回番營而去。此時李廣等在城上看的真切。正欲派人出城迎敵。早有廣明大怒。起身狂吼一聲。急提牛耳潑風刀。也不請令。立刻飛下城頭。跨上馬。沖出城去。兩陣對圓。也不打話。便飛舞潑風刀。向飛雲當頭就砍。米飛雲急架相迎。兩馬來往交鋒。未及十合。廣明也有些抵敵不住。心中暗道。好一個利害的番女。俺若是被他擒去。若不是買一個。又添一個麼。俺可要早早逃走。不要再爲他所擒。正在暗想。米飛雲大喝一聲。道。好大胆的禿驢快代我過來罷。說着一伸手。早又把廣明擒過馬來。廣明見已被擒。也是大罵不止。口中說道。俺是出家人。最戒的是女色。你將我捉回去。俺也不能與你成親。你雖愛我。我可不能遵命。米飛雲被辱。口中雖不答應。心下却想道。枉是中華的人。皆生得這般一樣的油嘴。煞是可惡。當時也將廣明摔落塵埃。喝令小兵綁起。李廣在城上看見廣明又爲所擒。不禁大怒。急要自己出馬。只見旁邊走上喻昆。鄭九州。二人齊聲說道。不須元帥出城。且待末將等將那番女擒來便了。李廣道。二位賢弟。須要多加小心。鄭喻二人一面答應。一面下城跨上馬。提了兵器。即刻沖出城來。米飛雲見城內又出來兩名小將。先把他二人打量了一回。覺得比前兩位好得多了。鄭喻二人一見米飛雲在那裏望自己。便同聲喝道。好個不知羞恥的賤婢。征場上面。只知打仗交鋒。你這女子。看我等二人。難道是你愛上我的標臉。想我等做女壻不成。米飛雲聽了這句話。不覺臉上一紅。喝聲。油嘴賊。不要說口。看本公主的鎚罷。一言未了。兩把銅鎚。早飛打過來。喻昆。鄭九州。那敢怠慢。趕着夾攻過去。三人大戰起來。那知米飛雲的本領。真是出衆超羣。不上數合。喻昆。鄭九州。正要救。又被米飛雲伸開玉手。將鄭九州也擒過馬來。口中說道。本公主今日且回營安歇。明日再來捉你家主將便了。說着。便令鳴金收兵。回營而去。李元帥一見。也就鳴金。各軍收兵。回城。李元帥下得城來。進了中軍帳。好生納悶。便與蕭子世道。番女如此利害。今日一戰。力擒我四將。只恐他們四人到了番營。定是凶多吉少。這便如何是好。蕭子世道。元帥不必過慮。某已預算及此。四將雖然被擒。不致有性命之虞。且待明日一經出戰。自有人可以解之。但內中奇情。不可預洩。事後自然知道。李廣道。但願先生神算。本帥也可放心了。說罷。各人退回本帳不提。且說米飛雲回到本營。交過令。紅毛國王。米花青。見女兒力擒四將。大獲全勝。好不喜。當當下哈哈笑道。我兒真不愧爲女中豪傑。閩內英雄了。王兒且歇息去罷。米飛雲道。孩兒捉來四將。且將他推至門前。待女兒問他一聲。狼主答應。即命人將捉來四將。推至張前。胡達等一見飛雲。米花青在上。不但不跪。反而大罵。

不止。米花青見他等四人罵不絕口，不禁拍案大怒，喝令推出營門，斬首號令。胡達等一聞，復大笑道：「如此甚好，我等有了卸典了，赤胆忠心，力圖報國，今日死於王事，必然千古留名，豈不大樂！惟患爾這番奴明日我家大元帥親自出兵，爾不免有碎尸萬段之苦，你可速速上綁，將我等斬訖，米花青更加大怒，喊聲不絕，只令速速開刀。米飛雲在旁，忽然勸道：「父王且請息怒，諒這四個敗將，有何施展，現在毀罵父王，本來應斬，但是他等既說出那李廣要親自出戰，即更好了。今日且將他四人打上囚車，俟孩兒明朝捉住李廣，一齊斬首示衆，有何不可？」米花青聞言大喜，當即答應。命人將胡達、廣明、喻昆、鄭九州一齊打上囚車，好生看管，不可有誤。小番答應，將四人拉下帳來，接着薩牙牙等一衆番將，來與公主道賀。當日大排筵宴，與飛雲慶功。至晚散席，米飛雲回歸後帳，各番將也就出大帳，各回本營去了。一宿無話。次日飛雲又到中軍，在米花青面前請了令，帶領一衆女兵出了番營，又向城中討戰，到了城下，列成陣勢，向城上小兵喚道：「你且聽了，可速報你主將知道，可急速着令能征慣戰之將出來迎敵，不要再如昨日那等無用的小軍，徒然被公主娘娘擒着，使你等出醜，說罷討戰不已。」當下小軍聞知，也就飛報元帥去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米公主有意屬情人 左先鋒無心戀番女

話說李廣聞報米飛雲又來討戰，當與蕭子世議道：「昨日先生所言，今日上陣，必有解救四將之策，但不知着何人前往。」蕭子世道：「此非桑賢弟去不可解救，因他平時精習威儀，且因他就裏有一段良緣，是以非他不能退敵。」番營女將元帥可即傳他進來，令他出去退敵便了。李廣大喜，即命桑黛出陣。桑黛也就答應，當下蕭子世吩咐道：「將軍此去，如番營女將有什麼話，與將軍說，將軍儘管答應，不必推辭。大功告成，皆將軍一人身上，切勿不可有誤。」桑黛狐疑不定，只得唯唯退下，帶戟上馬，帶了一千名兵卒，沖出城來，兩陣對圓。一見番營內那員女將，生得千嬌百媚，好不可愛。但見他頭戴金冠，腦後飄着兩支雉尾，身披鎖子連環甲，內襯水綠戰袍，雲鬢微鬆，耳環低挂，眉如柳葉，面似桃花，櫻桃口，柳蠻腰，玉指尖尖，抵押着兩柄銅鎗，坐下一匹桃花馬，身子妖嬈，體態輕盈，桑黛看罷，暗暗叫絕，因道：「如此美貌，若比我那麗仙、嬌娜似尚有餘，若比我那驚鴻、端方以嫌不足，以之比秋霞，而秋霞亦不足以比其豔麗，不道如此一個絕色美貌女子，竟能力擒四將，難道以色惑人麼？」那桑黛目不轉睛，在這裏打量飛雲，那知飛雲一見桑黛，早已真魂出竅，暗暗說道：「奇哉！好一個美貌將軍，你看他頭戴銀盔，身穿銀甲，素羅戰袍，手執方天畫戟，真個千般嬌態，萬種

風流無限風情，生於眼角，數重春色，偏在眉梢。這樣一個美將軍，好不令人可愛，只可恨我米飛雲生長番邦，不能匹配這種風流男子。又無端的配了那一個性情暴厲，面貌粗陋的駙馬，與他相對終身，他又全不解被底溫柔，枕邊旖旎，良辰美景，辜負春光，薄命堪憐。白頭何趣，今見了這位美男子，真令我萬種愁腸，一腔幽憤，全集在一起了。我若能與這美貌將軍成其眷屬，縱然早死，不克享年，也覺稍占風流。雖死無恨，阿呀！我的皇天呀！何不將奴家生在南朝，偏把我生於番地，把我想來，料這位美將軍在家之時，那些嬌妻美妾，也不知道得到許多。依翠偎紅之樂，憐香惜玉之心，我怎能覈將他帶進宮中，明爲侍妾，添香，暗作鸞交鳳友呢？米飛雲想到此處，不覺神魂飄蕩，玉肩酸麻，險些兒將一對銅鎚，跌落在地。桑黛看他如此，也知道心中有事，不免也就向飛雲出神。一男一女，兩個皆生得千嬌百媚，四隻眼目不轉睛，在那裏迴環微視，脈脈相思。這征場上戰鼓擊擊，他二人若不會聽見，你看我，我看你，本來是個上陣打仗，倒變成了我愛你憐，兩個人竟把交戰的這件事，拋在九霄雲外。兩邊的兵卒到了此時，實在看得好笑。實在看下去，不得不提醒他一番。當下桑黛的小軍一聲說道：「桑將軍何事尋思，還不交戰，却待何時呢？」桑黛聞言，這纔如夢初覺，臉上一紅，拍馬向前，輕搖畫戟，一聲喝道：「來者女將，你可是米飛雲麼？」飛雲也是目蕩神搖，凝神細看，忽聞一聲呼喚，這纔驚悟，不覺面泛桃花，一聲應道：「然也。」將軍名姓，亦望通報過來。桑黛道：「我乃南朝都招討大帥英武伯麾下左先鋒桑黛是也。」飛雲聞言，當下答道：「原來是桑將軍。」奴家亦已久問其名了。但是將軍會傷我國數員大將，今日見了奴家，作何對敵呢？」尚望將軍一言，以便奴家遵依。桑黛道：「勿得多言，看戟罷。」說着一戟刺去，却只用了三分力。飛雲見方天戟分心刺到，暗道：「他原來不知我的用意，一些兒惜憐之情都沒有。」第一戟就向我分心刺來，一面趕着舉鎚招架。那知鎚纔靠在戟上，却好桑黛已將畫戟抽回。米飛雲暗道：「他原來是假作如此，其實也有些用意了。」於是就將銅鎚還擊過去，只用了三分力。桑黛見他鎚來，趕着用戟招架，却皆是暗暗的，不會用力。外面尋殺樣子罷了。兩人戰到有十數個回合，只見米飛雲媚眼一飄，望着桑黛低聲說道：「小南蠻，你果然利害。本公主殺不過你，你休得追趕下來。說着虛打一鎚，撥馬便走。」桑黛見他撥馬敗走，暗道：「他的鎚法並不會散漫，何以遽敗？其中必然有詐。我却不可去趕上了。他當遂勒馬不追。」米飛雲見桑黛不追，頗深疑惑，暗道：「我如此誘他，他竟不來追趕，難道他真個無情麼？也罷，我何不再回轉去，將他引誘一番呢？」說罷，復又兜轉馬頭，向桑黛說道：「好一個先鋒，如此胆怯，竟不敢追下來，足見大明營內，並無能征慣戰之人，皆是力怯胆弱之輩。」這兩句話一說，把個桑黛說得怒目圓睜，一聲大喝道：「賊了頭，你打量

本先鋒真個不敢追你麼。不過看你這般柔弱，經不起本先鋒一戟。本先鋒要留你多活一時。今既如此，是你自尋死路。不能怪先鋒心忍了。說着把馬一夾，直追下來。米飛雲見追下來，也就催動征駒，如旋風一般。米飛雲在前急走，桑黛在後追趕。約有十數里外，米飛雲回頭一看，見後面並無兵卒趕來，忽將坐馬一勒，掉轉頭來，嬌滴滴的聲音向桑黛說道：「桑將軍且住。奴家有話與你說。」桑黛聞言，也就勒住馬頭，說道：「公主有何話講？」即請言明。米飛雲道：「奴家無他話說，惟見將軍英勇無匹，才貌雙全，實深羨慕。但不知青春幾許，在中國所封何官？」堂上椿萱可否在堂？閨中可曾否齊眉，尚望將軍言明。奴家另有一事與將軍商量。桑黛聽他這般說話，心中早已明白，暗道：「這番女如何這等無恥？雖然我生就風流，這沙場之上，斷不能惹此邪魔入彀。我何不如此如此，將他作耍一番，叫他病害相思，早早命歸地府呢？」想罷，便回答道：「既承辱問，本將軍年方十九，官封一品大將軍之職。堂上椿萱早已去世，閨中尚未結婚。公主忽問此言，莫非有意於小子麼？」米飛雲聞言，心中大喜，因又含羞說道：「將軍呀，奴家雖然生長外邦，也還薄具姿色，怎奈我父王毫無眼力，代奴家招一駙馬，爲人既粗且俗，情性強暴，不解風流。奴家每於月夕花晨，多所暗恨，只恨錯配姻緣，薄命紅顏，竟難得一個畫眉夫婿。心傷腸斷，莫可如何。說至此，不覺眼眶兒一紅，潑潑的流下淚來，掩面悲啼，征衣溼透。桑黛看見如此光景，暗道：「這真奇了。」因又問道：「公主何以如此傷心，莫非你駙馬真個不知公主的心意麼？」有甚隱情，不妨對小生直說，或者可以商量。小生性最風流，而且是個癡情種子，公主不必如此悲泣了。可趕緊說了罷。」恐防有小兵到此，看見了不成話，說飛雲聽罷，又羞又喜，欲言不言，又停了一刻，只見他面上一紅，帶笑含羞，緩緩說道：「將軍，奴家有一句報顏之言奉稟。不知將軍可能容納否？奴家不揣蒲柳之姿，願結鴛鴦之好，不必說將軍閨中尚無佳偶，即使有了賢淑，奴家雖屈在添香之列，亦所甘心。尚望將軍勿嫌陋質，即祈允從。奴家終身有幸了。」桑黛聞言，暗道：「我早料他有此一段言詞，然未免太覺厚顏，不顧了。因即答道：「公主之言差矣。以公主之美貌，小生何嘗不想，且恐思之不得。今承公主下問，正求之不得了。奈公主既已于歸，早已招了駙馬，我雖是個癡情種子，終不能使公主拋却原配中道改途。而况敵國不婚，小生縱却有情，公主也極有意，奈於大禮不合，我何能甘蹈罪名？」即公主也有不便之處，尚祈公主三思，勿作癡情之想。還是論一番交戰情形罷了。」本將軍一片的良言，尚望公主勿怪本將軍薄情，不知飛雲聽了這番話，其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公主癡情先鋒沒法 將軍俯允駙馬何辜

繪圖三門街 第八十六回

話說米飛雲聽了桑黛一番言語，心中想道：據他所說於大禮不合，很有道理。我合當按定神力回邪念，怎奈無端惹下風流債，何忍君前一旦拋我？既說出這樣，怎得回頭呢？若再與他情商，斷乎不肯。我何不如此如此，還怕他不應承。心中主意打定，復又說將軍休得媚語花言，將奴來騙。我只問將軍一句：行則便與奴家好好商量，訂此百年之約，不行將軍勿怪奴下毒手了。桑黛道：非我不行，奈有這兩件難爲之事，何能屈從呢？米飛雲道：將軍是斷斷不行，桑黛道：非是不行，實礙於不便，因此上實難從命。飛雲道：你果真不行，桑黛道：定然不行。米飛雲道：將軍是斷斷不行，看劍罷。桑黛不等他劍到，早已一戟刺了來。飛雲見他一戟刺到，也不招架，也不迎敵，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喝聲住。桑黛拿着一枝戟，空教着一個刺人的架子。登時如泥塑木雕一般，坐在馬上。如醉如癡，動也不動。飛雲一見好生憐惜，當即把兩柄鎚頭拋在地上，自己跳下馬，走到桑黛面前，將桑黛輕輕抱下。雙手抱定，一跌身將桑黛抱在懷中，坐在地。上此時桑黛口中雖不能說話，心中亦甚明白，坐在飛雲懷內，只覺得一陣奇香，直撲鼻管，兩眼又對面向飛雲仔細一看，真個是令人魂銷，若要立起身軀，只覺身軟如綿，毫無力氣。心中暗道：這更奇了，怎麼他念了幾句鬼話，就把我弄得是夢非夢，如醉如癡，只却怎生是好？復又將飛雲細細看了一遍，不禁神搖心動，自持不來，心想何以自持不來，又見飛雲輕啓朱脣，在自己耳畔輕輕喚道：我的冤家，奴爲你如此殷勤，你怎麼毫不憐惜？將軍如肯允諾，願諧燕好之情，奴家即刻念咒退神，請君上馬。若再不允，休怪奴下了毒手。銅鎚一起，將軍命卽歸陰。桑黛聞說此言，暗道：我若不允，萬一他竟下毒手，我又被他弄得如死人一般，不能動彈，豈不是束手待斃麼？而况他如此真心，也覺撩人情意，又受蕭子世臨行囑咐，令我遇番女之言，終當允諾。難道我與飛雲真個有婚姻之分，所以纔如此無端相遇，便即彼愛我憐，不然他何以又不愛別人，獨愛我桑黛呢？也罷，我何不就答應他，再作計議呢？一面暗想，一面望着飛雲，若有不忍分離之意。飛雲却早已看出，復又問道：如此看來，莫非將軍已能首肯麼？桑黛望着飛雲一笑，又把頭點了兩點。飛雲一見好生懽喜，復又說道：既蒙將軍允諾，奴家便念動退神咒便了。說着見他念念有詞，忽却身輕如舊，因向公主說道：多謝公主錯愛小生，想真是天緣之合。但是小生還有三件事，尚望公主允諾。若缺其一，雖將小生千刀萬剮，小生還是不從。如蒙允從，不日卽可春風花燭了。飛雲道：將軍所言，但請言出，不要說三件，就是三十件，奴家也是要答應的。桑黛道：只有一件，頗不易行，所以小生礙難啓齒。飛雲道：且請說來。大家斟酌。桑黛道：第一件，公主能降我國，第二件，須將昨日擒去那四位將軍，送還前來，不可有誤。但是這第三件，小生固不好說，卽公主也不便聞。這便如何？



是好飛雲道。且從說來。好歹再行斟酌。桑黛又停了一停。方纔吞吞吐吐的說道。小生與公主成就良緣。在公主固却如所願。小生亦遂平生。但有一個人兒。却將他安放何處。若令他另行娶配。想定然不能遵行。眼睜睜將一個玉琢的美人。送往中國。心下也甘願麼。若將一齊帶入中國。彼此相形之下。誰願戴那一頂綠頭方巾的公主。呀。這不是一件極難之事麼。公王有何良策。能處兩全呢。飛雲聞言。沉吟一會。暗道。這件事實是不便。這便如何是好。復又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且待作成。再告訴與他。還怕他不肯相從。與我成就花燭麼。因道。那頭二件。奴家先答應下來。這第三件。奴家明白將軍之意。將軍但請放心。奴家自有萬全之策。不負將軍之望便了。桑黛趕着謝道。若蒙公主計出萬全。小生又何敢不遵芳命。一言既定。永無後悔便了。飛雲大喜。當下說道。到此已久。也須各奔路途。請將軍上馬。但望將軍勿負奴言。奴當有以報命。桑黛答應。即刻提戟上馬。飛雲也就取了銅鎚。跨上雕鞍。却好兩家兵卒也飛趕到此。二人又故意大殺起來。不上數合。飛雲拍馬向本寨而去。桑黛也就收兵回營。不一刻來到城中。入營見了李廣。先將陣上情形說了一遍。下文便欲說。帶愧含羞起來。李廣在上問道。何以欲說又止。却是何故。蕭子世在旁笑道。桑賢弟。你也不必含羞了。你本來命帶桃花。到處有紅絲相繫。三生有幸。這也勉強不來。何妨盡吐真情。一告元戎。知道呢。桑黛聞言。更羞愧無地。李廣見說。亦頗覺煞費狐疑。楚雲也就道。桑賢弟。你向來口直心快。何以今日翻變成一個女子之態呢。這是何故。既是有言。不妨說出。而况軍師也早已知道。你雖欲隱。又豈可得乎。桑黛見他三人相逼甚緊。不得已。只得將以上各節說了一遍。因道。非小弟有心如此。怎奈那女子邪術惑人。小弟只好暫作權宜之計。且可藉此將胡達等四人救出。所以纔答應於他。這一席話。方纔說完。早將一衆英雄。笑得掩口葫蘆。幾乎捧腹。李元帥聽說。也就向桑黛一笑。道。此也算賢弟一奇功了。待彼來降。本帥當代你作主。與你完姻便了。說罷。便令各將退下。各歸本帳安歇。不表。再說米飛雲。回至營中。交令已畢。米花青便問了他一番情形。見他愁鎖眉頭。悶悶不樂。因道。王兒今日陣上。莫非不會贏得敵將麼。飛雲道。今日陣上。却遇着南蠻桑黛。那人果然利害。將孩兒殺得大敗而回。因此好生慚愧。米花青道。孩兒切莫如此。昨日力擒四將。今雖敗了一陣。終是王兒有功。若云本領高強。但須明日設計擒之。有何不可。王兒你這兩日也辛苦的了。且到後帳歇息去罷。米飛雲答應退出帳來。便望後帳而去。來到後帳。那裏安息。只是心念着桑黛那樣風流。心中或上或下。展轉不定。臉上或紅或白。坐立不安。一衆婢女見了如此。也不知他心中爲着何事。也不敢問。却好仇裏紅駙馬。由本國運糧到來。當下交令已畢。已到後營來看公主。一衆婢女見駙馬來到。當即報進。啓

公主娘娘駙馬運糧到此現在進入後帳來了。飛雲不聞此言尚好。一聞此言不覺大怒喝道：駙馬到來罷了。何必要進來報我。難道還要我迎接不成。婢女不敢多言。只得唯唯退下。仇裏紅却早進去。那飛雲一見他那種粗陋形容。又想着桑黛那樣的風流模樣。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望着仇裏紅怒目而視。仇裏紅一見也並未與他較量。但走進來問道：公主有何不樂。莫非因本宮運糧來遲。公主有些不悅麼。不然本宮進來。爲何公主連答也不答。起身也不起身。只管怒目而視。却是何故。飛雲聽了這兩句話。更覺大怒。因卽罵道：好不知羞恥的東西。你也不取鏡子。自己照照你這付尊容。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還要說這無恥的話。不必說你來遲。就便你十年不見我。我也不管。我不恨旁人。這恨我父王當日匹配與我這一世。枉自生在人間。總算遇着一個不尷不尬的鬼罷了。我這裏沒有事。你且請出去罷。不要在此纏擾了。仇裏紅一聞此言。也就不禁大怒起來。罵不絕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不顧大義殺夫事仇 爲踐前言縱囚歸國

話說仇裏紅被米飛雲怒目而視。惡語相加。不禁大怒罵道：你這行爲。敢是上陣時看中了南朝美男子了。不然向來沒有這般情形。忽然到了此地。將本宮作如此看待。須知本宮也是個堂堂丈夫。斷不能使你如此。若果生了異心。不妨與你到父王辯論明白。飛雲聽罷。更是大怒。便卽刻起身將所坐的一張交椅。立刻推倒。手指着仇裏紅說道：你無須自命不凡。須知俺一個金枝玉葉的王姑。怎配得你粗俗不堪之輩。就使俺看中南朝蠻將。與你又不相干。好一個殺才。你能將我奈何麼。仇裏紅聽到此地。却萬萬忍耐不住。復又罵道：好無恥賤輩。還要自命爲王姑呢。自古以來。多少公主偷漢子去的。你旣公然這無恥可知。俺仇裏紅與你有夫婦之分。這佩劍與你有夫妻之義麼。那怕你玉葉金枝。也要試試我一劍兩段。飛雲聽罷。更是怒不可遏。拍案罵道：你且住口。你這話將來嚇誰。你有寶劍。俺豈沒有龍泉麼。你如不服。俺與你試一試。決個雌雄。仇裏紅到此。更加不能下台。便順手去掣寶劍。飛雲見他去掣寶劍。此時自己却忘却大義。綱常。急掣腰間劍。執定手中。一聲大喝。仇裏紅今日與你算了罷。一聲未完。一劍早已砍了過去。仇裏紅措手不及。登時一個頭顱。砍落在地。可憐一個番邦的駙馬。只因生得面目不佳。竟被乃妻所殺。豈不冤屈麼。當下飛雲將仇裏紅殺死。纔算洩了心頭之恨。拔去眼中之釘。飛雲氣雖平了。可嚇慌那一班的宮女。飛雲見那些宮女。嚇得戰戰兢兢。不知所措。他又一聲喝道：你等何如此懼怕。駙馬須是我殺的。與你等并無干涉。自古道：一人作事一人當。斷不帶你等受累。你等但須將營門閉起。不可洩漏風聲。本公主自有主意。那些宮女那敢違背。只得先去閉了營。

門飛雲又命一班宮女將仇裏紅屍身連夜的掩埋起來。復又問眾宮女說道：「你等聽着，頃間駙馬進宮，與俺爭鬧，出言無狀。本公主一時性起，將他殺死，現在屍身雖經掩埋起來，但明日天明，父王知道，定有一番見責。俺想我國興兵犯境，奪取南朝天下，本非在理之事。俺又將駙馬殺死，狼主知道，豈肯干休？我欲同你等歸順南朝，你等如不應允，本公主佩劍尚在，你等可不要想活命。可速速一言，願順願死。」眾宮女聞言，又驚又怕，只因平時皆知飛雲的本領，實係英勇過人，若把他惹惱了，只有死無生，而况眼見駙馬被他殺死，若道半字不肯，必然也是劍下亡身。這又何必呢？因齊聲答道：「婢子們皆願隨公主，娘娘同降南朝，公主放心，我等只知有公主，不知有別人的。」飛雲聽說，又道：「汝等既願隨本公主同去，可速速將前日擒來四員大將放了出來，使他等前來見俺。本公主有話與他等面議，不可有誤。」番女一聲答應，即刻到了偏帳，囚車之處，走進囚車，將以上的話對胡達等四人說了一遍。胡達等四人聽了此言，好生驚訝，暗道：「好一個滅倫背義了頭，胆敢將親夫殺死，去投我邦，真是罕有罕見。各人心中暗道：且不管他，只要我等有了性命回去，便是好事。」因即讚道：「好一個能明大義的公主，竟肯投降我國，真是女中丈夫。」既然如此，煩汝等打開囚車，放我等出來，與你一同去見公主，便了眾婢女。遂即將囚車上的鎖開下，放出四人，立刻就將他四人帶進了後帳。先向飛雲說道：「南朝四將業已帶來了，現在帳外候示。」飛雲聞說，即令將他帶進問話。宮女復又出來，將胡達等帶進。飛雲一見四人，便起身迎接，口中說：「四位將軍請了，前日冒犯虎威，多多得罪，只因兩國相爭，各爲其主，不得不爾。作劇今者，因駙馬仇裏紅出言不遜，本公主一時性起，誤將他身亡劍下，恐爲狼主知之，必然見罪。因思南邦元帥深明韜略，就便我國與之對敵，也不過是負嵎之勢，終久必亡。本公主又因畏罪難逃，思之再三，故決意投降大明天子，而又慮無人引荐，故此擬請四位將軍作爲荐引。本公主即將駙馬的首級帶去，以爲進獻之忱，不知將軍等尙肯容納否？」胡達等雖暗罵飛雲滅倫背義，口中却極力誇讚道：「公主大義滅親，甘心投順，真不愧女中豪傑，巾幗英雄，實深欽佩。我等何能不允作一個介紹之人？」既然決計而行，尙請不可遲緩，緩到生變，反爲不美。宜急速行。」飛雲道：「將軍之言正合我意。」本公主也絕無留戀，就從此逝，便了。說着，就帶了十數名宮女，又將仇裏紅的首級用包裹包好，挂在身旁。又命宮女拉了幾匹馬來，與胡達等騎坐，自己也上馬一齊出了營門，向李元帥大營而去。且說蕭子世自桑黛說明原委之後，日間并未有甚言語，忽然到了晚間，與李元帥說道：「某方纔卜得一課，算定四將同米飛雲於今夜五更時分，一同回營。」元帥可令桑賢弟今夜無須安眠，并令各營兵卒也須預備迎接。米飛雲此來，不但胡達等得以生還，且

由他殺却番營一員大將，桑黛賢弟這一件功勞，也算自風流中而得，不過此等姻緣，不能十分美滿，然亦五百年註定，勉強不來。李廣道：「難道一段惡姻緣，麼？」蕭子世道：「元帥此時且不必問，日後你自然知道。」現在但請傳令桑賢弟，不可安睡，各兵卒務要迎接便了。李廣也不再問，當即傳令下去，到了五更將盡，只見小軍進帳報道：「四位將軍回來了。」李廣聞報大喜，正要着小軍傳他們進帳，却好胡達等四人已走了進來，便與李廣參見已畢，站立一旁，將米飛雲所爲各節，細細說了一遍。又道：「現在營門候示。」李廣聞言，即命桑黛出門去迎。桑黛一聽此言，好生羞愧，却又驚訝不已。暗道：「此等不義之人，真是古今少有。」我當日不過以此話相難，他竟真個殺死親夫，前來從我，那裏有如此狠心之女呢？現在倒將我難住了。若不將他接進營中，軍中無戲言，怎好違背元帥之令？若竟將他接進來，我實不忍見這無義之人，沉吟良久，欲行不行。李廣也明知他實在爲難，却不認他的本意，故又催促道：「桑賢弟還不快去麼？」桑黛實在沒法，只得徐徐走出營門。飛雲一見桑黛出來，滿面含羞，帶笑說道：「桑將軍請了。」昨日將軍所約的那三件事，第一、第二、奴家早已面允，至第三件，奴家也如了將軍之約，今特帶了首級來降，以穩將軍之心，以表奴家之忱，說着便從腰間解下首級送過去。又道：「將軍勿疑，此的是仇裏紅之首，請將軍先行送入，呈與元帥驗明，以便奴家進見。」桑黛將仇裏紅的首級接過，好生不忍，不覺一陣心酸，險些兒落下淚來。暗暗說道：「仇駙馬，你可不能怨我，我却沒有謀佔你妻之心，實因欲將此語難他，不料弄假成真，就是本將軍也不免後悔。暗暗想了一番，復又勉強說道：「公主難得你愛我情深，以至如此。」本將軍感激不盡了，不必先進大帳報明，就此請公主下馬，與本將軍一同進去便了。飛雲大喜，當即跳下馬來，便與桑黛一齊進帳。先由桑黛將仇裏紅首級呈送上去。李元帥驗明，毋誤，當即命飛雲入見。桑黛走至帳下，向飛雲說道：「元帥傳公主入見。」飛雲聽說，即緩步上前，但見大帳兩旁排列將士，個個皆英雄無比，好生威武。飛雲走至帳上，向李元帥參見，不知李元帥向他說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多情子反作薄情子 好姻緣反作惡姻緣

話說飛雲進了大帳，見李廣參見已畢，站立一旁。李廣將他打量一回，也覺得甚是美貌，正欲問話，忽見楚雲在旁說道：「公主具此姣容，竟肯降順我國，非特國家之福，亦先鋒之大幸也。但不知公主今年青春幾何？」飛雲此時站立一旁，正瞻仰李廣的容貌，威嚴整齊，一表非凡，心中羨慕不已。忽聞有人問話，即抬頭一看，見楚雲生得天姿國色，較李尤勝十倍。心中一面暗想道：「我以為桑郎天下已不多見，那知此人猶勝我，不信人問真有此美貌，郎君真正令人心醉。」

一面答道。這總是謝元帥的栽培。只答得一句。又儘着向楚雲頻頻注目。桑黛看見這般光景。心中暗道。你看他到處留情。隨在有意。那日在陣上見了我。已是魂銷。真個要與我配爲夫婦。忍心害理。將他親夫殺死。前來從我。今見楚雲。又如此頻頻目送。心許。若竟與他成爲夫婦。豈不又殺我而從人。所謂輕薄桃花。隨波逐浪。到處皆是。我何必與彼結此孽緣。心中正在那裏暗想。忽聽元帥喊道。桑將軍。今公主既已矢志來歸。若不即日成就良緣。軍中諸多不便。本帥查得今日是個極好良辰。將軍可即與公主前往行轅。暫作洞房。成其美滿。本帥令人代你們陳設一切。又與飛雲說道。但是軍中各事潦草。尚望公主不必見怪。俟本帥班師之日。再行爲公主請封便了。飛雲聞言。又驚又喜。李廣又道。公主且請先去。本帥囑令桑將軍即刻便來。因本帥尚有些鋪陳物件。令彼帶去說罷。又令人引路。先護送公主前往行轅。當下有人答應。即送飛雲出帳。飛雲也就帶十數名隨侍的宮女。一同往行轅而去。桑黛見飛雲已去。仍與李廣說道。大哥如此行來。直是視小弟爲滅倫背義之人了。豈不知飛雲是個大逆無恥之女。小弟如何能與他爲配。且小弟現有四房妻妾。若再加此女。小弟亦應接不暇。況且此女性情暴戾。今日能殺却前夫。來歸小弟。安知他日不又愛上他人。而殺小弟麼。此是一件不可行之事。又况行軍婚配。大千例禁之事。吾兄豈不知之。而偏令小弟爲此者。得毋欲假乎此女以殺小弟麼。吾兄若鑒苦衷。收回前言。小弟當感之不盡。李廣聞言。大笑道。賢弟之言差矣。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女子配耦。何獨不然。今米飛雲甘心殺賊。矢志來歸。正是他能明大義。若說軍中婚配。大千例禁。凡事皆宜。經權互用。不可固執己見。米飛雲本非無功之人。今日婚娶。只須班師之後。愚兄申奏朝廷。不但朝廷不致見罪。恐怕還要加功。至於賢弟防慮三妻一妾。恐難相安。此事不必慮。以李夫人之賢。何慮不能相容。此女賢弟亦未免大慮。况且飛雲係賢弟面訂。又責令他約三件事。他今三事未缺其一。而賢弟忽背前言。豈非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如此之事。尚不能實踐前言。還欲以信令人心服乎。勿得多言。致干未便。速去爲是。本帥再飭令四將送賢弟前往公館。說着便顧左右道。那四位將軍。願送桑將軍前去。話猶未完。只見雲璧人徐文亮、蔣豹、張穀應道。末將願往。李廣見四人應聲而出。復又吩咐道。四位將軍願往前去。固是好極。但與諸君約今夕之夕。非昔日之夕。若有戲言。訕笑者。定按軍法從事。四將領命。惟有張穀將舌頭伸了兩伸。便與桑黛一同出帳。直望公館而去。李廣也就退帳。桑黛等五人到了公館。早已有人將新房鋪設得齊整。飛雲也坐在房內。是日由雲璧人等四人陪着桑黛。自是酣呼暢飲。光陰已過。早又燈燭輝煌。大家又復暢飲。直飲到二更將近。雲璧人等始將桑黛送入洞房。宮婢一見。便笑着迎接出來。口中說

道駙馬爺大喜呀說着讓桑黛進去。此時米飛雲早已換了豔妝坐在那裏。一見桑黛進來起身喚了一聲。桑黛便假作殷勤趕着上前將飛雲的玉手挽住說道。公主且請坐罷。飛雲尚未坐下。雲璧人等四人也走進來。於是又鬧了一回房。說了一回笑話。便即辭去。桑黛這才陪着飛雲坐下。房中已擺了一桌酒席。桑黛擎杯在手。向飛雲說道。某感卿錯愛之意。無以為報。請盡此酒。聊表吾心。飛雲一笑。接過一飲而盡。桑黛見他毫不推辭。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既不失我英名。亦可不負大義。心中想罷。便又春風滿面。手執金杯。向飛雲說道。卿愛我。固已具見真情。若能再飲三杯。方見愛卿情真意切。飛雲見來意殷勤。不便推却。復又飲了三杯。桑黛見他飲下。復又斟上一杯。說道。某再陪卿各飲三杯。芳卿如蒙見允。小生便銘感不忘。說話之間。故意賣美風流。引人入彀。說了自己先立飲了三杯。便將飲乾的酒杯。又滿滿斟上。輕輕端在手中。走到飛雲面前。向飛雲身旁坐定。一手搭着香肩。一手端着酒杯。送至飛雲唇邊。殷勤笑道。卿卿飲此三杯。便好同入鴛鴦之夢了。飛雲此時已有半醉。見桑黛如此溫柔。竟為所惑。也就立飲三杯。方才飲下。只覺得一陣昏迷。早已玉山傾倒。秋波雙合。臉泛桃紅。桑黛一見好生快樂。扶他上床睡下。飛雲橫臥牙床。早已是夢入黃梁。不知所為了。桑黛此時又代他寬解衣服。用被給他蓋上。却好宮女已將殘肴撤去。桑黛即命諸宮女出去。自己閉上房門。又剪了燭煤。走至床前一看。只見米飛雲眉凝柳黛。臉泛桃紅。無力嬌嬈。正是海棠睡足。那一種可憐可愛之態。一任他魯男子再世。柳下惠復生。也要道我見猶憐。誰能遣此色香俱美。真個魂銷。桑黛見他情形。也不覺神搖意蕩。殊難安耐。便思獨上陽台。領略裏王雲夢。正去卸冠解帶。忽然自悟道。咳。桑黛呀。桑黛。念自蓬萊館。創出英名。天下之人。無有不知。我若思戀此色。戀着這一個逆倫背義。無恥殺夫的女子。不但他親夫仇裏紅。定要冤冤相報。且今我數年英名。一旦喪盡。我何不作懸崖勒馬之志。而遭此婦人之手呢。說罷。急轉身軀。面向窗。前燈下坐定。雙眉緊蹙。暗自神傷。展轉悲思。復生出柔腸幾許。暗自沉吟說道。以我桑黛。本是個風流種子。癡情才郎。偏偏弄出的這一段冤枉的事。使我進退維艱。若欲遂他所願。我固不肯作此背義滅倫之事。若欲作一個絕情的事。眼見如此嫵媚。千金易得。美貌難求。況且他為我而來。致使他滅倫背義。雖然可恨。却亦可憐。我若遽下絕情心中。實有所不忍。我的飛雲呀。我的公主呀。你害得人實在神魂顛倒。左右為難呢。你使我當此之時。如何處之。又復恨道。我桑黛不恨別事。為什麼蒼天將我生就了這副面皮。致令惹出這一段冤家孽緣。若使我也如仇裏紅那種面貌。我固不能為他所誘。他亦未必見我生憐。仇裏紅也不致身首異處。就便他也不忍生此殺心。以此看來。不怪我及仇

裏紅。只怪我這個臉彈兒惹出無限的事。飛雲呀。公主呀。你使我如何處置呢。一霎時千思百慮。百感紛乘。直連自己毫無主見。猛又驚醒。說道。呀。桑黛。你如此行爲。還算什麼大丈夫。奇男子呢。這件皆不能主決。還想作一番頂天立地之事麼。豈不可恥。豈不可笑。也罷。自古事急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憑着我這所佩之劍。捐除我意了。却他身便了。說着。卽掣出所佩的寶劍。走到牀前去殺公主。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癡情斬斷血濺羅幃 首級擲還魂歸番帳

話說桑黛掣出所佩寶劍。惡狠狠走到牀前。舉劍要砍。正思砍下。忽凝眸一看。但見飛雲海棠正足。酒暈紅潮。睡態嬌柔。可憐可愛。明明的一般殺氣。滿面怒容。一見至此。不知又柔腸幾許。惜玉憐香。覩此花容。難下毒手。將一片狠心。狠意。頓消於無有之鄉。因又嘆道。我見你如此溫柔。花容月貌。我何信有那狠心。你一雙辣手。將仇裏紅殺死。卽有此事。亦足見你愛我情殷。方肯背義。我若將你摧紅碎綠。我又何忍爲我而來者。復爲我而死。想到此處。不覺手一軟。噹啷一聲。不知不覺。手中那口寶劍。跌落塵埃。桑黛這一吃驚。非同小可。趕着一灣將寶劍拾起來。卽在牀前那張小杌子上坐定。暗自沉吟。如癡如醉。又思想了一會。忽聽外面擊柝之聲。已交三鼓。又猛然醒悟道。桑黛。你儘管在此游移。不能決斷。時已三鼓。若再遲緩。他酒醒過來。其事不成。反貽後悔。桑黛呀。你爲什麼今日如此。難道真個被他所迷麼。若說他百美千嬌。不忍下此毒手。他既能滅倫背義。忍殺親夫。你也可具此狠心。誅此淫婦。而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他雖不是賊子亂臣。與二者又有何異。吾今斬了淫婦。我想仇裏紅死而有知。當亦感我代他報此冤孽。人患不能仗義。我今殺了此淫婦。也算我仗義而行。而且我了却情魔。尚可落得個名留當世。我又何樂不爲呢。說罷。又復舉起寶劍。站立身軀。搶近牀前。舉劍便砍。那知一劍未下。復又臂軟酸麻。手無縛雞之力。桑黛好生納悶。復又狠一狠。咬定牙關。斬除情障。將手中劍向飛雲頭上一橫。儘力割去。可也奇怪。任他用盡平生之力。總是手軟如棉。不必說不會砍下頭來。連一點傷痕。却都沒有。桑黛恨道。怎麼將我弄得如此。這樣一個懦弱女子。我總不能將他一劍了却。我不知昔日英雄。而今安在了。正自暗恨。忽然一陣陰風。從牀下刮起。桑黛一聽。趕着將身離開。那知米飛雲也被驚醒。漫吐鶯聲。頓開倦眼。口中說道。醉煞也。說罷。兩手向寶劍一抱。又道。桑郎。桑郎。我和你共作鴛鴦之夢。以遂生平之願罷。一聲未完。早血濺羅幃。命歸地府去了。可憐一點癡心。竟爲桑黛而死。也算了却平生之願罷。但是桑黛欲斬不得。忽然陰風頓起。豈其仇裏紅借此以報仇乎。若果如此。吾竟不能謂米飛雲死於桑黛。實死於仇裏紅。不然桑黛得以欲斬。

又却終不能爲桑黛殺死。迨至陰風頓起，米飛雲手抱寶劍，自刎而死。豈非仇裏紅借桑黛之劍，而陰魂有以報之歟？也算是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冤冤相報了。閑話休表，且說桑黛見米飛雲抱劍自刎而亡，不覺心胆俱裂，又定了一定神，口中說道：「呵呀，公主呀，你可不要怪我，是你自己自刎的，說着便走進前一看，只見白羅帳子一片鮮紅，此時只得忍着心腸，拿起劍來，將飛雲首級割下，掛在劍上，大踏步直向外面走去。走到前廳，却好雲璧人等尚未去睡，還在那裏猜拳行令，痛飲金樽。桑黛一聲說道：「諸位兄弟，且止飲，可陪桑黛往大帳一行，有話與元帥面說。」雲璧人等四人見桑黛此時出來，又要去面稟元帥說話，不免驚詫道：「你此時爲何要見元帥？」桑黛尚未答言，他四人瞥見桑黛手提一劍，劍上掛着一個人頭，因駭問道：「這是誰人首級？」桑黛大聲說道：「即滅倫背義的女子，被我斬了，所以要見元帥面稟。」四人一聽，同聲讚道：「壯哉賢弟，居然有見色不迷的志氣，我等當共敬一大杯。」桑黛即接過酒來，一飲而盡。放下酒杯，即同四人往大帳而來，不表。且說李廣、楚雲、蕭子世，此日晚間也在大帳飲酒閑談。楚雲說道：「大哥今日所作之事，似乎於理上說不去，如此一個背義滅倫之女，怎麼勅令桑黛與他成親，豈非將那一個赫赫有名的先鋒，竟陷他於不義，即便桑黛有意，大哥尚須諫阻，今不但諫反而送他前去，這是何意？」小弟竊爲不取。李廣道：「賢弟有所不知，吾觀桑黛成親，愚兄所以縱之者，正欲成桑黛的英名，並非陷他於不義，且稍待片時，自有消息。」楚雲道：「恐未必然，即使令兄有此心，桑賢弟不能有此事，自古至今，有多少魯男子柳下惠，見色不迷，而况桑黛性本風流，何能咬定牙關，毫不沾染？所以小弟却不敢必。」李廣道：「賢弟有所不知，吾看桑黛今日面帶殺氣，不但不致沾染，我恐飛雲竟欲身陷不測呢。」楚雲那裏肯信，只是爭辯不休。蕭子世在旁笑道：「我有一言，兩君容納，你二人不必爭辯，依我之見，各人寫下一張賭狀，如果桑黛與米飛雲竟成眷屬，大哥必須勻粉塗脂，做一個鬚眉巾幗。若果無此事，雲弟也須做巾幗鬚眉。我便與你二人作中何如呢？」李廣答道：「我當遵命，決不食言。」楚雲一聽此言，便又驚愧交集，暗道：「此語又係雙關，分明預算我是個女子，却作此隱而不露，從今以後，可不能在這人面前多言，免得他道破我的行藏，說罷便笑道：「事之成與不成，是與不是，與我何干？我不過偶爾閑話，又何必賭此輸贏呢？」正在談論之間，忽見小卒進來報道：「桑將軍與雲徐張蔣四位來了。」李廣正欲開言，桑黛已走至帳上，先將以上各節說明，復將飛雲首級獻上。李廣蕭子世讚嘆不已。楚雲不待李廣開言，便即說道：「實在佩服大哥卓識，不然如賭東道，小弟要扮一個鬚眉巾幗了。」說罷，又見李廣向桑黛說道：「吾弟如此愛名，真不愧英雄本色，明日可將仇裏紅的首級與飛雲的尸身，飭人一并送往番營，使米花青知



道我等的仁慈，顯得吾弟志氣，說着又命桑黛等坐下飲酒。桑黛等便一同坐下痛飲一回，然後各去就寢。次日即命人將米飛雲的尸身并兩個首級，差了數名小卒，送往番營，又面囑了一番話。小將唯唯而退，抬着尸骸直往番營而去。此時紅毛國狼主米花青，早知道仇裏紅被飛雲殺害，放走擒來四將，正在那裏痛哭，大罵飛雲滅倫背義，大怒不止。忽見軍卒進帳報道：「啓狼主爺，現有南營兵卒將駙馬的首級公主的尸身一并送到，並據來人傳說，李元帥囑令我主速速寫成降表，即此罷兵，免得兩家干戈不息。」米花青聞言嘆道：「難得大明元帥如此仁慈仗義，全了我逆女的名節，令人可感可敬。說罷，又命番卒將尸身首級抬回，用棺收殮。又對仇裏紅痛哭一番，米飛雲大罵一頓，收殮已畢。又對衆人說道：「可敬李元帥仁明英武，如此行爲，一則使孤逆女未致失節，二則使駙馬及逆女屍骸可得回國。孤以此想來，何必與他爭戰不息，不如修道降表，與他議和，兩不相犯便了。」米花青一言未畢，旁邊降將劉瑾、花球、史宏基這一班奸賊，只嚇得心驚膽裂，暗暗說道：「完了，完了，正在暗道，忽見非非道人上前奏道：「狼主何以今日出此奇言，李廣奸詐百出，詭計多端，即此一事，分明假仁假義，口出大言，羞辱我邦大王，若受其愚，是墮其術中，有不令我國人民恥笑大王之懦。」大王請自三思，如果不想奪取中原天下，臣亦不敢屈大王之志。若思中原人民之富，物產之美，到請大王切切不可生此退意，以失衆人之心，非是臣敢誇大口，那怕李廣有三頭六臂，只須臣聊施小術，教他片甲不回便了。」花青聞言，趕着謝道：「孤不明，若非軍師指教，幾乎誤中奸計了。」敢請用何妙術，可以殲滅李廣，畢竟非非道人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妖道大排混元陣 諸軍誤中落魄旗

話說紅毛國主米花青聽了非非道人之言，大喜，當下問道：「不知軍師用何妙術，可以殲滅李廣，尙乞示明，非非道人道臣思之久矣，擬擺以混元一氣陣，此陣內按八卦相生相剋，再加六丁六甲奇門遁甲之術，擺成之後，便約李廣到來打陣，吾知他雖諳韜略，無如兵書未載，雖孔明再世，亦不能識陣中的奧妙，何況李廣，此陣係臣獨出心裁，窮搜神妙，更有落魄一面，任他英勇無比，只要將他等誘入陣中，把那落魄旗招展一次，等他陷入陣中十日之後，一定有死無生。」臣現有一圖，請主公細看，便知其中奧妙，說着將圖呈上。米花青逐細看了一遍，但見中設一台，高有數丈，外分四面，按着東西南北台之四面，皆列黃旗，按中央戊己土，其餘四面各按方向，東門立青旗，屬木，南門立紅旗，屬火，西門立白旗，屬金，北門立黑旗，屬水，又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實是井井有條，奧妙莫測。米花青看罷，大喜道：「依此

看來孤雖不知其中奧妙，想定變幻離奇，即請軍師助孤一臂之力。即日擺設起來，孤便去打戰書，約他前來破陣。非非道人道：主公放心。三日後便可擺成了。若連日南軍前來討戰，請主公便要使人出戰，但須將免戰牌高懸。約三日之後，再行對敵，免分將士之力。米花青答應，當即傳令，命人將免戰牌高挂出去。非非道人自去築台擺陣。次日早有細作報入南朝大營，說番營高掛免戰牌，不知何意。李廣聞報，即與蕭子世商議道：本帥知他斷非因今日殺了飛雲，送去屍骸，他便將免戰牌高掛，其中必有詭詐。還要使人探聽，纔好。蕭子世道：無用探聽。三日後自有分曉。某聞番營內現有一個非非道人，係米花青的軍師，定係此妖道。有什麼詭詐，自古邪不勝正。任他有百般詭計，我以正制邪。又何懼哉！且等揭曉後再作計議。元帥此時不必煩慮。李廣只得唯唯，且說非非道人自與米花青說過擺陣之後，即便命了番卒連夜築起台來。他便親自督率，果然三日台已築好，即命仇思贊為誘陣官，令合奇薩裏東守東門，薩裏南守南門，薩裏西守西門，薩裏北守北門，各帶番兵二千。四門把守，中軍自掌，并令薩牙又助之。又撥番兵五千護台。各番將得令而去，各按把守地方。駐紮下來，非非道人將這一氣混元陣擺好，便請米花青前去觀陣。米花青到了四門口，看了一遍，也覺得旌旗密布，劍戟森嚴，甚是整齊嚴肅。非非道人又將他帶入陣中，先繞四門，隨後到了中央台上。米花青在陣內看了一遍，但見殺氣騰騰，陰風颯颯，又見各將各按地方把守，毫不錯亂。心中大喜，當下向非非道人道：如此妙陣，真亘古未有之奇。設非軍師獨具心裁，何以能使李廣輩即日殲滅？又向着南營罵道：李廣呀！李廣一任你跋扈，非常英雄。盡世早晚叫你等也有個片甲不回，說罷哈哈大笑。復又指非非道人之背而言道：將來孤得有南朝天下，定封軍師為開國神機妙算大法師，以酬今日之績。說着齊聲大笑不止。米花青看陣後，回至大帳，即命人將免戰牌收下，立刻寫了戰書，差番卒送往南營。當下小軍接了戰書，呈入大帳。李廣接書看畢，知係擺了一座混元一氣陣，約日破陣。李廣也就將戰書批回，明日破陣。番兵自然帶了戰書回本營而去。不表。且說李廣批准戰書，打發番卒去後，與蕭子世議道：據來書所言，此混元一氣陣自古以來所有兵書之上，向未載有此名。其中必有左道傷人之術。現在既批准明日打陣，不識軍師有何調度，尚請示知，以便某即早預備。據蕭子世道：看來陣中雖不免邪術，以元帥之威福，又何足慮？但請自主調度便了。李廣答應，回顧楚雲道：今日前去打陣，非同小可，必須與賢弟同走一遍。方好。楚雲道：自當隨行。當下楚雲便傳令道：參軍徐文亮，可帶精兵三千，從敵陣東門沖入。駱熙雲璧，人也帶精兵三千，從敵陣西門沖入。顰卿、廣明，也帶精兵三千，由敵陣北門沖入。本帥與張毅，自帶精兵三千，由敵陣南門打入。務各同

心努力奮勇當先。一任他妖術橫行。千軍萬馬踏爲平地。其餘各位將軍皆在營門探望着。但見那陣角一亂。即便帶領全隊出踏番營。以期一戰成功。早平番逆。衆將得令。無不磨拳拭掌。一勇當先。惟有子世暗暗嘆息。知道他們總有七日之災。萬不能免。一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李廣戎裝戎服。騎馬提刀。一衆皆隨在後。但聽三聲炮響。畫角齊鳴。李元帥在前。衆將將在後。一同出了營門。趕向番營而去。不一刻已到。各將分按四門前去攻打。且說桑黛。徐文亮二人。直奔東門冲進。一聲大喝。各執兵器。冲入陣中。却好薩裏東手執鋼刀。早已迎出。桑黛。徐文亮二人。更不打話。槍戟並舉。薩裏東略戰數合。回馬便走。桑黛。徐文亮二人。急急追趕。未轉了兩三個灣。忽覺陰風慘慘。日色淒淒。模糊不辨路徑。也不知薩裏東往那裏去了。遍地樹枝牙叉。攔住馬頭。又聽得怪鳥悲啼。猿猴怒嘯。二人此時不禁心驚胆怯。再看後面的兵卒。連一個影兒也不見。急欲往外追趕。又不知陣門現在何處。桑黛。徐文亮二人心中暗道。這明明是妖術。我們且不管他。一勇殺上前去。自古道。邪不勝正。何怕之有。二人按定心神。一聲大喝。舉動槍戟。仍然一勇當先。那知一聲大喝。果然是雲散天開。毫無奇怪之狀。兩先鋒更自抖擻精神。鎗戟齊施。橫冲直撞進去。却好薩裏東由陣內轉出。見桑黛。徐文亮。一聲大喝。南蠻往那裏去。認得爺爺薩裏東。應。桑黛。徐文亮見薩裏東復又殺來。心中暗道。你這狗頭。不出來我還要尋你出來。此刻你自家殺來。是你自尋死路了。說着也大喝一聲。鎗戟齊下。直向薩裏東刺來。番奴本不是桑徐二人的對手。連一個也敵不住。何況二人合力夾攻。連三合都不到。早被桑黛一戟刺中咽喉。棄又翻身落馬。徐文亮又一鎗結果了性命。二人大喜。再顧後面兵卒依然隨後跟來。便即率領兵卒一齊冲入中央而去。非非道人在法台上見東門法術不能擒獲。明將趕着將落魂旂向桑黛。徐文亮二人招展了兩次。可也奇怪。桑徐二人坐在馬上。登時就覺得頭重脚輕。坐立不安。一齊跌下馬來。三千兵卒也是各各不能動彈。猶如吃醉一般。臥倒在地。再說駱熙雲壁人二人。帶領精兵直奔南門殺入陣中。轉出薩裏西雲駱二人。一見番奴也是更不打話。舉動兵器向番奴便打。未及數合。薩裏西撥轉馬頭。走入陣中。雲駱二人緊緊追趕到了陣內。也是茫茫不知去路。但覺陰風侵骨。一霎時又有許多冰雹打將下來。兩人也知道是妖術。却也不放在心內。還是亂冲亂撞。二人殺得性起。大喝一聲。忽然日照當空。冷風頓息。冰雹全無。正往中央殺去。薩裏西復又殺出。駱熙雲眼看見急舉銅鎚。就此打下。早見薩裏西腦漿崩裂。死於陣中。駱熙雲見番奴已死。隨即與雲壁人殺往中央而去。那裏知道非非道人見他二人又來。又將落魂旂招搖了兩下。雲駱二將又復昏迷不醒。倒在陣中。再說楚雲隨同廣明二人。帶領兵卒三千。向北門殺入。走到陣門口。

忽聽一聲炮響，由陣內殺出一員番將，原來是薩裏北。廣明一見，即舉起潑風刀向他砍去，欲知薩裏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小張郎救將帥出陣 史郡主奉師命下山

話說廣明正與薩裏北二人大戰，楚雲在後看得真切，暗道：此種番奴，留他何用？不如早早送他歸陰，說罷，便即彎弓搭箭，颼的一聲，認定薩裏北射去。番奴毫不預備，射中左目，翻身落馬，却好廣明在旁一見，番奴跌下馬，趁勢一刀，砍爲二段。楚雲見番奴已死，便即揮軍沖入陣中，入得陣來，只見好一片大水波濤滾滾，茫無涯際，正在驚惶，忽覺一陣香氣，將一片波濤吹得無蹤無影，心中好不歡喜，復併力殺入中央。那知也是一般被落魂旂迷倒，陷入陣來。再說李廣殺入南門，雖將薩裏南砍死，但覺陣中烈焰飛騰，火勢甚大，正自心中作急，忽見所穿金甲，頓起金光，將一派烈焰沖散，也就立刻沖入中央，只見法台之上，站着一個妖道，在上面燒符念咒。李廣看罷，大吼一聲，一馬當先，沖到台口，急舉金背大砍刀，望法台上砍了過去，只聽一聲響亮，早把法台砍了一角，非非道人一見，好生驚恐，趕着向台後一退，急展落魂旂，向李廣招來。李廣坐在馬上，不知不覺昏倒在地，所有兵卒，也個個迷在陣中。張穀在旁看見，真嚇得魂飛胆烈，所幸不會被落魂旂迷倒，你道只却爲何？衆人皆被昏迷，獨張穀何以毫無妨礙？只因他帶了乾坤袋在身，旁所以不能迷惑他，性當下按定心神，即刻騰立空中，望下一看，但見陣裏黑氣沉沉，陰風慘慘，神嚎鬼哭，慘不忍聞。看了一會，心中想道：此時元帥尚且被困，他等衆人，想定一起困在其內，我必須先將元帥救出來才好。又因裏面暗黑無光，看視不出，不知元帥現在何處，這便如何是好？正自作急，忽見下面頓起一道金光，直沖上來。張穀便順着金光看了下去，只見李廣頭枕金刀，昏昏沉沉，睡在地上，心中喜道：我何不就借着這金光下去，用乾坤袋將他救出呢？正欲下去，又見東南上復起一道金光，張穀臨神一看，只見徐文亮也睡着那裏，旁邊還站着一匹黃標馬，并非被他迷倒。張穀喜甚，便先自入陣，打開乾坤袋，將李廣收入袋內，復又出來向東邊走去，却好金光并未散去，又將徐文亮收入袋內。那黃標馬見主人救了出來，那馬也騰空而起，跟了出來。原來這匹馬是仙產，所以不能將他迷倒。張穀救出李廣，徐文亮二人，直望本營而去，將到營門，但見各將士還在營門口注目，而望預備去踏營。一見張穀回來，後面又跟着一匹黃標馬，衆人知道是徐文亮的坐騎，大家便驚訝問道：張賢弟，你爲何獨自回營？元帥現在那裏？怎麼徐賢弟這寶馬也是獨自回來？這却是何故？爲什麼爾又如此愁眉不展？張穀道：諸君不必細問，且鳴金收軍，一同退入

營中自有分曉。衆人雖不知細底，也知大事不妙。其中必有奇情。當下便鳴金收軍，一齊退歸本寨。張毅進了帳，先將前後話稟明蕭子世一遍。子世歎道：「此係註定，不可挽回。應該他等有災難，賢弟可速將元帥與徐家二弟放出，使他二人早早安身。」張毅答應，隨將乾坤袋打開，放出李廣與文亮二人。當下着人將他二人扶入後帳，又用了些薑湯灌下。兩人慢慢的纔算甦醒過來，只見李廣兩眼微睜，先呻了一口氣，復又閉上眼，停了一刻，這纔開睜兩眼。顧左右一看，不覺驚訝異常。又見張毅在旁，因喚道：「張賢弟，我方纔打陣之時，忽然一陣昏迷，神魂無主，好似倒在陣上。何以此時睡在帳內？這是何故？」張毅便將救出來的話告訴了一遍。李廣這纔明白，復又問：「隨去打陣諸君，不知曾否陷入陣內？」張毅又訴明一切。李廣聞楚雲陷入陣內，便登時心中一急，大叫一聲：「天喪我也！」說着，只覺口中一陣腥鹹，好生難受，忍不住將將口一張，吐出一口鮮血來。大家都吃了一驚，這非同小可。蕭子世趕着上前安慰道：「元帥不必驚慌，所有那五位將軍，雖陷在陣中，却無一個損失，只因他等均有七日災星，等到災難一滿，自會有人破陣，將五人救出。」李廣聞言，尚在半疑半信。此時文亮亦復醒來，當下謝過張毅，大家正在談論，忽見小軍又來報道：「營外又有番奴前來催索破陣。」李廣聞言大怒，恨不能即刻前去。蕭子世趕忙攔道：「兄長切勿如此，小不忍則亂大謀。小弟自有退兵之策。」兄長尚請安歇，以重金驅說着，便令木林出營，知會番兵。七日之後，再行開仗。木林答應，隨卽出營，將此話與番兵說明。番奴聞言大笑而去。回至番營，見了非非道人，說明原委。非非道人又悲又喜，喜的是南朝大將皆困入陣內，悲的是合家四位大將，全行身亡。非非道人感歎一番，便下了法台。往陣中親查，被困南朝的大將，查點了一會，不覺大驚失色。暗道：「分明李廣被了落魂旂，陷入陣中，怎麼此時諸人皆在，獨少了李廣？」并右先鋒徐文亮二人。陣中仍圍得鐵桶一般，難道他會騰空而去不成嗎？若果如此，這李廣就是不凡之人。將來還要有一場大戰，但是我已在狼主前說了滿話。此時被李廣逃走，如何能說出原由？不若權且瞞住，俟隨後再作定奪。便了想罷，便命人將薩家四將，用棺柩成殮。又命番兵休動南朝五將。七日之後，自會身亡。命畢，自有番兵前來料理。非非道人便去帳內，奏明狼主，說合家四將全已陣亡。米花青聞言悲悼不已。當令先將四將棺殮掩埋，俟回國再行隨同帶回。不表。再說李廣終日在營，思念陷陣諸位兄弟，却於楚雲尤甚。看看五日，便與蕭子世道：「賢弟算來，已將七日，你說屆期，自有人來破陣解救。爲什麼杳無音信？到此時，若没有人前來解救，這一班陷陣兄弟，那就性命難保了。」蕭子世竭力勸慰道：「兄長切勿憂慮，非是小弟誇口，吾算定自有人來。今日不過纔第五日，還有兩日工夫。這兩日內，必定有人來解救。勸慰了一回，李廣也只得

含糊答應，仍是半信半疑。總記念着楚雲及那四個兄弟，不能暫釋愁悶。又過了一日，這日却是九月二十，大家正在那裏納悶。李廣也在後帳與蕭子世等大家絮絮叨叨說個不了，忽見小軍進來飛報道：「啓元帥，現在營外有五個道姑，自稱從仙山而來，要見元帥，有要緊話說。」現在營外候示，請令定奪。李廣尚未開言，那蕭子世在旁喜道：「解救的人來了，果然郡主下山，又驚又喜。」李廣驚道：「是那個郡主？」蕭子世道：「兄豈忘了麼？那就是與兄比隣而居的那個郡主。李廣仍在疑惑，忽見文亮急急插言問道：「莫非是錦屏郡主前來麼？」子世聞言，一聲大笑道：「然也。足見二弟記念甚切，真可謂念茲在茲，既如此，就煩二弟出營迎接。」徐文亮一聲得令，樂不可支。此時也不知道什麼含羞怕醜，轉身就往營外而走。此時大衆却忍不住笑。李廣現在才如夢方覺，也是其樂無涯。徐文亮走到營門，遙見錦屏立於營外，雖是道姑裝束，那風流嬌媚，尤勝於前，不覺滿面春風，一聲笑道：「郡主請了。」某特奉元帥軍師之令，前來迎接，敢請郡主即刻進去。」史錦屏聞言，再一細看，見是徐文亮，雖然是心上郎君，却未免嬌羞萬狀，無奈回答了一聲。徐二公子請了，念錦屏奉師命下山到此，何勞公子遠接。文亮道：「有勞郡主，不遠千里而來，某不能遠迓，已是抱歉之至。尚望郡主包涵。」錦屏答道：「公子說那裏話來，就煩公子進帳通報一聲。」就說錦屏進見，代元帥請安聽令。文亮答應，便先走進去，却好張毅討了元帥之令，出來迎接。一見史錦屏，便深深一揖，說道：「小將與郡主久違，今日何緣相見？」請郡主進帳罷。」元帥已出帳相迓。史錦屏一見張毅，暗道：「怎麼今日又與這鬼混之人同在一起，沒奈何只得答了個萬福。」便請張毅引進，不知史錦屏法力，能否救得陷陣諸人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蕭子世出令遣將 史錦屏破陣除妖

話說史錦屏進了大帳，先向李廣打了個稽首，口中說道：「元帥在上，錦屏參見。」李廣忙答道：「郡主少禮，請一旁坐下。」錦屏告坐已畢，便說道：「家嚴罪犯大逆，理應九族全誅，念錦屏深隱在山，不知始末，今日奉師之命，差遣錦屏下山除妖破陣，方知家嚴有此悖逆之事，犯臣之女，尚乞元帥寬恕一二。」說罷，玉容慘淡，悲不自勝。蕭子世在旁，便趕着插言說道：「郡主不必心焦，但能仰仗大力，破了此陣，他日奏知聖上，不但郡主無罪，就便令尊也可減輕一等。今日且請偏營安息，明日待貧道調兵遣將，好同郡主破陣，立此奇功，說罷，便命人領錦屏往偏營安息。錦屏也就謝過，出了大帳，帶同烟柳，如霜、紅軟、翠向偏營而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李廣與蕭子世升了中軍帳，打起聚將鼓，各將皆進帳參見，站立兩旁，聽候調遣。却好史錦屏也帶領四婢前來參見已畢，亦復站立帳下，只聽蕭子世說道：「諸位將軍聽者，番營

所擺這混元一氣陣，係按五行陰陽造化之理，向者之所以不能去破，只因郡主尙未前來，且諸將軍中應有七日災難，不可逆天行事。今者史郡主已到，諸將災難已滿，自當以相生剋法破之。諸君務要各努力向前，聽吾調度。若有不遵號令者，定按軍法從事，決不稍寬。其各凜遵，勿犯軍令爲幸。話纔說畢，只聽一聲齊道：末將等當謹遵軍師調遣，努力向前，不敢違令。蕭子世便喊傅璧芳、木林二人道：汝二人可領三千人馬，都穿銀盔銀甲，手執白旂，按西方庚辛金打他的東門，以取金剋木之意。二人得令，站立一旁，又喚左虎、胡達道：汝二人也帶四千人馬，都穿鐵盒鐵甲，手執皂旂，按北方壬癸水，攻打南門，以取水剋火之意。左虎、徐達二人得令，站立一旁，又喚左龍、鄭九州道：汝二人也帶三千兵馬，都穿紅盔紅甲，手執紅旗，按南方丙丁火，攻打他的西門，以取火剋金之意。二人得令，又喚徐文亮、張毅道：汝二人也帶三千兵馬，却用金盔金甲，手執黃旗，按中央戊己土，攻打他的北門，以取土剋水之意。二人得令，又喚史錦屏道：郡主可帶四婢，分護四門，以防番營妖法。郡主却自向中央接應，好敵非非道人。史錦屏得令，退下，又向衆人說道：諸位將軍入陣之後，切切不可妄動，須各按地段，妥爲把守。俟郡主將妖道誅後，再行合兵一起，沖踏番營。那時自有元帥率同蔣豹、喻昆、督兵前來接應。陣中如有妖法等事，諸位將軍亦不可大驚小怪。自有史郡主對敵，毫不妨礙。汝等其各克奏膚功，早滅番奴。班師授賞，衆將答應已畢，各自退出，整頓雄兵，以便破陣。惟有史錦屏待衆人走後，復到帳前跪下，說道：元帥軍師在上，錦屏有言奉稟，尙乞容納。念家嚴大逆降番，理應碎屍萬段，但念錦屏一點誠心，情愿破陣除妖，爲家嚴將功贖罪。若今日破陣之後，錦屏雖碎屍萬段，亦所不辭。惟求元帥軍師大開惻隱之心，廣動仁慈之意，頻開法網，格外寬恩，乞留老父殘生，不惜微軀，自代。若蒙允許，錦屏當進陣衝鋒，設以老父爲萬無可救之理。錦屏當即請罪於帳下，免致他日目覩老父身首異處，而况今日破陣，卽爲老父就擒地步。錦屏又何可忍爲？與其事後抱恨終天，不若事前請以一死，雖不得個忠字，却可盡了孝字之名。幸元帥軍師酌奪，說罷痛哭哀求不已。李廣尙未開口，蕭子世又復贊道：以郡主之言，真是大忠大孝，但請放心，不必悲苦。破陣之後，令尊如果不爲番奴所害，至於以前一切大罪，某當力保減輕，斷不致有負郡主一片賢孝之志。郡主請起來，不必如此。史郡主聞言，方纔收淚，站起來，便同着四婢出營而去。這裏諸將已出，元帥復與蕭子世說道：軍師方纔對錦屏之言，似覺未近情理。此番洪基是一個欺君首罪，如何能救？豈有因他女兒破陣，便爲將功贖罪地步？如此大逆難容的亂臣，如何能依他女兒之言辦理呢？子世道：元帥有所不知，洪基命當見絕，斷不能再得生還。小生之所以遽允錦屏者，正欲以安其心，使彼竭力破

陣小弟豈不知洪基爲首罪而願作此事麼。元帥聽了此言，方纔大喜當下，也就與蔣豹喻昆二人帶了兵馬，跨上征駒出營而去。只剩下蕭子世獨守大營，且說史錦屏同着十位英雄來到敵陣，早見引陣番將仇恩贊已在陣前等候。一見衆人前來，便即回身進內，將衆將引入陣中。那知衆將恪遵軍令，皆分列前去攻打，果然相生相剋，毫不差謬。各將入陣之後，并無奇怪等事。一齊冲皆入中央，四面立定了隊伍，即有番將到來廝殺，各將亦不離守地，只與番將團團廝殺而已。非非道人在法台上，見南朝諸將一律打着五方旂號，皆冲到台前，各按部位，站立不動，便知道不妙。不是前番那種錯亂，心中一想，若不先發制人，恐遺後患。一面暗想，一面書符捏訣，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忽見天昏地暗，飛沙走石，從空而下。那些番兵番將，齊聲呼道：南蠻速速下馬受降。若再遲延一刻，就要命歸地府了。呼號之聲，震動山谷，各將見此光景，也就驚疑起來。大家正在慌忙，忽見史錦屏一馬當先，冲至台下一聲道：疾！頃刻間，砂石平淨，天朗氣清，口中大聲向非非道人喝道：好大胆的妖道，爾這個左道旁門，只能嚇那無知之輩，你可認得仙姑麼？非非道人一聞此言，早驚得面如土色，暗道：我這妖法怎被他知道。此人當是不凡，再一細看，只見史錦屏頭戴道冠，身穿八卦藕絲袍，白綾摺疊裙，腰束鵝黃絲絛，手執青銅寶劍，生得來千嬌百媚，真有出塵之概。非非道人看罷，却又動了一片邪心，暗道：我何不將他擒過來，帶回我本國，與他結爲良緣，也不負爲人一世了。心中想罷，便將落魄旂執在手中，向史錦屏搖來。那知史錦屏并不昏迷倒地，那將士又弄得神魂不定起來。看看又欲落馬，衆人正在心昏意亂之際，又聽史錦屏一聲喝道：好大膽的妖道，爾敢班門弄斧，欲以落魄旂擾亂衆人的魂魄麼？說着，便用法寶囊中掏出一粒鎖魂珠，執在手中，但見那鎖魂珠萬道霞光射於空中，早將各將魂魄鎮定。一個個神智如初，非非道人見自己的妖法，又被人破去，只氣得三孔冒火，七竅生烟，也就喝道：本法師若不將你這賤婢拿住，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說着。手舞寶劍，登時跳下台來，走到錦屏面前，舉劍便砍。錦屏一見，只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罵一聲：無知妖道！本仙姑今日若不將你這妖道斬爲兩段，也不算仙姑的利害。不要走，說着，伸開玉指，向着非非道人一聲道：疾！那非非道人手中寶劍，不知不覺竟自降在塵埃，非非道人見手中劍被他念了解脫咒，落於地下，知道不妙，也就登時將左手兩指向空中一指，說聲道：疾！忽見狂風捲起，飛砂走石，直向史錦屏捲了過來。錦屏一聲大笑道：好妖道，想你也計窮術盡了。這樣些須小術，還敢在本仙姑面前賣弄麼？說着，也將左手一伸，忽然一個霹靂平地而起，不但那些飛砂走石頓然消滅全無，就是那陷在陣中五位英雄，也被這霹靂一聲，皆振醒過來。個個魂歸於舍，非非道人見史錦屏又



破了他的法術。知道已敵不過。思想逃走。史錦屏早已料到。後又一聲喝道。妖道你不要夢想。欲要逃走。是萬萬不能。本仙姑不能恕你了。送你歸陰去罷。說着又是霹靂一聲。向非非道人打來。登時非非道人已斷送了性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衆英雄踏平番寨 紅毛王議進降書

話說史錦屏將非非道人一雷打倒。隨即拔出寶劍。結果他性命。此時衆將見非非道人已死。大家吶喊一聲。便一齊冲殺過來。却好陷陣諸將。被史錦屏的掌中雷震醒。也就個個就地爬起。奮勇一齊去殺。可憐那些番兵。只殺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仇恩贊見陣脚已亂。軍師已死。即便捨命逃生。走至陣門。可巧遇見蔣豹大喝一聲。掣出雙劍。認定仇恩贊打去。仇恩贊躲閃不及。早被蔣豹打得腦漿迸裂。死於馬下。接着李廣也冲進陣來。巧逢楚雲等五人殺出。李廣好生歡喜。正裏說話。後面破陣的諸將。及史錦屏也殺出陣來。李廣一見。便命合兵一處。齊踹番營。早有逃走的番卒。跑入番寨。米花青在營中聞得炮响。始以爲南朝各將前來打陣。正在疑慮。不知勝負如何。忽見小番前來報道。大王遠遠逃命要緊。現在混元陣已破。軍師副師及各位將軍俱已被殺。南朝元帥率領各將前來踏營了。米花青聞言。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大叫一聲。昏倒在地。那邊劉瑾。史洪。基。花。球等。也是嚇得死去活來。站在一旁。只是發抖。番將見米花青昏倒在地。這一嚇也是非同小可。趕着上前喚醒。米花青醒來。歎道。兵窮矢盡。喪師折將。孤尙有何面目回國。不如尋個自盡。以免國人恥笑。說着。即拔劍自刎。幸好旁邊番元帥薩牙又趕着上前抱住。奪去寶劍。說道。主公切勿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軍師雖死。尙有臣等願以死力保護。主公暫避其鋒。隨後再整雄師。報仇雪恨。正說之間。官軍已四面八方冲進。薩牙又不敢怠慢。即刻保着番王。捨命奔逃。此時劉瑾等這一班奸賊。也就奮身逃命。從後營奔逃而去。尙未出去。只見迎面來了一人。却是楚雲。此時却不敢戀戰。打算從旁逃走。却早被楚雲看見。一面喝道。賊子劉彪。向那裏走。一面將馬一夾。早已飛至劉彪面前。攔住去路。急起手中梨花鎗刺來。劉彪趕着舉刀招架。未及數合。劉彪本非楚雲對手。早被楚雲一鎗刺中咽喉。翻身落馬。復一鎗分心刺去。登時命喪黃泉。楚雲此時纔算洩了當年被騙之恨。劉彪被殺。那把一個劉瑾。痛入骨髓。只得急急向旁邊逃走。楚雲正要冲殺進去。迎面又來了一員番將。大喝一聲。你係何人。敢傷吾大將。認得本帥薩牙又麼。不要走。吃我一棒。說着。舉起狼牙棒打來。楚雲此時只氣得怒目咬牙。急舉手中鎗招架。未及數合。抽個空。拔出腰間佩劍。右手的鎗架過狼牙棒。左手一劍砍去。薩牙又未及防備。

正中肩窩。薩牙又不敢戀戰，只得虛幌一棒，負痛撥馬逃走。楚雲那裏肯捨，急急趕來。正趕之間，却好李廣從迎面殺來，攔住薩牙又去路，更不打話，手舉大砍刀，一刀將薩牙又劈於馬下。楚雲一見，心中大喜，便與李廣道：「大哥好趁此時合兵一處，追趕下去，將番奴殺個片甲不存。」李廣終是個有仁慈的人，一見那些番兵哭聲震地，屍積如山，好生可慘，遂動了一片惻隱之心，因大聲喝道：「爾等番奴聽者，爾家狼主聽信奸言，興師動衆，犯我邊疆，爾等何辜，致遭塗炭。今日妖道已誅，妖陣已破，番王頃刻也要就擒，爾等若肯投降，尚可免其一死。放爾等歸國，若執迷不悟，眼見個個作刀下之鬼了。那些番兵一聞此言，無不棄甲拋戈，哀聲動地，皆願投降。李廣大喜，即令已降者退立一旁，米花青好一座大營，就被李廣等一班英雄，不到半日，踏爲平地。降者約有三萬餘人，李廣又命鳴金收軍，各將一聞金聲，只得收隊向大營而退。一霎時回到大營，早有蕭子世在營門迎接，向李廣等衆人笑道：「恭喜今日大功已成，不日班師即可回國。」當下李廣等一衆英雄，無不喜形於色。下馬進營，惟有史錦屏臉上雖然血染花容，却是愁眉不展。李廣升帳已畢，即向史錦屏說道：「郡主不必心憂，今日仰仗郡主大力，成此大功，豈有不設法相救，尊之理。只等令尊來營，本帥定有以報命。」郡主此時且回偏營安歇，便了。史郡主聞言，又謝過李廣，更帶了四婢去往偏營。李廣又與楚雲等陷陣的五人慰勞了一遍，也就各回本帳安息。是日大排筵宴，犒賞三軍，又將功勞簿分別代諸人記上功勞，真是三軍痛飲，其樂無涯。暫且不表，再說番王米花青及番將人等，被這一陣，只殺得膽碎魂飛，直退至飛雁谷。方將殘兵聚積一處，計點數目，已折傷三股之二，只有一股餘存。所有褊裨牙將，知張千斤、李八百、刁龍、惡虎等死者，不計其數。就連史洪基兒子史達也，死於亂軍之中。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却跟着番王逃出性命。但是痛子情深，嚎啕大哭。番王見了他等這樣，當下怒道：「孤悔不聽妻相之言，致被爾等百端煽惑，以致今日折將喪師，敗到如此地步。爾不過義子一個，十不全的廢料，尚且如此悲痛，難道三軍人馬之命，便是應該的麼？」爾等速速退去，免惹孤家惱怒。」劉瑾等一聞此言，登時滿面羞慚，踉蹌而出，便往左近尋了一個僻靜的處所，自刎而亡。番王見劉瑾等退出，獨自悶坐，展轉愁思，進退不得。忽見丞相婁英上前奏道：「主公切勿如此心焦。我國本無背叛中朝之心，只因劉瑾等一班奸賊煽惑而成。又因薩牙又等不明大義，只知貪天之功，以致如此。今薩牙又等已經陣亡身死，自毋庸議。惟有劉瑾、史洪基、花球這三個奸賊，在中國賣國求榮，欺心篡逆，所謀敗露，逃至我邦，復又紊亂朝綱，百端煽惑，爲今之計，只須將他三人綁付南朝，再進降書，必然見允。那時兩國不失和好。若主公猶執迷不悟，還思報復此仇，則我國滅亡，即在旦夕。」主公尚請三思。

番王聽了這番的言語。大悟道。孤不聽卿昔日之言。致有今日之敗。今若再不俯如所請。是則孤甘蹈滅亡之禍了。孤豈有執迷不悟之理。卽望卿傳孤旨意。飭令三軍將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卽刻綁縛前來。聽候獻往南營。求和脩好。毋任逃脫。遠颺。米花青說罷。婁英大喜。卽刻傳了聖旨。吩咐三軍捉拿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那些番兵也個個恨這三人。煽惑一聞此言。便各處尋找而去。不一刻有兩個小番。到番王前稟告。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業已自刎身亡。番王聞報。卽命婁英親去驗看。果然不錯。婁英復命後。番王又命將劉瑾等三人。割了首級。用木匣裝好。便好獻首報降。婁英也就命人遵旨去辦。一面寫了降書。准備明日去往南營投納。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婁英卽帶了數名番卒。抬了首級。他便輕騎前往南營。不一會。早到南營門口。趕卽下馬。向小軍說明來意。小軍不敢怠慢。也就進帳去報。却好李元帥纔升帳已畢。正要打聽探知番兵消息。預備再整大軍前去剿滅。蕭子世忙笑道。元帥不必遣人前往探聽。某料番營內。午前定有人至。獻納求降書信。元帥又何勞再動大兵呢。李廣聞言。半信半疑。當下說道。軍師雖料敵如神。某恐番主桀驁不馴。倘欲再整殘兵。一奮野蠻之性。與其待他復來。不若先發制人。較爲得勢。軍師旣如此說。某當待以半日。若亭午不到。某定再調大兵進剿。所謂擒賊必擒王。總要將那番王擒住。然後他纔肯低首下心呢。蕭子世道。元帥儘管有此言。某包管斷無此事。無須擒王。自會前來降服。一言未畢。只見小軍上前稟道。現有紅毛國右相婁英。特奉番王之命。代領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首級。并降書前來納降。現在營門守候。請令定奪。不知李廣可准予納降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獻首級番丞相求降 見親屍史郡主痛哭

話說李廣見說番相前來納降。卽刻命將他喚進。小軍答應出去。不一刻。番相趨步而入。但見大帳內兵衛森嚴。甚是欽佩。走到帳下。又見兩旁站立諸將。個個是神威畢露。雄莊非常。再將李廣一觀。更是英武逼人。不嚴而肅。婁英走到帳前。雙膝跪下。口稱。大元帥在上。紅毛國右丞相婁英參見。元帥冒死前來。乞大元帥容稟。因道。小邦向服元朝。本無謀叛之志。只因逃亡奸賊。劉瑾。史洪基。花球等。竄入我邦。以簧鼓之舌。百般煽惑。狼主遂誤聽奸言。又因妖道助紂爲虐。搖唇弄舌。以致我邦狼主誤信奸言。遽動大兵。冒犯中原邊境。今日以中朝聖主之福。元帥之威。征討頻加。興師問罪。一旦我國冰消瓦解。折將喪師。我狼主也覺後悔無及。所幸一班奸賊。皆臨陣而亡。以此狼主俯念降心。但求元帥寬恕。不再加以撻伐。故特遣婁英將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首級獻於麾下。上求元帥不咎既往。俯准納降。則我國狼

主當感洪恩不盡說罷又復叩頭不止李廣聽罷故作發怒將驚堂木一拍喝道好大胆的番奴胆敢以巧言濛混本帥冀救爾國大逆想爾國自恃強固久不入貢我主寬慈仁厚不即問罪爾主不自量力擅敢犯我邊疆今既兵敗將亡又復巧語花言前來濛混難道本帥不識爾等的詭計麼諸將官速將他斬訖號令以便轅門示衆帳下諸將一聲答應即欲上前來拖婁英此時番相見元帥動怒只嚇得胆裂魂飛叩頭不已復又哀求蕭子世楚雲在旁故意勸解了一番李廣怒猶未息婁英又復說道小邦狼主如蒙元帥姑容自此以後定當歲歲來朝年年入貢斷不敢再生謀叛之意尚乞元帥寬恕不然則我國生民盡皆塗炭了說罷又叩頭不止李廣此時方轉怒爲喜說道姑念爾一再哀求又得軍師與副元帥竭力爲爾解脫爾可速將劉瑾等三顆首級獻上待本帥驗明無誤再作商量婁英聞言趕着爬起來走至帳外將三個首級獻上帳來李廣逐個驗看果然不錯當又命婁英道爾急速回說與爾主知道速令他即日備齊貢物修好降書親自前來交納若再玩忽延誤日期可莫怪本帥率領雄兵即日渡洋踏平爾邦社稷婁英唯唯答應當即叩頭相謝即刻退下出帳而去這裏元帥即命人將史錦屏請出不一刻錦屏來到參見已畢李廣命他坐下錦屏方欲告坐瞥見公案上擺着三個首級心中不知何意便向李廣問道元帥呼喚犯女有何見諭尚乞示明李廣見問先歎了一聲然後說道本帥請郡主前來非爲別故只因令尊懼罪業已在番營內自刎而亡今據番相婁英割取首級前來請罪借以求降本帥故請郡主到此奉告一切請郡主將尊翁之首看視一回以盡孝心罷了嗣後郡主切勿悲傷須知令尊翁是自刎身亡較之明正典刑尚有區別話猶未了只見史錦屏面如土色立起身來走到案前將史洪基的首級拿在手內向懷中一抱一聲大叫道我的爹爹呀只得喊了一聲登時即氣絕倒地便不省人事當下衆將只嚇得手忙脚亂欲要上前去救又覺不便欲不去救又覺不忍大家都是欲前又却徐文亮此時可是心急如焚也顧不得什麼含羞被人笑話大踏步上前將史錦屏一把扶坐起來復一跌身自己盤膝向地上一坐就將史錦屏靠在自己懷內口中只是亂道郡主醒來切勿如此傷感一疊連喚個不已那知史錦屏因痛極氣閉昏了過去喊了好一會尚未轉來徐文亮只急得悲痛難禁險些兒流下淚來帳下諸人看着徐文亮煞是好笑見着史錦屏又着實可憐徐文亮并不知衆人竊笑只管在那裏左郡主右郡主叫喊個不已好容易喚了一會史錦屏一口氣纔醒轉來仍然緊閉二目中又喊了一聲我的爹爹呀你今日如此也是算你不孝的女兒害了你的性命了大家見史錦屏醒來復一齊用言勸慰史錦屏此時已是明白見自己坐在地上好似背後有一人靠在他身上始以爲

他四個婢女，再睜開眼一看，見那婢女俱立在面前，復轉過頭來，不看尚可。這一看見，靠在徐文亮身上，真個是悲痛之餘，又不覺好生羞愧，當下牙關一咬，立刻聳身從地下站起，離開文亮身軀，那知他用力過猛，早把徐文亮跌交在地。大家見了如此，實在忍不住好笑，却又不能只得抿着嘴，暗暗捧腹。此時徐文亮也覺羞愧無地，爬起來一溜烟退出帳外去了。這裏史錦屏立起身軀，將他父親的首級向案上一擺，順手將腰中佩劍拔出，即欲自刎。他四個婢女一見，趕緊上前奪開，接着李廣、蕭子世、楚雲等人，又復互相勸慰。史錦屏仍是要尋死地，所幸他的四個婢女，不離左右，護衛於他，尚不致有意外之事。但是他痛切骨髓，哭暈了幾回，還是他四個婢女，緩緩說道：「郡主呀，豈不聞仙師之言，我家太郡尚在尼菴，須待郡主前去事奉。若郡主今日痛極身死，不但太郡無人過問，郡主背仙師之言，棄太郡不顧，也未免不孝。而况郡主有此一番功勞，將來班師之後，或可奏明聖上，求請聖恩，說不定聖主恩寬，准賜大人入祖塋安葬。若能如此，那纔是郡主忠孝兩全。此時遽爾身亡，於大事有何補益？還望郡主保全大局，毋傷玉體纔好。」李廣接着又道：「此話實是不錯，以叛臣而論，不但明正典刑，應該誅滅九族。今郡主有破陣之功，本帥回朝，自然奏明聖上，求聖上准予令尊入祖塋安葬。若郡主立意欲尋自盡，惟恐天子喜怒不測，彼時見郡主已死，無從念及功勞，不但令尊有應得之罪，且恐令祖母還要在所不免。這是何必呢？郡主且請三思。本帥之言，是否有當，如蒙以本帥之言爲不謬，本帥當令番營將令尊屍身送還，先行棺殮。暫且寄在廟內，俟班師之日，帶回京師。史郡主聽了這番話，方纔將自盡的念頭，暫且拋下，只得答應。李廣便命人至番營，將史洪基屍首討回，隨卽喊了個皮匠，將首級縫上，備棺殮殮。暫寄尼菴。史錦屏又哭祭一回，合營將士，因看史錦屏一個，因此也就不能不與史洪基祭奠。史錦屏見他這種一屏究竟是否匹配於他，他却百折不回，心下只有史錦屏一個，因此也就不能不與史洪基祭奠。史錦屏見他這種一番誠心誠意，也甚感激，所謂心心相印，兩兩關懷，此亦人之常情，不足爲怪。惟有同盟諸兄弟，除李廣不說戲言外，其餘有些不免，獨有桑黛、張毅二人，最是嘻皮戲謔的。當文亮祭奠之後，他二人就嘲笑了一番。所幸者尚礙着的軍人，不敢過於放肆。徐文亮亦只好俯首無言聽之而已。這數日錦屏却在尼菴居住，守伴靈幃，聊盡孝思，亦絕不可少之事。徐文亮這日想起自己的姻緣，雖據仙師曾有前言，只有與錦屏二人知道，將後來總不能我與他兩人自配，與其隨後再有計較，不若此時面求大哥作伐，俟班師之日，面奏聖上賜婚，何等不好？心中想定，便暗地求了楚雲，請楚雲向李廣說知。楚雲當下不免取笑一回，也就答應代他轉說。李廣也就答應，只等班師之後，奏明聖上，成就良緣。徐文

亮自是歡喜不已。連日軍中皆是大排筵宴。只等紅毛國王米花青親自送了降書降表。即便班師回京。李廣又恐聖主憂勤心掛此地。復又修了表章。差人馳送報捷。以慰聖衷。畢竟番王何日獻納降書。親身前來謝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番王入貢元帥班師 聖主加封英雄受職

話說李廣這數日在軍中無事。專等番王親身前來投降。這日却是十月初十。李元帥正與諸同盟兄弟在大帳飲酒。忽見小軍報進紅毛國王帶領諸番臣并貢物。現在營門候令。李廣聞報。即命大開營門。排齊隊伍。出去迎接。當下小軍答應。先將營門大開。隨後各將帶領兵卒。排列兩旁。李廣與楚雲。蕭子世整了冠帶。出營迎接。只聽三聲炮響。一棒金聲。營中奏了鼓樂。先有一個小軍飛跑到營門口。大聲喊道。元帥有令。請紅毛國王進見。番王聞令。即刻帶領諸臣趨踰而入。纔進營門。李廣早已接着。口內說道。狼主請了。番王趕着謝罪答道。元帥請了。念小王犯罪之臣。何敢勞元帥大駕相接。說着便欲下跪。李廣趕着讓道。君侯雖爲犯罪之王。亦係一國之主。何勞屈膝。說着讓進大帳。番王重復施禮。接着便是番臣來參見。李廣均接見有差。然後分賓主坐下。番王便謝罪一番。李廣也謙遜一番。然後獻上降表貢物。又犒師銀兩。元帥一一收畢。當將銀兩分別犒賞三軍。是日軍中也擺筵宴款待番王。筵宴之間。又勉勵了番君臣一番。然後盡歡而散。所有那些投降之卒。及米飛雲帶來的宮女。是日也要番王仍然帶回。諸事已畢。當下便擇了吉日。班師到了班師這日。自然是放炮開營。拔隊進發。史錦屏又將史洪基的棺木帶往京師。在城文武各官。皆送十里。而別。真是鞭鼓金鐙响。人唱凱歌還。這日走至半途。洪錦忽然遇見兩個仇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謀害洪夫人。鬪賣洪錦雲的那個客店費五。并他妻子刁氏。洪錦正自一路看兩邊山色。忽見迎面來了兩輛大車。一輛車上坐着費五一。一車上坐着刁氏。洪錦一見。不由的怒目圓睜。即搶步上前。大聲喝道。費五。你可認得俺麼。你有碰着俺的日子麼。說着便聳身上前。將費五從車上拉下。刁氏坐在車上。不知是洪錦。便將簾子撐開。喝道。好大胆的強盜。胆敢白日搶劫。一言未畢。早被洪錦伸手過來。將他拖下一手一個。挾着就跑。直奔中營而去。見了元帥。道明一切。李廣即命暫時安營。將費五刁氏押着跪下。李廣問道。費五刁氏。你二人將洪夫人及小姐如何謀害。從實說來。費五抵賴。經李廣飭令掌嘴。費五抵賴不過。一一招出。李廣便命就地正法。將費五夫婦斬了。一會子刀斧手獻上頭來。大家好不稱快。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費五刁氏斬訖。元帥又命起行。這日已離京師不遠。當有探馬報進城內。武宗早已知道。龍心大悅。即命范其鸞。鄭峯兩位丞相。出城勞師。迎接出征將帥。范鄭二相奉旨之後。即到十里外等候。未及半日。大軍

已到。早有探馬來營報知。李元帥一聞此言，即刻帶同楚雲、蕭子世、飛馬馳到營前。只見二相拱立旁邊。李廣等三人趕着下馬，趨至范鄭二相面前，請了聖安。然後又行了禮。口中讓道：「念李廣何德何能，敢勞二位相爺迎接。范鄭二相也答道：「勞師之禮，自古然也。而况係奉君命，李廣等三人復又道謝，并望闕謝恩。范鄭二相又道：「元帥今日且請就在城外安營。俟老夫覆命後，再等聖旨。宣召入朝覆命便了。」說罷告別而去。李廣當下就傳令三軍，即刻安營下寨。范鄭二相覆命之後，次日天明，武宗升殿已畢，即傳旨宣召李廣等一班將士見駕。李廣不敢怠慢，也就即刻帶領各將士入朝。山呼已畢，李廣便將出征前後之事及降服紅毛國王、劉瑾等畏罪自刎身死一切情形，細細奏了一遍。又將降表及入貢清單，並將士功勞簿一一呈上。武宗大悅，隨即賜了平身。各將分班跪立。武宗又將降表及貢單功勞簿，逐細看畢，命人將所貢各物檢收存庫。復降旨道：「李廣以弱冠提兵，指揮諸將，旌旆指處，烽火全消，既能降服蠻王，又取叛臣之首，豐功偉績，實冠羣臣。着封世襲罔替英武王之職。其母封太王妃，妻封王妃，父追贈王爵。外賜黃金千兩，綵緞百疋，元帥金印，可交兵部入庫。上方寶劍，着仍賜佩帶。遇有不法奸臣，准予先斬後奏。楚雲掌副元帥印，血戰沙場，能討賊立功，力斬番將，着賞加封忠勇王。世襲罔替，母封太王妃，父追贈王爵。妻封王妃，并賜鐵券丹書，以記河南獨立救駕之績。蕭子世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調度有方，指揮如意，着賞加護國公軍師之職。歲支米俸，照王爵頒發。并着工部在京度地，起造軍師府第。桑黛勇冠衆將，更能見色不迷，卒成大功，襄定大亂，着加封爲定國公。徐文亮着加封英國公。張毅着加封鎮國公。妻隨夫誥。一子世襲，各賜黃金五百兩，綵緞五十匹，駱駝雲璧人，傳璧芳，洪錦、蔣豹，着加封列侯。木林、胡奎、左龍、左虎、甘甯、鄭九州、喻昆，均着加封一品大將軍之職。子孫世襲，父母妻室俱隨本身封誥。廣明着封保國公。禪師外賜黃金百兩，綵緞十匹。降旨已畢，李廣等衆俱叩頭謝恩。武宗又降旨，着兵部頒發庫銀五千兩。即日賞賜兵卒，其餘褊裨牙將，俱視現職，着加一級。又將劉瑾、史洪基、花球三人首級號令，以儆將來不法亂臣。武宗降旨已畢，李廣又復出班奏道：「臣李廣尚有事啓奏，求吾皇俯納。」武宗道：「卿有何事，可即奏來。」李廣道：「史錦屏係洪基之女，當未破陣之時，再三懇臣轉奏陛下，救其父罪。彼時臣因用人之際，姑爲含糊答應。及洪基畏罪自刎，由番王將首級送到臣營。彼時錦屏見乃父已經身死，當即痛哭不欲復生。後經臣一再勸慰，臣又自擅專，仰上天好生之德，體陛下仁慈之懷，念史錦屏既忠於國家，不得不全其孝行。因此准其當時將史洪基棺木帶入京師。現在可否仰懇陛下俯念史錦屏有功於國，准其入祖塋安葬。再史洪基之母劉氏，當洪基謀逆之時，曾遣人迎接劉氏來京。劉氏因此

大逆之事。痛罵洪基忘恩負義。羞見其子。遂尋短見。復爲史女援救。得以不死。現居杭州尼菴。以冀懺悔。實屬清明大義。委無別項等事。此臣素所深知。可否仰懇天恩。一併赦其無罪。武宗聞奏。龍顏大悅。道據卿所奏。史洪基雖屬大逆無道。乃該母既知大義。該女又忠孝兩全。實屬難得。劉氏着加恩赦其無罪。史洪基應按律治罪。姑念該女錦屏破陣有功。着加恩准其入祖塋安葬。惟史錦屏既如此克忠克孝。現在何處。卽着卿傳旨。卽刻召來見駕。李廣遵旨。當卽出朝傳旨。宣詔史錦屏上殿。又將天恩。免予史洪基一切罪名。并劉氏不再誅戮的話。告知錦屏。錦屏自是感激。當下同李廣入朝。俯伏金階。口稱罪女史錦屏見駕。願吾皇萬歲萬萬歲。山呼已畢。又謝了免予史洪基及劉氏一切罪名的恩。武宗在上。龍目觀看。但見錦屏是個道姑打扮。却生得百媚千嬌。端莊敬肅。正要問說。又見錦屏奏道。罪臣之父。辜負國恩。理應按律治罪。今蒙天恩。格外寬免。赦罪臣女粉身碎骨。亦不足上報天恩。惟念國有典刑。何敢妄邀恩免。雖仰聖天子寬恕。似不足以儆將來亂法之臣。惟有仰懇陛下。速賜臣女安照臣父應得之罪。治以典刑。以重國典。臣女不勝幸甚。奏畢。俯伏金階。靜以待命。不知武宗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史錦屏金殿賜婚姻 雲璧人書房巧試妹

話說武宗聽了錦屏這番話。不覺暗暗贊道。不料其父甚惡。其女甚賢。倒也難得。因說道。卿有破陣之功。匡定之績。爾父雖作惡多端。朕何能以爾待罪。而况功罪不明。何以服天下。爾毋得如此。只要以後一心爲國。便可以代爾父贖罪。朕再封爾爲忠孝伯。以示鼓勵。錦屏只得謝恩。李廣復又出班奏道。臣尚有一事。奏知陛下。天恩俯准。武宗道。卿且奏來。李廣又奏道。英國公徐文亮。本爲杭州錢塘秀才。與臣比鄰而居。後因渡江落水。不知所之。自史錦屏擺設擂台。期滿之時。忽然徐文亮從空而降。與錦屏比試。乃爲所敗。并親捉錦屏拋落台下。後來錦屏火遁而去。始據徐文亮所言。當日落水之後。係爲終南山呂仙師救去。及至下山打播。呂仙又堅囑徐文亮。稱與錦屏有姻緣之分。現在徐文亮堅守仙師之言。尙未定婚。臣查男女授受。本關風化。史錦屏徐文亮既爲親手所擒。又有呂仙預屬。是文亮堅守前言。不另婚配。尙屬可嘉。其志可否仰懇天恩。着將史錦屏賜婚徐文亮爲室。以維風化。而重人倫。李廣奏罷。武宗大喜道。原來擺播之時。當日尙有這段原委。非卿所奏。朕何以知。因對史錦屏道。卿當日既有此段情由。無論有無仙師之言。但以一處女既爲寡男所擒。是自己玉璧之身。已爲徐文亮所有。何可再適他人。况徐文亮堅守前言。其志亦屬可嘉。之至。朕今權爲爾等冰人。卽着賜婚徐文亮爲室。并加封英國夫人。卿其謝恩。無負朕意。此時徐文亮聽了這句話。心



中好不快樂。就是一衆兄弟，也是個個歡喜。惟有史錦屏羞慚無地，暗裏怪李廣多言。當俯伏金階帶淚含羞，重復奏道：臣以叛臣之女，仰蒙恩赦，已是非分之邀。又何敢再冀與英國公配偶？况臣女久已無意人世，只因臣祖母年高無人侍奉，願侍祖母年終之後，即便遁跡空山，伏乞天恩俯念臣女之志，收回成命。則臣女感激天恩更深矣。武宗聽罷，龍顏便覺不悅。因道：卿以青年白璧之身，遽思遁跡，已屬荒唐之至。况又顯違朕意，更覺荒唐。本應着照逆旨論，姑念爾尚屬年輕，無甚知識，著無庸議。若再逆旨，定即與爾父一併治罪。若因爾祖母年高無人侍奉，准其完姻。後迎養來京，用副卿盡孝之義。毋再違逆聖意，致干未便。說罷，又顧范其鸞道：史錦屏現在無家可歸，即着賜與卿爲義女。朕再賜白金五千，以爲妝奩之費。史錦屏尚有婢女四人，着一併賞給徐文亮爲側室。卿無負朕意，着即帶往卿第，改裝擇吉遣嫁。范相遵旨。史錦屏此時萬分無奈，只得遵旨謝恩。徐文亮也就出班謝恩，已畢，跼立一旁。武宗大喜，又喚楚雲道：朕今有一事與卿商量。日前有御弟玉清王奏朕，因愛卿現所住劉瑾故宅甚好，擬欲遷出大內，以劉瑾之故宅，作爲行宮。不知卿可能搬讓？如可另遷，朕即命工部另外度地起造。卿之府第，楚雲見論，便即稟道：臣所住之宅，無論何處，皆陛下所賜。臣之一身，尚屬陛下所有。何况宅第，臣敢不遵旨。武宗大悅。當下說道：今日諸卿且暫退朝，明日再行賜宴。說畢退朝。各位王公亦復散朝。史錦屏及四婢，即與范相帶回，改換裝束，擇吉遣嫁。李廣等一班同盟兄弟，一出朝門，個個是歸心似箭，飛馬各回府第。家人團聚，自有一番樂事。不必細細敘表。英武王回至府第，母妻相聚，自有一番樂事。又將徐文亮賜婚一節，往徐府告知徐太夫人。這兩家喜樂，更比旁人尤勝。不日英武王的洪氏王妃，又生了一位小爵主。滿朝王公大臣，前來道賀，更是熱鬧非常。接着徐文亮又擇了吉日，迎娶史錦屏，并納煙柳如霜、輕紅、軟翠。兩家喜事重重，頗極一時之感。說不盡那繁華富貴。天上人間，楚雲因奉旨遷宅第，他便擇定李廣府第東首，故相張聰舊宅。因張聰犯事，此宅入官，他便令工部改造一新，擇吉搬入居住。平時却與英武王更屬咫尺，亦可朝夕過從。好不不得。這且不表。雲璧人自封了列侯，雲夫人那有不快樂之理。他却惟念女兒不知去向，仍不免顧兒思女。這日又談起顰娘來，忽然雲璧人上前說道：母親孩兒却想起一件事來。昔日母親屬令孩兒顰妹左手小指有瓜子大一塊紅痣，昨日與忠勇侯楚顰卿在一起宴會，無意間看見忠勇侯左手小指也有一塊紅痣。孩兒頗爲疑惑，又細看他的面貌，真與顰妹無二。孩兒意欲早晚細細探他的口氣，以期水落石出。惟不信他。如果顰妹改扮，他又何能娶婦？而且聞得夫婦伉儷甚篤，煞是令人難解了。雲太夫人聽了這番話，好不歡喜。因與璧人道：我兒既是楚雲左手小指有

塊紅痣。這楚雲定是顰兒改扮的了。我兒明日便即去探問。期早知消息。寬慰慈懷。璧人唯唯答應。果然次日便往楚府探試。不一刻到了王府。他們是時常往來。家丁等也無須通報。璧人便走入書房。却好楚雲正在那裏坐觀看書。一見雲璧人進來。趕着起身迎接。二人分賓主坐下。楚雲先問道。雲兄今日何以來得恁早。且見吾兄面色不悅。頗有憂愁之象。却是何故。雲璧人本來故裝如此。今見他一問。正中下懷。因即說道。賢弟有所不知。特有一事前來奉商。只因家母思念胞妹。從前尙覺稍好。近因愚兄封了列侯。那知家母樂極生悲。更加思念不置。連日竟自不思飲食。愁病交集。息偃在床。慼慼流淚。賢弟。你試想愚兄見此光景。如何不憂。可笑家母思念胞妹之心太甚。試問將十數年來。毫無消息。生死如何知道。而家母令愚兄各處尋找。這可不是件難事。即使愚兄踏破鐵鞋。不知舍妹的蹤跡。這也還是枉然。愚兄也會將言比喻。破解他老人家聽。爭奈他老人家不但信。反說愚兄許多話來。更怪愚兄不念同胞之情。只戀着嬌妻美妾。忍心將妹子拋在他鄉。昨晚又說此事。愚兄不敢講話了。這番話謂妹子十數年毫無確信。多分已是死了。母親可以把這心腸拋開了罷。好在有兒子媳婦侍奉。也可以當得女兒。而况就便將女兒尋回。也是要許字人的。既許字人的。便是人家的人。也不能朝夕在母親前。晨昏定省。愚兄以下的話。尙未說完。母親就將愚兄痛罵了一頓。說我忍心害理。不要妹子。難得趁此機會。將來可以省一分大大的奩資。始則痛罵。繼且來打我。見家母那種光景。只好甘心受責。被他老人家責罰了一次。我以為可以消了夙忿。那知他老人家因此用了些力。又復獨自整整哭了半夜。愚兄皆不會敢睡。好容易到了三更以後。方纔止了淚。我只以為他老人家是睡着了。那知從此便大寒大熱起來。直至天明纔算退熱。現在還睡在床上。一病慼慼。賢弟。愚兄受些冤枉。原不算什麼事。惟慮家母思女之心。如此真切。而胞妹又不知在天之涯。在地之角。往那裏尋找。竟是胞妹一日不回家。母一日難釋。且不但一日難釋。特恐從此尙有不測之患。若家母因思胞妹致有不測。愚兄可就直恨胞妹太忍心了。雖他生死難知。我却總要怪定胞妹。這却又是何故呢。胞妹未死。他豈不知鄉里籍貫。也可訪問回來。若胞妹已死。也可以託諸魂夢。使我母親知道。他實係死了。也就可以將思念他的心拋去。既不回來。又不託夢。到底生死與否。令人難知。賢弟。你是個大才。可有什麼善策。以解家母之疑。可以保全性命呢。不知楚雲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誤聽假言痛深老母 不知用意醉倒顰卿

話說楚雲聽了雲璧人這番言語。登時玉容慘淡。兩眼含淚。一包淚幾乎湧滴下來。暗自悲道。我那母親呀。這都是我

這不孝女兒，害得你如此呀。哥哥被屈，還是小事，若竟將你老人家想死了，我這不孝女兒，直欲下十八層地獄了。娘呀，你可知道女兒也有苦衷麼？現在已封王位，如果說出喬妝的事來，這錯亂陰陽，欺君的大罪，雖粉身碎骨，不足以蔽其辜。那時母親眼見得如此，豈不更要傷慘？況且自幼男裝，不能再調脂傅粉，且又自幼許配李兄，今者已與他同盟，難道同盟弟兄，忽又作為夫婦，豈不要成為千古的笑談？所以你女兒有此苦衷，只好惡着心腸，不能說出我的親娘呀。女孩兒今生不孝，只好來生再投入娘胎，以補今日的不孝了。一面暗想，一面珠淚盈盈，竟忍不住滴下幾點。璧人在旁看見，好生歡喜，暗道：果是顰妹無疑，不然，何以聽我說了那番話，便自是感傷到如此地位？既然如此，又何為不明白說出來？正自揣度，忽聽一片笑聲，齊齊說道：雲兄為何來得恁早？你與顰卿在這裏談些什麼？難道也效李大哥私語聚嬌樓麼？雲璧人與楚雲二人，喫了一驚，回轉頭來一看，却是徐文亮、張穀、楚雲，便勉強笑罵道：你這二人，到了這步地位，還是不成材，只管亂說。此時雲璧人也就起身告辭。楚雲留他飲酒，璧人道：改日再趨府問安，說畢，璧人自去。楚雲送出大門，後復至書房，見張徐二人在那裏高談闊論，樂不可支，自己因有一般的心事，懶於答應，只坐在一旁納悶。不過片刻，却嫌他們絮語煩言，便託言身體不快，就書榻上掩面而臥。張穀那裏肯放鬆一步，便又上前就榻沿坐下，笑道：顰卿今日此刻愁煩，莫非討厭我等齊來吵鬧於你，就誤吾兄不能去陪嫂嫂麼？問了一回，楚雲只是掩面不睬，假作不聞。張穀又復笑道：呀，顰卿你討厭小弟，故作不聞，這也罷了，為什麼故作裝嬌，強為媚態，作出這美人橫眠的樣子來？可曉得我是張穀，不是李大哥，那般情性，與你相愛相親，下面話猶未說完，只見楚雲立起身來，將張穀一推，跌倒在地。復一聲啞道：不管人家有心事，但知一味頑皮，你給我請罷。張穀被他推倒，一交，不但不愧，還是嘻笑亂說。當下爬起來，又欲去纏楚雲，却好徐文亮在旁，趕着過來，向張穀說道：本來是你不見諒，你管他什麼？媚人不媚人，被他推了一交，還是造化呢？下面一句話，還要說出，復忍住口道：我也不說了，我們就走，讓他好進去陪嫂嫂，不要就誤了他的好光陰。說着，便即一同而去。楚雲見他二人已走，便獨自睡在書榻上，悶悶沉沉，思想不已，暫且不表。再說璧人回至府中，便將試楚雲的話說了一遍，又將楚雲聽了此話，如何感傷，如何全形於色，又如何忍淚不言的情形，又細細的告知一番。雲太夫人聽了此話，好生歡喜，因道：據此看來，這定是顰娘無疑了。他既然如此，為什麼又不肯明白說出來呢？我兒為娘的，知道他心事了，想因戀着高官，不肯認為老娘母親，雖然如此，未免累了錢氏千金了。說罷，復又恨恨

不已。雲璧人道：母親不必恨孩兒，既已識破他的行爲，當再想良法，使他個欲賴不能，欲不認母親不得。這句話一說，可把雲太夫人觸起一件事來。當即喚璧人道：我兒，你付耳過來，爲娘想了一個計策在此，你看可能行？不能行，雲璧人見說，便即走到雲太夫人面前，將右耳靠近雲太夫人，便對着璧人說道：如此如此，你看這般計策行得行不得呢？璧人當下也就道：母親如此而行，却是好極，但必須停一二日方可行事。雲太夫人說道：這倒爲何？璧人道：母親有所不知，若明日就去請他，他必然疑母親的病，何以好得恁快？遲一兩日去請他，便可以無疑了。雲太夫人道：是當下母子二人又談說了一會，璧人便退出，隔了兩日，雲璧人便寫了一封小簡，上寫道：前日往拜，以家母適抱采薪之憂，未盡言所欲言，日來老母親病已痊，僕心稍慰，特具薄酌，敢請惠臨一醉，借抒抑鬱，何如？寫畢，蓋了個方印，着小使送去。楚雲接着這封信，即便向來人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侯爺，就說我明日准到。小使退出，回來告訴了一番，璧人大喜。當下又告知雲太夫人，也是歡喜。次日一早，即備了酒筵，專等楚雲來到。時當晌午，楚雲果然乘輿而來，璧人迎入書房，先談了兩句閒話，楚雲便問道：伯母想已大痊了？璧人答應：家母雖未大愈，光景不妨事的。楚雲道：尚進些飲食麼？璧人道：稍喫薄粥，尚未起來。楚雲道：如此，再調理靜養數日，便可霍然大瘳的。璧人稱是。彼此正談之間，家丁已調開桌椅，擺齊座位，不一刻，進送酒肴。璧人便邀楚雲入座，一回，首見伴蘭在旁，便又呼喚家丁，屬令伴蘭到外面喫飯。家丁自然答應，即刻陪伴蘭出了書房。這裏璧人便自斟了一大杯，向楚雲說道：今日難得家母病愈，愚兄實在暢然，我們今日不拘形跡，總要飲到大醉方止。賢弟以爲何如？楚雲本來脫略形骸，又兼聽說母親病好，心中甚是喜悅，因也答道：小弟當奉陪一醉，說罷，便舉起大杯，一飲而盡。於是璧人同他兩人談一回，飲一回，不知不覺，楚雲已飲了十數大觴，已覺有些醉意。璧人見他面起紅雲，玉山將倒，已知他有了八分，故復又斟上三杯，向楚雲說道：賢弟，可再飲此三杯。愚兄也陪你三杯，我們便可喫飯了。楚雲道：小弟業已醉了，這三杯可是要告罪不能飲了。璧人道：愚兄本來說是要不醉不休，賢弟雖有些酒意，并未大醉，就便飲了這三杯，也未必大醉起來。若此三杯不飲，未免令人少興。賢弟請飲了，我們喫飯罷。楚雲見他如此殷勤相勸，只得連飲三杯，一乾而盡。那知纔飲下去，不覺雙眼迷離，玉山傾倒，坐立不定。璧人一見好，不歡喜，即問楚雲道：賢弟真醉了？楚雲笑而不言，却好伴蘭復走進來，見主人已醉得如此，便上前請道：王爺還是回去，還是就在這裏睡一會，且等酒醒一醒，再回去呢？楚雲耳畔儘管聽見，却不回答，仍是笑而不言。璧人就趁此說道：伴蘭，你且將你王爺扶到那榻子上睡一會兒，等醒一醒，再回去罷。何必此時趕着回去，而况北

風凜冽。大醉之後，也不便受風的。楚雲心中，雖不甚願意，爭奈脚軟如綿，身輕似絮，脚輕頭重，移步艱難，連話都懶於開口不說。又見伴蘭向前說道：「侯爺說請王爺就在這裏睡，王爺可怎麼說呢？在小的看來，還是睡了一會再回去的好。」楚雲聽說，沒奈何只得答應，便將頭點了兩點。此時亦實在思睡非常，把不得即刻去睡。當下伴蘭見主人首肯，隨即上前扶起主人，向那邊小沉香榻上安睡。那知楚雲可真醉得利害，看着的扶住伴蘭，其實兩條腿猶如軟癱一般，連大步都不能移動。還是伴蘭半扶半拉，好不容易才將他扶倒，那小沉香榻上把他放了安穩睡下，又給他蓋上一床錦被。伴蘭這纔出去。楚雲也就兩眼朦朧，領略黑甜鄉味去了。這裏雲璧人好生大喜，當下出了書房，將房門掩上，即趕緊進了內室，告知太夫人。雲太夫人一聞此言，也就帶了玉佩、瑤枝，急急去往書房，行他的妙計，畢竟行出什麼妙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窺破行藏脫靴認母 惱人心事論酒言情

話說雲太夫人聞璧人一番話，當即帶了瑤枝、佩玉，去往書房。到了書房門口，璧人將門推開，雲太夫人就令兩姬在外等候。自己與璧人進房，一見楚雲斜臥榻上，一隻脚橫在榻外，脚上著了烏靴。雲太夫人看畢，即便送目會意，使璧人前往脫靴。璧人也就會意，便悄悄走至榻前，復又低喚了兩聲，見楚雲并不答應，只是香息微呼，午夢正熟。璧人即上前兩手執定烏靴，慢慢脫下，低頭一看，不覺驚訝異常。但見白綾錦襪緊緊牢牢，并不見紅菱出來。當下將烏靴脫下，再一回頭，只見雲太夫人站在那裏，好生着急，忙將兩手連連作勢，似乎令他連襪子一齊拉下來的樣子。璧人不敢違逆親意，只得又去脫襪，脫下只見上面裹着許多白疋，上面又繫着許多絲縲，脚面上牢牢還打着一個結。此時雲太夫人看見，知道如此定是把小脚纏將起來，忙令璧人退出。雲太夫人便親自上前去，慢慢的將牢結解開，就來代他放白疋，一層層放下，地下已堆積了一堆白疋。放完，果露出一隻三寸不滿的小脚。雲太夫人這一見，好不歡喜。當將他一堆白疋拾起來，藏在榻上，心中暗道：「這癡兒也算真大胆了，居然以一女子竟封王位，真是千古罕有一面。」想一面去搖楚雲，口中呼道：「癡兒醒來，爾可知你親生之母在此麼？」楚雲正在沉酣之際，忽聽有人在旁喚他的乳名，猛然驚醒，急睜眼一看，時見是自己的母親。此時雖然驚醒，尚未十分清楚，還疑惑是在夢中，急忙坐起，欲要下榻，忽見一隻烏靴放在地下一堆的白疋堆在榻上，這一見可嚇去了七魄三魂，按定心神，思想方纔光景，因道：「原來是哥哥有意將我灌醉，欲識吾的行藏的，怪我粗心，竟誤中他的跪計，既已識破，不得不上前去認親娘，當下便下榻來向

雲太夫人跪下口中說道我的親娘呀可憐孩兒八載行藏可憐爲哥哥識破雖然如此也是孩兒不孝不能早認娘親累娘親朝夕思念說罷痛哭不已却不敢高聲惟恐被人知道雲太夫人此時也是悲喜交集兩淚盈盈趕著將楚雲挽起問道我的兒呀可憐爲娘的自從你失落之後何日不想何日不思我兒你也未免太狠心了既見了爲娘之面還不相認真可謂只認繼娘不認親娘了楚雲也帶淚說道這總是女孩兒不孝不過女孩兒有一苦衷尙望母親寬恕女兒自見了母親之面恨不能卽刻相認奈因男裝已久又爲國家的大臣萬一走了風聲聖上知道錯亂陰陽其罪不小女兒雖死不足惜恐那時更累母親傷感與其日後有如此情節還是男裝儘管不認却沒有一刻不思母親的雲夫人聽了這番話也覺有理因又問道我兒你如何身入楚門的楚雲見問便將已往的事從頭細說一遍又道這總是親公萬惡以致如此所幸繼母看待猶如己子就是男裝在當日亦復出於無奈雲太夫人道兒呀據你所說難道就這樣男裝一世麼這也罷了你爲何又聘娶錢氏小姐這可不是誤彼青春忘却自家面目麼今旣爲娘識破別話休說兒可知道你終身自幼已許配李廣我兒還應該于歸李姓方是道理正說之間璧人也進來說道妹子于歸李廣自然毫無疑議而况李廣奇才英武兼而有之以妹子于歸真是一對奇男奇女楚雲此時也不回答趕著將那些放下來白疋復又一層層纏在脚上又將烏靴穿了起來然後纔向雲太夫人說道母親呀承母親示以大義孩兒豈敢不遵惟有一言尙求容納若謂誤了錢小姐這也是前生積下的冤孽又迫於繼母之命無奈從權今生雖誤結絲蘿惟願來生變一奇男子以補報他這假姻緣便了而况孩兒現封王位他便是一個王妃姻緣雖假却也榮耀在女兒看來還比嫁一個市井之徒輕薄之輩勝却多多又何事不樂又何嘗誤他的青春至於說已聘李兄這句話更覺可笑當年不過筵前一語既無有六禮又乏冰人怎能據以爲實况且他已偕佳偶又產麟兒他也未嘗念及至此而且他是個文武雙全襟期闊達的大丈夫女兒又與他結爲同盟天下豈有盟弟許配盟兄爲室之理須知女兒雖然是個中樞也算得是一個出色的英雄又豈肯留這笑話傳之於世這還是小事惟有那女作男裝擅受王爵陰陽錯亂男女顛倒這一伴的欺君大罪恐怕粉身碎骨尙未能免母親欲留孩兒性命雖不常依膝下也可背着人前來省親母親若不留孩兒性命便使孩兒犯那欺君大罪碎骨粉身孩兒一死又有什麼可惜不過使母親又要多一番傷慘母親當請三思孰得孰失雲太夫人聽了這番話也頗有理因道鬻兒看你這玲牙俐齒越發說得不錯了爲娘也沒法只好聽你主見罷楚雲聽罷大喜當下便走近雲太夫人面前深深一揖雲太夫人見他如此不禁大

笑道：癡兒，你如此作爲，何曾有一點女兒情態？那曉此時玉珮瑤枝在書房門外聽得甚切，便嫣然笑着走進來，向着楚雲口稱小姐，納頭便拜。楚雲趕着將他扶起，驚問雲太夫人道：「這是誰呢？」太夫人道：「這就是你哥兩個姪人，瑤枝玉佩，只因你嫂嫂不能容忍，多生妒心，現在爲娘的叫他二人，在我跟前伏侍，免得家庭淘氣。」楚雲當下說道：「這二人果然體態輕盈，不愧這兩個名字。惟哥哥懼內太甚，竟甘心作那無情的忍人，說着便回首來望着雲璧人，說道：『哥哥若是加之於妹，請看我另尋金屋深藏阿嬌。』又怕什麼雌威難伏麼？這番話，雲太夫人引得大笑起來。雲璧人却被他說得面帶羞愧。楚雲又向雲太夫人道：「母親孩兒也要告辭了，你老人家也可進去罷。」孩兒改日再過來看視，惟有喬裝一節，務要請母親不可洩漏。尤請母親堅囑兩位姪人，萬萬謹慎，要緊說着就喊伴蘭。雲太夫人無奈，只得扶着兩姪進去。伴蘭在外面聞喚，也趕着進來。楚雲便命傳夫役伺候回府，不一刻夫役齊集了。楚雲即辭了璧人上轎而去，回到府中，不免感歎一回。用過晚膳，進房安歇，一宿無話。到了次日，用過早點，便在書房納悶。大慮昨日之事，惟恐洩漏出來，正在愁眉不展，忽報英武王到，當下立起迎接進去。分賓主坐定，李廣尚未開言，瞥見楚雲容顏消瘦，滿面愁容，因問道：「賢弟何以今日頓形消瘦，莫非因昨日在雲賢弟處多飲了酒，據愚兄看來，美酒雖可養身，但過於貪杯，也不免有傷身體。奉勸以後不可任性貪飲，方可不致傷損。聖人有云：『惟酒無量不及亂。』酒過量則足以致亂了。楚雲聞言，實是暗暗感激，因即暗道：「義重情深，舍却此君，竟無他輩。這可惜礙於同盟的情義，這姻緣之分，只好再結來生了。想到此，不啻又羞又恨，因也免強應道：「承兄見諭，敢不祇遵。惟小弟并非中酒，且非感冒風寒，只覺心事惱人，禁之不得。」李廣道：「賢弟這又奇了，想你我位列藩王，爲人世榮華，也算極頂，那裏還有什麼惱人心的事呢？」楚雲聞言，因又答道：「兄長，你這話也奇了，怎見得作了藩王，就會沒有惱人心事？那些貧賤之輩，豈不要盡因只四字死了不成？」李廣道：「賢弟既說有惱人心事，到底是什麼心事，不妨對愚兄說明，或者可以勸慰一二。」畢竟楚雲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悶說無聊弟兄隱恨 筵開湯餅賓客交權

話說李廣追問楚雲心事，楚雲怕他識破，假言說道：「弟之心事，豈兄所可能解，但實告兄長，却也不妨。只因花香詠吟，體態輕盈，久思納爲妾媵，奈內子驕傲性成，嫉妬太甚，弟不便去尋氣淘，但是小弟風流性成，見此芳姬，何能毫不動心，而况忝列藩王，連一個姬人，都不能遂願，還望甚麼金釵十二，任我所爲，因此懷恨於心，不知何日方遂平生之願。」

兄長你看這事可惱人不惱人麼。李廣見說，便哈哈大笑道：「賢弟，你真奇極了。這等小事也可謂之心事，豈不可笑。至於說弟婦驕妒，只須慢慢勸解，自然順從。賢弟何必將這件風流微事，以致憂愁，便爾消瘦如此。若欲以此事爲愁悶，則愚兄更不可一日得安了。」楚雲道：「難道兄長也有什麼難忘的心事麼？」李廣說道：「怎麼沒有？若論起來，要比賢弟還要加上十倍。想愚兄自幼聘定顰娘，一自顰娘失落，於今八載有餘，杳無消息，久擬遍訪天涯，窮尋蹤跡。又因璧人向未與吾商酌，是以愚兄不便啓齒，恐惹人笑。此段衷腸，只可暗暗含愁，向未與人道破。今因賢弟在此問及，愚兄所以纔傾心吐胆，實告賢弟。除賢弟的面前，他人萬不可相告。所謂此中人語，萬不足爲外人道也。特恐他人不似賢弟知己，故不敢稍洩其詞。賢弟這可不是吾之一段心事麼？所以我刻刻介懷，未嘗稍現於面。不似賢弟因納姬人而於夫人之驕態，便愁悶如此的說罷。」李廣因長嘆不已。楚雲也暗暗感激道：「足見此君多情，時時在念。可知當當前即是未免交臂失之，却亦不能怪你。可恨我現在欲罷不能，此種幽情，有暗此傷心而已。一面想，一面手托香腮，默默的在那裏出神，也不答話。」李廣見他那種光景，疑詫他還是難解，復又說道：「賢弟，你不要太發癡罷。我與你且作一局閑棋，聊排愁悶。」楚雲見他那種柔情，竭力排解，雖心中不願敲棋，卽是着實感激他一片真誠，不好辭却。因立起身來道：「既如此，我便與你一局說罷。」便擺開就局。李廣執白，楚雲執黑，二人便下了一盤。楚雲因實在毫無心緒，隨手落子，終局以後，楚雲輸了。李廣還要復盤。楚雲道：「我也着不過你，何必現醜，算了罷。」李廣見他仍然無精打采，也不必勉強，只得又談了兩句閒話，告別而去。光陰迅速，已是仲冬。這日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英武王李廣的小爵主彌月，徐文俊白氏夫人也生一個男孩，却是三朝一邊做彌月，一邊做三朝。在上一日，李徐兩家會商起來，知道二十五這日，那些在朝王公大臣，都要前來道喜。兩邊也忙不開，不若將兩家的喜酒筵席，并在一處，一來又覺熱鬧，二來也忙得過來。彼此皆斟酌定了，就將酒席擺在李廣家中，因爲李府房屋寬大，展轉得開。到了二十五日一朝時候，在朝文武各官，王公大臣，都來道喜。兩邊先在英武王這邊道喜，又往徐府道賀。當由李廣將兩家并在一起，來告知衆人。大家也甚稱快。玉清王這日也在此擾酒，一聞此言，頗自稱贊道：「如此辦來，大家可聚快一日。到了午刻，早已擺出酒來，共排的是一順六桌，中間一桌，自然玉清王來上坐，却以楚雲、張毅、雲璧人相陪。餘五桌皆分爵位大小，年齒高卑坐定了。李廣文俊又親自代玉清王送了酒，然後大家暢飲起來了。酒過三巡，見玉清王向李廣徐文俊說道：「孤今日坐擾卿家的喜酒，一個是彌月之喜，一個是湯餅之會，固是喜樂不盡。二卿二位令郎，孤尙未瞻仰，可否飭令了乳娘抱出來與孤一



觀壓李廣文俊當下聞言趕著說王爺言重臣等飭令將犬子抱出叩見王爺說罷了令人進去招呼乳娘將一個小爵主一個公子抱出不一刻兩家齊抱出來兩個乳娘跪送上去玉清王已先將李廣的接在手中看了一會贊道頭角崢嶸骨格奇突如李王兄一般無二可愛可愛說罷便從腰間掏出一塊金牌上頭刻著富貴無極福壽雙全八個字給他掛上又向李廣道可會起乳名否李廣道是臣母代取名喚麟兒玉清王且將麟兒送給乳娘抱過去著令他仍回一塊姑作見面之禮已代令郎掛身上了李廣聞說當即跪謝賞賜玉清王且將麟兒送給乳娘抱過去著令他仍回上房不要給他冒風乳娘跪接過去站起身來便回上房而去在座的衆位王公大臣大家又上來攔住各人撫弄一回無不稱贊亦均有餽贈這纔由乳娘抱轉上房這裏玉清王又將徐文俊的小孩子抱在手內撫弄一回也是極口稱贊也賞了一塊金牌徐文俊也上去謝恩乳娘跪接過來各王公大臣也是各家撫弄一回也均有錢送乳娘抱轉上房而去此時大家有羨慕的有誇贊的有說英武王與徐文俊二人福好的衆口各詞紛紛不已張毅此時却忍耐不住也要說兩句嘻皮了因望著楚雲說道雲兄小弟聞各家盟嫂俱有夢熊之兆何獨尊嫂不會育麟抑吾兄未得其法麼設非兩雌相遇斷未有不夢叶徵蘭的小弟倒不可解何以尊嫂寂寂無聞呢楚雲聽了這番話暗自吃驚不小心內想道莫非我日前的行藏竟被他人識破了我不若不以言抵制恐他等又要見疑且坐中這玉清王亦非忠厚之輩不要被他疑心方好主意已定不覺面上一紅忙對張毅道賢弟你說什麼話來誰見你嫂嫂不能生育我實告你紅潮不來已經兩月近日來正是拈酸嘔吐方知愚兄不惰一病懨懨思眠懶食昨者延醫診視據云確是夢入熊罷賢弟記取我言明年雙星渡會之時即是天降石麟之候不過較諸同盟稍遲數月只要同一石麟下降又何爭先後早遲總不似吾弟閨中尙未有齊眉空望他人垂涎咽唾耳大家聽了好不可笑桑黛在旁也就插口說道啊驢卿你真可謂老面皮了自許弄璋毫無疑議就便尊嫂果真有孕就不作是弄瓦的麼而况玉燕投懷不過初徵吉夢并非膝前兒女已列行乃竟慷慨告人全無一點含羞之態真是天下老面皮不知恥如你竟沒有第二個人了楚雲聞言又向桑黛道桑兄你這話更覺荒唐了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傳宗接嗣又有什麼可恥可羞若謂因生子便是羞恥之事尊嫂爲何也弄璋的况且諸人皆是一個的生一個的你却是一對一對的生今年晉氏殷氏兩位嫂嫂已是生了兩個大概明年就要輪到駱氏夫人并那姐姐卿卿素琴婢子如夫人了吾不知桑兄又羞也不羞恥也不恥呢這一席話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個個皆是捧腹大家笑定玉清王向楚雲說道原來楚王兄的王嫂也有育麟之喜了

孤到要早預備些洗兒錢，以便明年七月再擾湯餅筵宴。但是方纔楚王兄說，桑卿什麼姐姐卿卿，素琴婢子如夫人，這一大套的稱呼，這是什麼解說，如夫人就是如夫人便了，爲甚麼又要加上些姐姐卿卿，孤甚不解，倒要請教一番。說罷，便令楚雲解說。桑黛在傍，可急得面紅過耳。生怕楚雲說出原委來，趁著搶言說道：「王爺有所不知，臣妾原是個婢女，名喚素琴，那些什麼姐姐卿卿，全是楚兄腳踏人的話。楚兄向來不肯讓人，故有此戲謔之語。一句話糊過去，王清王也就不便再望下追問，不一會午筵已散，大家散步閒談，忽然王清王要與楚雲談心，早已不知去向，再一查點，連雲璧人也不見了，只因楚雲二人此一去，那知卽識破行藏，鬧出一番大笑話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說假孕兄妹道真言 動癡情親王設妙策

話說王清王要尋楚雲說話，忽然不見，再一查點，連璧人也不見了。當下便問道：「楚王爺與雲侯爺到那裏去了？有人回道：方纔楚王爺與雲侯爺二人一同回府去了。」王清王聽說，暗道：「想因他們見此地人太多，且回去避一避煩擾，何不也過去楚王府內閒坐一回呢？」想罷，也不帶隨從，獨自逛了過去。你道楚雲與璧人爲何此時忽然間先走，原來雲璧人見楚雲席上自命他的妻子，也有身孕，璧人聽罷，心中却是暗道：「妹子太覺放蕩，全然失了本來面目，忘其自己爲何如人，當下却不能見於形色，等席散之後，璧人便約同楚雲偕往東府，要切實規戒他一番，不可過於放誕，因此纔不告而別。」且說楚雲同璧人來到東府，就書房坐下。楚雲便命小使道：「如有人來訪我，不可放他擅自進來，須先通報。那小使答應，跼立書房門外，專看來人。」楚雲、璧人就坐在書房內，兩人小話，只見璧人向楚雲低喚一聲道：「賢妹，你怎麼忘記自己是個女子，竟公然說出錢氏小姐已有身孕，天下那裏有兩個女人會生孩兒？賢妹今日說出這話，到那足月之時，無兒產出，又有甚麼話說呢？」以後還須謹慎些才好，却不可過於放誕。楚雲聽說，便將書案一拍道：「哥哥，那妹子豈有不知此理，你獨不聽張毅說出那句話來？妹子因他那話，恐怕已走漏消息，不得不以此言以釋其疑，以杜其口，使他不能疑惑。妹子易釵而弁，至於足月無兒可產，這更極好解說。天下的人，難道都是大產，就不作小生的麼？到了那時，無人追問則已，有人問起來，就說因平時不慎，閃動胎兒，以致小產，可不是一句就輕輕撇過去了麼？哥哥，你難道這一點聰明都沒有，不必說妹子處此進退兩難，不男不女時節，專仗三寸不爛之舌，驕人就便今日之天下，又何嘗不是一個大騙局，只要騙得人相信便了。但妹子又豈好作此騙人之語，忘却自己本來面目，亂說亂語，殆亦不得已而爲之。吾兄何以見笑？若是呢，雲璧人聽了這番話，於無甚言語可以駁他，只得笑道：「雖如此說，然而妹

子也太覺忘形。以後尙須格外謹慎。方好。楚雲也只得唯唯而應。那知他二人在那裏囁囁而語。竟是驗了古語。那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的兩句話了。他兄妹兩個一問一答。所有的言語。全被個人兒聽去。你道爲何。原來玉清王自聞楚雲與璧人兩個已過了東府。他便獨自逛過來。預備閒坐片刻。稍避喧囂。到了楚府。他便直走進來。也只因平日常來。所以看門小使。在先還要那過節兒先通報進去。請主人出來迎接。久久下來。玉清王看見鬧這過節兒。便大不以爲然。當命楚雲家所有一概僕役。不准如此。又面與楚雲說過幾次。令楚雲轉飭家丁。由此一來。那些家丁固然不敢的違背主言。也覺得省了許多事。以後玉清王來便不通報。玉清王也就直入書房。可巧今日玉清王方走至書房外門首。只見有個十三歲的小使。在那裏守門。那小使一見玉清王到。即便跪下說道。求王爺暫停玉步。容奴才稟告主人。玉清王道。毋須通報。孤是時常來的。早已令爾等不要拘此過節。怎麼今日又要行這過節呢。那小使道。非是奴才不遵王命。只因主人方纔招呼奴才。如有人來。須要進去通報的。玉清王道。孤且問你。雲候爺在這裏麼。那小使道。正因雲候爺在這裏與主人談心。所以主人才招呼奴才在此把門。恐有客來。便去通報。玉清王道。原來如此。你且不必報。孤家自會進去。若你主人見怪。自有孤家說項便了。那小使聽了這話。也就無甚話說。只得讓玉清王進去。當下玉清王便躡足潛迹。輕輕走到書房窗戶外面。側耳靜聽。却好雲璧人正在那裏規勸妹子。楚雲所說的話。全被玉清王聽個盡悉。此時玉清王心中好不驚喜。暗道。楚雲原來是一個閨娃。不然。何以男子生得如此美貌呢。但既係女子。這樣的姿色。天下也少。有想孤家王妃早逝。正好與他接續。交想到此間。不覺喜形於色。復又暗道。我却不可將他說破。最好作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計策。使他萬難推辭。只須如此如此。也不怕他不從。心中想定。便大踏步走到書房門口。將暖簾一掀。口中說道。嚮卿你爲什麼先逃走了。也還罷了。爲什麼還把璧人帶來。我們去罷。且到那裏看戲。那裏已是開了鑼了。你們可實在避得好。還要叫小使把門。若非孤是常來的人。今日定見不著。說著催楚雲璧人兩個就走。楚雲兩人也沒法。只得跟著玉清王過李府來了。却好戲子跳過加官。在那裏正唱大賜福。李廣見玉清王與楚雲二人俱到。隨即請玉清王坐定。有戲班頭擎了戲目上來。跪請王爺點戲。玉清王即便點了一齣絮閣。一齣會兒班頭退下來。走過楚雲面前。請楚雲點戲。楚王點了一齣大宴。璧人點了一齣訓子。其餘人已多點過了。班頭下去。即吩咐台上先唱會兒。接著絮閣。這因爲是玉清王點的。所以把這兩齣先唱。亦復是尊王之意。先是楚雲并不知道玉清王點這兩齣。及至鑼鼓一响。袍笏登場。見是會兒。心中就有些疑惑。接著又是絮閣。更加疑惑起來。因暗暗打聽。知

此兩齣。是玉清王所點。不免喫了一驚。然細看玉清王面色。並無不正之氣。而且注目凝神。在那裏看戲。也就把一件事丟開。唱有四五齣。已是上燈時分。家丁又擺上酒筵。大家又復入座。自然還是玉清王首座。下面還在那裏接唱戲文。玉清王於酒席之間。也未甚戲話。直飲至二鼓將盡。方才席散。李廣、徐文俊。又上來給玉清王道謝。其餘賓客。皆向兩主人道謝。各回府而去。一宿無話。次日楚雲方纔起來。一會正坐在書房納悶。忽見小使進來。報道玉清王爺的內監前來。特請王爺午時赴宴。楚雲便問小使道。你去問來的內監。尚有何人。那小使隨即來至外面。說了兩句。復又進內說道。奴才已問過內監。據云不甚清楚。不知道是些甚麼人。想來大半皆是諸位王爺公爺。侯爺楚雲聽罷。便道。曉得了。你可快去。速傳伺候。并告訴內監。令他先回。就說我即刻前來。小使答應出去。先將回覆話告訴內監。然後便傳伺候。內監得了回話。先自出門而去。不一刻。人夫也傳齊了。楚雲即乘輿親往玉清王府赴宴。到了玉清王府。當下就有人稟報進去。玉清王一聞已到。心中好不快樂。隨即接迎出來。楚雲再三申謝已畢。一同來至便殿。玉清王便命楚雲坐下。楚雲又謝坐。當有人送上茶來。楚雲又問道。蒙王爺賞賜感宴。但不知在座還有何人。玉清王道。並無他人。只因孤思欲與卿相談衷曲。所以未曾邀約他人。只是孤與王兄對面談些閒話。覺也有趣。因未邀約他人。王兄今日務必不要容量。都要不醉不休。楚雲聽了這句語。便覺猜疑不定。暗道。他既未約旁人。爲什麼單令我到此。不約旁人。還說得過去。怎麼李盟兄也不去邀他。一邀其中必有詭詐。倒不可不加意防護。因即辭道。臣向來不善飲酒。既蒙王爺賞宴。楚雲又不敢辭。奈今日偶然身體不快。只好隨意陪王爺小飲罷。原來楚雲因那日被哥哥灌醉。識破行藏。因此遇有酒筵之時。更不敢貪杯。以防又爲所算。玉清王此時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不能不作如此說話。當下玉清王也就答應。隨便飲酒。那知楚雲雖急欲防備。那知一個有心。一個無意。還是被玉清侯所算。究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親王強暴鑿玉罵宮 武宗仁明英雄辨本

話說楚雲與玉清王飲至三巡。玉清王將他一看。只看他二分春色。已上眉梢。兩頰微暈。紅霞更是嬌羞嫵媚。玉清王此時更覺耐煩不住。低低向楚雲說道。孤有一言奉問。會聞人說。卿家與衆同盟弟兄。外面雖有金蘭之契。內中實有斷袖之情。孤始也不甚相信。今則深信無疑。孤雖不才。亦願深締鸞交。如蒙俯允。趁此深宮無人。今宵即可訂同盟之約。楚雲一聞此言。只嚇得魂散九霄。魄飛天外。暗恨道。罷了。罷了。八載機關。一旦爲人識破。千不怪。萬不怪。只怪吾兄

太不近情。今日看來這玉清王恐似劉彪的詭計。雖然如此。我必得要抵制於他方好。不然不但爲同盟所笑。且我亦無面目再生人世。當下按定心神。正色說道。千歲。須放穩重了。以貴重親王。與臣下出此戲話。甚非千歲所宜。想楚雲與衆同盟。義結金蘭。何會稍失禮儀。千歲天潢宗派。似這等汗耳之言。何能語臣。只就是汗辱大臣。雖位屬親王。似亦不免咎戾。既千歲不以大臣相待。楚雲卽就此告辭了。說著立起身來。卽便就走。玉清王見他要走。那裏肯放。含羞帶愧。亦趕著立起來。將楚雲扯住說道。卿家幸勿見嗔。尚乞稍坐。孤有一言奉告。以見孤所說之話。並非虛語。昨者竊聞雲璧人與卿有兄妹之稱。卿亦會云。錢氏懷孕本無此事。不過借以欺人。孤當時本欲進房當面道破。以礙於雲侯之面。不便冒昧而行。後來孤在李王兄府內所點之會兄。絮閣。那兩齣戲。正使卿知之。今日孤請赴宴。亦以爲心心相印。不能卽辭。乃至決絕如此。卿說孤汗辱大臣。應當有罪。可知卿易釵而弁。攪亂陰陽。亦要有個大罪名。孤不作無情之人。欲爲有情之舉。只因孤正妃早逝。待續鸞交。以卿之貌之才。與孤之富之貴。正堪成爲嘉耦。又何必絕情太甚。視孤爲不足輕重。孤還有一說。卿如不願女裝。卽仍舊是一個男妝。也不妨事。卿請三思。孤素抱憐香惜玉之心。不忍有損紅摧綠之意。卿執迷不悟。可莫怪孤翻面無情了。楚雲也不等他說完。只見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怒容滿面。喚一聲。千歲。你住了。何得亂言以男的作女。而且以勢力挾制。楚雲非是倚仗功高。敢於忤逆。沙場血戰。爲朝廷立下功勳。不必說楚雲是一個堂堂皇皇奇男子。大丈夫。就是個女身。也是國家的棟樑。畢竟有功無罪。千歲雖以玉葉金枝之貴。俺楚雲也不能容千歲戲謔大臣。隨心所欲。如千歲定欲與楚雲爲難。楚雲也不辭一死。血濺廷階。就此告辭。歸以待罪。便了。說罷袍袖一拂。怒冲冲出了便殿。左右太監那裏阻擋得住。一直走至府外。上馬回府去了。到得家中。在書房坐了。心中暗想。我與玉清王。今日也算忘了君臣之分。將他侮辱了一番。他必不能甘心。明日定要入奏。而况明早又是朝期。他若陳奏上去。皇上必欲下問吾兄。那時吾兄不知就理。必得畏罪。自首陳奏出來。如何是好。不若趕緊函知吾兄。叫他明日告疾。不要上朝。縱使玉清王陳奏上去。我拚着一死。矢口不認。雖皇上其又奈我何。想罷。便寫了一封密書。囑令伴蘭親自送往雲府。又囑伴蘭務要面呈。不可洩漏。伴蘭也不知何意。只得持了書信。上馬加鞭。直望雲府而去。到了雲府。不敢有誤。將這封書面呈了雲璧人。璧人拆開一看。喫驚不小。當下將書信納入懷中。向伴蘭說。你回去。上覆你家王爺。就說我知道了。叫他也不可過於任性。伴蘭答應。隨卽退出。上馬而回。却不知道這書信內所說何事。不免也有些動疑。不一刻回到府中。向楚雲覆命。楚雲方纔定了定神。只待明日早朝時辨本。到了次日五更上朝。各

官山呼已畢。有值殿官喊道：「有事出班陳奏。」無事退朝。話猶未了，只見玉清王高捧本章出班奏道：「臣弟有事啓奏。」玉清王纔說了這句話，兩邊朝臣個個驚疑不定。暗道：「玉清王有何事陳奏？」此時楚雲卻早已明白也。暗道：「我料定他必有此事，果不出吾之所料。且看他所奏如何，再作計議便了。」不表楚雲暗自打算。當下武宗見御弟有表上奏，因問道：「玉弟有何章奏，可即呈上待朕一看說着，就有值殿官將表章呈上。」龍案武宗看了一遍，又驚又喜，獨自說道：「這就奇了，便問玉清王道：『御弟所奏之事，是否屬實？』可當殿奏來。」玉清王道：「所有情形，這表章內全是實話，並無半字是虛。如果事實，臣弟甘領重罪，尚乞吾皇作主。」武宗道：「御弟且自平身，容朕再作計議。」玉清王謝恩站立一旁。武宗便呼范其鸞道：「朕接御弟所奏表章，內中有此情形，朕實疑信參半，卿可將此表細細一看，是否確實。」著即具奏。范相聞言，趕即出班將表章接過，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范相只嚇得驚疑不定，趕着俯伏金階奏道：「臣啓陛下，據玉清王奏稱忠勇王楚雲係女扮男裝，爲列侯雲璧人胞妹。臣查雲璧人本有胞妹一人，名曰顰娘，係臣甥女，只因從十歲時被匪人拐去，逃往他方。于今八載，並無消息，是否死生，亦難得知。但據玉清王所奏，究竟是否雲璧人胞妹喬裝，臣亦不敢妄斷。求陛下詔雲璧人與楚雲對證，便知其虛實真假。」武宗聞奏，說道：「卿所奏甚是。」當下即命黃門官傳旨，速召雲璧人上殿。黃門官啓奏道：「雲侯現在抱病，昨日已請假十日。」武宗默然。此時在朝文武諸臣，個個驚疑不定。有的代楚雲暗愁，怕他的欺君之罪難逃，有爲玉清王羨慕，如果屬實，這真是個絕世的女子。惟有楚雲這班衆同盟兄弟，個個是怒目而視，暗恨玉清王侮戲朝廷大臣，獨有李廣却暗暗歡喜，而又暗暗驚恨。喜的是顰娘，可以無人遠天涯之歎。驚的是恐怕武宗准奏一個原聘絕世的名姝，竟被玉清王攘奪。楚雲此時却是打定主意，拚着血染金階，雖死不認。大家皆各懷心事。正在你望我，我看你，面面相覷之時，忽又聽武宗降旨喚楚雲道：「雲璧人現在請十日病假，虛實真假無從對證，卿可將此表細看一遍，逐條從實奏來，有無爲難之處，一切着從實條奏。朕可代卿作主的說罷。」有內侍將奏章送與楚雲。楚雲接在手中看了一遍，不覺暗含怒色。隨即將奏章捧上，遞與近侍呈上。龍案他俯伏金階，正色奏道：「臣啓陛下，玉清王所奏各節，皆屬子虛烏有之談。臣有下情爲我萬歲縷晰陳之。」臣祖藉江寧，雲璧人祖籍淮安。何得漫爲牽混。雲璧人雖有胞妹，從十歲時已被匪人拐去。至今生死未知，存亡未卜。音信全無，又安得漫指臣爲璧人胞妹。且臣生母現尚在堂，臣亦復授室，豈有臣爲女子，尚能授室之理。即使瞞混外人，臣妻亦何能答應。至雲璧人戲呼臣爲妹，據雲璧人言，臣面貌與伊妹彷彿，是以戲呼。天下之相貌相同，而戲詭嘲笑，亦尋常之事。何得因嘲笑之

話遽引爲確鑿不疑。若以此爲實，雖指途人而欲加認視，又何嘗不可。此等捉影捕風之事，甚非親王所宜言。且聞雲璧人胞妹鬻娘，自幼受聘英武王李廣，不必說臣非女子，即使果真，君奪臣妻，亦前古未有。臣今日既爲玉清王誣指，臣雖不失其爲臣，究竟顯見遭汗穢，且誣以欺君之罪，以臣血戰之身，忽遭不白之冤枉，聖恩雖厚，臣亦不敢再效犬馬之勞，敢乞掛冠退歸鄉里，天恩高厚，只好來世再報了。說罷，便雙手除下冠來，送於龍案之上，畢竟武宗見此情形，是否見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駭奇談爲鑿卿辨誣 降明詔飭范相查覆

話說武宗見楚雲免冠求罷，亦覺他有些委曲，又念他實在功大，不忍加罪。當下又說道：「楚卿何必如此。縱使御弟誣陷，好在朕並不便指卿爲喬裝。卿又何必急急免冠求罷呢。當下便命近侍，仍將原冠給楚卿加上。那知玉清王又復奏道：「陛下楚雲自恃功高，胆敢咆哮朝廷，即非喬裝，已屬顯有欺君之罪，而况確係女扮男裝，臣知他素稱狡猾，今以免冠求罷，正是他狡猾之處。他因明知要得欺君之罪，故作此舉，借以掩飾。陛下若准他所奏，那就中了他狡猾之計了。伏求陛下明察。」武宗尚未回答，又見那一衆英雄如桑黛、徐文亮等一齊出班奏道：「臣等啓奏陛下，忠勇王楚雲實臣等所素悉，結義多年，飲食居處不離，果確係女子。臣等豈不知之。今玉清王便指爲喬裝，實爲臣等所不解。而况有何憑據，若以屬垣之語，便引爲確據，臣等平時聚處一起，彼此戲謔，亦復時有。今指楚雲爲女，及諸他日，亦何嘗不可。指臣等爲女呢，莫非玉清王與楚雲或有微隙，欲借此陷於欺君之罪，將圖報復，亦未可知。還求天恩，念楚雲功大，詳加鑒察，勿聽誣言。若以臣等之言爲不倫，臣等亦不敢效犬馬也。求了天恩，准其掛冠而去。大衆代楚雲奏了一遍。武宗也未見罪，這金殿之上，却氣腦了。這玉清王恨不得將衆英雄全行問了欺君之罪，方纔洩恨。李廣見他們如此覆奏，也是怕他們所奏不實，大家奏罷，見李廣並不出班，也個個心中含恨，都說不顧大義，因此也就怒目而視。武宗雖未見罪，却是被他們這一陣亂奏，如是如是之話，把這心也弄得一無主意，難決是非。忽然想道：「諸人皆來保奏，獨李廣並未出班，難道他知道其中情節麼？不然何以他獨不保奏呢？朕何不再問他一遍，便了。」然主意想定，因喚李廣道：「玉清王謂楚雲係雲璧人胞妹，諸卿皆爲他保奏，卿獨不贊一辭，旁觀袖手，莫非這裏根由，卿皆知道麼？究竟是否喬裝，卿可據實奏來，並不得稍事隱瞞。如有排開周旋之處，朕亦可依卿所奏，准照施行。」李廣見詔，也就趁着出班奏道：「臣啓陛下，臣與楚雲雖屬結義多年，究竟是否男女，事關重大，臣萬不敢妄斷。故此不敢出班，伏乞陛下聖鑒詳察。」

如果察得楚雲實在喬裝，還求陛下念彼功勞，免彼欺君之罪，則臣幸甚。楚雲幸甚。武宗聽了李廣這番言語，如此依違兩可，仍舊是不能決斷。若照李廣處處帶有後步，又似楚雲直係女子，他不便爲他明白說出。武宗雖覺着這個意見，猜疑不定。那些衆同盟兄弟，却個個怒視李廣。楚雲更是既怒且恨。李廣雖明見衆人如此，他竟若未見。大家正在各自猜忌，又聽武宗說道：李卿且退。楚卿也不必爭執強辨，可着范卿即日去問雲璧人，究竟是非伊之胞妹。有無別項原委，着於三日後切實明白具奏。毋得稍事隱瞞。如果真是喬裝改扮，俟覆奏之後，朕自有調處之法。范其鸞不敢強辨，只得遵旨答應。武宗退朝，各官朝散。衆同盟自有一番議論，且不必細表。單說楚雲回至府中，萬種愁腸，擺脫不開。因愁生悶，因悶生急，自然那一種愁悶之象，見於形色，却又不能不進上房，代太王妃請安問視。那知太王妃見了他滿面愁容，不覺喫了一驚，疑惑得他得了病症，不無問了他兩句。楚雲又說不出口，因此更加作急。就此一急，不覺吐出一口鮮紅。楚太王妃這一喫驚，可實在不小。就是錢氏王妃，也被他嚇得手足無所措。正要上前去問，楚雲已是昏暈過去。此時大家皆是手忙腳亂，有煎參湯的，有去瀾茶的，亂了一回，將些參湯飲了下去，方纔醒過來。楚太王妃便命去請醫生。楚雲忙攔道：現在無好醫生，不喫藥還可沒事，喫錯了藥，反覺不好。而且孩兒不過因一時煩悶，並無妨礙，只須靜養數日，便可好了。楚太王妃一聽，也甚有理，只得命媳婦好生照應，暫且不表。再說玉清王回轉外宮，自思自想，好生納悶。暗道：楚雲分明是個女子，只因他一派花言巧語，把王兄說得半疑半信，命范其鸞三日後據實復奏。孤想范其鸞是他的娘舅，豈有不護他之理。這件事還是不成，想來想去，毫無主意。忽然觸起機來，道：孤何不知此如此。去求母后一番呢？想定主意，即便入宮，却好武宗也在內宮，與太后正談此事。忽見玉清王進來，武宗知道他定爲這件事而來。求太后，玉清王代太后參見已畢，正要啓奏，忽見太后問道：皇兒，你說楚雲是女子喬裝，皇兒何以知道呢？玉清王見問，便將隔窗竊聽的話奏了一遍。太后道：據此說來，大概無甚不確了。但是現在楚雲堅不承認，却又如何是好？玉清王奏道：此事雖承陛下下面飭范其鸞三日後復奏，臣兒想來范其鸞是楚雲的娘舅，豈有不偏護之理？那時還是枉然。臣兒之意，莫若求母后，即召楚雲兩位太妃進宮，母后親自究問，必得其中詳細。不知母后可俯准臣兒所奏麼？太后見奏，到也覺得有理，即連武宗在旁，也覺甚好。太后因向武宗說道：哀家據玉清王兒所奏，在本宮看來，將楚雲兩太妃召入宮中，侍本宮細細察問，倒也是好。不知君家之意如何？武宗道：臣兒敢不遵母后之命。太后玉清王見說，皆是大喜，因命內監傳旨，即詔入宮，內監自然奉詔分別前往。武宗回宮，玉清王也就出來，暫且不表。再



說范相領了聖旨，並不回府第，逕自往雲府而去。尚未到上房，璧人早已迎出。范相執雲璧人之手道：「賢甥有何病症，竟自告起病假來，莫非其中有假麼？」璧人見娘舅如此動問，也料着朝中八九分，因問道：「舅父今日上朝，可有什麼奇事麼？」范相見問，也料定璧人知道此事，因說道：「我便因這事而來，想你母親與你必定知其詳細，可實對吾說來。」我現在奉了欽命，限三日後與賢甥一同據實覆奏。我想在先已抱欺君之罪，此時若不再據實覆奏，這欺君之罪更大了。璧人道：「此事原有的，並非玉親王所誣奏。」舅父既來，且同母親商量，應是奏明如何之處，須得想個善策方好。」范相道：「賢甥之言甚合吾意。」因與璧人進了上房，見雲太夫人便笑道：「妹子，吾不料楚雲即是顰娘改扮，天下竟有女子位冠封王，實古今所罕有。」雲太夫人一聞此言，大驚失色，因問道：「吾兄此言從那裏得來，果是顰兒實慰我心了。」范相道：「妹子，你還作甚癡孽麼？」因將玉清王所奏各節說了一遍。雲太夫人聽說，知道隱瞞不住，便將脫靴一節細細說了一遍。因道：「這便如何是好？」吾兄三日後覆奏，無論實與不實，皆有欺君之罪，這可不是枉送了顰兒之命麼？」范相道：「吾妹放心，只要據實奏明，愚兄會說曾經為媒，自幼聘與李廣，吾想聖上見他二人有功，斷不至加罪。」玉清王雖挾親王之貴，亦礙着君奪臣妻，聖上亦斷不能如其所願。雲太夫人道：「吾兄所言雖甚合理，爭奈李廣已娶有正室，且生子矣，再將顰兒匹配與他，豈非成了側室了？」不但顰兒不行，便是愚妹也不肯再與為室，愚妹看來，究竟不甚妥當。」范相道：「吾妹此言仍是女流之見，顰兒既復女裝，斷無再適他人之理，也斷無不嫁之理，且斷無任他自主之理，愚兄自有主意，須叫他面面都好便了。」不知范相想出什麼主意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雲太郡奉詔入奏 楚王妃推諉辭婚

話說范其鸞與雲太夫人將楚雲喬裝的事，大家商議一回。范相又道：「現在可急速寫信與顰娘，將此言明白告訴與他，俟他來信如何，我便去知會李廣，叫他三日後覆奏之時，即便照我等所奏的話，再奏一遍。」楚雲便萬不致再有欺君之罪。玉清王亦斷不能再圖攘奪了。璧人稱是，隨即寫了密書，着心腹面呈楚雲而去。不一刻，楚雲也寫也回信過來。范相與璧人拆開同觀，見上面寫着：「來示謹悉，請即照所言代為覆奏。妹子用意不便形諸紙墨，三日後覆奏之時，當知妹意，書不盡言。」范相與璧人看罷，又與雲太夫人道：「顰娘已心許李廣矣，覆奏後便可議及婚事。」雲太夫人聽罷，也甚心許。正說之間，忽見有穿宮內監慌忙進來稟道：「頃奉太后懿旨，立傳太郡與楚王妃進宮問話。」楚太王妃業已遵旨進宮了，請太郡速速遵旨前往說罷。穿宮太監即便退出。雲太夫人聞言好不喫驚，璧人也是恐懼。范相道：「吾妹

不必驚異。我料此必玉清王在宮內面求太后，詔吾妹與楚夫人，追問喬裝一事。吾妹可即速前往，見了太后，萬勿驚懼。從實奏明，並云自幼已配李廣。若太后賜婚王子，吾妹可不必謝恩。但云臣女幼字他人，豈堪另配？其餘的當隨機應變。便了。愚兄在此，專等吾妹出宮後，看是如何，便有定議。當下雲太夫人一面答應，一面換了冠帶，乘輿而去。暫且不表。且說楚太王妃只因楚雲患病，正是愁眉不展，忽有內監進來，也是宣奉太后懿旨，召入宮內，有要事面問。楚太王妃這一喫驚，實在不小。因去細問楚雲道：太后宣召爲娘入宮，畢竟有何事件？楚雲聞言，早知其詳。因向楚太王妃道：母親現在孩兒犯了一件的欺君大罪，此時尙不能告與母親知道。太后宣召定爲此事。但是母親進宮，如太后有言相問，只可推在孩兒身上，切不可說別樣話便了。母親不必耽擱，即便更衣前往罷。楚太王妃也不知道他所犯何罪，只得答應。錢小姐在旁聽此話，也是驚疑不定。楚雲又向他母親妻子道：此事只要母親進宮後便知道了。雖犯欺君，却無死罪。母親可即速去罷。楚太王妃沒奈何，只得更換衣服，乘輿而去。那外面內監見楚太王妃已經上轎，他便飛馬去報入宮。不一會兒，楚太王妃已至宮門。當有太監報進，啓太后，楚太王妃已奉詔在宮門外候旨。太后見奏，即降懿旨，着即宣召入宮見駕。太監遵旨出去，即刻楚太王妃跟着內監進了宮門，走到便殿，見上面盤龍椅上坐着太后。楚太王妃便就此玉階跪下，口呼：臣妾林氏，願太后萬歲萬萬歲。山呼已畢，當有女宮奉太后旨，喊了一聲：平身。楚太王妃謝恩，站立。太后又賜錦墩坐下。楚太王妃又謝了坐。太后見楚太王妃年約四旬，舉止安詳，儀容端雅，着實可慕。因喚道：太妃，今日本宮召太妃入宮，有一件要事動問。太妃可從實奏來，不必隱瞞，致蹈欺君之罪。卿愛子中勇王楚雲，是否太妃親生，抑係承嗣？卿可據實奏來。楚太王妃大驚，暗道：爲何問出這句話來？我兒所說的欺君之罪，莫非就是此麼？吾若再謊奏親生，吾兒之罪更大，莫如從實奏了罷。因跪奏道：臣妾林氏，只因昔日先夫在京作官，並不會隨赴任所。楚雲非臣妾親生，係臣夫姬人所出，十歲上始轉家鄉。後因臣夫與姬妾相繼而亡，臣妾即撫養此子。猶如己出。此係臣妾實在情形。仰懇皇太后明鑒，奏罷。太后不覺喜形於色，暗道：據此奏來，楚雲喬裝，諒非虛話了。因又說道：卿之愛子，卿可知道他是女裝男扮麼？此中實在情形，究爲何事？喬裝太妃，可直向本宮重復奏來，不可稍有隱匿。楚太王妃聽了此言，不覺又驚又詫，因急奏道：太后所諭之言，臣妾甚屬不解。楚雲雖非臣妾親生，但自幼撫養成，人豈有將女作男之理？不必說顯犯欺君之罪，即妾亦不肯作此糊塗之事。况臣兒今秋業已婚娶，又豈有本係女子，而可婚娶之理？莫非有人與臣兒不睦，故以此等言詞，妄奏朝廷，特尋誣陷，尙求太后準情度理。臣兒定非女子喬裝，仰

乞聖恩明察說罷。又復叩頭。此時玉清王却在殿後竊聽。欲即出來面質。又恐不便。若不出來。又怕母后爲其所欺。只得心中暗道。此必又是楚雲之計。使他母親如此說項。且等太后如何駁詰便了。那裏知道太后聽了楚太王妃這一番話。心中想道。據他所奏。却也是至情至理。天下豈有自己撫養成人的兒子。不知他是女子。還代他受室婚娶。恐怕此事也是玉清王誤聽人言。叫本宮如何駁詰。且待雲太郡前來看他所奏如何。再作計議便了。正在毫無主意。又見太監報道。雲太郡已到。現在宮外候旨。太后即着宣進。雲太郡進入宮門。當即山呼已畢。太后賜錦墩坐定。便問道。本宮今召太郡入宮。非爲別事。只因聞得忠勇王楚雲係太郡親生之女。不知果有此事。卿可從實奏來。不可隱匿。太后問罷。雲太郡俯伏玉階。將以上各節細細奏了一遍。復又道。楚雲即楚公當日也不知是仰女子。太妃更不知其詳。只有楚家一個余氏女僕知道。只因其事關重大。不便洩漏。以致今日楚太王妃皆不知其中原委。但臣女雖經楚家撫養。却是自幼經臣兄范其鸞爲媒。許字李廣。後因查無消息。李家以接續香烟萬難再緩。故改聘他姓。求太后恕臣欺君之罪。寬其既往。大開天地之恩。臣妾幸甚。臣女幸甚。太后聞奏大喜。因道。楚雲既爲太郡所生。以一女子而能斬將立功。雖古之木蘭亦不過此。可喜可羨。但是李廣現已婚娶。既是卿女會經許字與他。現在豈能以一個赫赫的藩王子歸李氏作爲偏室呢。本宮倒有個絕好調停之法。現在玉清王尚未册立正妃。本宮之意。擬將卿女賜與皇兒爲配。不知卿意以爲然否。玉清王在宮後聽得此言。真是魂靈兒已飛到楚雲那裏去了。那知雲太郡聽了此話。頗不以爲然。即楚太妃此時聽雲太郡奏了那番話。已是心中懊悔。嗟嘆不已。及至聽了太后這番話。也是默默無言。如癡獸一般。忽見雲太郡又奏道。太后降諭。臣妾敢不遵旨。但臣女自幼聘與李廣。係臣妾胞兄范其鸞爲媒。人所皆知。今忽改字於理。似有未合。且臣女雖爲臣妾親生。如無楚太王妃撫養八年。臣女也不能有今日。仍從楚太王妃作主。臣妾却不敢欽承慈旨。太后聞奏。即向楚太王妃道。頃據雲太郡所奏。也甚有理。楚雲雖非卿之所生。但撫養八年。即與卿之所生無異。本宮今擬册立王妃。卿可代楚雲作主。將楚雲婚配與皇兒爲室。卿無負本宮威意。即速領旨。楚太王妃也就奏道。太后聖鑒。楚雲既非臣妾親生。不過八年撫養。雖蒙太后慈旨。爭奈雲太郡尚不敢領旨。臣妾又何可妄自作主。况臣妾尚有悲痛難言之隱。不堪爲太后瀆陳。仰乞太后聖鑒。仍責成雲太郡作主。爲是說罷。不禁兩淚沾襟。俯伏階前。痛哭不止。太后見了他二人彼此推諉。却也不能遽行勉強。只得說道。卿等且暫出宮。彼此商量。是否可行。着於三日後會同范其鸞覆奏便了。楚雲兩位夫人也即謝恩告退。出宮各回府第而去。此時玉清王聽了此言。真是急殺。

却又不能再四瀆求，只得出來向太后說道：「臣兒料定此事，恐大半不能成了。」太后道：「皇兒且莫作急，等他三日後，覆奏時，再作計議。」皇兒且先退，俟爲娘的與爾皇兄商量，囑令他代吾兒作主便了。玉清王只得遵旨退出宮去。太后即命人將武宗傳來，告訴一番，着武宗於覆奏時，代爲作主，畢竟此事能否得成，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機關畢露姑媳傷心 事迹難瞞舅甥覆命

話說雲太郡與楚太王妃宮內出來，各自回府。且說楚太王妃到了府中，卽至楚雲房內，見楚雲在窗前坐定，愁眉不展。一見太妃進來，楚雲卽站起來問道：「母親回來了，今日太后宣召母親進宮，可是問及孩兒那一件罪事麼？」楚太王妃不等他說完，卽上前將楚雲手一把握定，兩目流淚，頓腳恨說道：「你這不孝的冤家，你累得我好苦呀！你竟是個女子，爲什麼在先竟不告訴我，瞞得那樣水洩不通，這也罷了，爲何又婚娶我這賢孝的媳婦，豈不誤了他的終身呢！兒呀，你也太覺糊塗了，我這八載辛勤，一朝拋去，從今以後，又倚靠誰人呢！兒呀，你真累得我好不凄悲呀！說罷不禁放聲大哭。楚雲見太妃如此，也不由的大哭起來，嗚嗚咽咽，便將從前的事說了一遍。又道：「母親，你老人家儘管放心，任朝廷婚配何人，孩兒雖死不應，總等母親百年之後，孩兒便削髮空門，以贖前罪便了。」說罷又哭。楚太王妃被這一頓哭，到也沒法，只得挽着他的手，反慰勸他一番。那知錢氏王妃在旁聞得此話，不禁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真是五衷崩裂，也顧不得什麼姑嫂，在側，僕婦在旁，竟自手扯楚雲大哭一番。口中哭訴道：「妾從此永無夢醒之日了。君侯既與妾同體，又爲何同妾作配呢！一面哭，一面恨，又一面訴說。此時合府僕婢無不知道，也無不驚訝非常。楚雲見錢瓊珠如此痛哭，問心亦委實辜負，只得帶淚說道：「賢妃呀，這却怪不得你，實是孤家誤你青春，但是當日本非孤意，只因母命難違，故爾如此。孤自己又豈不恨煞！那日醉後疎防，誤遭我兄脫靴，以致洩漏消息，爲今之計，孤現在只有負荆請罪，以贖前愆便了。」錢氏王妃聽了此語，更加氣惱，也不說別話，只見他頭一低，將楚雲的烏靴用力就這一扯，脫落在地，果然見內穿非鞋非襪，只是許多白疋裏纏得緊緊的。錢氏王妃復又將白疋一層層扯下，扯得滿地，末後纔見一雙簇新的綉鞋，果然是三寸金蓮，又小又端整。錢氏王妃看罷，只氣得兩手如冰，雙眸直視，便就旁邊椅上坐定，身子一言不出，只是切齒痛恨。楚太王妃見此情形，反惹得大笑起來。因又問道：「小冤家，吾問你這年來所着之鞋，究竟是誰人代你製造呢？吾觀你現着之鞋，甚是簇新，大約未換多時，到底是誰製造？楚雲帶愧說道：「孩兒之鞋，全是余媽代做。楚太妃聞言，立喚余媽到來，喝問道：「你好好大胆，欺我太甚。王爺既是女流，爲何當時不早告我？我今日弄得如此。」

你還有何言語可講。此時錢氏王妃正是沒處出氣，難得余媽到來，也顧不得婆婆面上，立刻站起身，向着余媽右臉拍的一聲，用力打了一下，口中罵道：「你這個昧心的僕婦，因你當日不言，累得我婆婆如此，余媽此時也無計辨白，只得跪下說道：『太妃呀，只因他日先大人回鄉之日，不敢明言，惟恐大人見責。後來大人與姨娘相繼逝去，僕婦又恐族中爭佔家產，又不敢明言。雖然老婦誤在當先，却是老婦一片好心，並無他意。今既如此，老婦還有一事，爽性在太妃王妃前呈明，免致後來又蹈前轍，便是那伴蘭小使，也是個女子，只因當日小主人係女身，只恐男童伏侍不便，是以買個女使，扮作書僮，以便伏侍。就是伴蘭也知道小主人是個女身，余媽說罷，叩頭不已。』」楚太王妃聞言，空自歎道：「吾真是睜眼的瞎子，這許多年來，兩個皆看不出，說着便命余媽起來，又向楚雲道：『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話說？』但是我兒現在有病，倒不可過急，有傷身體。爲娘暫且回房更衣去了，說罷，便帶着余媽出房而去。楚雲與錢瓊珠也送至房外，這纔轉回。當下錢瓊珠便接着楚雲一聲，怒道：『啐，奴且問你，今日既爲女子，天子必然賜婚。李廣，你平時與李廣亦復情投意合，天子既然賜婚，你也必定于歸李廣了。可憐我空担其名，好不令我隱恨呀。』楚雲此時亦是傷感不已，因撫其背，含淚說道：『卿卿之意，我豈不知，但是我到此也無法想，千不恨，萬不恨，只恨我哥哥設計害我，爲今之計，與卿訂約，我與卿既名爲夫婦，何忍半路分飛？將賢卿拋散，就便天子賜婚，任他婚配與誰，我總是不肯承認。』與卿白頭相守，俟母親百年之後，一起同往深山，作一個神仙眷屬。卿卿之意，尚以爲然。否，錢氏王妃聽了這番話，纔覺怒氣稍平，不言不語。楚雲又敷衍了一回，只候待了三日後覆奏，再作商議。暫且按下，再說雲太夫人回到府中，見范相尚未去，因將太后之言及自己與楚太王妃的話，告訴范相一遍。范相大喜，當時即屬璧人修好本章，預備三日後覆奏。璧人答應范相也，即回府，到了府中，也將以上的話告知夫人，然後寫了一封信，密差范洪到李廣府中面投。李廣接着這封書，好不歡喜，打發范洪去後，便進上房，告知夫人，然後李王妃也是歡喜無限，只等他們覆奏後，看天子聖意如何。光陰迅速，不覺已是三日。這日五更三點，所有范相雲璧人、李廣、楚雲等，以及一衆英雄全行入朝，先在朝房坐定，只見楚雲見了衆人，好不羞愧，惟有李廣尤甚。李廣也覺有些羞愧之色。在平時二人除非不見面，既是見面，斷無不談之理。今日二人皆是相顧而視的，默不一言。大家見了也有些疑惑。范相看見二人如此情形，更覺疑惑不定。暗道：「據他二人如此，在老夫看來，恐其中早已有私。今日不代他二人，力求皇上賜婚，恐後來不免貽人口實。正在暗想，只見桑黛走到楚雲面前問道：『楚兄，人人皆說你是喬裝，若果真無此事，我弟兄當代你力辨，設若竟有此事，亦不妨說明。』」

家好自計議應如何辨理之處。楚雲還是一言不發。只低垂粉頸。羞不自勝。正在沒法之時。忽聽靜鞭三響。武宗臨朝。各官皆趨詣金階。山呼已畢。站立兩旁。武宗便問范相道。朕前命卿據實覆奏。卿當業已查明。究竟如何。即可奏來。范相道。臣前奉諭旨去後。果屬不誣。雲璧人今有表章呈奏。雲璧人聽說。隨即出班。將表章恭呈上去。武宗打開細細看了一遍。那表內寫着是胞妹驪娘。即忠勇王楚雲。如何在途失落。音信全無。如何雲太郡見疑。密令詳察。如何脫靴。如何自幼配與李廣。懇求天恩。婚配話。細細奏明在表內。武宗看罷。不覺手敲玉案。說道。楚雲竟是個女子。如此文武雙全。忠心報國。千古以來。竟罕有其正。真可敬可愛之至。此時楚雲也就免冠待罪。跪了下去。兩旁衆同盟兄弟好不驚訝。個個暗道。我等皆是有眼無珠。不如大兄神見。楚雲竟真是個女子。這事從那裏說起。武宗見楚雲免冠跪下。也就說道。楚雲且整冠平身。朕有話問你。楚雲遵旨。站在一旁。武宗正要下問。只見黃門官奏道。玉清王現在午門候旨。武宗聞奏。暗道。御弟也未免癡心太甚了。楚雲雖是女子。爭奈他已字李廣。如何能令他改字。而況君奪臣妻。自古以來。未曾聞見。你雖上殿。使朕也無可如何。爲今之計。只有仰承母命。且賜婚於御弟。如果衆臣允許好極。否則朕亦不能偏護。心中想罷。即命傳玉清王上殿。不一刻。玉清王到了殿上。山呼已畢。武宗賜坐。只見玉清王目不轉睛。只着向楚雲看視。李廣此時也就喫驚不小。生怕玉清王將楚雲奪去爲妃。兩人都在這裏猜忌。忽聽武宗降旨。喚楚雲道。卿既行藏頓露。姑念卿有功於國。這欺君之罪。朕也不必深究。惟卿雖自幼許字李廣。但李卿現已娶姬。怎能以卿仍賜李廣作爲偏房。朕爲卿仔思想來。莫如仰承太后懿旨。將卿冊立爲玉清王之正妃。以卿之功。配玉清王之貴。真是毫無牽挂。卿其無負朕意。可即領旨。武宗說畢。不知楚雲究竟領旨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奇男奇女乞守宮砂 賢舅賢甥願遵聖旨

話說楚雲聞了武宗之言。復又免冠跪下。奏道。罪臣啓奏陛下。念自幼遭顛沛。易釵而弁。本出於無可奈何。至後來既礙於同盟。又礙於國體。所以待罪隱瞞。臣之本心。實欲盡忠一世。那管女子之身。不意偶爾疎防。行藏畢露。今既昭然若揭。何敢再事隱瞞。惟念臣雖爲女子。究與玉清王何干。今承恩賜爲婚。臣原不敢却。但臣既是幼字與李廣。雖李廣會已受室。臣又何敢忘從一而終之義。而况玉清王以天潢之貴。又何患無名門賢淑。冊立爲妃。臣爲今之計。只求天恩收回賜婚。玉清王之命。亦求降旨允准。俟臣奉繼母過世。即歸空門修行。如此所爲。既不致勞玉清王空想。又可遵從一而終之義。不然臣惟有血濺金階。上報國恩。下酬知己。伏願陛下聖鑒。說罷。仍自俯伏階下。武宗聞奏。知事不諧。

便問玉清王道。御弟，你可聽見楚雲所奏麼？朕想來楚雲既是李廣原配，今日理合仍賜李廣爲婚，以符大義。朕身爲天子，何能顧及私情？御弟勿再多言。聽朕降旨，因又喚楚雲道：「卿既不願爲玉清王正妃，朕也不能只顧私情。有乖大義，着卽于歸李廣，以畢良緣。所有一切處分，概行不論。卿卽承旨，勿負朕意。」玉清王此時直氣得目瞪口呆，直視武宗，不敢再言。李廣真樂得心花怒發，暗道：「天子仁明，楚雲雖聽綸音，却不便遽遵聖旨，惟有一言不發，仍然俯伏金階。那知玉清王心中實在不平，復又奏道：『陛下休聽嬖人與楚雲誑奏，楚雲許字李廣，無據可憑，誰實證之？』雖然范相爲媒，臣恐通同一氣，陛下降旨賜婚李廣，正墮其術中。而况楚雲與李廣平時情意相投，難保無私相訂約情事。今旣一朝敗露，不得不假此說，上惑聖聰，若謂旣無私情，又無弊竇，臣實不敢自信，尙求陛下治范相等欺君之罪，則國體幸甚。臣亦幸甚。」纔說數言，只見楚雲復厲聲說道：「王爺說什麼話來？臣自幼改裝，誰人識破？便是王爺若非竊聽私語，又怎能識破微臣？怎能以謗語相加，欲借迷心之欲，可知道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一任王爺穢語污詞，臣自信無私，頭可斷而身不可奪。王爺若再執迷不悟，臣三尺龍泉，又何嘗不可一明心迹。說至此，又見范相出班奏道：『臣啓陛下，念微臣自叨君祿，雖無功於國，自問無一事敢於欺君。今玉清王旣陷臣以欺君之罪，又污辱臣甥女不潔之行，無端謗辱大臣，臣實不知是誰欺君。况以臣甥女賜婚李廣，乃陛下慎重人倫之意，又何敢不遵。尙求陛下再降綸音，若臣甥女再有違旨之處，卽着以欺君大逆論罪。』武宗聽罷，又言道：『據卿之言，甚合朕意。因復降旨，命李廣道：『楚雲旣自幼許於卿，朕卽賜卿仍爲結髮，封爲武英王妃。』已娶洪氏，一般封誥，無分偏正。仍令范相代朕爲媒，卿其謝恩。領旨。李廣聽罷，真是求之不得，當下便跪倒金階，山呼謝恩已畢，纔欲站起，又見楚雲高聲奏道：『臣兩蒙恩賜李廣爲室，聖恩高厚，心感難忘。臣若再違旨，是臣有意欺君，勢必顯干罪戾。但是臣顯遭謗毀，臣雖自信，恐不能取信於人，不明心迹。臣亦難自明，伏乞陛下賜臣一點守宮砂，以明臣之心迹。說罷，復又叩首。嬖人在旁暗暗想道：『吾妹何以如此妄奏。這守宮砂非尋常之物，如何輕視？萬一不然，豈非欲蓋彌彰麼？』范相在旁也是如此思慮。一衆同盟，及李廣皆暗暗稱羨。武宗聞奏，復又降旨說道：『楚卿適纔御弟之言，本出自無心，不足介意。然賢卿與李廣皆是忠心之輩，豈有什麼卑污的心迹？須要自明。朕今旣賜爾李廣成婚，誰敢亂說義節？卿勿多言，不必再奏。』楚雲尙未回言，忽見李廣俯伏金階，奏道：『臣自與楚雲誼結金蘭，本來不知其爲女子。今仰承天恩，賜臣爲室，臣可自信。楚卿亦可自信，惟恐同盟不能共信。况楚雲求賜守宮砂，正楚雲自明之處，臣亦求天恩，俯如所請。臣亦可借此自信，並且可共信。由此臣之心迹，明楚

雲之心迹亦明及同盟之心迹亦無不共明臣之瀆求非惟臣立自處之地實爲楚雲立自處之地若其不然臣與楚雲雖可自信仍恐不免有物議沸騰仰求天恩聖鑒這一番話奏罷了楚雲心中甚是感激暗道他如此一奏不但他自己心迹可明且使我表明心迹了因此復又奏道臣仰乞天恩准如李廣所請既以表臣之貞且以明李廣之志武宗大喜即范相等人亦無不暗暗稱贊皆道李廣不欺暗室實爲世之奇男當下武宗命往宮中取出守宮砂盒又命楚雲身臨玉案回顧內侍道爾速與忠勇王點守宮砂內侍答應楚雲當即將象笏擺在玉案之上將左手伸出微露素腕輕輕擺在龍案之上內侍近前先取金針在守宮處刺出血來便在宮砂盒內挑了一點宮砂點在刺血之處當下宮娥又娶了一盆水來手執綃綾代楚雲用水點在守宮砂處措了一回將外面血漬措淨果然那一點鮮紅已侵入皮膚之內宮娥暗暗稱羨不已當即將楚雲的玉腕擎在手中先與武宗驗明然後高擎與在廷諸臣看視大家看了一遍上自武宗下至文武諸臣無不稱贊即同盟諸兄弟更是稱贊不已楚雲自己亦得意非常李廣正是心花怒發惟有玉清王在旁且羨且慚只聽武宗忽然手拍玉案一聲讚道忠勇王真是千古奇女了朕豈能不敬佩但現在清白分明理合于歸李廣而况以英武之才之貌與節之貞真是一對的忠勇夫妻毫無瑕疵之處李卿與楚卿均宜仰體朕意勿再推辭有負朕成就美滿之至意李廣當下謝恩了畢楚雲仍是推却當有雲璧人跪下對着武宗向楚雲說道妹子你忒也奇了究竟是何主意雖然繼母深恩怎不念生母劬勞既自幼父母將爾許配李廣今日理合于歸而况天命難違你爲什麼任意推三阻四設若天恩震怒豈不有累母兄言罷復向武宗叩頭道臣仰感天恩不加臣妹之罪臣情愿領臣妹子歸英武王上承天旨武宗尚未開口又見楚雲向璧人說道呵兄長你說些什麼話來妹子若不虧繼母撫養安有今日况妹子死裏逃生也算人生兩世焉能再踐前言即吾兄也不能干預妹事若敢任意相迫這眼前三尺玉階即是妹畢命之所言至此只見他花容轉變杏眼圓睜雲璧人見了如此也不敢十分相強武宗此時不但怒反更婉轉說道楚卿既如此決絕究竟意欲何爲卿且歸班若有什麼爲難之處不妨再詳細奏來朕無不准楚雲又奏道臣之所願只願奉繼母一生并終身不改男裝願陛下俯念臣纖芥之功准如所請武宗聞言真個弄得沒法還是范其鸞出班奏道乞陛下休准臣甥女之言如此荒唐任意瀆奏實在無理已極雖蒙聖恩寬厚不加罪戾但臣豈容他陰陽顛倒紊亂綱紀乞陛下將臣甥女交臣帶回待臣悉心勸化使彼于歸以重人倫而遵聖旨武宗聽罷大喜道卿既如此即着卿帶回姊轉相勸令其于歸毋負朕意范相叩頭謝恩畢便同楚雲歸班武宗也



帶了玉清王退朝。各官朝散。且說武宗將玉清王帶至宮中。見了太后。把朝廷之上的話。細細與太后說了一遍。太后道。楚雲如此決絕。這也不便相強。但是玉清王兒現在尙虛佳妃。君家亦宜留心察訪。在朝諸臣。誰家有端莊賢淑。嫵媚天生之姿。當代册立正妃。不然玉清王兒。恐因此不免致疾。武宗應道。母后放心。臣兒當代細心訪察。一有賢淑之女。卽代册立。斷不使御弟久虛配偶了。當下又與玉清王勸慰一回。這纔回宮。玉清王也就悶悶不樂。告歸私第。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諸同盟聚訟紛爭 蕭子世力排衆議

話說玉清王回歸私第。自然有一番懊悔。暫且不說。再說李廣回到府中。楚雲却獨自回去。其餘一衆兄弟。均至李廣家中。大家笑說一番。皆道。我等萬不及李大哥的眼色。當下桑黛說道。大哥你可記得維揚結義發誓同盟。却原來皆屬子虛。欺瞞我輩。既然顰卿是女。相依三載。豈有不知之理。今雖天子賜婚。可知顰卿是我等同盟。如何能讓吾兄獨占上林春色。也當公諸同好。方爲平允。不然我等亦實不甘心。接著張毅說道。桑兄之言。甚是有理。今日顰卿雖有守宮砂驗明心跡。到底大哥欺人太甚。他分明串通范相與璧人。謊奏聖上。暗令聖上賜婚。以遂平時之願。卽是顰卿辭婚。也是一團假意。不過藉此掩人耳目。這就是了。若果真心。何以未明之先。尙與大哥那種情投意合。既明之後。又係奉旨成婚。反如此決絕。可見皆是做作。欲欺瞞我等同盟。爲今之計。桑兄你那言語。眞個說得有理。一任天子主婚。首相作伐。終當公諸同好。不能大哥獨占上林。大哥你也休想金屋深藏。朝夕與共。况大哥已結朱陳之好。閨中尙有洪氏夫人。以情理言之。諸兄皆已畢姻。惟小弟尙虛配偶。看來顰卿須當配我。方于情理無失。徐文亮不等他說完。忽然喝道。張賢弟你休得亂道。可知大哥與顰卿。形影相依。豈有不知之理。今公既然遵旨。是遂平生之願。你如何欲鸚巢鳩居起來。縱使大哥可行。顰卿亦斷難應允。而况割人之愛。卽使大哥素稱慷慨。亦不肯將這時時刻刻。掛在心腸的這個人。坦然轉送之于弟。吾弟可不要存了妄想。奪人之好。徐文亮剛說至此。忽聽胡達大聲喝道。俺實不解。楚雲有何妙處。難道他是個玉女。你也想我也愛。就將他分成許多塊。也還不敷分派。在俺看來。楚雲雖好。究竟大爲沾名釣譽。若把他娶了回去。也是活遭瘟。怎似俺那十二姑性情爽直。雖不及顰卿那般袅娜。却與俺相親相愛。俺固寸步不能離他。他亦寸步不能離我。彼此相親相愛。人家將他看作醜鬼。俺却將他比爲美人。人將俺看做黑炭。他却將俺比爲潘安一樣。朝夕相共。形影相依。好不快樂。怎似你們這些人。爲了一個楚雲。你要爭。我要奪。弄得未了。便任他是個

仙子臨凡，也不過是個公共之物，還有什麼可愛，還有什麼趣味。據俺看來，煞是可笑。正說之間，忽見徐文炳由外而來，原來徐文炳現在已升了侍讀學士，即徐文俊也升了翰林院編修。此時却由本衙門歸來，一聞衆人在那裏嘲笑聚訟，他便止住喝道：「諸位兄弟，不必紛爭。聽我一言，有個極公極平的議論，纔說至此，又見衆同盟齊聲說：『我等怕你雖爲好好先生，終不過是些之乎者也者矣。』」而己。還有什麼公平議論說出來呢？一言未了，只看徐文炳果然是文氣冲天，首先說了一句道：「諸位真有正直之心，夫豈不知關雎之始，首重人倫，夫妻者人倫之大道也。顰卿既爲大兄原配，理合于歸，以重人倫，而維風化。你等如此紛爭，不但有失同盟之義，亦且顯背王化之原。難道竟由你等這一陣紛爭，將他二人連理之枝，比翼之鳥，硬行拆散哉？夫亦不近人情之甚者矣。而况大兄不過重偕原聘，又何須爾等鳴鼓而攻？據我看來，還是各行其事罷。不然，又將何以了之乎？這一番之乎者也矣，焉哉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就便李廣聽了，也是忍不住好笑。當下張毅便走近前，向文炳連連啐道：「啐，啐，我勸你不必說了。我說你不過是些迂腐之論，還在這裏鑿鑿而談，誰請你這好好先生來此講這詩書大理，正是說著，忽見家人報道：『蕭軍師與廣明禪師到了。』李廣等一聞此言，便欲同去迎接，却早見蕭子世與廣明已走進來。李廣正欲問訊，蕭子世開口問道：「恭喜王爺大喜，可記得招賢店內，弟曾說過，君之正室，是一位奇人。今日顰卿已明女裝，可見弟所說言詞皆非虛語。如此姻緣，本非勉強得來，奉勸諸君却也不必爭論說罷。竟自坐下，有人獻上香茗，只見廣明坐在那裏，雙膝高盤，低垂二目，竟似打禪之狀。徐文亮一見，忍不住好笑，即去向桑黛說道：「桑兄，你可見這頭陀如此裝模作樣，其實難堪。桑黛聞文亮之言，轉眼一看，不覺大笑起來，忙喚廣明道：「你爲什麼無端學那參禪形態，是否從今戒酒肉乎？廣明將雙眼微睜，低低說道：「洒家參禪，于君甚事，爲什麼儘來攪擾？須知禪中境况，自有妙機，爾等俗子凡夫，怎知此中妙奧？衆人聽說，復又笑道：「君所參者，雖非歡喜禪，定是野狐禪，還說什麼其中奧妙。廣明道：「名爲歡喜，實非歡喜。雖非歡喜，實爲歡喜。野狐之性，即禪之機，禪中之妙，皆根于性。阿彌陀佛，豈可與俗子凡夫相提並論麼？衆人復又大笑道：「我等且不問你什麼禪機，禪性歡喜憂愁，只問你近來可食酒肉否？廣明道：「酒肉本人人可喫，何獨洒家？可知道當日濟顛也曾不斷酒肉，卒能成爲活佛。今日世上之和尙，動曰：『我不飲酒，不茹葷，持齋吃蔬，皆是欺人之談。』而究其所做之事，奸盜邪淫，無惡不作。以視俺之食酒肉，相去幾何？桑黛聞說，合掌說道：「阿彌陀佛，你們大家看看這樣的好和尚，不可小視他了。衆人見他二人如此情形，更是大笑不止。大家笑畢，蕭子世又將張毅喚至面前，說道：「張賢弟，你也不可同他們一般嬉戲，假如

對著大哥取笑。你現在雖然尙少齊眉。不日卽有個絕色佳人。與弟配偶。不但爲君之婦。正好報君之恩。宜靜待之。休得著急。記取吾言。留爲後驗罷了。說罷。便立起身來告辭。大家那裏肯放。蕭子世道。後會有期。何必苦苦相逼。說著。便帶了廣明。一同而去。衆人見堅留不住。也只得相送出門。衆同盟也就各回府第。李廣獨自回來。進了上房。見太王妃斜依著薰籠。抱了麟兒。在那裏玩耍。真個是含飴弄孫。其樂無極。當卽走至太王妃面前。低低稟道。母親。可知今日朝中之事麼。太王妃道。爲娘已盡皆知。但可笑張賢姪那樣嘻皮。真是罕有罕見。李廣道。他究竟是年少輕狂。好爲戲謔。其實並無此意。但是顰卿一事。雖然明降諭旨。賜兒成婚。可是孩兒反添了一慮。惟恐將來洪氏媳婦。不免有妬忌之心。不知他在母親面前。可會說甚言語。太王妃道。我兒。你也未免過慮了。媳婦賢良。世所罕有。他一聞此語。就邀喜的了不得。他還說顰娘是兒的原配。理合自作偏房。他方纔還在這裏等兒回來。細問一切。因有事方回房中去。我兒。可卽到房內。將朝中細情。告訴與他。使他放心。得下李廣答應。當卽告辭出來。來到自己房中。見洪氏王妃。窗前靜坐。一見李廣進來。便卽起身迎接。笑道。恭喜王爺呀。如此佳人。千古罕有。羨君家極品。藩王配爲妻室。真是一對俠女奇男。好不令人稱羨。雖然如此。却還要謝謝玉清王之德。不是他那番思想。遽奏朝廷。王爺也不免相思之苦了。李廣聞言。真好不羞愧。因執定洪氏王妃之手。笑道。卿卿這般戲話。真令孤羞愧難禁。在當時不過朋友之情。有什麼相思之苦。而况與卿形影相依。諸承親愛。卽孤亦斷不料有此奇事。如今既承聖旨。也是出于無奈。只得遵旨而行。所難堪者。無以對卿卿一片心耳。洪氏王妃聽說。便將秋波向李廣一撒。復又笑道。王爺。你却說出笑話來了。顰卿自是王爺原配。理應如此。况且妾箇中正少知心之友。久聞顰卿賢淑過人。將來于歸。共事夫子。却是一件極難得之事。在妾旣多一良友。在王爺又可多一內助。一任王爺左宜右有。何等快樂。又有什麼負妾之事呢。惟望王爺早定良辰。以完宿好。李廣聞言。真是歡喜無限。笑說道。以王妃之賢。孤能不傾心佩服。但孤有慮著。恐不能遂孤之願耳。畢竟英武王又有何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逞嬌癡情抗旨却婚 仗不爛舌婉言開導

話說李廣見洪氏王妃并無嫉妒之心。自然歡喜無限。惟慮顰卿不肯見允。不免又引爲可慮。當下洪氏王妃便問道。王爺又有何慮呢。李廣道。卿卿那裏知道。只因顰娘決絕不從。却也奈何不得。雖有范相在天子前答應。若使顰娘仍然執一之見。孤豈不要說至此。下言却不好說出。只見面上一紅。少王妃一見。當下笑道。王爺之意。妾已深知。妾不笑

顰娘執一之見，當笑王爺未免太癡。顰卿既爲女子之身，雖有天子賜婚，當着衆人焉能遽允？難得范相有此一語，他便可順手推車。王爺若要早畢良緣，但須面求范相，包管王爺不致相思之疾，害得你進退即當。妾之奇謀，雖不能遠勝陳平，也還可稍比諸葛。但事成之後，喜酒當請我痛飲一醉，不可稍吝的。李廣聞言大喜，當下笑道：承卿之謀，感卿之賜，豈但喜酒，竟是要驚幃長跪，以謝卿卿大德呢？洪氏王妃聽說，不覺粉面一紅，一聲啞道：誰要你長跪謝我？倒是多謝顰卿便了。說罷，攜手出房，去往中堂侍膳。一宿無話。次日李廣便瞞着衆人，去求范相預備擇吉。元宵前後迎娶，范相亦滿口應承。暫且按下，再說雲璧人回至府中，將朝廷之上的話，細細與雲太郡說了一遍。雲太郡却也歡喜無限。次日即令璧人去往范相府中，催促范相往勸顰娘，却好璧人來時，正是李廣去後，當下范相也將李廣之意，告知璧人。璧人也甚歡喜，當即辭退回府。這裏范相過了一日，便去楚雲府內，此時楚雲在府，正是滿腹牢騷，無人可語，忽見書童報進說：范丞相來了。楚雲一聽，趕着迎接出去，恰好范相已走了進來。當下楚雲代范相參見，已畢。范相坐定，有小使送上茶來。范相端茶在手，先喝了一大口，然後將茶杯放下，向楚雲說道：甥女愚舅此來，非爲別事，但是前日皇上將你賜婚李廣，令我爲媒。今日特來相問，甥女意在何時？令李廣前來納吉，我便好去覆旨。楚雲聞言，即將眉頭一蹙，說道：母舅甥女雖蒙天子賜婚，并未十分勉強，且皇上已允甥女自主，何待舅父覆旨？就便李廣也無須擇吉前來。舅父此來，雖承垂愛，在甥女觀之，似覺吾舅也未免過於多事。范相聽了大笑道：你此語不通之極，怎麼說出這背理的話來？你本是個巾幗中奇女子，有此一說，反成了名教中的罪人。賢甥女你不可過於執一。我有一言可聽我，說來，你自然明白。男有室而女有家，古來大禮，父母之命，固不便推却，而况君王之命，又豈可違？若謂繼母難捨，報恩心重，現在且于歸李廣，將來再報深恩，也不爲遲。若竟這般顛倒陰陽，試問你有何益處？你可急速應允，好讓我去往李家回覆，使他擇吉前來。上既不違君親之言，下亦可成夫婦之道。賢甥女你不必猶豫了。說了又笑了一回。楚雲見說，真是羞慚無地，只得勉強說道：舅父責備之言，甥女豈不明白？但甥女有三件最疑難的事，因此不能從命。但第一件甥女從死裏逃生出來，若無繼母扶養，安有今日？一旦舍却繼母，竟賦于歸，繼母終身靠誰侍奉？又不能使他回歸鄉里，令他乘輿而來，敗興而返，此其一也。第二件錢氏瓊珠，在當日將錯就錯，甥女忍心害理，迎娶爲妻。今日甥女另適他人，難道將他拋下，亦斷無使他再行婚配之理。因此甥女理應與他白頭相伴，守此空閨，作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婦。若說第三件，却更爲難極了。因甥女平日自負英豪，與那同盟朝夕，恢諧戲謔，一旦忽然于歸李廣，怎能抵攔得住？

諸同盟見嘲。況且李廣已早賦桃夭。閨中自有齊眉之婦。又何須甥女再去于歸。有此三件。試問舅父。代甥女設身處地想想看。甥女可能于歸麼。好在聖上雖有旨賜婚。并未會過於逼迫。而且聖旨有言。如有爲難之處。有甥女奏陳。無不准許。可見皇上分明准甥女喬妝一世。今日舅父到此。莫非重受李某之託。代他作一說客。尙望舅父轉告李某。請他將這件心事。早放下。今生休想結此姻緣。以待來生再修前好便了。楚雲說畢這番話。范相不覺怒形於色。隨口說道。甥女你這些話。皆是荒唐無理之詞。怪誕不正之理。若謂欲報繼母之恩。也應急早于歸。他日生了孩兒。便可立繼楚氏。代他接立宗祧。否則在於楚氏族中。檢其才能之子。立爲宗祧。方算報恩之道。若照你言。即雖守你繼母終身。不過只顧眼前私情。却令楚氏香烟終斷。非惟無益。却又害之。吾不知汝所謂報恩者何在。至於錢氏女郎。你既知誤他終身。趁此之時。卽應代他早覓門當戶對。匹配與人。否則卽同歸李廣。也可白頭相伴。既已誤之於前。豈可再誤於後。若謂香閨共之博。一個夫婦之名。這真是誤他終身大事。吾又不知甥女所謂誤他終身者何在。至第三件。更覺可笑之至。同盟之事甚小。違旨之事甚大。昨日朝廷強辯。皇上已帶有怒意。我惟恐你直言冲撞。致觸聖怒。故此竭力轉圜。代作調停之計。今日前來相勸。也是爲甥女一片好心。那裏曉得甥女不明其中之理。反說我受了李廣之託。難道李廣許了我多少謝儀。我便甘願前來代他作一說客。豈不可笑之極。你之堅執不允。我也無可如何。但我有一言。不得不明白說了。以聽甥女之便。天子爲一國之尊。那有臣背君言之理。况甥女欺君大罪。已蒙聖恩寬大。一概赦免。更且天語褒嘉。御賜于歸。李廣天恩洋溢。應如何感激涕零。甥女不思此等大事。反要泥於小節。顯背綸音。現在天子雖未曾與你苛求。也不過念你有功。不忍遽加罪戾。若執意推三阻四。再一不允。再恐天顏震怒。一經辯駁。不但甥女有罪。且要累及母兄。就便楚太王妃。也不免獲一個抗了違旨的大罪。到了彼時。試問你是遵旨的好。還是不遵旨的好。如若遵旨。竟是不懷德而畏威。豈不令天下笑話。若仍不遵旨。不但身死無名。且累及你之生母繼母。及胞兄人等。問罪。那時你的心。又忍不忍呢。我以言念及此。甥女是聰明人。你可將我這番話。細細三思。究竟孰是孰非。我是去了。改日再來聽信罷。說着。立起身來。便卽辭出。楚雲略一相留。范相不肯耽擱。楚雲只得相送到廳上。轎而去。楚雲回至書房。細細將范相之言。思想一回。忽然大悟道。非母舅金石之言。我楚雲死不足惜。定要累及我母兄無辜了。雖然如此。這真令我左右作人難了。還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呢。想了一回。便帶愧含羞。走入上房。將范相所說之言。悉數告知楚太王妃。一遍。楚太王妃聽了。當下點頭不已。忍不住一聲長嘆道。吾兒爲娘仔細想來。你母舅所說之言。真是仁至義

盡你不可執一己之見。顯違聖旨。若謂舍不得爲娘兒。既與李廣偕了伉儷。爲娘雖非你的生母。想李廣也不能不認我爲岳母。他便是個半子。我也有了依靠。至於錢氏瓊珠也。應代他早擇良姻。免致誤他終身。一世能同歸李廣。更妙否。則應該另覓門當戶對。以畢良緣兒呀。你務要聽爲娘之言。不可執一。使我憂慮了。說罷。流淚不已。楚雲見太妃如此模樣。也不免一陣心酸。流下淚來。當下楚太王妃便命楚雲退出。楚雲也就告退出來。回轉自己房中。錢氏王妃一見楚雲進來。忙立起身軀。前來迎接。又見楚雲面帶愁容。當即執了楚雲的手。笑問道。方纔范相到此。有何事件。王爺又爲什麼這般愁悶呢。楚雲見問。因長嘆一聲。就把范相之言。及太王妃之話。細說一遍。因道。如此說來。這教我心亂如麻。毫無主意。若飄然仙去。固難拋撇我繼母與卿卿。若相伴閨中。矢志不承聖旨。又恐聖威震怒。累及母兄。真令我左右兩難。那能不愁容滿面呢。錢氏王妃見說。便嫣然一笑道。王爺不必愁。妾有一計。可以解釋王爺之愁。不知說出什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誤會其意激惱瓊珠 只管相思病倒李廣

話說錢氏王妃見楚雲說出范相那番言語。當即勸慰道。王爺不必憂愁。若謂就誤妾之終身。妾倒有一計。楚雲一聞此言。不等他說完。即搶着說道。難道卿卿善於解勸。果能願歸李廣。我也可放心。奉母回轉家鄉。不但報我盟兄之德。且可不誤卿之終身。此事正合吾之心願。就此告辭便了。這一番話。雖然說出。可是將錢氏王妃幾乎嚇煞。當下不覺大怒。急用手將楚雲一指。喝聲啐道。薄情郎。你且住口。你說些什麼話來。奴道你一片真心。與奴家白頭相守。所以將那些一切煩惱。不放心頭。那知你是一片花言。將奴來騙。其實本心。還念着李廣。這也罷了。還又拖奴下來。叫奴另抱琵琶。可知奴也是個九烈三眞之女。你拿着李廣當爲奇貨。奴却不能遂你私心。老實對你說。你若與奴同去。修仙作一對神仙眷屬。奴雖死而無怨。你若想去嫁李廣。當爲奇貨。奴却不能遂你私心。只恐今生不能遂你之願了。說罷。二目通紅。雙淚齊下。楚雲見此情景。也覺自愧不禁。無可奈何。只得復又勸慰道。卿卿切勿煩惱。總是孤之不是。誤會卿卿之意。但卿卿也須代孤設想。豈有不願作良人。而願作細君之理。今與你重訂前約。白頭共守。永不分離。如有背言。尚可發誓。錢氏王妃見楚雲認錯。自己又要發誓。此時不覺回心轉來。因道。非妾故作煩惱。特恐王爺心不能堅。楚雲不等他說完。便發誓道。孤若背言。當不逢說至此。只見錢氏王妃趕急搶上前來。即代他掩口道。只要心堅。何須發誓。王爺切莫如此。妾也知王爺前言是誤會妾意了。妾所言者。亦不過與王爺共作神仙眷屬耳。楚雲也就笑道。過蒙卿

意孤當永感不忘。因此二人又復言歸于好。暫且按下。再說范相自辭了楚雲。便往李廣竹中告知一切。李廣聽了此話。登時愁上眉梢。長吁不已。范相見他那種光景。也覺得暗自好笑。因又說道。賢姪不必着急。楚雲一事。包管在老夫身上。爲賢姪成就良緣。少時當有以報命說罷。便自告別。李廣再三挽留不住。只得相送出門。上輿而去。李廣回至書房。便覺悶悶不樂。百般心事。一齊俱集胸中。短嘆長吁。不知如何是好。當日連晚飯也未吃。就在書房內和衣而寢。到了二更將盡。太妃見李廣未曾進來。當命使女去往書房相請。不一刻。那婢女回報道。稟太妃。方才婢子往書房去請王爺。有書童言說。王爺身體不快。連晚膳均未用。已在書房和衣而眠了。太妃聞言。好生放心不下。當即命了嬾點了紅燈。親往書房相看。方至書房。見有書童在那裏跪接。太王妃一見。便喝道。你那裏怎樣不懂事。卽便是王爺身體不爽。爲什麼不來稟報。就由着王爺在此困麼。那書童見喝。也不敢開口。只是跪在那裏。暗暗含恨道。王爺得了相思病。也怪起我們奴才起來。這可是從那裏說起。不言書童暗恨。且表李太妃進了書房。李廣早已驚醒。趕着坐起身來說道。母親。孩兒偶然身體不爽。所以不許書童進內稟報。猶恐勞動母親心煩。此時還是勞動母親出來。孩兒真是罪大了。太王妃道。我兒且莫如此。還代我睡下去。一面說。一面在了嬾手內。取過燭台。向李廣面上一照。只看他兩顴飛赤。二目通紅。又將左手在他頭上一摸。猶如熱炭一般。因不禁愁眉說道。兒呀。我看你這風寒受的很重。今夜不可仍在此住宿。速速代我回房。况且明日又是除夕。這團圓佳節。你何可獨宿外間。一面說。一面命了嬾速往上房取風帽來。不一刻。風帽取至。李太妃便取了過來。代李廣帶好。便命他回轉上房。李廣不敢違背。只得下牀穿好烏靴。與李太妃同出書房而去。李廣先走。太妃慢慢而行。方出了書房。忽見張毅從旁走過。向李太妃說道。伯母。你老人家可知大哥所患何症麼。李太妃道。想是感冒風寒所致。張毅笑道。伯母。你老人家那裏知道。大哥却非感冒風寒。因念着楚雲之事。日間范相到此。傳說楚雲堅不應允。所以吾大哥因此思念。范相去後。便發寒熱了。依此看來。豈非是因念着楚雲所致麼。你老人家可要速籌良策。早定此事纔好。不然便有累我大哥思想不已了。李太妃聽了此言。也就笑道。張賢姪。你也太覺嘻皮。可知取笑盟兄與理不合麼。說完。便扶了嬾。緩步進去。一直到了李廣房內。此時李廣已進了房。少王妃見夫君有病。自然服侍殷勤。不必細說。又見太妃扶着了嬾。緩步進去。少王妃趕着迎接。太王妃便問道。我兒睡了不曾。少王妃答道。睡了。太王妃又道。你今日不必到我那裏去了。可好生照應他。少王妃答應。太王妃也就轉身出房。少王妃送至房外。等太王妃走遠了。始轉回來。進了房中。李廣睡在牀上。連連催道。你也睡罷。時候不早了。少王妃道。

還未三鼓，何必急急。李廣道：「你再不睡，我就起來了。」洪氏王妃沒法，只得寬衣解帶，同上牙床。這一夜李廣直是多日，想想無覓處，權將神女作湘娥，說不盡那軟玉溫香，鶯幃夢穩，攜雲握雨，翡翠衾寒，好夢難留，長宵苦短，早又是雞聲喔喔，催逼大千，是日又是除夕，理應上朝。李廣因夜間出了些風流汗，也覺身體爽快了好些，只得起來梳洗已畢，有侍兒送進參湯。李廣用畢，急即換了冠帶，匆匆上馬入朝。朝罷回來，先代太王妃請安，已畢，然後才進自己房中，更換便服。是日同盟兄弟皆來辭歲。李廣羞見同盟，一概託病不見。衆同盟也只得悵悵而返。是日大家守歲，到了三更以後，只聽爆竹聲喧，不絕於耳。此時已交新年元旦，百官又須上朝朝賀新禧。李廣只得命用人備了車馬，自己也換了冠帶入朝而去。朝散以後回來，代母親賀了新年，接着少王妃上來朝賀，以後便是一衆家丁僕婦，使女丫環等，皆上來給王爺賀喜，鬧了好一會，才算沒事。太妃因係元旦，早令廚房內辦了一席上等酒筵，擺在上房內，令兒媳子孫皆是一起飲酒。祖孫夫婦兒媳四人，真是樂不可言。那知李廣因兩次上朝，不無受了些感冒，又兼心上總不把楚雲那件事放下，雖在一起兒飲團圓酒，怎奈心頭終不大樂，只得勉強陪坐一回，也就告退出去。太王妃與少王妃見着他面色不甚歡樂，也就胡亂吃了些酒菜，命僕婦撤去殘肴。太妃與王妃便又到李廣房內看視，只見李廣已在房內睡着。太王妃又招呼少王妃，好生照應。由此李廣便忘食廢寢，日漸奄奄。少王妃也知道他的心事，雖然時時勸解，爭奈他解勸不開，看看已至上元佳節，又要上金殿朝賀。李廣却不能勉強而行，只得告了病假，到了元宵這日，李廣却帶病寫了一封書，使人送至楚府，當有伴蘭接了進來。楚雲忙拆開一看，見上面寫道：「本擬趨前道賀，只因由元旦朝賀歸來，便道至賢弟處一走，未見顏色，不免悵悵。以此賤軀，日漸不爽，今日亦未朝賀，只有擁抱衾裯，終日納悶而已。特修短函，聊代當面道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楚雲看完，已覺心中不快，又恐李廣故意如此，以驗自己心迹。當下將這封書收入懷中，也未回信，只命伴蘭出外面覆來人信，收到了，隔了一日，暗遣伴蘭出外打聽，是否有病。伴蘭打聽清楚，回來將范相回覆後，李廣就有了病症，一直至今，如何情狀，細細說了一遍。楚雲聞言，不覺驚訝，暗暗說：「李廣多情，真是出於肺腑。他今日有病，這是我害他了。但事已如此，怎麼我那舅父，並不來問信呢？他既不前來，我又何能往說呢？」萬一李廣就此一病奄奄，叫我如何對的起他麼？因此楚雲也就大有懊悔之意。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慰相思顰玉入宮 明大義太后認女

話說楚雲聞得李廣果係真病，也就自己懊悔起來，免不得時遣伴蘭暗中前去打聽。這且不表，再說李廣病勢日漸



沉重這日李太王妃萬不能再由他去。當下命人去請太醫。不一會太醫已來。先到書房坐了片刻。裏面知道少王妃自然迴避。由小使將太醫請入內廳。那太醫先給太王妃請安已畢。然後跟定小使步入房中。就在牀前杌子上坐定。才將李廣兩手寸關尺六脈細細接了一回。只覺脈細虛浮。并非感冒風寒所致。實是思慮過度。按脈已畢。便走至內堂。低低向太王妃說道。方才李王爺脈細。只覺六脈虛浮。並非感冒。實因一腔不遂意的事。集扼於中焦。我想王爺以輕年而位冠藩王。尚有什麼意思不遂。況此心病非藥所治。但得遂心。病即消除淨盡。此時於無可設法之中。只可稍用扶氣安神之品。聊固王爺正氣。此外并無可用之藥。說罷。開了一張藥方。當即告退而去。李太王妃聽了醫生這一番話。因想到張毅那番言語。當下一面着人去鋪中配藥。一面來至李廣房內。先將此言告知李廣。當下說道。母親不必聽那醫生亂話。從來做郎中的。都有這一番鬼話。其實毫無本領。只憑些無稽之言。騙人家的錢財。母親請想。孩兒有什麼不遂意的事呢。母子二人正在談論。外面配藥的小使已將藥配回來。少王妃便親自出去將藥煎好。送給李廣服下。太王妃便命李廣安然睡下。又命媳婦好生照應。這才出來。却好徐氏兄弟及張毅皆進來。看望李廣。一見太王妃一同請安已畢。便問了李廣今日情形。太王妃命他四人坐下。便把太醫所說的話細細告訴了一遍。因道。老身看吾兒之病。大半是爲着楚雲賢姪等都係同盟。宣代爲設法方好。不然恐吾兒之病未必就輕。徐文炳即說道。伯母之命。姪等敢不視爲己事。但楚雲辭婚甚切。恐其一時挽回不來。這便如何是好。姪等當竭力設法便了。伯母切勿憂愁。尚須保重爲是。此時大哥前姪等也不去驚動。請伯母代致一言罷說着。即便告退出去。到了外面。自然又議論了一番。這也不必細表。到是楚雲那裏。暗暗派人打聽。聞得李廣病勢日漸沉重。楚雲好不心煩。欲親自來看。又礙着不便。也是終日愁悶。雖不是害了相思。却愁悶得極。也只好仍自暗中打聽而已。那裏曉得這邊也算是兩面害了相思。不料同時還有一個比李廣尤勝。你道是誰。原來就是玉清王。自那日出宮之後。便害起病來。也是廢寢忘食。日漸消瘦。雖經太后將他移入內宮居住。請了太醫院的太醫。朝夕調治。人參不知吃了多少。終久參苓難醫心病。那些醫生皆係束手無策。太后也知道他是專爲楚雲而起。這日玉清王病勢。真是十分沉重。實在沒法。急中生出一個計來。暗道。何不將楚雲傳入宮內。雖不能與王兒匹配良緣。或可令王兒一見。聊慰相思之苦。這也不算什麼大事。心中想罷。即刻命內侍速到忠勇王府內。立傳忠勇王進宮。有要話面問。不得遲誤。內侍那敢怠慢。當即領旨。飛馬而去。不一刻已到。傳了懿旨進去。當有人報與楚雲知道。楚雲一聞此言。便大驚道。太后此時召我。有何話說。莫非又是玉清王詭

計麼。但既宣詔前來，何能不應召而往。難道太后能強逼我與玉清王成親麼。心中想罷，便命錢氏王妃道：「可代孤將冠帶朝佩取出來，以便孤更換入宮。」錢氏王妃一聽此言，不覺笑道：「王爺此言差矣。今已識破喬裝，何能再行冠帶。似這般陰陽顛倒，分外欺君，何能不改了女裝前去。」楚雲聞言，真個急煞。沒奈何，只得改換衣服。當下洪氏王妃便代楚雲挽了一個盤龍高髻，又命侍女取了面水，先與楚雲洗面。然後又代他略施朱粉，裝點已畢，復又代他周身換了衣服。又將他烏靴脫去，白疋除掉，露出一雙簇新的紅菱小脚。此時楚雲實在氣不過，只得忍着一肚皮氣，由着錢瓊珠代他裝束。不一會裝束已完，便同着錢瓊珠一齊進入上房，到楚太王妃前說明。因與太王妃說道：「兒此一去，若遭太后所逼，兒情愿血濺宮庭，以了一生便了。說着不免淒然下淚。」楚太王妃正欲勸慰，却好外面又進來催他上輩。楚雲沒法，只得辭別太王妃，出來上轎而去。不一刻已到宮門，當有內侍傳報進去。太后一聞楚雲已來，即刻命他進去。楚雲聞命，也就緩移金蓮，從容入內，見了太后，山呼已畢。太后賜他坐下，再將他一看，現在改了裝束，更覺與前番不同。果然是傾國傾城，姿容絕世。因暗贊道：「如此芳容，怎怪得吾兒不為他惹病呢。看了一回，因笑問道：「今本宮宣你入宮，非因他事，但你既說出自幼聘與李廣前日天子當面賜婚，你又為什麼不肯承允。既不肯應允，本宮想來雖有當日之言，却是無憑無據。依本宮之意，還是配與玉清王冊立正妃，也不辜負你青春年少。你可仔細想來。如果可行，便對本宮奏上。」楚雲一聞此言，便即跪下奏道：「太后之言差矣。臣女自幼配與李廣，現放着臣女母舅范其鸞為媒，怎說無據。縱使李廣已經娶婦，臣女終是李家之人，其所以未肯應承聖旨者，良以繼母未終，遽難拋棄。若謂玉清王冊立正妃，此乃宮庭之大事，又何可因為冊立便奪娶有夫之女。非特有礙國典，亦且見笑於天下後世。臣女不敢應承，還是上願朝廷的大禮，不敢陷親王於不義，致遺後世之羞。尚乞太后鑒臣女之苦心。臣女不勝幸甚。」太后聞言，因道：「楚雲，你雖是個女子，你這脣舌真是利害。本宮也說你不不過為今之計。玉清王為你惹了病症，你既不肯與他為妃，你却代本宮將玉清王病症醫好。本宮自當重謝與你。現在玉清王居於清風閣內，你可即隨宮女前往，不可延遲。」楚雲一聞此言，真是氣忿填胸，欲說不得。正是為難之處，忽見宮娥報道：「玉清王帶病來見忠勇王了。」太后聞言，趕着命宮娥扶了進來。只見玉清王骨瘦如柴，神昏顛倒，蹣跚走進。一見楚雲面貌，頓覺心曠神怡。因喚道：「楚卿，你害得孤好苦呀。楚雲也不答應，却還了他個君臣之禮。後又坐在一旁。玉清王目不轉睛，直向楚雲望去，看了半會，長嘆一聲，說道：「孤豈不知卿為李廣自幼聘定，斷不能君奪臣妻。但孤意以為卿一朝于歸，便不能時相見面，為是之故，所以惹得孤一病。」

在牀。卿如有善策能令孤時常得見卿之顏色。孤王決不敢妄生邪念。但得卿語言共話。即是孤之大幸也。不知卿尚有善策以處之否。楚雲聽罷。暗道。我何不如此。既可絕彼之念。又可順彼之情。或者因此他的病全然脫體。即太后也當感我感情。我亦可謂情義兼盡。心中想罷。便與太后說道。臣女啓奏太后。今思得一計。可療王爺之病。但臣女不敢妄言。倘蒙太后恕臣女無罪。臣女便冒昧瀆陳。太后道。卿但有療病之策。儘管說來。本宮決不加罪。楚雲道。臣女罪該萬死。前者玉清王本有欲與臣等願列同盟之意。後來臣等因君臣之分。不可紊亂。故未敢應承。今日王爺既以臣女爲念。臣女又何敢置之不顧。臣女之意。可略仿同盟之意。願與王爺列作雁行。此是臣女不自分量之言。尙求太后勿罪。楚雲說完。太后尙未答言。只見玉清王高聲說道。既如此說。孤便爲卿王兄。卿便爲孤王妹。一言爲定。永不更改。卿若稍有疑心。孤若稍存妄想。二人均不逢好死。孤今此言。一以堅卿之意。一以表孤之心。從今以後。便以兄妹稱呼便了。太后聞言。亦復大喜。因道。如此言來。真可謂兩全其美。當下楚雲見太后與玉清王均甚歡喜。也就向太后行了母女之禮。復向玉清王行了兄妹之禮。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昔是藩王今爲公主 擬將錢氏改嫁張郎

話說楚雲與太后玉清王二人行了母女兄妹之禮。太后便呼他爲女。玉清王也就喚他爲妹。太后當下喜不自禁。因即命宮娥道。你可速請萬歲前來。就說本宮已認忠勇王爲公主。請萬歲作速定奪。宮娥就飛奔前去。不一刻。聞報武宗已至。楚雲聞言。當即起身跪接。武宗一見楚雲已改了女裝。自是國色天香。世所罕有。當下便命楚雲平身。就龍榻上坐定。與太后說道。臣兒聞聽宮娥傳報。說母后以楚雲繼爲己女。臣兒想來。楚雲真是當世奇才。母后認他爲女。雖臣兒亦先要與母后道賀。太后聞言。更加喜悅。因命楚雲說我兒可急急去拜皇兄。楚雲答應。當即跪下。口呼皇兄。臣妹拜見。願皇兄萬萬歲。武宗也含笑說道。卿妹平身。少禮罷。楚雲謝過。站起身來。仍於原處坐定。武宗再看玉清王。只見他雖然消瘦。却是內有精神。不是前數日那種懨懨光景。心中甚覺喜悅。當下太后便命御宴所速備筵宴。又命宮娥將楚雲帶入後宮。更換宮裝。宮娥答應。即刻將楚雲領至後宮。宮裝更換已畢。自己對着菱花寶鏡。看了一番。也覺得楚楚可憐。嬌容絕世。因嘆道。若非我生就如此。也未必惹是招非。對鏡已畢。仍由宮娥領至前宮。重新與太后母子三人行禮。太后命他坐下。武宗一旁細看。見他換了宮裝。更覺光彩奪目。嫵媚動人。著實羨慕不迭。玉清王更是稱羨不已。却不敢思及半分邪念。却好宮娥上前稟道。啓太后娘娘。天廚御宴已經齊備。即請旨下。設在那宮。太后聞言。便

道擺在上宮便了。宮娥答應前去擺宴。武宗也就告辭出宮。玉清王也就往清風閣養病而去。這裏太后便攜着楚雲的手往宮裏去。說不盡山珍海味。鳳髓龍肝。賜宴已畢。太后又命他去見皇嫂。不一刻見過皇后。又來皇太后前辭行。太后又賜一駕珍珠寶輦。并宮女四人。楚雲又當面謝過。太后又諄屬一番。命他不時來往。楚雲唯唯答應。這才辭別出宮。上輦回府。不一刻到了王府。下輦進內。楚太王妃一見楚雲換了宮裝不禁詫異。楚雲便將宮內情形說了一遍。楚太王妃這纔放心。楚雲退出。又命宮娥不准呼喚宮主。只稱千歲。宮娥也不敢。只得唯唯聽命。那知楚雲雖然換了宮裝。其實心中甚是不樂。到了自己房內。錢氏王妃一見他如此。却是驚喜不定。欲上前動問。又見楚雲滿面不悅之意。只好呆立一旁。暗自想道。怎麼王爺現在換了此等服飾。呆看一會。忽見楚雲將頭上珠冠除了下來。却向旁邊一摔。又趕着將身上的宮裝一齊脫下。然後始將宮內的情形與錢瓊珠說了一遍。錢瓊珠這才明白。楚雲還是怒氣不已。錢瓊珠也無可奈何。只得由他氣悶。這且不表。再說李廣病勢日漸沉重。服藥罔效。李太妃與洪氏王妃真個急煞。而且想不出一個良策。只得終日愁悶。這且不說。衆家兄弟又來看視太妃。又堅屬一番同盟趕緊設法。當下桑黛說道。大兄之病的是爲着顰卿。如顰卿一日不應允于歸。則大兄之病一日不能輕減。似顰卿所以不允于歸之故。小姪亦所深知。他與大哥情投意合。豈有不願于歸之理。只因他繼母與錢瓊珠拋撇不下。以致不肯應允。若能先將楚太王妃與錢氏之女安放停當。那時顰卿一定應承。爲今之計。總要設法將楚太王妃與錢氏之女安放停當。然後再勸楚雲其事成之必矣。小姪之見如此。不知伯母以爲然否。李太王妃未及回答。徐文亮在旁說道。桑兄之言確中切要。但是安放錢氏之女。倒不大難。只要代他覓一門當戶對的佳婿。了其終身。就可以沒事。惟有楚太妃殊難安放。老年失子。怎令他自安。徐文俊在旁說道。二哥之言。實是有理。惟須兩面週到方可。而且小弟昨日傳聞錢小姐并不肯放楚雲于歸大哥。若今日使瓊珠別抱琵琶。料他亦斷不肯再出楚門于歸別姓。爲今之計。須要將錢小姐擇一個門當戶對之人。令其招贅楚家。然後再令顰卿出嫁。那時楚太妃或者可以無慮。但是此人難得。未免煞費躊躇。說至此間。低頭不語。此時李太妃說道。老身且自進去。總望諸位賢姪設一妙計。一來可安慰楚太妃及錢小姐。二來可治你大哥之病。則老身當感激不忘了。說着走了進去。這裏徐文俊思想兩面週到的善策。竟不可得。忽見張穀在旁喜笑不已。因一觸機。忽想起一條妙計出來。但礙於張穀在旁。不便啓口。只得大家且各自回府。徐文俊到了家中。在書房坐定。便與文炳文亮說道。方才大家議論。迄無主見。小弟到思得一計。如果可行。實在是兩面俱到。但恐此人不願。

那就沒法了。文亮道：「既是三弟有了妙策，可說來大家商量。」文俊道：「大家總以先行擇配，其後再安置楚妃，其論雖是。在小弟看將起來，斷不可行。楚妃與錢小姐這姑媳，雖然有名無實，但是他兩人相處既久，彼此皆有難舍之處。縱然楚妃可以答應，錢小姐決不肯竟出楚門，即便錢小姐也可勉強。楚雲見楚太妃膝下既虛，更不願于歸李姓。小弟思之再四，現放着張毅兄長，既未受室，亦少親丁，莫若將張兄長贅入楚家，更拜楚太妃爲繼母，如此辦法，則瓊珠終身既幸得所，而楚太妃膝下亦不致久虛。然後再勸顰卿于歸李姓，雖顰卿堅執到此亦無所假口了。這不是兩全其美嗎？大哥與二哥看來，此計尚可行情得麼？」所慮者張毅不允，文亮道：「這件事可包在我身上，我只須憑這三寸不爛之舌，包令他心悅誠服。」文俊又道：「如張毅仍然不允，那可沒有善處之法了。」文炳、文亮二人聽了，同贊道：「此計大妙，真虧吾弟想得四面周到。」文炳道：「吾弟何以見得他就能允呢？」文亮說：「大哥有所不知，張賢弟外雖脫略，其實常有獨且之心。小弟聞之亦屢矣。今以錢小姐相配，他豈有不願之理，而况他曾向人言將來受室，必須親目所覩者，方可配合。錢小姐在鎮江時，本係張賢弟救出，亦常稱贊他美貌，而况蕭子世前說張賢弟向有一位佳人，不但天緣，還欲藉此以報德。弟想來非錢小姐而誰，是以弟可包張賢弟應允，不過錢小姐那裏仍須費一番唇舌，方可將他說允，但是難得其人耳。」文俊道：「這更不難，現放着兩位嫂嫂與弟媳，已有三人，再將洪氏嫂嫂約了，一同前去，以四人勸說他一個，難道他有蘇秦張儀之舌，竟不能抵制他麼？」文炳、文亮道：「就此說法，明日叫你嫂嫂與弟媳，逕去大哥家內，告訴洪氏嫂嫂，約他同去便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徐氏三兄弟便去東府，來至書室，見張毅斜坐金交，默默凝神，眼望青天，在那裏發怔。就如有一腔的心事一般。徐氏兄弟悄悄的走至他背後，文俊嗤的一聲笑道：「張賢弟，你爲什麼在此發怔？呆想了些什麼呢？」張毅并不知道他們來，忽聽見問，不覺吃了一驚，趕著立起身來，接道：「小弟不過悶坐無聊，眼望青天而已，有什麼思想呢？」兄長等何以一早來了？徐氏兄弟道：「我等早來，爲不放心大哥，今日究竟若何光景？」張毅嗤嗤道：「不妙不妙，較之昨日尤覺糊塗。看來此病恐要送於顰卿之手了，怎得一個善處之法，使顰卿于歸過來，以救大哥？這相思痼疾呢？小弟昨日想了一夜，若求其兩面俱到，既顧楚太妃，又顧錢小姐，實是籌不出這妙計來。兄長等身列詞林，一個是殿撰郎君，一個是探花及第，當定可設出一條妙計來，以慰大哥相思之苦，還得請教一二。」徐文亮便道：「三弟昨日到想一條妙計，賢弟試猜之，可妙不妙麼？」不知張毅可猜得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三兄弟力勸小張郎 四佳人往說嬌癡女

話說張穀聽了徐文亮那句話，因說：「我不是你肚皮內蛔蟲，知道你有什麼計呢？我怎麼猜得出？你明說了罷，免得令人在這裏打悶葫蘆。」文俊在旁邊笑道：「小弟昨日思至三更，忽想起一條妙計，真算是絕世無雙，雖不能比那陳平也還可抵之諸葛，而且與兄長大有裨益，兄長亦無不樂為允從。但事成之後，不知兄長以何物謝我？」張穀笑道：「如此說來，真個越說越有趣了。」李大哥哥相思病，我們大家代他想計策，這不過是為朋友道德，與小弟有何干係？忽然叫小弟謝起你們來，這般啞謎，真令人噴飯。」文炳笑道：「賢弟可莫要推干淨了，須知此事真與賢弟有益，賢弟如能應允，吾等當明告賢弟，但恐賢弟一聞此言，不但自願相謝，還要倒頭百拜呢。」張穀道：「兄長非小弟戲謔於你，你本來是個好先生，怎麼也會說這俏皮話來？」文炳道：「賢弟，你說我俏皮，其實我是至誠老實，你若允了，我便告訴于你。」張穀道：「我便應允，究竟有什麼妙計？你說出來罷。」文炳便將文俊所說之言說了一遍，因道：「這不是一條妙計，而且兩全其美，賢弟你可擇吉准備納采罷。」張穀聽了這話，大笑道：「我道是什麼妙計，原來如此，這可奇了，為著顰卿與大哥之事，你們沒有善策，偏想出這主意來，令我去娶二婚，果是探花的才學，高出於人。小弟可不能應允，還請兄長再籌妙策，以解相思。」徐文亮道：「賢弟，你怎麼說出這二嫁的話來？須知錢小姐與顰卿雖名為夫婦，其實漠不相關，毫無沾染，終不過是爾為爾，我為我，而况瓊珠至貞至節，如此佳人，亦難再得，何能以二嫁相稱？愚兄尚有一言，望吾弟容納，吾弟若娶錢氏，其利甚多；錢氏既歸吾弟，則楚雲必無可假詞，楚雲無可假詞，不怕他不歸大哥，則大哥之病立愈，其利一也；賢弟既娶錢氏，則錢氏必有所託，既歸大哥，可不牽累楚雲，楚雲亦得以脫身，可以一心一意于歸大哥，其利二也；賢弟既娶錢氏，賢弟亦成就良緣，而况乎錢氏本為賢弟救出之人，在錢氏亦樂於匹配，藉此可以報德，賢弟亦早免錦衾角枕之悲，而楚太妃見去了一個假兒子，又承繼一個真兒子，其心亦未嘗不樂，賢弟又無椿萱，也可借此承歡膝下，比之依人門戶，孰得孰失，其利三也。有此三利，吾弟試思之，尚不得謂之妙計麼？外面看起，俟乎處處拿着賢弟作襯子，皆為大哥而設，其實一半還是為賢弟，難得此天假之緣，賢弟亦何所樂而不取呢？賢弟向來是個聰明人，有見識的人，不意此事竟不自詳察，漫然却之，吾竊為賢弟不取焉。接着文炳也笑着道：「賢弟不必推却，二弟之言是也。」張穀聽了這番言語，暗自沉吟說道：「此事亦復有理，也算一舉而數善焉，而况瓊珠果然嫵媚，若舍此他求，恐未必再有如此絕色，何必以嬌情之論而失此麗姝，未免可惜，不如且應允了罷。」主意已定，便笑道：「前者弟與大哥紛爭，欲奪顰卿為室，那時雖儘管有此言，可不必有此事，也不過嘻笑而已，那裏知道人事難知，天緣已定，顰卿不會為小弟奪了過。」

來小弟竟爲錢氏瓊珠不奪而奪。將小弟換了顰卿。奪了過去。這真所謂李代桃僵。張冠李戴了。天下事不可逆料。竟是如此奇幻。今而後小弟知之矣。徐氏兄弟見他這番話。知他已是應允。不禁大樂道。不日夢穩鴛鴦。情深翡翠。不知你將何物謝我。等月下老人呢。張毅也笑道。定法不是法。且到那時再斟酌謝禮便了。正說之間。忽一書童報道。啓公爺。今有各位公爺侯爺到了。徐氏兄弟及張毅方欲起身去迎接。早見衆同盟一齊進來。彼此一見。敘了常禮。然後坐下。便問李廣今日病勢如何。張毅說了一遍。徐文亮便在旁笑說道。諸位兄長。不必憂慮。大哥的病。不日就要好的。各人問道。你何以知道呢。文俊將以上話說了一遍。大家見說。皆道此計甚妙。於是又與張毅笑了一回。外面衆人你談我說。戲謔不已。內面范楚翹。史錦屏。白豔紅。三位夫人。已到李府。即將徐文俊所設之計。一一告知李太王妃。當下太妃好不喜悅。便命了嬖去東院請洪氏王妃。正因英武王病勢沉重。無計可施。又聞傳言說。錢瓊珠不肯放顰卿于歸。好生不樂。一聞太妃着人來請。說是徐府三位少夫人一齊在此立等。有要話相商。洪氏王妃不知何事。也就趕着出了綉房。直向中堂而去。只見徐家三位少夫人。皆坐在那裏。與太王妃有談有說。又見太王妃面有喜色。心中却暗暗稱奇。因道。莫非楚顰卿現在回過心來。肯于歸王爺。他們得此消息。前來送信麼。當下趨步向前。進了中堂。徐府三位少夫人早見洪氏王妃已至。便即起身。彼此見了常禮。洪氏王妃正要動問。早有太王妃將徐文俊所設之計。并他們三人前來約洪氏王妃。一同往楚家去勸解楚雲。與錢瓊珠的話。說了一遍。當下洪氏王妃這才明白。因向徐府三位少夫人說道。倒承三位賢妹費心了。如果事成。等王爺全愈後。愚姐當再叩謝。徐府三位少夫人同口說道。姐姐說那裏話來。我們也不是外人。還要如此客氣。范楚翹道。這總怪我那表妹太爲驕傲。以致如此。愚妹見了他之後。當要痛痛的說一番。問他爲什麼如此。史錦屏道。姐姐切不可如此。這時候兒。須要騙得他轉來方好。即使要責備於他。等他到了此處。須慢慢的再爲責備。却也不遲。若此時將他弄翻了。更是不好。白豔紅也道。二姐之言。甚合妹意。我們不要說白話了。就由你去罷。范楚翹又道。且慢着。須等一等張公爺的信。看他行與不行。設若張公爺不肯應允。就是到了那裏。不還是空話嗎。洪氏王妃道。可立刻着人到前面去探聽一回。便知明白了。正要着人到外面去打聽。恰好徐文炳進來。見洪氏王妃。站在外面。却不便進去。望着范楚翹說了兩句話道。是張毅已經應允。你們到那裏去罷。說罷。徐文炳仍自到外面去了。這裏洪氏王妃。便約同徐府三妯娌。攜手同行。穿曲巷。繞迴廊。不一刻。到了楚府。當有楚府了嬖報進去。楚太王妃聽說他們齊來。趕着迎接出去。恰好四位佳人已進了內室。當下與楚太王妃請安已畢。楚太

王妃讓他們坐下，便笑問道：「四位賢姪媳，甚風兒吹了過來。」洪氏王妃等四人也就回答道：「姪媳婦等一來與伯母請安，二來要見見顰卿與瓊珠妹妹說兩句話，想來他二人此時定在房內了。」楚太王妃道：「與他二人有何話說呢？」范楚翹便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楚太王妃道：「便是老身也是時常相勸，可怪他只是片胡言說甚麼要待我死了，他便削髮爲尼，就是瓊珠也與着癡兒一般的說不醒。不知他二人究竟存何意見，今得姪媳等前來相勸，這是好極了。但不知他二人可能應允否？」說着便命侍兒引導洪氏王妃等，便辭別楚太王妃，隨了侍兒前去。楚太王妃又道了一句：「賢姪媳，你們請自便罷，恕老身不陪了。」四位佳人口稱不敢當，即移步出了內堂。直望楚雲、錢瓊珠那裏而去。不一刻已到，早有碧梧翠竹兩個侍兒，報了進去。向錢瓊珠說道：「啓王妃，今有李少王妃與徐府三位少夫人來了。」楚雲聞言，笑說道：「奇了，他們來此何事？」說着便與錢瓊珠立起身來迎接。有侍兒打起煖帘，洪氏王妃睜眼一見，只見一位藩王迎了出來，不覺嚇了一跳。因低問侍兒道：「此是何人？」那侍兒也笑答道：「這就是忠勇王爺洪氏王妃一聞此語，也不免好笑起來。暗道：他今已現了女身，爲什麼仍是這般打扮？一面想，一面進了綉房。彼此見了常禮，惟是楚雲還是長揖。大家更是好笑。當下錢瓊珠讓他們四人坐下，有侍兒獻上茶來。錢瓊珠便道：「四位姐姐是難得到此的，今日甚風兒吹來的呀？」洪氏王妃便答道：「特有一言因來請教，不知洪錦雲能否將錢瓊珠說得回過心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口似懸河善陳利害 心非鐵石默悟良言

話說洪錦雲見說，因道：「特有一言前來請教。」錢瓊珠道：「有何見教？」敢乞明言。洪氏王妃道：「賢妹只因忠勇王喬裝一事，既蒙天子賜婚與我家王爺爲室，乃近來傳聞賢妹再三不肯放彼于歸，說什麼與他同守閨中，百年偕老。此事實屬可笑之至。須知雲妹是我家王爺的結髮首妻，賢妹定欲霸占爲夫，却是何故？」要請教有甚理解。錢瓊珠不聽，猶可這一聽此言，登時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氣不可遏，便冷笑一聲說道：「賢姐姐以爲你是一個既賢且慧的王妃，那裏知道是個外清內濁的美婦，那個不知顰卿是我的夫君，怎說我將他霸佔如此不通之話，不能責己，還要責人，真是可笑之至。」賢姐莫非因你家王爺臥病在床，不能成夢，竟欲奪我夫主爲他細君麼？天下那有此等道理，眞眞可笑之至。錦雲聽了這一番話，也就登時怒形於色，正欲回答，却好范楚翹在旁說道：「錢妹妹你也不必怪錯了洪氏嫂嫂，且聽小妹一言。顰卿爲賢妹夫君，自是人人知道，但是顰妹與賢妹同一女流，有何分別呢？天下又豈有兩個女子而成爲夫婦的麼？愚姐奉勸賢妹切切莫因小節致誤大事，說至此，便向楚雲說道：「妹妹吓我，竟不知你究是何心。」錢妹妹當



日既爲你所誤。今日你既不能隱瞞。何可再誤於彼也。當忍心相勸。勸他早結鸞鳳。即使你不肯于歸李姓。也不能再誤錢妹妹的終身。難道就空担個夫婦之名。便算了却一身大事麼。吾聞表妹素性聰明。極有見識。怎麼此事反而如此糊塗。自己誤之於前。還要誤人於後。真不可解。真無道理。且真不知你究竟欲何爲。楚雲聽說。正欲回言。又見白豔紅插口說道。忠勇王與錢姐姐呀。小妹亦有一言。尚請容納。你二位的心事。小妹早已盡知。其所以兩意相同者。實在忠勇王不過因楚伯母年高。一旦晚年失子。未免膝下無人照應。且於錢姐姐面上。大有愧悔之意。不能遽行將他撤下。便自于歸他人。所以願與錢姐守老閨中。作一對神仙眷屬。既可於楚伯母前。克盡子職。又可於錢姐姐前。聊申愧悔之心。此乃便是一片既孝且義的心思。難道有什麼不是。在錢姐姐既是忠勇王如此盡孝道。存大義。雖然爲着老母。却處處爲着自己。於是因感生憐。因憐生愛。也就願與忠勇王百年相守。情願担一個夫婦之名。了此終身而已。如此情義兼盡。難道又有什麼不是。可是在小妹看來。忠勇王所以爲孝爲義者。皆是不孝不義。錢姐姐之所以爲情爲義者。亦屬不義不情。而楚伯母所靠者。在先惟忠勇王。以爲有子克家。他日香烟必能繼續。今既知昔之所謂佳兒者。今則變爲賢女。推楚伯母之意。不免大傷厥心。若再不急思變計。爲楚氏繼續香烟。則楚伯母更覺難安。即忠勇王不孝尤甚。至於那錢姐姐之不義。在忠勇王以前出於無奈。上遵母命。無可如何。只得將計就計。上慰高堂之志。今既形迹畢露。應卽爲錢姐姐設想良策。安了終身。方是盡情盡義。若一味以相伴空房。白頭終老。則有誤錢姐姐。青青年少。而自陷於偏僻矯情。非惟有愧於人。而且有愧於己。則不義孰甚。若錢姐姐之不情不義。則尤有說。忠勇王本屬有夫之女。當日行藏未露。自不能怪賢妹爲非。今既天子賜婚于歸。在理急應勸其上遵聖旨。下重人倫。方是人情大義。若一味順著忠勇王不得已之苦衷。但謂情義兼盡。在小妹看來。彼此終身有誤。吾不知所謂情者何在。義者何在。忠勇王爲今之計。急宜于歸李姓。錢姐姐亦宜招贅他人。如此辦法。方可謂孝義兼盡。錢姐姐既招快婿。他日產一麟兒。可爲楚氏香烟之續。楚氏香烟既續。則楚伯母心亦可放。而况錢伯母有一個半子東牀。也可就近承歡膝下。較之寄身李姓。尤覺少安。如此看來。不但楚伯母心下大安。卽錢伯母亦欣然得所。兩全其美。何樂不爲。錢姐姐你是個聰明人。小妹的這番話。姐姐請想想看。可錯也不錯。白豔紅說畢。只見錢瓊珠粉頸低垂。不發一言。沉吟暗想。此話實是有理。因暗道。賢妹呀。你這一席話。又何嘗不是。可是叫奴怎樣轉過口來。答應於你再嫁別人呢。因此不禁兩頰飛紅。欲言不得。楚雲在旁也是暗自贊道。吾只道白豔紅才貌雙全。儀容絕代。那裏知道他口才又是如此。真個是舌吐蓮花。而且

出言有章，能不令人心服。一面想，一面看錢小姐似乎低頭而坐，有三分應允之心，不禁心中暗暗歡喜。正自暗想，歡喜史錦屏向錢瓊珠說道：「錢妹妹，方才三妹妹所說的話，深為有理，非是愚姐多話，勸妹妹應承了罷。若看楚伯母這慈愛的姑娘，不忍拋撇，其中還有個絕妙的商量，說至此，因將招贅張毅的話詳說了一遍。楚雲聽說不禁大喜起來，暗道：「如此這般，的是兩全其美，而況以張郎配錢女，亦復天地生成，毫不牽強。想至此，便含笑說道：「有勞四位盟嫂，弟婦到來，破斧沉舟，痛為解說，待某明日轉稟家母，再作商量，報命便了。洪錦雲等聽說此話，知楚雲有些回心轉意，便起身告辭。楚雲因頗覺慚愧，并未相送。只有錢瓊珠送着四位佳人，去到中堂。楚太王妃見他們一同轉來，便立起身來，問道：「諸位賢姪媳，向聲卿兒說一番，不知癡兒可會應允否？四位佳人含笑答道：「姪媳等細心相勸，聲卿只回了一句，從緩商量，或者他已是應允，也未可知。不過還求伯母從中解勸，以期不致變更。姪媳等尚有些瑣屑之事，不可久坐，只好改日再來請安罷。說罷，便即辭出。楚太王妃送至堂口，便止步不送。錢瓊珠直送至便門，方才轉去。洪錦雲等四人當即含笑回府而去。這裏錢瓊珠送了四位佳人，仍又來到內堂，略坐片刻，便回自己房內，只見楚雲金交斜坐，默默無言，手托香腮，若有思想。錢瓊珠也就走到窗前，同楚雲並肩坐下。楚雲當下即將瓊珠手握定，含笑說道：「方才白豔紅所言，在孤想來，亦頗有理，卿却不可為此小事，誤却終身。可知岳母只生卿一人，現居李家，終非長策。若得招了一快婿，也可有了半子東床，而况張毅亦復年少風流，與卿正堪匹偶，且卿當日鎮江逃難，即為張毅救出，可見這段姻緣早已定準，不過借孤從中作一挫折，細想起來，還是一段絕好姻緣。卿如應允此婚，孤亦感情不已。繼母既有依靠，岳母亦可安心。若戀着孤，終老香閣，真個上了白豔紅的話，孤為不孝不義，卿亦為不義不情了。楚雲說了這番話，只見他紅生粉面，翠鎖峨眉，手理衣襟，低頭不語。早已是五分應允了。楚雲也就不再下說，只得將別話閒談起來。按下不表，再說洪錦雲等四人回至府中，李太王妃一見他們四人回來，便即問道：「媳婦與賢姪媳，你四人到了那邊所言之事，究竟若何了？當下四人答道：「這聲卿早是心允口允，這不過錢家妹妹若有不允之意，最好明日請錢老伯母再去一踰，細細勸他一番，諒來無不應允的。李太王妃道：「此言甚合吾意，我也請錢夫人親去一踰，勸他一番，諒他當可應允。不過今日倒又費三位賢姪媳的心了，只好等事成之後，再為相謝罷。范楚翹等三人同口說道：「伯母說那裏話來，這些須小事，何足挂心，但期聲卿早于歸，姪媳等也可多得一個閨中良友，說罷，當即告辭而去。洪錦雲送到門外，復至內堂，李太王妃便命他回房，將此言告李廣，那知英武王聞了此言，病已減了三分之一，畢竟錢太夫

人如何相勸。錢小姐如何應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移花接木張穀初婚 李代桃僵瓊珠再嫁

話說李廣聞了雲楚已可應允。他的病頓時好了三分之一。次日錢太夫人一早便往東鄰勸說自己的女兒。先至楚太王妃前問了個大略。楚太王妃道：「便是愚妹。昨日自徐家三位賢姪媳走後。我那癡兒與令愛晚間進來。我也勸了他們一回。看他們二人情形。似皆應允。今日親母既來。就更好了。可喚他們一同到此。等親母細細解勸他們一番。錢太夫人道：「天下事未能預定。那裏知道今日忽有這般事。在當日總以爲他們是一對好夫妻。誰知如此變局。真是意料不到的。但愚妹仔細想來。就是那張穀配我女兒。也算不差什麼。況且我女兒在鎮江被那劉彪搶去。幸而張穀將他救出。不然早已入於奸人之手。現在看起來。這真漢中造化弄人。是一個一定不易之理也。錢太王妃當下便命侍兒去喚楚雲與錢瓊珠。不一刻二人來至中堂。見錢太夫人在此。他二人便先代錢太夫人參見。然後與楚太王妃請過早安。侍立一旁。楚太王妃與錢太夫人均命二人坐下。錢瓊珠此時却是雙淚低垂。衣襟盡溼。錢太夫人便將他二人勸了一番。楚太王妃在旁相勸。錢太夫人又與錢瓊珠道：「兒呀。切不可錯會了意。誤了自己的終身。在爲娘看來。就這樣兒罷。楚太王妃道：「親母。你也不必諄囑了。我也不能讓楚雲執一親母回到李府。便請他家先令張郎下聘。然後他自己行盤便了。錢太夫人甚爲喜悅。當下便即告辭。楚太妃帶領着癡兒癡媳。送至門外。錢太夫人便竟自回轉李府而去。見了李太王妃。便將楚雲與自己女兒俱已應允的話說了一遍。李太王妃自然更加喜悅。當下就代錢夫人道了謝。錢太夫人也就遜謝了一番。李太王妃也即命人到徐家。告知徐氏兄弟。徐文炳等一聞此言。當即跑了進來。先代李太王妃請安。然後坐下。李太妃就同他三人代張穀商量了行盤的聘禮。又擇了本月二十八日行盤。二月初二日迎娶。又請了文炳去到范其鸞家。及雲璧人家知會。一面又寫全帖。請徐文炳殷霞仙二人爲冰人。正正忙了幾日。此時李廣的病已算全好。不過精神尙未復元。到了廿八日。由徐文炳殷霞仙二人帶了一衆家丁。到了徐家下聘。錢太夫人是先一日已搬過去。光陰迅速。早又是初二良辰。張穀早裝得齊齊整整。準備由二媒人送往楚家招贅。是日李府就是大擺筵宴。百官道賀者紛紛。不必細表。且說楚府自二十八日。張穀納彩之後。便在後一進收拾洞房。更有錢太夫人幫同料理。爭奈錢瓊珠一自行盤之後。未免愧恨非常。不是短歎長吁。即是低頭落淚。楚雲見他如此情形。也無可奈何。只也百般勸慰。也不免自顧傷心。到了初二。自然是張燈結彩。掛紫懸紅。好不熱鬧。時將正午。張穀已由徐

殷二位冰人送了過來。早有徐文俊迎出，向張穀笑道：「張兄長，小弟今日代你作一個贊禮，何如？」張穀笑而不答。二人行至中堂，只見堂上點着通宵紅燭，紅毯帖地，張穀站立當中，便請楚太妃出見。那旁自有人即刻將楚太妃請出。徐文俊在旁，向楚太妃說道：「現在先行拜認繼母之禮，說着扶了楚太妃在上面坐下，却早設了坐位。張穀便恭恭敬敬，口中稱道：「母親在上，孩兒拜叩。」楚太妃答道：「我兒罷了。」張穀拜叩已畢，又請錢太夫人相見，行了翁壻的禮節。錢太夫人看見張穀，却也甚為喜悅，暗道：「此郎雖然不及顰卿，却也一表非俗也。」算我女兒終身有靠了。張穀行禮已畢，即退出外堂，已設了酒席，當請新人入座飲酒。不一會，席散，便大家散席，不免談笑一番，過了一會，早又是夕陽西下，只聽笙簫不斷，鼓樂齊鳴，到裏面催裝。當下由范楚翹、史錦屏二位全福代錢瓊珠梳裝已畢，只見儂相至外堂，向張穀三請已畢。當有人引至後堂，錢瓊珠早有侍人扶出，隨即參拜已畢，雙雙送入新房。自然是合巹交杯，坐床撒帳，這也不必細說。不一刻，大禮已畢，張郎偷看新人，實在心滿意足。正要細細領略，却好一衆同盟都哄進房來，趨至床前，見新娘同口讚道：「這位新人，真是不凡之品，真個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張兄弟真修的好豔福也。大家正在紛紛調笑，只見桑黛上前，向張穀說道：「張兄弟，你可記得我們娶親時，你不准我們坐床，要刪除俗例，今日臨到你頭上，我們也要刪除俗例，不許你在這裏坐床，要陪我到廳上飲酒，說着便去扯張穀的袍袖。張穀若有羞愧之色，故意延挨。桑黛又笑道：「張兄弟，你但快些罷，我們也不作已甚之事，只要陪我們飲到散席之後，自然放你進來，陪伴新娘，說着便又去扯張穀。徐文俊笑道：「桑兄此言，正合公論。張兄你就應承了罷，不必延挨了。」文亮道：「你們也太斯文了，何必同他商議，最好一齊上前，將他拖了就走，還怕他賴在房內不成麼？」說着便一齊上前，拖的拖，扯的扯，便簇擁着張穀出了房門，到了大廳。大家依次坐定，桑黛先斟了一杯酒，送到李廣面前，帶笑說道：「大哥，貴恙今已全可，雖然張賢弟花燭之喜，在本人固是樂不可支，今大哥躬逢此盛，小弟代大哥設想，應比新郎更樂，不有張兄弟肯移花接木，楚雲不能于歸，大哥只有息偃在床，依那五千遍擣枕捶床，千萬聲長吁短歎的故事，那能在此飲喜酒？」所以小弟先要敬大哥一杯，聊作賀喜。但小弟還有一句話，將來顰卿于歸之日，試問兄弟如何酬謝媒人？英武王見說，不覺面紅過耳，羞愧難當，接盃在手，向桑黛喝道：「桑賢弟這盃酒，愚兄便飲了，可是不准你任意胡言，須要莊重些才好。」文亮道：「桑兄，你也不識時務，今日是張賢弟的洞房喜酒，你爲何敬起大哥的酒來？」我勸吾兄不必性急，等到大哥的吉日，那時自有安排。我們現在且勸張郎的喜酒。」桑黛便答道：「既如此，我可有一酒令，每人各敬新郎三杯，如有不遵令者，罰酒一大碗。」文亮

道。我等都遵令。沒有個不遵令者。說着桑黛已斟滿一盃。送至張毅面前。張毅接盃在手。帶笑說道。今日日本應小弟滿敬諸兄。何勞兄長先來敬我。待小弟敬各位三杯。然後小弟再承雅意。桑黛道。張賢弟。你不必推讓。等我們各敬你三杯之後。然後你再轉敬我們。若再故意為難。可是要先罰一大碗。再飲各人的三杯。張毅沒法。只得將桑黛三杯酒。一口氣飲乾。接着衆同盟每人三杯。一個不缺。此時張毅已是飲的醉眼糊塗。四肢無力。面上放出霞光。衆人仍要再勸。只聽李廣說道。諸位兄弟。你們且聽着。已打四更了。不必再鬧。好讓張賢弟進房罷。況且張賢弟已是醉了。如若再飲。他可要醉的不成樣。便是他不能見怪我們。那新弟媳定要怪我們不作人情。耽誤他良宵美景。我們明日再來。好好的叫他陪我們再飲一天罷。衆同盟聽說此言。大家把眉頭一縷。同道大哥。你真會做人情。小人等雖不敢不遵。可是太便宜張賢弟這位新郎了。也罷。且放過他。今夜明日再與他算算酒帳。說着大家起身。一哄而散。張毅送至門外。這才回來。復又進入上房。代楚太妃請了晚安。略說了兩句話。楚太妃便命退出。張毅也答道。母親。你老人家也辛苦了。也可早些兒安歇罷。說着退了出來。便向新房內而去。到了新房。自有侍兒迎入。但見畫燭雙輝。洞房春暖。當中排有一桌酒筵。早有侍兒將新娘扶至筵前。與新郎對坐下來。此時張毅便面對玉人。說不盡那魂銷真個。循例略飲了片刻。便命撤去殘肴。侍女退出房外。將房門掩起來。張毅便走至瓊珠面前。親代卸去冠帶。只見瓊珠低垂粉頸。羞不自勝。張毅實意殷情。略說了兩句。無非是久慕渴想的話。便攜了瓊珠的手。共入床幃。一度春風。遂訂百年之好。正是交頸鴛鴦眠正穩。莫教啼徹五更雞。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林巡撫奉旨陞官 英武王承恩賜喜

話說張毅既招贅楚雲家。張李錢楚四姓。也就了一件心事。如今要說李廣擇吉迎娶楚雲。却好擇了二月二十二的吉日。當下李太王妃便請了徐文炳。先到了范相那裏。告知了吉日。先於十八日行盤。范相算是個原媒。李廣又請鄭鋒丞相為媒。好成一對。向來人家作喜事。俗例俱要成雙。所以要請兩個媒人。范相知道了日期。便去雲璧人家內。告知他胞妹雲太夫人。自是大喜。當下范相與雲璧人也就合詞。奏了一本。大略云。楚雲刻已遵旨于歸。并奏知了吉日。范相要奏這一本。却有個道理。因以楚雲是奉旨賜婚。不能不奏陳明白。更且楚雲現已繼太后為公主。尤不能不奏陳。武宗見了奏章。亦大喜悅。并告知太后。太后亦頗喜歡。那裏李廣也拜了表章。奏明擇吉迎娶。於是雲楚李三家。又忙起來。且說張毅自入贅以後。到也是夫婦相得。楚太妃與錢太夫人也就放心。却楚家又到了一門親戚。你道是

誰原來是新升刑部尚書。楚太王妃之胞兄林梅芳，這林梅芳本是兩榜出身，歷官外任，至湖北巡撫，因太后五十萬壽，各官加級，武宗因林梅芳居官清正，故越級超升，擢用刑部尚書。林梅芳奉旨之後，便帶了妻女，星夜進京供職。這林梅芳夫人連氏生了一位小姐，名喚夢月，因林夫人受娠之時，夢月入懷，故取名林夢月。小姐生就得天姿國色，今年方二八，真個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林梅芳因初到京師，尚未陛見，不敢先見私親，故打發夫人小姐到楚府拜見。當下楚太王妃知連氏嫂嫂與內姪女來見，這一喜悅，自不必說。當即請入中堂，連夫人先與楚太王妃參見已畢，便命夢月小姐代太妃見禮。又將楚雲喚來，楚太妃便向楚雲說道：「這就是你的舅母楚雲，當下也就拜了下去。連夫人驚道：「這就是顰卿麼？」楚太妃道：「正是。」連夫人道：「愚嫂聞知他奉旨賜婚，于歸英武王李廣，他爲什麼現在還是男裝？」太王妃道：「他就是這嬌癡性格，再說也說不來。」林夫人只得笑了一回，却心中暗暗稱羨他美貌。林小姐聽了此話，也是暗暗稱異。當下楚雲又與林小姐二人行了禮。林小姐却深深萬福。楚雲還是作揖還禮。林小姐實在好笑。楚太王妃此時又將過繼張穀爲子，及錢瓊珠招贅的話，說了一遍。林夫人也道極好。楚太王妃又命將瓊珠二人一起喚來見了禮。大家坐定以後，那楚雲見了林夢月的這般姿色，暗暗稱羨不已。林夢月細看楚雲，也是暗羨不已。真個是惺惺惜惺惺。張穀見了林小姐，便是暗暗稱羨。林夫人又問了錢瓊珠一番，無非贊美。及至聞錢夫人也在這裏，便要請見。楚太王妃也就趕着使人去請錢夫人出來。彼此見過，均以姊妹呼喚。早有侍兒送上香茶。楚太王妃便說：「我與嫂嫂相隔多年，那日不想嫂嫂，林夫人道：「便是愚妹，也是如此。」只以路途迢遙，以致會面不易。現在可以時常見面了。楚太王妃又向夢月道：「姪女呀，我十年不見你，你到長成這大了，而且出落得如此娉婷，真是年華逝水，可愛可歎。因顧林夫人笑道：「姪女有如此才貌，會有乘龍佳婿麼？」林夫人道：「尚在待字，仍望姑母待他留意。」楚太王妃道：「那個自然，不消說得。」又向林小姐說道：「姪女呀，你可知姑母專喜代人作伐麼？」這一句話，把個林小姐說得羞顏欲絕，恨不能立刻躲避起來。此時楚雲聽了此言，見他尚未取字，心中便打了個主意，擬欲代玉清王成就好事，却不曾明說出來。林夫人又把楚雲如何喬裝，如何被人識破的話，問了一遍。楚太王妃也就從頭至尾細細的告知了一回。林夫人贊道：「甥女真不愧爲閨中豪傑，巾幗的完人了。」又將張穀贊嘆了一番。此時張穀早已退至外面，是日大排筵宴，并將徐太夫人及三位少夫人請了陪宴。彼此見面，也免不得相贊了一番。李太王妃及少王妃，因楚雲吉期近在指日，不便請來相會，是日俱各盡歡而散。次日林梅芳也來見過了妹子，并楚雲、張穀、錢氏瓊珠，只不過共敘離情，或贊或嘆，這也

不必細表。回頭英武王府內，見行盤吉期已近。李太妃與洪氏王妃，打點了許多聘禮。這邊楚府也就將雲太夫人與吳氏少夫人接了過來。到了十八這日，李府行盤過來，楚府回盤過去，無非是繁華富貴，鬥炫爭妍。兩下雇班演戲，馬龍車水，賓客盈門。這也不在話下。看看又早是二十一日，錢夫人先在楚府幫同楚太妃與雲太夫人幫同料理。到了午後，楚府派了家丁，將所有粧奩，全行送往李府。此時李太妃已早命人在洪氏王妃東院西首門牆裏面，揀了那一進一順七間樓上下的房屋，爲楚雲的臥室。就在樓下上首三間，作爲新郎房。真個是鋪設一新，不愧王妃臥室。楚府裝奩一到，當由李太妃及洪氏王妃，親自檢點，率領僕婦，將所有裝奩粗細物件，陳設玩具，一件件安置妥帖。又命帳房內加倍發了賞號，并留楚府家丁在此飲酒。楚府家丁個個無不稱羨。接着有喜娘帶領四名宮女，過來代李太妃與洪氏王妃請安。李太妃便問喜娘道：這四個之中，那個是伴蘭女使？當有宮娥鳴鳳，回道：啓上太妃，伴蘭連日倍伴公主，尙未改裝。今日還未過來，想必是伴同公主一齊過來了。李太妃因笑道：真個是有其主必有其僕了。說罷喜娘便又把四位宮女，領去與英武王請安。英武王一見，便急問道：伴蘭爲什麼此時還不過來？喜娘也照着鳴鳳宮娥的話，說了一遍。英武王也覺好笑。當下宮娥退立一旁。英武王便至新房內看視。洪氏王妃笑着說道：王爺你看這如此鋪張，尙合意麼？李廣笑道：多勞費心。改日當於鶯幃長跪奉謝。洪氏王妃正欲啐他，忽聞靴聲響處，徐氏兄弟走進房來。洪氏王妃當即退避，却好李太妃又走進來。徐氏兄弟將裝奩看了一回，互相誇贊了一回。文亮便向李太妃笑道：伯母，可知小姪等要算是第一有功之人？若非張賢弟肯婚錢女，顰卿又何能應允于歸？然姪亦殊自可笑。空設奇謀，枉費無益。連一個媒人都巴結不上。文俊在旁笑道：哥哥，你不必懊悔。伯母有言在先，須謝我一千紋銀。以作謝媒人之禮。我等媒人雖沒有做得，這一千銀子是少不了的。望哥哥與伯母送了出來。我與哥哥平分便了。說罷，又向李太妃道：伯母，你老人家可要踐前言，噓切切不可圖賴呀。李太妃笑道：賢姪放心。改日當加倍奉上。文炳也笑道：罷了罷了。二弟與三弟不過做這一件些須小的事情，還這般互相論功，又要討其謝媒的銀子來了。算來算去，不怪旁人，仍要怪顰卿。他若早應允了，那裏有這些功論呢？說罷，李太妃也是大笑起來。徐氏兄弟當下又將李廣取笑了一回。這才出去。光陰似箭，早又是廿二良辰。是日一早，就有那文武百官前來道賀。李府裏鼓樂齊鳴，好不熱鬧。接着范鄭兩相也來。當下由李太妃飭家丁擋駕，由李廣謝過，又代二位大賓行了禮。范鄭二相分次序坐下。家丁獻上茶來，由一衆同盟兄弟相陪，坐未移時，有家丁飛報進來，說皇上差內侍賜了許多禮物。內侍已到門口。李廣

聞言趕即恭設香案，跪接御賜文物，當由內侍呈上。原來上宮太后御賜楚雲一條鮫珠犀帶，一對翡翠鳳凰釵。武宗也賜李廣許多珍品。李廣一一領下，擺設中堂，敬謹供奉。當下有人款待內侍看茶已畢，內侍起身告別回宮復命。李廣親送內侍出去，這才回來。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五回 有心捉弄桑黛使刁 任意留難楚雲懶嫁

話說李廣謝了天子之賜，此時已是將交日中。外面的戲班已上來請示開戲。大廳上的酒席已排了下來。當由李廣邀請兩位大媒入席，自己又送了酒。各席的賓客皆已坐定。下面的戲房內已裝扮齊全，只等示下，即便開演。當下英武王便令開演戲班子裏頭的領班一面吩咐內班的人，上台打了鬧台鑼鼓，然後跳加官，一面復又拏了戲目，到各席上請各位王公大臣點戲。范相點了一齣全家福，鄭相點了一齣佳期會，以次均各點畢。頃刻就唱起戲來。好一會席散，就料理奠雁親迎的禮節。不一刻英武王便坐轎過楚府，奠雁親迎，不必細說。且表桑黛見李廣去楚府奠雁，當下忽然想起一件捉弄的事來。便至上房向李太王妃道：「伯母，今日大哥與顰卿完姻，却非泛常可比。少一會兒喜轎到門，必須要請兩位少年雙全、福德俱備的夫人攙親纔好。」李太妃笑道：「這又是個難題目了。叫我這時候急切到那裏去請這兩位福德雙全年少的夫人呢？」桑黛道：「伯母不必煩了。小姪却思得兩位，不但年少雙全，而且武藝足備，且與顰卿是一流人物，再沒有比這兩位好的了。」李太妃道：「果是何人呢？」桑黛道：「一位是文俊賢弟的白氏弟媳，一位是胡遠兄長的甘氏嫂嫂。這兩位可不是福德俱備、武藝雙全，而且多是女中豪傑。平時又與顰卿共事一方，極其交好。伯母看這不是頂好麼？難得有此湊巧的了。」李太妃笑道：「賢姪你這計較好是好極了，但不知胡賢姪可能應許否？」桑黛道：「只須伯母將胡兄長請來，與他一說，料他也絕不好推却。」李太王妃道：「既然如此，敢煩賢姪即傳老身的話，同胡賢姪說罷。」桑黛道：「小姪去說，恐胡兄長尚不答應的。不若將胡兄長請進來，還是伯母當面與他說的好。」李太妃答應，桑黛退出來。徐文亮一旁聽了此言，已是暗中笑得腹疼。見桑黛出來，便扯着桑黛的袍袖說道：「桑兄長，你也太作慮了。何以無端要捉弄甘家十二姑呢？便是弟媳尚在年輕，又怎能代人家攙親？」桑黛道：「你且不要管他，說着走出來，將胡遠喚了進去。」李太王妃便向他說道：「胡賢姪，老身今日要借重姪媳的全福，與那徐家白氏姪媳，給顰卿攙一攙親，不知賢姪尚不棄否？」胡遠道：「只怕伯母嫌他貌醜不喚他，既承伯母見愛，小姪那敢不允，便就去使他打扮起來，專等與白氏弟婦攙親便了。」胡遠不說出這許多絮絮叨叨的話。李太王妃并想不到甘十二姑貌醜，今聽胡遠說出甘十二



姑貌醜的話。到觸起機來。暗道。原來是桑黛有意捉弄胡達。想至此。忍不住嗤的一聲笑。若要請他。話已說出。怎好出爾反爾。說真個請他。委實廿二姑面貌醜陋。與白豔紅站立一起。定要爲大家笑話。因此。沉吟未及。回答桑黛。徐文俊見李太妃。沉吟不語。早已料定他心事。當下也就忍不住好笑。李太妃見他們二人笑起來。恐怕胡達在旁邊生疑。只得說道。胡賢姪。承你答應。老身就心感了。文俊在旁復又讓道。姪媳尙在年輕。恐不能當此重任。李太妃尙未及回答。只見胡達大聲喊道。三賢弟。你也太做作了。這有什麼年輕重任。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倒不是因他年輕。惟恐你那弟婦生得嬌美。生怕被人家看了去。肥了人家的眼睛。其實倒不必慮得。當日在河南廝殺。於千軍萬馬中。都不會怕人看他。獨有今日。又怕起這件事來了。雖然廳上賓客衆多。難道又比河南殺賊的時分。人多麼。愚兄就沒有這等意思。俺那十二姑貌是再歹了。人家要比他爲夜叉。又換了旁人。今日斷不肯答應。這攙親的事。以爲一個嬌容。一個醜貌。站在一起。必然自形慚愧。俺却有句話說。即使十二姑面貌醜陋。難道不是個人麼。只要有福。又怕誰看來。這一番話。說得桑黛。徐文亮。李太夫人。都是大笑不止。就連內裏的女眷們。聽他這大聲說了許多。也是大笑不止。當下李太妃又向胡達說道。胡賢姪。你是答應了。可不要改齒的。胡達說。伯母。這有什麼改齒。好在十二姑現在這裏。只須招呼他一聲就是了。胡達話未說完。只見廿二姑從後面走了出來。向胡達道。你不要招呼了。俺也早聽見了。俺與白氏妹妹攙親便了。說罷。桑黛與徐文亮更是笑得腹疼。却也不好聲張。只得暗暗的捧腹。當下就拖着胡達一齊到外面來。大家看戲。不一會。李廣已奠雁回來。衆同盟自然取笑一番。不必細表。再說楚雲自行盤之後。每日長吁短嘆。愁眉不展。雲太郡與吳又仙。終日向他說。就是錢瓊珠。林夢月。也是寸步不離。相陪於他。到了吉日。更覺萬刀割心。寸腸欲斷。也說不盡他那些苦楚。李廣奠雁之後。不一刻。喜輪過來。登堂已畢。便有喜娘請楚雲來梳裝。那知楚雲一聞此言。登時怒不可遏。只聽一聲响亮。將床上的玻璃。擊得個粉碎。夢月瓊珠二人。不禁嚇了一跳。喜娘嚇得站立一旁。一言不發。暗道。我做了一世的喜娘。從來不會見過這樣子的性格。現在家做女兒。就是如此。以後嫁到婆家。那可不要更利害麼。當下錢瓊珠知道他的心事。便走近床前。執着楚雲的手。低低叫道。我的姐姐。你也不要過於悲傷了。現在爲時已是不早的了。請起來吃點飲食。好去梳裝罷。你的心事。妹子那裏不知道。總之千不恨萬不恨。只恨出娘胎時。爲何化作個女身。姐姐若如此悲痛。怎叫伯母與母親。他兩位老人家。何以爲情呢。況且英武王也是姐姐的舊日同盟。此時過去。正好敘敘金蘭之誼。有什麼解不開的呢。楚雲聽了此話。便一時爬坐起來。執着瓊珠的手。含淚說道。呵呀。

妹妹呀。你叫我怎生是好呢。若提起這金蘭二字。此時我更加難以爲情。妹妹你代我想想看。你叫我將這些玉帶牙笏。蟒服金冠。一時怎拋捨得去。而况我平時慣着烏靴。忽然改着弓鞋。叫我兩隻脚如何站得牢穩。這還罷了。最難不過衣服要兩截穿。每日還要梳頭掠鬢。妹妹呀。我向來是絕不會的。這不是更令我爲難麼。而且于歸過去。到了那裏。那些衆同盟兄弟。如何能放得過去。定要百般嘲笑。惡語相加。我向來又是不肯饒人。那時怎叫我容納得下。妹妹呀。我與你雙雙棲宿。已有數年之久。一旦拋却。怎叫我割得下來。母親雖有妹妹與張兄弟侍奉。我總不能朝夕相見。這叫我又何以爲情。妹妹呀。你是我的知心。有什麼法兒教我呢。慮來慮去。只怕衆同盟嘲笑。我將什麼話去回答他人。瓊珠聽了也煞是好笑。因道。姐姐。你怎說出笑話來了。豈有做新娘子的人。與人家答起話來呢。就便衆人取笑。也只有聽而不聞。這是做新娘子的方法。若謂婆婆在家。自有小妹侍奉。伯母也有嫂嫂與雲侯承歡。又何以爲難。以後就可歸甯。兩家省視。這到可以不必過慮。至於其餘一切瑣事。自有侍女僕婦伺候。姐姐又何必混想。請起來快吃些點心。好去梳裝罷。楚雲聽罷。也不回答。只歎了一口氣。復又咕咚一聲。倒身重復睡下。面朝天裏。任你千言萬語。百般解說。他總是一言不答。當下雲太郡。錢太夫人。吳又仙。看着實在發急。不過林夢月在旁。只是低着頭好笑。喜娘却呆立在一旁。也不開口。也不相勸。惟伴蘭站在旁邊。錢夫人一見。只得拏他發話道。伴蘭。你不去改裝。站在這裏。難道也等人來勸你麼。說着。令碧梧。翠竹。領帶伴蘭前去改裝。復又過來解勸楚雲。畢竟楚雲要到何時梳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香車寶馬鑿玉于歸 燕嗆鶯嘲佳人調笑

話說錢太夫人將伴蘭呼飭出去。叫碧梧。翠竹。代他改裝。一會兒伴蘭已改換了。侍兒一起又走進房來。吳又仙一看。首先說道。好伴蘭呀。你先裝男子。全無女流之態。今改裝爲女子。又無男子之形。真是雙絕了。楚雲睡在床上。一聞此言。急翻身坐起。將伴蘭一看。不覺暗暗酸心。瓊珠趁勢又去相勸。恰好楚太王妃。從外面進來。一見伴蘭。不覺失笑。因向雲太郡說道。太郡呀。他主婢二人。竟是兩個翻天宮的猴子。我被他們也就顛倒夠了。這八年之中。竟是如何做夢。雲太郡道。總是鑿兒太覺忘形了。楚太妃又喚瓊珠道。你爲什麼這時節。還不給你姐梳裝呢。瓊珠道。正是。媳婦勸了有一會。怎奈千言萬語。姐姐總是不應。楚太妃便到牀前。挽着楚雲的手。說道。兒呀。事到其間。也是無法。任你怎樣。還有什麼法想麼。快些兒起來梳洗罷。不禁兩淚交流。楚雲見這個光景。索性就放聲大哭起來。倒在楚太妃懷內。哭個不住。楚太妃真個急煞。好容易才算勸轉。由瓊珠同着楚太妃。將他扶下床來。又代他將靴子脫下。然後硬拖將他扯

在套房裏，代他沐浴更衣。此時已黃昏時分，只聽外面鼓樂頻催，已是先進了些飲食，可笑楚雲是不動聲色，只坐在那裏抄着手，動也不動。瓊珠向前將他穿的那件袍脫了下來，催促新人裝束。好一會，楚雲裝扮頭戴七鳳珠冠，身穿金線衫裙，一色的似王妃打扮。此時楚太妃、雲太郡、錢夫人、林夫人、連夫人、林夢月、吳又仙，個個皆有悽惶之色。楚雲將他們一看，不覺心酸起來，登時痛哭不已。楚太王妃等見楚雲一哭，也就大家嚎啕，那一片哭泣之聲，實鬧得不成話說。張穀在房外聽見如此，直急的兩耳頻搖，雙腳亂頓，不覺急壞。以此看來，那裏是什麼香房，分明一座孝堂了。鄉今日是出嫁，又不是發配到黑龍江去，爲何要哭得如此傷感？實在不可理解。因敲着房門叫楚太妃與雲太郡道：「母親、伯母，你們究竟作什麼來？難道這般哭法，就哭得下顰卿麼？勸你們不必如此了。人家喜轎已打在房門口了，說着，那鼓樂又吹打起來。喜娘進房請新人上轎，楚太妃等不得已，只得叮囑了幾句話。由喜娘扶了上轎，早有喜樂前行，外面又放了三個大炮。這才喜轎出門，轎前一對對的執事，不可勝計。街坊上看的人，更是擁擠異常，不一刻已至李府。只聽三聲炮响，鼓樂齊鳴，喜轎進了大門。一直至中堂，將轎子放下。由喜娘請了白豔紅、甘十二姑二位攙親全福的夫人、儂相贊福已畢。白氏夫人挑簾，甘氏夫人接了寶瓶，共扶新人出轎。喜娘退了儂相，復又贊道：「請英武王交拜。」英武王聞言，也就出來，就上首立定。此時中堂上人已站滿，直擁擠得連立足之地都沒有。李廣好生着急，那些看新娘的人，此時并不看新娘，都是先看白豔紅，復又看看十二姑。看一回，笑一回，白豔紅却是被人看的，實有些羞愧。那知甘十二姑却不因人看他動了怒，實是被擠不過，不免焦燥起來。登時將衣袖往上捲了一捲，向衆人說道：「你們這些人，擠得這樣，還是看新人，還是要看俺們？如要看新人，少時揭了方巾，進新房內，自然看得見。如要看俺們，等將新人送入新房，俺們再出來請你們細看一回。若儘在這裏不散，可不要怪俺甘十二姑就要動粗了。」大家閑人以及一衆同盟聽了此言，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却好徐文炳走上前，將衆人解散開了。然後白豔紅、甘十二姑才將一對新人送入洞房而去。自然是坐床撒帳，合巹交杯已畢。喜娘便先去請李太王妃及徐太夫人、洪少王妃來看新娘。太王妃一見媳婦如此美貌，豈有不樂之理。便是洪氏王妃，也是歡喜無限，以爲閨中得一良友。錢太夫人心中暗道：「我竟不料前者爲我之乘龍快婿，今日忽變爲如此嬌娥。」白豔紅暗道：「我以菱鏡自觀，覺得我之容顏已算絕世，那知見了他如此美貌，頓使我慚愧何如。」甘十二姑暗道：「我真不信此人裝男子漢的時節，竟有那種本領，殺人如草，所向無敵。今改女裝，竟這般美貌動人。我怕他不是人，竟是個花月妖魔。」李廣偷眼觀瞧，更不必說。早已是魂銷真個心中暗

想道：他爲何這般憔悴，難道真是他爲郎憔悴，怕郎羞麼？正是暗想，忽見一般命婦，珮環風動，走進房來。先是范楚翹，上前輕輕的將綉幃挑開，把新人玉體搖了兩下，口中喚道：「表妹呀，你把眼睛開來看看你表姊，難道今日做了王妃，就這般不認表姐麼？」可記得瓊珠吉日，你躲在裏面不見，我在那裏暗地相思。今日恭喜你完了相思，宿願。但是此後，須感愚姐的恩德，不是愚姐苦苦的勸你，你如何得此美貌郎君？完你宿願呢？范楚翹才住了口，那邊史錦屏呼道：「元帥大姐所說的話，絲毫未錯，你怎麼連響也不響，一言不發，難道你又裝出元帥樣子來麼？」當日那種威嚴，而今何在？莫非因與盟兄敘談舊好，便使威嚴之氣，消磨於無有之鄉麼？接着白豔紅又說道：「王爺，可知道今日攬親是臣之任，但是方才臣受盡諸人之氣，不便發洩，此刻却要與王爺評論評論，爲王爺出嫁同盟，而使臣攬親受氣，在王爺意下，究竟過意得去麼？」殷麗仙也上前分開衆美，將頭低下，仰面而視，忽大驚道：「呵呀，好一個美貌新人，那裏是凡間出來，分明是來從天上，怪不得桑郎常說，顰卿麗色，爲世所無，始以爲言過其實，今日見面，方知果不虛言，真個是絕世佳人。美丈夫，使我對鏡以觀，真欲愧煞英武王，得此真豔福哉，所以無怪乎未得之日，先要得相思的症，但不知你於英武王致病之時，也會一動相思之念否？」却好晉驚鴻、駱秋霞二人齊聲說：「顰卿怎麼不動相思，你不必度他的心事，但看他形容憔悴，據說已減了昔日的腰肢，前人有詩句說得好：『爲郎憔悴却羞郎。』正是顰卿的本領，不然，何以今日這修短合度，纒纒得中呢？」范楚翹道：「你們二人又鬧起文選來了，可知顰卿是軍功出身，長槍大戟，殺人如麻，這是他的慣技，若與他分黑論黃，雖學富五車，他仍說你腐氣太重，不必與他論文事，還是與他講些武功罷。」白豔紅道：「大姐，這話可實說的？」對王爺心境呢？到底你們是表姐妹，究竟比別人家知心得多，我們究竟是隔靴搔癢。史錦屏道：「三妹，你不要說這隔靴搔癢的話了。」元帥現在已經沒有靴子，你如果知道他那裏癢，你便去代他搔兩下。殷麗仙道：「錦屏姐姐，你這話又錯了，縱使平時腿上有癢處，也無須白豔紅妹妹與他搔癢，他果真癢了，還怕沒有與他搔癢之人麼？不必說是顰卿不要豔紅妹妹代他搔，即使豔紅妹妹有心要代他搔兩下，他還要嫌豔紅妹妹不如那人搔得爽快呢。」晉驚鴻又道：「這話可算知心之論了。」駱秋霞又道：「在我看來，還不算知心，爲他害相思的，那才算得是第一知心的人呢。」大家正在你嘲我謔，忽聽房外一片聲喧，亂道：「大哥快出來陪我們飲酒去，忽又有兩三個人說道：『我們叫他將酒席擺在喜房裏來，大家聚談，不要把顰卿拋撇了。』今日雖爲大哥的新嫂嫂，那裏不是我們的舊同盟麼？說着大家要進房來，衆家姐妹一聞此言，嚇的個個要去躲避，惟有廿十二姑怒道：「諸位姐妹，你們爲什麼恁胆小，怕他們作

甚麼無端要躲避起來，却是何故？說着，又將白豔紅扯住道：「我方才受盡他們的怒氣，第一張穀話多，我們倒要在這裏看看他們有何話說。若再有半言不遜，就叫他們試試俺的手段。」白豔紅見說，實在忍不住好笑，只得說道：「姐姐理他們作甚？我們還是到後廳吃酒看戲去罷。」說着，扯了就走。不知衆同盟進房來，又鬧得如何光景，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翻翻公子同開洞房

赫赫藩王強忍避席

話說衆家命婦避去後，李廣知道衆家兄弟進房，必有一番嘲笑，欲待躲避，也是不能，只得站在妝台之下。大家進來道：「大哥，你爲何獨立妝台，不去陪伴新人綉榻呢？真是豈有此理。」李廣未及回答，桑黛即上前向楚雲笑說道：「鑿卿，你不要如此做作。在這裏裝那些斯文，張賢弟，你快去將他扯下來，問他爲什麼同盟來到，他不起身迎接，却是何故？只管低眉垂目，驕甚人來，當下便走近新人面前，指着說道：『鑿卿呀，你本是素鎧銀盜，向稱副帥，爲什麼金冠紫佩，甘作新娘，向來作賦吟詩，上欺曹植，何事調朱弄粉，又效洛神？』鑿卿呀，據我看來，你本想李白乘舟，親身捉月，也只好巫娥薦枕，永自爲雲，不必學那獻賦長陽，宛如司馬，也只好作一個當爐賣酒的文君。且問你爲什麼不作雄飛，自甘雌伏？你那驕妻愛妾，又向何處去了？最可笑的，玉燕投懷，自命有麟兒下降，至今以往，我恐怕你代人家，也要降一個麟兒子了。藩王爵位，不願親爲，遂就一個美貌王妃，送把他人消受，我真殊屬不解。昔者諸葛亮說周瑜的話，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却要代他換一句，却是楚王計與同盟好，賠了夫人又折身，你而今尚有什麼脣舌尖利的話說麼？快快下來陪我等飲了三杯，好讓你與大哥早成花燭，再故意裝妖作怪，可不要怪我等不能遂你相思之願了。這一句話，說得衆人大笑不止，只見張穀在旁故意怒道：「桑郎，你不能任意如此作踐，可知鑿卿昔爲小弟盟兄，今爲小弟家姐，你若再如此，小弟可實不能遂你之意了。」桑黛笑道：「這奇了，鑿卿如此托大，見我等到此，連迎接也不迎接，你不說幫着我拒絕他，反而去庇護他，難道你真要做？」大哥舅子，便忘却了我等同盟之人，一心要護你令姐麼？文亮道：「在小弟看來，張賢弟護衛那鑿卿，却是正理。天下豈有自己的姐姐被人調笑，兄弟見了不去護衛姐姐，反去幫助同盟之理，而况張賢弟平步登天，既得家資，又得美婦，縱不護衛，也須感激鑿卿的。」桑黛道：「據此說，我看不必感激鑿卿，還是要感激大哥才是，爲什麼呢？大哥若不得相思病，鑿卿何肯不作良人來作細君？鑿卿不改初志，張兄弟也不能得家財，得美婦，可不是要感激大哥的恩德麼？」張穀笑道：「桑兄，你此言差矣。小弟爲什麼要感激大哥，應該大哥要感激小弟，若非小弟收受二嫁，雖大哥被那相思病害倒，也是莫可如何，那裏能夠將這一位忠勇王，攘爲

己有，竟做了一位英武王妃呢。依此看來，第一功還是要算小弟呢。大哥如何能不感激於我麼？徐文俊笑道：張兄長，你如何說錢小姐是個二嫁？難道不怕顰卿發惱麼？你也不必爭功。若非小弟設出這妙計來，錢小姐何能與君爲婚？大哥今日完婚，第一功還算我。君固要感我之德，即大哥亦要感我之情。張毅大笑，說道：三弟，你這話荒唐。你悖謬之極了。你休要爭這妙計，要知此事若非玉清王陳奏，顰卿怎得現出喬裝？若非上宮設宴，他又怎肯應允？算來算去，玉清王殊不上算。代人家做了多少粗活，終久不得到手，反被他人奪去，到沒法想這地步，只得拜爲兄妹而已。依此看來，玉清王要算是第一有功之人，而且是第一個氤氳使者。如何不感他的恩德，而反你們爭起功來？別話不說，只說玉清王害的那相思病，骨瘦如柴，終爲他人作嫁，也覺可憐。如此可憐情形，也該感激於他，才是道理。蔣豹又笑道：桑兄，你這話還是大錯。你說玉清王爲第一有功之人，在我看來，究竟不能算他第一呢。還有一個在那裏？桑道：除却玉清王，還有何人麼？蔣豹道：若非璧人與他箇前私語，玉清王又何由得知呢？玉清王不知，怎麼能奏陳萬歲？大哥與顰卿又怎能共結鸞鳳？張毅道：此話真是不錯。第一有功之人，還要推璧人了。洪錦此時也就近楚雲面前，深深一揖道：楚賢弟，我們久違了。會記當日朝夕相依，情同手足。那裏知道昔日是雌化爲雄，今日是雄化爲雌，真是意料不到。但今日既爲大哥之德配，便是兄弟嫂嫂。從今以後，斷不能如當日賢弟嫂嫂雄辯高談了。惟愚兄小叔尚有一事奉託，舍妹爲人殊多懦弱，如有不到不週之處，正望賢弟嫂嫂海涵。不但舍妹感激，便是愚兄小叔，也是感激不忘的。李廣在旁見說，不覺有些愧色。桑黛恰好在旁說道：洪賢兄，你無須過慮。顰卿瀟灑風流，非局量褊淺者可比。斷不致與令妹吃醋爭風。衆人聽這句話，真是笑不住口的。李廣與洪錦二人，大家都有些愧色。正欲答話，又見胡達大聲大笑，如半虛空一個霹靂一般，放大喉嚨，大聲笑道：楚顰卿，你還不下來與俺們飲酒，儘管默默的坐在牀上作什麼呢？你本是人間一個大丈夫，今日爲何又嫁大哥爲室？但是看你這嬌模樣兒，怪不得從前說俺與廣明是兩個粗貨蠢漢。匹夫這二字不知被你罵了多少。真個是受盡你這丫頭的氣。論理今日要報復一番，却又礙著大哥的面皮，不好與你爭論。總之俺的人情，都算做足了。俺家老婆十二姑，還代你攬親。俺與你說了這半會的話，你爲什麼一言不發，恨起來俺將你拖下牀來，給你一頓拳頭，問你可裝腔作勢，惹得人家一種相思，甘甯笑道：你休莫胡說了。顰卿聽了你胡言，雖然不開口，却是暗暗懷恨。你不過聽不見，你可知道在那裏罵你匹夫蠢漢？鄭九州道：真個奇怪。諸君如此嘲笑，怎麼顰卿一言不發？這涵養的工夫，從那裏學得來的？難道真個改了當初的性情不成？木林與駱熙在旁同笑道：

爾我兩人雖然算不得渭陽親誼，也算是兩個媒人表妹呀。你爲什麼連一字都不肯道謝呢？左龍左虎也笑道：「顰卿呀，你這兩位表兄之言，並非錯怪於你。你倒底聽見了不會傳璧芳道：『顰卿，你不要聽他等的胡言。我知道你本是英雄性格，怎能愛得住他們？』三語四今日不過做新娘，難道還有什麼怕他們的事情麼？快下牀來取了寶劍，將他們一個個逐出，只留大哥與你在房內敘談相慰，對面喻昆也道：『傳兄，你不必說了，你該看顰卿已隱有了怒色，而况李大哥也是暗地生嗔，若再不知進退，將他二人鬧急了，可知他二人是一條心，縱然大哥帥印不在手中，那欽賜上方寶劍仍在掌握，你不怕大哥先斬後奏，一來洩自己的忿，二來藉此以報顰卿，你們在此儘管胡說，但說大哥還不見得怎麼樣發惱，惟有說顰卿大哥是最爲肉痛的呢。你們大家皆不知此中的道理，但顧一味取笑，眞個是將他一對好夫妻鬧急了。可知他二人是一條心，有好趣，還是省兩句罷。』桑黛復又搖首說道：『不怕不怕，喻兄，你這話來嚇誰人？大哥縱有那上方寶劍，却是斬的那賊子奸臣，我等在此鬧新房，還是愛厚同盟好友，我料大哥也決不會在新房內斬我同盟之理。看官，你道他們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鬧得個不休不已，任楚雲再有涵養，再不合新娘子與人家答話，却也是十分忍不下去，聽不下去，這番舌劍唇槍，試問楚雲平日又是個絕無涵養，半句話不能受人委曲的，今聽了這些惡語相加，怎得不動怒？始則尙自忍耐，既則就有些忍耐不住，便要對答出來，又勉強忍耐到了此時，實在不能忍耐了。只見他柳眉倒豎，粉面通紅，大有躍躍欲試之意，畢竟楚雲能否與衆人答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顰卿發怒文炳解圍 新郎未婚王妃設計

話說楚雲實在忍耐不住，心中暗道：『可知我生性急躁，平時從不肯讓人，今日受他們這番凌辱，什麼新人須要遵禮，我便大聲疾呼，誰又管得我來？』最討厭是桑黛等，我親與辯論一番，看他又將奈何，想至此處，不覺將袍袖洒開，欲抬起頭來與衆人辯論。伴蘭在旁看見這般光景，眞個急煞，趕着扯定宮袍，低聲勸道：『公主今日萬萬要忍耐些才好。可知衆位公爺侯爺皆是故意要激公主，將公主激惱了，他們便好拏作話柄，向各處喧傳，那可不是成了話柄？』公主呀切不可墮了他們的詭計。楚雲聞言，萬分無奈，只得又低下頭去。那知張穀早看出情形來，忙喚桑黛問道：『桑兄，不可再說了，顰卿果真發怒了，你不看見他方才洒脫麼？欲拾粉頸，若非伴蘭在旁按住了，我們早被他打腫兩腮了。此時還是娥眉倒豎，粉頰通紅呢。』桑黛道：『你這所言全是鬼話，我決不信。』張穀道：『你如不信，且試試看我說的話，可眞也不眞。』桑黛一面聽，一面走近牀前，向伴蘭說道：『你且過去，不許坐在這裏說着，便笑喚顰卿道：『勸盟兄不必動怒，須知』

桑黛實在戲言。若盟兄真以桑黛爲可惱，不妨重重的打我一頓，消消怒氣。若儘管放在心中暗惱，萬一因此氣損腰軀，不但我大哥心愛心憐，便是我也萬分對不起足下。而况愚兄面上爲君敲慣，何妨打幾拳呢？說著，連連稱道：請打，請打。李廣見了，也著實可惡，不禁兩眉頻蹙，滿面怒容。徐文亮在旁窺見，急急走到床前，手扯桑黛道：「不要任意絮絮叨叨，可知顰卿實是煩惱了。我們走罷。」桑黛道：「你休要來哄我。顰卿此時正是極樂世界，相思之債，一日能完，還有什麼煩惱呢？」文亮道：「正惟因此煩惱，你不聽樵樓已打了三更麼？春宵苦短，何必作此不情之人呢？」桑黛道：「你這話未免太不知顰卿心事的了。他平生不肯同人相睡，今日裏怎能與大哥同眠？既如此說，我却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等我問顰卿一番，只要今晚得他一語，我們便即各散，讓他們雲雨巫山，設若不說真情，還是一言不發，不到天明，我們決不退。張毅聞言，又向顰卿說道：「顰卿呀，你何必如此礙口失羞，何妨正大光明，說了三言兩句，而况新婚之義，本周公所定，這什麼羞愧，又何苦忍耐不言，誤却春宵若干時刻？且看你低頭盤膝，縱使腿不委弱，粉頸也要酸了。說至此處，雲璧人真看不下去了，只得怒容上前，將張毅、桑黛二人拖開，說道：「你們二位賢弟，到底要鬧到什麼時候爲止？洞房取笑，也是人情之常，如此鬧去，也覺太過了。若再不休，我便要去請伯母出來了。」桑黛聞言，便一口啐道：「你將伯母請來嚇誰？顰卿本是我之盟弟，平日攜手依肩，亦復常事。今日你既如此說法，爲什麼你不早將閨範告他，使他知道弟也不合結交同盟？河南救駕，異地平番，不合同起同臥，往日既那樣，今日又這樣，從此以後，我還怕什麼？盟兄長尚且不怕，你這個怕老婆的都元帥，請你不必開聲罷。你若再戚戚不休，我便去告訴吳氏嫂嫂，詐稱你外面遇識了兩個美婦，終日在那裏飛觴醉月，悅性怡情，我恐吳氏嫂嫂聽了我這番言詞，免不得你又又要下跪討饒求恕了。這番話把個雲璧人說得頓口無言，只得怒容滿面而已。那些衆同盟聽了桑黛的言詞，見了璧人面色，無不大笑不止。此時徐文炳怕他們兩人果真翻轉臉來，羞惱成怒，那可真不成事體了。只得走上前來，先將楚雲一看，便謔贊道：「好個顰卿，果真裝男像男，扮女像女。若說不得妙絕千古，吾不信也。」桑張兩賢弟不必再鬧了，豈不聞孔子有言：「過猶不及，且待愚兄爲諸君解圍。」何如？桑黛道：「大哥既如此說，我等却不敢不遵。但小弟尚有一言，如大哥允許，我等當從命，否則不敢請耳。」徐文炳道：「賢弟，你且說來。如果可行，李大哥又何必不允？」桑黛道：「只要大哥排桌設筵，我等各敬大哥三杯，讓他乘此酒興，好去陽台赴會。何如？」徐文炳道：「就這說法。」賢弟，你可不能再鬧了。說着，便命人立刻排上兩桌筵，大家一併邀了李廣同衆兄弟出外入席。真個是每人各敬三杯，李廣沒法，只得杯到酒乾，飲了一會，却已時交五鼓，大家



才算散席。李廣已是玉山傾倒矣。這才進入洞房。楚雲一見李廣進來，便立起身來迎接道：「大哥久違了，相別尊容，已將兩月，真個無日不馳左右。但觀兄之貌，何以瘦得如此？有何心煩？何妨對小弟一剖衷曲呢？」李廣聞言，真是喜不自禁，便上前執手答道：「孤之所以如此，非他故，為卿故耳。今日幸覩芳澤，庶可慰昔日相思了。此時已交五鼓，侍兒便將房門掩起，讓二人好雲雨巫山。那知楚雲并無心如此。一任李廣百般殷勤，他終久是百折不回，所以一種私語，嗚，這也不必細表。兩人到了天明，正欲和衣而睡，却好侍兒已推進門來，便命去打面水梳洗已畢，兩人就去後堂參見李太王妃，并一衆親戚。三朝已罷，上自李太王妃，下至侍兒人衆，皆不知道他二人還未和諧，直至過了十日之久。這日洪氏王妃偶見楚雲那手腕之上，一點守宮砂，依然鮮明，因暗想道：「王爺與他成婚十日，怎麼這守宮砂依然如故？難道未合歡麼？當時也未說明，到了晚間，李廣打從洪氏王妃房內經過，洪氏王妃便即將李廣喊住問道：「妾有一句閑話動問，日間偶見顰卿那守宮砂，依然鮮明，光耀難道王爺尚未與他成婚，抑此守宮砂毫無應驗麼？妾甚疑焉。」李廣見問，便嘆道：「卿有所不知，那執一之性，實在令人強他不得。孤本欲告卿，奈不便啓齒，竊恐為卿所笑耳。」洪氏王妃道：「真有一事麼？」李廣道：「孤又何必騙卿呢？」洪氏王妃道：「既如此，妾却有一計，可以如此如此，管叫王爺可遂昔日相思。何如？」李廣聞言大喜道：「若得卿如此周旋，孤當感激不盡了。」說罷便思不走。洪氏王妃道：「王爺今日何可留戀在此呢？若不去，明日便不諧。」李廣無奈，只得退出，仍至楚雲那邊，一宿無語。到了次日，洪氏王妃一早便即走了過來，向楚雲說道：「妹妹，今日愚姐特備一樽，我們二人對飲一回，不知妹妹可能賞臉否？」楚雲趕着答道：「姐姐言差了，既蒙姐姐過愛，妹子又何敢故推？不過有勞費事，心不安耳。」洪氏王妃道：「什麼費事不費事？今日愚姐奉約小酌，不過小敘而已。改日愚姐未嘗不可再擾妹妹的威筵。所謂南阡北陌，互為主客，此亦常情。何必如此客氣？」楚雲道：「既如此，今日叨擾賢姐，改日小妹再當作個東道主人罷。於是一齊到後堂，參見李太王妃。到了晚間，洪氏王妃又將以上情形，並設計的話，暗暗稟知李太王妃。太王妃也甚歡喜，不一會就在洪氏王妃房內擺了一桌盛席，將楚雲請了來。彼此對坐，滿斟低飲，尚未三巡，李廣已走過房來。洪氏王妃一見，便起身迎接，復又笑道：「王爺你此刻來作什麼的？」李廣道：「你們二人好樂呀，怎麼連我都不請，便自對飲起來，豈有此理？」洪氏王妃道：「王爺你說什麼？妾今日專為與顰卿小酌，爲什麼要請你來？王爺不說請我，反要叫我請你起來，真是好笑了。」李廣道：「孤要請你作甚？」洪氏王妃道：「顰卿不嫁，惹得王爺病害相思，若非妾冒昧前往東宮，效蘇秦不爛之舌，顰卿又何能今歸李姓？特恐王爺那相思病要害得不得了，以

如此看來，不應該請一請大媒麼？不但不謝媒，還要妾請你，真所謂作了媒人，反把酒陪了。李廣尚未答言，顰卿一抬手，將李廣一推，口中說道：「你與我坐下罷了。」那裏來的這許多閒話？李廣就趁此坐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楚顰卿因醉借鸞侶 玉清王無意得賢妃

話說李廣被楚雲推他坐下，洪氏王妃趁勢斟了一杯酒，送到李廣面前，復斟了一盃與楚雲。他三個人便暢飲起來。李太王妃又故意命了嬾到此，說道：「啓王爺王妃，太王妃命婢子前來，知道王爺與王妃在此飲酒，請王爺與王妃不必進去定省了。」太王妃說是連日辛苦，今日要早些安歇，并請王爺與王妃飲了酒，即困罷。說罷，退了出去。李廣此時更是大喜，當下便假意向洪氏王妃說道：「孤連日在西院住宿，心甚不安，今日擬與卿暫住一宿，明日再去西院，望勿見却。」洪氏王妃知道他的意思，也就說道：「王爺此話實屬無因，妾想王爺與楚妹妹才新婚十日，便思來到妾處，妾固不能如此，就便楚妹妹心內未必不嗔。王爺還是在楚妹妹那裏住的好，等至滿月之後，再作商量。」忠勇王妃一聞此言，便趕着說道：「姐姐說那裏話來？王爺此言正合着妹妹心路，待妹妹借花獻佛，轉敬姐姐三盃，然後妹妹再當奉陪。今日不醉，酪斷不回去。」洪氏聞言，心中大喜，當喚了嬾換了大杯，暢飲力勸自己先飲了三杯，然後頻頻向顰卿力勸。李廣也在旁邊輪流把盞，那知顰卿略有醉意，便自故態又萌，登時雄辯高談，忘却閨中儀節，不一會只見他玉面生紅，玉山已頹。洪氏王妃又斟了三杯送上，顰卿道：「小妹醉矣，不能再飲了。」洪氏王妃道：「賢妹再飲三杯，便着人送回西院。」顰卿道：「既如此，王爺定要住在這裏的了。」姐姐若不應承，妹斷不飲此酒。」洪氏王妃道：「非愚姐不留王爺在此，特恐賢妹見怪。今賢妹既這樣說，愚姐只得遵命。」明日再去請王爺到賢妹那裏去住罷。」楚雲不知是計，登時立飲三杯。那知三杯酒飲下，萬萬不能動彈了，便伏在桌下，朦朧睡去。洪氏王妃一見大悅，趕着上前喚道：「賢妹醒來，喚了兩聲，便向李廣說道：『王爺，顰卿果醉了，可令侍女扶他回房安歇去罷。』」李廣含笑，先走了出去。這邊洪氏王妃即命伴蘭、小鳳，扶着顰卿，慢慢的扶着出了房門。洪氏王妃又隨後相送，轉灣抹角，不一刻已到西院，將楚雲送轉房。洪氏王妃便代他寬衣解帶，送入羅帳，然後向李廣笑道：「今夕何夕，這一朵嬌媚花枝，交付東君，勿可孟浪，須好好護持便了。」說罷，嫣然一笑，便退身而去。李廣送至迴廊，笑道：「卿卿慢走，改日再謝了。」洪氏王妃回頭一笑而去。李廣也就進房，自然駕枕錦衾，去尋巫山夢，神娥醉後，獨會楚襄王，說不盡雲迷巫峽，春無限，粉蝶穿花，另有香三載相思，於今始畢。此時楚雲也知中計，怎奈四肢無力，主張全無，一任他倒鳳顛鸞，偃香倚玉，惟有銀牙咬碎，暗恨粉郎而已。正是：春宵苦短，永

警偏長，會幾何時。早又是紗窗曙色，顰卿此時已是夢覺。見那並頭鴛枕，好不含羞。但木已成舟，只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李廣又軟語殷勤，慰藉了一番，又將他玉腕握在手中。那知一點守宮砂早已消於烏有矣。停了一會，兩人便起來梳洗。一同去到上房請安。恰好洪氏王妃早已在太王妃那裏定省。楚雲一見洪氏王妃，好不羞愧。洪氏王妃也就望他嫣然一笑。楚雲更覺難以爲情。李太王妃當時就問了些閑話。三人也就退出。從此夫唱婦隨，好不快樂。明年楚雲又生了一位小爵主，喚名麟兒。趁此交代，以後便不再表。到滿月便往母家歸甯。這也不必細說了。這日自楚雲想起表妹林夢月來，便擬與玉清王作伐。好遂他昔日癡情。本來滿月之後，也應進宮看親。太后代太后請請安，打算稍停一二日，便進宮請安。并將此言先與太后說知。然後再向林梅芳家中說合。却好這日太后有旨，宣召楚雲進宮。楚雲正合心意，當下就備了寶輦，領了宮娥侍女，稟知李太王妃進宮謝恩。不一刻已到。早有內侍飛報進去。太后便即宣傳入宮。楚雲到了宮內，先與太后朝參已畢。太后賜坐，便開言問道：皇兒，你自于歸李廣堂上，姑嫜閨中，洪氏尚優待汝否？顰卿檢衽答道：承母后下問，臣女姑嫜極其慈善。洪氏王妃亦極謙和。凡臣女之如此遭逢，皆母后天恩所賜。臣女清夜自思，實深感激，不置。說話間，早有宮娥獻上茶來。楚雲飲了兩口茶，又復奏道：臣女啓上母后，只因臣女繼母有一姪女，現刑部尚書林梅芳之女，名喚夢月，今歲年方二九，生得是端莊賢淑，才德兼全。現尙待字閨中。臣女擬代玉清王立爲正妃，不知母后意下如何。太后聞言大喜道：既據皇兒所說，這林夢月的人品想定不差了。楚雲道：若有德無貌，或有貌無德，二者少一，臣女斷不敢奏。聞林夢月是才德兼備，且貌亦絕倫，正可與皇兄冊立爲妃。太后道：既如此，則就妙極了。待明日即令皇上下詔冊立爲妃。想林梅芳當亦應允。楚雲道：如蒙皇上下詔，林梅芳斷不敢違旨不遵的。太后大喜。楚雲入奏道：臣女現欲往見皇后，少停再來。母后這裏，太后答應。當下楚雲暫爲告別，便由宮女內侍帶領前往正宮。見了皇后，自然也是參拜。是日皇后設宴正宮，款待公主。直至夕陽西下，方纔散席。楚雲別了正宮皇后，又至太后前告辭。這才乘輦出宮。回轉王府，到了次日，楚雲便到東鄰，將此話告知楚太王妃。此時林夢月已經回府。楚太王妃聞言，也是喜歡無限。便即日到了母家，告知兄長，却好林梅芳已接到聖旨，也是合家歡悅。不一日朝廷已擇於清和月念四日成婚。於是合家大小忙起來，足足忙了兩個月。早是冊立之期。這日百官朝賀，自不必說。少時夢月小姐宮裝已畢，送上寶輦。合家自不免有一番傷感。不一會到了王府，方巾挑去。玉清王一見，真個是如願以償。這王府大排筵宴，比之英武王喜期，更覺繁華十倍。筵散之後，玉清王也就入宮安寢。春風一度，說不盡真個魂銷。

到了三朝，便雙雙入宮朝見太后並皇兄皇嫂。太后與武宗及皇后一見，也是甚爲歡喜。當下太后向武宗說道：「官家，你看這夢月，雖不及楚雲的豐姿，靜逸端莊，似覺比楚雲尤勝。」武宗道：「母后所見甚是。」是日太宗亦復賜宴，待到日暮，方才告退而回。由此玉清王每日溫香伴玉，不是那終日相思了。這日楚雲又想起花詠，香年已及笄，雖然是小家碧玉，却也端莊靜好，擬欲代他匹配與人，忽然想起范相年已半百，尚未有子，雖然駱熙木林過繼，終久是謂他人父，謂他人子，不若將花詠香送了過去，勸他納妾，將來尚可望生一麟兒，爲范氏傳宗接代，主意已定。過了一日，又去范相家內，將此言與范太夫人說明。范太夫人道：「賢甥女，我久已要你舅舅納妾，怎奈你舅舅執一不化，我也無可奈何。今既承你這樣說，我便與你舅舅說明，著人去接他回來便了。」楚雲道：「舅舅須要善言勸說，務令舅舅納此姬人，非甥女偏見。這花詠香果眞端莊賢淑，舅母也會看見過的，而且此女大有福相，將來可育麟兒，望舅母勉力爲之，勿使舅舅仍執前說方好。」范太夫人應道：「稱是。」楚雲說罷，仍舊告辭回府。當日范太夫人果將此言細細與范相說明，又切實解說了一遍，却好范相並未推却，一答即應。范夫人大喜，於是擇了個吉日，便到楚家將花詠香接回。是日就令范相納爲姬妾。這也是天緣湊巧，不但詠香深得主人歡心，至第二年就生了一位公子。從此范相也就有了親生的兒郎。這也趁此交代。再如史錦屏自于歸徐氏，雖夫婦諧和，姑媳相得，怎奈他終日思念祖母，要往杭州去見一面，不知史錦屏究於何日回杭，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贈金圖報義女酬恩 衣錦還鄉功臣祭祖

話說史錦屏思念祖母史太郡，尚在杭州尼庵，終日思想。這日與徐文亮說明，要回杭省祖母，并且安葬史洪基的靈柩。使文亮於徐太夫人前轉稟。文亮見錦屏思念他祖母，實屬情真念切，當即在徐太夫人說明一切，並云：「趁此可以回杭祭祖。徐太夫人聞言笑道：『二媳思念祖母，固是孝行可嘉，惟現在懷孕在身，何能跋涉長途？舟車勞頓呢？』文亮復躬身說道：『孩兒也知此事，似有未便。但媳婦與其在家愁悶傷胎，不若俯從其志。此去又是長船前往，似尚不致過於勞頓。乞母親允從。』正說之間，却好文炳也走進來，一聽此言，便向徐太夫人說道：『便是孩兒也是思念回鄉祭祖，明日就與二弟上本乞假，家中留三弟與媳婦三弟媳侍奉母親大人。料李大兄也要回鄉祭祖的。我們一同前往，豈不是好當下徐太夫人見兩個兒子皆如此說項，也只得答應。文炳、文亮大喜，當時退出，即到李廣府中商議一切。李廣也甚喜悅，即將此言告知李太王妃。太王妃也就答應。徐氏兄弟便辭回家中。文亮將此言告知錦屏，自然也是歡悅。次

日李廣徐文炳文亮三人即合詞奏請賞假並申明史錦屏安葬史洪基靈柩當下武宗見奏已畢便批准徐文炳文亮賞假三個月率同史錦屏祭祖安葬李廣所請祭祖着徐文炳親代往祭無須請假回籍奏章批准徐氏兄弟自然歡悅李廣却也無甚愁煩當日各回府中李廣便將聖意不准請假着徐文炳代往祭祖的話說了一遍李太王妃也就罷了惟有洪氏王妃聽了此言不覺皺眉向李廣說道妾指望聖上准假妾便可同王爺回杭州順至儀徵將王清的孀人崔氏繼母迎接來京共享富貴聊報他相救之恩此事雖未稟知婆婆怎奈聖上又不准請假妾只可空抱此一片心了說罷長嘆不已忠勇王妃楚雲在旁見說即答道賢姐這又煩他什麼此事在妹看來是極好商量的明日就托徐家賢弟便道將儀徵王孀人接來便了李太王妃聽說道這也到便當你又免得跋涉長途復向李廣道我兒這件事你就托了文炳文亮二位賢姪想他們也定然答應的李廣唯唯稱是當即退出便至西隣與徐文炳文亮說明後回至府中便修好書信又備了二千銀子與文炳文亮說道這二千兩銀子賢弟却帶至儀徵交與王清夫婦以一千兩與王清說明這是內子昔日的身價這一千兩如王氏孀人不肯來便交他爲酬德之報文炳文亮收下李廣又叫人回去搬了許多禮物託文炳帶至杭州轉送各家親友文炳也一一收畢過了兩日却是五月初一日文炳文亮史錦屏帶領許多家丁僕婦人衆一齊上船動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至儀徵當由文亮帶了二名家丁先往去訪王清到了王清家門首着家丁通報進去王清見說是英武王家丁差人前來請他說話當下嚇得魂飛魄散對他妻子崔氏說道恐是李廣訪知洪小姐是我所買現在前來娶討但使我拿甚麼洪小姐還他我的好孀人畢竟這洪小姐被你藏到何處可速說明好打轎去接他來交還與我也可稍減些罪名崔氏大驚道洪小姐當日我將他送觀音庵交與靜修兩個尼姑後聞庵中尼姑被盜殺死就不知洪小姐的下落了王清見說更是着急道如此說來怎麼是好不如就說我得了瘋症已經臥病年餘人事不知如同畜類不能出見孀人你可說一妙計以答來人罷崔氏見說又驚又惱當下罵道你今日嚇得如此爲什麼當日不聽吾言呢真個是神仙老虎豹你就裝病去罷待我出去回答來人便了王清聽了即刻躲在房中臥在牀上以被蒙頭而睡崔氏下得樓來見自家司閹在那裏便叫他照着王清的話回復文亮文亮聽了此言又說明來意當下便將二千兩銀子交了下來又面請崔氏到京崔氏辭不肯往文亮也不相強只得告辭而去崔氏平白得了二千兩銀子王清在樓上聽了此言等文亮走後便下樓來將二千兩銀子收好兩夫婦自然歡喜無限文亮到了船中當即開船直往杭州進發不一日已抵杭州舍舟登岸早有

府中的家丁前來迎接。當下各坐了大轎。先至三門街府第住下。李府的家丁也就過來請安。問了一番京中的情形。徐氏兄弟又命李府家丁預備祭禮。過了一日。便着人去到大士庵通報。史太郡史太郡聞言。真是悲喜交集。接着徐文亮史錦屏烟柳如霜。輕紅軟翠。四個姬人一齊前來庵中。史太郡一見孫女。便止不住二目流淚。大放悲聲。史錦屏也是如此。大家哭了一會。這才看見徐文亮拜過太岳母。坐在一旁。史太郡便細問史錦屏。史洪基如何悖逆身死的話。史錦屏便將以上所有情形。直至天子加恩。免減其罪。並請入祖塋安葬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史太郡更是悲痛。又不免哭了一回。好容易勸住了口。却好有徐府的家將進來稟道。啓公爺外面兩具靈柩俱到。徐文亮聽說。便命抬進庵來。當由尼姑擇了空房。將靈柩安放下來。大家便祭葬一番。史太郡又復扶棺痛哭。衆人勸了一回。至日暮。徐文亮先自回府第。留錦屏在庵陪伴祖母。過了兩日。文亮便擇吉將史洪基父子靈柩抬入祖塋安葬。事畢之後。這纔將史錦屏接回府中。便擇日自己祭墓。并帶了李府總管親往李氏祖塋祭掃一番。足足忙了一個多月。方才事完。史錦屏又至大士庵請太郡回府過夏。俟秋涼一同進京。以便侍奉。史太郡看破紅塵。只願懺悔。絕不願再去回轉家門。史錦屏沒法只得撥了一千兩銀子。將大士庵重新修正。以便史太郡在內靜修。看看夏去秋來。徐氏兄弟欽期已迫。便欲進京銷假。史錦屏亦萬萬不可強留。只得又至庵中。請史太郡同往京中。史太郡仍復是不行。史錦屏也無可如何。於是抱頭大哭。相別而去。徐文炳文亮見諸事已畢。即擇日進京。不日到京。自然仍舊供職。這也不必細表。再說洪錦自封列侯之後。即遣了家將。將毛小山夫婦接至京中。以報昔日之德。這日見文亮奏請展墓。他也想起父親靈柩尚在雁門。也就差人前去搬取自己。也請了三個月假。回河北滄州安葬。武宗也就准奏。洪錦自逕回滄州。三月假滿之後。仍然回京供職。武宗因念洪錦逐劉瑾之功。便將太后萬萬歲逢恩赦之飛鸞公主。賜與洪錦爲室。洪錦也就遵旨擇吉迎娶。恰好飛鸞公主自歸洪錦之後。到也善事姑嫜。夫婦亦稱相得。洪太夫人也極歡喜。所有一衆功臣均已受室。有家均是後代。縣長子孫昌盛。所以這部書自李廣救洪錦雲起。其中瑣瑣皆是勸人爲善。爲臣者當盡忠。爲子者當盡孝。雖在先或有命途多舛。時運不齊。一經發達。無不官高極品。千古留名。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只留個臭名萬世。好不可嘆。奉勸世上之君子。當以忠孝二字爲立身之本。至於行俠好義。亦人生不可少之事。宜就其力量爲之可耳。

詩曰：自古興衰本不同。安危都在笑談中。鬚眉應有匡時志。巾幗寧無撥亂功。莫謂鼓鼙思將帥。居然粉黛亦英雄。大明天子書勳後。好乘雲車駕六龍。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新三版

三門街

洋裝一冊 定價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 惟 立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508B





封面繪意：報前仇三打蓬萊館

洋裝一冊

上海舊書庫  
G15610  
內  
售0.80